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二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2/0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二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 集部第一二七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稿十一卷嘗惺先生書經補說一卷附史惺堂先生年譜一卷

〔明〕史桂芳撰 年譜 〔明〕夏子羽等撰  
安徽省博物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史簡等刻史氏增修本

一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十六卷

〔明〕曹大章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曹祖鶴刻增修本

二一〇

姜鳳阿文集三十八卷(一)

〔明〕姜實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四四三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稿十一  
卷嘗惺先生書經補說一  
卷附史惺堂先生年譜一  
卷

〔明〕史桂芳撰 年譜 〔明〕夏子羽  
等撰

安徽省博物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史  
簡等刻史氏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惺堂文集  
十四卷》提要

史惺堂先生年譜前序

同邑後學劉應麒撰

吾○番○理○學○之○士○ 國○初○有○大○理○胡○公○世○以○節○義○稱○播○  
其○學○後○若○干○年○而○少○宰○余○公○崛起○少○宰○者○敬○齋○先○生○  
高○第○倡○道○南○都○都○人○士○翕○然○宗○之○屢○忤○權○璫○中○遭○屏○  
斥○剛○勁○之○氣○百○折○不○回○可○謂○不○負○所○學○又○若○干○年○有○  
舒○健○庵○先○生○舒○先○生○天○資○純○粹○弱○冠○舉○進○士○即○私○淑○  
蔚○文○清○公○余○嘗○識○其○詩○有○曰○貨○色○兩○關○俱○打○破○古○今○  
到○此○幾○男○兒○又○曰○心○隨○俯○仰○能○無○愧○中○夜○安○眠○夢○亦○  
消○歷○官○閭○楚○具○有○政○蹟○惜○享○年○不○永○未○盡○其○學○力○之○  
所○至○惺○堂○先○生○與○舒○先○生○同○時○而○稍○後○達○切○故○蒙○遇○  
不○羈○癸○丑○以○後○始○折○節○有○志○于○學○其○學○又○刻○意○尚○行○  
務○為○苦○節○所○至○落○落○難○合○而○其○志○益○堅○奉○新○蔡○公○麻○  
城○耿○氏○兄○弟○雅○崇○信○之○自○爾○漸○歸○不○復○仕○進○安○貧○樂○  
道○倦○倦○以○成○人○材○厚○風○俗○為○已○任○絕○大○夫○一○泉○史○公○  
省○齋○陳○公○先○後○接○諸○生○之○偶○者○師○事○先○生○後○多○成○就○

數能發明其學而二三同志從而羽翼之名益著聞  
 海內矣或猶以矯激病之者嗟乎先生力樸末俗慨  
 然有先進之思而過之學者宜師其意至其任道之  
 力雖自謂實不能奪也見人一善喜談樂道若已  
 有之亦不能藏人之過人或疾之如讐而同志樂受  
 其益知我罪我先生弗預也所謂特立獨行之士非  
 與彼易利仁義枉格名節笑口高譚大節標榜以誤  
 後學又先生平日所蓋稱也年譜出門人夏布衣之  
 手草創粗具乃孫希古屬余序之余亦受益先生者  
 爲之述其梗槩如此

其言先生有惟恐不及惟恐過之之恩斯亦中  
 郎有道之碑文矣

普惺先生年譜

門人泊陽夏子羽伯起編次

鄉邦焦 斌叔慶

古黃耿定力子健

古葵潘士藻仲潔

新萬蔡毅中中山

昌江徐時升以行

同邑劉惟遠近之同編

先生年譜

廉 靖安卿

朱大德元卿

陳 塾子學考訂

謹按

先生諱桂芳字景實姓史氏其先出漢深  
 陽侯靈濟公之裔世居潮後彌春以忤法  
 彌遠意官江東福建提刑遂家饒之餘于  
 彌春之孫景璣景璣之曾孫清甫清甫之



子文德傳學有隱德元徵辟不仕以醫遊四方所到輒奏神効值

明興欲歸祭父塚番人數尼之乃遷父骸登于香迷家焉人以其死能更生扁其堂為更生堂因號可甦是為先生八世祖可甦生原善原善生秉義官靖江王府良醫秉義之第七子從敬娶四川茂州判官周彥英女生于朝建敬早卒貧甚同杜門守節

先生年譜

事詳周節母傳中朝建生思思生仲耶為先生父高才擅詩文補邑庠增廣生年廿三卒母章氏繼先生幼孤育于祖母楊氏

明正德十有三年戊寅五月丁巳先生生是為五月十九日先生生雙目闔而不開越廿五日忽張雙眸炯炯如明星十有四年己卯先生二歲父憐坡翁卒

先生年譜

咸安翁  
嘉靖元年  
壬午先生五歲  
祖筠雪翁卒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四歲母章太安人卒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歲祖筠雪翁卒三年甲申先生七歲叔賓宦翁嫡劉氏同卒十有一年壬辰先生十五歲叔仲倫公卒叔仲倫穎敏長于文學先生年十四就師受句讀夜歸倫與說時義體式愛命愛之能勿勞乎題拔筆立就如老手自是每夜文論間作倫甚喜尋卒于癰症祖母楊合

先生年譜

老僕携先生匪親族間兩月還楊頗足痛哭曰兒延一線命接香火再莫如汝父叔讀書矣家藏書二櫃先生每發而觀楊輒擲去之先生強從之徐竊觀之而不放伊吾也時族人有為府掾者告楊曰若僅遺一孤其從吾為掾免遭羣噬乎楊唯唯先生口不言而心竊羞之曰吾作如是人哉十有三年甲午先生十七歲

邑侯徐公試童子得先生卷奇之取冠榜首

十有四年乙未先生十八歲

督學李公舜臣得先生卷大加賞取進學首是冬娶沈安人

十有五年丙申先生十九歲于書言生

十有六年丁酉先生二十歲應省試

十有八年己亥先生二十二歲讀書員明寺

先生年譜

四

時與陳龍岡先生尚節徐節堂先生高友善同業皆終夜不寢屢歲不相離陳徐後皆成學宿

二十年辛丑先生二十四歲在南康白鹿洞

書院子書文生

是年正月先生辭祖母楊往白鹿洞遇傳憑齋先生相與語始卓然以聖人爲必可學愚齋少從學于白沙高第鄧公德昌先

先生年譜

五

生少豪宕憑齋書主忠信三大字憑先生生前自是對人無妄語歲終歸省鄉人見其舉止風儀屹不可犯共訝異云

二十有一年壬寅先生二十五歲在日鹿書院

兩年俱以正初抵洞歲終歸先生日程云辛丑壬寅兩年居白鹿洞賴傳憑齋教書然改舊習

二十有二年癸卯先生二十六歲讀書紫極宮

初道房有鬼魅夜人不敢入先生居之寂然道士朱廷佐異之

二十有三年甲辰先生二十七歲讀書紫極宮

子書文天歲大旱先生食貧與祝羅墩先生日講近思錄有超然自適之趣



二十有四年乙巳先生二十八歲讀書紫極

官

督學蔡公試一等第二補廩先生文集云

甲辰歲大秋日二粥未嘗飽乙巳秋更甚

但覺此心清虛無一物接筆文思淡淡七

篇立就

二十有五年丙午先生二十九歲舉于鄉于

書直生

史先生年譜

六

二十有六年丁未先生三十歲上春官

二十有八年己酉先生三十二歲

先生自丁未歸患瘡者三年手不釋書未

嘗一日廢學

二十有九年庚戌先生三十三歲再上春官

先生文集云庚戌下第與鄭仰峯同舟南

讀衆齋日錄益奮志向學舟中兩月無一

毫科第念

三十有一年壬子先生三十五歲讀書紫極

官

先生爲孝廉者七年矣魏邑大夫罕觀其

面其攻苦刻勵茹淡食貧甚于爲諸生時

文集云壬子與鄭仰峯同北上至徐州囊

空矣半夜跟車行七十里買飯不飽又行

七十里始宿

三十有三年癸丑先生三十六歲三上春官

史先生年譜

七

是年先生成進士大座師徐存齋翁階得

先生甚喜乃定會所于靈濟宮集同門數

十人三六九日大會講學時羅江先生

汝芳爲殿試年友朝夕相磨切先生一日

忽悟自性原自天成喘息顯見加不得些

子減不得些子氣節顯名菟乎小矣近溪

先生拜賀曰此格物之說也第苦功夫而

得之凡今一日千里哉先生曰吾此來馬

誠然不  
可口講

上苦極幾于見此而實未之見也數時與  
兄連榻今忽得此如大病人去了一身大  
汗身子都輕了然從此止可默然自修不  
可口講向人曉曉又添一話柄也時楊椒  
山公繼盛以論嚴分宜紫微先生每入與  
論學移時同輩危之先生不動至除夜念  
祖母不得侍養忽忽不寧又念楊椒山此  
夜亦不得侍親作除夜憶楊椒山詩詩成

先生年譜

歌咏徹曉次早人賀為同年誦之多縮

頭吐舌云六月近溪先生還太湖令先生  
別之云從此宦路各殊學路歸一明皓首  
兩無媿也日程云近溪引余向學覺氣節  
勲名小矣

三十有三年甲寅先生三十七歲授歙縣令  
四月授歙令八月抵家迎養祖母楊飲繁  
劇稱此先生事必親裁每日五鼓出夜半

勤政

先生年譜

同一著夜坐露臺石燈上即睡五鼓手拂  
去身露即出亦無恙有鄉人寄書勸買屋  
者先生發書覽畢即付燈火之日程云余  
任歙縣心純在歙多任氣為祀守朱所包  
容朱真長者

三十有四年乙卯先生三十八歲在歙家孫  
楷古生

是年錢懷蘇公來令祁門錢年二十一少

九

年譜當此學先生嘗云生平吾後聞道先  
乎吾者也力相夾持在歙為不孤時倭寇  
猖獗有羣黨從宜州來檄者先生畫籌調  
度送祖母進城以身塞之倭黨尋遁去七  
月議築城鄉紳有終梓兩廣者折東云此  
役雖數十年不成徒為東關之人開一騙  
局耳且安常靜逸上致清華任事任勞反  
不及也先生一月即置之曰吾知有城不

三百  
年  
論  
率  
夫  
此  
欲



天下無  
事可得

學者觀  
于此各  
反身能  
否其不  
能則又  
當思其  
何以故  
不能鳴  
乎非夫  
天下之  
至剛孰  
能與于  
此乎

知有身耳士民如義者分任其數又推力  
優者為四門樓毫不煩官八月與事九月  
告成民作歌誦之時督撫趙文華父事分  
宜以工部尚書出監軍先生不隨衆參謁  
趙怒牌取欵續等縣軍餉且云先解二萬  
兩視守陶公持示先生先生曰無名加派  
死不敢從陶義之入不應趙大怒語莫巡  
按即尋疏論史知縣先差旗牌拿未捆打

史先生年譜

一百莫亦大怒施叱先生命諸罪先生不  
應節惟李公日先生出班一揖先生亦不  
應一日李請先生與錢及何績溪親照縣  
夜會酒酣李云一言奉勸史年兄不敢開  
口特請三年兄同勸早開陶堂翁傳貧院  
密意趙督撫意頗險禍且不測賢守諭令  
自全陶不敢言特以意授某某亦不敢言  
特托三兄休戚相關故也四公相顧失色

史先生年譜

嘿無一語久之李促曰請一言為明辰後  
先生應曰天地鬼神臨之在上一身塵粉  
不足惜也遂別去酒然若未有聞者無何  
績溪總督胡公宗憲托其軍門贊畫官都  
岡子來曰胡謁趙會趙出旗牌胡問何為  
曰拿官曰拿何官曰拿欵縣史知縣胡非  
概視之則欵縣知縣史胡胡胡胡胡胡  
縣何處人趙曰不知又問名某趙亦曰不

知胡曰欵縣史名某江西人今所拿史朝  
富某縣尹福建人趙命易機胡神其差誤  
者且請先行查委有賄跡再拿未遲云云  
先生亦不應蓋于胡一切賀問皆缺其意  
亦未可知也時應天巡撫張公景賢按徽  
待先生甚優每盛怒臨之比其友也則甚  
和敬尋欲語又噤初不測其意及先生望  
任往辭廣德兵憲朱公朱大呼曰寬哉寬

哉若知張院之恩乎又知其敗官之縣乎  
張甫臨此卽問欽縣何如余曰自未見其  
人但見其公移似亦才張曰廣德去歲不  
達亦未參乎余曰六府蜀邑皆泰獨梁未  
至張又問曰據守何如余曰知不真余知  
其有先入者爲若懼焉及復過此始吐趙  
故拱手指天曰蒼蒼在上何敢欺吾官付  
之趙任其去爾終不敢枉人以媚人也本

張明崖先生之  
虛公無  
我亦豈  
恒有

院曾作縣貴道亦曾作縣及省與欽何如  
余卽應曰不如張大呼曰我亦不如我原  
作吳縣頗稱雄雉亦自負今念之不如欽也  
我初至有先人待之甚倨但見喜怒不形  
進退應對不失尺寸心甚驚異越數日靜  
夜焚香告天曰寧趙加我我何忍加欽也  
濱行欲語故懼垣耳乃止余請其詳張曰  
吾初出巡謁辭趙趙面命曰此去先爲我

世之  
眼者  
能于  
後中  
人熱  
者類  
能

我處一知縣某問爲誰曰欽縣先世辱一  
番待我自處某曰須有因方可行趙曰不  
管有因無因先打他一頓我卽差旗牌官  
拿來捆打某不敢再言辭行及至欽與馬  
供帳皆違慢及查各考冊率稱其才久之  
卽其行事觀其用心蓋誠心直道今之古  
人也當官套調全無知其必不利于官但  
其才其守眼中希見而禍患毀謗毫不動

于奉  
中救  
然遂  
謂君  
人欲  
救不  
使人  
知身  
政人  
害而  
張吾  
子公  
人也

心則古今所難也以故倍加敬禮不敢徇  
人以歸禍必不測某亦聽之未幾趙諭張  
去矣若今轉官而張罷去傷哉先生曰張  
公施恩于不報以身捍屬官蒼蒼有知張  
其與乎休寧令林公選道數月寓書來欽  
云趙欲專疏論兄盍少貶以回渠怒又云  
趙翁有言滿朝皆知南中倘有附和者則  
兄危矣先生覽畢卽付火恐驚祖母也無

天也

何趙患怪病卒又飲一富商查資財甲天下子任中書閣師視如子弟商賈故官衣金紫閣師及貴近禮如上賓先生獨以庶民遇之商大慚恨過賂權倖為傾陷計時選郎查乘美富商以同姓借為重各邑俱通禮幣先生獨無故吏部比較獨答吏示威先生恬不為意乘美益怒欲考驗大堂不可富商復賂兩衙門拾遺又不遂先生

史先生年譜

十四

日程云余令欽殊冗闕并直夜之力不得一刻暇不學故不得易簡天則故粗俗無禮負羞負愧又云一日講罷理李公李閭戶論事忽一人排闥入徑詣李曰家大翁有書送史翁李曰余曰縣前候其人曰候數日不得投李命余收其人復云領回書余不應即起出與中發書乃囑公事其人復于與帳外大聲曰領回書余叱之去

已前所行豈有不是然在先生當日省如此

又云易卦六十四吉一而已凶悔吝居多獨謙卦六爻皆吉四聖示人至深切矣又聞之先訓云做箇德也有箇德必殺其身余自幼做後知向學頗省改至今欽猶未消盡忤逆當路然竟免于刑戮又幸全大節罷官靜思可不為大戒哉又云人身止一做則百善皆掩

三十有五年丙辰先生三十九歲 觀同復

史先生年譜

十五

欽任

在欽三年陽明之門如錢緒山公德洪王龍溪公畿張石川公襄相贊正不倦日程云丙辰復任始知賦稅之數方知編從易簡法然教化大政則全不知處士夫無禮又云人情大可畏 觀回憤悶不平遂皆散不教肅秋迎祖母至衙孝養後修職心亦消復教肅

真正簡照之言



人生至樂不可得者或後錯過惟先生不

錯過  
史先生年譜

三十有六年丁巳先生四十歲攝南刑主政先後疏薦上行取單部院請裁于分宜之子世蕃世蕃曰史某我從未聞遂除名夏望南刑部浙江司主政過家娶族孤子不能娶者六人碑九世祖而下及族尊墓無碑者二十冬奉祖母楊赴南京一飲一食必躬必親延客必先設席于內奉酒一卮湯飯一盂命沈安人兒孫侍養方出候客

十六

南中事簡每日惟專以講學會友爲事大會外又與東筦林艾陵先生奉新蔡見麓先生萬安黎念雲先生數位每夜輪會衙舍輪講五經

三十有七年戊午先生四十一歲在南京先生嘗誦周公道義由師友有之及錢懷蘇先生朋友爲我性命之語以自警發故在南都名賢羣集之地講學會友蓋萃

史先生年譜

至樂

學不倦云

三十有八年己未先生四十二歲在南京先生學脉雖傳自江門而踏實受用不外一誠字其送宗人鳳橋序引先儒吾心之誠卽神千百人之心一誠及倦倦引人向學不外一誠學者于此庶幾窺見先生一綫

三十有九年庚申先生四十三歲在南京

七

是年冬與蔡見麓先生公行赴京考滿至則耿楚侗先生定向錢懷蘇先生四位在夜連床論學不輟有敘人羅龍文者官中書分宜門客也謂先生曰某揚父母盛名于東翁東翁亦傾慕當內轉天曹豈又淹冷局哉但欲得父母一兩耳先生荅曰吾家至函都一水而便于祖母甚宜北中若寒不便養也羅復約明晚當來全往先生

至孝  
之使  
人  
泣慕  
使人

不答

四十年辛酉先生四十四歲考滿回過家復

抵部任

初先生之入京也留家衆奉養祖母楊作  
金陵侍養閭閻之中堂示付託意是年正  
月二十七日沈安人卒于官邸還南奉祖  
母歸卜塋沈船至蕪湖起早過程先生怡  
講論經宿抵家兵道浦公來訪先生以齊

先生年譜

西之裝  
也士奔  
走于大  
夫之門  
其不奔  
走者則  
遂翹然  
自商號  
有先生  
無迹之  
德而惟  
若此惟  
其胸中  
真有成  
人村厚

表相迎浦不喜久之相愛時問同邑庠士  
陳之可勿事母孝少先生二十歲先生造  
詣爲友相過從導以上賓後三年以冢孫  
稽古爲門壻親禮備至規磨不間後十年  
陳學有得追念師恩執弟子禮終身焉先  
生嘗曰凡孝弟人有學問基本吾輩當極  
力成就故布衣如王良弼王邦本輩先生  
輒引爲良友城旦陳烈牧豎黃祖兒約之

風俗之  
願徒曰  
謀先未  
足云也

爲子弟每遇會期必招與偕往與同門商  
序坐論無間八月塋沈既襄事請祖母楊  
赴仕楊堅不往欲乞養楊又不許親友有  
勸繼室者先生不應乃留長子書言夫婦  
奉養仍請姊氏庠生江山秀妻終年在家  
伴楊獨携子書直行是年楊坡公以先生  
貴勅贈南京清吏主事母章妻沈並贈  
安人

先生年譜

十九

於乎歌  
先生之  
爲子如  
此爲兄  
如此可  
以教天  
下之人  
矣此真  
先生應  
求也

四十有一年壬戌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是年楚側先生督學南都朝暮印心奉乃  
翁封君書幣以次子定力孫汝愚養子王  
增爵拜門壻先生之學專以作人爲務所  
至多高賢碩士居恒嘗曰除却成人村厚  
風俗我輩無事矣故在留都日與一時英  
賢以學業相切劘而正堂趙方崖先生尤  
相敬愛初趙與先生以律例爭或謂先生

趙之虛  
心亦並  
恒有

于是先  
生鯨居  
二年矣  
勸者

史先生年譜

先生曰  
吾娶甚  
難吾踰  
強之年  
義不可  
娶女妻  
父改醮  
者吾不  
娶也竟  
得鄭孺  
人年三  
十猶未  
字也  
先生于  
是過十

曰趙老不喜如何先生曰以理爭非私也

無何趙語諸道曰往年自以律例熟近因

史○正○郎○乎○夜○夜○看○始○知○律○義○之○精○如○六○經○

日○來○甚○有○進○益○比○奏○疏○無○不○出○先○生○手○者○

趙與先生往返政刑有一稿先生寫一字

趙曰此字我三加之先生三除之可見虛

心相處無形跡也是年秋同年盛文湖先

生同寅董蓉山先生力勸繼娶乃馳書請

稟楊楊令書言答書此事汝自斟酌董更

促之遂娶當塗鄭孺人

四十有二年癸亥先生四十六歲擢知延平

府事

子書直天同志夜會聯床不歸有作詩慰

先生者曰孔鯉亡于孔子前曾聞顏路哭

顏淵聖賢到此如何處也只低頭且聽天

先生曰此孔顏事若吾多過天自當加鞭

氏遠矣

貴敢不痛省乃云聰天乎先生之學始聞

于白鹿繼悟于燕都而勇猛精進通乎

夜○灑○然○真○得○去○其○氣○稟○之○滓○者○留○都○也○故○

嘗語人曰爾都是吾再造地非先生自知

之真其誰能言之哉

四十有三年甲子先生四十七歲二月到延

平任七日以憂歸四月于書裏生

先生抵家請祖母楊之延平楊堅不往又

史先生年譜

即此處  
分豈非  
至孝

請乞養不得乃留姊并繼室鄭及長子書

言侍養獨攜三蒼頭行至崇安登武夷接

其峯頂夜坐峯尖雪蓬內不移時即天明

出遊蓬外四周飄然在世外因有許大乾

坤不掛心滿圓一生到天明起來峯頂閒

遊覽忌却人間有我身之句延平二三吏

卒接至先生曰汝輩何必到此上梯四重

攀鉄索緣山險行雖武夷百僧亦止一僧

行開  
離速

能隨我夜下山宿僧房次日延平官東曉  
至且云大田縣賊衝破數縣府日賞軍餉  
接濟劉總兵先生速行至建寧會經守楊  
公一聘訪毛父循良蹟即發舟赴任發糧  
帑散客兵牌諭支分居民安堵幸到任公  
宴一切修費有獎祛除自給惟蔬食甫七  
日家報至聞祖母楊計先生痛絕殞臥地  
次早方甦不能起門外哭聲震天先生驚

史先生年譜

王

問故開門納之黃童白叟哭不已先生即  
卧內慰諭之出明早復打門哭且曰百姓  
赴兩院告許題本即有牌來止爺莫去先  
生曰我身在此魂已去了出城之日父老  
攜街哭婦女號于門內至崇安父老趕至  
牀前哭口兩院明文在此請爺回時大雨  
昏黑先生痛曰汝輩苦矣我七日延平有  
何功德汝如此眷戀耶民哭曰是日兵過

行開  
離速  
行誠也  
開門給  
兵才也  
七日風  
行誠也  
才也先  
生烏知  
其然哉

閉城門任其捨奪甚于倭寇翁大開門不  
許一兵上岸先派船更代兵即過船哨官  
入府領口糧亦喜曰處處如此兩省力也  
以後兵船無限但得爺住數日做箇定規  
先生曰就是

皇帝面命亦不敢從矣汝亟回延至天明泣  
別抵家撫棺痛絕復甦踰旬延平節推江  
奉院司道公文關至捷延平府南坪等縣

史先生年譜

王

坊里軍民等連食具呈云云乞照補寧錄  
知州松溪王知縣側奪情墨衰營事極至  
饒州太守顧觀海公命吏賁文至先生力  
疾辭居喪足不履戶外惟祭祖先墓則徒  
步往不與不馬非雨不蓋後先生歸林數  
十年延平民至必來求見依依若父母焉  
四十有四年乙丑先生四十八歲在山廬墓  
十月奉祖母柩合祖筭雪翁莖和風卿臨

上墓在山庄之西、先生即廬于此、日哀告、墓週安仁尹蕭公時中、割俸助葬、餘千尹、黃公文梯祭墓下、皆延平人、顧太守拜墓、下坐于堂中、語移日、

四十有五年、丙寅、先生四十九歲、在山服闋、次孫禾古生、

五月服闋時、患瘧五年、不能起復、携孫稽古居山庄、每日三哀省楊墓、雖甚暑不輟、

克用與耿鎮二先生、日夕相訂、及謁選補、汝寧知府、携鄭孺人及姊姊丈幼子、詣行、至桐城、與趙戴二公講學、咏詩甚樂、趙刻有宜秘洞紀事、十二月抵任、

二年戊辰、先生五十一歲、在汝寧、先生自鷄鳴至夜分、勤政與款同、而力行教化、自謂過之、如漆雕開、謝上蔡先賢外、凡忠孝節義在上世者、無不崇、在當世者、

除夕瘧甚、幾絕去、夢神人數百、語云、汝陽數已盡、當死、只汝節母周苦節、留汝力學、以明先德耳、先生應曰、不敢不勉、神曰、必批執為信、先生援筆書二詩付之、驚醒汗過、體病如脫、

隆慶元年丁卯、先生五十歲、起復補汝寧守、服闋、將赴京、無資、按君盛公、及同年知己、資之行、抵京、金給高公、知橐中無有、分俸

無不表鄉約保甲、雖窮鄉必親歷焉行之、兩年如光山、縣蓮花堰、及石寨頭、潘家冲等處、素多賊盜、俱自首改行、從善、至榮家山一名牢山、百餘年盜藪、常勸官兵不能勦者、其盜首朱學陳、愈等四十餘名、咸投約所、自首約正不取信、即引刀欲自刎、曰、今俱為史爺良民、我獨名為盜耶、先生悉撫而誨之、後其餘黨數輩、往黃安縣樹子

原議載先生年以金若若干市麥坊織具課家以甚詳以謂非先生之所存也

史先生年譜

港特行劫朱陳即率歸化者捕逐之不令  
回籍歲而合山忍饑先生曲為賑之及先  
生掛冠後耿叔臺先生書至云柴山所化  
巨盜歲時猶哭官君墓下官君名思恩與  
上君祖嫡等皆有學行孝廉先生雅敬之  
以為士民標表者也初任崇府折席四十  
金發回承奉司取領又一次三十金發學  
助貧生民苦崇府抽分雖集柴炭必恤

手

先生問之曰有

聖旨先生請旨看則不能應即日罷之富  
院基址改作十四州縣行館及奉有行牛  
員居之為肄業之所民間有二孝女傷父  
無子貞不字以養且老矣家無食先生買  
地食之無衣先生衣之鼓樂導入謁先師  
仍導至衙與鄭縣人同謁耿天臺先生告  
病過汝先生留數時以汝子弟從之遊省

後此人  
品俱于  
之行見

史先生年譜

書陳之可亦令往師焉時

詔求過才大司徒馬公森及趙荆公賢薦先  
生章交上

三年己巳先生五十二歲在汝寧

道長凌斗城先生以過才薦先生及殷石  
汀汪南漢總理河道尚書朱公衡以所屬  
薦凡先生薦至自未有書稱謝者朱嘗有  
書及之云僕素未識荆然從鄉里間得同

手

清操古行心甚欽仰比在河上職事相關  
執事亦未嘗致一榻及僕以賢名上座執  
事亦未嘗有一份之馳一割之通僕于是  
轉加敬重每于公卿間宣達賢名願世雖  
清明而古道未復久稽遼序知執事有得  
于心無愧于行豈以遲速芥蒂乎先生于  
鄉紳未嘗有意為簡于其賢者則師友之  
不以顯晦為厚薄又其俗頭會出錢以供



原譜中  
所載一  
時好德  
之言不

先生年譜

以先生  
之高深  
不系于  
此也委  
之錄此  
及朱公  
其時不  
謀而面  
心取有  
如此者

鄉紳轎傘夫先生順民心報罷之故一顯  
者滋不悅而賢者敬愛則如親父兄請席  
以齒為序設于川堂不張鼓樂以便請教  
酒數巡命歌童歌詩為壽汝陽趙汝泉先  
生每向人道先生政學其巡撫湖廣揭江  
省撫臺徐公共啓云使州鄉宦史諸桂芳  
前敝罷汝寧守也高明不為物累孤介迥  
絕時流即飲食衣服之際知是古人雖簿

天

書期會之間類非俗吏學術純正允為周  
程之徒教化修明當在龔黃之上不肯干  
此公殊傾心服之自愧終身學而未能者  
也乃其疾惡太嚴遠俗特甚遂為同僚所  
誣以致被劾敗官飄然引去渠今者耳心  
林下講道山中自得甚矣然以聖明之  
世而使古之君子今之醇儒如斯人者終  
于擯棄不用不肯日夜稍心每一念及忽

此豈不  
賢于一  
部鼓吹  
俗吏徒  
以絲肉  
相繼

先生年譜

折相莊  
耳鳥有  
誠心以  
勉勵者

復食俱廢者也故敢開于門下以門下古  
道清風亦將有默契焉惟留意薦之  
四年庚午先生五十三歲擢兩浙運使  
報至即日求代士民依依攀戀甚于延平  
蓋先生治汝前後僅兩朞化澤已入民肺  
府先是先生初抵任即檄諸屬宴師文堂  
締觀視民如傷四守命歌王龜齡真  
西山二先生守泉州詩佐酒先生亦自作

天

二詩反覆贊和林楊惻隱真心一語警勸  
諸屬令皆怡然典懷有一介勁來謁年輩  
少意氣甚自負先生恐其不便民也呼至  
公案頭訓之如子令初若不堪辭亦惕勵  
率若職以故此行俗美家絃戶誦一時解  
盛蓋先生清廉慈仁正已率屬當是時十  
四屬邑令莫不人人洗濯奉職惟謹嘗夜  
天中八祀諸志廉能守令代不乏人至若

自○治○人○以○學○為○政○成○人○才○厚○風○俗○先○教○  
為○政○於○此○有○益○

史先生年譜

自○治○人○以○學○為○政○成○人○才○厚○風○俗○先○教○  
化○後○法○今○者○上○下○二○千○餘○年○之○間○先○生○一○  
人○焉○而○已○先○生○每○作○文○贈○親○邑○大○夫○率○薄○  
廉○能○重○教○化○敦○尚○治○本○不○屑○近○功○先○生○大○  
言○云○乎○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耳○先○生○知○  
時○不○宜○去○任○歸○家○即○決○意○山○林○會○紀○守○史○  
一○泉○公○史○與○先○生○同○舉○進○士○又○同○選○揚○派○  
陳○岸○士○拔○其○尤○者○屬○先○生○教○之○得○廉○靖○王○  
賓○詹○應○陽○矢○元○瀚○陳○增○俞○汝○功○蕭○宗○禹○傅○  
而○教○陳○亮○道○陳○所○養○齊○彦○朱○大○德○朱○孔○陽○  
嚴○而○泰○張○應○垣○劉○聖○時○劉○惟○遠○與○先○生○皆○  
山○鳴○雷○訂○為○輔○仁○會○使○會○雖○始○于○辛○酉○然○  
先○生○與○陳○汝○時○數○人○而○已○至○是○會○始○盛○人○  
有○駭○而○笑○者○而○廉○安○鄉○陳○汝○時○信○從○軍○先○  
後○來○興○起○翕○然○景○從○者○其○倡○之○之○功○居○最○  
也○秋○省○試○詹○孔○健○中○式○浮○梁○李○明○卿○自○出○

史先生年譜

中○得○聞○學○歸○執○贊○覽○請○曰○曉○向○枉○生○為○人○  
今○何○夫○子○幸○再○造○我○先○生○曰○壯○哉○明○卿○師○  
我○我○遂○不○師○明○卿○耶○只○兩○極○砥○礪○期○皆○作○  
以○後○人○不○復○為○禽○獸○耳○明○卿○果○篤○學○竟○為○  
浮○邑○學○者○之○倡○斯○州○賴○日○常○先○生○過○饒○先○  
生○率○同○門○大○會○芝○山○驛○南○天○寺○歌○孝○弟○詩○  
以○相○勸○勉○兵○燭○曹○適○庵○先○生○先○官○吏○部○得○  
先○生○宦○選○頗○悉○至○是○傾○蓋○如○故○川○中○張○十○  
陽○先○生○忻○然○赴○會○去○後○留○俸○為○會○資○總○理○  
河○道○翁○見○海○先○生○恨○不○及○薦○先○生○而○先○步○  
陞○也○意○先○生○多○不○出○揭○之○閣○部○鹽○院○吳○公○  
從○憲○促○之○任○先○生○以○憑○本○到○若○之○又○促○云○  
無○憑○一○面○到○任○一○面○申○文○部○查○先○生○乃○謂○  
長○子○書○言○曰○世○路○崎○嶇○直○道○難○行○吾○又○知○  
之○汝○奉○繼○母○撫○幼○弟○于○家○吾○獨○自○往○觀○之○  
若○不○可○即○歸○農○耳○同○邑○余○道○洲○先○生○原○



叫冤曰沒天理先生不知何事亦不問出始知河南按院楊家相與守道沈寅合劫本以酷中先生也即日求釋歸兩院勉置吳批云運使銀官久矣幸而該司到任以來釐奸剔弊煥然一新商社鼓舞稱便本院方切倚仗然有此報殊令人扼腕不平但前本未經通後意主持公道必有人也尚宜安心供職候明文至日方決去就商

人薛時勝等店戶方材等數十人赴各院哭訴吳公云我決不放他去汝等守其門勿令出耳

五年辛未先生五十四歲降調歸山察報至以汝寧知府考才力不及降調二月離任途中笑謂江曰箕仙何奇中若此哉凡在浙三月有奇龍溪先生復來會穀所先生時戴台州往迓使訂心各不知

懷蘇先生可謂是父足

桂林守江某郡  
浙巡判為  
天啓間  
與先人  
同官言  
及先生  
歲華一  
切急猶

史先生年譜  
感之隱  
先生去  
此四十  
餘年矣  
仁澤猶  
存墨吏  
猶束手  
也其亦  
後賢同  
乎心之

其宦途之升沉也懷蘇先生乃翁過訪不言懷蘇未莖及嚴師孔遊宦偶聞之寄書至先生慨然嘆曰年伯何陷我此一大罪過也初九日浙撫臺熊公汝達行文運司云運使史到任行過政蹟與章事宜得議允較定法馬明証車耗復派引報照領銷板錠食保銀匠三事復批云聞史運使在任典章頗多不止議允三事其他或吏書

惡其害已而去其籍也此善政之所以不傳而後獎之所以易起也復查得其議店戶橫歛并革商鹽船票二事此固熊敬賢真心亦感于眾商攀轅之真誠也抵家即居臨上山莊讀書諸友時往質焉日三省楊墓如萱或諸友同行往返歌詩甚樂諸友會文道洲先生閱過或即自相點竄必寄先生正之先生居山居食器用皆太朴

其出也  
有為其  
處所無  
事也  
避世也

即當道朝紳來訪亦與共之兒孫或疑太  
簡先生曰即肯顧我山底必無以此為簡  
者矣時戴洛源公守信相敬信邑侯則張  
靜渠公以爲言節孝即加意獎之不類是  
年除夕先生山居不歸門人劉惟遠從之  
詠詩達旦月程云辛未二月方得抵三月  
抵家後修舊會

六年壬申先生五十五歲在山

吳先生年譜

是年請嚴師孔爲稽古師山震卿劉近之  
同在山

萬曆元年癸酉先生五十六歲在山

是秋嚴師孔中式初春戴季考耶冠多士  
戴喜問曰貴門生家若何先生曰恆貧及  
問嚴嚴不應後與論文久之輒問曰更有  
事言否嚴後不應戴語先生曰吾無以厚  
其行屢扣不答真貴門生矣後傳夷陵言

吳先生年譜

國子守額州卒步趨不少夫人謂如出先  
生型云

二年甲戌先生五十七歲在山

先生風痛胡大理之忠甚烈而表章之缺  
也

今上御極首詔欲褒之先生快覩

大聖人之舉日夜耿耿獨此一事九月爲書

達兵道黃公而省齊陳公適來守饒慨然

以教化爲已任登諸先生出山以爲七餘

師七饒士翁然向屬又以季明卿善衍師

說微至會所爲會長饒之學自是成風矣

三年乙亥先生五十八歲在城三孫秩古生

時清武侍御侯公亮封按饒驛傳王公

坤屯田霍公與取俱來問學而忠祠肇基

矣邑侯則鄭公時章餘干則章公邁德興

則黃公金邑萬年則唐公伯元媽會則杜

相○訂○不○倦○是○年○同○門○更○廣○如○齊○韶○江○光○選○  
程○東○山○春○陸○洪○先○朱○繼○湯○王○時○達○劉○槐○卿○  
齊○準○王○堅○王○重○各○携○子○侄○門○生○赴○會○每○至○  
滿○堂○環○聽○歌○聲○徹○雲○漢○先○生○每○嘆○曰○吾○季○  
老○見○此○此○即○唐○虞○世○界○也○吾○饒○其○興○乎○太○  
守○陳○省○齋○公○力○行○鄉○約○城○東○有○學○博○張○先○  
生○年○高○有○隱○德○先○生○請○會○于○鄉○約○所○張○謙○  
謹○欲○坐○于○蓬○官○下○先○生○曰○張○老○先○生○與○先○

東先生手書

君○同○庚○父○草○也○吾○猶○當○侍○坐○况○此○所○講○明○  
孝○弟○不○尊○高○年○更○待○何○時○張○遂○坐○上○講○畢○  
又○過○其○第○曰○先○生○得○無○勞○乎○慰○安○而○別○門○  
人○耿○子○德○寄○書○至○云○師○適○然○猷○猷○所○以○淑○  
身○維○俗○者○至○矣○昔○人○云○但○得○斯○道○明○何○愁○  
天○下○不○太○平○師○即○山○居○巖○處○其○任○責○亦○甚○  
重○也○家○親○頗○疏○徒○仲○子○暨○從○子○汝○愚○并○小○  
三○今○名○汝○念○者○俱○家○居○汝○愚○嘗○讀○書○深○山○

想見  
年海內  
往來門  
下者以  
此如真  
至樂其  
不與存

中○井○淡○泊○習○勤○勞○似○少○世○俗○嗜○好○汝○念○時○  
有○高○曠○之○想○治○舉○于○紫○落○筆○儘○奇○第○不○肯○  
竟○學○二○子○誠○善○養○或○不○若○力○之○碌○碌○負○師○  
門○周○友○山○反○身○切○已○嚮○往○甚○銳○焦○叔○慶○志○  
氣○壁○立○萬○仞○王○北○陵○李○舜○緒○志○行○如○舊○楊○  
道○南○李○逢○陽○別○師○後○學○問○更○得○力○惟○安○景○  
兆○明○志○識○尤○不○凡○光○山○官○春○元○以○庚○午○夏○  
卒○其○邑○之○士○紳○信○學○頌○德○即○所○化○崇○家○山○

東先生手書

巨○茲○四○十○餘○人○者○歲○時○尚○哭○其○墓○下○不○變○  
志○也○吳○杭○州○心○地○甚○通○明○往○同○力○在○冬○南○  
嘗○自○愧○不○大○樹○立○異○日○無○以○見○師○也○唐○萬○  
年○過○真○作○人○者○鄒○汝○海○德○函○者○能○世○其○家○  
學○拳○拳○與○人○為○善○力○填○轉○比○却○即○與○之○同○  
省○甚○有○切○磋○之○益○  
四○年○丙○子○先○生○五○十○九○歲○在○城○修○罷○誌○  
饒○誌○久○湮○太○守○陳○省○齋○公○請○先○生○總○裁○



古今則有此不長青史而後當索何人

史先生年譜

皆人師也

師孔等數人修之書未成而有宗室王其財省齋先生遂以邊方雜職行時江陵柄政禁學訓使者承意劾知府陳某緣與運使史某生員李某講學荒政遂致盜鄉紳劉芝陽及一二門生劾官在京者救止之遂復其事先生亦復居山不城市矣日程云丙子夏省翁行男婦號泣隨之五年丁丑先生六十歲在山

奉先師像于中堂每日焚香拜謁畢次于堂西望拜祖考雖盛暑嚴寒必晏晚拜謁鄉人有一善可取者至必命拜先師是年請李明鄉為次子書表及次孫采古師李不能離老母更請徐以行五月先生誕辰李明卿廉安卿及諸友齊至滿堂歌白沙先生六十年之詩為壽每歌一章酒一行洒落如天泉橋之會

史先生年譜

尹公度新皆端

六年戊寅先生六十一歲赴海口會是會也徽饒英賢畢集歌聲動林谷留都附之以為犯時禁幾欲論劾賴胡川賓先生潛消之自是各邑自為會大會雖暫廢而真友往返山庄者猶歲時相繼不絕云是年三月與陳汝時書云喪兒采孫皆病瘡皆生罪孽所致所可喜者生與嚴師孔劉近之同居山庄頗有進益又云日來前

韓文通鑑殊快于心甚欲歸一二日與諸友同享此快七年己卯先生六十二歲在山是年祝無功傳良弼嚴師孔韓美中劉近之及先生子書表孫采古讀書山中秋齊元聲中式八年庚辰先生六十三歲在山四孫和古生守道李冲瀉公耿楚侗先生門人也諸山

人也

中講學行鄉約。謁楊祖。母墓。與道石卓庵。按院卽梅墩。隆禮備至。

九年辛巳。先生六十四歲在山。

是年陳汝時王道立。同在山。九月李冲洒。

擢湖廣憲副。演行諸益。先生勸祭江古心。

先生祠存。罔黎江趙三節婦。買舟送行。舉。

安卿蕭亦中。朱元卿。齊元馨。劉思陶。同送。

冲洒問人。莫不飲食先生。答以此處一毫。

先生年譜

三

加損不得。冲洒曰。先生真能知味者也。每。

中一晝夜。詰旦解維而別。

十年壬午。先生六十五歲在山。

六月陳汝時書至。道朱廷光求柱聯。乃以。

黃山谷意答之。黃云。能與貧人共年穀。自。

有明月生蚌胎。蓋謂顯饑者有後也。爲聯。

云。欲與人同。明月定從蚌蚌出。道由心得。

好風時送鳳凰來。來云。山者茂朱對者欲。

其修德來友也。先生得書喜。卽拈于坐壁。

間。唐疑庵公自常州來訪。見壁書。嘆曰。好。

風。送者。耶。何其神也。是年陸繩卿朱守中。

中式時。

皇太子生。領詔。先生曰。老臣老于深山。無從。

報。

王恩只願。

聖人多男子。用衍。社稷無疆之慶。九月十。

先生年譜

三

八日得一曾孫。卽命名曰祝男。以志草野。

不忌忠願之意。除夕獨坐。有風雪連旬。正。

暮冬。閉窗兀兀。悟中肅之句。是歲與陳汝。

時書有夢見文王及夢羅近溪先生。夢中。

告語清切。

十有一年癸未。先生六十六歲在山。

吉水曹同亨先生書至。有青原市談之約。

又論海內同志近學。先生答以近學工。

再往返是年孫稽古采古同方正朱萬年  
董事良諸友在山五月許敬應先生自肝  
江致書先生答以常努力改過恐負知己  
十有二年甲申先生六十七歲在山

正月二十五日讀易繫辭二十九日考正  
恭督武成洪範成記周年交承月日作書  
寄殷師孔及南京會中諸友遍求翻駁按  
院韓公國禎敬愛先生求著述先生以飲

史先生年譜

恤解相質邑侯程公朝京樂邑矣鍾公化  
民俱信愛嘗赴會三月門人夏子羽至山  
受業羽自是每年暮必至山同度歲四月  
二十五日起日讀書經一條

十有三年乙酉先生六十八歲赴樂平會

樂平登高山慈湖先生新祠成鍾公以興  
迎先生主盟先生發明象山先生論義章  
即以是日為次子鍾名臣行冠禮是秋朱

手  
不知老

元卿陳葵仲中式葵仲乃翁龍岡與先生  
同窓葵仲比而稱弟子視躬操行惠先生  
如出一型嚴師孔復書至詳訂如面先生  
喜曰白下昔大造我今又大造師孔矣  
十有四年丙戌先生六十九歲在山五孫稼

古生

前年命孫采古往南京從嚴師孔學至是  
作書訓之書中論志甚詳末云汝請教汝

史先生年譜

師嚴師孔汝友陳子學遇有志者抄一通

請教六月師孔陞穎州過家先生出山與  
論學論律甚詳九月還山讀微子嘆其子  
狎狂心事先儒未講明時雖近溪先生自  
面都宣徽歸特過先生家與朱元卿三人  
共榻連晝夜証舊學快甚近溪先生舉手  
加額且曰吾兩人自悟學以來第雖不敢  
不勉然工夫汗湯無歸却不如兄只在躬

行上做工夫踏實不浮所以終有好結果也按院孫游西公按饒甚禮敬

十有五年丁亥先生七十歲在山

元旦讀書經初十日攷歷年圖諸書更定泰誓等歲月先生曰經遭秦火孔壁晚出未免殘毀伏生不見經世書無繇考訂慈生邵康節之後幸見經世書又見陳省齋編年考故得攷定武周真心毫無利念千

史先生年譜

聖大

古一大快也是年陳省齋先生入浙過四山塘先馳使約先生及陳子晉陸繩卿劉近之諸友舟中一會五月誕辰及門諸友大會于先生家九月出山會學道沈公九嘯傾蓋如故十一月子羽至山先生白見子若是勤學不覺羞慚子羽曰法天行健自強不息先生曰一息便不肖天便非孝子延道顧公雲程每過饒必訪或曰一訪

或日再訪

十有六年戊子先生七十一歲赴九江會

正月集胡忠臣事實較前更詳二月出山三月還山讀君真篇覺山居有益歡幾日崑樓事若何詩書省過日程曰脫一念差誤此身便是禽獸塵寰之常避如避虎狼山居妙處說不盡讀永平于休後書云高祖母賜餘年為何對此清燈誓自今以後

史先生年譜

聖七

決不可輕出雖四仲會亦不如山居獨靜此我自知華與人言又云早年以自訟為大力今七十一歲始知自訟尚不濟事惟日夜簡編中如見聖人更親師而交情貼夜朗誦睡後詩興發浩然恍然在九霄之上不勞自訟矣夫子曰興于詩有味哉首尾五年讀書經一次完以救荒瀾盜自程父母中院司道府適顧禧字先生書來問

真不知老至也

民間荒苦○卽以流民狀○答遂得蠲賑十二  
月○礪宇先生請赴周元公祠會傳良弼王  
時達韓美中齊元法并子孫隨行寓能仁  
寺○初五日回○初十日還山○除父子羽至山  
歌詩徹曉○日程云○蓋雲松冒暑復至山中  
惓惓問學○甚有進益○

十有七年己丑先生七十二歲起白鹿洞會  
正月初三子羽回○此夜先生家火災○先生

東先生年譜

哭

其然不  
如此

送人卽  
有求所  
以百學  
非先生  
此處豈  
小事

聞之初八還家○淮府左相莊先生望棟送  
冠服邑侯程先生送靴襪且割俸稱哈三  
月襟宇先生陞貴州少參復約先生會別  
至卽延衙內與其長子大章幼子大韶論  
文○顧見先生冠服非制問之不答亦卒不  
知其假于人者也○其耻向人言有無卽知  
厚如顧先生猶然他可知矣○十一日二先  
生復會白鹿洞次早別十六抵家卽入山

東先生年譜

下車問  
疾苦于  
音矣

先生一  
生仕途  
自梗吾  
道自亨

四月十九起讀書經第二次五月出山○若  
蔡見麓先生書云○今年敝郡舉進士者祝  
廷之陳葵仲兩人弟信其皆能樹立爲  
朝廷慶或謂先生宜息先生曰不讀書則天  
理不活潑人欲橫生此心死矣十七日讀  
舜典完考定舜生召用陟年受終告攝舜  
只以臣位攝行君事正史記吳臨川孔氏  
等誤此稿至萬曆二十五年正月復讀始

定是秋楊公際會來守饒走書問民疾苦  
登請蒞城任胡公祠事先生大喜卽辭墓  
赴城得民居宏敞足妥忠靈于長至令節  
奉主入祠修祀事祭畢卽會講祠中竟日  
而罷秋督學朱公廷益按饒雅相敬信授  
士畢請先生登舟爲會夜分始別  
十八年庚寅先生七十三歲在城營胡忠臣  
祠

大叅陳楚石先生托楊郡公致書且曰吾  
分巡汝南時先生去汝久矣而耳榮猶盈  
吾耳也云云

十九年辛卯先生七十四歲赴省

正月按院陳公禹謨按饒請祠致祭更與  
守道張公巡道李公議擴祠基更爲宏祠  
于白蓮池北爲石橋于白蓮池中直出而  
以夢卜祠爲儀門扁之曰瞻仰堂每祭畢

東先生年譜

五十

真督學  
舉動則  
如此

不行是  
也

閩中門東西相向爲會所朱虞葑先生類  
考將按南康走書幣聘先生主白鹿教時  
調考饒生儒先生引嫌遂托洋澗水派不  
赴冬按院秦公大夔檄藩司學道修通志  
方伯余公賁書幣具安車聘先生與張洪  
陽鄧定宇喻楓谷高谷南楊芷庵六先生  
爲總裁先生時不欲赴無何朱虞葑先生  
晉南京光祿卿致書促之曰生且行矣先

以此行

生更何嫌何疑而不來教我乎且生九世  
業壁經渴欲得先生日課一証先生乃行  
攜經疑寄其乃翁方豪先生往返移書相  
質者不絕入志館與張斗津先生靜對論  
心竟日吉水劉蘊蕭先生稱其運交時張  
洪陽先生以相召鄧定宇先生以南司成  
召雪中携榼來夜坐漏下四鼓矣洪陽先  
生屢問生此行先生何以教之先生嘿無

東先生年譜

五十一

一語洪陽先生虛懷避席曰豈以晚輩爲  
不足教耶先生矍然曰朽人何知而先生  
下問若此願先生相天下卽海以外有賢  
者亦當爲中國吐握之而況海以內乎幸  
勿以江西兩字放在胸中張先生敬謝而  
別萬斯默萬二愚兩先生俱傾蓋如故  
二十年壬辰先生七十五歲再赴省  
正月藩司復催請先生不得已又行先生



度誌不果成。卽稱疾力辭而歸。後屢徵郡邑中。請終不往。日修祠事。如故。固始馬公猶龍。號果園。來督學。甫下車。視學。語三學諸生曰。饒州史先生吾師也。諸生當共師之。卽出廬南康。計請主白鹿羅十三郡之彥。率焉比。至授菰未完。而以內艱去。日種云。汝寧考童生。不敢私取一人。汝士夫亦未爲一人。恨余寡昧。不能盡收遺漏。豪傑

至

如罔始馬果園。縣尹取首。余以其老。爾同竟不收。張尹學博再三稱屈。余取二卷。再看馬似本色。非抄謄手續。案尾爲五十三名。馬宜恨余。肉眼余亦忌當年昏謬。及馬登進士。授廬州節推。陳贍岳過廬州。馬寄書甚殷。且云。此官努力取法。不知可得十。一否。陳扣之。但云。史老師之行。且夕體貼。尋陞刑主奉。

陳曾曰  
世罕言  
奇如某  
國先生  
乃奇男  
子耳難

命出按江西按事至省。不省一賓。但閉門看卷。次早。牌拘各犯。審畢。畢節歸院。司追送不及。獨約朱真。封學道范滂。陽愿。尉郊外。講學一宵。而行。尋提督江省。學校初至之日。卽命南昌諸生曰。史老師吾學而未能。亦不敢一刻不學。方吐昔年未取之事。學博自省。同者詳語余。方得知。餘時考選貢。又向通省師生云。史老師于人無私恩某

至

然吾人  
于古先  
聖賢之  
親見之  
予嘗被  
其恩乎  
焉有親  
見其賢  
而不思  
效之乎  
又以馬  
先生非  
奇也直  
得其嘗

亦不感其恩。但仰其爲人。必欲效之。余聞之。愧死無地。今世人亦有不相遇而相念者乎。亦有而不相親而心相契合者乎。愛歸方有書來。道相契之詳。且云。汝寧念慕者同多。如某之真切體貼者。亦不多。稽古真選。問知爲余孫大喜。設香案拜謝天地云。慶朝廷得人。

二十有一年癸巳先生七十六歲在城切齋  
乘古生

馮晴宇先生以督學按饒先生以舊知故  
入山引媒馮先生不得而為之悵然語八  
學諸生曰汝鄉何幸有史先生諸生當朝  
夕造請教益先是吳公正志司理饒州日  
夕來問學且曰先生高年不勞冠帶僕僕  
印布袍相對可也劉芝陽至山中坐論一

史先生年譜

晝夜

二十有二年甲午先生七十七歲在山

許敬庵先生在閩差人寄其論學書數種  
相質時寒甚先生即晚讀之會心處慨呵  
來國出與子羽等共吟哦前頌徹曉且曰  
敬庵兄正學也天明即手卷不倦日程云  
四月初二日入山修業初四看禹貢驛日  
痛不能夜坐而日課猶完又云除夕孤燈

獨坐省過痛改其勤苦刻勵蓋如此

二十有三年乙未先生七十八歲在山

先生春秋且高自是終年在山少入城即  
同志約會亦一會即返梓五月李寧宇先  
生來約陳聰岳劉芝陽及諸友大會祠中  
是年先生族弟有訟先生子書言于官者  
門人有進者曰重華不免于謨蓋從古有  
之先生口止衡言耶我輩何人輒引古聖

史先生年譜

五

以自文耶我自反隱微人所不及見聞處  
過至不可勝紀此處正好自反洗刷淘澄  
子何言之過耶十月餘于邑矣姜先生寄  
敬齋集至先生閱至父母連卷八年病起  
又喪妻如此困苦存心察理所以上達若  
有一毫怨尤便是下愚不知天心仁愛先  
生即書曰昨日思迭遭憂患或天意欲作  
成我做箇人欲盡餘年殘日付歸學業以

畢此生胡先生我師也。日程云乙未冬靜  
居山中一線明頗開讀書經至微子復取  
易明夷卦贊正稍得箕子心學不死良緣  
也是年貞孝姑傳成。

二十有四年丙申先生七十九歲在山

是年血氣雖衰于前時猶不廢夜坐。秋林  
隆南先生登請主盟倡率七邑士先生卧  
病不能赴命孫輩作書馳謝。

史先生年譜

五

二十有五年丁酉先生八十歲在山

正月四日起至二月二十四日俱讀舜典  
論語。正月十一日與月正元日之吉猶寄海內  
知己相質。此後至年終又週一遍五月誕  
辰。棧饒門生俱至山稱賀。高谷南先生書  
問內養延年之說。先生以日課及改過未  
能之說答之。秋叔臺先生以酒惠寄先生  
受之。陳吳仲以幣壽先生曰。葵仲舉進。

九年于茲矣。其貧猶然儒生。乃以吾生辰  
累之耶。命孺人謹藏之待其奉。

差過家還之後先生卒之日子孫及門人咸  
謂葵仲真弟子。用為殮服體魄必安遂嘿  
請命先生而用之。十月次子書襄卒十一  
月作陳孝子傳。此後不復作文字矣。

二十有六年戊戌先生八十一歲卒于家正  
寢。

史先生年譜

五

惟先生  
自知之  
自道之

而後已

正月十二日又筆陳孝子傳尾云。人生不  
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大字是痛恨之辭。  
周先生勇猛如此萬古明師。今年八十一  
歲細省從前許多無耻祭祖畢入山孫積  
古采古曾孫祝男等俱環膝下先生曰吾  
今年氣血更衰想不久與汝等盤桓矣。四  
月李叔茂送大司寇趙心堂先生書至喜  
曰海內有不識面而知心者耶敢不戰兢。

桑榆以求無負先生平素有一肴一核之  
美者必先獻祖母墓前然後入口一日  
一鷄命諸曾孫手捧稽古扶持雖去墓不  
數武而足不勝展矣乃中途一揖而回族  
弟遊南雍欲作趙心堂先生謝書猶口讀  
命諸孫執紙筆以書五月先生疾甚稽古  
力勸歸誠先生口正合我求友意初七登  
舟初八至家猶叩首祖宗前十九誕辰先

先生年譜

壬辰

生日我不能起拜祖考汝子孫代我拜又  
命子潔房中請謝松崖先生面別又命孫  
代筆作別來程羅陽先生日間朱元卿避  
否陳羹仲有

差否蓋思二君一面誼之也二十二日呼稽  
古曰我今不食七日矣汝進藥何為且汝  
見有盡不夜者乎又命稽古曰不作佛事  
汝輩知之但汝斷勿稱貧厚祿只用我乎

先生年譜

壬辰

日所服衣雖布袍襦綴與我身相安只洗  
淨令潔耳二十四日命諸孫扶至正寢子  
孫環榻前已時瞑目而逝十二月朔闔門  
弟子數十人致祭共誄先生為貞肅夫子  
云先生辛未二月自兩浙歸即入山杜門  
讀書七月邑博同閣送所刊東萊先生省  
修日程至先生書其下方云念念必書事  
事必書不書即自欺矣後先生謂改過為

孔門真學脉遂改為省過日程又甲申四  
月二十五日起日看書經一條週而復始  
隨筆記之為省經日課又先生詩文多不  
留稿晚年文字遇有關係者特存之以與  
海內高賢贊正名曰嘗惺堂存稿

惺堂先生年譜後序

嘉禾後學朱廷鑑撰

歲已丑余以學政歷僉使士余舉自三都則有  
原生之可嚴頴州而秦浮則有李生曉余曰何僉之  
多賢也廉之則皆惺堂先生高弟劉芝陽謂其惺惺  
以成入材厚風俗爲已任良不誣哉大江以西余正  
初嚴憚之益而不虞其八十有一歲卽厭世以去今  
先生家孫稽古捧其年譜來且曰此草創藁也余卽

年譜後序

目讀之卒業六都其年彌高其志彌孫其學彌實其  
心彌虛其修古道大有功于聖門與世之譚學如芝  
陽序云大自標榜以課後學者不翅天壤矣予特書  
其簡末而歸之俟他日成書余當爲付之剞劂以公  
同志之師先生者時庚子八月朔旦  
只其年彌高二十字已可作先生實錄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目錄

第一卷

序十一首

古欽新城志序

敬事錄序

贈宗人鳳橋館長鴻臚考績序

贈鄭雙溪猷軍井征序

新泉精舍留別鮑少潭序

別梁司訓劉縣尉序

贈杖麓張公祖序

闔府大會錄序

別鄰父母黃新陽序

贈鄰父母李漸齋入覲序

徐工部詩序

第二卷

序引共十二首

贈石澗張子出守黎平序

壽岸南陳翁華誕序

壽岸南陳翁華誕後序

壽屠母項夫人八旬序

鍾文陸自警編序

壽城西劉公五旬序

賀王宰之序

麗陽書院志序

贈別朱虞封宗師擢留都鄉序

贈山元明之柳州別駕序

別孝子程烈小引

儲邑父舉業引

第三卷

書十九首

上張明產書

上兵憲黃渠川書

答蔡竹諫書

復張太尹書

復蔡見麓書

寄張洪陽書

答耿楚侗書

與耿子健書

寄鄧定宇書

寄朱虞封書

與朱虞封書

復朱學憲書

與許敬菴書

答陳礎尊書

答陳省齋公祖書

答鄧海陽書

與鄭父母書

復鍾文陸書

寄李寧字書

第四卷

書十七首

寄嚴師孔書

與嚴師孔書

荅黎抑菴書

荅王心菴書

與潘仲深書

目錄

荅友人賀六十書

與朱元卿書 計四首

寄袁學曾姨丈書

寄江姊丈山秀書

與劉近之書 計三首

與王宗臣書

荅將樂百姓潘環書

第五卷

書二十三首

與陳汝時書

計二十首

荅陳汝時書

計二首

與陳子學書

第六卷

書十九首

寄塔山震卿書

寄山震卿書

目錄

與官庄宗人書

家書 計十首

示稽孫書

寄稽孫書

示采孫書

寄采孫書 計二首

示祝男曾孫書

第七卷



傳十首

施姑傳

節婦王母張氏傳

胡補闕公實學外傳

八世祖可庭公傳

高祖母苦節傳

陳孝子傳

毛令舒宦二傳

目錄

江忠臣外傳

計門二節婦傳

崔節婦黎氏傳

第八卷

題書後詩紀共十七首

題汝南節孝冊

題汝南鄉約冊

題黃新陽教官冊

六

題雙節冊

題追諡顏范冊

題中流砥柱圖冊

題芝陽別業卷

書封建議後

書別郡潯陽公祖冊葉後

書陳省齋東後

書李見羅東後

目錄

書潘仲潔簡後

書忠義編留臺在牒一條後

書忠義編鄱陽軍冊一條後

題許忠節墓詩紀

二孝婦詩紀

書雞鳴寺住持性空詩紀

第九卷

說議記解共十一首

七

甲子歷年總圖考正說

繼統說

六官說

封建議

金城山庵記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解

其愚不可及也解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解

目錄

伯夷碑紂章解

乾卦六爻解

履卦大象解

第十卷

墓表像贊墓誌墓銘祭文共九首

僉都御史趙公墓表

王本四暨配聶氏像贊

王汝忠墓誌

鄭仰峯暨二配某氏劉氏合葬墓誌

羅汝壽墓誌

嚴師孔暨妻張氏合葬墓誌銘

喬二公暨配孺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祭告深陽祖侯文

祭忠烈胡公文

第十一卷

語錄

第十二卷

書經補說

平章百姓說

釐降二女說一

釐降二女說二

舜典篇說一

舜典篇說二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說一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說二

欽恤說一

欽恤說二

人心道心說

天秩有禮說

益稷篇說

五子之歌篇說

商書說一

目錄

商書篇說二

讀說命說

西伯戡黎說

微子篇說

泰誓武成等篇說一

泰誓武成等篇說二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說

召誥洛誥篇說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一

後學陳曾孝若父編次

序

古欽新城志序

嘉靖甲寅承乏吏欽明年乙卯寇倭乃城欽又明年丙辰以新城屬志于石川汪子逾月志成先之以十四圖紀巨細畢具而不憚煩者備艱難辛苦之績也謀猷者在上有之艱難辛苦也財力者在下有之艱

難辛苦也登姓名于簡冊見斯人于後日曰是業之所繇造其在諸大夫若人乎是業之所繇就其在諸大夫百姓若人乎故次之以三表氣必鼓而後勇民必鼓而後動成業固難守業亦不易設施之典典守之責可少緩乎故次之以二考萬事萬物之終始莫不本于文字文字之起繇人心生也天地和萬物以之而生人心協萬事以之而成君子觀厥成于人文故終之以二編於戲大小艱難辛苦之績志載備矣

余之無解乎艱難辛苦不容已之情隱然于志載者未之及也何也安于無事而不樂于多事人之恒也是故入費而課讀巡野而課耕訟獄簡而禮義興俊係既升貢賦以時轉輸熙熙與民相安于無事者余之心也海上兵餉四境兵守伐石運甓于山于陶百工忙庶人走勞民動衆而多事者豈余之心哉惟余既食于君傭于國矣見君之國無亘也見國之民寇日棘也其立而待乎其思有以保民社乎哉此難

惟堂先生集 卷之一 序  
免乎多事矣此志載隱然之意也

是役也撓之者上大吏與鄉大老也其言曰是役起數十年而不潰于成不若委蛇安靜可以坐致清華嗚呼爲此言者身安而福厚兩得之矣如民生何如天立君而作牧何如幼學何品也也無城可恃急則奔緩又不肯爲之所則何時何人而爲之所乎彼大吏已矣大老桑梓于此而反沮虞桑之志人之賢不肖至于如此而

先生不期于人不解免于人豈其責于几者弗省者然獨與我赤子謀之一月而成功不費公帑一文此何才也此何誠也三百年所在民牧皆若此可起而修禮樂矣

惟堂先生集 卷之一 序

敬事錄序

敬事錄者。敬事後食之義也。天皇聖恩。窮民膏血。忍徒食乎。一刻偷情。一念淫邪。如吾君何。如吾民何。況常祿之外。又有監司之獎賞。當路之禮幣。復以義不敢辭。情不忍辭。貧不能辭。似傷廉矣。此外倘非其義而增益之。天地鬼神其謂我何。故作敬事錄以自警。

先生此際真可質天地鬼神而無慚。強為是言。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一 序

人共信之乎

贈宗人鳳怡館長鴻臚考績序

天地貞觀。日月貞明。祖文而巳者。誠也。其在人心。無古今治亂智愚賢不肖亦恒久而不已也。故自義黃至今。此心炯炯相照。昔人常謂此脉之在天地間。大敗極壞而不滅。況者也。心泉之會。自其泉源氏倡之。予宗人王陽子輩和之。即其格為學官。即其田為學田。四方同志可游可居。往過來續于斯者。千百不啻合異以為同。踴躍以為競。豈一二人之力能維持。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一 序

五

而聯屬之乎。惟千百人之心一誠也。不約而同也。予生也晚。不及親炙前輩之盛。乃今辱臨諸君子之教。予宗人鳳橋子亦得因會盟以講宗好。茲其泉先生教澤之遺耶。亦人心之誠不容間也。今鳳橋當以三年鴻臚之績獻。天子戒行之前期。別諸君子于館。且拜且祈曰。仁人漸遠。鄙吝日滋。乃以志不忘而優諸君子于左右。諸君子咸曰。當贈之言而常惺子必。有先意後之者。予慨然應。反省吾心。種種不誠而妄。

以贈人雖然予之不致終自暴棄者當與鳳橋共勉焉鳳橋有事于宗廟果能夙夜惟寅而可以對越上帝乎反之此心果有如其上如其左右之誠乎書曰至誠感神而先儒又曰吾心之誠即神也鴻臚之績或無以踰此然則鳳橋之對越乎上帝者即所以獻其于明王者耶嗟夫一心之微衆欲攻之貨色之冠有一于此即雍容樽俎皆偽也鳳橋承祖宗之積亦云厚矣然不一事生殖庶不累于貨也家無歌

龍堂先生集 卷之六

兒舞女對客無急管繁絃庶不累于聲與色也至其好善勤懇訥訥如不能出諸口茲亦近仁矣奈何悠悠爾無發憤忘食之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之真惡惡不能如惡惡臭之切也使茲心炯炯在中舉天下之物無以動之更何有牽我纏我而使悠悠者乎我鳳橋當益猛進毋徒以近道之資而自畫也

古今多少近道之資只一自畫便了却無限先生造人造就誠之不已如此

贈鄭穀漢賦北征序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子思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吾人志學當以孔子為的彼為己者豈有他哉惟孳孳為善而已其道日章與否君子弗計也出乎此則入乎彼非善則利非舜則跖其間固無可逃者而夫子則不忍斥言之但以古今別之耳何

龍堂先生集 卷之六

其溫也故其立教但貴謙而忌滿其警謙之辭六爻皆吉一吉不足以當幽悔吝天下之常勢也惟謙則能勝之此豈枉已從人而脂膏夫當世者耶走賊質幽傲每有志焉而未能觀于鑾溪子而知其善學矣少年才華冠鄉國恒退然如不勝言訥訥如不出諸口暨教武陵即以是訓多士道久化成觀風者薦之天子天子下璽書徵之命銓部覆試之知薦者之言不謬遂優以南臺之命其任不亦重乎將以廣大中

丞之聰聰聯諸侍御之風裁茲固 天子之重臣而  
衆人之所共榮者也。雙溪方且默然謙下如初。其深  
有得于謙之教者乎。雖然爲己爲人之機不可以不  
辯。謙與諂相似而實不同。然惟見己之不足孜孜  
汲汲不暇誇逞此謙也。爲己之學也。希世取容依阿  
流俗而不顧理之是非此諂也。其去謙亦遠矣。而害  
謙亦甚矣。鄉國後進將何以爲法。吾與雙溪共勉于  
爲己之學而已矣。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一序

八

學貴謙而謙必辯其真與似。汎論歟。切規歟。不  
有益于昔人必有益于今人矣。

新泉精舍留別鮑少潭序

人之生也。有此形氣。卽有此欲。般色臭味窮之得我  
詩文技能。熟名氣節。皆足以累人。故聰明豪俊慷慨  
自負之士。其初甚銳。竟爾淪落。明而卒歸于愚。強而  
卒歸于柔者。比比也。陸象山曰。吾人忍使雖愚必明  
雖柔必強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哉。所謂人一  
已百人。十已千日。用間作何功課。不然則累我者同  
紛紛也。而何以勝之。卽使歸深山清夜。獨處非心安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一序

九

念愈甚。驅遣用力。滅東生西。其端不可得而窮也。識  
仁之學。其出民水火者乎。大者立則小者不能奪。日  
乾夕惕。必有可倚仗者。陳白沙云。虛無裏面。明明應  
其有得于識仁者乎。堯舜孝弟之道。與鄉黨宗族之  
所稱。初無二理。但堯舜之學。如天之不可名。彼就其  
資之所近。力行以有成。則有所謂孝與弟耳。而擴克  
未能惜哉。少潭服父兄之教。風以孝友。獨于鄉而鶴  
華華問學于四方。其亦欲進于是者乎。頃之竣部事

將告歸有不能忘于是者孔顏傳授心法獨大程子  
為得其宗其言曰學者先須識仁吾儕致力于此則  
非遠邇離合之可問者又何形氣之欲之為累哉時  
嘉靖壬戌中秋

學不至于仁即暫有所立亦終必亡而已深山  
獨夜忽然刺心波衣而起取先生此篇坐而徹  
曉戶外人起而猶兀然以坐者不知凡幾雖深

程堂先生集 卷之一序 十

別果司訓劉將尉序

爵賞所以勸天下宜人人榮之而天下後世有以為  
辱者刑戮所以懲天下宜人人畏而避之而知士仁  
人乃樂而赴之慷慨悲歌之士皆歸焉天下後世乃  
仰而趨焉此天理常存人心不死非爵賞刑戮所能  
盡奪也邑分教星蘭溪三父母劉仁齋均為大計所  
罷而士民乃眷眷焉不忍父母師保之奪去也後生  
英俊方爭奮願屏清風之後塵二君均于名教有光  
程堂先生集 卷之一序 十一

矣蘭溪訓士先器識後文藝一洗時陋仁齋一介不  
取雖交際常禮亦峻拒之聞報之日不能舉火歸之  
日無妻無子無僕嗚呼皇天有靈將佑二公俾熾而  
昌俾壽而臧使廉吏之在天下後世者咸知二公雖  
不獲乎人而終獲乎天也又知天下有大榮大辱雖  
不在一時而在永久終將榮于後世也梁先生諱尚  
賓廣之增城人今寓廣城劉先生諱啓元占籍博野  
今 跡四方矣隆慶六年三月



讀此文者莫不爲渠劉榮矣要肯以其身爲渠  
劉而無所沮者何人乃思真人品之難○氣動  
墓中然矣而仍不怒

贈枝麓張公祖序

陽明先生謫居龍場學益進何哉蓋人情必有所慾  
而後能淬礪淬礪至則羣陰剝一陽復一陽復則羣  
陰而羣陰始無所容反觀內照了了如見鬚眉然至  
是而知自反之學之無窮也愈自反愈有進豈三反  
之能限哉苟遂三反而止卽棄之爲妄人爲禽獸毋  
亦自塞自阻乎此先生居夷之學所以大有裨于一  
生而當日之所以殺之殺之之意反所以相成而相  
濟也吾於是而重有望于張公祖矣方吾之寓浙也  
聞浙士人以爲天下才舉天下事無難爲者又以爲  
能却廩餼之常供斥武臣之厚遺屏坐中鼓樂峻拒  
艷麗而穀色貨利一無所撓嗚呼知公者淺矣頃余  
還故樓黃童白叟若賢若不肖咸曰吾饒其更生乎  
不惟主翁廉而胥吏千人皆不能貪昔之醉飽嗜浪  
者今毅然面黃矣昔之橫索夜游者今慨然手欽矣  
公之自奉雖一紙一筆亦以俸易之昔人云退幽室

不燃公燭作私書不以官紙惟公爲無愧又曰公聽  
斷情僞立見猶必詳慎再三不忍卽決得詭秘之隱  
則愀然不樂人皆異之要皆公之細事也公每視學  
必進諸生授經義雖甚冗倦不廢其命諸生曰諸生  
常如講書時敬謹便是學其肯深哉此公政教之原  
庶仁之本也偶爲同儕所中奪我父母聞之悽然共  
傷雖然公祖方妙齡能因此益自反安知今日之中  
傷者不爲他日之龍場也哉

閩府大會錄序

天地之所以能爲天地者賴有人也人之所以能爲  
人者賴有倫也茲欲明倫以成人參天兩地斷斷乎  
不可無學學之不講吾夫子憂之吾僂自開礎以來  
數十年其間豪俊不知凡幾乃不聞憂吾夫子之憂  
而求所謂學者今夕何夕千載一時耶嶺南唐君仁  
卿爲之主盟而鄒餘浮德萬五縣之士訂爲一會此  
後背而去者吾不忍也更相觀摩興起至千萬人吾  
所願也乾坤之所以不毀端在此舉而文運之所以  
大振未必非此會肇之也萬曆三年十月望前一夕  
文不滿二百字而天地之氣運開焉文章亦莫  
大乎是矣○按年譜是歲先生遂初服者五年  
矣太守東粵陳省齋公以教化爲已任登請先  
生出山爲七饒師于是上而臺泉當道隄邑達  
尊及七饒子弟莫不景從每會至數百人歌聲  
徹雲漢先生嘆曰吾垂老見此此卽唐虞世界

也饒其興乎明年江陵柄政禁講學部使者承  
風擊陳公去謂以講學廢政詞連先生聽講遂  
輟噫祖龍焚書矣而不能焚道江陵獨不開手  
部使者又何人即不聞公伯察乎

別鄰父母黃新陽序

乙亥春新陽黃君以德興令擢南工部主政邑人咸  
念之而邑人之賢者念之尤切祝延之光舊告予祿  
素知先生絕不作應酬文字而竊願有請敵也黃侯  
之子我民也有赤裘有清操有敏才且倡學以振弊  
職恐吾與間邑以來無有出其右者吾輩快然言不  
能出諸口祝介卿役作書中前請且曰饒昔未有此  
學惟侯毅然擔當無容一却步命加嚴矣抑孰知老  
○程○堂○先○生○集○卷○之○一○序○  
○農○有○懷○特○有○甚○于○二○三○子○乎○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  
俗○得○人○才○為○本○愚○竊○以○得○人○才○又○為○正○風○俗○之○本○三○  
代○以○降○風○俗○何○如○不○忍○言○矣○及○今○尤○不○忍○言○矣○所○仗○  
倚○而○匡○救○之○者○在○斯○人○焉○攷○魏○志○以○宦○名○者○盈○二○十○  
人○及○考○其○政○事○不○過○廉○吏○能○吏○耳○人○才○風○俗○未○之○聞○  
也○自○秦○罷○侯○置○令○以○來○上○下○數○千○年○乃○寥○寥○若○此○不○  
可○痛○哉○或○紀○事○者○僅○班○馬○胸○襟○不○能○書○先○與○耶○不○爾○  
則○行○能○若○此○而○宦○以○名○志○將○有○餘○愧○矣○乘○史○筆○者○紀○

善以示勸弁及不善以示懲志名宦若此何以勸後  
之史茲土者愚讀此書又將有餘憾矣掩卷思之而  
得其意孟子曰饑渴者易為飲食古之天下君養民  
也○今之天下民自養也○自養且不暇而府史胥徒之  
屬方磨牙握毒咸欲吸而食我得一稍廉能者主持  
之于其上斯人即出水火莫不曰我令真聖人也豈  
真聖人哉其責而望之我者輕且淺焉故也此二十  
人之所以稱于當時書于後世也君始至痛老病之  
冤役也亟鋤不丁之濫鄰封父老聞之竊自恨曰安  
得黃父念我番此寬我旦夕之命也我力役耶復牽  
釋孫摩其頂曰安得黃父假汝數年即任力役耶黃  
父真聖人也豈真聖人哉饑渴者易為飲食故也凡  
民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不役 祖宗二百年成法也  
四海九州縣令共守之不難也君毅然獨之不過能  
勾稽籍冊不為史胥賣耳亦能吏之常訓也至如聚  
一邑稅糧不虛合勾復為鼠尾冊預定糧解遂無侵

漁通負聰斷立決獄無一四雖皆能吏所難要之非  
治本也君下車一掃汚陋曰常例曰黃金吏農公堂  
入學謝禮判朱給引諸凡孔隙蠹塞之亦廉吏之常  
調也至如入觀公費一以例却從未裁一衣置一器  
門簾無一鎗又皆廉吏所難要之非治本也何也廉  
也能也隨君而來亦隨君而去者也常存而不去者  
其惟人才風俗乎欲得人才正風俗其惟此學乎君  
親師瓦友遊天真懷玉學既有得出晉江以及德興  
舉而措之耳朔望謁先師畢必與師生真切研磨復  
置學田若干畝貧生不能婚者為之娶以廢寺山為  
義阡真知鄉約一事即可易俗移風真誠倡率故深  
山窮谷皆聞 聖訓彬彬禮讓歌聲布四野九都齊  
姓自相仇殺毀宗祠絕昭穆各稱誓不面者數年矣  
感鄉約雍睦如初十九都祝陳二姓爭地不盈畝訟  
六年不結感鄉約互相推讓此風一倡或可數十年  
無訟謂之常存不去者此耶吁未也繼君者以鄉約

為迂則此風亦去矣。可久可大，獨作人一事。君今得  
人如某某其心，君之心也。勤學好問，不倦其學。君之  
學也。君至親必會諸賢老農，今年城居亦得扣君微  
青諸後進童子，亦勃勃然上進，自一心化為千萬心  
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放之後世而無  
朝夕，豈直常教一邑哉？程子論治，千古不易定論，但  
願大家併力此學，不以人我異，不以久暫異，則視子  
間邑惟君之言，必有所試矣。萬曆乙亥。

程堂先生集

卷之一序

三

贈鄰父母李漸齋人 觀序

古聖王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今惟三載一朝，會京  
師，問閭之望。君門萬里而遠，我民饑而啼寒而號。  
惟令是賴，其繫于民，顧不重與？方其承命之初，身  
未出都門而為之子弟者，即馳問余父母為誰氏，作  
何狀。老稚婦子無不願其為聖人士，夫則不盡然。或  
願其為聖人，亦或願其為盜。左右前後則無復有  
聖人之願矣。令之為令，又不難與。雖然，此余一隅之

程堂先生集

卷之一序

三

見也。左右前後之人，其術則非其心，未必盡非也。士  
夫於我，其勢稍隔，而深山窮谷厚望我者，其勢尤隔。  
殆有終三年不及一見者。彼誠欲長吾善，救吾失，吾  
亦安從受之耶？思其艱，圖其易，是誠在我。士夫就學  
而愈明，左右畏威而寡罪，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吾  
茲得之。李后，其述樂平職獻。聖明庶矣乎！子大夫  
黎抑庵，勉少潭孝友人也。其寓書于余曰：后三年于  
茲，始終一節。又曰：節與馬肅厨傳雖忤，權勢不恤。又

曰李后政先教化羣諸生相砥磨先德行後文藝余  
山若去樂平界不二十里時見其山樵野叟爲余言  
曰李后聽訟至公關節一毫不入素常玩官侵民者  
率繩以法是之謂明其所易明以立教則昌制其所  
當制以立威則強山樵野叟雖未及一相面而其心  
固已相逼矣樂平俗尚開織芥犯卽刃陣殘殺比年  
帖息非其驗與降自夏商不及巡行獨以大計羣吏  
之治亦克用又其此類與

徐工部詩序

昔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  
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荅薛收曰吾嘗  
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今子之言詩  
是夫子之所痛也噫王通之所痛正詩人之所趨玩  
物喪志斯人之溺也亦久矣吾同年徐益庵獨不爲  
所溺詩數篇有關風教思祖母可以與孝弔唐同年  
可以與忠鄒膝道上可以與仁憶山中諸同志可以  
與學如曰設勞勩說閒清畫祖恐流光易白頭又曰  
有身不學更何求讀至此頑廉懦立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二

後學陳曾孝若父編次

序引

贈石瀾張子出守黎平序

張子石瀾以比部郎獻績京師天子嘉乃績陟領貴陽黎平親報至南士人咸訝曰方今南北多故淮揚青徐之間赤土相望扶老筐幼而逃者載道而特選橫調猶取給此輩其何以堪守令苟非其人史胥

惺堂先生集卷之二序

乘之為奸一在官而九暴殄矣聖天子之需才于天下不亦亟乎得通敏如張子而僅守黎平見麓蔡子問是言也以省中諸大夫之意問序于予且示以所問予應之曰學與仕二乎哉蔡子曰一而已矣予曰所學何事蔡子曰學者先須識仁予曰得之矣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薄海內外皆吾赤子而况疆域之內乎黎平雖隸貴陽渡湖南靖州即其境科宗不忍以吾赤子委彼酋長而督以王官其意明矣

今世士夫遑遑以近且美者為善地其意何居將以庶且富者為可教與不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古朴不詐之性雅與張子宜張子誠端本以教之此行將有善政可錄矣撤外安內使天子無貴竹之慮而東南兵力得以專向倭奴其功豈小哉然則黎平未可以為少也張子盡心焉耳矣

贈送文即是講學所謂終日言而不離于是

惺堂先生集卷之二序

壽岸前陳翁華誕序

岸南翁東廣布衣有令德篤生省齋翁為吾祖祖父故翁為大祖父云祖父初下車營士民曰吾與若輩安不敢不盡心否則卑騎還盡吾孝也茲餘二年安亦安矣而家山念不忘每一念及即哽咽不能出一語此至情不可解也萬曆三年歲抄罷藩被盜即捕得之無或逸漏者督撫大吏疏以開公祖與兵巡黃公成請建墓所以警臣工之情也廟謨弘矣凡天下

程堂先生集 卷之二序

大亂皆起于微微而撲之其力易而其功大蔽而不上通因循養寇以致大敗極壞則損者多矣故籌國者欲速聞蓋有所懲也者之令甲豈非長計顧天下之遠萬民之衆其休戚痛癢有不能以盡聞者不能一民之情事舒舒而不得出也○以盡聞而必欲聞之殆有與斯世斯民之情大相異者方公祖之來也慮黎昨之隱之不易聞也于是諄諄揭示令其來而通之然而得通者臨訟人也旬日而通者郊關市集人也山林川澤仰之如在天上公

念之聯以藍田之約民復駭而走曰吾民千餘年來非嘗之原黎民惟焉情事遇兵○

未聞所謂鄉約者無乃藉我為兵乎無乃括吾丁口重吾賦乎久之有知書者以頌書誦而曉之民咸信曰將論我于孝恭也將獎我于平康也而博士之巡行者肅將休命不飲民盃水民益信曰誠非昔之以供帳勞我者又聞城之孝子某節婦某皆有慶賻博某誣詐某皆有罰一時勸沮之風達四境踰年孝友與奸宄遠民且喜且憂曰安得長如此時為我屏盜

程堂先生集 卷之二序

賊使我耕歸困倦時不重勞我負耒耜歸耶還穗棄乘寡婦得以自利無有盜刈者耶富者無樓鼓之守貧者柴門反關而假一夕之安也又安得長如斯時豪右不敢縱馬牛食我禾稼使我戶外寸土皆得播種方板肝肱果麥盈囷如去之冬今之夏殆忘其為儉年也將欲叩九重乞久任忽以細故去民其謂何將曰盡無放豕夜無犬驚吾之太平也固九重之所願聞者奈之何其不能以盡聞也而僅以其所



問者奪我慈父耶。九重之上將欲計安吾民而反使我老穉妻女驚號痛哭耶。問草澤焦焦不自寧。余士人從旁解之曰。九重布令若此。則邊鄙遐荒有一虜犯順。必羽檄四馳。將士奮勵而中夏永同矣。所屈者在一方。所計者在天下。又其勢之不能以盡全者也。苟能安四方。公祖何惜于謫。天地鬼神必欲安一方。必能保抱維持。以需公之再澤也。今公歸矣。拜重堂。數白爲我億萬孫子致南天遙祝。祖父活我。惟堂先生集卷之二序五

饒數萬女其積慶不在二親乎。訓我饒二三生。所然學聖賢將來必有砥磨而興者。翁之壽不亦大乎。遂書以賀。

盜劫一宗室耳。且獲矣。必逐一循良太守乎。文有一肚皮說不出處。而優游醇肆。婉章志諷。天王聖明。兮臣罪常諱。立言若此。可以慈矣。○妙是日卽捕得之。無逸漏矣。又曰。大吏蹶以問。又曰。警臣工。又曰。長計徐乃將民隱痛發一大段。

輕輕掉出。忽以細故去五字。卽又以朝廷屈一吏而計天下一段大論。收正之。饒人高張國是。顛倒但于言外可想。昔人謂讀離騷。鬱而不得仲是矣。

壽岸南陳翁華誕後序

余聞之先輩云身壽者百年名壽者千年能開美而不自用者壽萬年感于物而動者人之情也得意而喜失意而悲其初感聖人與吾人一也動而不流如浮雲者聖人也君三子長即吾郡翁翁舉于鄉報者至君方觀魚于園若回聞知人人促之歸君不顧抵晚步歸且云兒作兒事我何與焉尋舉進士報者又至問里歡呼者踵接君在園治蔬畢園事始歸其不

懷堂先生集

卷之二序

七

動如初是非感于可喜而不动于喜者耶郡翁官給舍犯顏敢諫觸先皇怒死生莫測報者又至君亦如捷報時又非感于可懼而不动于懼者耶感于物而不逐物是之謂動而常寂君之天常厚矣事親從兄恤孤賑貧寡言笑聞人一善如獲拱壁有不善即面諍之其渾朴直造義皇之上乃潛晦丘園而不自用蓋所以廣其用于不匱也魏翁志必為聖人以堯舜為必可學治吾饒甫二年士人誠感誠應亦毅然

以堯舜為必可學夫非不匱之明驗乎區區以名壽以身壽淺矣

曹逸我曰古道炤人

懷堂先生集

卷之二序

八

壽屠母項夫人八旬序

茲余令歛不當上意督察大吏將欲執縛之先後監  
司大震怒庭詰之獨江院屠石崖公抗違衆論曰是  
出格之才當起常用之竊自揣量非所宜蒙獨以知  
已之感贊辭合情者幾年思見其仲叔李第幼子童  
孫一傾積抱而不可得不圖今日得屠侯瞻山之爲  
邑也侯先宰宿松大造宿松人當事者以松不盡侯  
才乃得借寇甫下車卽清賦稅役大造番人矣黃童

惺堂先生集

卷之二序

九

白叟爲侯祝願加餐飯爲番投十年積靈焉而侯若  
職職然者以尊慈八旬壽誕不及舞班稱觴爲歎子  
大夫進而爲之解曰舞班稱觴一人壽也吾番千萬  
人願母百年使侯得久任千萬人壽也況母有風德  
事舅少保康倍公盡敬相夫漸山公以文章鳴世病  
則判股致戾訓五子成立長芝溪次石崖公次穆溪  
石衢以及吾侯孫謙蒙皆科甲蜚聲爲侍御爲鉉郎  
宦業日進月盛皆母德所遺也爲之子孫者計何以

報母但思祖宗厚德發祥自尚書以至今日發榮甚  
盛益封培植保聚先德以開後人其力殊不易進  
德脩業其日夕乾惕哉是則所以壽母也侯然之怡  
怡親民事于大夫以余有夙懷命之言萬曆八年正  
月

以如是感作如是應而言只稱情而止

惺堂先生集

卷之二序

十

鍾文陸自警編序

頃聞胡敬齋陳白沙王陽明三先生從祀追隨孔門弟子後說者云明興三百年蒙傑滾滾昔祀薛文靖併今僅四人何難也又云聖門求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其次則月至又次則日至吾輩夜坐清虛或師友聚會逼真恍然有悟時一至仁誠有之且盡應接危乎不可恃矣敢望日至乎四君子試反省果月至乎抑日至乎甚矣仁之難成也雖然非仁之難也知所

惺堂先生集 卷之二序

十一

志者難也。陸象山先生曰：宇宙何嘗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誠悼夫形氣之爲累，陷非之難拔也。樂平自爾治以來十餘年，其間爲廉能者凡幾，進而爲循良者又幾，而有志者獨一楊慈湖。又五百年僅一鍾文陸，其奮迅激昂之氣具在錄中，可按而知也。而功課條目錄求之及，乃發之會所。昨年冬孟大會四方來學士民沉默久之，奮然曰：脩德講學遷善改過，此四者求仁功課也。歸而事神使民，禮師生士大夫吐握

邑中長者散衙就館，理典謨舊業。此課當無斷續，明年入觀走馬都門，見赫赫賞人云：某爲清，某爲要，某爲清且要。乘間則奉身入焉。此旦晝之大者，危乎危乎。自今當必有大主腦爲四課根基，請從源頭一段貼實尋求。誠感誠應，樂平士人將見知所志者奮焉。托不朽之業，余鄰封亦被餘潤。老夫有厚望焉。時萬曆十三年正月十日書于利陽鎮山廬。

惺堂先生集 卷之二序

十一

壽城西劉公五旬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義不發于乾而發于坤者何。乾道成男。屬陽。陽性發散。故多開明而慈仁。坤道成女。屬陰。陰性收斂。故多暗塞而殘忍。且不得尋師取友以開其鋼迷。故流于惡也。易而上達于善也難。吾見世之爲兄弟者。其煦煦依依。有如一身。轉眼如途人。如仇讐。皆起于婦人。故婦賢則其夫愈賢。而善日積。慶日至。否則難于獨善也。且將胥而入于惡矣。故積不善以致殃亦多起于婦人。吾夫子列慶殃垂法戒。叮嚀于坤意遠哉。其心尤不忍遽已也。其他章又曰。二女同居。志不同行。誠以陰性多妬。兩相嫌猜。故主母之殘婢妾比比也。城西劉母高氏。無子。勸夫置妾。夫常督運真州。得錢女果誕子。高喜曰。但借汝產。此兒養之。教之。皆我事。不忍復煩汝。稍長。令習勤勞。日携圖箴。滌除菲哇。瓦石雨雪。則磨廳祀神。賓至則舉案供茶。歷試諸報。皆

聖堂先生集

卷之二序

十三

惜陰運甃之教也。母之慮深哉。常人甫舉一子。雖貧

妻必愛護過勤。况武甯世祿抱府從容爵祿自從者乎。不知人勞則善心生。誠愛之也。能勿勞乎。非有聖賢長遠之慮。能破常情至此乎。常情易妬。母不妬。常情易溺愛。母不溺愛。陶孟何加焉。此蓋善積自陰而慶之所以有餘也。子一孫四。曾孫八。環立膝前。享年若干。而終天之報母者厚矣。雖然未艾也。母之子掩骼埋骸。澤及朽骨。母之孫爲僮粥活草候。母之曾玄濟濟青衿。勤學好問。杜詩所謂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天之報母者遠矣。母之玄孫光文。問學于嚴子而泰。而泰問學于我。居常以道義相規。磨同志諸子以光文嚴翁端蒙五十誕辰。謁言爲壽。吾曰。後嗣相借非益也。吾將表其先德。俾邦人士知母賢。歸報其家。則而效之。又知天之福善禍淫。皆目前實迹。諸子曰。是則賀劉子者弘且遠也。請書之。

聖堂先生集

卷之二序

十四

世非無如是之賢母也。而或不得以傳。卽得一

丈人之文而傳猶之乎不傳也是母之賢從此其傳矣

賀王寧之序

少鄉潛仲潔著闇然堂類纂云會稽陶仕成正統間以富民供大璫阮某阮被命入意不測密召戚以移積六千金托之戚持金歸授井中殆數年阮竟死成出井金走自守吳某守曰金無知者爾金也盡取諸成固謝會歲饑悉散以賑鄉人四世孫陶諸贈兵書試官工侍五世孫某官兵書六世孫大臨第一甲官學士承學官禮書七世孫望齡會試第一鄉試第二

惟堂先生集 卷之二序 十六

廷試一甲第三而部寺郎親邑長貳將百數今墨吏家六千上下或亦不少其子孫有乞丐者甚則抄家滅族何不以仕成爲師樂平布衣王邦本事父母孝父歿事之如生應遺容于中堂旦夕哭奠有家事必稟度焉而后行事長兄邦允如父蓋視兄如父不知其爲兄也撫孤姪如親子蓋視姪卽父之手足不知其爲姪也族人雖親疎不同邇思上世祖宗皆其子也貧而向學者祖父賢子也祖父所愛者邦本愛之

愛祖父也。好修而貧者，祖父所憐也。不克婚喪者，助之推祖父之恩也。凡此皆孝也。孝子當飯必先進父。母父母飽而後敢舉筋山林臣民何以忠君？詩云：獻新俗云：膝背臣民之心也。遵父母官教，令程差先完亦先進飯之意，不完糧差不敢舉筋，金父崇獎節義以禮讓為邑邦本，先意承志捐三百金創講堂，令士民講學其中，此忠也。亦孝也。且掩骼埋胔求藥以待貧病，庶出穀平糶，其後人必有如陶會稽者，理固然矣。

惟堂先生集

卷之二序

十七

按王布衣捐貲相邑，令創洺陽書院，祀誌止載義民猶未詳其孝友有曾大父此序王誠為不民云不孝簡謹識

麗陽書院志序

天不能秘斯道而洩之河馬伏義盡封又不能盡洩復洩之洛越禹叙九疇然義盡無言禹止九言文王與其子同四靜極理明文演易箕演洪範公且周旋膝下親受父傳故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孔子默受周公啓迪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此後雜霸離夷終不可息至周子大明朱以積累陸以開悟入門雖異志學則同象山之學至慈湖大明天心仁愛樂于

惟堂先生集

卷之二序

十八

得楊慈湖為師師斯道大明于饒雖元稍夏而斯道之明終不可息程仕簡程顯以孝傳張彥芳以忠傳雖一節之行而斯道之全體呈露無非慈湖之教也慈湖祠宇雖廢而其教可終廢哉歲乙酉鍾文陸新其祠講學祠中余紀以詩云富陽扇訟點真心喻義流傳到樂平千里若今輕一日孔顏路上見斯人次日會邑士夏子羽歌曰楊君解累綬去作國子師江南十萬戶遶道嬰兒啼云云滿堂欣然如見慈湖今

全麗陽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樂平士人向學者日衆、祠臨不能容、余門生王邦本捐陸百金爲書院、豈偶然哉、斯道大明終不可息、慈湖精神至今尚在、後必有爲聖爲賢、光揚義文之教者、豈徒富貴功名而已哉、書以俟、萬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贈別朱虞封宗師權留都鄉序

我方豪朱太先生承十代書經家學、檢身操行、以訓令器、而令器虞封宗師、以庭訓訓吾江省、故校士者慕也、所以校者非藝也、其訓曰、檢身之外、無教條、聖人後起、不易斯言矣、夫所謂以身風之云者、非有意以此身立標也、聖誠而已矣、學聖者亦誠而已矣、當其校士時、起一門牆桃李、念其要乎下也、僞也、非誠也、起一阿狗、自便念是要乎上也、僞也、非誠也、弗誠也、惺堂先生集 卷之二序  
則多事勞且苦矣、誠則無事成、已成物晉此矣、上以誠感下、以誠應、今年饒士趙楊瀾左、竊赴南來、一童生不見收、夜宿歸舟、反省自媿、曰、昨午除夕、拂老母意、大不孝、宜不收于大孝之門也、一少年于舟敗、援而起之、怡怡然如平時同舟者、怪問之、少年子曰、上之人無一念前此領案者、茲亦漏案、此大公順應景象、親領此景、奇遘也、歸拜庭幃、但曰、心之進學、不知身之未進學也、諸如此類、皆訓士之實際也、皆推庭



訓以訓吾江省之實功也故知學者藉此以不墮未  
知學者亦欣欣焉去彼而趨此他日必得一二士報  
國雖然得借冠十年或三四十其年其所造豈止此哉  
此迂老之所惜也我公祖歸拜庭幃幸首以詩言獻  
首獻者何正丞丞交相警勉之時也縣今日以迺十  
世之士其閉閣密藏者何堅及今始開邵子云好花  
看到半開時戒慎恐懼樽節愛養誠之通也厥父以  
之祖守節德百餘年始發于吾身自今日以垂百世  
博堂先生集卷之二  
之下至誠無息悠々無顯誠之復也厥子以之是為  
贈萬曆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  
簡身之外無教條惟震對師有之然後能言之  
自此以降能以文事興起一方者代不乏人至  
以躬行為士先如吾師者固指不多屈也嗚呼  
此何世哉

贈山元明之郴州別駕序

制耶士以文而得行者遇也不可待而嘗得者也士  
能文而操行者志也可得而自必者也士何往而不  
可修不繫乎遇也朱學博每會輒道鄉國荒疫相仍  
藉其太守廉又能化其僚屬康不惟禁一稅史胥之  
貪且能禁五屬邑史胥之貪饑民尚有賴哉門生  
山子領柳倅邦人士咸曰柳太守吾鄉高品山茲得  
師矣山過家道都人同詞亦云余曰吾子遇哉昔廉  
諸生後學使按薦諸生前一遇茲得文且行者為長  
吏二遇子行矣一存心肯長吏一出政肯長吏敬上  
緝下肯長吏柳人尚亦有賴哉彼滔滔者為身圖為  
家圖陋亦甚矣締觀墨吏危清吏安危富為災安  
者鬼神自有主宰所貴乎識學者不以彼而易此也

別孝子程烈小引 程一作陳

程子忠初不讀書不識字獨念母葬荒山身不忍歸家結茅爲廬不蔽風雨東雲埋廬廬無火煙衣不遮體食不克饑腸凡有人心者時賑救之始得終三年喪此子忠一念真切雖陳假慘悽之極不能改也子忠我師也余執業門牆尤懼辱焉第以子忠惑異端日誦經念佛陳兇山錫時造其廬論以聖人之學始知讀書余實與兇山同此苦心遂與子忠同爲會友

懷聖先生集

卷之二

七

吁○下人皆師于忠之孝○勿○忤逆以干天和○願子忠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卽虛心師之○勿爲孝子拘定

隆慶四年九月十九余將之浙書別

先生一生拳拳汲汲以成人材率如此

儲邑父舉業引

辛卯初春余出山儲父過余曰史玉池書云實心任事卽是實才余曰上報君親兩裕後昆皆在實之一字儲父曰不論效驗不敢不實分內事也余然然自慚老朽尚有計功謀利之私乎愧悔者屢日忽見諸生刻儲父舉子業僞爲吾言序首簡余大駭焉一開卷卽作僞作僞者殆不誠無物乎儲父始至訓諸士民曰不敢以一身榮進亂此念但愧作天人則吾豈敢託而見之行事正色卑下不一左右視左右近習亦不敢仰視貨色兩妖若與此身無相涉者此可僞爲哉誠之發也誠則明明卽真才昔人謂謝安誠與才合是不知誠也誠才非二物以彼合此非誠也誠發于言爲文專心致志爲修辭立誠杜詩曰語不驚人死不休驚人何爲者爲人者也爲人則僞是亦僞爲余序者耶請刊其僞而著吾誠辛卯正月二十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三

後學陳曾孝若父編次

書

上張明崖書

走嘗讀春秋云知天下有貴臣而不知有天子蓋天子之怒人猶可原也貴臣之怒人不可解也然則炙手貴人自古畏之矣况趙人猶可畏乎憑陵卿相奴視郎署四方之士且不敢仰視况藉監軍之命下江

南粵前一方生殺予奪欲之伎藝細人多在帷幄而

卷之三

富賈錢神直造閭閻巨盜元兇又投爲家兵故欲之謗言滿耳走且執法論事不少貶趙人猶不加怒但授旨求索耳數月不應趙大怒揚言問府必執而殺之授意按院莫翁莫翁已端端危矣而令禍大夫論走自圖尤又不應莫懼禍及已亦大怒一邑令何足支耶獨翁政令不易度下吏稍有持循修嘗職又聞翁出姑蘇趙以死生恐翁必廷杖某性辱幾死爲少

辟耳不然禍且不測翁若問聞知豈翁不自愛其身而以身衛一獨史耶抑愛人好士甚于愛其身耶而府旁下走無一長可愛孤寒遺士又無先容于左右况趙人之威能加海內翁乃拒其所不敢拒而庇其所不必庇翁自有雅度耳刀鋸鼎鑊豈能盡懼天下之豪俊哉雖然貴人亦可畏也能使督撫瞬息易位倭奴蹂踐東南數年而後定隆慶改元始以邊才推翁迄今復薦揚此正氣之在乾坤祖宗列聖之靈

卷之三

卷之三

鬼神實河漢之指日大長布荅海內蒼生也不然何趙人構奇疾肉未寒而子姓竄徙哉是必有主之者書云惠吉逆凶易云餘慶餘殃終古不爽願翁愈淬愈精以需殊召先受知于念年之前而曉書在念年之後罪也何如天道人心愈久愈真惟翁亮之走竄田畝已三年茲因張父母之便且相知敢通尺素萬曆元年正月十一日

張以愛護先生自取損斥先生于二十年後始

致一書一愛人而不使人知一感人而不亟鳴  
于人皆非今人之所有也

上兵憲黃瑄川書

深山野人戒言時事但聞公社咨求忠蹟至勤且二  
百年幽潛不易知也敬陳列如左胡閔字松友番右  
族也居西隅碩輔坊胡家橋博學修行高皇征陳  
交諒至帝與芮祠見壁間題松詩幽人無俗懷寫此  
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物色之得閔名後  
以薦舉秀才至闕上識之曰此題詩番君廟者也  
官督府都事遷經歷建文元年增置補闕拾遺官首  
儒堂先生集卷之三書  
擢右補闕以閔直諒名也七月燕兵起李耿懷二敗  
遁上肆大胥閔與盧振謝昇董肅牛景先露章勅  
之踰年燕兵日逼閔與黃子澄齊太方孝孺練子寧  
戴德彝宋徵韓永革等畫防禦日勤建文三年東昌  
濟南提至上以閔帷幄勞進大理左少卿明年六  
月十四日谷王獻金川門成祖遂入城閔袞經望  
闕慟哭強項不屈有殿下進一時僥倖等語上命  
力士以金瓜碎其齒竟不屈支解七月揭榜討左班

職奸臣二十九人籍閩家子傳慶傳道暨族老幼  
皆斬妻汪氏女郡奴尚在室給配內親無焦類矣永  
樂八年復窮治外親嫁女之子史遇通天福天赦全  
家抄解都察院分戍鳳龍關平山海三衛而天福天  
赦尚在襁褓以監興行幼從軍古所無府人痛之  
仁宗卽位初年十月三十日降 特旨奸惡外親分  
戍各衛者止戍一人餘放還次日又降 特旨奸臣  
家屬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

罪室先生集

卷之三書

五

奴者有爲民還所籍產且戒天下告奸黨閩女始  
得歸貧甚無依鄉人競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  
饒足嘉靖初學憲邵鉅祠之學官邑士程文獻紀以  
詩畧云百年諸乘書忠筆衆口驚傳犯閭詞賴有文  
宗邵夫子獨扶木主委鄉祠夫立朝建白與帷幄等  
畫旣諱書而不傳矣獨恨百年前所驚傳者今亦不  
傳耶幸今 聖君賢相首命樂祀封其墓錄其後嗣  
而浣月觀也又皆以風教爲已任答謝應至此吾儕

罪室先生集

卷之三書

六

文明之會忠魂再表之辰也顧更書坊老或不知爲  
風化所急而庠序晚生亦有并其名而不知者老農  
幸有所知敢不上聞緣老農遠族聯姻公家以故族  
中長老歲時念誦老農與時竊嘗聞之長復考魏邑  
古志海鹽鄭曉吾學編新淦張芹傳遺錄頗知其舉  
云痛公朽骨不知委棄何所且絕無血胤上承厚加  
恤錄之恩僅存一胡家橋耳亦嘗獨步斯橋感今思  
昔胡公二十九人之心其夷齊之心乎周自積功累  
仁至于武王而又當紂惡之既稔牧野之師天下皆  
以爲是矣而夷齊獨以爲非雖然此衆人之見也不  
足言也至于武周則天下之大聖也二聖人且以爲  
是而夷齊猶以爲非此蓋存君臣之義以植綱常旋  
乾轉坤于不朽也武周義而扶之不敢少滋挫辱其  
爲萬世慮至深遠矣曹魏五季忠義鮮聞僧叛隨起  
非明鑒乎董氏曰世故無盡人欲無涯不忠之臣何  
代無之此孔父之義所以恥貴乎春秋胡氏曰春秋

賢孔父崇獎節義之臣此天下之大開有國者之急務也劉執齋曰方先生之事烈矣而一時死事者尤多竊恐摧挫之餘忠義之氣不振表章而興起之當如拯溺救焚計公祖亦必有拯救之心敢以尺素聞萬曆二年九月朔

答蔡肖謙書

陳瞻岳過貴罷辱手教并示心德應知山中日有功課生人至樂無以踰此外疑請明剖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但仁義之前尚有成性成性之前尚有繼善繼善之前尚有形氣形氣似與陰陽相對待古無一字孔子開口創說太極此中字內看出精蘊孔子添一太字使人知尊敬此後滯于物周子開口創說無極使人心悟蓋甚不得已也此

後玄寂流入異端肖謙開口創說人極此老朽風有意而不能發也再參詳仁義以前意思庶不陡峻血脉易貫也老朽謬意如此吾兄靜中有見千萬詳示不妨異同參駁馬理少年頗透今雖史事旁午亦須勸其旁午中時一察未發氣象則情面和丙戌七月二十日

後張太尹書

父母以節孝為治。故用情于崇獎者獨至。王良弼以  
達山老儒。黃祖兒以不識一字。牧豎方將。草木同  
腐。朽耳。而大匠乃取之。以樹教化。祖兒承而命。惡到  
真切。雖聖賢立言。親父母訓子。莫或踰之。王生高不  
見諸侯之義。雖再經觀風之收錄。而終不肯一足城  
府。父母又出格禮之。此豈廉能吏所能辦哉。循良遺  
軌。終古不息之幸也。陳孝子必不辱父母之命。此行

卷之三書

九

必風四境矣。故必老農不任。指作燈前對使草草

者矣。王生時何妨一足城府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後蔡見龍書

用行舍藏。此理甚易見。孔子何為獨與顏子而三千  
之徒皆不能與及之。此心之微。誠未易揆。用者但  
知盡分修職。無一毫別念。升可也。降可也。眼前職業  
萬萬不盡。五鼓升堂。半夜退堂。妻子皆忘。始謂之用  
行。兄曰。勉強應命。便逐初服。此何心也。又曰。委而去  
之。此何心也。竊為兄不取。久聞浙藩為天下罪難清  
理者。兄并晝夜之力。又棄取劉芝陽為助。不分左右

卷之三書

十

清一浙藩。一生學問足矣。乃有棄去之念。無乃以去  
為高耶。此孔子之所不與也。弟今居山。頗有長益。時  
因一二知己書問。輒起妄念。始知舍而不藏者。皆私  
也。又孔子之所不與也。弟與兄共戒之。弟性尚傲老  
朽。垂祖尚消融。不盡兄諭。昔歷然今渾然。全未全未  
乙亥年領手教云。不作鄉愿。知心之言也。弟賦來本  
非鄉愿。不作二字。亦無此意。但尚傲病亦因此帶來  
兄往昔亦有此病。相別三十四年。不知化盡否。劉芝

陽云兄平想進此一步則氣質難克處克得非天下  
大勇乎耿楚侗兄近日書來道渠只一子無孫亦不  
掛念鍾文陸近日書來學大進弟在山中不及報兄  
呼渠三子付之長子良臣次子名臣純臣名臣在藥  
平行冠禮請弟爲賓命之字曰實甫文藻充蔚生厚  
望之吾丈之念小孫卽弟之念鍾祁也

相別三十四年不知化盡否彼已處一毫不容  
隱今人到此處便任手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三

七

寄張洪陽書

辛卯冬杪道丈御寒翁夜會各出肝膈相質正猶未  
盡者夜湧湧也壬辰初春先別但云莫改故去耳  
時哀麻客在坐未得悉茲以小孫赴試之便詳之遠  
色賤貨易去○譏難欲去○譏必貴德○貴德者非貴他人  
之德○貴自己之德也○真貴德則臭味如蘭○自親賢兩  
人不詳  
人有與日出郊二十里哀省三周此自心不容已無  
一毫立教維風意而士人鶴風所以成物也○積此誠  
惺堂先生集  
通天地感鬼神格君心○四海內外無一毫恩怨形迹  
稍有一毫恩怨形迹○便非持心如水○安得誠○辛卯冬  
夜道丈曾云故者無失爲故○至今思之未敢以爲然  
一味切直



荅耿楚侗書

來書云眼前幻景百態胸中亦自如嘗見至此泰然  
矣處之一則化而齊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眼前幻  
景然順境少逆境多自是嘗理若非些兒主張安能  
無入不得近讀周子通書顏子師友二章甚省發孟  
子說性善周子却說道義歸師友有之此周子苦心  
體貼真言到此方識得性善第念幼淫放如鬼魅稍  
長荷師友頗知趨向如再生此心甚明頃山居廢師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三書

友兄責之甚當更何敢逃罪嚴子而泰歸自都下道  
而命之嚴隨與同會諸友共商之咸領尊教但先祖  
母塋在山莊之後日夕在側此心方安妥而妻孥衣  
食取給于此故不能丟捨頃因罷侯陳公祖以興教  
化爲已任屢書山中催督入城將議長兒書言居耕  
事農業弟與幼兒二孫居城廐會友爲便念昔年與  
老伯每一會卽一感太古意今年念高德必日進百  
年上壽自可以理必之汝愚昔年以童子作可靜動

意必大發乃遲遲至今何故雖然吾望汝愚不徒作

科甲中人耳定祿近作何狀愚知兩日無交外累自  
寡進德自易爲力今姪彼年尚幼不能學文亦拜我  
爲師此豈俗心爲文墨計哉將訂終身之盟期不負  
愧于師友問耳此兄之愛姪如子故以姪相托不徒  
干托子故我之致望于二生亦不後于吾之子若孫  
也二生其念之凡命二生各親筆書年來功課後我  
想其世相磋切是何相耶今日設身其間尤凜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三書

十四

凜有蓬生麻中之勢況于親炙之乎

與耿子徒書

子徒近日文著矣。反省真心喜乎厭乎。抑惡之耶。老  
朽不能窺子思蘊。與獨覺子思平生全在一惡字上。  
得力。古今豪傑孰無喜心。只此一喜便作孽。子思尚  
綱一念。日用工夫。步步踏實。做到天地萬物育。  
天下平。還是篤恭無聲臭。惡字有結果。憶昔作令。無  
奈喜心作孽。時放縱。愧死愧死。亦得錢懷蘇年兄夾  
持辛酉寓都下作會。大有益。壬戌癸亥頗知惡。今年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三書

十五

七十六萬念俱冷。始知惡欲與子徒共此學。

以先生作令而猶曰喜心作孽。此真正獨知之  
言

寄鄧定宇書

道丈此行爲老親行也。近聞朝野願丈入此。此亦須  
詳告賢母。聽命以爲行止。着一毫私意。便非純孝。外  
啓寶廷談。況非末世所便。希靜思之。弘治十七年三  
月。南國子祭酒章懋。奏乞于膏貢外。令提學憲臣不  
分廩增。附通考。求行著鄉間者。克貢送監。積分出仕。  
此意固善。然于文拔山谷。豈無遺賢。且勢要粉飾  
鄉行。今止據孝行。直書克貢。不拘文藝。可也。舉人不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三書

十六

會試者。坐令衰老。深可痛惜。宜令撫按復命。薦五科  
未試者。徑投學錄。去年雪日一會。甚切實。至今懷思。  
差有長益。因教賜也。

與朱虞封書

公祖自吉安回老朽聞之驚駭諸生奔走問或曰食  
少事煩此可馬之偽言也後世誤信之老朽歷驗之  
勤讀書勤政事晝夜併力亦不致病惟酒色能殺人  
經年無色欲雖甚勞亦無妨反藉勤勞潛消妄念精  
神倍長雖寒暑飲食受病亦即可退必不傷生而人  
人皆云往年學道止理考卷一事足矣其他公移一  
切委之吏書公祖兼理故動火此又不然凡公移一  
字不經親裁則萬煩並起不可勝窮惟親裁則執一  
實御百慮庶可肅士心端教化方有裨于名教但不  
可暴怒自傷止繩之以法不少借分毫聞在撫州諸  
生舉鄉賢未核公祖令庭舉復得貨穀所撫人士大  
快老朽還聞亦大快此兄親師取友一段勤懇非獨  
一鄉之賢也

與朱虞封書

卷之三

十七

寄朱虞封書

向山居辱寓潘仲潔手教七月初四至舍初七日出  
山匆匆間函又領警語所云吾人一心通千百士子  
之心千古不易定論又云自家漁點合當如此日用  
實功也又云非修身之外別有教條孔顏復起不易  
斯言矣但為學如登懸崖絕頂努力十分方進一步  
刻苦百倍方透一關偶至出頭靈光呈露如再生如  
分是一乾坤則視塵寰萬種皆掛搭不上此是孔顏  
境界先生集

卷之三

十六

樂處此是絕頂刻苦之驗稍寬失脚一墮便即墮九  
淵中山半腰站脚不住堯舜兢兢業持之終老百年如  
一日有味哉何言陽季康川丘觀願三公南考功京  
察事竣轉光祿少卿今公祖出部四年復如三公之  
轉亦不速化問公祖且欲乞養或介意乎昔約榮樞  
報至即賜一音何不示片紙乎即當趨送并致贈言  
但用絹帳不敢泥金錦紵為華更寄小稿請教尊太  
翁先生面教指期綴纒莫盡

復朱學憲書

至誠之道舟中聞遠音不忍分第夜已闌勢難久停  
匆匆別與二三生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  
不知有之闌老之倦也抵家漏下四鼓信此學能益  
人性分有真樂真樂得手塵世一毫掛搭不上所頒  
教條云以道義相夾持關節當絕請謁當杜此言當  
信如四時信如四時此天之所以爲天也一毫不信  
便違天明知不可枉法屈理以循之徒畏人而不知

懷堂先生集

卷之三書

十九

畏天自開僥倖之門此門一開而拒人投之此人心  
之所以難也○况天下有一僥倖者即有一不幸者彼  
苦志奮發之士三年對一隙光忍負之乎○忍自我置  
之不幸乎○公祖徹底照僥士○僥士亦徹底歸之但願  
始終如一○無一念雜○無一息間○則至誠之道身實體  
之至簡至易但見快樂不見勞苦○及是則萬狀萬變  
不勝矣○前言有未盡者具另幅○孔子曰○畏天命足矣  
父云○畏大人○肯守汝寧一上司不協○即拂然置之當

年以爲是○山居二十年方覺其非○上司所以能考府  
者○君命之也○承君之命則有君道存焉○雖不可阿  
亦不可抗易○曰德言盛○禮言恭○厚之至也不曰敬之  
至而曰厚之至○最有味○不恭則見已是何等淺薄  
曹逸我曰痛切語○今人誰聞此○

懷堂先生集

卷之三書

二十

與許敬庵書

白下之會○道義骨肉○不比泛交○今在廟堂○獨兄與見  
麓二人○在山林○弟與楚侗二人○潛見異趨○一心相照○  
弟衰年七十六矣○日日病恐○改過無日○辜負知心兄○  
居清吏首○凡見者服○陸公為真吏部兄○更進學答知  
已○癸巳春正念日

更進學答知已○有此語○纔致書○纔致書○便有此  
語○今人汗漫寒暄○千言尋不出此一句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三

答陳龍尊書

前月聞公祖對食谷嗟○不覺失筋者數四○每夜燭首  
望天外○撫膺痛悼○徘徊夜分○不能寐○今早復見公祖  
徒步赤日中○中心達于面目○而叩之不應○其罪在下  
不在上也○昨午水災○今年亢旱○鹽米交騰○倍價當家  
祖父奔走烈焰中○遑遑求為子孫計○為之子孫者○方  
且吮聒不休○其飽煖者○流連妓館○淫穢克昏曉○俳優  
者○流列管絃迎門○藐天王命○若罔聞知○至一箇人夜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三

廿二

持尺升橫殺三四人而去○此天心禍淫之明驗也○豈  
惟是哉○富者唱籌執槩○縷算鉅求○貴者舞女歌兒○左  
提右挈○及見人菜色呻吟○卽族屬不肯分盃飯○卽分  
飯必嗟而求目且流視○吾知人怨則神怒○而廟災費  
禍固有繇矣○然此皆下愚天地鬼神之所不較者也○  
獨怪從事此學者○其胸中亦塞滿高亢之氣○種種忌  
疾○猜嫌○皆自此出○是胃中先自亢旱矣○先自旱而旱  
至此理也○非數也○罪孰大于是○我祖以焦勞之心○瘼

食不節之身冒此烈燭勢必病一日病不視事則一日之內持挺呼亂矣何也遭此困極寧饑死而不忍爲不義者特有一人在也願加食素候時一假寐稍息此豈厚自保愛哉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周禮云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宜早報災傷以便覆勘三曰緩刑四曰弛役弛放其力役之征五曰舍禁六曰去幾去門關之幾察荒年多盜門關幾察似不可去庫獄尤當慎之七日青禮吉禮之中減

其禮數藏樂器而不作十日多婚既曰青禮復曰多婚益凡窘迫之極不得已者皆在所原也十有一曰索鬼神搜索鬼神而祈禱之凡鬼神皆當搜索况精忠貫天地者乎洪忠宣江古心已禱矣而張睢陽關雲長及康王三廟當次第禱胡忠臣久缺血食忠憤在天地間禱之必有神應十有二曰除盜賊近日鄉約取結始家至人曉盜賊無所容一時覺多盜賊其實乃無盜之真源也凶年維持人心獨此道義耳故

雖田極不忍凍餒其親○叛逆其君一念愧耻○收正頗大竊意荒政當以振救節孝爲首而周公散利必加意善人特註周禮者偶未詳耳嘉靖乙巳年開樂平饑死二孝子不大傷天和也乎

曹逸我曰今日安得士夫講荒政

荅陳省齋公祖書

漢手教及鄉約一念古循良蹟可想矣慶喜如狂在  
軍列傳朗誦至漢賈彪掩卷太息傳云彪辟孝廉補  
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制與殺人同罪  
城南有劫盜殺人者城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  
而縣史欲引南彪怒曰寇賊殺人此則嘗事母子相  
殘逆子遠道逐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南城賊聞之亦  
面縛自首數年養子千數食曰賈父所生男名曰賈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三

五

子女名曰賈女念饒不遇賈父十夫九婦後將若何  
痛哉汝輩聘財不越二三金以故人人有室家嘗與  
父老道及殺女事輒驚異云世固有是事哉而饒則  
習而安矣長民者亦復玩視之恕不加念矣頃居深  
山親見農人之苦欲治二十金娶一田家婦如登天  
然坐見斬嗣滅族者比比賈父之澤汝南謂不久且  
大哉走守汝二年未伸名宦一奠俗吏寡學謂汝無  
守可也三復追思切有疑焉傳云小民困貧彪不動

心獨以嚴爲制耳如循良何且搏擊嘗謂恐難感城  
南之面縛而困貧無聊之甚者復忍執而殺之耶數  
年舉子千數復命名以志不忘殆必有所以深感之  
者非嚴威之所能及也或者班馬胸襟僅模寫其大  
端而潤漏其大節耶幸我公祖下車首欲做朱子社  
倉標本之論循良之大節也但欲後社倉必賴鄉約  
鄉約舉則保甲寓而庶政咸備矣用是深加慶焉副  
東云云非面不悉容趙造焉萬曆二年九月既望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三

三

曹逸我曰仁人之言其利普哉

卷之三

士夫居鄉不能善俗止訟輔邦大夫之教化又不能  
博古通今廣邦大夫之聰明使以已私曉曉授政奚  
取于子弟哉況與吾族有夙愛以其純道義而不雜  
也炭反首當年曾有一毫勢利否寸丹爛爛相照炭  
初下車即面告走居山租稅先供決不敢一字私但  
有言者皆倚也幸繩以法此相成之至誼也昨辱款  
教言及他事山中靜思追悔無及悔之不已作書自

懷堂先生集 卷之三

廿七

鳴且使空鑑無先入也念汝泉兄書云三人以心相  
知是以道相磨也乃敢盡棄其平生而苟利祿乎假  
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況貧不如彼乎走歷歷縣謝  
絕干請乃躬自蹈之乎內傲爲府所棄乃復自棄不  
將深淵乎項項至此皆緣一言之誤愧死無地幸相  
照相成山君欠莊草草隆慶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曹逸我曰力絕于請自是士夫第一難事

與鄭父母書

山君雪擁門忽黃孝子至色忻忻喜坐而問故迺知  
父母政教被窮廬也黃子山野牧豎耳自幼牧備未  
嘗親師傳讀一書識一字乃自童年即知孝遂使一  
鄉老幼見而知愛聞而知敬久之張父母物色之注  
意網自諸當道果昂優養茅草生輝光矣不意今日  
復遇仁父敦倫立教大書旌孝扁其廬一日聲聞四  
鄉節孝善類加勉及道忤倫者沮悔仁父之教澤實

懷堂先生集 卷之三

爲不朽彼簿書期會廉能赫赫恐未必久而傳也武  
王登極初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廬可以觀  
爲政大小緩急之分矣今之觀風使君代天子巡  
狩乃詳于法紀畧于教化日與羣臣應酬遂謂完事  
而忠孝節義之士不一識面何與武王具也善善短  
而惡惡長非諸君子之心風會之派多與素心違平  
我聖祖教戒任官親賢遠奸奈何左右前後皆奸  
而賢者遠耶問問有錢有詞訟之官亦令稍奸猾者



出而善良者亦不得接況可親耶此事勢使然而古  
道難見也幸我仁父于匆遽旁午中念及孝子則  
聖祖親賢之願始慰矣老農慶幸裁書雖禿筆不擇  
不容擇也

復鍾文陸書

人情滿則愚○虛則聖○秀才自滿則視天下文采皆不  
如已○士宦自滿則視天下宦業皆不如已○虛則時時  
刻刻自省自省則愈覺不足其初視天下皆吾友也  
漸進則視天下皆吾師也好問好察○還言不容自己  
友之云乎○師之云乎

寄李寧字書

教札云初人賤降欲賜華言為壽萬萬懇辭祝延之  
日衣振前應答不暇何勞翰及朽人耶今年衰老殊  
甚飲食減半不能開卷者一月矣復辱達官貴人華  
言折磨朽人壽歲萬萬懇辭養正圖解一書甚關世  
教展圖如獲拱璧即準壽言可也舍弟梓芳復業南  
雍持此書謝并辭但會令郎叔茂即添精神可見益  
友之當會也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三

延之翰墨傾倒一時先生言蓋諷之也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四

後學陳自孝若父編次

書

寄嚴師孔書

二科省會後遇京會師孔終身受用此非朝廷之恩  
安得有此良便貧士欲畏糧走四方求師友亦甚難  
矣然鄉劉首倡耿曾諸公相繼聯屬教澤與生已者  
等人苟自其凡民則靜修足矣無復望人資助倘不

惺堂先生集

卷之四

自其則不容不求師友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  
取人為善此實心不奈何故窮至身親耕稼陶漁雖  
終歲勤動無一刻暇尤必偷功取善帝天下日萬幾  
不敢怠傲亦止以取善為首務老農衣食頗足不必  
身親耕陶乃促促一室不能走四方求師友白鹿南  
都徒懸夢想是村夫俗妻為兒孫作馬牛也更不思  
貽謀弘遠者何在近得諸友振作于老農爾益良多  
我師孔固扶我一鐵杖也山震鄉力行孝義又海宇

風化一鐵杖也。聖之師孔爲我寫數通，遍致會友，願相砥礪，以底于成，庶不枉了乾坤間一丈夫也。

曹逸我曰：朋友之求如飢如渴，只爲自家放不

下

與嚴師孔書

南都是吾再造之地。吾子復宦此，幸莫大焉。別後日，課錄上會仁鄉及諸同志磨勘，往年有太極圖不切，今月廿五以後，夜夜讀反覆，不知幾遍。時時不能忘，有若饑渴之切也。自吾形氣中提出真太極，此是一生倚靠，斷不誤我二十九日看易繫辭下傳七章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子當時憂患，默會文王當年之心，本義恐未可說出。美里且

懷堂先生集 卷之四書 三

周公心事夫子亦一時會到。臨川小註發興作二字，義明，但以獨指文王美里且恐直突夫子此時商厚。所他日更有感，乃毅然直書十一章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不曰中也。古直指其時，不曰作易者，直指其人，蓋其不得已也。然此時甚安，故靈透不似他人處此手搖脚亂。三聖人素有大倚靠，縱天翻地動也動他不得，故三聖憂患不是拘擥困苦的不曰周之盛世，而曰周之盛德。

此夫子靈透而又曰三以天下讓何也商小乙廿六  
祀甲寅商宣父遷于岐改號曰周三月成城郭一年  
成邑二年成都僅一小國耳謂之讓國且不可何以  
讓天下吾夫子之學識微故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  
二代改革其端甚微陰陽動靜其變千狀要之有至  
當之理故曰太極堯舜以來無此語是夫子開口創  
始無極二字又周子創始故曰知幾其神乎序書終  
秦誓知戰國之必并于秦作春秋嚴華夷之辨知後

惟堂先生集

卷之四書

四

世之必有元所謂三以天下讓自王季文王以及武  
王耳讓也者聖人之真心但文王幸而武王不幸耳  
此理甚明而其機冗難識商自小乙甲寅以及紂之  
亡也尚二百年朱註云太王之時商道衰周日強  
大妹非實錄遷岐踰三年武丁嗣傳說相學而后臣  
克舜禹湯之學至是復明遷史云傳說論列天下之  
事備且陋矣政事修舉一語何以盡高宗故太王老  
時商道未衰而周道方萌耳強大二字甚不安此必

聖國策士之語朱子口授門人一時草創未及更定  
又曰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剪商之志寬  
哉寬哉太王必無此志此志不軌也安敢極太王此  
註更當刊誤朱子解太極圖精微吾輩受教益有成  
我之恩有師之美與生我者等安忍不納忠又曰泰  
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遂之一字何其輕率必  
非朱子語太王有賢子聖孫而高宗聖君在上太王  
之心必兀兀不自安中心隱痛安有和心因有剪商

惟堂先生集

卷之四書

五

之志此誤語也朱子當年或未入目今何敢隱忍不  
為朱子一洗刷邪周頌之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說詩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武成曰太王肇基王迹肇  
基迹三字的確太王雖未有剪商之志然太王實得  
民心王業之成實基于此此註亦明但蔡註成朱子  
已歿未及更定朱子又曰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  
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又誤也泰伯仲雍  
心知姪昌之聖必勸太王立弟歷太王堅持立嫡長

之義、優勸之而優不從、必欲立泰伯、泰伯不從、遂立仲雍、下之荆蠻、文身斷髮、其心尤恐、李歷必踪跡求之、無以自免、乃毀形骸、跡以遂其讓、夫子所謂至德、以其至誠也、周子曰、聖者誠而已矣、太極必是無極、的此民無德、而稱焉、亦不是、泰伯自泯其迹、朱註又曰、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存天下、尤為誤也、泰伯之時、商道隆盛、周道始萌、未可以有天下、至文武始可言商周之際、然天命人心、間不

傳堂先生集 卷之四書

六

容髮以泰伯至誠、豈不識微而謂其足以有天下耶、其曰、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此謙微之論、必朱子方見到此、他日論武王得人之盛、比隆唐虞、正深嘉而樂道之、忽又嘆文王至德、此吾夫子微辭與、義難以語人者、朱註又引或曰、別以孔子日起之、自爲一章、便無深味、當刊去、紂既癸死、越二月、閏月三月、武王及舊都、退處西伯之位、必辭避、再三中心歎、缺如湯之懸、讓微子箕子及求賢自代、竟

不可得、又越半月、庶邦冢君暨百工萬姓、急于得君、乃卽位、此段係萬古綱常、惜史不傳其文、故吾夫子于易斷之曰、湯武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武未盡善、蓋有根于心、而不容泯者、一則曰、泰伯至德、非泰伯真有天下也、一則曰、文王至德、非文王真有天下三分之二也、良工心獨苦、惟周子能識之、周子不歸師傳、默契義黃周孔以開明道、明道先生固心識之、不忌伊川謂得不傳之學于遺經、豈知本之論乎、讀朱

傳堂先生集 卷之四書

七

于太極解、此心冷冷然、細繹義理、周流洞徹、萬變無窮、祇恐過勞、亦覺倦傷、欲罷不能、正無可奈何、安有暇念名利塵垢耳、聲色茶毒耳、于我何與、向來枉費推移、周朱其萬世師哉、四書大全蒙引、皆兒孫携去、山中無書、嚴子爲我考訂、賜教、懸企、懸企、萬曆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直欲將大聖人心事揭日月而行 曾孫簡謹識

荅黎抑庵書

昨日讀草廬先生集正懷老兄今捧手教敢錄以聞云甚矣人之不可忘孝也孝者何嘗以父母為心而已矣人而嘗以父母為心則所以謹其身者將何所不至哉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父母慶而慶焉父母喜而喜焉行必不招辱也言必不招忿也其順必足以尊長其忠必足以事君惟知父母之可慕雖有名位之貴而不慕也惟知父母

惟堂先生集卷之四書

之可慕雖有貨財之富而不慕也惟知父母之可慕雖有聲色之紛華而不慕也一瞬息之間未嘗忘父母則無瞬息之過矣孔子以謹身為庶人之孝孟子亦以守其身而後能事其親然人能思所以孝于親則自知所以謹守其身矣使一瞬息間一毫髮事而不以父母為心則是忘其身之所從來者而又何能知所謹守哉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至哉言也

學者苟能深有體于其言則于父母自不能忘而于身自不能不謹矣充之以至其極則雖堯舜文王亦不外是嗚呼此孝之所以為至德也與弟往年看孝止念念在親足矣近覺得淺且陋惟念念在吾身孝斯全矣兄昔年會試已入浙夜念親即飄然返梓此慕父母不慕名位之真心也兄更反省慕貨財于慕聲色于老嫗後房無一婢庶矣一瞬息間或忘乎一毫髮事或忽乎一舉足或招辱乎一出言或招忿

惟堂先生集卷之四書

乎有一于此則親在慕之親歿忘之矣貴縣孝子兄昔年談之甚詳曾托傳其事若因藝文求工遂因循未舉則是慕名心尚在而返棹之念尚欠擴充昔曾與鮑少渾言之今懷思如渴恐善行泯泯則吾三人之罪大矣不學便老而衰可不懼哉黎夫人孝節林修百代之師也弟與諸生洒掃門牆尤懼辱焉省齋陳公祖亦與寮屬共太息云吾輩男子愧此婦多矣陳公祖初至即欲一見兄不可得次年歲大賓座奉

迂後稱疾不赴。雖然樂平之事不可不一道之蓋。知已難負也。賢郎理田廬不落仕宦子孫套固是善。根然必賢孫奮志聖賢方為孝子。此後日夕兢兢敢。曰。暮即土。少自寬乎。忠池年兄往矣。年姪省否。兵。巡道遣祭至否。亦須致意。年姪令其遠大以為志。使。旋草草復陳公祖。秋冬間至樂平觀約。兄幸勤勤相。之萬曆三年六月十三日時苦旱無好懷。

所言皆近裏着已無一刻使人自寬不孝至今

性堂先生集

卷之四書

讀之清夜猛省時已亥仲春十一日音孫簡謹識

答王心庵書

老年兄詩教作于丁丑初夏七年于茲矣一日忽見之喜其來而悲其晚情交集矣近感時事益思我兄世德之厚老年約已愛人而孝子善承家學故德修于身教立于家惠澤及人江陵革邪濫清浮糧改折漕糧本色亦有惠澤及人而間聞愁嘆尚不能免此何故哉蓋政府納賂則巧宦爭趨不剝削士民何以文費且不愛白金而愛黃金不愛珠玉而愛古異

性堂先生集

卷之四書

十一

珍怪搜索煩困言之痛心書院傳自先聖賢淫院幸于當代賢相今毀書院教化焉頹江陵子孫奢淫破敗至此人禍天災何所底止賈似道妻妾與妃嬪雜坐江陵母妻接賓納賂海內凋殘四夷僭叛皆繇于此年伯母躬行節儉年姪化之吾兄德業皆繇此發能守此家法王氏子孫當為聖賢豈特公相一將壇哉吾兄以不能救石介為負言官毅然求去炯然一史魚也世代即更翻此義無今古喬良齋年兄有一

段義氣、遭虜破城之變、正是天意琢磨、不知近日意  
思如何、弟近日不憊不寒、何貧之有、尤恐稍有廢餘、  
即起驕侈、人情驕則必情、注則必喪身、滅門、眼前二  
子四孫、一曾孫、不知究竟、兢兢危懼、丁卯、解房、夜會  
崔徽州、雅有雅聲、燈前古誼、三子者、殊不相負、此夜  
將登舟、入山、破書懷、不知何日可達貴門、李卿兄  
方在仕途、或可因也、萬曆十一年癸未六月念六日

與潘仲潔書

王曾天下正人、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  
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韓琦為諫官、王曾云、近日頗  
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高若訥、草多是擇利、范希  
文亦未免近名、夫高若訥、當時鄙為不肖、何足言、但  
范仲淹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必非好名者、  
況其微時、神不得良相、則願為良醫、仁愛一念、根  
于天性、豈忍彰君之過、以飭虛聲耶、雖然、王曾必有  
見、或○其○壯○年○盛○氣○激○發○近○名○耳○中○遭○挫○折○學○日○進○歟  
華○就○實○所○以○萬○古○不○朽○彼○好○名○者○立○見○破○綻○安○能○久  
盛○年○志○豪○氣○雄○敢○言○危○行○奮○發○激○烈○死○且○不○避○况○聲  
名○乎○但○發○于○氣○非○學○問○養○成○氣○習○漸○染○或○移○聲○色○衰  
暮○好○利○必○底○貪○夫○底○貪○淫○則○指○正○人○為○邪○一○敗○塗○地  
仲潔嘗語余曰、往見先輩自題諫草曰、成是錄、又曰、  
自靖錄、心竊不忍、向在山廬時、盛暑且黃昏、執簡就  
簷前披誦、汗雨下不知別去、猶讀書、從人酣寢、猶獨



坐次日館人爲余言余竊思清氣亦有偏惟學能變  
 化每與會友言之友曰好貨色濁物不足貴與小  
 人爭也好清聲與豪傑爭也其誰肯讓故曰名者造  
 化所忌夫造化無迹安有忌心天命絕否何以知之  
 人情而已一友又曰豈惟好名不可雖忠孝廉節亦  
 不可好好則着者則理障起惡念固幻起善念亦幻  
 余曰此釋氏妖言亂惑世一友又曰白沙所云致虛  
 立本豈亦妖乎此心如鏡有物先入則不照余曰鏡  
 本虛物故不可有心非鏡比靈感萬變本不可無程  
 子曰有主則虛功深力到之言也秉彛好德自是本  
 來豈可無一友又云此心原實不是善卽是利趙槩  
 投豆亦是苦功錢懷蘇云朋友是我性命亦是真言  
 白沙所云靜中養出端倪亦是少年光景晚年進德  
 自平實仲潔曾云堯舜有天下不與卽是出世此語  
 亦平實不落禪又不近名老朽近來學日粗俗乞仲  
 紹駁教

懷堂先生集

卷之四書

青逸我曰水落石出之言真所謂步步踏實不  
 容人弄半點虛頭著一毫名根

荅友人賀六十書

荷華翰綠老情久稽裁謝先正云不學便老而衰今始信焉鄉鄰日口來曰老爹居這地位又六十歲此大喜事生詰曰運使比閣老何如六十歲比八九十歲何如官是誰大壽是誰高衆皆不荅生復曰嚴閣老做三十年閣老壽八十六歲今亦不在朝廷之上矣衆皆曰知又齊曰那人無德行生曰你既知無德行則我平生罪過甚多心曲暗室人所不及知者甚

惺堂先生集

卷之四書

六

多仔細查算六十年前只有一兩年是人其餘皆雞犬鵝犬居地位猶狐狸升御座是大不祥一兩歲人豈是真壽衆人將信將疑徐有讀書者來生詰曰試說當賀否荅曰老翁爵祿福壽小子敬仰生曰子每幸于此講過通鑑看古往今來人有善人人相敬愛如父母有惡人人相賤惡如仇讎夷齊靠福祿顏子靠貧如秦隋之暴秦操之奸李林甫韓侂胄輩之誤國人人賤惡萬年唾罵殊不覺其爲君爲相之

是祿位名壽以德而致乃天地之常理不以德而致是逆天地之常理則不祥莫大焉子每于此見我或午後與歸或蓬垢終日此與鵝犬何異今年來得徐以行夾持每日天明時歌詩一首即起焚香謁吾夫子外面方成箇人子所見心中祇念甚多子所不及見應曰然不敢拜矣又有徽人來曰福壽多男子生曰胡忠臣一族皆無後至今知道理者皆思慕之萬世而後皆其子孫適有同志者來生曰若但以

惺堂先生集

卷之四書

七

相處之情不容已則無滋味此夜彼此互相規磨夜分乃止卽此真切篤實方不虛度了光陰華札姝姝息之甚特述數日間荅請教

曾逸我曰讀此却賀書世俗登錦祝詞張筵高會大是扯淡

與朱元卿書

共事 宜矣

陶承學尚書歸賣園還債二子同科內望齡介元及  
第○幼○學○布○政○歸○富○敵○國○獨○子○無○孫○又○欲○發○移○祖○墳○兄  
乞○止○不○得○元○卿○居○廬○共○子○職○耳○遂○成○物○張○晉○仲○諸○余  
日○同○年○濬○濬○好○修○恐○自○棄○乎○浮○梁○風○習○不○變○此○外○數  
公○初○亦○自○振○一○引○情○欲○遂○收○不○任○今○骨○朽○矣○英○妙○尚  
借○口○某○嘗○年○亦○如○此○一○念○不○戒○豈○惟○殺○子○孫○貽○禍○甚  
達○江○陵○十○六○歲○舉○鄉○二○十○三○入○秘○書○省○五○十○入○相○得

惟堂先生集

卷之四

十八

君親賢講學風動華夷一念不戒○欲○妄○行○無○所○忌  
憚○遂○與○李○斯○同○傳

人有終日提命以此而敢不敬身者乎士生當  
時一何幸也

與朱元卿書

陶桓公運甕是聖學勤則善心生為聖為賢皆從此  
起○精○則○淫○心○生○喪○德○喪○身○皆○從○此○起○獨○怪○世○人○以○詩  
酒○為○工○夫○誤○却○一○生

惟堂先生集

卷之四

十九

與朱元卿書

陳瞻岳附諸仲潔書深念嚴子問立孤托之何人平日不信今信之如此可見嚴子真也仲潔托我為嚴子作傳我權應之要之人真不必傳田夫野叟亦為嚴子傷此豈黨同之私哉

與朱元卿書

元卿中後曾作會否元卿昔年曾道羅遠溪年兄仁體今得朝夕否爾朝夕與會身心自不放夜歸便可作時文數篇讀書自有味若只應到夜即皆倦勢利俗心勃勃起而舉業亦退請元卿驗之萬曆乙酉重九

元卿以是歲舉于鄉先生寄書以重九去揭榜纔數日也提命如此真使人不倦矣

寄袁學曾姨丈書

大舜其聖自耕自稼自食其力。無內助自樵自爨。自供薪水以奉養父母。父母又不容。做弟日般。般舜只自友。只苦思如何不孝。致父母不喜。如何不友。愛不見信于弟。並不向人分訴一句。只近裏著已做功。夫所以有成。

寄江姊丈山秀書

處貧不發憤更待何時。屈子曰：人窮則善心生。窮而善心不生，何人哉？非屈子之言不信也。僕嘗思乙巳荒年，衣食窘乏，及癸丑會試，長途寒苦，平日非心妄念，到此消磨殆盡，使不遭此二度，縱肆無耻，不知當何如。可見世間庸才，必待困心衡慮而後作也。雖然，此等庸才亦不多得。僕自二度苦心之後，復爾間斷，非心妄念猶間竊發，是因舊之作尚難棄也。深自省，惺堂先生集。卷之四書。祖興康齋先生親自耕耘，愈貧愈學，真豪傑也。康齋目錄：幸時時省玩百歲光陰，將過一半，不就此時發憤，更待何時？即奉養令慈尊親母，不專在井育子路負米為古今孝子，今即克載，近且能改舊習，否望嚴加訓飭。祖母曾念欲就白下聘一故家室女，不知親母俯從否？向寄布襪，倘到併乞批教，不盡種種嘉靖已未冬杪寓蜀都。

與劉廷之書

兄托門牆卒業亦進恩意在有道門下當進德不  
惟進業而已故相年十六舉于鄉無喜色年念三舉  
進士選館中寡言笑靜思勤學好問當時重之爾  
作養二十年不請求不宴飲迨拜相凜然好修門如  
古制此隆慶初年吾所親記無何秉鈞當國求賢好  
士猶可親越數年沉酣矣招權納賄引用凶邪賊虐  
善類無父無君萬古賊臣也其始大賢其終大盜人

惟堂先生集卷之四書

生難保始終如此可不畏哉韓魏公詩云莫羞老圃  
秋容淡要看黃花晚節香當歌詠以傲偷情與程希  
哲讀子乘至十卷墨子云吾聞之非無安居也我無  
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余山嵐夏雨淋其  
南冬雪侵于北城居坊柱久摧朽腐可虞以此二事  
往來于懷今讀墨子名言洒然安矣兼愛篇云聖人  
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起不相  
愛子自愛不受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受兄故

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受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  
亂也盜賊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盜異室以  
利其室愛其身不愛其人故賊人以利其身若使天  
下兼相愛則天下治卽其言觀其心豈不慈祥愷悌  
乎視欺君竊權竊科第自利相去遠矣而孟子闢之  
甚嚴至詆之為禽獸為其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仁者  
以萬物為一體而施繇親始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  
也朱子訓之以切近精實四字惜墨子未聞此訓使  
其蚤聞不執已見未必不進于聖門也楊子在今日  
亦是第一廉士但心籠氣傲故流異端吾與同志可  
不明辯哉

惟堂先生集卷之四書

與劉近之書

出處顯晦皆有定分。一毫智力不能與也。陸象山先生家訓之言極有味。定定定。經營太甚。逆天命。老農愚見。以爲天命必不可違。且不敢違。敢于違之。大不祥焉。此辛丑白鹿洞間之傳。愚齋先生今觀眼前歷歷可見。如張江陵王築皆逆天利已。無所不至。今天吳人禍並至。尊翁昔年領案有夢兆。今年考不利。亦有夢兆。可見有定也。尊翁平日教子近之。平日事父母道義相將。今小挫不安。義命可乎。嘗見安義者見神所憐。不安義命者見神所妬。貧苦中琢磨出豪傑。富貴中養育出浪子。山萬重管對子言。尊翁昔年館果家燈火徹曉。是年卽領案。不肯子弟酒囊飯袋。青不問卷口高方起。宿娼賭錢。皆富厚中養出來。暫時挫晦。亦是家中福。吾見人間富貴以道得之者安。不以道得之者危。凡物以一路得之者。視之甚輕。故失之亦輕。艱難困苦而後得。屢失屢復而後得。則視之

甚重。故享之悠長。必不輕失。此人情大抵然也。尊翁達此理久矣。吾友以此理事。乃翁久矣。但恐豪邁之士。急施勢利。以勢利之言惑尊翁。則賢智之士亦爲浮言所播。所賴父有諄子匡而救之。

與劉近之書

聞近之讀書過苦甚不宜精神長便是學問進發為  
文章便和飽文思可養不可強德業可漸不可驟

與王宗臣書

陳公祖行後大變亂一場比入山見山間老釋無不  
痛傷墮淚但不先奏聞一節雖為所阻終無以自解  
廟廊元老亦甚惜之近日因人情甚拂偶讀易甚有  
省發易之為書也其恐懼修省之書耶讀此才可消  
除凶傲經此一番頗有進古詩云名利真誰破兩關  
近日可望萬曆四年八月初五



荅將樂百姓潘環書

我在延平止七日去延平又九年舊民猶念我不忘  
如將樂潘環又在分縣七日之政何能及爾爾登我  
堂我在遠山不及與爾話舊特贈爾鄉約圖爾日編  
一過妻子依此孝順即同見我也但能孝順天必降  
祥即我之所以報良民也香餅傳至遠山我已享矣  
手帕布爾帶回蓋因無物酬荅非忍拒也時隆慶六  
年壬申夏五月之吉

惺堂先生集 卷之四書

三十

清一屬邑編氓耳感于七日之政真九年如一  
日我曾大父告語勤樞又不啻家人父子之情  
想當時愛戴之誠永矢難諼而感動之速導民  
孔易已盡見此數行中矣 不孝庸謹識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五

後學陳魯孝若父編次

書

與陳汝時書

元德秀舉進士所得俸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  
餘一緡家無墻垣局鑰日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適  
作寒士賦以自况房瑄每見德秀嘆息曰見紫芝眉  
宇令人利名心都盡蘇元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

惺堂先生集 卷之五書

一

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耳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提履  
簞瓢而已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與結曰  
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  
綺紈累肉之徒耳余與親家努力此生勿為元結所  
戒而已

曹逸我曰元紫芝事一寫來令人仰之若高山

與陳汝時書

程子門人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顏肩或曰退之雜說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卽有顏

程堂先生集

卷之五書

三

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烏可謂之人耶此意何如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嘉靖丙寅五月十七日讀二程全書至此篇痛心欲下平生精力作何事終無以異于禽獸更何顏來帶立朝起復視事耶時方在山間去城居百里無由面汝時兄一洩此痛特書此寄之如兄仍在山間不知幾時得見自駒過隙真可惜也兄起手早殊易爲力及時奮飛毋若不孝悔無及矣

與陳汝時書

正月初二夜二僕夜工完各就寢余圍爐獨坐取山屋集讀完時夜半矣令人義氣激烈私心盡忘山屋我師也彼賈史者求爲牆下犬豕不可得矣語云多壽多辱危哉欲壽而不辱須超脫形氣時取山屋集莊誦一過良是一助新年六十六矣來日無多警省警省時夜將曉獨持燈入內房登坐榻私意盡去萬慮俱忘此時此際晴空太虛固無惡念亦無善念身

程堂先生集

卷之五書

三

如天地之大回視從前種種渺乎小矣初三夜讀唐警篇張無垢先生曰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潔孝友文章爲天下宗仰然二公所趨則大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安世再傳而得陳瑩中瑤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惠卿再傳而得蔡新州京三傳而得章中丞惇四傳而得

蔡太師確五傳而得王太傅雲此夜不覺恐懼之甚  
他人亂天下不足責也清儉孝友澹然無欲分明是  
聖人天資遭時得君乃為無豐紛更馴至靖康禍亂  
安石深可惜亦深可恨學術不正殺天下後世信哉  
言介甫至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秘校判  
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縣是名重  
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  
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註辭以新入館館  
直學先生集卷之五

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開門  
吏齋勒就三司授之介甫不受吏隨而拜之介甫避  
于厠吏置敕于案而去介甫使人追與之朝廷卒不  
能奪服除復中前命辭七八章乃受知制誥吳夫人  
為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  
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卻米運舟失家資盡  
沒猶不足又貴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曰  
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後官

尊俸祿入門任諸弟去盡不問罷曰貧甚嘗顧  
至下闕訪故人此何等人品乃亂天下乎學術不可  
不慎如此不學而宰天下其亂毒甚于豺狼畏哉畏  
哉昔年一友嘗作觀問余汝舉之政余答曰只在靜  
而和上虧欠自今思之語有病靜而和易動而和難  
必靜而有養方能動而和不惟當官雖居家亦然不  
和則躁暴妻妾僕婢必受其殃鄉里親友必有不堪  
處况當官乎程子曰凡有血氣莫非天此至言也物  
性理先生集卷之五

八夜讀皇極內篇數廟墮九之八墮物極于上必復  
于下君子下下古老農曰人情莫不欲上上而不已  
者而何也凡欲皆利也利害于中其體不虛達人  
即有求所以百事非人到饑寒兩窘公私迫負迫過  
此時不胡亂思方是有守我老困急時猶激昂奮發  
方是浩然之氣汝時親家執一過論諸同志  
學術不正致亂天下說得漂漂可畏介甫亦當  
心折羅近溪先生嘗稱我先生之學殆實不浮

有好結果讀此書至篇終則益信先人當年于  
修已治人之間亦何在而不踏實也  
不孝負孫  
簡謹識

性理先生集  
卷之五

與陳汝時書

鄉約要實行善惡要實書煩拜上朱孝子一善之小  
也書積惡不改者也書凡約正副保書善或望他感  
德過大惡又畏禍不敢書此只知有人不知有天也  
明知善不舉明知惡不處蒼天在上必不容我所謂  
幽則有鬼神者此也太翁秋高必出巡各縣各鄉善  
惡自知則約中容隱之罪難辭所謂明則有國法者  
此也親家抄一通送約正副更致老農規磨之誠此  
性理先生集  
卷之五

月大早太尊求雨苦極矣城內外皆墮淚凡鄉民在  
城者亦墮淚祖仁自能口悉當此時惡人尚不改行  
忍心騙人是無人心者也豈不可哀可憫

與陳汝時書

從古正人始必難合終則永思而不能忘邪人始必易合久則必離異所謂君子即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

與陳汝時書

昨秋親家書云列子三樂邵子五樂愚意二說似同而相去天淵邵子聞道一言方有歸着生雖為人歸則禽獸樂乎羣爲男子行實妾婦樂乎目雖見日月而心則昏性則乖不知賢愚不如賢年雖八九十多壽多辱不如速死人嘗云嚴閑老早死十年甚好趙樂平臨行恨云去年病死極好或者天爵譴罰死不可得耶不聞道多一日多一日寬業聞道夕死可矣

徒年九十何足樂貧者士之皆死者人之終樂嘗得終何憂乎哉此達者之言可與入道邵子輕嘗一語殊暢暢五樂以聞道爲結終條理也否則不然真俯首營營止求一飽全無超然之意與鷄犬何異終日醉飽安逸昏睡與罔不何異抱席從容爵位自從人間事業百不識一與土牛木馬何異妾媵滿前昏者僧戒倫敗類與家鴉何異當道立威傷人害物與豺狼何異至于挾智用詐毒虐忠良而罔隨亂亡

四海茶炭。又甚于豺狼之毒。及不若爲禽獸矣。三惡。聞教自反。老而歇閑而清也。惟安而不敢樂。兢兢恐懼。親家以爲何如。壬午八月二十八日。

曹逸我曰。言之痛快。着着有歸宿。原不在世境。上討便宜。世境便落較勘。便是第二義。

與陳汝時書

向蒙道義之愛。許頑孫爲門下婿。自謂振起江西惡俗。在予二人。而親家乃不免治竹箱治鋪蓋。諸凡多費。亦乃牽于俗乎。故舊儀二十金。斷不敢全領。使生終可學道。兒孫亦守家教。希望內助以成其德上也。希望內助以成其家。則落第二義矣。況于內助之外。復有乞求乎。何時面論。方爲折義精透。

曹逸我曰。古道可以從俗。

與陳汝時書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右明道先生語。須看喜怒哀樂未發已前氣象。親家試看何時爲未發已前。曾見此氣象否。

與陳汝時書

僥倖不舉。女皆因婚娶論財。此類風獨賴吾黨挽回。吾之處山震卿齊元法。李及泉之處胡敬齋先生之曾孫親家之處小孫士民之好義者。模而式之。今年聞七也老者云。陳塾之父有孝行。故其子孫昌。我輩自後努力自修。自有後人。吾輩聞之。皆云近日天心佑佑吾道。安卿書來辭親家奩儀。自出誠心。原書寄覽。

曹遠我曰真可風世

與陳汝時書

令郎知遇、饒人稱快、不惟童生勸而童生之父兄亦勸、不惟人情知所向方、而天道之昭昭在上、亦不負斯人也、書院歲前卽復矣、楊菊泉今夏住白鹿書院、一月前知之、詳他省可知、江陵不足惜、而國體可惜、親家之言然哉、

先生于先人書多至不可勝刻、今止刻其若干首、讀者觀先生于先人相祇如此、亦可信傳中

程堂先生集

卷之五書

十四

所謂天奪強輔非虛語矣

與陳汝時書

揮鋤不顧是修潔者、本體非矯食昧者、必負人一介、不與方能一介不取、一飯不忘、方能萬鍾不易、都是一點真心存發、汝時少年不昧遺金、亦是揮鋤真體、此體最易昏、不可輕看、吾夫子變容盛饌、亦是揮鋤真體、一饌亦當變、吾夫子亦必不輕一饌、所謂擇日共書焚香拜使、皆此敬也、卽此可以超凡入聖、吾與汝時要真切砥礪一毫不可放過、白沙詩云、一片荷衣也、蓋身閉窓眠者、是何人、江山雨裏同歌嘯、今古人間幾屈伸、長與白雲爲洞主、自栽香樹作齊鄰、山中甲子無人記、一度花開一度春、此等襟懷、方揮鋤不顧。

程堂先生集

卷之五書

十五



與陳汝時書

仁卿學未博、王用汲亦然、迄老朽病、目不能夜讀、大  
不幸也、外論直道在人心、終不可泯、學者只自修、無  
肅、亟亟此至理、不易但加之老朽、則未然、汝寧之政、  
雖無妄念邪私、第微病未除、取罪司道、兩臺交論、亦  
是直道高拱、以宰相攝銓部、李棠以內臺協大察、同  
聲稱寬更察之詳、茲直指薦章下逮、老朽皆大吏、採  
封之意、而潦倒不能鞭策、如之奈何、萬曆乙酉五月  
惺堂先生集 卷之五 書 十六

念四日

先生時年六十八矣、猶以不能夜讀為恨、後生  
小子玩時、惕日讀此、何以為心

與陳汝時書

按院劉奉 聖天子休命求孝子于大江之西、得吾  
番王生良弼、乃倣古粟帛之賚、移文也、父母張公靜  
渠禮之、王生高蹈丘園、不見諸侯者、其素秉也、張公  
益高之、乃自具名東封完 聖天子之禮、宣按院之  
命、將遣官詣其宅里、又慮匪人辱茲命、復托之親家、  
以孝子可以通孝子之情也、五經抄一部、及禮束端  
上親家、誼當登拜擇吉、往王生家、并告其族之人、鄉  
惺堂先生集 卷之五 書 十七

之父老、使一鄉皆孝子、不獨一王生也、庶無負張君  
矣

與陳汝時書

安卿云茲月十六日會安卿講詩之商風嚴師孔講  
書之無逸魁梓二弟王朝用齊元士陳元敬講易之  
家人卦各各友已實踐此是親家成已成物故小孫  
稽古亦蒙教焉求進至誠盡性處不得不如此爲兒  
女私者索聘財責裝套祇自爽厲耳

與陳汝時書

聞汝時病反不覺驚駭遂廢眠食願皇天祐汝時所  
以勸善也若老朽不如早死代汝時今朱廷光乃郎  
來說汝時病愈不覺大喜朱說陳先生好是我一鄉  
大福近年來鄉間大感化卽惡人亦善了些此莫非  
實意流通豈一毫智力可與耶汝時再莫作詩吟哦  
亦甚勞生鄉居讀書甚樂日有長益鍾父母屢屢致  
意汝時亦嚮慕誠心也附聞萬曆十三年三月初九

讀此書先生當日之視先王父真如子矣後人  
今日猶爲泣下先人當日何以堪此

與陳汝時書

近日心靜果有孔顏樂處、抵家窘迫冗冗、乃不煩惱、前此不免煩惱者中無主也。

與陳汝時書

近日方知何學五十九年前都是虛說、只是一箇敬字、自八月初四起天明即盥櫛自不怠惰、自無邪心、在南京城六七年、汝寧二年、絕無一毫色念、自以為此生可免貨色二累、豈知歸田寂處山谷、反不免此、可見會友之益、數日覺有些趨向、或可免終為禽獸、似死朔在夢趨朝、獻納君側、夢中歡忻不已、及醒始知、愧利名根、夢中猶不斷、安有在氣、余息齋枕上詩、淡然如水。

曹逸我曰真學道人下語自然痛切、不作半毫門面。

與陳汝時書

貧而無怨此一段真難若無語一段不難語則可耻之甚生平耻心甚重仕途見富路大吏未嘗一言求授樂實不可到顏子不是樂貧直是不改其樂所謂其樂者其所自有之樂也特不爲貧所改耳吾輩所學何事孫此駭之實是空白幸督教萬曆十年六月十二

惟堂先生集

卷之五書

十一

與陳汝時書

去年來教云學要樂昨夜坐至四更忽悟得兢業卽是樂去年把兢業與樂看作兩件終隔一層今悟得樂是真兢業不樂是假兢業愁苦自情欲來愈當貴愈愁苦私意淨盡風恬水止未嘗兢業未嘗不兢業無所謂樂無所謂不樂更何有一毫愁苦彼意得志滿猖狂叫笑却是大愁苦甚至萬年唾罵身死族赤而社稷隨之以亡皆情欲之流不可禁也又因生渴惟堂先生集卷之五書三泄來教云九藥煎藥四神丸皆治其末耳惟優游涵泳使心原活潑乃無上妙方也生覺使他不得今妙方到手優游涵泳不待使之而自活潑也豈不快哉樂哉偶見如此恐是光景恐是虛見幸翻駁

與陳汝時書

○負○人○數○十○金○有○日○償○之○方○不○負○人○但○恐○負○天○其○罪○何○  
○贖○天○之○賦○與○我○者○萬○善○悉○備○全○而○歸○之○方○不○欠○天○債○  
○一○善○虧○欠○悍○然○以○死○無○路○可○償○是○為○終○古○欠○債○人○矣○  
痛哭之言使人容身無地

聖學先生集

卷之五書

五

答陳汝時書

來書云貴恙要戒酒色鹽醬細體之四件戒之其難  
而戒鹽猶難眼前豪傑多被酒色陷了況中人乎脫  
得二陷坑方有此身況并除鹽醬乎知幾聖人所以  
無死也故周子通書惓惓言之幾者吉之先見者也  
此處得吉當遇則動動則吉凶悔吝四出故人生多  
禍少福世道多亂少治幾豈易知哉當與親家力學  
以透此知畏之一字是千聖心法能畏則入聖能畏  
則酒色鹽醬自能戒久之則靈靈則通通則神神則  
幾一連三夜未就枕席心寧煩消聞來教知天之愛  
汝時厚故其賜之夢教甚精非堯舜周朱之夢不  
到此當每日黎明焚香謝天謝聖賢祖宗也楚何  
坐院凡同志皆起可喜可喜張江陵抄沒三日內  
咸肯出四萬金王象提其子皆為民朱聰提子中舉  
者為民差太監錦衣刑科抄家差侍郎丘橋勘問差  
王舉起王荆石必為相起萬履翁必為冢宰天道福

聖學先生集

卷之五書

五

善禍淫彰彰如是汝時勉于爲善天地鬼神必不相負甲申五月十九

荅陳汝時書

近日方有至樂從前俗慮一毫不掛心矣。去年所愛者。今不愛。去年所樂。亦不如今日之樂也。此間一童子。師作館二十年。家家爭送之。嘗嘗來見。余察之。殆儒善知何學。但無超然意。正初余閉閣謝客。獨渠來。始一見之。因出親家所惠書。歷歷與覽。渠嘆曰。碌碌庸庸四十年。豈知吾身之大。吾生之樂如此。且云。陳先生莫亦聖人耶。親家教澤及人如此。惟加勉焉。不有益于彼。必有益于此也。此亦偏語。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也。有益于此。必有益于此。斷難分開。因思世間無兩截道理也。萬曆十一年正月十七日

與陳子學書

尊翁潔白之行、惻怛之心、宜壽宜福而止五十年者、  
程子所謂間值之難、而數或不長、信然、信然、子學節、  
哀治喪、強弱方是大孝、萬勿為尋常惻毀、老朽過、  
山積荷、延七十年、愧、

聖堂先生集

卷之五

三六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六

後學陳魯孝若父編次

書

寄塔山震卿書

震卿執母喪盡道中禮、雖汝天資厚、學術正、實、  
母感之、汝居廬郊野時、或一人獨對寒燈、鬼哭猿號、  
汝無怖心、雖汝浩氣貫、祖宗祐之、失火不焚、全、  
與盛此非偶然、實、神陰護之、三年不茹葷、汝妻

聖堂先生集

卷之六

一

在家薪水時不繼、餓且、  
年不入內、雖汝哀痛悲切、形氣欽、  
未必不相觀而助也、夫婦有別、口中嘗談人多、  
至此方知別字之義、聖訓之精、汝夫婦躬行實踐、  
一端也、貧者士之嘗死者人之終、居嘗得終、夫復何、  
恨余從大夫後不甚貧、奈何獨以貧廢其女、方有待、  
焉而女不待也、命也、如何、罷官居田、年來頗能教、  
而但歲折二兒、又值歲歉、年穀已盡、前月十三日、

殺起而女之死也實先一日計之來也實後一日我心正憂復聞惡聲會逢其適數之窮也嗚呼吾女汝母先汝去矣汝父又不及視汝含歛但汝完名全節得正而斃有光汝父而汝父學力不加氣性未融餘殃及汝致汝天殤痛哉傷心倘不卽死尚當就業省改以謝汝于九原葛帛二端先寄哀表待歸舟再哭汝靈萬曆十一年閏二月初四日

有先生然後有如是女有如是婿于此信身教

惺堂先生集

卷之六書

二

矣

廬墓三年不入內竊此可見震卿先生一生學行憶崇禎庚辰歲先君子請于當事建列賢祠于芝山書院之右隅祀先賢九人先生與焉今祠因兵廢祀典亦湮于幾于槁不無望于後之主持風教者  
已亥春月不肖簡百拜記

青山震卿書

震卿自足故學業不進大舜聖人只是不自足自足是死後不自足便食無求但若無求安便發憤忘食豈但不求飽而已此便進進不已此是生機

惺堂先生集

卷之六書

三



與官庄宗人書

汝兄弟要孝汝祖要孝汝父只是讀書立志學聖人便是顯親便是大孝若做佛事便不是聖人便是俗人便不孝若奢侈便不是聖人便是市鎮俗人便不孝若信風水只算已身不顧祖父便是不孝祿位名爵誰不愛要德為主何爲德孝是德舜孝大故德大子思看得真向風水求福不修德大愚人耳

程堂先生集

卷之六書

四

家書

林放問禮之本孔子贊其問之大亦傷時之忘其本者之衆也又若以儉戚二事儉戚自嘗情親之是小事如何孔子以爲大細思之誠大也誠禮之本也禮是聖人緣人情制的儉戚是未制之先的凡爲人子者孰不戚但知儉者少耳一介貧儒驟登清要即僭僭淫醜子女日漸染但知富貴其欲無厭進知禮之本乎魏牟舍范曄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榮期而榮肉至榮肉不與驕期而驕至驕者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當戰國時猶知以此相戒況今日乎

程堂先生集

卷之六書

又所

家書

皇天至公至明必不負一善人報愈遲則福愈大我  
作秀才時奮勵時少放肆時多辛丑白鹿書院遇傅  
愚齋方知改過中舉後更知改過壬子會試饑寒勞  
苦非心全消當時有詩云非心妄念消磨盡美髯無  
端白幾莖癸丑藉同志真友提誨南京七年恩同再  
造延平汝寧兩浙不甚差謬但做忤未除紙贖不敢  
侵一文晝夜不敢怠一刻凡此兢兢業業怕為兒孫  
懼堂先生集 卷之六書 五  
造孽耳六十後無大過庶幾光明不須瞞昧矣子居  
鄉頗有濟于孤寡吾兒孫或有天祐吾與言褒稽未  
剷除者淫妄念為秩和地努力學高祖母耐得高祖  
母苦寒不愁不到聖賢地位朱子云怨天者不勤尤  
人者無志戒之萬曆八年長至

曹逸我曰作自叙年譜讀

家書

十四年十二月除夜讀書念我七十歲如何學不成  
學必要不知手舞足蹈方是學要手舞足蹈先要惡  
可○已○意○趣○方○今○嘗○見○可○已○不○見○惡○可○已○奈○何○要○尋○生  
機○生○機○不○易○得○須○尋○孔○顏○樂○處○樂○則○生○矣○元○旦○至○今  
十○日○頗○有○進○看○泰○誓○武○成○完○顏○會○武○王○真○意○都○是○經  
史○未○載○幸○悟○于○無○言○之○表○朱○蔡○小○小○差○誤○亦○為○考○正  
經○史○未○傳○無○怪○朱○蔡○傳○訛○也○萬○曆○十○五○年○正○月○十○一  
日  
懼堂先生集 卷之六書 六

家書

教日讀書甚樂。不意老年到此勝境。享此大福。真知  
世間大樂。無如讀書。言兒須讀書。方知老年之趣。我  
今日方知有結果。不然無下梢也。衰耄采蚤宜求之。  
如此鼓舞如何。敢倦。

家書

天熱多病。南京頗甚。但得祖母安及諸孫師孫各無  
恙。爲慰。昨夜讀象山先生文集。甚有感。楊慈湖乃尊  
盛德士。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曰。  
豈其人則有過。而吾獨無過。殆未之思也。于是思之。  
卽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竊愆力  
改。刻意爲學。讀書聽言。必以自省。每見其過。內訟不  
置。程督精嚴。慈艾深切。或至感泣。積時既久。其功益  
偉。堂先生集。卷之六書。  
寄念庵之失智識之差毫釐之間。無苟自恕。嘉古書  
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累帙。嘗曰。如有樵童牧  
子。謂余曰。吾誨汝。我亦當敬聽之。一夕被盜。翼日諭  
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告所忌  
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每曰。人心至靈。  
迷者謬用。公嘗行步小跌。拱手自若。徐起。怡然。殊不  
少害。從行異之。公曰。踉蹌未必遽傷。此心不存。或自  
驚投。則致傷耳。余聞之曰。所謂顛沛必于是。殆古亦

子○之○心○未○失○作○聖○胎○胎○千○萬○善○養○之○勿○如○我○破○後○補○  
空○費○力○切○年○如○素○絲○惟○所○染○也○壬○戌○七○月○十○二○夜○寄○  
家○書○也○無○非○訓○人○刻○意○為○學○凡○我○後○人○何○忍○忘○  
又○何○敢○忘○不○孝○簡○百○拜○識○

家書

橫渠張氏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  
解義則無難也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禍福果然否大  
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于民人所悅則天必悅  
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為人心至公也至眾也民雖  
愚無知惟于已私然後昏而不明至于事不干礙處  
則自公明大抵眾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  
故欲知天者占之于人可也

家書

稽孫恐汝祖父皆衰病此不足慮但恐汝祖父學不  
 進心地不潔乎自求衰病縱壯健徒添過愆我近日  
 飲食勝嘗起居甚樂稍窺見千古聖賢氣象此意或  
 可冀今日洪陽送碑來問我今年收成好麼我對曰  
 你不消問我收穀好不好只問我近日心好不好如  
 我心好老年自安泰兒孫自昌盛如我心不好多收  
 些穀何用哉得甚事我對茂林修竹清風明月雖日  
 不再發亦快樂因與洪陽及老木匠相對嘆息人生  
 天地間只要勤苦方可做聖賢隆慶六年九月初一

龍堂先生集

卷之六書

十二

家書

陶侃運甕自謂習勞蓋有難以立語人者勞則善心  
 生養德養身成在焉逸則妄念生喪德喪身成在焉  
 吾命言兒稽孫不外一勞字言勞耕稼稍勞書史汝  
 父于其圖之

龍堂先生集

卷之六書

十二



示稽孫書

稽孫有下人之念。惟汝祖汝父有賴。九泉祖考亦將賴之。但有下人之念。即驕者念潛退。霍公祖云。大虛則大賢。小虛則小賢。至虛則聖矣。此言最切當。

寄稽孫書

餘于劉尹鄉會兩魁。樂平趙尹發解。文章遭際。兩得之矣。劉又選翰吉。敬以君之可登卿相。佐太平二公。到此只是。一做字。斷送惜哉。書經註云。自聖一病。既生百病。皆從之。稽書一通。置座隅。但倦時歌咏。遍我細思之。敬者聖學成始成終。然須親師取友。勤時講會。方能教陳親家規。我三條至教也。聖學也。先正云。善仕不如逢時。力田不如逢年。此有激之言也。當

官敬必遇力田。勤必獲此理之膏也。存乎人存乎天。者于我何與。亦無着刀處。又云。循時者通。忤時者窮。亦非至言。窮通有分。忤者同窮。循者未必通也。惟敬則不徇時。亦不至忤時。罷官來。靜夜細思。真見做之。為害當官。不飲酒。不遇聲色。不殖貨利。勤而夜以。日吏才亦通曉。只一做字。百善皆掩了。要之敬自不敢恣肆。妄念自消。阻敬則百善自生。不見有善。汝輩業舉子。得如劉趙可矣。取科第。得如劉趙可矣。制行

如處子方有受用劉之父巨塘長厚乃有此子况父  
祖不如巨塘者乎汝輩邁迹自身而已孫二公觀之  
可見雖極貧極賤天折乏嗣亦還我一箇堂堂丈夫  
而已萬曆十年二月初十

傲則百善皆掩敬則百善自生提命聯切如此  
而猶傲只是志不立

示承孫書

初聞南京之行吾不信汝父兄亦皆不信不意立志  
堅定經年不渝可喜可喜立得志定則德進德進則  
業進但志空立不得也須有箇課程幫扶他程子云  
人爲氣所移習所陷只責志不立此齊發實言然在  
初學亦空責他不得空責志亦無用惟象山先生說  
得痛切志箇甚的吾故曰責志不如辯志汝試反觀  
汝志甚的志在進學進學便足了志在科第科第便  
足了志在首相首相便足了一足便放一放便倒一  
倒便填溝壑卽爲正人君子所鄙賤遂至缺賢誤國  
喪身滅宗子孫羞以爲祖到此不可救只爲初立志  
差誤可不早辯哉象山先生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  
今千百年來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的  
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讀此言令人痛心墮淚極  
警策初學但有語病歷觀載籍代代有人皆有志于  
學其間特立一節者固不足言而力任此學可爲師



友者甚多亦有史書無姓名而別刻偶見者難說千  
百年來無一人有志吾意百十年間亦有百十人有  
志但不得生同時若同地朝夕規磨致未究竟良可  
痛惜漢董子亦有智識使及孔門未可量也王通黃  
憲姑置勿論周子程伯子知識已到又幸相遇相狀  
策卓然直透聖學關竅陸子亦超然獨悟必周子圖  
書啓發而曰無一人有志簡甚的不幾于失言乎  
吾意陸子急于覺天下後世恐人皆感聖脈遂憤激

惟堂先生集

卷之六書

十八

過言其心有足諒也自陸後亦代有人吾庚戌下第  
三月初八登舟五月初八抵家舟中兩月日夕讀吳  
康齊目錄心中洒然此書止數葉而生意滿腔此後  
自沙敬齋陽明皆私淑陸而有得皆過言之賜也  
言雖過而教澤遠能自得師味其言感其恩而忘其  
過也吾孫請汝師嚴子汝友陳子靜夜細思之

議論痛發警快讀一過不禁激昂起拜  
曾孫簡陸識

寄采孫書

我平安我不學老而衰無足爲兒孫憑藉者須自卓  
立汝不必憂貧貧裏琢磨出多少大聖賢汝不見眼  
前富貴家子孫淫蕩污穢必大賢方能拔出可畏哉  
所畏者在彼則所幸者在此不必憂不必憂汝師嚴  
先生感天感人或亦在此我近日愈見得寒淡中味  
商城余上舍念我我何足念中土人情之厚如此汝  
問字名來好寫回書我近往樂平止三日而官民和

惟堂先生集

卷之六書

十九

氣一團當十年功課徐浮梁乃徐益菴年兄之子請  
會彼邑李宰宇亦策應徐侯今徐謂吉水不果行汝  
師學日進和日上升感天生子非偶然萬曆十三年  
九月念三日夜得汝書即有荅

寄米孫書

四月念四日承孫書五月初十日至我適在家見汝書知汝學進嚴師賜也何敢忘何忍忘陳上舍增南來竟不知雅喪章來我寄書汝時汝見汝伯父俱寄書見孫遠遊千里之外父祖望平安一字自懸懸汝之懸懸想亦不殊來往管通一字為是嚴師典衣了債圖書生管事實書生美事一身之福一族之福做起一念即殃及一身殃及一族殃及朋友此我稽往

惟堂先生集

卷之六書

年

事靜中看出此理天人之際洞然今年旱澇兩傷惟汝全收莫非和氣所致我辛丑年往白鹿洞時汝高祖母六十七歲又生手瘡汝父止六歲如何出得門只因庚子年無科舉自反又荒疎不奈何拚死一行臨行辭祖母祖母含淚曰老人家又病倘有事如何得到眼前余曰只當我死了辛丑住一年歲暮回省幸祖母安壬寅正初即往又住一年頗有進益不但舉業而已此後忤逆舊習頓消只覺孝敬之念浸浸

切心皆二年靜功癸卯考科舉時無提學帶管李憲肅時達號可庭四川合縣人批我卷云四書欠經弱二論亦可觀取二等中間此年進場只做得三篇四書四篇經胡說成篇而已不中為宜次年甲辰大旱止收租穀八石家無日食祖父所遺蕩然典賣乙巳年又大旱比前更窮幸收蕎麥數石打糊每日二食丙午春又收麥數石日麥粥二食曾記乙巳年蔡宗主諱克廉號可泉福建晉江人當考之先一日祖

惟堂先生集

卷之六書

五

母曰如何得一片肉明早進考余曰久不得飯我心想餅味之美只得一升米作餅足矣次早得餅味甚美甚佳至今想當年餅味不知如何美之至也餅畢飲米湯一口又美甚進考文思滾滾因窮苦到極處心中無一毫淫念故清而性真且透露一四書一經一論一表下午即完恭師取第二名批云此生筆方才質立然出人再精思究理而加意于初場自不可量也發落時見我有鬚疑我老意遂冷淡癸丑托祖

宗○洪○庇○僥○倖○一○第○辛○壬○之○勤○甲○乙○之○荒○竹○祖○父○玉○成○  
之○賜○人○窮○則○善○心○生○不○苦○極○則○性○靈○不○透○采○係○仔○細○  
思○量○萬○曆○乙○酉○重○九○老○祖○寄○

先生子孫不當一日忘此書吾輩溫飽念動時  
當亟看此書

示祝男曾孫書

丁酉十一月二十三日讀傳說聖訓寒凍不忍怠特  
抄寄汝惟學遜志務時敏此五字萬世學脉朱子曰  
遜順其志○操下遠志入那事中○仔細低心下意○與他  
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為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則其  
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似不做○或  
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務時敏○則厥修乃來○  
為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戒以克懷于茲二者則

道乃積于厥躬○積者求得件數多也○汝細思之○

小子嘗稱虛心○實力四字○不虛心枉費實力○不  
實力辜負虛心○亦遜敏之粗註也○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七

後學陳曾孝若父編次

傳

施姑傳

施姑聖人也○念父死于京○哀痛激烈○遂忌其身○遺孤僅二歲○哺養保護○急其為昏○曉忌其身之為女子○貴富萬金○洒然散之○不與也○孤長且婚歸室○家姑獨處○無一念孤非有子男○姑報父之責已盡○計此時僅三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七傳

十餘○自此後適人○全大婦倫理亦宜○然而姑不然者○姑聖人也○聖誠而已矣○誠故不息○無久暫○無歲年○故十五以至老死○幽閨無習心作奸○終其身如寒水華○無錫痛父未及命冠人言及冠即痛死○鬚眉皓白○尚非角至誠無息故也

讀之毛髮為立使人萬慮俱銷○勞頭施姑聖人也○五字或至河漢不知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自十五以至老死有一念之不純乎天理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者能乎哉○既誠矣不聖矣乎○惜不詳其人地○華無錫一證確甚然無錫不可為訓○彼既不冠則必不娶是可為法乎○施姑則何不可為法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七傳

節婦王母張氏傳

張晉仲持節婦傳。言晉仲可與其學人也。其言不誣。按傳節婦張氏。魏庠生張璞女。生而貞靜寡言笑。不好作容裝。夫好客者。務外。務外則內必虛。丈夫好客。則其心蕩。而學不同。女子好客。則其氣淫。而節烈無根。張氏獨不好為容。此貞節之所繇始也。長適王淮。淮故時年二十四。抱尸泣痛。絕而蘇。水漿不入。口自分必死。賴從婦汪氏。實解。屢日又有責之以老姑弱息。誰托者。乃始免一死。事姑鄭益恭謹。鄭故送終如夫存。謀其子朝用讀書。朝用總角時。嬉戲不就。學節婦泣曰。未亡人含悲忍痛。強顏自存者。為誰而不肖至此。吾負乃父矣。他日無面目相見地下。遂大悲。傷欲自經。朝用悔恨哀泣。自此就舅氏習儒業。人稱庠行誼。皆自檢年六十而鮮失德者。節婦之教也。聞範素嚴。能以禮訓諸孫婦。諸孫婦每晨不櫛沐不敢遽見也。節婦今年八十一。猶然勤紡績。夙而起夜。

卷之七傳

卷之七傳

姑弱息誰托者。乃始免一死。事姑鄭益恭謹。鄭故送終如夫存。謀其子朝用讀書。朝用總角時。嬉戲不就。學節婦泣曰。未亡人含悲忍痛。強顏自存者。為誰而不肖至此。吾負乃父矣。他日無面目相見地下。遂大悲。傷欲自經。朝用悔恨哀泣。自此就舅氏習儒業。人稱庠行誼。皆自檢年六十而鮮失德者。節婦之教也。聞範素嚴。能以禮訓諸孫婦。諸孫婦每晨不櫛沐不敢遽見也。節婦今年八十一。猶然勤紡績。夙而起夜。

分而察。尤不喜浮名。往年節婦兄壁峯氏欲上其事。于當道。節婦泣止之曰。余家三世蠶桑。余獨言節乎。且守節婦。分爾余終不忍以夫死而博節名。萬曆乙亥。邑庠彥欲表揚之。節婦聞之。大不懌。竟後其事。祀守者。齊陳公舉行鄉約。約長王賓書之。繼之者王葵。又書之。蓋公論之不吝掩如此。余復晉仲曰。余高祖母周孺人亦節婦也。余老且垂死矣。猶不敢廢學者。高祖母壽庇也。王氏必有與者。書以俟。

卷之七傳

卷之七傳

四

胡補闕公實學外傳

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何哉○幾皇  
默識無言○堯命舜言○舜命禹○又三言○命皋稷○則曰  
師○汝昌言○至○庶歌○則君臣交相師資○尤切○三代相師  
十朝孔孟○相師于野○哀公問政○子告以人倫○夫君臣  
父子○昆弟夫婦○切于人身○人人知之○師友○若不甚切  
而尤切者○固在四倫之上○堯舜君臣○相師方成○君臣  
文王夫婦○相師方成○夫婦武周父子○相師方成○父子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七傳

五

二程陸九淵兄弟相師○方成兄弟○故曰朋友一倫○網  
紀人道之始終○夫子恐哀公不能喻○加一交字○有交  
相取資之義○善相取○過相規○如日中交易○以所有易  
所無○然夫子又恐天下後世不甚喻○晚年作易○復于  
泰卦發之○地○上○天下○曰○泰○天一刻○不下交○則氣不降  
地一刻○不上交○則氣不升○不升不降○則天行不徙○乾  
坤毀矣○君臣一刻○不交○則內外蒙卦○命曰否○戰國以  
下○士私其學○不相交而相非○秦父子不相師而相疑

惺堂先生集

卷之七傳

六

君孤立于上不師其臣○臣猜忌于下不師其君○此否  
之驗也○漢唐猶相交而相師之義微○宋文運大開○挺  
生周子○其言曰○道義歸師友○有之○啓程朱○開來○學元  
季兵亂百年○而性靈之在人心○終不容泯○名教之在  
天下○終不敢犯○胡閔吳存○徐素何英○四先生講學○香  
君廟中國○初同聘三先生曰○樂平程氏父子○爭死同  
發○東市○密使察○刑辭色○復奏得情○飛使赦之○則行  
刑矣○我輩學力微○不能動主○再積誠○胡先生曰○不忍  
忘廟中一言○乃應聘○不携家携門人史秉方往○吳佩  
徐三先生遊學四方○不復會聚○先生入京○獨與景清  
高翔張彥芳莫逆○俱無家○同寓蕭寺○出則並轡歸則  
連床○秉方具筆札左右○從事建文元年○張以給事中  
改補闕○慨然曰○吾母老矣○不能久○此明日乞便養得  
樂平令携秉方歸○胡先生寄語傳慶曰○見孝弟力田  
耳○勿望父歸○四年先生與高景死○張起義勤王死處  
者○以淑人傳後出者○以修職明倫均實踐不口講其

題其歸一也後學會祠中當以七先生爲歸萬曆

壬辰仲冬月十一日

胡補闕由忠正學賴先生洗發而一光非偶然也後學曹泰續評

崔堂先生集

卷之七傳

七

八世祖可甦公傳

天尊地卑○內華外夷○天下之大分也○居中而撫八荒○以掌主夷○天下之管理也太極也○然而陰陽磨盪參差○不齊之運○治極而亂○甚至夷主華○斯則天卑地尊○冠履倒置○天下古今大變也○而至理未始不存乎其間○竊嘗思之○世治則太極在朝廷○世亂則太極在草野○黃堯舜之王天下也○主靜立人極○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三苗自外而吾不忍遠外之也○修文德以來之○及其來也○分北之而已○而不敢過求之也○窮兵遠塞○勒功燕然者○過也○呼韓來朝○疲中國以迎之○尤過也○或曰○中國之于夷狄○猶人類之于禽獸○又曰○夷狄犬豕也○此皆忠臣義士有激之言○非聖人之言也○夷狄亦人也○謂之曰人○則可教以人倫○非若鳥獸魚鱉咸遂其生耳○一夫不獲一物失所○吾遺之也○吾不忍也○必使源之必使知之○則過矣○不遺不過○上古聖神居華○御夷之道也○降自夏商○其初亦

崔堂先生集

卷之七傳

八

純乎道也。數傳之後，華夷雜用以出治，及其末世愈趨愈下，胥而夷矣。而太極終不可毀，故夫子作春秋，明天下之大分，使忠義在人心，綱常在萬世。蠻夷猶夏人人耻之，五胡不并，晉拓拔不入，南非其功與三代而下其制者，卽禪夷、木商、敗倫、胥而禽獸矣。幾何而不召夷也？故太極之在朝廷者，日微獨于夫子之明教是賴。周程張陸朱六賢相與明其理，文文山謝益山江古心諸賢相與履其事，許衡生于宋，舉于宋，而事元，雖有功于聖門，終非聖人之所與也。吳澄生元域中，日擊中華之內，無一地不亂，而九十年之間，無一日不亂。太極在草野炯炯若此，而當時居位食祿者反若昧焉。吾八世祖乃獨醒然其間，當世無知者，後裔子孫亦無知者。吾兒時從長老遊，耳祖賢之聖，迨自歛歸，以俸賜買石通碑，族長墓獨祖無墓，心竊痛焉。百方求之不得，但見當年門榜實古物也。上題曰：史可甦藥室，又一堂扁題曰更生堂，又家譜實

吾叔實暢翁諱仲陸，筆亦云史可甦弟文玉，心竊疑焉。兄則可而弟則文，胡爲乎異也？後得餘干棠棟橋族譜，乃知祖諱文德，弟文玉，自餘干遷鄱陽，隱真諱改可甦，其知端倪後，見族長墓志，內云可甦公元辟爲龍學錄，載稽罷邑志，俱無心，又疑焉。萬曆甲申春，自孟迄仲，讀太極圖解，通書一夕，將曉忽大悟。吾祖其聖人之徒，與世運將傾，識其微而亟反之，聖人也。勢極重而不可反，隱忍其間，終守華夷之分，而慷慨悲歌憤烈之氣，蓄養乎忠臣義士之心，以俟錫勇贊者出而恢復之，其心不亦苦乎？其功不亦大乎？跡是而知祖不應辟，毀名氏亡之四方，假龍國兵後大變，手背囊路問病，手到卽起，與之直則不受問，其名則不應，人神之迷，號曰可甦云，以其垂死者尚可甦也。扁其堂曰更生者，卽甦字也。而祖之真諱何以尚存棠棟橋耶？緣祖始生之地，且僻在村落，人無知者，而吾獨寂山間，幸知祖心，或者神助耶？近復得其墓基



鄉音宿指親歷歷吾不敢逃信聽命于筮得比否讀  
卦辭本義族長評云可避公父子何以皆載聖經且  
父上子下何神也本義云此親輔也父諱青甫必有  
元善之德子諱元善非吾祖有聖德何以感四聖至  
此嗚呼四聖明華夷之分于上者也吾祖明華夷之  
分于下者也此分明而太極之在陰陽者終古不毀  
吾夫子春秋之義人人可得謂其為聖人之徒也固  
宜萬曆十三年二月初七日八世孫桂芳謹識

卷之七傳

十一

高祖母苦節傳

高祖母周氏南陽周彥英女也彥英以國初徵聘官  
四川成都府茂州判官解組歸女年及笄歸高祖靜  
隱翁翁少孤貧獨以母性敏慧刺繡精巧資以供朝  
夕翁病百計湯藥竟不起竭力棺殮不克塋時母年  
三十四遺曾祖逸豫翁年十一成謀再適母撫棺大  
恸謝親族錮門為餓死計絕食二日矣適比隣馬氏  
適使扣門求女工寂無應聲僕歸告其主主會意廻  
使復扣門求女工寂無應聲僕歸告其主主會意廻

高祖先生集

卷之七傳

十二

用舊識老婢呼于門曰家主令嫗饋薪米易絨織無  
他也母審聲知其為舊識老嫗乃開門納之盡授以  
居嘗所繡婢去復杜門吞聲飲泣泣聲未嘗一聞戶  
外蚤夜勤女工撫孤至十五歲遣隨舅氏謀生河南  
母塊然一室馬婢日饋水一盂米數抄生薪一束平  
百凡剪彩咸取給焉母衣百結日不再炊夜無綿衾  
饑寒十六年馬婢憐而問曰昔孺人寡居有子在今  
只一人太寂寞也母泣曰將削髮為尼圖埋夫骨即

目盡矣。曾祖飄零異鄉，念寡母在堂，行乞而歸。母自矣。躬漁樵為養，塋高祖于風雨山。又七年，曾祖年三十七，始得娶曾祖母李孺人。生先祖筠雪翁叔祖恒齋翁。至是家亦稍裕，而母競業如初。享年七十三歲，以無恙終。與高祖合塋。老祖詳其事于神主之內，不肯一歲喪父三歲喪母，獨賴祖母楊孺人鞠養。膝前恒以母節為教，每一語即哽咽，語未終而繼以泣。不肯每情肆，祖母輒呼高祖母大哭，竟日不肯罷死。

惟堂先生集

卷之七傳

十三

無地矣。嘉靖丙午，不肯舉于鄉。祖母憂母，援舊債，而報者至丁巳以後，不肯寓留京者七年，偶有閑，于師友即夢母喜時，復昏散，即夢母怒也。癸亥，不肯出守延平江船，幾什夢母援之而止。丙寅除夕，不肯病瘡幾絕，夢神曰：汝數當死，以周母苦節，留汝力學，以明先德耳。瘡即止。茲餘生之所以苟延也。于茲三十年矣。先德未明，學力日衰，能無望于垂世立教者乎？願一言以借不朽，萬曆二十一年二月望，不肯玄孫史桂芳泣血識。

陳孝子傳

子貢問士，子曰：行已有耻，蓋徹上徹下語也。夫人生形色中，以形色接物，則欲心必動，獨賴此耻心一生欲心，遂死耻之一字，其生死關乎愧耻，漸又情欲漸輕，小耻則小賢，大耻則大賢，自耻之外，無為善之路。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周子曰：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又曰：實未至而名先焉，耻也。學者可不畏乎？不意吾鄉後進，有知耻如陳之可者。童年侍母

惟堂先生集

卷之七傳

十四

病床前不解帶者三年。母卒，哀毀成童子癆，鄰善人王正之割股肉烹食之，乃愈。王正之敬賢如父，其感入如此。母極停郊外，覆以蓬，陳除夕往哭，昏死紙灰燒遂次早買蓬，時值元旦，不開市，直至十里外一老翁立高岡，招曰：學生買蓬乎？陳趨進，翁曰：吾夜夢神語，孝子買蓬，延至家，餉午與蓬，其感天如此。初婚之夕，痛不及母命，不忍成婚，即室內為母位，吞聲哭奠，夜深跪哭不起，遂昏眩卧地板上。新婦胡氏輕以棉

余親之旁生亦至曉事父愉婉膝前父喜曰浪隱祖  
 學生汝亦孝天道昭報如此父病病手除穢遺更布  
 衣夜至曉父歿不輩酒不入內者三年嘉靖辛酉予  
 考滿過家恭禮幣筵之上座請以北面禮事之陳面  
 赤眉橫前首泣曰先母抱痛歎愧微死願終教之相  
 讓不決別十年隆慶庚午史一泉公祖以御史出守  
 饒幸兩序為文會役令諸生師予為行誼會予率諸  
 生造陳門為父楊會席地坐更相規切語及其孝行  
 陳愧耻益甚曰子職勤德提往事無安身處次夜再  
 造先戒諸生勿提其行誼但改過問業歌詩夜靜風  
 清月自湖平上下坐徹諸生皆暢然明辰陳捧手書  
 詣余曰先生嘗謂問門受徒為不情為大戒然昔耿  
 先生以子弟師則曰不容辭今公祖以多士師則曰  
 不容辭獨辭一之可今夕不敢復入會矣且積誠十  
 年先生鑒之余不忍後辭遂轉而北而事余余與諸  
 生訂盟諸生皆厲陳更近禮者已學使獎賞孝友陳

大慚以為無地可逃幸未大計降調予入山省過陳  
 亦崇舉業入山愈耻愈進嘗規余曰師每會言傷易  
 乎黃山谷曰萬言萬中不如一默予又請曰子病不  
 獨輕言因傲未化奈何即應曰自是則傲嘗見已不  
 足耻已不足傲何自生余即扣頭謝人聞譽則喜子  
 聞譽則耻以耻實體上身故能以耻教我何幸何幸  
 止皇日夕教我忽以疾卒天奪強輔痛哉因即行已  
 有耻管見為子傳并自警焉萬曆丁酉仲冬念五日  
 此先生為先王父傳也按年譜時先生年八十  
 先王父歿十餘年明年戊戌先生亦易簪自此  
 傳後不復作文字惟正月十二又書傳尾云人  
 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大字是痛恨之辭  
 周先生勇猛如此今年八十一細省從前許多  
 無耻噫先生于是垂歿矣而猶不息如此猶悲  
 天奪其強輔如此斯豈非死而後已者耶涕覽  
 之餘奮立之心烏能已已

毛令舒宦二傳

番陽令毛孔、婢閨福、清人治先禮教、著齊禮編一、  
內一條曰：子女初生，一樣性善，不幸落娼門，遂無夫  
婦人倫，陷于錫犬，仁人見之，冷憫不暇，忍犯之手，每  
夜出閨，民盡讀青聲，即入塾，為正句讀，勉師生孝弟  
道，上橫疑問曰：此盜乎？不孝子乎？土人答曰：窮里長  
賣某公下事，痛哭曰：是我，慙察未至殺之也，割俸市  
棺埋之，遂分上下戶均糧，是吏書毫不能盈縮，獄訟  
星堂先生集卷之七傳  
遠理雖上官駁之，不改，素貴人，賜之不從，山谷父老  
願其世令番陽，獨不得，于守調曲周禮教，益熱民望  
去思碑，賢士大夫大書誠心愛民四字，用志不忘，歷  
南禮主卒于任，無嗣，今且五十年，民間言及，卽墮淚  
焉。  
舒是以明經官，碣石衛經歷，歸無片紙，舟敗，與子穆  
登岸，笑曰：向去時，父子二人，去今父子二人，全世間  
無一物，掛帶快哉，歸惟閉門讀書，是故穆益修檢人

爭師之，不虛受束修，荒饑，闔戶待斃，人扣其戶，不應  
徑入，夫妻二人氣垂絕，妻竟死，穆急救得蘇，後與子  
載道，偶獲遺金數兩，坐守一日，金人泣至，完歸之，  
無何，又獲數百金，守數日，乃得歸，其人後數十年，子  
與孫春芳連第進士，子乞養，穆享年八十有八，云孫  
官比部，卽擢閩僉事，值倭寇，躬臨福寧州，百計防禦，  
海濱蕩平，廣浙客兵入閩，揮跟者無算，沿途劫掠，春  
芳坐關口，按籍點進，舡粟次序，客兵賴以足食，且安

星堂先生集

卷之七傳

六

行商民安堵，海濱廟祀焉，尋陟湖南少參，命督黃冊，  
同官一人疑其攘奪，開墾貴州督學副使，卽故囊空  
不能棺殮，同官人始信而哀不已，春芳子素務實學，  
嘗曰：學未至而名先焉，耻也，少人仕，如老成人，閑然  
自修，惜早卒，未竟其志。

江忠臣外傳

按宋史公諱萬里字子遠都昌人少以文名理宗潛邸嘗書其名于几累官至左丞相兼樞密使性峭直臨事極言權相賈似道嘗惡其輕發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泗拜留之公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後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謂公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公力求退得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任便結

惟堂先生集

卷之七傳

十九

任尋起復知建寧府咸淳元年度宗即位召赴闕四請歸田不允然亦未及柄用又出知潭州咸淳五年後左丞相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似道不若從力求去出知福州咸淳十年辭益力得退僑居饒城會襄樊破乃鑿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其喻其意帝渴德祐元年元兵將及饒公執門人陳偉昂子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存亡遂赴止水死子鎬及左右相繼投沼中積尸如壘翼日公尸

獨浮出上門人飲葬之事聞贈太師益國公諡文忠

輟視朝二日城破知州唐震死之通判萬道同以城降嗚呼道同何足貴哉方胡元入中華勢如破竹望風乞降者比比得如唐震死節者鮮矣雖然唐震在位當事也公去位死節不亦難乎及宋亡元統一天下宋故臣率反面事之號稱豪俊者不免焉得如馬廷鸞屢召不起者鮮矣雖然馬以右丞相公以左丞相同日罷相其歸故鄉又同饒州不事二君馬則忠

惟堂先生集

卷之七傳

二十

矣有死無二公其烈乎一身死義亦已難矣況子鎬同心乎況其左右僕從乎苟非道行于妻子信乎乎一家安能全家死節乎人之知公者但曰觀公之詩可以知公之清江中遇風詩曰萬里為官徹底清舟中行李甚分明平生若有愧心事一任碧波深處沉嗚呼公其清矣乎雖然清不足以盡公也又曰觀公之論單騎見虜公其忠矣乎雖然忠不足以盡公也又曰襄樊去饒尚數千里公明炳幾先鑿池止水公

其智矣乎、雖然、智不足以盡公也、公之心如止水而  
一毫私欲不足以動之、公其聖賢之徒也、與惜乎遭  
國難、不克永年、以竟所造、此公未盡之懷也、門人陳  
儒器、草不得久相規磨、此後生未盡之懷也、茲芝山  
後園、實公死節之地、公與弟萬頃子鎬及一家忠魂  
必萃于此、歲時雖無宗族弔祭、而凡有良心敬慕者  
其皆公之子孫也、夫其皆公之子孫也、夫萬曆九年

計門二節婦傳

吾邑有隱君子曰計仁、子士元、登進士、歷郎署、得  
命封如子官子婦江氏、性至孝、處子則孝、父母歸計  
則孝、舅姑仁柔恭默、罵詈不出諸口、執姑喪、哀毀幾  
滅生、服闋、從夫天都、數以艱嗣、請置妾、得順天豐潤  
趙女、年十七、樗腕羞澁、江煦煦登引、避正席、讓之、起  
五年、如一日、夫病、彌留、目趙曰、汝今念年耳、服闋、即  
皆送豐潤、嫁作他人婦、萬勿嫁吾饒、辱我趙痛哭曰  
惟堂先生集卷之七傳  
妾知書不嫁二夫、肯與人作話柄耶、萬不幸、三人同  
穴、夫不能應、第首肯、即目瞑、二孀扶視南還、雖舟車  
造次、内外人無見其面、日焚香哭、舟人皆為之流涕  
至洋子江、遇暴風、二孀抱棺大慟、倖櫓皆傾、獨一舟  
存、抵家、遭連厄、二孀以女工為養、既而親隣人微辭  
諷趙、趙憤激、舉兩手奮力、抓面皮破、血被體、瘡痕迄  
今不泯、舅喪毀珠冠為棺、飲慟哭、絕飲食者數日、二  
孀同寢、同食、不離左右、二降先後失火、逼近、惟抱夫

像○勅○命○二○軸○待○焚○火○頗○熄○萬○曆○丙○子○趙○以○女○工○夜  
 深○故○忽○表○明○叫○天○哭○曰○是○天○不○欲○衣○食○我○主○母○也○合  
 日○三○日○復○明○然○竟○不○克○如○舊○時○欲○優○閒○養○息○數○日○亦  
 不○可○得○強○就○光○處○勤○苦○衣○食○不○足○則○竟○日○俄○冬○寒○衣  
 被○單○破○凍○餒○兩○周○者○且○三○十○年○鄭○邑○侯○以○其○事○聞○學  
 憲○江○公○批○云○以○未○臣○人○之○身○而○矢○貞○天○日○以○不○同○行  
 之○志○而○誼○結○金○蘭○扁○其○門○曰○名○門○雙○節○代○巡○趙○公○給  
 布○八○疋○米○四○石○萬○曆○七○年○代○巡○邵○公○給○粟○帛○代○銀○十  
 四○兩○有○奇○代○巡○陳○公○守○道○李○公○分○俸○給○布○米○有○差○者  
 朽○曰○江○仁○慈○愛○趙○如○女○故○趙○亦○事○之○如○母○相○安○相○樂  
 不○自○知○其○為○貧○且○寡○也○跡○是○而○知○趙○之○節○江○感○之○也  
 計○仁○有○隱○德○宜○有○賢○者○昌○其○後○二○孀○之○節○仁○貽○之○也  
 上天發祥豈偶然哉○豈偶然哉○萬曆九年

祭年十八歸千戶崔繼勳○值崔繼勳貧○登奮憤之○越四  
 年○祭年二十二夫暴故○無嗣○祭欲死○繼不食者七日○  
 勸者云○曾祖姑王祖姑戴二孀○誰依乎○遂斷髮○勤女  
 工○為養○供菽水者二老婢○應門一小童○展閭申閉○每  
 遇清明等節○必遣祭祖墳○不以風雨阻○夫生辰死忌  
 悲號過傷○屢致病○亦勿藥而愈○初王姑年高○雙替祭  
 扶行引坐○王齒落盡○艱食○祭嚼飯夜夜○寢溫被○日起進  
 衣八年如一日○家失火○祭解棺○暈死○戴姑救甦○火頗  
 息○踰月戴姑患瘋疾○卧不起者七年○祭抱登便桶○兩  
 肘後繫襖○皆穿疾篤○嘗糞其苦○驗可起否○卒不起○祭  
 大慟曰○今可死矣○御食待盡○勸者益哀○祭強起治喪  
 喪畢病惛○祭一飲一食○必先獻夫○而後敢食○家有毫  
 末○事必告夫○而後敢行○鄰又失火○熾甚○祭閉門抱夫  
 像○候焚○俄反風火熄○居常不植花卉○不蓄晨雞○一切  
 距屋屏不接目○自初喪迄今三十七年○衰經未嘗去

體淮府長史章評、兼得實賦詩四章、後啓王扁獎、張  
 邑侯心欽之、免其戶差、觀察黃王霍三公暨陳觀察、守  
 鄭邑侯、會行鄉約、揚其事于、廷托鄉先生及命生  
 員歌生登堂、致果帛、觀風使君、歷劉任燕侯張趙邵  
 陳相續優恤、茲季秋病危、宗族議、請祭、聞之、辭曰、有  
 命又勸其胥、脉曰、我脉不見、醫久矣、水漿不入口、決  
 旬氣絕、後、雖猶計夫忌日、命設祭、哭曰、今尚得祭此  
 一次、死後更無人爲夫設祭也、庭內舊巢二燕、亦失  
 傳堂先生集 卷之七 傳 五  
 配繞屋哀鳴而去、明春孤燕復來、但結小巢、獨棲羣  
 燕尾至者、孤燕必逐之、書曰、世祿之家、驕注矜誇、傳  
 口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祭出樂半世宦崔之先、婦如  
 王室富貴相等、埒乃以華年、其節垂白、不渝聞其風  
 者、不問人淫心、而向義乎、况扶姑八年、抱難姑七年、  
 至爲嘗糞于父母、且不多得、况于婦乎、祭不惟節  
 婦始孝婦也、凡爲人子若婦者、可以與矣、

皇明史樹堂先生遺藁卷之八

後學陳曾孝若父編次

題辭書後紀

題汝南傳孝冊

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德、二曰行、三曰藝、蓋德  
 者統體之無違者也、三子不若顏子之大是也、故君  
 一行者、一行之卓異者也、顏子不若三子之成是也、  
 故居二藝亦足以經世、故居三即此論古今人品、庶  
 不謬矣、  
 傳堂先生集 卷之八 冊



題汝南鄉約冊

夫敦教同風莫善于鄉約禁奸止亂其善于保甲是  
二法者蓋相表裏會而通之實一法也此法行而社  
舍義舍即次第可舉司牧者惟了此一法即盜可弼  
奸可戢訟獄可省從賦可均禮教可興武備可飭諸  
餘簿書期會不足言矣昔明道先生令晉城延陽明  
先王撫南贛率用此法其治效可觀也乃俗吏視之  
以爲迂濶腐儒行之多增煩擾故雖廟議勸奉當道  
惟掌先生集 卷之八 冊

督切而此法本格不行即行鮮效矣

此先生守汝時所作學者讀此知先生實心實  
政矣

題黃新陽教言冊

別黃君將自此遠矣懼教言易忘爰紀之冊初春會  
紫極宮君曰堯舜禹三聖相授無多言但一中字蓋  
周匝四方天地萬物備于此矣惟以一點靈明貫之  
做上徹下斯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恭會永福寺邑父  
母鄭君真焉是日行鄉約畢發明人之所以異于禽  
獸諸生問曰戒懼工夫如何用不觀不問是何時節  
黃君發揮無動靜真體語入微此學已窺到至處初  
惟掌先生集 卷之八 冊

夏會紫極宮萬年尹唐君德興二祝春元與馮唐書  
會籍曰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屢歌之  
屢犯之祝延之曰慎取真是此學實功余與諸生稍  
有得于立齋語錄舉以相勸錄云人性上不可添一  
物本體中不容加一分如志道固是誠而迫切不中  
理反爲不情操存此心固不容有須臾間而作好惡  
加意氣反爲倚着之偏皆未免有助之意君曰立齋  
先生語最能興起人至如開口便說性此于思作中

肅宗、派學者先須識性。余讀書此中四十餘年、追思  
 四十年前如夢中、其淫放如風馬牛、今見諸生互相  
 砥磨、毅然以聖賢為必可學、而諸童子亦肅然敬畏  
 日有一職言、一妄動、即以為過、即書之籍、期共以為  
 戒。繇此不倦、則胡敬齋先生九原可作、聖賢必可學。  
 不意垂老復見文運大開、殊可慶也。黃君之別惜哉、  
 握手臨岐、更何語。慙慙莫負別離筵。時萬曆三年乙  
 亥六月朔日

惺堂先生集

卷之八

四

題雙節冊

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厄以陽九、若以奇窮、不如  
 是終不能為天地肩此大綱常也。詩云綱常擔子男  
 兒事、硬着肩頭自主張。此言稍偏。夫婦大倫必夫與  
 婦並肩之世、固有夫而不夫者、反不如婦人非周家  
 巷二母乎。二母浙產也。天不忍世俗之顛波、特生二  
 母砥柱之高母、以念二弱齡、抗節撫三歲孤、孤長娶  
 邵事寡母、宜享永年、報高苦節、題七週而沒、抑天未  
 惺堂先生集 卷之八 五  
 定耶。高既寡、即復寡、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一履地  
 即姑婦相依、附姑后則婦牽姑前、則婦扶僕、寒霜露  
 清氣、遍九霄、浙之為人婦者、聞其風有不悽然愴奮  
 者乎。海內之為丈夫子者、聞其風有不慊然反省者  
 乎。婦自夫之外、一盼他人、即為失節、羣非之、夫自妻  
 之外、苟合他人、乃恬然自以為無傷、是何異于燕鷄  
 無夫婦之倫乎。貞夫有乾道焉、發烈有坤道焉。故曰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二母有焉。此其撐持流俗、挽回

世運其任不亦大乎。高一舉刀連髻落髮。一念轟烈。裂金石。寒日星。懼辱吾夫。辱吾夫之祖宗也。邵親井。曰。上養姑。下教子。夜伴清燈。未明求衣。起孤枕上。課兒書。千辟繭。厚夫之子孫。厚夫之祖宗也。一姑一婦。形影相弔。生同節。死同年。高歿七十六。孀居五十四。年。邵歿六十一。孀居三十六。年均合五十以上。不改節之例。僅表其閭。未聞于上世。典猶漏也。六歲藐孤。矯矯青衿。技水承歡。力貧薦馨。貽吾親。丞慎吾公。

惺堂先生集

卷之八

六

祖方其司理湖南。部書徵召。時宰招延入幕。竟能舍清華。就刈耨。庶幾二母當年之守乎。諸賢華言盈冊。非諛生悅死。無慚于大言者。余故序以引之。時萬曆壬辰春王正月望。

題追踪顏范冊

吾饒名守必曰顏范。後來者口顏范。而心不顏范。母乃親志。缺漏不詳。顏范事乎。魏志書顏真卿耳。又書魯公亭耳。此外無一言。余生晚且寡學。不能補顏公一詞。尤幸得范公二條。其一初來饒人仰之。其一去饒後人思之。范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王子野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貶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公縮頸。范之先聲偉矣。及至饒志其定學基。傳聞定吳芮祠基。皆妄誕不足信。惟去後遺事可信。如錢尚書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進問起居而退。錢從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或居于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文正為政。以名教厚俗。

惺堂先生集

卷之八

七

敦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惜輒志不載後來者不及知鮮有效法者君子不得以大道之要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歲甲戌東廣陳以言事忤江陵出守饒州下車亦敦尚風義余以此條告陳遂北修志日與布衣王良弼生員李曉舉人嚴而泰論學樂極官夜半忘歸道士然睡呼一茶

惺堂先生集 卷之八 冊

不至析析歌詩步出大街方輿歸旋為江陵擊去志未成已丑西廣楊公來問其與唐仁卿范原易莫逆時會興善寺其先聲亦佛迫至饒值大荒餘樂亂後常事者急急講救荒楊獨曰先正人心表忠節余會意曰周禮荒政十二首散利非二義乎雜漢儒乎日夕經營胡公祠自已丑迄壬辰四年矣無一日不念胡公夕除放衙猶馳禮三節婦一孝子癸巳元旦即遣官修胡公墻屋卓識出漢儒上治體與范陳一軌

自沙詩云千秋遺愛廣東西余為今日誦之左相謝松崖治吉安去後劉調父稱之冊曰追踪顏范余遂引之公亦自省心曲隱微有一毫不肖顏范不可放過胡仲申曰敬人而不效之無益于已愛人而不勉之無益于人謝與余亦不可放過萬曆癸巳正月十九

述昔賢臨政之效能傾嚮成俗久而不衰真可法可傳輿地記饒文獻相續以此考之蓋有繇

惺堂先生集 卷之八 冊  
 九  
 也 會孫簡謹識

題中流砥柱圖冊

歐先生諱某弱冠發解日不視非禮足不履非地如  
老成人後十六年予隨先生會試南北往返七年互  
復磨勘無一破綻同時劉鼎翁端端端潔如歐先生  
盜賊性嚴毅不削色欲一時樹兩標稍不耳自棄者  
就不慚奮其紫風教如此歐先生衰年寄甚稍解所  
守翁掛冠歸生因小樓人罕見其面而不假人一笑  
今年八十四愈老愈嚴彼清澗者亦壽八九十且高

程先生集卷之八

十

官厚爵自以為榮而不自知其引壞後進也翁學務  
修已而成功之功自在楊太尊守饒五年而得斯人  
亦可以復夫子武城之問矣于其行也復作圖以為  
贈其用意厚哉萬曆癸巳四月望日

劉鼎翁先生詩書之高嘗為世珍重而品行之  
高今人則無有知之者典刑猶在不賴有斯文  
乎不肖爾拜識

題芝陽別意卷

史稱聖賢得民難今乃得民易豈今之長民者其存  
發過古聖賢哉此必有其說矣歲癸酉初春山間父  
老咸欣欣向余曰李公署縣門無叱皂四鄉細民可  
直入供租稅日巡里長八人司籍樞我民自外秤入  
者自內如數投櫃不煩羨增一毫向之吏書銀匠幸  
皆屏去完者即得券返田廬不能完者縱使歸約日  
來無一誅持片紙窮縛我于路又未嘗批一皂人臂

程先生集卷之八

十一

費我一錢我民亦如斯至我情緣緣一一可輸雖至  
公庭如家室然名曰李父不亦稱乎不數日又有來  
告者曰縣獲巨盜手殺商賈無算累千金徒從獄  
百其初竊盜耳每被執捕卒教之反指入禁老盜又  
教之往往計所得倍于盜所得者無何又脫禁我民  
愈畏之今四鄉聞其復被執無不舉察具供送中李  
父一鞠即成獄其所供同盜非素所知者皆不聽我  
民得安寢明日又有告者曰李父初鞠於幾三十起

皆得情。老吏不能措一詞。凡此皆職業之常。亦無難辦。而民即感之。若異政然。去之日。扳謁遺愛者。奉賂若老若幼。向余長跪。垂乞言。刻之石。其得民之易如此。豈古聖賢三年之政。不及今之兩月耶。吁。可嘆哉。古之天下。君養民也。今之天下。民自養也。古之天下。君教民也。今之天下。民自教也。但無擾之者。使得自養。自教。即忻然出水火矣。今之民。其易感如此。而感之者。其易為力。又如此。柰之何。復使其仇予而去。

惺堂先生集 卷之八 題卷

十一

之耶。此今之天下之可嘆也。今李君行。莊子所謂送君者及壘而返。君自此遠矣。幸吾鄭父母。守君條。較若畫一。李君遠而適也。是則芝陽把別。迺別而無別耶。李君諱汝節。歙人。占籍嘉定。鄭君諱時章。閩龍溪人。咸起家進士。將長有後于番也。萬曆改元。仲夏。

書封建議後

趙欽著無聞堂稿中有數語。令鄙見古云。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其議一也。尊者。嘗君臨天下。澤在寰土。九世之後。祀且止焉。之後者。豈不能廣數尺之室。以奉之。乃惜其牲帛。俎豆。割無窮之慕。哉。情禮至是不暇過也。而于其所親者。乃重為恩愛。由一世而至百世。漫無止極。是遠後之仁。乃隆于奉先之孝也。以故。人則當議。

惺堂先生集 卷之八 續

十三

大識議

書別鄧海陽公祖冊葉後

邵堯夫先生詩、安欲斷緣緣愈重、徵求去病病還多、  
長江一派清如練、幸自無風又起波、今夏公祖會紫  
極宮、見諸生夕惕會紀、過冊特歌此詩、嘉惠後學之  
意獨至矣、然有諸焉、公祖明鏡止水之體、自當涵養  
入勿忘勿助境、所謂心苟不懈、何防之有、若初學則  
須防檢、所謂心懈則有防、故諸生一妄言妄笑、必書  
童穉好戲、必書余共喜、公以為如何、且士大夫病只  
是口說先正、云士罔不有口躬自背之、誠然誠然、最  
忌談入玄妙、萬萬從實地做貨色、二賊殺盡多少、其  
雄公祖貨念、蕩掃士人成信之、然此自是易些、色欲  
與性命同來、最難驅遣、老農今年五十八矣、山枯幽  
寂、此賊時一猖獗、惟讀聖賢簡篇、誦忠孝廉節傳、幾  
稍退却、若一會則旬月受用、公祖此行、凡有會須訪  
求、更寄聲白下王北陵、焦叔度、諸賢、萬曆三年冬月  
此方是道義切、雖若他人向公祖前、臨岐悵悵  
能作此語否、不孝曾孫簡謙識

書陳省齋東後

公祖惠書至山間、父老一見、卽痛悼淚如迸泉、不能  
出一語、祝延之書來、亦云、噫嘻哉、陳太老之謫以去  
也、過哉一官、奚足為有道者惜、而七邑士人、翕然向  
風、而未成俗、可惜也、萬曆四年八月十三日到山中  
翕然向風而未成俗、真吾饒恨事

書李見羅東後

讀此書甚愧。但謂伯夷。存淑世。非避世。以愛人。非  
絕人。此千古正論。友朋相愛。真切。故有此規。辛巳季  
冬朔。

惺堂先生集

卷之八書後

十六

書潘仲淳簡後

仲淳云。無念。正是忘念。又云。無可安。戒懼。正所以為  
戒懼。余曰。雖是好消息。終不可恃。而有之。孟子曰。必  
有事焉。是貴功。不誤人。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  
塵埃。妄認念。其何處下手。聰明人。日被瞞。誠急回頭。  
自察此心。原實。

惺堂先生集

卷之八書後

十七



許忠義翁傳臺從一修後

按傳方六歲，髮綿衣，充幼軍。越六年，亦止十一耳。遂為出幼調衛，且踐趾升時，踐趾援險坂。天朝戡守臣下，師數失利，傳福陷其中。二十四年，幸不死。陳瑛內臺總憲居京，華僅九年，乃死。永樂二十二年，仁皇登極，宥傳福為民，值踐趾亂，赦文不通，傳福不蒙宥。思宜德五年，與黎利平素，踐趾取回，踐趾各衛軍傳福，刻調永清，是以既赦之民而為永成。世堂先生集卷之八書後

之軍宜德六年，又以舉家之民而蒙逃伍之罪，後昇永清此登章，梓所為哉。宣德七年，徒以二千里外親老，卑丁改附近例，調饒州所四年，苦累酷于外夷，是仁皇聖恩十年之久，不得下冤孤臣血胤南北遷徙一貧入骨，無力上伸軍民史胥操文勾解，安得精明。視邑擔當任事，代為奏辯，累至宣德十年，南兵部先人考績，非上携傳福往，傳奏方有先人乞養還饒，携傳福歸。景泰四年，傳福年六十一，鯨而死。此登章梓。

所為哉。毋亦胡公數之窮耶。不然，天以完節付延達。天下為重，一族為輕，萬世為重，一生為輕。南安詩云：思公人是愛公人，信矣哉。萬曆壬辰仲冬七日，夜潮四丁七十五翁史注芳登下書。

世堂先生集卷之八書後

十九

書思義綱郡陽軍冊一條後

以上充軍一百一十四名隨行親屬長解戶長當千  
人萬里路資當萬金則又擾及一縣清室勾解又擾  
至今二百年陳瑛流毒之遠如此永樂九年陳瑛亦  
沒產亦獄死天道好還分毫不爽汪公繼之寬死陳  
與祖一家十二命丁善興全家絕滅汪亦絕滅永樂  
二年李景隆沒產獄死永樂三年茹常全家獄死切  
男亦鞞總局婦女亦浣衣局永樂十五年谷王穗閣  
惟堂先生集卷之八書後  
戶自焚與齊黃相去幾時彼英爽在天終古如在此  
萬年唾罵不得如腐鼠之速朽也賣國偷生者其永  
鑒之哉

經許忠節墓詩紀

余四歲育于祖母膝前嘗道忠節公死事歷歷在耳  
逆濠舉兵破南康九江余家相約皆死賴公首挫賊  
銳人怨神怒故文成一倡山谷響應元惡就擒列絕  
底定雖文成之功寔公之功也微公一死直指金陵  
絕餉道事未可知也危哉首禍之地先墓粉矣余輩  
苟生一日敢自棄于忠義之門哉歲庚午歸道公之  
故鄉拜墓下追思先靈教我者但有此耳又得公後  
惟堂先生集卷之八紀  
祠南澗道往事此心振起歸當一一告復先靈賦詩  
一章見志軀殼于公信未真真靈終古照丹青請同  
啼更從先見豪俊猶能振後兵再造乾坤莫勝開重  
明日月映徐亭還瞻古道松楸色歸思偏能慰母靈

二孝婦詩紀

吾友陳之可走書山間道其鄉朱光廷之兄生一子其嫂衣道孤夜啼徹曉其母亦啼徹曉光廷妻魏氏不忍傷其姑取而乳哺之如已子吾念幼孩啼餓愈夜愈哀尋母不得獨持其父父痛其子益痛其妻祖母聞之痛其孫此痛無可救止死者黃泉之痛又當何如魏氏救生者安死者孝婦哉踰年聞夏子羽之兄生子只四日其嫂卷其貧其哀慟如朱其妻徐氏

惺堂先生集

卷之八

三

祥英乳哺如魏其舅曰此兒即名四朝以志再生之恩時祥英貧愈甚嘗負四朝于背執春籬事孝養舅姑愈勤何饒之多賢也子羽貧而無子徐氏勤紡績為娶妻亦無子又娶妻又無子一日夫病痰喘祖徐氏焚香告天曰夫無子妻當去去而辱夫不若死而代夫之為安也皇天鑒之夫病即愈越月徐疾作告夫曰天既許婦死必許夫嗣含笑入黃泉矣鄉之稱善人者二十四人同心設誓禱天曰夏子羽無子無

以勸善風俗大關焉踰年是日果生一子手足皆六指應二十四數孝經云孝弟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類若此並詩以誦之且警世之妬婦其一誦魏氏哺孤抱父孤兄終夜啼高堂慈母泣孫時可憐難度如年夜阿母黃泉知未知其二誦徐氏哺孤失母孤兒僅四朝呱呱哀泣夜迢迢貧家覓乳如天上孝婦慈恩似一胞其三誦徐氏瀾天存祀但得天全萬事全古云夫者婦之天開來繼往兒孫事夕惕朝乾孔

惺堂先生集

卷之八

三

孟綠自我捐身輕一葉他如有覺重千年黃泉含笑從吾願不為區區一脈延

寄鷄鳴寺住持性空詩紀

詩曰憶昔西京天界寺、殿西深處半竿庵、雪夜鳴琴、天欲曙了無一念起波瀾、渠師半竿嘗曰起諸惡念、固是幻起諸善念亦是幻、余曰忠孝廉節不可着一微字只因感而順應便是率性半竿又嘗嘆曰後來獵犬無靈性猶向枯株舊處尋、蓋憂傳後寡也、癸巳、稽崇業南雍寄書歸歷歷道性空刻苦修行余喜故人有後半竿此日無憂矣為語性空空盡人間諸幻、

惺堂先生集

卷之八

三

打硬修行有起無倒便是實誌後身余性不解禪其于吾儒聖人之學固有大分別在然性空既習此業便當終始護持此業遂書寄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九

後學陳曾孝若父編次

說議記解

甲子歷年總圖考正說

盤古天地初分首出御世庶類繁賾統未昭融又曰渾沌氏天皇制干支之名地皇定三辰以三十日為一月人皇分天下為九區有巢教民構木為巢燧人鑽木取火教烹飪結繩日中交易太皞伏羲畫八卦造六書正姓氏通媒灼嫁娶制琴瑟修身理性運其天真生著在位百有十五年女媧佐太皞正婚姻太皞沒共公作亂女媧戮之遂亡都中皇山為女皇帝神農藝五穀嘗百草作方書立醫道在位一百四十年甲子歷年圖自軒轅始按神農南至交趾黃帝止南至江必洪水荒亂今江南文物甲天下禹貢揚州田下下今居天下首命大桡作甲子作昆蟲五采為玄衣黃裳作舟楫車輅范金為貨制金刀五幣內經

惺堂先生集

卷之九

井田鑄鼎八十八載八月既望鼎成帝崩在位百年  
一百一十一歲少昊黃帝次子玄囂能修太皞之法  
故曰少昊在位八十四載壽一百歲顓頊黃帝長子  
昌意生顓頊年十歲作少昊年二十卽帝位在位七  
十八載壽九十八歲帝魯黃帝次子少昊生嚳極壽  
極生帝魯年十五佐叔顓頊三十卽位在位七十載  
壽一百有五歲生四子摯堯稷契內六十二載丁亥  
堯生七十一載摯嗣位并甲辰爲九載唐堯年十三  
佐摯封植受封于陶年十五改國爲唐德盛諸侯歸  
摯率羣臣造唐禪位堯德儉故造聖同天者敗德可  
畏堯一百一十七歲內四十一載舜生五十五載戊  
戌禹生六十九載啓生禹治水七十載堯召舜虞舜  
未稱帝堯在攝位堯崩舜服喪三載至三十一載丙  
戌方稱帝在位三十三載壽一百有十歲舜自言宅  
帝位三十三載始甲申終丙辰內七十三載舜攝事  
非卽位二十八載堯崩夏丁巳禹元載亦非舜在攝

位禹但攝事不敢改元甲戌方是禹元載禹一百六  
歲內丁巳禹受命攝事夏相乙亥羿逐相出居歸德  
已去君位但未死耳身尚在斟察浞烹羿而相亡存  
相二十七載者權在聖人故也浞賊不當承正統不  
可叙甲子夏丁巳起乙未止共四百五十九載商湯  
一百歲在位十三祀商祖甲二十八祀庚寅文王生  
商庚丁十二祀癸丑武王生商帝乙七祀文王爲西  
伯二十三祀壬辰武王生史記誤商受十四祀贊成  
二十祀文王歿二十一祀武王立圖云二十三年文  
王歿武立誤自湯元祀乙未起至紂已卯三十三祀止  
共六百四十五祀紂元祀丁未至二十祀丙寅西伯  
沒二十一祀丁卯發嗣西伯位二十八祀甲戌成王  
生三十三祀已卯四月乙巳武王卽位改元方改祀  
爲年前此猶稱殷祀成王十三歲丙戌卽位改元周  
武王已卯起至東周君辛亥止共八百七十三年宋  
建隆元年起祥興二季止共三百二十年元當于至

元十七年起、奪宋之二十年、與元何其忍也、元自至  
元十七年起、至正二十三年止、共八十四年、高  
皇于元至正二十一年下饒州、則元命脉已絕、實止  
八十一、年所謂九九乾坤數定信矣、又奪明之三  
年、與元尚復有人心哉、

繼統說

宋漢園議云、漢宣光武萬世法、司馬光失言、漢昭無  
嗣、昌邑又廢、漢宣承漢高統、不以姪孫繼嗣、為義黃  
後、非叔祖可私、漢臣無學、例以庶人繼嗣、蓋史皇孫  
為悼考、尋改皇考、程子大儒、亦泥庶人禮文、不達正  
統大義、漢宣本心自明、惜為漢臣所蔽、過抑孝享至  
情、周公成文武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及太子  
皇祖、史皇孫、皇考、俱宜稱帝、戾太子妻妾子女皆死  
非命、史皇孫寄養外家、史氏孝昭、未拔置官中、養之  
為子、而遺所生祖父、不可為萬世法、至光武情理尤  
悖、莽弑平帝、攝位三年、篡位十八年、漢統絕矣、光武  
起春陵、獻肱間、制羣盜、創一統、呂東萊曰、高祖創西  
漢、光武創東漢、皆是創業垂統、此言至當、又與漢宣  
誤召不同、謂之繼統、且不可、而况繼嗣乎、司馬光以  
為上繼元帝、誤矣、且元帝有子成帝、孫哀平嗣位、三  
世在位三十七年、與漢昭無嗣不同、安可誣以無後、

而○強○繼○乎○先○武○既○非○出○繼○他○支○安○可○強○割○私○親○之○愛○  
而○忘○其○祖○父○乎○既○不○上○祀○以○天○子○之○禮○而○做○以○天○子○  
之○衣○冕○陵○祭○祖○父○乎○不○追○稱○皇○祖○謚○某○帝○而○祝○文○稱○  
曰○鉅○鹿○尉○又○不○追○尊○皇○考○謚○某○帝○而○祝○文○稱○南○頓○今○  
父○不○得○因○子○之○貴○子○不○得○伸○尊○親○之○情○隋○光○武○子○不○  
孝○漢○臣○不○學○之○罪○也○司○馬○光○又○附○英○宗○子○不○孝○天○子○  
繼○統○不○繼○嗣○與○他○人○繼○後○不○同○天○子○繼○統○仍○當○稱○所○  
生○父○母○為○帝○他○人○不○得○顧○私○親○歐○陽○修○亦○是○他○人○可○  
繼○統○先○生○集○卷○之○九○說○六○

稱○伯○天○子○不○可○稱○伯○繼○統○者○繼○義○黃○萬○世○之○統○為○人○  
後○者○為○一○人○之○後○受○其○財○產○而○已○故○莽○操○武○后○為○變○  
統○不○得○為○正○統○為○罔○位○不○得○為○正○位○常○人○之○情○難○割○  
所○生○之○親○聖○人○制○禮○以○節○之○情○其○無○後○也○無○後○則○無○  
嗣○若○子○雖○無○後○必○有○奉○祀○小○宗○惜○程○子○大○儒○亦○誤○  
為○拂○情○之○議○胡○新○安○大○謬○嘗○時○舉○朝○名○臣○不○知○大○道○  
雖○伊○川○大○儒○亦○不○知○况○常○琦○乎○歷○宋○元○至○明○劉○定○  
之○尤○不○知○定○之○曰○修○昔○也○贊○仁○宗○以○立○為○後○之○子○而○

今○也○導○英○宗○以○忘○其○後○之○父○背○先○帝○而○使○嗣○君○薄○大○  
統○而○厚○本○生○于○禮○經○為○不○合○于○直○道○為○不○純○老○朽○罷○  
官○山○居○二○十○年○方○悟○此○義○歐○陽○修○僅○窺○其○門○未○窮○其○  
與○惜○哉○而○定○之○以○為○諫○君○謬○矣○天○子○繼○統○與○凡○人○繼○  
嗣○自○有○大○道○情○安○即○理○到○不○得○不○著○定○論○以○開○萬○世○  
羣○蒙○

六官說

堯初得舜首命曰慎徽五典蓋司徒之職也主教化  
次命曰百揆蓋冢宰兼公孤之職也居司徒之次堯  
之重教化如此故萬邦時雍舜咨四岳則首求它百  
揆者是以堯之次命爲首而首之教化則不及矣故  
大哉同天惟堯一人舜咨十二牧首曰食哉惟時命  
稷播百穀猶知仁君之治天下養民爲重又次則命  
契爲司徒則以教化爲第三義矣周公作周官亦首

惟堂先生集

卷之九

八

冢宰次司徒猶幸以司徒掌教今之司徒則司錢穀  
而已而教化則併入宗伯舜命伯夷專司禮命夔專  
典樂教胄子胄子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將有天  
下國家之責慎重其事故以樂教之孔子曰興于詩  
成于樂今世則削典樂之官而以歌詩爲迂腐無用  
舜命契爲司徒命伯夷爲禮宗命夔爲樂官是以三  
卿分任教化一事何其重也今則併三卿爲一禮部  
專掌祀而已次司宗儀何曾教天下何曾教育子又

次則司鄉會試論拔藝何曾同孝弟忠信以致淫食  
邪人專惡尚行正人其間得數人亦撞遇耳亦賴名  
教之在天下炯炯不昧正氣之在乾坤萬古不息非  
關科第也陳經曰虞禮樂分二官周公爲一虞以士  
祭兵周公分爲二帝世詳于化而畧于政王世詳于政  
而畧于化豈知虞分三卿不止分爲二也先正云古  
之天下君養民也今之天下民自養也奈何以惡吏  
惡政因自養之民哉周承箕子三八政之教故司空

惟堂先生集

卷之九

九

任若民時地利今之工部司造作而已何曾知養民  
六部皆無養民之官獨賴仁人爲守令招撫開荒均  
差禁吏書皂快緝盜嚴窩爲養民耳古之天下君教  
民也今之天下人自學也奈何以淫人當路事殘自  
學之正人哉陳經嘆息到此當何如



封建議

帝王以禮經天下而開一代之遠圖聖賢以統定天下而垂萬世之長計胡元禮制大塚故國初議禮之臣有二誤焉親王之國世世襲封至五服之外親盡情遷猶謂之親王此五服之禮不明其誤一也親王絕嗣親王將軍不拘第姪皆得進封名曰繼統不繼嗣此正統之義不明其誤二也何以謂之親王之子次子一體而分皇太子之親弟同胞之愛其情當厚其禮當隆隆之而不以為過也周制五服之外慶弔不通而太祖議法之初情法兩盡考之祖訓云皇太子授以金冊金寶親王授以金冊金寶以其為皇次子也今之親王皆皇次子乎又云皇太子嫡長子為皇太子孫次子皆封親王以其為皇次孫也今之親王皆皇次孫乎祖訓止云皆封親王不曰世封則親王不世封明矣祖訓又云凡親王子孫授以官職則子孫止于官職其不封王又明矣

卷之九

十

祖訓子授鎮國將軍以其為皇曾孫也孫授輔國將軍以其為皇玄孫也會孫授奉國將軍以其為皇祖免親也親至此而盡服至此而窮封至此而止是太祖之本意未嘗不正而附會者之過也今惟求太祖之本意而刊附會者之誤則玉牒雖日增而服制則一定分封之禮不減而賦稅之額不加雖傳之萬世子孫萬億其制一定而不可變故曰帝王以禮經天下而開一代之遠圖襲封之誤不當正乎何以律堂先生集卷之九

謂之統自義黃繼天以來正朔相承是以有統之名自夏周歷漢唐宋及今同一正統其間耶之暗昧如晉宋齊梁守之強暴如秦隋夷狄如符堅胡元女后如呂雉武惠先儒猶不予以正統凡欲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者必使此義大明于天下而昭揭于萬世太祖豈慮不及此乎考之祖訓止云凡朝廷無皇太子必兄終弟及蓋兄終弟及繼天地人之統繼歷代帝王之統繼一代之統必天子而後可以言

統○以○天○下○無○二○統○也○况○為○天○子○之○臣○乎○道○如○唐○虞○  
德○如○三○代○功○如○漢○唐○宋○而○後○可○以○言○繼○統○以○古○今○無○  
二○統○也○况○以○臣○而○僭○君○之○禮○乎○統○之○一○字○所○以○明○萬○  
世○之○經○定○忠○義○之○志○折○胡○虜○之○驕○謹○無○將○之○漸○其○義○  
精○其○慮○遠○其○功○大○其○予○奪○在○後○之○聖○賢○雖○帝○王○不○得○  
而○與○也○故○曰○聖○賢○以○統○定○天○下○而○垂○萬○世○之○長○計○進○  
封○之○誤○不○當○正○乎○因○循○而○不○正○則○分○封○無○等○而○天○下○  
之○力○窮○進○封○無○節○而○萬○世○之○防○潰○吁○可○不○畏○哉○

惺堂先生集

卷之九

十二

敬其所尊九世以上之廟猶祧受其所親百世  
而不得所止此可以為天下經乎何若親盡情  
遷則恩亦從而殺開以四民之業使其賢者有  
奮庸之路其不賢者亦知小民之依習艱難之  
業何為使之太平無事則飽食尸居一朝勢殊  
狠狽之狀至于不可言乎嗚呼以其麗不億之  
子孫食萬民猶以不億之蠶食萬木木盡而蠶  
亦從之三百年之體國者何不憂之思之言之

而使一退老之臣憂之言之而卒歸諸無用也  
悲夫

惺堂先生集

卷之九

十三

金城山庵記

邑和北鄉金城山古有庵以兵燹廢道人陳大千始  
修復之茲釋老之常課耳○奚○取○而○記○之○雖然大千之  
禪于吾儒者有二焉○吾儒處貴明道尚靜專也○出貴  
救時戒徒食也不謂大千乃兩得之初遊廬山天池  
棲賢橋建白鹿書院高美亭侍御唐公學憲徐公題  
其名于亭石大千以為夸而不情入闕之武夷琳宮  
先宇大千以為華而不實返吾儉妙果寺開闢習靜  
三年又以市買之齋吾真也乃辟穀走深山跌坐金  
城之巔無窩穴避風雨無果菜充饑腸蛇虎從橫于  
後先大千乃居之不疑一夕大雨虎入張統家衝  
其豕以去張列炬持戟逐虎但見一人危坐山巔擁  
炬視之始知其為大千也咸驚而異之由是尋訪者  
日衆日饋果餅餅之食諒茅為廬覆之三歷年邑人  
響應自一木一石積而成庵古庵遂復此大千靜專  
之效也吾輩能如大千道有不明乎大千就庵奉祖

雄堂先生集

卷之九記

十四

新時和年豐報鄉人四方之徒咸禮拜大千為師  
乃大千日荷鋤率徒衆耕余怪而問之大千昔靜今  
動昔逸今勞何先後異致也大千慨然曰非吾素志  
也向也吾飄然一身如浮雲今則負庵宇香燈徒衆  
之累安忍持故見坐食斯人哉居嘗戒吾徒力田勤  
苦自食其力但持鉢募緣即逐之受賜于天者安受  
賜于人者危余聞之慙汗浹背吾輩一入仕金紫其  
躬與馬其步厨傳遍天下坐食吾民久矣大較竭萬  
農之力僅足以奉一人不為寒心哉或曰勞心者宜  
爾也不知古先聖王之貴勞心者為勞力者地也不  
能為之地反從而漁獵之奚取于勞心哉又無愧于  
大千乎今大千基木已拱不紀其事何以啓後人乃  
因洪陽等僧之丐言遂記之

雄堂先生集

卷之九記

十五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解

萬曆七年正月二十四夜韓美中問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解者云自然適然此心終未透吾答曰大註云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恐不得子貢心子貢恍然悟實到此田地故有此問無些躐等意夫子亦不是言不可以躐等止是夫子心細更歷多真見得物我迹能難化幾微間便又有物

惟堂先生集 卷之九解 六

我相真非子貢所及故曰非爾所及也子貢穎悟高便信得未及便猛着力故不復問國外程子註又添箇恕字覺得又推開了恩謂云云解仁恕字甚分曉解不得夫子子貢一時問答真意程明道自信好獵習心盡心丁周子亦心細更歷多故不許至明道見真不覺有喜心方信得周子子貢則當下便信要之學問孫悟處入者徑捷孫踐履得者穩固子貢究竟不及曾子以此蒙引云子貢此言誠自然了自然者

仁也仁之地位非子貢所及恩謂子貢問時心地本自然完完全全是仁者見在地位但是日月至焉之仁顏淵三月之後夫子亦不輕與吾輩何敢望日月時至亦不多得惟師友作會齊發時渾然天理一時之仁耳爾之時至可也

曹逸我曰深得當日情事明道一證尤微

惟堂先生集 卷之九解 七

其愚不可及也解

朱子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為愚此忠也非愚也又曰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吾恐天下之大智必盡心竭力而不苟避臨難苟免謂之巧可也謂之智則未也又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為愚之不可及此以成敗論也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料鈍非臣之所能逆睹此古今之定論也文文山謝疊山輩不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可謂愚不肯于盡君

惟堂先生集

卷之九解

十六

子之處亂世死節易沉晦難故程子曰沉晦以免忠庶得武子之心而發朱子之蘊

曹逸我曰此書從來不得定論得先生之說而定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解

欲寡過未能是聖賢真心愈細愈見過愈見未能故曰深知君子之心故深喜之善于辭令還是第二義孔子問伯玉遠日行事使却以心對何等精簡若數行實以對便無味慶源輔氏有見

惟堂先生集

卷之九解

十九

伯夷辟紂章解

伯夷太公辟紂居海濱均有愛君真念非惡而逃之也其身海濱其心未嘗一日不廟廊也忽聞文王作不勝慶幸養成君德在斯人也綿延國祚在斯人也盡歸乎來竭盡三誠合併爲一應其有濟乎其跡歸文也其心歸紂也眷眷不忍忘紂之心千古耿耿若以爲伯夷清之聖恐紂之惡汗之也而去之則潔一身忘天下楊子爲我之學不仁甚矣又以爲伯夷之

懷堂先生集

卷之九解

三

歸歸文王之善養乎已也此則養口體又在楊子下矣愛君之仁愛天下之仁愛萬世之仁有難以顯言者而托之西伯善養老獨孔子知其心而以爲求仁卒之以杞包瓜終文之世殷祚不斬夷齊太公之初心遂矣文王夷齊太公終守臣節天下之大順也文王發武王立涵養君德力不逮于前時人心離天命絕不幸適道乎今日不能守天下之大順而犯天下之大逆武王之心痛矣四海臣民不以爲逆八百國

諸侯不以爲逆此齊人之見耳一時抱聖賢學術者

亦不以爲逆千百世之下猶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武王之心益痛矣幸得夷齊扣馬言之萬世君臣之

義昭如日星武王之痛于是乎始釋武王之心于是

乎始明乃大言以明告天下萬世曰義士也是其心

明知其爲義而其身乃犯天下萬世之不義哉武王

必不忍也商郊牧野之師舉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

惡耳其曰恭行天戮云者必非武周太公之言戰國

懷堂先生集 卷之九解

王

策士之言也秦晉武成不出于伏生之口又不出于

孔壁之藏而晚出于漢世其爲偽書明矣孟子僅取

二三策誠有見乎人心既離如土崩瓦解不可收合

若林之衆反自攻其後而此則君側惡人亦或不免

使其尚在武王必泣血痛諫因請遠斥之身自左右

薰蒸以觀開悟柰之何紂自焚死武王受君之心絕

矣痛心疾首將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不

忠之罪萬世其贖吾父涵養君德綿延國祚而吾乃

不肖至此極耶。不孝之罪萬世莫贖。此武王之真心。惜經火于秦。無一言傳也。而吾亦何所據而遷度乎。千古之上也。考痛心考十三年之誤。又考十三祀之誤。經歲累月。得陳省齊歷年圖而信焉。又得邵康節皇極經世書而信焉。武王自甲子昧爽之後。四海無君之日。朝政紛紛萬狀。又經兩月之久。豈無一事可言乎。兩月之後。猶返舊都是若。西伯伯臣位其不忍死君之心。昭然可見。而司馬遷尚以爲梟紂頭于太白。崔堂先生集卷之九解

之旗親學弓三昧之聖狂之心。天淵懸絕。故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宋世大儒亦嘗攷遷史之謬。辨孔註之訛。惜無有真知武王之心。而刊經書之誤者。遂以武周太公之心。與夷齊異也。而不知其心一而已矣。干城名教之言。真開萬古之羣蒙也。

乾卦六爻解

萬曆七年二月初一。與劉近之論乾卦亢之爲言。篇記舊遊。自下與諸同志論易。時常州市衣朱得之先生。講云。六爻皆是龍德。若知時說。所謂知進而不知退。乃鄙夫事。豈龍德聖人事。陽明先生云。此爻如伊尹。周公處時之亢。其心但知有進。不知有退耳。

崔堂先生集

卷之九解

履卦大泉解

履之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程伊  
川傳云：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定理也。人之所履，當  
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  
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  
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矣。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  
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

惺堂先生集

卷之十

五

求之，皆非有與于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  
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以至  
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  
交騖于利。天下紛紛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  
矣。此繇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別上下，  
使各安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昔年與朱元卿論易，  
朱子為此一段，余與朱子反覆論讀，今讀書經大  
易，又見此節，齋之言，故並記之。

皇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十

後學陳曾孝若父編次

墓表像贊墓誌墓誌銘祭文

金都御史趙公墓表

皇明會都御史桐城程野趙公，欽既葬之明年，其子  
太學生鴻賜，以亞卿古泉盛公狀，少宰平泉林公誌  
銘，托其門下士胡生實千里致書，走余山間，再拜稽  
首，以墓表請。余曰：茲山久與世隔，筆硯謝絕，顧與趙

惺堂先生集

卷之十

墓表

氏父子有風約，何忍以側辭況其事則狀也，其義則  
銘也。其生平表樹則天，皇論祭之文也。其志余竊  
聞之矣。誌而藏之以信遠，內史事也。林公有焉，表而  
出之以勸世，外史事也。余其任之哉。昔公與余夜坐  
大宰寺，慷慨悲歌，潸然出涕。余知公之真性見矣。排  
徊夜分，執余手曰：吾老矣，志有在焉，而力莫  
之能也。公往矣，言猶在耳。齊泰果載渾菴，共聞之焉。  
孝子者何忍一息忘之。公八歲能文，弱冠魁南省，其



文章亦可矣。歷諫垣、卿寺以及開府建牙，其遭遇亦可矣。敦孝友，仁族屬，建宗祠，置義田，其節義亦可矣。公猶不自以為可，而潛然出涕者，何也？其志有在也。痛幾希之易亡，去禽獸之不遠，直欲努力斯道，日不遑食，夜不安席，惜乎天不假年，而貴志以沒也。雖然，公有冢嗣，宜秘洞有會友四方，有同志能共念幾希之易亡，去禽獸之不遠，翺然共奮，則公之志固未沒也。死猶生也，然則余之表公者，其表公之墓而已耶。

懷堂先生集

卷之十 墓表

二

抑將以勸世耶。隆慶六年三月既望。

王本四暨配游氏像贊

此萬年王本四暨配游氏之像也。此像已入盜手，幾灰燼而完歸者，予貢問鄉人，皆好皆惡，何如而夫子斷以善者好，不善者惡為定見，豈不以善者好之樂其與已同，惡者惡之，惡其與已異也耶？而有不盡然者，學問如程明道，可以感王安石，美質如韓琦，雖斥逐者亦無怨言。阮處士蕭對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十餘不起，起而歸鄉人，暮行遇盜，說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德興張沛之父子遊學過江，賊執其父，將殺之。沛之抱父代死，賊怒，舉刃欲下。其僕又抱其背，賊問老者曰：「抱汝背者為誰？」曰：「吾子也。」抱而子者為誰？曰：「吾僕也。」賊大感悟，曰：「子代父者有之，僕代主者希。」遂盡反其資，垂泣而別。王本四名禮性孝友，妻孫氏勤勞儉素，終身止服荊布，首無麗飾，至于薄自奉而厚濟人，則夫婦兩人如一心。值歲大饑，倒廩發萬粟賑貸，不索券，日惟率子弟循空廩歌孝弟詩耳。

懷堂先生集

卷之十 贊

三

其高○曠○之○懷○若○此○正○德○間○姚○源○之○變○盜○得○其○遺○像○  
人○完○歸○獲○其○孫○釋○之○不○殺○盜○掘○丘○墓○挾○棺○骸○索○賸○金○  
獨○不○忍○發○王○夫○婦○二○塚○夫○鄉○人○之○不○善○者○至○盜○賊○而○  
止○矣○然○則○不○善○者○不○惡○亦○可○以○知○其○賢○乎○彼○倣○視○一○  
世○者○則○人○人○惡○之○其○才○其○節○皆○掩○而○不○見○不○惟○不○善○  
者○惡○之○雖○善○者○亦○惡○之○乃○藉○口○云○吾○不○為○鄉○愿○不○善○  
惡○之○庸○何○傷○吾○拔○流○俗○不○詣○于○時○吾○尚○友○千○古○非○一○  
世○所○可○知○誤○亦○甚○矣○程○子○曰○吾○未○見○吝○于○財○而○能○為○

性堂先生集

卷之十

四

善○者○而○黔○婁○之○不○屑○于○嗟○來○者○惡○其○驕○也○王○之○感○姚○  
源○雖○其○散○財○不○吝○亦○其○發○于○惻○隱○無○驕○色○故○感○之○者○  
深○也○書○以○歸○王○生○而○還○以○自○警○焉○贊○曰○

我○觀○王○氏○積○德○之○門○頑○可○作○迪○仇○可○化○恩○完○彼○遺○像○  
貽○厥○嗣○孫○不○善○偏○格○寧○善○而○昏○紛○紛○毀○謗○詎○云○勿○論○

後學陳曾曰尺幅中教思無窮○率子弟循空

廉歌孝弟詩于發聚賑饑絕無真寫得王夫婦

胸中蕩平無一事後來砭倣戒驕一段已伏于

此先生文豈惟動必有教即其文字神駿又律  
爾爾  
曹逸我曰此等文字讀之可以生人善心養人  
和氣

性堂先生集

卷之十

五

王汝忠墓誌

王汝忠其今之木訥士耶其初見予也默無一言及  
誠為文章則又滾滾能言者余心備之當年不知反  
身之學亦徒以藝文相砥礪耳丙午余先舉狂肆猶  
昔癸丑荷同年羅近溪引予學余稍悟嘆曰不得引  
路人終為失路子又嘆業舉取科第即舉業完矣登  
台輔則宦業完矣抑孰知貴如其重非綿力可勝  
道如是其遠非一蹴可到百年陳駒又如是其不肯

性堂先生集

卷之十

六

待我耶丙辰戊午聞王子見知于督學領案余曰王  
子文矣聞薦于鄉余曰王子舉矣辛酉父疾親供湯  
藥或曰當偕計吏北上王子曰一刻不可離榻前况  
出門遠征乎嗣是父復康強承顏七年至隆慶戊辰  
始故母重安人在堂王子節哀強粥怕母顏余曰王  
子孝矣凡未會試即以水手常典返之官余曰王子  
康矣丁丑署景陵教爭青衿欣欣起余曰王子能其  
官矣且王子肯曾卷書走涼玉就學鄒東郭錢緒山

性堂先生集

卷之十

七

後遂徐魯源之門余聞之大喜曰王子木訥今知學  
則延仁矣朝士每云吉安以忠義相尚而饒未之聞  
得吾子則饒有光矣萬曆戊寅十月十五日卒于官  
距生嘉靖己丑三月初七日享年僅五十前歲弟良  
士與余會海口勸學好問以狀被錄按狀汝忠諱良  
臣世居德興要城里桂湖鄉二子三女一孫以某年  
某月某日某時葬于某山余素聞桂湖王族多賢余  
辱師知汝忠汝庶不誣汝墓然王子修于已者厚  
而取于造物者廉或者有待乎而弟而子孫日勉之  
余日望之

惜墨如金本身外無一溢字讀先生文往往長  
人廉耻

鄭仰峯暨二配某氏劉氏合塋墓誌

嗚呼仰峯年兄安在哉兄性剛直淡勢利不干謁席靖丙午與弟同舉北上不遠陣走媚門庚戌下第同舟南顧康齋先生日錄益奮志向學舟中兩月無一毫科第念遂約士子同北各窮家計方附江船阻雪日拜丁蘭孝子祠夜業舉子癸丑正月至真州顧驢日雪行至六合無店可投及至徐州米貴囊空主僕分食半夜起跟車行忍捱七十里方得自水入口又

惟堂先生集

卷之十墓誌

八

行七十里投店買飯宿至半夜暗束裝行耳驚警馬幾度勢如閃電饑寒兩苦二月初抵京兄又下第南丙辰兄取進士三百四名上請命止三百名兄不就教已未成進士授郊尹廉如水隨卒于邨距其生正德壬申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年嫂某氏生子世京繼嫂安仁劉氏聰穎能文痛兄欲同死救難割兩耳石灰之剪髮束灰耳懸靈座左右不肉食世京跪動不眠及跪至午不起劉哭曰兒起但食肉一

片耳未表尋歿邑父陳竟言自兩臺奏聞例歿不表卽付史館收實錄兄同年來貞吉內臺憲長寄世京同年錄并示收青史今及塋何余幸與兄同志苟延八十年愧兄多矣願兄子孫爲聖賢爲卿相享不盡之福兄諱棟姓鄭號仰峯

惟堂先生集

卷之十墓誌

九

羅汝書墓誌

嘉靖甲辰歲大歉。余日二粥未嘗飽。每抱書眠。兄來扣戶。余驚起。即操穎爲文章。遂忘倦。日將曉。五篇完。亦不覺倦。兄之賜也。乙巳秋。更甚。二粥亦費。措貸。十二月。望天未明。兄與舒景明抵余榻。大語曰。行者已至。居者尚昏睡。尚謂之人乎。余不敢應。但覺此心清。虛無一物。援筆七篇立就。候二兄完。館主朱廷佐請就火爐酌酒。聊相慰勞。余起。煖脫衣。焚燠風。三人攜樽。堂先生集。卷之十。墓誌。十。

取投火中。爆勃有聲。次年余適爲。竊自慚。又三年爲。已酉。三場題皆兄素習練。余心喜。以兄必捷。尋入省。起文。兄見卷把玩不忍去手。不意又落第。劉黃下第。我輩登科。率無顏厚乎。無何。聞兄計且悲。且愧。勸學者。天情疎者。存率無顏厚乎。悠悠彼蒼。不負苦心。兄之後嗣。將有興乎。今余幸而免者。六十八年。慚而忘之。萬曆十三年四月望日。

嚴師孔暨妻張氏合葬墓誌銘

隆慶庚午。史一泉太府。萃兩庠生。試之優。嚴生而泰。托余訓之。學。余咨其素履。方十歲。父鉅母朱相繼逝。哀痛昏死。復甦。攻舉子業。貧益亟。嘗竟日之食。余問之。不荅。萬曆癸酉。舉于鄉。啜不色。喜同年詢之。應曰。二親安在。甲戌下第。益窘。乏日。或一粥。丙子當會試。托余代借。已卯。復代借。庚辰中。三百四名。列名上請。命下止許三百名。落乙榜。當得教職。同寓清。堂先生集。卷之十。銘。七。

仲潔喜而慰之曰。兄壽不長。且無子。當蚤娶妻。師孔不應。東裝南還。仲潔厲聲。擊其車曰。若尚歸乎。余歸。妻尚可代聘。金遂解。已裝。同往。舊寓理舊業。尋舊會。怡然不知其爲下第也。不知其爲三月之久也。乃得海岱門外。二條御。循王虎女。仲潔喜曰。此女端莊。志生子。復買一婢。伴處。又月餘。拜官。夷陵學正。同買舟。南。仲潔抵家。師孔迂道詣余。山中道其詳。余曰。今世視朋友。一倫甚輕。而孔子以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其義甚重、仲傑精透此義、乃能超世情、忘下第、港京  
邸爲子長遠計、余反省當年下第二次恨、不南飛、何  
其淺陋耶、師孔抵家、復詳以告張、張愛如已女解已  
衣、誓讓已正寢、自設旁榻、若將終身、夷陵未葬、門弟  
子感化、鄉紳劉一儒、薦之太宰、陞南雍助教、大可成  
王弘誨、黃鳳翔、以爲異才、出格禮遇、陞潁州守司、咸  
惜之、守潁數月、士民愛之、如親父、戊子七月十四、卒  
于潁、距其生年嘉靖丁未正月初二、享年僅四十二

性堂先生集

卷之十銘

十一

幸有子懋樹、潘之賜也、張先于壬午正月二十一、卒  
于夷陵、距其生年嘉靖己酉五月十四日止、一女歸  
孝子陳之可、子塾、王教、子督、家內外整肅、如烈丈夫  
懋樹聘孝子朱大德女、師孔與張二親、淺寄席外十  
年、不能入土、余助三金、以是年十月十三日、合塋于  
鳳凰山程家壠、朱母墓傍、員亥向、已余爲之銘、銘曰  
潘修朋友之倫、孔子不過如此、嚴夫婦、非陳餒子思  
三旬九食、不過如此、自志學以及守官、絕貨色、齋戒

以神明其德、享祀鄉賢、無愧往昔、張慈王貞、內外雅  
稱、銘之墓石、可以爲訓、

後學陳曾曰、嚴先生曾先外王父也、世稱舉人  
爲孝廉、若吾外王父者、孝矣乎、廉矣乎、夫然後  
當是名而無愧矣乎、

性堂先生集

卷之十銘

喬二公暨配稱人劉氏合墓誌銘

余宗有處士曰喬二公。諱顯。字時之。號陽魁。浮之官。人也。浮人業陶。買習于利。好為攻詰。以希尺寸。而公用恬。既恬。然自戢矣。母乃緩急。不可為恃。而公用能。其無窮。公金不滿千。產不滿百里之豪。有力者。舉。躬于公之物業。無不割與之。平。余猶憶記少孤貧。賴公濟余急。蓋公天性孝友。自五服內外。以及姻友。無少私。其有者。公雖行賈。意在賁賤。飲散之外。其循。懷堂先生集。卷之十。誌銘。十四。

循禮度若儒。急人之難。慷慨自喜。又若俠。惜乎天奪之年。時嘉靖己亥。閏七月九日也。距生弘治庚戌十月五日。得年五十。念公之德。云胡不悲。余于時欲為公志。不行者。而力未能也。丙午。舉于鄉。癸丑。成進士。歷官十餘年。日不暇給。尋罷歸。山公之子庭桂。偕焉。文郁。伏地哭。云。墓父三十年。而片石尚缺。今母劉孀人。又告殂矣。行且合葬。余因憶稱人生平貞淑。力相其夫。凡有善念。無不勉從之。娶居三十二年。言動

不踰矩。曉夕訓迪。其子若孫。無不式于恭儉慈讓。已歲大稔。家無儲蓄。能捐鉅鉅以佐憐人之饑乏者。熱懷色。其于公濟人心事。若合符焉。合葬一議。圖其後之孝思。無涇。不可謂非善報矣。厥後之昌。又可量哉。始公葬于鄉之巒子園。固已預矣。今又以稱人合墓。故為之銘曰。

厥夫慕義。何處不勉。厥婦同心。永矢弗諼。蓋緩急之時。多慷慨之人。鮮以此高誼。視彼俗情。相去何懸。惟懷堂先生集。卷之十。誌銘。十五。

謂仲尼不在人心。諱謂夫婦不為聖賢。

祭告漢陽祖侯文

正氣在乾坤間終古不朽人得天地之正氣以生亦  
不朽祖侯在漢業馮異傳耳廟祀迄今不衰將與  
之顏孟廟相輝映豈偶然哉孫祖稟天地正氣而無  
一毫邪偽雜之也故其聖德宏才或有所避而不盡  
施又或飲其神功一時不及知而史冊不盡傳與不  
然何歷唐及宋千餘年尤能坐湧三泉為霖雨茲非  
終古不朽之氣之所為與為侯子孫得侯正氣一脈  
惟聖先生集 卷之十文 十六

相授代能以忠義自樹立至婦人女子如字面義姑  
凜然霜雪可畏非正氣流衍有是哉歲癸丑子姓同  
第者五初不識面邂逅考世系起釐以微則公徙四  
明而知名朝宜朝富以東安道人徙閩木主而知官以  
天長從龍立功而知不肖以兵部先人致祭而知握  
手論心敢自慶幸已哉四海之內九州之外有得侯  
正氣為聖為賢者其處以明道其出以救時其夷狄  
患難以自得風天下後世雖世系莫知所自出而氣

脈固通于侯何害其為疎也居侯廟下八大支一十  
五枝之子有奸回邪媚出為民物殃處為鄉閭讒  
道說仁包藏禍心其自外于侯也甚矣而亦何取于  
親也跡是以砥礪雖侯死侯將祭之而况默相之乎  
不義而富且貴雖周旋傳繼侯將勿享矣而况陰殛  
之乎祇茲莫懼用為于侯尚饗



祭忠烈胡公文 代揚郡尊揚名際會

初九潛龍之鳴。靈鐘方九有之戰。血玄黃。獨不撥于  
幽人之耿。哀憤。鬱滯。清寄。意咏松。一言動。主聲發。  
九重。同。簪。頭之。鐵。筆。封。章。堅。寶。國之。景。隆。東。昌。  
投。奏。察。寺。陪。崇。天。光。分。曜。陽。九。奇。窮。甘。菹。醢。以。如。飴。  
遂。波。父。乎。萃。後。仁。皇。登。極。首。念。諸。忠。郡。奴。生。還。傳。  
福。釋。戎。委。木。主。于。鄉。祠。賴。端。峯。之。文。宗。史。局。大。吏。隱。  
操。非。公。二。百。年。來。竟。缺。耶。融。幸。遭。逢。大。聖。人。嗣。無。  
聖。堂。先。生。集。卷。之。十。文。十八

大。歷。服。矢。諸。二。三。元。輔。曰。所。謂。昭。赫。者。循。故。常。  
獨。租。稅。釋。繁。囚。已。乎。表。忠。魂。波。厲。臣。節。群。余。冲。人。  
之。首。事。也。乃。渙。大。號。乃。布。寰。中。所。在。尊。祠。典。祀。攸。隆。  
墳。墓。苗。裔。恤。錄。恩。豐。維。特。按。臺。侯。公。復。吾。前。守。陳。  
公。省。齋。欽。承。恩。詔。登。進。士。民。賤。言。曰。大。聖。人。不。  
繼。祖。宗。之。迹。而。不。從。祖。宗。之。大。志。不。述。祖。宗。  
之。事。而。先。大。祖。宗。之。明。聰。弘。武。周。之。達。乎。樹。孤。竹。  
之。高。風。則。有。聯。山。層。令。被。召。臺。郎。首。崇。風。化。抗。疏。

言昌。天顏嘉賞。部僚傍章。懸之邑門。杲日正陽。旋  
風捲懷。扶搖翔翔。萬日驚仰。嗟嘆彷彿。自午迄申。還  
于是堂。一紙不裂。一字不舊。今日胡公。真飛騰靈物。  
耶。二百年英爽。遇之念。持初之念。光程。今蘇陽躬遭  
奇遘。躬檢皮。履。而。深。慕。于。前。賢。侍。惠。州。張。先。生。一  
百一十四人。開釋。厥。愆。士。民。咸。為。兵。風。紀。異。著。有。詩。  
荷。小。子。際。會。甫。一。入。聽。程。令。慨。慨。為。忠。建。言。今。未。言。  
畢。余。心。杳。然。對。揚。天。子。之。休。命。孰。大。乎。此。焉。弘。敷。  
聖。堂。先。生。集。卷。之。十。文。十九

七。饒。之。風。教。孰。切。乎。此。焉。後。痛。我。公。一。腔。血。瀉。荒。勝。  
一。寸。丹。照。九。天。無。血。胤。一。綫。承。錄。蔭。曆。恩。無。流。墳。  
一。坵。被。封。豎。大。典。獨。建。專。祠。合。祀。羣。賢。食。念。在。食。眠。  
念。在。眠。頃。得。茲。基。焉。饒。城。最。高。阜。雖。居。城。內。實。遠。塵。  
喧。但。其。地。世。為。民。居。一。夕。其。家。夢。緋。袍。巨。卿。卜。築。于。  
此。且。開。隱。邑。谷。訓。勤。倦。遂。徙。傍。居。願。為。公。計。雖。忠。烈。  
之。顯。靈。赫。濯。亦。斯。民。之。趨。義。僊。忤。余。即。折。東。約。鄉。木。  
夫。達。觀。其。所。載。登。其。堂。宏。殿。高。堅。四。墻。崇。聳。祀。公。儼。

然後樓即堪復殿祀公夫人及公之子與公之姻之  
友其與聚焉祠之後為長沙廟公之會所豪傑畢集  
精珮合焉祠之左為頤輔坊胡家楊公之祖考成業  
于斯則又公所承祀者焉矧茲長至令節龍德方亨  
君子道長此日迎神于公正宜此地膏蒸忠靈必捷  
月夕風辰公與同志諸賢握手論心嗚呼公為君  
死哀此羣賢亦為公亡求仁得仁顛沛何傷際會度  
誠拜舞門墻敢不夙夜惟實庶可觀乎公之耿光濟  
澤堂先生集 卷之十 祭文 三

濟後生敢不以道義相砥磨期與起于後芳公之  
與臨之在上同志諸賢質之在傍玄酒一酒宜通九  
原嗚呼胡公尚其顧瞻尚饗

呈明史惺堂先生遺藁卷之十一  
後學陳曾孝若父續次  
語錄  
語錄皆先生所言與先生書牘中所筆記問亦  
有古先語而先生筆之省過日程者必有味  
其言之也今併存之 門人夏子羽識  
義理歸于一是心事歸于一明大得而小失不計也  
久定而暫違不恤也大丈夫行事當以久遠為心  
惺堂先生集 卷之十一 語錄 一  
以弘大為志日前之忤一人之議何足為念  
乾坤真此處空閒一一皆因造化裁意了梅花雜着  
句眼空江海笑浮面未分無極源頭在誰書先天  
樣子來瑤玉樓中開隱几十千山遠又川迴歸白  
沙此詩數十年不似今夕悟荒臨山岩即碧玉  
樓也造化裁也梅花外紅耳江海浮盪耳無極有  
與源先天心契自出新樣此夜獨對此燈千山萬  
川恍然參前倚衡意去年除夜夏伯起再三咏此  
○今人○除○夕○有○此○詩○也○

詩學有悟也

曲○證○謂○不○登○高○不○臨○深○不○苟○嘗○不○苟○笑○今○人○把○臂○笑○  
看○得○輕○惡○不○免○于○苟○矣○夫○苟○笑○為○何○胸○中○邪○妄○作○  
孽○借○笑○發○洩○不○自○知○其○苟○耳○只○是○一○放○肆○為○害○就○  
就○業○業○使○是○聖○範○心○大○磨○便○是○狂○

向○高○望○年○兄○云○不○須○追○悔○既○往○只○振○策○見○在○追○悔○追○  
恨○難○道○利○此○身○礙○諸○市○乎○過○惡○不○曾○夕○住○吾○身○割○  
不○下○一○去○就○去○此○身○即○在○九○霄○之○上○只○振○策○見○在○

程○子○先○生○集○卷○之○十○一○第○一○篇○  
耳○慎○勿○使○明○日○復○追○悔○今○日○也○

御○子○皇○極○經○世○書○六○觀○外○物○篇○下○云○人○之○畏○鬼○  
鬼○之○畏○人○人○積○善○而○勝○多○鬼○益○畏○之○矣○積○惡○而○  
多○鬼○不○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夫○何○  
之○有○

陳○太○猷○曰○世○主○之○懦○者○惟○知○拘○人○事○所○當○為○慮○拂○人○  
情○而○執○阻○其○果○者○惟○知○拘○已○事○苟○當○為○過○拂○人○情○  
而○不○恤○二○者○皆○非○也○盤○庚○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所○

以○為○兩○全○與○萬○曆○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讀○書○經○  
大○全○至○此○惕○然○有○省○昔○在○汝○中○拂○人○情○處○頗○多○兩○  
道○兩○可○及○鄉○士○夫○甚○拂○其○情○雖○在○我○者○皆○所○當○為○  
而○處○人○之○道○良○亦○未○憐○隨○皆○不○學○之○罪○也○

程○子○曰○舍○已○從○人○氣○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  
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難○也○知○學○者○方○能○舍○  
知○學○之○真○者○方○能○痛○舍○程○子○痛○之一○字○最○警○策○  
張○子○語○曰○以○血○氣○為○我○者○方○堪○壯○也○立○名○立○節○似○若○

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  
足○特○甚○矣○惟○學○問○克○已○轉○血○氣○為○義○理○則○窮○而○益○  
堅○老○而○益○壯○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  
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  
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吁○可○  
仰○哉○

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  
遠○却○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張○而○自○

傷化其泥弊可勝言哉

天理爲主即人欲站脚不住

人不可有自幸之心有此則德無由進而終身所到

只如此而已

書塾師我雖不才而望之子孫者甚厚必欲其學聖

賢今我延師敢不敬之如父而師之爲教或不能

視之如子或非禮之言一至其耳則聖賢胚胎喪

矣縱使能文如盧駱王楊發身至公卿將相非吾

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

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

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慎獨工夫

程伯淳先生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

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

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

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

而已夫驕縱則盡國而病民放曠悲愁則敗類而

願也

讀西銘極有滋味胸中無一物矣不遇不殖是項碎

工夫凡我同志請讀西銘緩緩讀細細玩味體貼

上此一了百了工夫

兼安卿梓芳弟至出陳汝時書云近日仔細查考平

日學問不進只是無必爲聖人之志耳無必爲聖

人之志故隨處安歇不求進也余問二子云安歇

得住否此念不善則惡此機不進則退稍軟怯即

有空隙情欲即乘之便一敗塗地

命梓芳講家人至行有恒慨然自失嘆曰一念何利

即盜賊一念何欲即禽獸舉平生而盡棄之此不

恒之爲害家之所以不齊也一息尚存恒相勸勉

耿子健每有書來即規余過直友也

朱子曰元來誠幾德便是大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

盡在裏許前後不知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

于此益知讀書之難也此段是千古卓識今人

大極圖却似不要緊。殊不知看不透。若透得分毫。則聲色貨利名聞皆掛搭不上。振衣千仞岡。何等省力。方見得性命。中真樂。

禹拯萬邦之溺。民物各得所。功在萬世。宜其數世相繼可也。懂得啓賢。孫太康。卽不肖禹之德。豈不足以裕後乎。人情大抵然也。有此形氣。卽有此情欲。加以崇高富貴。求無不得。欲無不遂。宦官官妾。百計諂媚。其不淫縱者。鮮矣。草野多賢。窮苦故也。而

醒堂先生集

卷之十一 語錄

六

貪官厚積。以貽子孫。是教之不肯以覆其宗也。愚矣。愚矣。止因口體。表却平生。可惜。止因百年內受用。却做千萬年墜罵。愚之至也。

李明卿云。父母切近。不能厚。却于門外厚他人。無此理。人而不孝。却講一體是空講。真可羞。

歷驗古今從政者。一介不取。廉矣。小也。剖決如流。能矣。小也。懸河雄辯。翻覆凌駕者。尤小也。孰知難哉。

如愚。歉歉憂不足者。始大。

不遇聲色。不殖貨利。成湯實功。出見紛華。而悅入見。夫子之道。而悅于夏實言。程子曰。親賢士。大夫之時多。接宦官官妾之時少。聖賢忠告也。錢懷蘇嘗云。朋友是我性命。會朋友是一生大事。惜年兄之骨朽矣。教言猶在。錢令祁門。時年二十一。余令敘年三十七。錢生吾後。聞道先乎吾。藉其匡救良多。國無耆俊。則朝無善政。家無長老。則野無懿風。

醒堂先生集

卷之十一 語錄

七

萬曆十五年八月二十四。看洛誥完。二十五。六昏倦。慶書二日。光陰不顧。老年佳地。酒酒去了。再追不得。回今年七十矣。將來役有幾何。敢復容一妄念。自耽閑。

學者不可不讀春秋辭嚴義正。消阻邪心。大抵學各就所得處。入強人不可立門戶。是大病。吾業錄云。朱子曰。靜而嘗覺。似說重了些。只說常惺。吾嘗謂明則可說。常覺便有心。分爲二底意思。中

齊或問言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此爲至論愚謂此用功之言自精細陸象山先生曰孔子十五志于學千百年來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的或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營營的討箇甚麼

子曰富貴在天郭璞以爲在地動人利己心不顧父母暴露則此心先絕于親何以感天或盜莖或謀有脫占二權豪抄家速禍經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形響

惺堂先生集 卷之十一 語錄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眼前實驗不信經而信小說誤矣若避水蠟須灰隔邪說不築底又誤矣

夫欲存理似倒說必理明一分自出頭人欲自去

吳康齋是真儒當與敬齋匹過白沙陽明貨色與聲名乃殺身之鴆毒人情柔染每粘懷病貪兼拂意實進德之階梯天意玉成休錯過

周興老家火災趨家廟抱神主第立而觀之親隣救者反沮之曰吾積罪愆神故告之今救逆神意增吾譴耳年少者笑其迂有識者服其教

宋真宗咸平二年十月契丹隆緒入寇侵瀋州圍之數重左右請都部署康保裔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宋順死之史臣斷曰裔有老母取爲忠義列傳之首老農曰保裔不

惺堂先生集 卷之十一 語錄 九

以老母故易甲遁免乃爲真孝謝枋得曰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後康王而生先康王而知心者耶

陳垣謂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垣爲國家師豈可爲此言若謂一時權變以折史彌遠可耳要之爲害不小唐宋有官效我大明凡掃妖氛肅清朝士獨超前代而京師設教坊司分封王府設院有清涼宮

等名許其進府承應遂肆淫狎生丁卽爲宗族雖  
有花生之禁而取倫傷化者莫能收正揚州李相  
公爲宗伯時會府部九卿科道刊宗藩條付一書  
字字精當其忠于太祖高皇帝澤被四海生民  
皆在此書而江陵懷奸肆無忌憚擅改李書張自  
知發逮王墳無以自解乃復劾院令宗藩感恩消  
怨開奢淫之寶賤倫傷化張其淫院祖宗乎自知  
清議不容殺諸人正士毀天下書院如白鹿書院  
田租自宋至今相承不絕張奪而賂權貴時亟按  
張簡承望風旨極其慘烈張其書院之仇敵于毀  
書院復淫院江陵赤族之報根在此二事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于患  
貢贖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  
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  
大以近知遠通于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  
不可公行也萬章主不受而孟子主受子路主不

見而孔子主見聖賢立大中之訓懼其矯而過也  
吾儒力挽頽風而敢不及乎哉  
讀史答問  
十五條 問堯壽一百九十八歲信否答曰堯在位  
七十二年老休二十八年并十六年卽位通計一  
百一十五年曰一百九十八年妄也  
問樂毅答曰樂毅有儒將風獨遷重器貨實誤耳方  
天台終斥之又誤  
問劇徹說韓信答曰一言而殺三士走田橫一也  
懼生先生集  
○ 酈生二也致信得罪于漢而不能以臣節終三也  
利白之害人有如此哉  
問義帝答曰項藉使趣義帝行大臣稍稍叛之藉乃  
密使吳芮黥布共攻擊殺之江中容齋謂司馬氏  
作史當爲之立本紀繼秦後乃以項藉代秦義帝  
事特附見焉容齋之見出司馬氏多矣  
問胡致堂曰田橫死傷勇者也是否答曰田橫武將  
耳非至誠安能結五百義士何必事人胡云傷勇

是矣二千平後尚懷哀痛爲文哭之

問湯帝答曰網鑑大成賜帝至江都一段甚有警省

史筆繫天下萬世安危正是此等文字通鑑近滿

惜哉

問唐太宗答曰太宗納弟頰是日生武曌復生帝后

楊貴妃殺太宗子孫淫之遺禍遠哉

問致堂胡氏云李鄴侯知慮過人而以竇董自代答

曰李泌不舉陸贄自代而及竇參董晉何也知人

性堂先生集

卷之十一 語錄

十二

冠難

問瓊山丘氏曰君子小人勢不並立爲君子者必求

所以勝小人之術然後小人不能肆其惡答曰此

論精透惟明道先生不顯此弊其餘貞忠介廉殆

不免也首句未純術字更非明道先生之外惟韓

琦庶乎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誠耶善導與入四

字爲經爲訓乃欲殺自沙何不與耶惟程夫子韓

公言行相應

問程頤上劄子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  
之時少答曰此二語萬世定論吾輩欲學聖人亦  
不出此二語

問傅堯俞素與安石善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

矣將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善誠

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答曰常情疑爲激

而雍以爲不激豈惟知傳且知直也

問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府遣使人語答曰友

性堂先生集

卷之十一 語錄

十三

直權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于理

問紹興末陳康伯焚詔請下詔親征答曰征者上伐

下之詞尊中國也

王安石孝友且嗜欲澹然天下賢人君子皆願其爲

相及相神宗得君專行行政久卒亂天下以敗宋者

何也有聖賢天資無聖賢學術故也

萬曆甲申二月十八夜讀韓文至少室李拾遺書然

念時事唐李渤隱少室山憲宗元和三年召之不



應韓子爲文勒之曰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  
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又曰善人斯進其  
類皆有望于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爲起使衆善人  
不與斯人施也縣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  
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  
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于孔子之道觀此言  
其人可知矣又嘗隱廬山之麓養白鹿自隨唐人  
名其地爲白鹿洞歷五代以及宋邦人景仰之思

未已也朱子守南康因邦人之思復其故廬而聚  
徒講學其中請于朝賜勅白鹿洞書院請陸象山  
先生登堂講君子喻義章聞者汗背一呼大興起  
成就人才爲多朱子置田廩來學者南康九江間  
慕義輸田數百頃終宋不衰入元益衰章而慨益  
之至紅巾賊始燒殘聖明御極王禱列炬入山  
尋故址復書院故田竟無侵沒者是天理之在人  
心不終泯也御史唐龍請于朝聘蔡宗充爲師嘉

靖辛丑壬寅余君洞時同消傳明應輩數百人歲  
支租二千石開唐宋盛時歲支數萬尚有餘饒至  
張若正下令復淫院毀書院御史張簡剗浚洞田  
削朱陸遺跡紅巾之後乃復遭此何異李斯之坑  
焚也嗚呼是時張虐媚驕海內爭斬而恥憐者  
所至殘虐惟恐殘虐之不甚而其踪跡之不斷且  
奇也無以當其人意而趙承之君人後也天下四  
大書院白鹿已矣若岳麓石鼓懸知其同禍也楚

人一炬可憐焦土亦又何殊于李斯之坑歟也雖  
然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唐龍在浙爲鄉賢所  
至爲名宦司銓爲真宰宰于唐汝楫爲真狀元張  
之子以假狀元爲萬世羞其身復與寺人馮保逃  
軍徐爵同傳天道可終欺乎  
樂平夏子羽枉于山廬日邑侯張彥芳事母孝推以  
爲政邑典于孝建文君遜國豎旗縣門云起義兵  
拒燕兵後死于忠懸其首于縣門樵樓時六月無

一○蠅○玷○邑○志○皆○諱○不○敢○書○草○莽○遺○民○彰○彰○在○口○噴○  
也○士○民○建○孝○思○亭○有○孝○思○卷○今○孝○思○亭○蕪○沒○久○矣○  
誰○清○自○堂○後○一○石○墩○特○起○有○松○一○株○青○翠○尤○異○云○  
張○彥○芳○墳○會○元○程○楷○讀○孝○思○卷○有○詩○云○忠○肝○一○片○  
難○開○口○孝○義○千○年○見○此○文○問○訊○孝○思○亭○外○土○有○無○  
曾○喪○縣○侯○墳○後○邑○侯○黃○洽○中○景○台○米○治○縣○事○名○其○  
縣○門○之○樵○樓○曰○忠○盡○樓○

清風亭稿題公孫弘遺像從來貴兩兼惡衣美飯古

惟堂先生集卷之十一

無○嫌○布○余○自○是○吾○儒○事○史○筆○胡○為○紀○詐○廉○弘○在○當○  
年○猶○強○起○就○對○今○之○注○僭○者○去○公○孫○弘○遠○矣○乃○借○  
口○自○文○史○筆○之○遺○禍○也○此○詩○有○補○世○教○夏○子○羽○述○  
羅○一○峯○集○云○昔○溫○公○為○相○居○土○屋○高○允○為○相○居○茅○  
舍○當○時○大○官○居○第○摩○切○雲○漢○照○耀○耳○目○今○安○在○哉○  
人○皆○知○百○姓○難○見○官○殊○不○知○官○難○見○百○姓○稍○作○成○稍○  
恥○羨○餘○則○良○懦○百○姓○畏○避○錢○糧○入○包○攬○之○手○勢○必○  
不○完○貪○官○畏○而○不○敢○追○廉○官○或○遭○反○噬○朝○廷○日○

貧○痛○哉○必○視○如○子○使○其○來○親○則○致○君○澤○民○咸○有○矣○

周○子○在○當○年○舉○天○下○之○人○無○一○識○之○者○趙○抃○同○官○亦○

不○知○心○趙○忠○孝○廉○介○所○至○若○惠○聲○但○不○知○學○何○用○

天○下○古○今○能○得○幾○箇○周○子○乃○當○面○錯○過○惜○哉○惜○哉○

黃○庭○堅○可○謂○相○知○至○為○基○銘○淺○陋○甚○矣○讀○銘○中○稱○

廉○能○事○皆○俗○吏○可○及○何○足○窺○周○子○雖○然○詞○賦○胸○襟○

亦○止○到○此○吾○輩○亦○疑○其○為○禪○他○尚○何○望○哉○吾○朱○子○

獨○尊○信○亦○是○古○今○巨○識○陽○明○詩○云○影○響○尚○疑○朱○仲○

惟堂先生集卷之十一

晦○則○吾○豈○敢○後○人○誤○認○格○物○致○知○之○訓○空○費○一○生○

精○力○陽○明○力○救○之○亦○是○禹○稷○之○功○

萬○曆○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夜○與○劉○近○之○讀○劉○珙○疏○云○

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冒○金○華○之○虛○名○貪○

勢○位○之○實○利○是○又○漢○儒○之○罪○人○也○宋○孝○宗○為○寢○前○

詔○劉○珙○六○起○六○辭○孝○矣○乘○會○上○封○事○勸○帝○孝○念○極○

欽○決○意○恢○復○移○孝○為○忠○也○時○因○張○江○陵○不○丁○憂○有○

感

張齊賢母壽百官往賀至禮物克庭人不能行母大悅當時華之而崔玄暉母盧氏獨舉辛亥馭之言以訓其子曰特加修潔勿累吾此意雖不華耀當時至今傳焉夫所傳者不在彼而在此其爲大孝可知也

思伊洛者不祀堯舜而祀禹祈雨澤者不祭天地而祭風雲岳瀆吾念其及我者耳不知思之所自曰有是哉故君行制臣行意出物以與人易令物之

惺堂先生集

卷之十一 誦錄

十八

及人難此古人所以重任使也

歷驗上之人出一言善數世之下謂之賢者與焉出一言不善數世之下亦謂之不肖者焉

萬曆九年十二月二十九夜讀性理治道二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旦崛起于貧賤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

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家遂不保又安能保國家余進士一十九年不能造一小祠堂丁巳與以祖租買祭田爲人私壞痛哉惜哉

進士科始于隋煬帝殿試始于武則天不論行實只論文詞此治之所以不古也

呂希哲夷簡之孫公著之子更歷中外居典五州晚

惺堂先生集

卷之十一 誦錄

十九

居十餘年衣食不給至絕糧者數日今人三代稱國富貴何如古人清白傳家天之報也厚矣父祖拜相孫勤學始與伊川同事胡安定年相若察其學淵深遂以師禮事之而與明道橫渠遊不專一說不私一門不爲異行當時學者莫能測其際也有孫如此祖父遠不及矣余在白下偶病少年罪過恨曰好名與貪賍同耿然之何深然之

假爾面貌○借爾形骸○弄丸餘暇○閑在閑來○仰夫子趨○  
形氣獨合天理○豈知其流弊○只一弄字○其流為嚴○  
鈞梁某畫用殺身○蕩族余在南刑部○親見董用拿○  
問一年後嚴鈞梁某亦拿○羅近溪為之抄化完○賤○  
解廣東充軍○堯夫之後為王良作學樂歌教初學○  
狂放遂至嚴鈞董用章問軍問死罪○堯夫詩云儘○  
快意時任起舞○舞到忘言處○只謳歌賓朋休怪無拘○  
束○真樂攻心不奈何○又云高吟大笑洛城裏○皆作○

性堂先生集

卷之十一

詩錄

佩也○惟帝堯一箇欽字○萬古顛撲不破○孟子曰○惡○  
可已○則不知手舞足蹈○此是孔顏樂在其中○顏子○  
不改其樂○不肯苦學○如何強得○孔子其中是有一○  
實物事○顏子一堅白物○貧賤改不得○胸中原無本○  
領○不知樂箇甚麼○

劇秦美新○從叛之賊也○而曰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  
義○馮道事四姓八君○苟合之倡也○而曰善避難○以○  
存身○介甫真伎口惑人甚矣○言偶而辨行僻而堅○

介甫有焉○

佛骨表亦是聖賢剛大之氣○非血氣之剛也○

冠準攻王旦○王旦亦莽之唐○介攻文彥博○彥博力援○  
同執政○古之凡品○今之上品也○

史氏宗○新米初登○一粥一飯○不忍先食○先薦祖考○方○

是人子先思獻君○方是人臣○草莽賤臣○無由獻忠○  
獨有先完糧差一節○卽是言私其綜○猷猷千公之○  
義○雖貧乏窘困○亦須預先措辦○先期早完○

性堂先生集

卷之十一

詩錄

邵宗師諱銳○號端峯○江西提學副使○浙江仁和縣人○  
正德戊辰科會元○拔士至饒○首問大理胡公諸生○  
叙陳履歷○魏邑尚逡巡不敢應○邵毅然曰○胡公饒○  
大賢本道親送崇祀○忠臣初祀○邵之功也○

曾遇庵古道○君子厭吏部清要○乞外補○比至饒○肅吏○  
治○正士風○一廉如水○不幸卒于任○無子○歸家○甚貧○  
朱子曰○孔子言殺身成仁○是以仁決之○孟子言舍生○  
取義○是以義決之○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

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真

辛卯四月初四夜誦中庸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此是真學脉今人文著皆喜只是學不真此一惡字不易到君子之道淡是真惡字養得出不知厭與不厭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愚曰有伊尹之學則可周子曰志伊尹之志愚曰學伊尹之學無學空志如何立得起如何任天下之重必味爽不顯愼獨知

惺堂先生集 卷之十一 語錄

三

萬曆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讀安汝止一節知舜禹是正學祖宗傳至周孔只是此教邵子詩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跡于我更跡于誰詳悉玩味便看見未發前氣象此學方入微亥子中間之言稍悟

盤庚設中是執中一脉

求孔顏樂處方無憂

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周子曰孰無過焉改則為君子矣又曰仲由喜聞過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如此今人多怯一有過怕人知便拚而舍之曰聖人我難做不知聖人易做回頭便是

王道稱門下不肯生吾荅云夫所謂不肯者何也非貧賤天世俗不肯之謂也蓋肯者似也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與聖賢相似而不悖方為克肯至于似父母人皆稱之曰肯子吾則不盡然蔡仲不似蔡

惺堂先生集 卷之十一 語錄

三

叔却是肯惟丹朱商均不肯雖然人之父母性天地之性心亦是聖賢之心但為勢利昏迷只要富貴不啻違天地背聖賢為之子者須是克盡前愆肯其性不肯其氣肯其真心不肯其習心方是肯子夷齊餓死是肯齊景公富且貴終是不肯

五經獨賴朱氏發明萬古明師而王餘姚幾為影響此澤飲願所以痛之廷臣所以七八非之東廣庵仁卿有後言雖然其提出其知輕便直捷上承泉

山明道濂溪以透孔子仁體真萬古卓識湖南映  
在倫實受其益師之不疑各隨明處求進可也  
能識得坎止流行隨其所過則此心泰然不至于鬱  
鬱○爆○急○必○不○受○病○能○識○得○貨○財○于○我○往○來○無○定○在○  
當用則用此心無繫則我重而物輕頓覺洒然樂

書經補說

伊川先生嘗言某于易傳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  
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  
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些文字中庶書已  
成今農夫祈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養  
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  
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閑過了日月即是天  
地間一靈也功澤又不及人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  
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朽人閒過日月真是天地  
閒大害又由做忤觸當路貴人遺禍兒孫天留我一  
日容我改過一日若不省察又添一日罪過豈徒多  
壽多辱而已昏愚懶惰又不能補緝聖人遺書惟書  
經自幼誦習于今六十年頗窺一綫伊尹一德聖學  
文武無利天下之心補泰誓武成洪範缺文微子無  
抱祭器歸周事無面縛銜壁衰經與觀之辱直至成  
王方受朱封承商祀箕子大聖必不死內難正志存

義黃堯舜之統必不自私其身稍窺明夷象傳文王箕子並傳聖學洪範明不可息與旨恐昏塞遺忘逐日抄出名曰青經補以竣日後改正萬曆丁酉管堤史桂芳書

先生青經補說

曾孫史簡文令編次

平章百姓說

西安余四泉云平章協和是堯治國平天下節次功夫亦有疎密畿內民庶與萬邦民庶只一樣此言有理又引禮記云車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禮記集註云又于太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同族姓之臣青經註以謂畿內民庶恐未安老朽退而思之同姓一族之臣恐與親睦九族碍又思堯之子孫各賜一姓至協和時則百姓皆侯各分治一方謂之百姓原是一姓堯于一姓九族至親故親之分封侯國百姓之臣勢不能過親故平章之萬邦又不能過教但協和之似亦有理然不能贊正蔡先生心切不安

釐降二女說一 見施姑傳後

萬曆己丑孟夏十九日復讀書經堯典起忽悟舜之未嘗不告直截明顯昨辛引孔子論大舜索殺不得一節尚影響未真堯典云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堯豈真爲察舜計哉殆不然也娥皇女英薰育大聖人膝下其慈聖仁孝可必屬于所謂二女同居志不同行始亦嘗女律之也况又歸大聖人其刑于之化甚易克亦深知其必化所謂觀厥刑者蓋托辭也莊子

書經補說

二

云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淺且謬矣而蔡傳引之誤矣深夜清燈義自朗然四岳明言頑嚚堯亦素聞其然使徑禪位頑嚚稍乖一毫舜必逃匿毀身滅迹堯聖智頂刻照萬變遂降二女此萬古妙用也當時卽命四岳釐治盛裝下嫁二女于媽汭嬪于虞此言宣之朝廷布之四海誰不聞之四岳亦卽轉諭河中州牧治道塗嚴供帳星馳媽汭以帝堯隆重語意祇告瞽瞍瞽瞍必欣然受命而孟子以爲不告者誤也夫

以天子之女下嫁匹夫嘗情之所驚動而况頑嚚尤易動者乎不迓婿京華而嫁女于荒野破嘗謂爲何忝頑嚚也而孟子以爲館甥貳室誤也方其至京之初必有貳室迓其父母以賓禮親瞽瞍所謂敬其父則子悅其父安則其子安若舜之于堯則君臣之分嚴于天澤安得而賓主之道學心傳師生恩義親于父子彼此皆不忍疎外而賓主之也而孟子所謂爲賓主者或與其父逃而非爲其子逃也此聖經之明

書經補說

三

微一也夫媽汭一語已明且盡矣而又足以嬪于虞者何也嬪者婦也祖宗承祀之婦舅姑孝養之婦非人子所得而私之者也故不曰娶舜而曰嬪虞明其爲虞氏之婦也釋頑嚚之疑周舅姑之禮使其渙然冰釋頑嚚始心醉于堯矣昔罔烝烝于善今益烝烝于善堯其大知也與若以堯知其告則不得妻乃不告而強妻之此用勢逆施之庸人非妙應圓神之聖人以拂經爲行權使塞缺爲借口豈帝堯之作用乎



其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豈真以無後而不告乎  
夫無後存乎天不繫乎我革除年間死難諸臣不惟  
一身無後九族無後十族亦強半無後而可以爲不  
孝乎此必戰國策士誣堯舜大聖以牽合其黨孟子  
以雄辨折百家乃卽其說而破之耶不然孟子親受  
業子思之門孔子所定堯典朝夕誦讀何不明以聖  
經折之雖然大聖人托刑于之詞未易窺測而二女  
之下既足曰降于鳩訥又足曰嬖于虞似爲冗長贅

請經補說

四

語故蔡傳誤以爲史氏之言下愚七十二歲熟玩堯  
典真知其一字一句關萬古綱常降二女既告其親  
又爲其子告親事理明顯今 聖旨一下卽告四海  
安有堯明言于上見諸行事之實而可以謂之不告  
乎此聖經之明徵二也二徵尤未已而又申之曰欽  
哉此蓋爲舜悅親爲舜順親至意帝曰二字乃虞史  
之詞以見帝堯中命珍重有加而無已也蔡傳乃獨  
以帝曰二字爲堯言誤矣陳潛室更誤要之義理無

窮萬世之下愈研愈有經云烝烝以善自治不至大  
爲奸惡此後又安有完原浚井大奸惡之事象雖至  
微亦安有明知天皇二女而有使治朕棲之說象亦  
烝烝于善有庫安其政教萬世之下有庫恩之血食  
之戰國策士喜爲妄誕以飾己私萬世之後不妨訂  
誤

請經補說

五

登降二女說二 原集附施姑傳第三稿從

萬曆辛卯三月十二夜讀周子通書曰家人離必起  
于婦人故朕次家人灼見萬世通弊甲申讀至此深  
服周夫子明易理反覆慨嘆欲吾子孫日誦之世  
世誦之今夕細玩殊覺未然惟孔子之言顛撲不破  
孔子睽卦彖傳但曰二女同居志不同行而已再無  
贅言何也天生女性大抵然也孝女則不然聖女又  
不然堯以二女同歸一家知其必能和室家悅舅姑

書經補說

六

襄成爲天下求人大事非以二女異志難和爲他山  
之石以攻玉也周子于彖辭之下添堯所以登降二  
女于媯汭一語誤矣况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而  
又慨堯之素聞則堯之信舜已至必不疑而試之其  
曰我其試哉又曰觀厥刑蓋有精義堯學問全在一  
欽字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况爲天下求人大事敢  
不敬乎試者誠試觀者誠觀非假托也已丑以爲托  
詞謬甚謬甚但聖經簡古只女時一語道盡曰試曰

觀曰登曰降曰媯汭曰嬪嬙詞煩而不厭者詳諄告  
瞽瞍也况登之一字專爲瞽瞍非裝奩嘗情也又曰  
欽哉以身學校女欲其愈精愈進而爲天下求人之  
心于茲乎托矣此意惟孔子見透周子不及孔子遠  
甚又曰舜可禪乎吾茲試矣不又誤乎蓋帝堯本意  
以和家托二女孔子作易亦不以睽家疑之周子序  
卦垂訓之言不覺類及之耳會帝堯言外之意明大  
舜不告之誣破千古不決之疑正通書蔡傳之誤特

書經補說

七

三易稿以求正焉

舜典篇說一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正月初四讀舜典月正元日舜  
頒正朔是時自稱名詢岳牧行帝事論年矣又稱  
名此下方稱帝大聖人心中渾然一團仁愛追悔嘉  
靖二十一年壬寅在白鹿洞下愚心粗却以正月上  
日與月正元日作一例看明讀聖經當面錯過今再  
五十六年始窺一綫後不曰正月而倒提日月正前  
不曰元日而變文曰上目前曰受終則後當曰正始

書經補說

而不曰正始後曰舜格則前當曰舜受而不曰舜受  
大聖不忍忘君真心恍然在目堯七十載癸丑召舜  
是載舜生三十歲故虞史始曰三十徵庸歷甲寅乙  
卯誠舜三載底績堯命陟位舜讓弗嗣故于堯之七  
十三載丙辰正月元日堯告廟命舜攝事而堯居君  
位自若也且不曰元日而變文曰上日上者尊之之  
詞堯在尊位尊無二上也受終者堯之帝事于是日  
終而舜之受事于是日始也舜受事宜曰舜受而經

無舜字明堯在君位但老不聽政耳舜恪守臣節  
堯命而奉行之耳但曰攝事不曰攝位此有舜親言  
為據史臣總結為據舜大聖人也聖誠前知攝事之  
初先見後世必有疑為即位者故于托禹大事一語  
不及獨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似為閉叙歲年其  
實大有關係蓋三十三載正在三十在位之後與史  
臣三十在位正合在位者在臣位也史臣又結曰五  
十載陟厥廷史臣親舜左右灼知舜心篇終總結百

書經補說

九

有十載以見丙辰但攝事非攝位而俗儒不細心究  
聖經紛紛妄說遂啓咸丘蒙之疑問曰舜南面而立  
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孟子斥之曰堯老而舜攝也  
他章又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此二語萬世定論與  
舜之親言史臣總叙又合而司馬遷史記乃以丙辰  
為舜元年以土德王何其妄也司馬遷不玩聖經文  
人不究理無足怪皇極經世紀亦仍馬遷之妄亦以  
堯之七十三載為舜元載陳吾德尊信邵子作甲子

歷年圖又以堯之七十三載爲舜元載以致后人不信經而信史萬世之大謬也況堯在君位遽削其載叛其正朔大逆不道司馬之大罪也舜曰三十三載萬古之斷案也據此斷案逆知堯崩之日舜必請丹朱嗣位丹朱固辭又讓羣后羣后又辭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禹皋稷拜夔龍十二牧四方諸侯再三勸進舜不得已踐天子位豈徒曰一日萬幾而已哉一四海臣民之心爲萬世承嗣之準正天澤以斬異

萌尊一人以安天下定一時以信萬世此事勢之必然者而孟子乃曰堯崩三年書畢舜復避于南河之南至朝觀獄訟謳歌終不可避然後之中國踐位毋亦惑于經之如喪考妣耶夫自冀州至南河之南道里往返動必經載四方諸侯朝覲獄訟謳歌又畢至南河之南往返又必數載則舜之延中國或在數載之後而其宅位僅二十餘載何以曰三十三載且天下無君數載此事理之必無者惜萬章不據經再問

而荅咸丘蒙又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遐邇八音蔡先生集傳曰四海之民思慕之深王氏矣曰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大小二註皆又深明經義而經正文亦止言百姓不言舜孟子又猶以舜三年喪爲的二天子爲非蓋以舜未爲天子故得帥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與舜親言虞史總叙相背下愚淺蒙何敢窺邵子又何敢窺孟子但闢萬古大禮不敢不辯況聖經歷歷可據不惟崩載卽位而次載卽

改元載亦甚顯明經云舜格文祖敬授人時一載一頒四海臣民共遵正統義貴以來莫敢廢也故于踐位之日卽頒詔天下曰其以明載爲舜元載則月正元日舜之正朔已布四海直曰正月誰曰不可猶不曰正月而倒提曰月正明舜之心不忍一刻忘堯也況前曰受終則此當曰正始不言正始者正始之日猶受終之年君令臣共無二心也故不曰正始此曰舜格則前當曰舜受不言舜受者以堯在也堯在則

君在君行制臣行意雖攝事尤必先意承制一毫已私不與也此聖人之純心二十八載如一日也至二十八載堯崩舜踐帝位踰載又頒正朔于天下是曰蓋曰帝格于文祖誰曰不可不曰帝格而尤曰舜格又明舜之心不忍一刻忘堯也此加一舜字前減一舜字一字加減皆有深意史臣之精如此後人不精玩草草讀過或以攝事爲卽位或以踐位之三載爲服喪之三載迷成孔蘇吳春秋傳之誤蔡先生不

書經補疏

十二

及考引爲集傳云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卽位故後至文祖廟告今據聖經癸未卽位至丙戌巳四年而孔氏尚以爲將卽政何其謬也甲申改元至丙辰格出爲三十三載而孔氏以喪畢之明載將卽位則舜之宅位止三十載何故曰三十三載孔氏之誤一也又引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卽位也夫受終告攝是矣此告卽位非也蓋堯崩舜卽位踰載頒正朔月正元日告改元至五十載癸酉爲五十載改而

以爲告卽位又與舜之親言史臣總叙相背故知蘇氏告卽位之言其誤二也蔡先生已知孔蘇之誤而引春秋爲斷豈知春秋亦誤乎蔡傳曰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卽位于廟而改元夫國君列國之君諸侯也諸侯之禮與天子不同諸侯爲君爲父皆稱哀三年諸侯必三季喪畢請命于天子而後敢卽位遭喪之明年安敢卽位舜禹之禮又與太子不同止齊衰三年加杖不加髭髻均之斬禮無二斬也

書經補疏

十三

而蔡引國君例之大不相類其誤三也國君奉天子正朔不敢私改元而春秋傳云遭喪之明年改元其誤四也蔡傳又云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據夫孔氏之言正所謂無稽之言勿聽可也反曰不知何據又起後人之疑矣其誤五也大全小註臨川吳氏曰舜以服堯喪畢之明年正踐位今據聖經舜已踐位四年吳又云舜雖未爲天子而紀年則當屬之舜今據聖經舜于癸未巳爲天子甲申巳改元曩且引

漢初入關紀年卽屬漢文大不類秦甲午趙高弒其君乙未子嬰降沛公秦統已絕時項羽雖以秦楚九都自王分天下王諸將銅沛公于蜀王三降將塞東歸路目中已無漢矣而天下人心歸沛公已在入關之初追紀于五年之前爲當今據聖經堯統止于癸未舜統起于甲申統序甚明何必追紀臨川之誤極矣今正月二十一日讀大禹謨稍窺一綫大舜之心明于日月照天下及後世迨禹攝率百官若帝之初

書經補說

十四

太甲若桐伊尹攝高宗諒陰傳說攝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皆攝事未攝位康王立釋冕廷喪服召公畢公恪守堯舜制禮萬古不易漢文帝魏文帝尚欲遵先儒皆以爲是蘇氏獨以爲非何哉八十老朽史

仕芳書

舜典篇說二

史記云舜在位六十一載起堯丙辰終舜丙辰証舜禹甚矣堯丙辰舜攝事至二十八載癸未舜在臣位未卽君位未改元而司馬遷以爲元載丙辰舜卽位以土德王則舜蓋堯之正朔不亦証乎舜起甲申終丙辰三十三載舜自言宅帝位而命禹總師若帝舜之初舜尚在君位起丁巳終癸酉是爲舜之五十載禹亦在臣位未卽君位未改元而司馬遷以爲元載丁巳禹卽位受舜禪以金德王則禹又叛舜之正朔不亦証乎三十三載之前不當加二十八載三十三載之後不當減一十七載前証舜僭堯位後証禹僭舜位前証舜叛堯之正朔後証禹叛舜之正朔大逆不道可馬之罪于二大聖何損但亂臣賊子借爲口實則舜禹之心豈能安乎司馬文人不玩聖經抑子因之陳省齊耳信抑子亦因之孟子曰舜服堯喪三年畢猶避什朱于南河又曰舜未爲天子乃能率天

書經補說

十五

下諸侯爲堯三年喪則萬古之惑將不可解矣下愚  
敢據聖經納忠于孟子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十三日

欽恤說一

朱子曰法家者流往往嘗患其過于慘刻今之士大  
夫耻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爲寧于法之當死者  
反求以生之絲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  
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  
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樂  
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于法者愈衆雖曰愛之  
適以害之而貪昧之流反惑于報應禍福之說使無

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乃所以爲惡耳何禍  
報之有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  
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  
無所偏倚而于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  
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  
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  
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  
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

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其曰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惟恐察之有  
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告  
無知而抵罪至此也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  
是殺人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聖人之心不忍于元  
惡大愆而反忍于銜冤抱痛之良民也不忍于殺傷  
淫盜之內惡而反忍于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善懦  
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民自不犯者治之至也既

書經補說

十六

不能然而又爲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干人  
而無所忌則不惟見暴者無以自伸之爲寬而奸民  
之犯于有司者亦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  
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呂氏曰刑故無小蓋不事  
姑息而好生之義始傳

欽恤說二

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千古訓刑首義亦千  
古訓刑精義予兄時讀蔡傳竊有疑焉歷今五十年  
尚不能釋然蓋吾人之心與聖人之心皆與天爲一  
者也天何心哉春而生生也秋而殺亦生也陽而舒  
仁也陰而慘亦仁也蔡傳云雖其輕重取合陽舒陰  
慘之不同而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未始不行乎  
其間似以重而刑者爲非恤而歸重于輕舍一偏矣

書經補說

十九

蔡先生下筆心不自安繼之曰毫釐之間各有攸當  
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此三言者聖人復起必不可  
易而又曰欽恤之意行乎其間似非經旨蓋欽哉欽  
哉者敬之又敬反復丁寧其義重也欽恤二字不可  
並言且恤可言意而欽不可言意欽者心也意者心  
之所發也恤自欽中流出根本支流自別愚意以矜  
字易欽字如何又曰可見好生本心又不免起後學  
之疑朱子曰或刑或有亦惟其當又豈一于宥而無



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于元惡大憝而反忍于啗寃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乎又曰今之法家多惑于報應禍福之說故多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云者正以詳審曲直今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不至濫刑也今之法官惑于欽恤之說莫不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是乃賣弄條貫侮法而受賄者耳何欽恤之有觀朱子之言爲後學慮至深遠矣蔡傳受說朱門奈何悖之愚意以兢業二字易好生二字似覺渾然況經于欽恤之下繼以四罪其義精而明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于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四罪正得其宜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朱子嘗疑之論語不載于

思孟子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誤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苟況言之敢輕信乎反復參考經文至當朱言愷切而蔡傳起後學之疑歐陽修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皆無憾也世嘗誦其言而不知其言之過也生可求乎着一求字先入其中則鏡中先有一物必不能照夫鏡之所以明者本空也即大空之至聖人之心吾人之心一而已矣鏡中有弊不惟醜相能蔽之雖清相亦蔽之吾人本虛之心不惟惡念能累之雖善念亦累之釋氏所謂起諸妄念固是幻起諸善念亦是幻未可以人廢言歐陽強詞奪正理未可以人取言蔡傳之後吾有取于陳雅言焉曰主之以欽而加之以恤主字極端的但加字亦未可此心如持衡加一字即不得其平善乎朱子之言曰此心未惑于物無毫髮偏倚如鏡之未有所照則空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

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于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賞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故自若也此非萬古定論乎曉然無疑四字聖人以至于途人一而已矣欽者聖人之

書經補說

三

本心極者聖人之微意易傳中三字此心方始轉來學後隨何足窺蔡先生第有所疑不敢文飾朱子發明圖書破羣疑太有功于世而王陽明日影瀟湘疑朱晦翁一言偶肆耶言至此恐恐不自安特求正高明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說一

經云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下節又云帝曰咨禹明禹但總帥攝事不攝位蔡先生傳云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帥百官其禮一如禘舜受終之命等事也此傳甚當但攝帝之命帝字猶訛且以攝事之命易之似為妥當又與帝曰咨禹帝字相應蔡先生見此理明故集林氏語為傳林氏云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

書經補說

三

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稟命二字其意又云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于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觀林先生之言舜禹之心顯然矣蔡先生集之為傳宜矣後人當細玩以正萬古大綱司馬誣舜禹使亂臣藉為口實貶于鈔其伎辭愚不敢不辨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說二

經云正月朔旦此禹受舜終也與舜受堯終一例皆  
有君在上故前曰正月此亦曰正月前舜奉堯正朔  
此禹奉舜正朔前曰上日此曰朔旦者舜初受終創  
端造始舜心恐恐不自安虞史臣灼知舜心故曰上  
日明舜心尊堯特曰上日尊無二上之詞也禹受終  
于舜循襲舊章故直曰朔旦率嘗事也經又云受命  
于神宗蔡先生曰神宗堯廟也但引禮一段未詳禮

書經補說

五

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  
堯明矣按舜黃帝八代孫其禘八世祖黃帝宜矣六  
世祖顓頊不當居五世從祖帝嘗之下又不當棄五  
世親祖窮蟬而郊嘗又不當棄親父瞽瞍而無廟以  
理斷之舜之繼堯繼統也繼義黃之統不敢私其父  
宗堯宜矣但舜爲天子無棄父獨貴之理舜古今大  
孝亦無棄父不繼之心况升朱自當循父子倫叙繼  
堯嗣舜立始祖黃帝廟享神祭立昌意讓顓頊帝嘗

與堯繼嗣與堯繼統各立廟舜不敢僭舜自昌意而  
下立窮蟬敬康句望橋牛瞽瞍享祫祭瞽瞍又立禰  
廟享時祭大全小註吳氏曰祭法必有所據舜受堯  
之天下今以授禹其宗堯爲宜是矣又曰或謂舜不  
當立堯廟然堯與舜皆黃帝之後其宗堯何嫌此說  
非也舜不敢立堯廟或人之說爲是舜亦不忍棄父  
與堯承祀而忽然不顧大聖人必有至當大禮併  
與之後無傳也

書經補說

五

人心道心說

程子曰人心是飢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思食後思量合當食與不食思衣後思量合當着與不着便是道心此豈程子偶誤耶道心是人本有的只被那人心隔了一時發出耳目口鼻上來停當合理所謂皆隨發見之偏是也亦無功夫如思食思衣思得合理的便是道心不是思食後然後思合食否便是用上工夫求道心矣精一纔是工夫上二句是論理如

書經補說

卷六

此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非伊川理精說不到此人多要去人欲亦太畏之如未上船先作落水計較不若于天理上理會理會得天理人欲自退朱子更精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甚好勉齋先生欠精危是欲墮未墮之間至欲理滅則落阱阱救無及矣豈但危乎聖人亦有人心凡人同有道心所云道心者亦人所不能無有病人心自是除不得不須摧折但要道心為主即人

心自不能奪擴充在一守後精一同時工夫未可分始終認欲爲理似是而非處要察識精曾子所云致知格物是工夫董鼎先生云克艱自精一生來人心淨盡天理流行自然見得宇宙內事皆職分內事職分內事皆性分內事而克艱自見其當然有不勉而能者矣老朽曰看到性分內事只得擔當宇宙日乾夕惕更何暇及情欲朱子所云幾人到此誤平生還是看不到萬曆十七年己丑七月初八夜四更書

書經補說

卷六

天秩有禮說

皋陶謨天叙五典節小註節初齊氏曰人而無禮則諸侯得以請貶邪得以反玷大夫得以雍徹媚優下賤得以后飾而人道亂矣故聖人爲禮以節之歐陽公所謂順其情而節文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此其高下之宜豐殺之別貴賤偏全之等所以明于人心習熟于人之耳目而終其身不敢肆其情欲于度數之外也此三代帝王維範人心之先務

防世變之大端也

書經補說

天

益稷篇說

益稷大全西山真氏曰舜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皋陶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耶抑知其無是而姑爲是言耶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可怠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觀以爲法

書經補說

无

五子之歌篇說

西山真氏曰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耳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繇之稟稟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爲人主者爲人子者以此大訓揭之座隅銘之楹席若古聖人儼乎其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董氏辨口聖人言善惡成敗猶醫師之辨藥性法司之明律令某物食之殺人某事犯之致死不吾欺矣輕生

書經補說

三十

者不顧而身試之卒致禍敗禹之訓色荒禽荒其酒皆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大康一犯禽荒之戒竟以失邦如食殺人之毒犯致死之刑何其嚴而不可違如此哉

商書說 齊肅太夫人八表序內見

萬曆乙未正月雨雪寒甚閉戶一月讀商書始知湯尹實學湯尹皆元聖與堯舜性安同歸當與禹文武周孔同不當獨遺伊聖湯告萬邦明曰聿求元聖此真見得是故向萬方大言尹自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真見君臣同心同德無形骸間隔其曰協于克一直承舜禹授受心法孟子列于夷惠故起萬世之疑清和二聖自是一學孟子雖不願學而悔心終萌

書經補說

三十

他日獨云夷惠百世師不及伊尹微意可見蔡九峯先生承朱師付托十年潛心書經集傳故其言精商書傳曰伊尹推廣所謂一者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至老朽細玩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國與成厥功此三言非大聖人說不出此學原包天地萬物匹夫匹婦草莽至微一善寸長亦聖君所當取取盡方成聖德文武周公吐握以來不能盡取末世君相雖庭臣盛德至善亦不能取况草野乎要之至虛聖體方

能盡其理如伊尹方能見此精粹無雜是一片無瑕  
玉終始無間是純一不已該括萬善是合古今四海  
萬善融化成一箇方是集大成故蔡先生曰通古今  
達上下萬化之原又曰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  
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此萬古不易定論其納忠于  
孟子多矣新安陳櫟壽翁功深故知伊尹深小註曰  
伊尹樂堯舜之道淵源甚遠學識甚精今復摘舜禹  
授受之微旨以告太甲其樂堯舜之道而有得豈不

書經精義

三

信哉況商史臣摘出咸有一德四字以爲篇目深  
深意特後人不深思耳伊尹耕莘時便欲使桀爲堯  
舜之君夏民爲堯舜之民自桀之外無一毫別念豈  
知有湯湯三聘亦知伊尹忠樂真心必有大學力可  
化桀求來協力化桀翻然出莘不爲湯寔爲桀不是  
翻然改初心先正云伊尹兩被人非也觀其一出卽  
就桀點化不得復回湯共精思力學求格桀心五就  
不得苦心極矣乃以兵諫望其悔改所云聿求元聖

與之戮力以與有衆請命實欲請命于桀非欲放桀  
若先有放伐之心豈二聖之心哉桀竟不悟奔南巢  
自安邑至廬州遠數千里湯尹返放都復臣職過讓  
四方諸侯不得念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君位又虛何  
以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不得已代桀君天下萬萬  
不安此心甚懸伊尹同此懸故無一言仲虺作誥不得  
湯心益重其懸湯曰萬世口實是真憂不可解安有  
一毫喜當其囚夏臺不憂直至代桀爲君方是真憂

書經精義

三

湯自盤銘改過自新以至顧視然思遂懋昭大德  
莘有昨昧爽思思之有得卽起天未旦坐待旦行之  
欲罷不能豈勉強如此老朽七十八年昏睡不省安  
有一日待旦中間時或夜坐到明亦是却病私意不  
是昧爽真功故氣質不融化

商書說二

萬曆二十三年讀商書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歷攷諸書趙氏爲的程微庵不的朱子兩存從起萬世疑卻康節考據精朱子以爲未可必誤矣嘉靖壬寅未敢塗今五十四年方無疑乃敢塗罷官之賜也厚矣至正月念六日又明符仁孝聖學罷官之賜也厚矣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不曰嗣位而曰嗣德聖

書經補說

三

人之訓也湯稱伊尹一則曰元聖二則曰元聖真見其爲至聖故曰元孟子列于夷惠未安蔡先生大註又有精義前註不曰循先王之德而曰循先王之道此註不曰謹始之德而曰謹始之道蓋人君治天下有近故序曰帝王之治本于道道只是孝弟真孝弟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故曰忠信以得之驕傲侈肆即不孝弟則天下亦不孝弟治天下大道自上失之人君奢淫即教天下叛亂亦是立奢淫于

此而形容淫于彼故下文卽曰肇修人紀伊尹周公一樣大聖孟子稍劣之故宋儒輕看了湯之忠在上見不可泥迹

書經補說

三



讀說命說

贈潘仲潔序內一條

性厥修若是為于克一傳告高宗在六條根源上加功便說日新高宗曰旨哉知味了決能行傳尤恐其不能行故曰知易行難王餘姚却云知卽是行恐非湯尹之勞蓋知後還要忱忱字重真如此理篤信到底無一毫疑卽勇行方不難然傳下箇亦字軟了南軒云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此只說可使舜遷然治于人者從令不可使知治人者出令不修行

書經補說

三

何以立教至聖凡之分一句尤偏枯一知不行如何入聖傳受湯尹真傳時時用功故比南軒深達學古乃獲是聖學正脉下愚亦有入頭處蔡傳深識義理四字有力通志時敏允懷然後能修五達道道積是五倫充實方不陷此身入禽夷惟時敏方無間隙靠一知不得盡倫處卽是敬無先後說可分始終經云終始不日始終乃行道有得于心實言念終始典于學無一息間道一念字甚精如一念愛敬父母便卽

念海內人子都要愛敬典字又精嘗書如此念見些端倪如何倚靠葛小註呂伯恭六通佛妄誕余辛丑在白鹿洞抹去亦宜但朱子云始之所以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亦學也自始至終日日如此恐背極古真西山云學無止法亦寬了一念嘗嘗如此則達道必得于心故曰德修比上道修又實豈一覺悟可了故曰國覺正應允協成德德字德惟一動則不吉老朽不惟二三且萬狀書此請正

書經補說

三

西伯戡黎說

書朱元卿附錄

今年七十八讀書經忽悟微子之孝箕子先知朱先  
賢未必知朱子曰西伯戡黎便是這箇事雖判斷觀  
戡黎大故通延紂都了豈有請侯臣子而敢攝兵于  
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  
做了如伐崇伐黎之類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  
崇侯虎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  
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

書經補註



紂耳嘗見雜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併  
醢鄂侯西伯聞之切嘆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  
怒囚之羑里西伯嘆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  
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以叛者乎于是  
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  
下愚曰黎不道又近王城紂之心恐不勝乃命西伯  
賜斧鉞使征黎豈是調兵近王都蔡大註是矣  
朱說恐未是朱又曰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

事亦都做了如伐崇伐黎之類下愚曰文王至聖口

夜聖感化紂日夜愧已德不足以感紂只是不伐紂  
此一句大非文王本心文王終守臣節孔子却見得  
透以服事殷萬古定論朱子曰後人委曲回護此  
四字似非公平至理又曰說教好看此又是世人門  
面心腸好看二字似非朱子曰語朱又曰西伯嘆曰  
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  
此必戰國策士之言非文王之言也文王中心豈忍

書經補註



三

說不明二字韓子文王操云天王聖明庶見文王真  
心朱子曰天既託我殷命則是已交手爭競了紂固  
無道然亦是武王事勢不相安住不得了下愚曰文  
王羑里演易何等靜釋囚歸恪守侯度文王歿武不  
敢遽卽西伯位必請命于紂得命而後敢嗣伯位何  
曾交手爭競文武父子極安一毫不安則紂殺之矣  
夷其族矣安有周矣仲虺不得湯心苗莠稂莠云云  
大拂湯心反增湯之惡何以釋其惡惟羅鄂州湯陰

發前聖所未發紂三十三祀春一月初三癸巳昧爽以前武王尤望紂改悟昧爽以後武王之心苦矣與臨川云乘勝以進紂都大悖武王之心乘字更非所謂一日命絕日字亦寬了一刻未絕猶是君臣猶是武王欲紂爲堯舜心勝乃行天罰一句亦差了一紂自要何嘗行罰紂三十三祀二月四日釋箕子囚卽非面師事之求教改過以洗萬古不遑之罪經云十三祀但于十字上落一三字而祀字實當年經文原本

書經補註

四十

蔡先生註云商曰祀周曰年此日記者因箕子之詞也誤矣蔡先生既知四月十六日武王卽位未稱王此復誤蓋自相抵牾後未及攷耳經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此祀字實當年經文原本紂既焚武獄愧刺心亟亟問道必北面箕子尊之爲師既得大道被大恩親如父子豈敢私一身必欲箕子明明德于天下作之君身爲臣天下爲臣豈徒不臣而已作之師身爲弟子天下爲弟子豈徒就問之而已此武王

切心第一件非人之所能知也箕子但知河洛大道非至人不傳忌其爲周武義黃堯舜禹湯之統不可自商而絕萬世之統重一代之統輕箕子切心第一件難于言故答微子但曰罔爲臣僕而已夫臣僕者君死國亡而臣僕他人也方微子發問之初紂未死商未亡微子未去比于未殺箕子卽與其不殺而存豈前知耶卽曰不難行遜豈前知紂必不殺而我亦不去耶朱子曰偶不死耳李延平曰偶未見殺非有

書經補註

四十一

意于爲奴皆不知箕子必不死必不見殺必猖狂爲奴其所以自謀有精義非人之所能知也天之將喪斯文也我國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則此身非我之身也天之身也義黃寄統之身也我與受其敗狎狂紂之左右薰陶漸染以箕紂之間悟困所大願萬一不幸紂死國亡亦不與之俱死存我所以存天也天不能秘斯道而洩之河馬伏義神會而黃八卦然天地精英不能盡洩又洩之洛龍禹神會

斯道而叙九疇文王箕子同囚同處明夷之地靜極  
理明文王演易箕子作洪範河圖洛書始合是箕子  
之身不徒繼義黃之統實繼天地之統不徒爲義黃  
繼統之身實天地繼統之身既爲義黃繼統之身則  
歷代之身非一代之身也而敢爲一代私耶既爲天  
地繼統之身則天之身非我之身也而我敢自私其  
身耶此意箕子不忍言惟孔子代言之明夷之卦與  
文王並稱文王不殺于紂箕子亦不殺于紂用聯以

書經精義

聖

自全二聖所同但文王大難尚可歸國箕子內難不  
可去比文王更難故以艱字獨歸箕子又曰內難而  
能正其志夫不辱其身其志定也賢人之事也不私  
其身六志正也正大而不私大聖之事也微辭與義  
豈孔子所能發哉實師周公而有得焉周公曰箕子  
之明夷利貞獨以貞歸箕子又豈周公所能發哉周  
旋親父膝下實師文考而有得焉文王曰明夷利艱  
貞蓋以已之心度箕子之心必至正而不私孔子會

二聖精義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蓋以箕子之  
正而不敢自私者真知斯道之在天下萬古皆明終  
不可息也箕子安得而息之不自獻于成湯而自獻  
于義黃立不死不去之問多凶多懼之地直待洪範  
有托而河洛精爽萬古皆明是時箕子之身乃飄然  
九霄之上朝鮮遠引雖武王不得知安得而封之所  
云封于朝鮮而不臣此戰國策士之言謬甚矣甚蔡  
先生引之爲集註不亦誤乎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八

書經精義

聖

月十九日八十翁常惺史桂芳與朱元卿共對先師  
稍窺一綫書此就正有道

微子篇說

微子大全小註陳氏經曰忠臣之于國明知天命將絕未嘗不勉強扶持之以求萬一之幸未有安坐而視其亡者愚曰人子之心亦如此親病雖篤子必百計求生氣絕尤望其再生此情之不可解者

書經補說

四

泰誓武成等篇說一

萬曆十二年正月二十九考邵先生皇極經世紀係  
經皇極經世甲子圖何道是通鑑甲子圖陳吾德甲  
子歷年圖逐年逐月逐日挨查的實可據遂知史記  
之誤紂資辦棧柴聞見其斂材力過人手格虎豹以  
爲天下皆出已下箕子曰吾畏其卒也聖智哉史記  
云紂二十祀丙寅文段子發立嗣西伯位誤也余考  
皇極書紂二十祀丙寅無國事請命于紂得請而後

書經補說

五

取嗣西伯位此太王王季文王家法奉紂正朔安敢  
改元安得有年字蔡先生云武王卽位之十三年爲  
歐陽所誤但可曰嗣位不可曰卽位必君天下爲帝  
承正統然後可曰卽位方孝孺問位變統之論甚精  
發聖人所未發自癸丑至丁卯周武七十五歲而陳  
氏以爲七十三亦差但不如史紀差至四十歲耳紂  
三十三祀已卯周武八十七歲嗣西伯已十三年  
紂序以爲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朱子云經云十有三

年春必差誤然朱子但知十一年之誤而不知十三年之誤蔡氏受說朱門遂以為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則萬世之誤不可救矣司馬不察理惑于偽泰誓如白魚入舟老嫗夜哭白帝子之事皆不可信商帝乙七祀周公季歷沒帝乙命昌為西伯奉帝乙正朔孔氏以虞芮實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甚矣歐陽非之以為周文為西伯已改元年亦妄又云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又妄文奉正朔未嘗又改元編年

書經補註

卷八

的據又曰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又妄武會孟津望紂大悔悟終守臣節安有利天下之心雖亂初叛亦不改元况大聖乎蔡先生云歐陽極為明著殆未考耳紂在自有商之正朔商紂三十三祀會孟津但壁經晚出不盡是當時之文明是惟字下十字上落一三字漢人遂以三十三為十三又于十三之下缺一祀字漢人遂以已意補一年字漢人不達正統之理不度文武之心倒提年字則附周武大逆

不道矣茲考年月日的知文武之心表而出之萬世之下亂臣賊子毋容借口愚心方釋然萬曆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商三十三祀已卯一月初一日辛卯周武在鎬京二日壬辰在鎬三日癸巳步自鎬京起程不與馬紂屈不敢之心可見所云于征者周史臣之詞周武不忍言征所云伐商者亦史臣詞周武無伐商之心安忍出之曰此時尚位西伯未稱王所云王者亦史臣詞經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

書經補註

卷八

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蔡注云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蔡先生據經明註萬世斷案漢人不察理謬傳經之缺文無怪也不見經世諸書何錄知商紂三十三祀獨惜朱夫子亦未及考啓蔡先生之疑月既奉正朔年獨不奉正朔乎孔氏歐陽無足惜也初四甲午初五乙未初六丙申初七丁酉初八戊戌初九己亥初十庚子十一辛丑十二壬寅十三癸卯十四甲辰十

五乙巳十六丙午十七丁未十八戊申十九巳酉二十庚戌二十一辛亥二十二壬子二十三癸丑二十四甲寅二十五乙卯二十六丙辰二十七丁巳過名山大川者自豐鎬往朝歌必道太華山必告皇天后必涉河亦告蔡先生註云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此祭理精見十三年之誤此又可見西伯之位臣位也居臣位奉正朔分也歐以文爲詞伯卽改元年無是理亦無是事文居西伯臣位五十年如一日更

書經

卷八

無中間改元之隙既知其不僭而稱王卽當稱與不僭而改元武承父志家學淵源終守臣節是其本心其告神之詞亦必有不忍斥言之詞秦火燒書不可復見矣今存經文史臣潤色似非大聖之口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蔡註云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蔡先生明武伯在河南實未稱王誓而後渡河北故曰次于河朔一月二十八日戊午會孟津經只曰春而

蔡註云孟春建寅之月也何其自相背馳如此耶經

云春者漢人不推壬辰之法戊午尚在一月之內漫補春字與前一月壬辰經文相持漢人謬矣蔡先生註一孟字成其謬也又加建寅二字不誣武改正朔乎此一係註十字起月也止二十二字俱當改正一月二十九日巳未武在河北更師而誓經云時朕明王乃大庭六師明誓衆士蔡註云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蔡先生明

書經

卷八

理故立言爲萬世斷案武未稱王未改元誓守臣節奉紂正朔乃自稱十三年八百諸侯其誰信之孔壁殘篇斷簡必無全文漢人妄作年字當改定明武庚之心孔安國生坑燹之後無從考據故以僞泰誓爲信史遂誤以紂之三十三年爲武之十三年不幸也後儒幸生理學大明之世不宜再誤商紂三十三祀一月三十日庚申二月初一日辛酉初二日壬戌初三日癸亥武三軍結陳商郊俟天休命蔡註云休命

勝商之命也。愚未敢信武之心無一日忘紂實望天  
意轉動紂心。再安商社。武得遂忠商初心。全萬古君  
臣之義。此命何休如之。以爲勝商則淺矣。註云。頓兵  
商郊。雍容不迫。此意甚善。史臣善形容。但當云待紂  
心之悟。不當云待紂師之至。至而克之三字。可省。林  
氏說未透。初四日甲子。昧爽紂率其旅會于牧野。前  
徒倒戈。攻後以紂。紂自焚。武必拜商廟。慰安眷屬。卽  
出殿門外。安臣民釋箕子。四諸纘商統尊之爲君。不

書經

卷

可得卽尊之爲師。求大教。初五乙丑。初六丙寅。二月  
甲乙丙三月。便無事矣。此後閏二月三月兩月之久  
無一事。無經文一言。當大亂之後。革命之初。萬事紛  
紛。武周退讓。不忍卽位。四海臣民無主。再三勸進。必  
有言武周真心。亦必吐露。必詳言秦秦大經。缺後學  
無傳。痛哉。紂三十三祀。二月初七丁卯。初八戊辰。初  
九己巳。初十庚午。十一辛未。十二壬申。十三癸酉。十  
四甲戌。十五乙亥。十六丙子。十七丁丑。十八戊寅。十

九己卯。二十庚辰。二十一辛巳。二十二壬午。二十三  
癸未。二十四甲申。二十五乙酉。二十六丙戌。二十七  
丁亥。二十八戊子。二十九己丑。小盡此月。安得無事  
無言。悞抗。要經不得見。閏二月者。以日序當置。閏未  
子以孔註。漢志參考。并閏推之。大抵多同。愚推。算經  
世書亦同。紂三十三祀。閏二月。紂死。越月矣。武尚不  
忍。伐商。訪微子。不得立武庚。而四海臣民不服。發之  
不得爲。且不幸也。閏二月初一庚寅。初二辛卯。初三

書經

卷

壬辰。初四癸巳。初五甲午。初六乙未。初七丙申。初八  
丁酉。初九戊戌。初十己亥。十一庚子。十二辛丑。十三  
壬寅。十四癸卯。十五甲辰。十六乙巳。十七丙午。十八  
丁未。十九戊申。二十己酉。二十一庚戌。二十二辛亥  
二十三壬子。二十四癸丑。二十五甲寅。二十六乙卯  
二十七丙辰。二十八丁巳。二十九戊午。小盡至此。紂  
死兩月矣。武尤不忍代商天下。兩月無君。帖然不亂。  
諸侯不得歸國。勸進不已。武堅不從。待微子。竟無踪



武但攝政斥盡紂令殷政復存萬姓大悅中間政令  
詰訓必多經無一字痛哉紂三十三祀三月一日巳  
未二日庚申三日辛酉四日壬戌五日癸亥六日甲  
子七日乙丑八日丙寅九日丁卯十日戊辰十一日  
巳十二日庚午十三日辛未十四日壬申十五日癸酉十六日  
甲戌十七日乙亥十八日丙子十九日丁丑二十日戊寅二十一  
日己卯二十二日庚辰二十三日辛巳二十四日壬午二十五  
日癸未二十六日甲申二十七日乙酉二十十八日丙戌二十九

至

丁亥三十日戊子紂死三越月矣天下無君其十仁  
大聖祖洪範大道中興商業允備武庫之心四鄰臣  
民之賢者亦同此心而紂惡通天天命已絕神怒人  
離周自太王以至文王仁恩入人心誠天命久歸其  
子久知故決微子去聽比干死而自以義黃道統托  
之人即高蹈朝鮮不食周粟三月之內武必非面師  
事箕子虛心靜聽盡領洪範武王敬舉之君師兩任  
而箕子不可招矣微子又不可得武心益苦犯天下

之大分潰千古之大防憂夜以思夜不安枕坐以待  
旦求賢自代反獲百口無一刻解下心中命再命必  
千萬言不容口經無一字痛哉紂三十三祀四月一  
日巳丑二日庚寅三日辛卯武崩完人臣之身歸見  
文王史臣不見其微但書曰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  
商至于豐此時武仍西伯忠君一念猶耿耿連天地  
質鬼神旬日速歸不似師行三十里悠悠待命若史  
臣能見其微必不追增王字玷缺人臣之完璧也又

至

書曰示天下弗服亦非微微史筆蓋至西伯歸馬放牛  
恨當日用之之非今日放之不早也但云示天下其  
不可況弗復用耶紂三十三祀四月初四壬辰武不  
告諸侯匹馬馳歸諸侯不忍拾遺之迫之不及至四  
月十五癸卯諸侯方齊至西伯舊都十六日甲辰造  
朝請命不去武始定十九日上丁告周廟經云既生  
魄庶邦寡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日武未授一言庶  
邦安從受但當書請字至下文文王若曰方是武王方

親發命方稱文考文王前此止稱文考無王字經云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欣欣助祭  
武至此推之不去矣甲乙丙三日武心尤不敢見父  
祖武未即位諸侯百官無新君可朝蔡先生註云生  
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于周受命蓋武王新  
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蔡先生亦  
被受字誤古今無不祭告而先即位之事況聖人乎  
此註當改正然蔡先生理明終不誤考定武成之後

書經補義

卷四

註云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續  
如此大畧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  
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  
以王若曰玆系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  
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來請命而武以未祭  
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此亦小誤  
武王此時尚未即位但云告文王諸侯自來助祭太  
王王季文王洋洋在上武王自有不得而辭者先生

云且命助祭尚未透武心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  
而後即位稱王若曰東事之初卽稱私家十三年膠  
甚謬甚庚戌乃四月二十二方改三十三爲元改祀  
爲年改建丑爲建子次年改一月爲正月方命武庚  
小商祀還宗廟還郊社還朝堂還官室還城郭人民  
諸侯夷狄各還國別爵分土重民五教共數紂似傲  
叙祖似夸皆史臣之詞必不出武王之口虛心明理  
自當亮之君臣大分萬古綱常自一月二月閏二月

書經補義

卷五

三月四月凡五月其間缺文當千萬官遺囑孔子不  
得見孔壁所藏亦無全文況出壁後毀必多訛字安  
得武王聖訓愚生淺陋何敢妄稱聖經獨以此心機  
惻中夜憂惶僭爲補畧以明武王之本心以洗俗儒  
之傳陋以斬萬世叛賊之異萌永夜清燈此心凜察  
不昧恍然而見武王神會其心不待言而後傳也

泰誓武成等篇說二 與嚴師孔書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歐辯孔氏之安遷史之  
安皆至當不易蔡註稱其極明而愚尤恨其未盡也  
西伯之位臣位也居臣位奉正朔分也歐以爲西伯  
卽位卽改元無是事亦無是理西伯居臣位五十年  
兢兢如一日更無中間改元之隙既知其不僭叛而  
稱王卽當知其不僭叛而改元矣乃曰中間不宜改  
元而反改元誤矣甲子昧爽武王其君之改國後辟

書經

卷

而已得以安乎其民也安忍先有死君之心而遽  
商祀之統耶三代而下以兵受命者亦必事定而後  
建元武王大聖人也安有舉事之先而亟稱私家之  
號耶歐以爲武王卽位之十三年謬矣而蔡註因之  
又謬矣何也昧爽以前宜稱殷祀昧爽以後宜改元  
年而武王尤未忍遽改也就訪箕子尤稱三十三祀  
聖人之心耶然于天下矣歐以武王舉事之初遂爲  
武成卽位之日其相去天淵矣而謂其宜改元而更

書經

卷

不改元不又誤乎愚考定殷祀周年交承月日紂三  
十三祀一月三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紂三  
十三祀一月二十七日丁巳至孟津河之南故曰大  
會于孟津二十八日戊午渡河卽河北故曰次河朔  
二十九日己未延師而誓二月初三日癸亥陳于商  
郊牧野紂三十三祀二月初四日甲子昧爽紂率師  
七十萬人至牧野皆不戰反戈相戮紂走登鹿臺衣  
寶玉自焚而死武王乃入城與諸侯百工極定商之  
臣民紂之宮眷以禮葬紂必不登商之帝位暫止公  
所分命太公等釋囚封基散財發粟不崇朝可完乃  
自初四日以後至四月初三日以前中間閏二月歷  
三月之久竟未登紂卽帝位首就見箕子必是讓  
請箕子爲君箕子不可復求微子再三試驗武庚可  
嗣殷否觀政蹟舊一句可見更讓諸侯皆不可得然  
後問學于箕子既得洪範四月初三日辛卯仍返萬  
都處西伯之位求賢自代又越半月之久乃卽位

改元已卯元年四月十七日乙巳方頒正朔至是方  
改祀爲年前此安有年字十三年之誤明矣又惟字  
下落一三字宜口惟三十有三祀春大會于孟津洪  
範篇首亦于惟字下落一三字祀字正當時實攝蔡  
註云祀者因其子之辭亦未考也宜曰惟三十有三  
祀王訪于箕子周武王已卯元年四月十七日乙巳  
即位十九日丁未祀于周廟二十二日庚戌大告武  
成閏二月初一庚寅三月初一己未四月初一己丑

以上僭竊萬萬殿子千萬考訂

許經精義

孫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說

蔡傳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其子之辭也箕子  
嘗言商其淪喪我國爲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  
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  
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  
也此傳未安此商封三十三祀二月四日內事此日  
出箕子即當非商君尊之繼商正統爲天下君而西  
伯繼文考終守臣節諸侯亦必共戴爲君無二志也

書經精義

孫

蓋文王箕子同朝比肩事紂文王美里演易箕子囚  
紂叙曉道同學同文王知之諸侯知之武王知之必  
深且切也傾心尊之爲君而箕子不從率四海臣民  
共尊之而箕子終不從豈徒不臣而已史記云封于  
朝鮮封之一字謬矣甚矣箕子志決遠遁初不知其  
之朝鮮也且朝鮮外夷安得封之武王安敢強封以  
汚箕子司馬承百家之訛不足言而蔡傳亦云遂其  
志而不臣之亦承史記之訛又曰就而問之就字亦

不知武王切心處二月四日不虞紂即死紂既死武  
周二人歡愧刺心求死不得乃虛心淨慮非而箕子  
尊之爲師竭誠懇切竟徒就問而已武王切心處知  
箕子既棄商統必道遠夷不可復求洛書精熟隨其  
身而泯絕不可復作文王姜里之心何忍武王周公  
之心何忍必哀切虔告之以請其辭不可復傳矣愚  
僭僭其意曰乾坤之所以不毀賴此一線真脉太師  
一人可去而天地精英不可自斯人而遺泯太師一  
身可去而神禹九疇之綱不可私一身而遺焉  
一代國統可棄而義黃萬世道統不可自一時而絕  
傳箕子至此不可得而辭矣乃授洪範登一就訪可  
得哉

卒

召誥洛誥篇說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既望庚寅二十一日乙  
未二月小成王步自鎬京至豐以宅洛之事告文武  
于廟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三月初  
三丙午朔初五日戊申召公朝至洛卜宅得卜經營  
初七日庚戌召公用殷民攻位于洛汭十一日甲寅  
洛邑位成十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達視洛邑此  
召誥經文也予惟乙卯亦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十二  
日此洛誥經文也蔡先生洛誥註云乙卯即召誥  
乙卯也召公三月初五日巳卜周公十二日又卜者  
召公但卜宅都之地故曰洛師周公以營洛爲殷民  
乃卜河北黎水以殷民近便故也卜不吉又于河東  
瀍西定墨爲王城得卜又于瀍水之東定墨爲下都  
處殷民亦得卜周公即遣使獻卜兆之辭于成王三  
月十四日丁巳祭天地十五日戊午祭社十六日巳  
未初基作洛二十一日甲子經所云越七日甲子也

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用書成王二月二十一日至豐三月二十一日洛師成萬年之業成于一月之間聖人舉事自如此經雖遭秦三月生魄九旬四十八字錯康誥首篇而今考定一日不差一字不誤諸儒之功于是可見

跋書經補說

書經補爲曾大父補經文所未傳與集註所未及而補其說以納忠于先聖先賢者其大意盡于書經補說中而其爲說多反覆散見于諸書及傳序中其旨遠其思深其用功久而專其闡理微而著皆先人八十年所得隨筆記之以埃日後改正或出以就正有道者嘗曰我死後有駁而教之者九泉之下尤大幸也今先人遺棄盡屬世友陳孝若點次獨于通解

諸篇則猶諒讓未定然又走書見示謂先人一篇神在此其必不磨且先生之志歸于翼經尊聖大公無我何妨公之海內以資定論小子簡謹用其說別爲斯編而以先人書經補說弁其首凡散見于傳序書札者統以是名編之并不敢妄加點次以俟海內千城茲道者詳加考正而論列焉庶不負先人補經遺意也已亥季春月曾孫 簡百拜謹跋

惺堂文集十四卷

江西進本

明史桂芳撰桂芳字景實號惺堂鄱陽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兩浙鹽運使桂芳與羅汝芳耿定向講學其語錄稱誦陳獻章未分無極源頭在誰畫先天樣子來碧玉樓中間隱几十千山繞又川廻之句謂數十年不似今夕了悟其宗旨可見而文章頗朴實不爲虛渺之談集末附書經補說三卷多與先儒立異其謂周武王無封箕子事說亦甚辯然史傳炳然古無異論安可懸斷其誣也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十六卷

〔明〕曹大章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曹祖鶴刻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曹太史含齋集十六卷》提要

曹太史文集序

曹太史文集序

壹

蓋余嘗讀書中祕而與曹君  
玄宰日相暱也一日玄宰慨然  
曰吾不復措意文章矣余曰何  
也玄宰曰今千載而後以吾文  
故而知有董玄宰此董玄宰事  
耳非吾事也余擊節歎賞以為  
達者之言今以文章自命者輒  
謂千秋之業然身死未幾而向  
之所畢力涸智者與艸木俱盡  
烏睹所謂千秋哉六經四籍無  
論已左國史漢之文下逮唐宋



諸名家則家傳而人誦之愈久而不替真千秋矣然其人而于六經四藉之微旨或無得焉則吾之爲吾其與艸木俱盡者相去何幾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必聞道而後爲吾事雖後世無述焉而不害其爲千秋彼未聞道者何以死哉古人甚重其死王逸少與諸名賢修禊蘭亭方爲樂于崇山峻嶺茂林修竹之間而忽感于修短之同盡乃曰死生亦大矣所以致其

哀痛者再三焉古詩云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夫名之爲物饑不可噉渴不可飲怠不可枕席又何益枯骨而寶之無亦不得已而托之此耶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季鷹之意則猶玄宰之意也彼豈真以杯酒爲足了吾事哉蓋感朝露之年命至謂服食求仙不如被服紬素則其趣愈卑其情愈痛而其思愈深以長嗚呼非學無生何以釋此痛乎吾邑曹太史舍

齊先生以第一人舉于禮部以  
第二人及第天下傳其應制之  
文以爲不似從人間來而太史  
若不屑屑然者年四十而以疾  
致仕歸里中五十五而卒其閱  
世至淺而才至奇又居文史職

於以爲千秋易耳而太史又若  
不屑屑然者性不善飲而座客  
常滿尊酒不空則孔北海有志  
而太史得之當是時四方之士  
凡挾一長者赴太史之館如返  
其室太史亦一切溫接之亡所

擇也竟以此坐客累爲人所訐  
奏然而好客之意不衰當良辰  
令節輒建戲車樹修旂陳倡優  
聚侏僂爲角觥曼延之戲于通  
衢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傾都動  
邑士女相携而觀者汲汲若狂

不知者譏太史兒戲而知者以  
太史既負環瑋早用疾廢無以  
耗壯心遺餘年而乃出乎此余  
則以爲太史之意固李鷹之意  
而古詩之所謂飲美酒服紬素  
不得已而托烏者也太史疾既

革乃預尅死日端坐而逝顏色  
如生此學無生者以爲靜定不  
亂之驗而太史性躁動每爲文  
必於語笑伎樂喧闐之時則落  
筆如飛又素不講禪定之學乃  
忽焉而有此豈玄宰之所謂吾

事者太史有得乎哉不然何能  
於百苦交煎四大分散之時而  
作此狀耶太史元配爲余從姊  
與太史生子祖見祖聞皆才而  
天最晚而膝舉子祖鶴太史即  
世時猶襁褓也從姊拊育而保

護之以迄于成人祖鶴亦能自  
卓立又能哀太史遺文而鐫傳  
之作爲歌詩大有父風其不墜  
箕裘良足多者余故因其請而  
樂敘之且因以寓無窮之慨焉  
萬曆庚子仲冬六日前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 國史檢討徵仕  
郎春晚生王肯堂頓首撰

曹太史文集序

悉少讀

先師魁南宮卷意必食霞茹芝  
青霄中人已未獲出門下入  
謁先師目逆而笑吾知汝也

曹太史集序

一

吾入簾日夢有贈予伯喈記  
者汝勉矣迄今四十餘年晤  
公子讀先師文集不覺嘆曰  
先師所謂身羈塵鞅心神每  
薄青霄中者庶幾有賴不朽

公子屬予綴一言篇端予觀

集精光炯爍心神寓焉人仰

之諒不啻予讀先師南宮卷

時也惡容贅獨慨先師門下

士職諫諍以忠直顯登樞要

曹太史集序

二

以清正著文章道義炳蔚恬

雅如張道卿祥鳶王汝明鑑

石拱辰星輦錚、濟、何讓

伯喈先師之文莫大乎是此

集兩來載也抑予猶有望焉

予邂逅公子商量大學慎獨  
絜矩之旨忻忻契合先師往  
美善繼善述而懌之九原者  
在后之人有如慎獨以自嚴  
絜矩以容衆今此下民誰敢

曹太史集序

三

侮予脫有之直禽獸耳又何  
難焉顧慎獨絜矩難耳孔云  
欲之斯至孟云操之則存以  
公子高明偉度沉潛中庸之  
理於斯文何有悉不佞竊愧

愧有望於公子也悉欲藉此  
耿耿報先師之知公子以為  
然乎否乎謹序時  
萬曆己亥冬季之吉

賜進士第南京尚寶司卿合肥

曹太史集序

四

門生蔡悉頓首拜謨



曹太史文集目錄

卷之一

遊陽山詩序

賀趙邑侯膺獎序

紀錢侯保障江城臺獎民歌序

賀尹司訓膺獎序 贈左廸功臺獎序

送申紫崖郡伯擢憲副序

賀郭朴岩掌教序 鄒中憲詩集序

送給諫吳悟齋使琉球序

送給諫李鳳崗使蜀榮省序

八目錄

送秦郡伯入覲序 送潘郡伯監軍序

壽陳淇塘太守序 壽姜侍御母八十序

卷之二

送邑侯陳白野榮遷序

送郡伯秦明石擢憲副序

送撫臺方雙江進階移撫湖廣序

送王近渚之任留都侍衛序

送于蒙泉之任嘉興序

贈晉大夫交獎序 贈黃邑簿考最序

送郡侯王一菴擢陝西憲副序 二首

題劉漫塘先生卷序

賀陳白野邑侯交獎序

卷之三

序

壽師相徐存翁序

壽師相嚴介翁元配歐陽一品夫人八十序

壽歐陽一品夫人八十序

贈曾素齋雙壽序

八目錄

壽休寧王侯母太孺人序

壽虞母王孺人七十序

贈誥封母太孺人壽序

壽虞綬齋七十序

賀張方溪封君七十序

賀張主政錢太孺人六十序

壽嚴太夫人八十序

壽師相中翁高老先生六十序

天說壽荆野莊序

壽郡侯郭南洲序

壽范後溪伉儷六十序

壽王四潭六十序

壽高孺人七十序

卷之四

序

壽府丞臬喻吾序

壽少師存翁六十序代作

壽虞樂耕七十序

八目錄

三

壽陸母姜孺人八十序

壽羅母徐孺人六十序

壽學隱曹翁七十序

壽冢宰王端翁八十序

壽汪蒲山七十序

壽姜魯峰序  
海天雙鶴詩序

卷之五

頌

白鹿頌 并序

白兔頌 并序

王眷元慶頌 并序

天保長生頌 并序

萬壽王芝頌 并序

恩降嘉穀頌 并序

瑞穀頌 并序

瑞應壽鹿頌 并序

吳賜玉瑞頌 并序

吳恩三賜奇祥頌 并序

八目錄

四

瑞應王鹿頌 并序

王兔頌 并序

瑞應王鹿頌 并序

卷之六

表

賀瑞雪表

賀冬至表

進白鹿賀表

進白鹿表

進白鹿賀表

聖誕賀表

冬至賀表

元旦賀表

賀靈雨表

賜雲鶴衣一品服謝表

賀進瑞谷表

聖誕賀表

賀瑞雪表

八目錄

五

元旦賀表

賜香稻米饌謝表

賀瑞應王龜表

永壽宮增制工完賀表

冬至賀表

瑞應王鹿表

元旦賀表

大謝禮成賀表

玉兔表

賀靈雨應祈表

賀倭寇蕩平表

卷之七

記碑

建平縣脩學記

丹陽縣公田記

鎮江府申革坊民供直記

丹徒陳侯去思碑

邑侯劉肖巖去思碑

牙史陳公去思碑記

卷之八

八目錄

六

墓誌銘

墓表

行狀

行實

遼東行太僕卿蓮川瞿公墓誌銘

王隱翁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阮侍御墓誌銘

錦衣質菴王君墓誌銘

誥封馬母呂宜人墓誌銘

金壇教諭省吾朱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光祿寺少卿梅塘盛公墓表



中順大夫永昌知府文橋秦公墓表

鴻臚寺署丞舜泉張公墓表

明秋崖季公行狀

先考戶部司務龍湖府君狀實

先妣蔡孺人狀實

卷之九

說引 贊 祭文

目錄

七

默所說

丁來泉勸世文引

樽齋李翁像贊并引

萬無為像贊

萬母劉孺人像贊

祭于母吳孺人文

祭王逸菴文

祭荆野庄文

祭于母鄧孺人文

祭王母太夫人文

祭學士張水南文

祭李封君

祭張梅潭太夫人

祭王母

祭姊丈孫敬軒

祭吳裕菴年伯

祭某孺人

祭鄒南崖年伯

祭馬孟河太史

祭曹侍御夫人

祭陸東湖太傅

祭史至陽親翁

祭季秋崖

祭王樽菴代作

祭張母孫太夫人

卷之十上

書

又

目錄

八

上布政張龍山

與周柳塘

賀馬節推

與董陽

上座師徐存翁

寄沈蛟門太史

與門生張濟川

與袁君崖

與岳松軒大尹

與裴內山侍郎

與學院周際岩

與李愛泉

答馬孟河太史

寄羅一山

答節推趙陽谿

寄史前川

與馬孟河

答同年

與劉漸峯	與秦明石太守	與吳崑麓	與孫石雲	與嚴洞庭	與徐鳳竹侍御	與馬孟河	與劉漸峯大尹	與徐仲岩	與潘伯愚	與盧靜山貳守	與臧堯山太守	與徐心齋	與馬孟河	與郁心齋大尹	與馬孟河	與安膠泉
		與王小冶憲副	與陳環江司業	與周章山太守	與蔡夔南憲副	與羅一山府丞	與王龍池兵憲	與龐省菴巡撫	與都太守	與安陽郭太宰	與徐存翁	與霍勉齋寺丞	與孫正峰諭德	與吳悟齋中丞	與門生張濟川	與門生蔡肖謙

與張周田年丈	寄陸魯峯年丈	復潘克菴	與徐鳳竹御史	寄王麟洲儀部	與周觀所提學	與張水南學士	與黃質山	與馬孟河太史	與王介菴	與周觀所巡撫	與季連江給事	與馬孟河	與李丹山	與姜鳳阿提學	與盧靜山同知
--------	--------	------	--------	--------	--------	--------	------	--------	------	--------	--------	------	------	--------	--------

與師相徐存翁

與王東岑年丈

與張周田吏部

與陳文峰

與何鳳野年丈

復門生王繼山

與陳文峰巡按

與朱太守

與徐頤齋太守

與顧觀海年丈

與門生高沂東

谷方雙江巡撫

寄王鳳洲

與門生謝提學

卷之十下

啟

目錄

十一

啟師相徐存翁

啟徐存翁

啟師相李渠翁

啟座師董澍翁

啟董澍翁

啟董澍翁

啟嚴東翁

啟嚴介翁代作

啟陳文峰巡按

啟馬太史

啟史玉陽

卷之十一

論

王天下有三重

聖人之心無窮

聖人之心與天合一

君子貞而不諒

卷之十二

奏疏一道

募緣疏一道

廷試策一道

卷之十三

會試第一問 治統道統

第二問 樂律

目錄

十二

第三問 立德立言立功

第四問 治河

第五問 理財

程策一道 儲蓄

卷之十四

古詩

砥柱篇上存翁

錦歸行壽荆野庄

赤壁圖別號

壽劉順翁雙壽

江南行送陳白野

壽高舅翁六十

排律

賀南渠一品再考

壽黃東溪五十

晚泊魯橋

席上得中字

五言律

八目錄

十三

送羅梅江遷洛

送楊安峰還楚

遊天馬峰

咏慕月別號

遊茅山

送張鄉丈之任

病中上疏

壽吳母

寄田石川

晚憇茅山上宮

送郭少岡使藩省

即翫景

遊茅山

金陵道中

送李東渠之南都判院

送別

送申紫崖

代張水南

贈一齋令嘉善

八目錄

十四

題別號圖二首

贈吳夢義歸歛

留贈一椀

題潤菴上人手卷

即翫景畫

即冬景畫

暮春出西郊和韻

遊湖晚歸

奉輓靜菴兼別玉泉丈

登泰山三首

上元月夜三首

夏日泛舟陽羨二首

秋夕泛舟

十里河渚

題簾

題韓雙湖別號

贈美人兼呈曹北海

五言絕句

目錄

十五

即扇景

聞秋聲

卷之十五

七言絕句

遊棲霞看梅有感三首

即曉暘扇景

贈按摩

京邸有懷

即扇景二首

贈吳夢羲歸歛

贈呂慕月南還和南陽谷韻十首

輓徐兩溪先生二首

送張周田歸洛三首

贈美人兼呈北海二首

又贈按摩

七言律

春日金陵道中二首

舟次錫山

目錄

送賀默齋致政歸

留別省中年丈三首

送丁江皋之新都

送冉鉄城任嘉興

即扇景

金陵道中

荅朝步郭有懷二首

荅朝步郭

泛舟注九二首

次水南  
學士韻

送別懷人二首

登北城水樓二首

湖上送別二首

賀嚴介翁考績二首

壽徐存翁三首

送郭寶山總戎出鎮

送涵野公祖按吳還朝

送瞿慕川歸楚

送趙柱野之滁陽二首

人目錄

十七

送郭一崖使琉球

送疊峯劉年兄歸省

胡順所見訪留宴二首

送何吉陽巡撫江西

送董少溟年兄奉召北上

送費平石主政按易

春遊柳林和孫正峯年丈五首

送蔡尚書之留都歸省

送高南宇掌南京翰林院

送湯鍊川按南

李文麓冊封藩省

郭少岡使藩省

送李翰林送親還鄉

送郭柘岡刺鄧州

壽吳母二首

白鄧菴載酒邀坐

白鄧菴持扇索書

贈江陰劉明府

人目錄

十八

登君山

登君山有懷

贈曹白谷

江陰道中

簡沈劍南李連江

贈塵遠堂靜菴

七夕二首

雨菴臺

登齊雲二首

遊落石臺

贈崔陽谷年丈

贈國醫

遊棲霞者梅有咸

席上有懷

春日金陵道中

送江心源年丈巡撫江西

飛來峯二首

贈謝撫臺松屏年丈二首

八甲錄

十九

西湖次韻二首

桐廬道中

謝中丞邀諸年丈飲吳山

贈凌雙橋太夫人

席上呈朱白翁大參

同中丞吳悟齋年丈遊金山得秋字二首

壽陸莘野太孺人

春日朱鴻臚盧谷文顧文學陵陽過訪

張虛菴朱字韻奉答

和張虛菴池字

賀孫吉菴六十

壽朱晚湖七十

壽嚴介翁八十二首

送錢竹野榮授南還預慶其翁南坡七十

賦萬吏部洪都別墅四首

送錢桐陽擢憲徐州

秋夜宴集和吳崑麓年丈二首

秋日同萬從川盛敷玄遊龍山賦烟光演

八甲錄

二十

而暮山紫得秋字二首

七夕喜雨

送虞拙軒之永昌司訓

上秦明石郡侯

送安龍源擢刺

送吳劍西歸省二首

送李中翰冊封楚藩

送魏給諫

送夏默所任鄭州別駕

春遊呈林對山先生

寄戴少梁

瑞鹿隨車圖贈秦郡伯明石

贈張博士

雙壽崇封

壽南陽谷尊人觀察公七十

目錄

廿一

卷之十六

賦

盆池魚賦

詞

賀劉漸齋獎勵幃詞

曹太史文集目錄終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明太史癸丑會元曹大章著

門生已未進士張祥鸞

男曹祖鶴校

孫曹宗球

曹宗璠

曹宗璵次

序

游陽山詩序

余昔供奉金馬門時

序

肅皇帝在西齋宮索應制文甚夥日與諸學士屬草數千言以不稱

旨是懼間請休沐甫擲管而應接旁午則雖有

所述作亦深愧乎太史氏之名稱也已中年病

廢得反初服乃與二三巖穴士場確風雅欲卒

所舊業蓋身隱矣而後文之也吳郡去余家三

百里雅多文士陽山顧朗生隱者流吳趨張左

虞馴鄰尉也顧交前於張十年並善也今年

生館於余探其行李有遊陽山詩一編蓋與



虞所同賦者余謂二君其深於詩者哉余遊名山往往見崖壁鐫題雖片言隻字亦蕪穢不堪讀二君遊一陽山耳乃能遠討冥搜湛思幽想不惟多多且肯非沉於詩者不能也况左虞之言慷慨激烈士雅越石之流也朗生之言典則和平季重公幹之儔也假令二君翩翩方軌御以造父駕以驊騮登泰山下梁父歷龍門探禹穴晞髮崑崙食霞溟海蹤蹟徧天下則所述作當何如哉余願為二君執鞭矣噫詩能窮人者

八序一

二

也况美好者不祥之器左虞四十功名屢蹶不起朗生落落人間家徒四壁是豈詩之窮耶而余則落鬼任情取議時宰一病數歲命也如何又豈詩之工耶則又不能已於二君之扼腕而烏烏也使二君前遇余於金馬門倘

明天子起封疆之臣徵孝廉之士敢不以二君荐則余亦當受上賞矣今在山林之下逢人說項斯於二君何所重輕哉余老矣二君之文則日起願假二君之文以文既隱之身也近借朗

生為白岳之遊倡予和汝亦喜成編其嗣響於茲乎左虞何可默默爾也

紀錢侯保障江城臺獎民歌序

周祝之辭有曰謹哉民乎予則生汝予則刑汝予則亡汝予則壽汝夫生殺壽亡之命天也而咸萃於其長人者之身何也長人者之於民也有生殺之道焉則凡生而壽之自君而下守與令者事矣畫野分疆作為城郭著之王政重閔擊拆以待暴客著之聖人之經江陰故有城土

八序一

三

疏而易敗前令趙侯毛侯嘗加甃治而闕其北東二面位次臨江其勢獨急錢侯嗣修之履險而虞心力俱倍會倭警大至侯喟然曰我其繕旣闕之城啓大來之福俾兆人用寧螫賊遠屏主君之靈也我其敢微惠于爾百姓維時邑民之應令者纔二三人侯斥其官經不煩以私錢終事其二三人易而從也又各舉其班已者若干人計力而輻湊小者尺大者尋又其大者引不五旬而告訖崇墉言言飛樓四注風匝數里

瞻視一色其下環流也虺若玦金城湯池儼然具矣縱有暴猛猝至豈能軼峻防而侵厚趾也侯其仁深於物乎其次築層臺募勇戰設伏江塹偵隙於瀨周之以校聯布之以渠答於旄羽幢戈矛劍鉞戎裝有容賊氣外折牙旗幕府彷彿是矣縱有萑蒿竊發豈能踐臙原而犯師紀也侯其知周於物乎三臺大夫合詞贊美謂侯能安疑襲能舉墜條城工蔚興內憂潛弭首復舊之曰施為懇惻嗟乎是言也有以窺侯之蘊

八序一

四

矣侯視其民一毛附體不忍傷之百為勞瘁期以濟事誰及知之侯於是乎有知己矣故事臺臣揚剡每於告代旋車之日今茲與侯而處也始於乍遇得於深知表於罕有而華箋重幣竭意以宣無一人之異其詞淺深其意者是猶黃琮白珩天下共以為奇寶也清廟明堂之荐夕幸得之而朝不敢留也三臺者為誰巡撫彭公黠提督操江蔡公克廉巡按御史孫公慎也前史官張袞邑人也蒙被恩麻式瞻燕喜纂小大

志聰童白之謠乃於篇末謹撰雄雄者城十章童八句以頌之皆民歌而袞為之飾也辭曰云云

賀邑侯趙信吾膺獎序

金壇吳會之隘區也隱介於句曲荒阿洮瀾之碣濱舟車不由商賈不集民俗樸而儉懷居而重難不善市販胥史工製伎藝之業率自食其土獲歛一不豐則歲計公諭束手寡策故治於無事最易而治於多事最難甲辰大侵困頓未

八序一

五

甦息歲癸丑迄於乙卯海獠狼突焚掠迫境帥臣數易客兵四集告急之報催征之檄紛馳而雜至議者謂茲邑也不城不兵貧且疲焉岌岌莫支其先諸邑而救矣

天子軫念財賦重地慎選賢守令以弭戢其變予同年信吾趙侯適簡命尹茲土則以完氣効鄭奮然任事一身之利害付之秦越肥瘠而詳懇惻曲以慮民甚於自計其身其察民之隱為置身閭閻戶悉其井臼之微而民之易達

清又若進榮獨於几席款款焉與之商確疾苦  
者戴星而出燃炬而入獄訟滯則有勾稽之法  
徭役重則有均苗之法馬政擾則有群甲之法  
城郭頽則有繕築之法兵甲廢則有團練之法  
爬剔積蠹速於去矢惠澤不常朝而沛焉事不  
便者即辨覆不恤忤上官之旨於其便者宵計  
而旦布復不忍拂一鰥寡之心若峙崑崙砥柱  
於中流屹然障怒濤之奔騰而不搖也若升千  
仞之崗而明炯四達也若張絜絜之絃不亟不

序一

六

徐而調鼓以諧其音也若庖丁之遊刃而左揮  
右割悉中肯綮也故野焦於旱熯則賑恤而忘  
號情搖於烽警則底定而忘亂權分而多征則  
調停而忘困鄉團而城守則均節而忘勞是故  
江南有倭夷宇宙之奇變而邑之有侯宇宙之  
奇才也以奇才當奇變彌葦解紆遠不大敷東  
漸湖杭西距通泰即出境而丹徒丹陽即經成  
衛亦大瑣尾中間脫於蹂踐者僅僅茲百里耳  
背意其先他邑而敝者乃今獨後他邑而全也

頃不幸歟顧不幸歟豈天憫吾民之窮補而滋  
不偽也貽之以保障歟乃田農野老幸其室家  
安堵也欣然以慶予曰嘉同年哉予亦自幸得  
晏然養痾苦茅也復以慶田農野老曰賢父母  
哉再暮而名實益孚播於上下王臣之按者撫  
者江防者部使之監漕者交檄而獎異之諸寮  
佐曰諸司之獎也知侯也而淺焉太史同榜而  
麗茲土知之為詳願志其政績以頌以傳予嘗  
謂今之為吏者或好名之心勝於嗜利則矯矯

序一

七

然絕交却餽茹蔬飲水以示廉介或重刑嚴威  
使民肅然不敢出聲氣征取期會不顧其所堪  
時令而刻集以示風裁或和同詭隨漫無可否  
上恬下愉遠嫌避怨以示循愛皆能自結於上  
官而獵取聲譽然非中心所安未有不變節於  
久者若侯則真率而不飭忠悃而不回即一言  
一笑心膂之纖曲已洞然掌而授之人而夷然  
寒煖終身必世之敷歷殆可樂於一夕是庶乎  
志於王道者也是其廉真愛真風裁也故樹

鼎流聲史書不俟晚節而定居然具見於人矣請與諸君子式觀其成諸寮佐臚予為知侯請書以為序

賀尹慎齋司訓膺獎序

尹公之式教金壇也再暮而範端義孚導從化洽巡江臺馳檄具禮獎之邑庠諸君既幸師之賢矣又幸其賢之聞於上也請言為賀予頌之而未有以應也未幾而按臺之獎繼至矣於是諸君并申請為予方歎其遲也乃今若有待焉

序一

八

而繼至者又若速也是不可以無言也而况公與予殆若有夙契者云往

天子廷試貢士予閱卷閣中適得公卷奇其文知其必能於官暨公謁選銓司又適得金壇果往於官竟有徵於文也信若有宿契云夫教職者今時之清銜也然不煩以事即有事總於長分教者隨以步隨以趨朔望升座書一字而職盡任矣又何以示能也然不示其能乃公之所以為能也蓋教之為官也早則思驥淡則思華

靜則思躁是故不勝其好高求逞之私每急於求知擾之多事悻悻然以自銜其能人情大率然矣乃公即有能也固不急於求知而自示其能端而介確而溫遜然若容退然若避聞然其若藏粥粥乎若無能焉而已然今臺檄之下也固不獎其能者而獨獎其若無能者吁世之尚奔競而抑恬退也久矣是故脂韋自售馳逐爭風靡而蠅附有挽之莫強而驅之愈集者故士鮮實學仕鮮實政而治日以隳焉嗟乎蓋士氣

序一

九

者與國運關者也師道者又與士氣相關者也此賈誼所以上痛哭之書而西山所以抱燎原之憂也自予師徐相公當國毅然謂古道可復也乃一剗其舊焉夫今之所謂無能者乃古之所謂能者也御史之獎公也為其近古也亦體賢宰相意耳斯不可謂知所重矣乎夫效用於世者器也而型則無為焉嚮附而趨者人也而標則不搖焉教也者以身為型標者也奚俟於悻悻然以銜能也史稱文定之在荆南也正已

律物而已安定之在蘇湖也循循雅飭而已此  
師道之大法程也又奚俟於悻悻然以示能也  
而況能者未必獎也而不見其若無能者乃獎  
焉於是而知直道在人終心不泯淳風信有可  
回者是故公觀于今之獎也可以知政矣諸君  
而觀於公之獎也可以知學矣然則御史之獎  
也非獎師也為弟子勸也諸君之賀也非賀師  
也以得師自賀也予之言也一以為公慶一以  
為諸君慶一以為御史得人慶而又深自慶其

八序一

十

風昔之能知人云

贈左迪功臺獎序

昔周之盛時鳧鷖既醉之化隆洽宇宙間考其  
時佐治之人則自周召而下至於黨正甸師各  
奔走經營以勤其職雖免置之流亦任干城之  
寄而不逸其材至其子孫稱咸休之治者亦曰  
小大之職咸懷忠良然則天下之治體宰執持  
其綱百司分其紀下至於一暮一掾亦皆效其  
能內外崇卑聯絡貫通而後太平之治全盛無

所缺敗譬之一身股肱耳目各司其職矣使一  
二指幅不可屈伸則元氣不貫而無慮無聊故  
百骸並運則精神悅而一身安百職並勤則化  
理洽而天下之民安何則輕重殊勢而交相替  
助之體一也嘗統觀天下之仕無卑階無散秩  
卑者散者奉何德意不負其職而後崇臺要省  
之政有所賴藉以旁及於天下而無所壅底是  
所任之地雖卑且散而其張設布運則亦居崇  
要之事也惟不明其相屬之體而執其卑散

八序一

十一

之分則操柄者以其所從來之下也而限其進  
下之人以其任遠之有限而卒無御輔之望也  
意沮氣靡低回積籍而不以名檢自歸政理之  
大立於上而什於下立之者不勝其什之者而  
治綱墜矣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且天下之材  
亦何常之有世固有國士而不以賢科進者  
宣佐也而登崇庸劣是庸夫也而雖為列卿取  
材者烏可以執常調以待無窮之才耶惟不選  
定其始進之階而徐觀其已試之績以差其

詔廢置則雖一之士亦奮其意氣以赴功  
之會而有所樹一自一政一令之得理積而  
至於無一政一理之不理大綱小紀彼此相為  
倡應而治象之盛流行布護靡有偏墜不舉之  
處全盛之化固自一職之稱始也小者不廢而  
後能成其大相維之勢然也左廸功丹徒丞也  
丹徒邑隸京口維行驕夷弄兵並海諸郡戒嚴  
京口為南郡北門八江西抱東接巨洋海繼飄  
忽可至廸功職兼以事理緝江防迄無疎虞人  
序一  
咸稱之曰才丹徒繁劇地也又附郡治邑之務  
多叢於丞而不能無張設之柄廸功能佐令長  
行惡愛事人咸稱之曰良一時監臨若中丞某  
侍御某交馳憲檄顯加褒與予謂諸大夫於是  
明治體矣舉其才不遺其卑嘉其良以風其不  
良使海內之豪傑知一善必錄榮階要途人皆  
可登而名位不限各相砥淬則鳬鷺既醉之化  
愜成周而過之諸大夫勸賢之道與有助也因  
之公乞文以張其事遂論治體之所繫遺之

送申紫崖郡侯擢河南副使序  
郡刺史制千里之命群生待治環倚几席顧盼  
而光流呼呵而響振監司倡而受成邑屬委而  
聽令而刺史實囊括樞運於其間簿書期會朝  
下夕報恩威之流捷於建瓴資則受福不貲則  
播其虐貲與不貲意一郡山川之靈氣化之運  
生民之數實相關召者予因紫崖申侯而知吾  
潤之多福也何者方侯之居諫垣侍禁掖究心  
四海之民隱而抗論九天之上與君相爭可否  
序一  
推賢讓能摧奸擊邪丰采崇峻朝宇傾動若正  
中麗光耀芒角而繁星為之掩光時擬待以不  
次即循資而進也率都垣陟堂乃侯獨賢獨得  
外補而郡因賴焉或曰才則多忌直則難容無  
足為異然吾民環江雜嶺業薄而土瘠困于饑  
饉迫于誅求嗷嗷然憔悴就稿而強豪猾胥炎  
焰方熾思得如侯者撫戢之而夢寐亦不疑其  
至也乃今恍然自天而降沛如甘露是民之扣  
關仰祈而不可得者而幸逢其會也侯之來也

吾郡之初福也庚戌之夏侯始蒞茲土向論於九重者手繫其具遺諸部民四境窮隱昭然於眉睫之間進里中之赤子而煦濡之望其溫仁之色不待施以惠政而閭閻樂生至於端重嶷峙不戒而肅然饒綏謁者莫干其門亦無事刑威之煩而豪猾之跡如削仰奉

聖天子體惠元元之意勤施湛恩沾溉周洽歌舞德政者閭閻盡於衢監司交薦其績章至十六上斯民恐恐然懼徵拜之命不終日而下即循

序

古

年資率三年一遷乃侯獨賢獨愆期幾四周始擢河南憲副以行或者以侯廉約自持不能隨時俯仰然不知仁政之化須久而成乃今幸侯之稍留而後善之撫也至今立業惡之戢也至於革心創制既定風俗已洽是斯民之以轍板留而不可得者而又幸逢其會也侯之久也吾郡之繼福也山川顯祐招其旌而扼其轅耶氣化而淳值其泰而延其休耶抑生民之久覺也自天貽之以發舒民氣耶不然侯胡為而來耶

胡為而留耶侯性才猷氣節精光莫韜而始外補而遲遲遷惟其外補遲遲而後侯之才節益著久之公道明議論定忌其異已者服其賢責所同俗者信其守外者適以內之遲者適以速之登台司柄大鈞斟酌國是肅清政源模範天下之治郡者而天下之刺史或跡侯之規則一郡之福亦四海之福也舊所蒞之地撫摩之民不能忘情或復加之意焉則四海之福猶一郡之福也而吾潤之徵福於我侯者尚亦厚哉固可

序

十五

政首而望朝夕而待也侯將奉璽書以行屬邑之大夫來徵予言予治民也陶養於懿政之中不能圖繪惟以斯民之私相慶幸而期仰者書之

贈司訓郭驥岩升上林掌教序

淳博儒館逸清而逸舉而高自宰相以下鮮不出於門牆者顧時所尚以甲以科而以貢為左故其資有所限然可限者官資而其不可限者固在焉襟瀟湘而東陽之雋也東陽浙名邑邑



多世族而惟郭尤古自有道振聲於漢汾陽  
勲於唐至宋淳熙黨錮方密而先世有德也  
乃獨延朱呂大儒講道於石洞不以黨禁輟  
其家藏有石洞遺芳集筆永沁氏所謂接扶微  
歌足徵矣夫璞若鰓角松十翼鳴於鄉聲樂籍  
籍而竟以貢仕然惟其以程朱之學傳故其子  
姓皆重道義而不以顯晦為榮辱璞岩學深以  
遜德朴以馴行敦以格蜚聲甲第廩仕不難而  
璞岩安於所遇不擇於仕而擇於術筮仕肇慶

序一

十六

肇慶固多才之地而其間蕭條樸獨有憂得  
風丹休金檀德輝粹教並篤邑第雖具不暇  
就實反薄而還之淳其斯感發固有由也今秩  
滿當遷乃得柳之上林夫柳遠在嶺南非杜人  
所樂推而上林其樂也鮮也璞岩以金檀轉赴  
主咸為君不備君夷然曰是何傷同文之此無  
遜遜聖門之教無類者以其僻陋而棄之則是  
燕不入籍而閑不生才也若以其遠而薄之則  
是姜公輔不起於安南而趙普古不根於宋崖

也予惟德之陋是惧地之陋庸何傷予即是而  
知郭君之身教矣夫今之仕與古異登仕路者  
惟弗求耳苟有求無弗得所欲者矧璞岩君有  
世德著于鄉而為鄉先達所重苟能走一介發  
一書丐諸有力者可擇地往乃璞岩略不以為  
心惟命之安而不惜所底此豈非漸漬於朱呂  
之學而世守其恬澹之風曷有是耶今士習之  
敝惟義命不明耳璞岩執是以教蓋知本矣邑  
弟子謂予言為知璞岩者請書以壯其行

序一

鄒中憲詩集序

中憲公集成曹子誦之曰江山其在茲乎夫莫  
非水也而江門雄焉莫非山也而金焦奇焉彼  
其連漪而帶環光律而星拱言名勝者潤甲天  
下矣玄黃精華變為文章宜代有作者而何綿  
迭鮮聞也乃今茲集意惻而辭遠調古而韻諧  
神理以會性靈以宣景象以融變化以脩詠而  
玩之萃然高悠然流飄然其若遊集也而恍見



江山笑迨夫登高望遠景遇而神解象會而趣  
洽鉤然若聞遺音焉江山也而恍披茲集矣故  
當其岩雲淩錦川颺織紋晴暉麗彩平遠一色  
其情之清真者似焉長風噴雪飛濤排空撼崖  
石而舞蛟龍也其氣之激昂者似焉浩浩手一  
瀉千里孤峰破雲潮落天末望之莫窮其際其  
量之曠達者似焉烟霧晦冥倏忽萬狀孤根撐  
柱狂瀾奔騰古今猶一息耳其思之感時吊古  
者似焉是以靈區鉅賢雄章佳境彪炳宇宙足

序一

十八

稱二絕信相成矣蓋嶽神降申星精應說自昔  
有徵彼貞元間氣孕而生公宜其發為篇什  
神明之用而性情之昭也然使其得失嬰念紛  
華繁中汨其真滴其醇即日嚴林壑俱驚然成  
心市矣故泉石真趣惟幽人得之獨深中憲公  
意流拂衣高尚恬退有靖節風度其視天壤間  
雲水月物物皆有情者至於感興觸類摘詞  
飛翰形之咏歌殆無象非我無我非象也故其  
官與山川並奇然則峙者流者愛而傳者三者

其並垂於不朽矣乎若其履歷聲績公之餘山  
川之浮雲也學士張公已述其槩不復言

送給諫吳悟齋使琉球序代存翁作

今天子神化威靈長駕而遠馭漸被既久際天  
所覆罔不職貢授命今年琉球請封

詔以給舍吳君克正使

璽勅麟袍承命以行茲行也咸謂浮海者天下  
之至險也出入風濤萬里去國經年眇音問而  
為之憂危焉乃吳子則固毅然愉然戒行李將

序二

十九

出都門其疏義益激發顏色益克粹知其所養  
者定所見者大矣夫人臣之義委身在公何敢  
問夷險避通丈夫意氣該括宇宙始生而有志  
於四方復安得置嶺海於度外耶即有善為身  
圖者擇官而居擇地而蹈終其身無行役之跡  
然其見利害愈大則局量愈隘遇小得失榮辱  
心日怛怛焉若危柱之絃神搖而視驚則狂飄  
怒濤雖謂之震蕩於方寸間可也烏可因其激  
室中而遂謂之安耶今自閩海揚鈴也長風勁

頃可計日而往計日而還探日月之窟凌烟雲之區窮島夷之俗極魚龍之變娛耳目於昭曠寥廓之表而杳然失一世之混濁則固大觀勝遊也又烏得因其涉海外萬里而謂其安適不若一室耶夫

天朝之尊不輕輟使而琉球者固荒阻之島裔也今嘉其服事之謹至於勤瑣聞之親臣錫以王圭寶冊之殊典其優榮之至矣

國家之待遠人也如此然慕爾倭島復有承突

序一

廿

淮吳間以干師旅之怒膏血中土者使其疆域聯絡聲氣相通誠見吾之威儀辭令氣節謨略足以鼎重國勢光揚王靈必其視華人也如天神之降而其尊中華也如天教順者堅志犯順者革心安知其不遂敢暴修職悉如琉球以自微褊耶使果能戢暴而修職世如琉球也國家之寬仁又安知其不待之以琉球之殊恩耶夫若是其身邁於絕域而化行於異類也則嗚呼命者將不得為國之勞臣耶其倡義率先稱首

授命者又將不得為夷之望國耶壯哉茲行也不徒然矣相臣尚亦藉有得人之慶矣吳子予所錄士而其初官復以仁明福澤予郡於茲別去情為獨深同年之在史館者凡八人咸歌詩以送之再拜請言予引之如此

送給舍李鳳岡使蜀榮省序

今上念天下財賦半耗邊境繕修芻糗召募制度賞賚之需動以億計蓋事關機宜勢難中制請不敢愆而費無所稽惟取數於文移之開具

序一

廿

而已邇年司農告匱益急其特遣侍從臣科道各一人分隸諸邊省往覈其實惟蜀僻在西陲去廷陛最遠尤簡擇而命焉於是給舍鳳岡李君使蜀君去親側凡再易歲今道出汾澤間始得取便歸省曹子某送之都門乃言曰鳳岡君茲行頗不榮且幸哉吾聞君之父溪東公其學淵然邃才超然高操介皎皎然特立而絕俗抱經濟宏略竟不利制科僅貢為一庠之賢者今將寄其志於君望大有樹立以畢其平生未試

之偉績母張太夫人復慈而知大義使君日侍  
天子側謨猷獻替茂著聲業即終身居京師可  
無離憂然君則身在殿陛而心神恒懸於庭幃  
孤雲之思日怏怏不自釋也獨以黃門給事禁  
廬號為

天子親臣非大封冊不得出都門而行邊久不  
議遣使誠意料所不及者適

上勵搜剔振刷之治遂可部奏不一月而戒行  
今自藩臬長吏而下莫不奔走祇候旌旄戈介

序一

廿二

夾道騎而前驅持節奉

璽勅過閭里鄉之父老親舊知者榮其得有事  
於一方以行其志而不知者莫不駭且羨其顯

耀光赫君事昇階

天子之靈行於壽以榮其親則君所居之

位雖與其心思恒相遠而機會之偶固適然相  
值卒有以慰其深思也或者其純孝之感召歟

茲行也固不禁且幸哉雖然是非幸也

天子之殊恩也古者人臣之行役也迫王事而

畏簡書故有不遑將父之勞而今也乃竟以奉  
簡書從事因以遂其定省之情何今昔之異制  
也非聖世之所以體臣下而恤其私者獨至耶  
古人有一飯不忘報者况受君寵綏之恩若此  
哉君宜益思所以自靖獻忠悃樹績揚休報

天子之鴻仁者美若然吾知君以得悅親為幸  
而君之親則又以君之得君行志為幸然則報  
吾君也又非所以榮親也耶某家世出蒲坂實  
君鄉人也以徙寓江左久遠未得遊鵲汭之勝

序一

廿三

一問其舊族及拜溪東公耳聞其家庭訓君之  
供使職者何如君之所以請命以承教者又何  
如竊以意料之或於某言庶有合也同鄉諸公  
遂請叙其行

送郡伯明石秦公入覲序

嘉靖乙丑歲元封疆之臣例當上計

闕下以應古諸侯述職典先是南服臺臣謂三  
吳財賦地重而賦多通負疏請止州縣長吏  
守土治賦毋行而摠其職於郡刺史上之

詔可其請維吾郡大夫明石秦翁當行屬尹  
陳公微予言以祖予病且不文即沐膏澤中殆  
心則銘之而莫罄于辭其何能頌大夫之德政  
然嘗謂天下之勢

天子坐九重之上命政府簡百執事宣布德意  
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百執事咸能其官以  
復于上若臂足任使則身適焉指足任使則臂  
適焉其聯絡之勢然也苟上之意在此下之意  
在彼而各行其私譬指指則臂病臂臂指則身病

序一

廿四

天下將奚賴焉今述職者下之復于上也下之  
所復即上之所任故有樹節一人而海寓嚮風  
成功一方而宗社受福然後天下之勢聯絡通  
貫而治成焉是述職者重典也治郡者重寄也  
治郡若大夫者重臣也大夫之重也匪特位重  
在德望耳人有頌大夫者謂大夫之復于上其  
介足稱焉大夫之蒞郡也一疏一餽一裘一葛  
不以煩里旅燕寢清颯齋厨蕭然有寒士所不  
能堪而甘之若飴者蓋嚼然瑩而不滓雖與冰

王爭輝可也今

聖天子下明詔屬臣節賢宰相絕賓客之知倡  
羔羊之風大夫持其所以稱上意者以復于上  
上其許大夫哉予則曰大夫古之遺愛也介特  
愛之與耳世之介士砥行立名者負一節自喜  
處其身于清即舉世皆濁不問處其身于醒即  
衆人皆醉恬若無睹此其高風獨行非不可庶  
頑振頹乃其于社稷之輕重生民之休戚無所  
賴之此何以稱焉古之君子之恒世也有深仁

序一

廿五

斯有金節其親匪太匹婦不獲其所則無愛于  
髮膚以生之而忍凌其民以生乎譬父母于子  
寒則衣之饑則食之有所儲則傾貲以貽之朱  
聞有奪其子之所有以自封者愛也非介也故  
尹之造商也抱介夫不獲之憂而後有一介不  
取之操是介生乎愛也故予知大夫之介古之  
遺愛也太夫之深仁異政更僕未易數大要愛  
以仁之介以立之學術才識以經緯之視郡若  
家視民若身興一利若培除一弊若掃一切事

權持不旁落吏守空舍不能舉火閭閻無呼舍  
哺鼓腹嘻嘻怡怡歲旱露禱不棄不蓋率屬徙  
跣行毒暑中天雨乃止民有願直于庭者不立  
期會晨赴而最直焉夕造而夕割焉不携越宿  
之糧復得安堵于其廬即有奸伏不俟鈎擿咸  
以情吐郡當孔道賓旅旁午未嘗豐委積以結  
勢人郵傳晏如也今將適數千里行李蕭然不  
能具儻車之資而附以行即古仁賢徼福于民  
者不思于此矣此其用心惟恐其恩有一民不

序一

廿六

被尚忍取諸民以自封乎故予知大夫之介自  
仁生也大夫以深仁大節生其民而持之以後  
于上止其計矣夫歲年未火之熱也水之寒也  
未嘗析人之寒與熱而天下無不知水之寒火  
之熱者實具而為歸也以太夫之德政受知于  
上政府之所褒推當宁之所簡在若知水之  
必寒火之必熱耳即唐虞之車服不足以庸漢  
之黃金璽書不足以酬矣郡之士民相率送之  
江潯為之賦素絲頌廉也賦父母孔道頌恩也

賦爾公爾侯祝也予之不能盡頌且祝者諸士  
民能賦之矣

贈郡伯春樓潘公監軍七閩序

燕薊自昔多頌偉士我郡侯潘公頌然偉矣而  
又薊生於是益信山川多才而識者謂公且犖  
犖駕出昔賢上不啻為燕薊士庶其今古全才  
戎公自進士起家選為御史藎英風振朝宁時  
按吳者當代吳人期之曰必潘公采乃公竟不  
來以初時貴人朝紳憚之出為鳳陽守尋移鎮

序一

廿七

江鎮江固三吳首郡也吳中人卒又喜曰望日  
而升望月而盈望潘公久而公今來第治郡不  
全吳耳其繁屬人望如此然郡濱江地瘠而民  
貧不當午道公一意撫恤即威而無非愛者於  
是崇化變俗善類增氣而豪右慄慄縮趾治蒸  
然盛焉有西京循良風節使者廉其治狀交薦  
之美不能悉大約推為海內第一守故漕疏曰  
漕政地廣而屬多即有賢吏至賢如鎮江守詎  
易得哉治一郡而諸郡可令式諸凡興革政在

三年遵可萬世宜優之不次以彰其能會閩廣  
寇起連歲不靖討之勢益獗銓臣言寇師不用  
命也請置監軍憲臣董核其實而監軍非人猶  
無監耳更請擇素頌偉者宜無如鎮江守疏上  
具名

天子可之於是拜為福建監軍副使卜日行矣  
或謂書生不諳兵略疑戎事非公所長乃不  
知公固居重鎮素習戰守之策每論塞上往事  
曰士氣不振弊在避罪而飾功蓋意在規避則

序一

廿八

逡巡觀望坐失機會而且飾敗以冒功是上下  
相欺也欲其敵懷之奮難矣其他經畫率鑿鑿  
可行譬之太阿在韜鋒然欲鳴躍精光已干於  
牛斗之墟茲行也將精神折衝海波為之却立  
談笑籌畫間氛祲可潛消矣頌可目之書生云  
且公言責而盡言官守而盡守在郡郡治在鎮  
鎮重如倉公挾神術隨地易技悉擅其長即宰  
天下亦郡與省之積耳廓而大之無難天下矣  
信不啻為燕薊士謂之古今兼才非耶乃公諸

僚聞之曰予輩卑與公從事職戎者成計者職  
馬者職理者犁然異矣悉公授之略咸井井中  
窾肯遵而行之又章章效也卒賴之盡職而寡  
過豈予輩之能總其成者耳乃今太史頌公為  
兼才信然哉信然哉請書之

贈郡伯淇塘陳翁榮壽序

嘉靖戊午

天子重念淮徐連饑而多警

簡命侍御少淇陳君按治茲土君之父郡伯洪

序一

廿九

塘翁年六十有五歲降之辰為九月二日侍御  
君得取道馳膝下稱壽維時同年之官于京師  
者最盛凡百有四十人咸相與謀遙致其情以  
章謬職史館取古者史祝之義命為之辭乃敢  
陳言曰淇塘翁之享有純嘏者豈非天錫之會  
耶彼功名之士抱經濟宏略委身朝廷致君  
澤民流芬樹績其意遠矣然終其身為才所役  
使竟老于廊廟不得一優游焉以遂其泉石之  
樂高尚之士或慮流解綬葆真孕和於恬淡閒

曠之原非不陶然南適也然猶不敢恣然斯世  
抱君民經濟之學既不得身親任之以究其所  
施而又不得所傳託以畢其志私秉若有鬱抑  
不舒者則又身雖樂夫山林而終不能遣廊廟  
之隱憂此其出與處勢不可以兩善而心與事  
恒見其相違咸足以汨性真而累和氣若天靳  
其會然也今淇塘翁少登科甲敏歷中外所至  
樹偉業及其感時事而厭羈束意將有所乞而  
未敢也則有所以沮之者以遂其閒適之情然

序一

卅

窮康濟忠蓋初固將大有所為而未慰也則得  
侍御君接武登仕玉輝而山立為  
夫子憲臣譽望且日茂又得所以繼之者而託  
以畢其未試之績山林之樂賴有證者而遂廊  
廟之憂賴有賢者而紓心與事而得而相洽出  
與處一致而交成謂之天錫其會非耶至侍御  
君去家久思見其親切則有使命命之下也適  
取道于南計南行之期復與華辰相值又謂之  
天錫之會非耶殆至人所在意念萌動鬼神效

靈若此者志順而氣和養備而精結雖塵跡可  
超于清虛弱質可還于龐厚况翁鍾山川之秀  
衍仁厚之福契道德之詮握造化之機者哉固  
宜其無疆之萬壽同年諸君僉曰子能原壽矣  
請書之以獻南山之祝

勅封姜母羅氏孺人八十壽序

夫人情有甚不可解而復有所不得申則其情  
益至情之至也其機足以感天而召祥人子之  
於親恒侍膝而承顏得以盡隨時問省之節備

序一

卅一

物致養之儀則愛敬之誠猶可藉以自紓至于  
地遠而間日曠而久問省致養之念油然而切于  
其中而復不得一致其誠則亦凝結絕鬱無以  
自慰而其情也斯獨至矣情至而機神矣予同  
年侍御姜君之官京師也居常念母羅孺人不  
少置一日偕谷南高君造章拜而言曰先君毅  
軒公期以儒業振後人不幸早世某生三歲而  
孤兄亦甫弱冠母孺人四十孀居乃勵操綜務  
茹辛嚴訓責以先人之志某賴以卒業少成立



以至於今日使微吾母也則某資質庸劣將日僕僕焉嬉嬉焉終當與鄉野之最下者等耳又何望其能成先人之志耶今孺人年八十而復勉小子服役王事不能承顏侍膝手捧觴而拜致祝頤子一言將予孤雲之情而共馳也章拜而辭曰甚哉君之情則至矣至情不文雖文亦不能達其深也其何敢為言也雖然吾因知壽矣孺人之愛其子也不自有其子戒之委身撫忠獻其才於

序一

卅二

天子其役子于外者所以勞之也於以成其慈姜君之慕其母亦不敢自私於其親方天子嚮意脩攘乃夙夜匪懈秉憲飭度以媚一人其去親之側者所以順之也於以成其孝然惟天子之臣實為孺人之子天子嘉之孺人之樂也孺人樂之人子之慰也是故其跡千里而志意精誠流貫聯絡若日月之東西望而光景相燭大塊不得掩於其間固有孺人樂於彼姜君將怡然甫見其容者矣姜君慕於此孺人將

藹然有諒其心者矣是之謂協氣是之謂和德和協之疑則機動而神應人頤而天從孺人之壽也豈有涯哉行將俟姜君奉九命之章備九鼎之養斯時也承顏侍膝手捧觴而拜致祝則夫人之慈益大而姜君之純孝庶其少紓乎斯至情之感召信不誣矣朝之公卿大夫聞之莫不美姜氏之慈孝皆知其大者足以表世範俗衍遐祉於不窮太史氏宜書之以占其上壽

序一

卅三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賀陳白野邑宰榮遷序

史曹子曰自法令規畫之期瀆而政益濫矣訟  
徭役勾幹簿牘之務繁而民益困矣何者夫政  
易於更端而民難與舉始者也更端則亂舉始  
則疑故法令規畫賦訟徭役勾幹簿牘煩碎之  
務所以導亂而昇之疑也在昔三皇之代言政  
悶悶爾言民汶汶爾天下之衆待之以育莫之  
知德待以犯難莫之知勞斯政之極也與道游

序二

者也故當是時上無瓌瑋恢奇之績而下鮮赫  
赫之譽馬遷所謂澹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者  
非耶後世之吏察如鬼魅民不知懼也其法多  
如蠅毛密如疑脂民不知避也文例日增而不  
足邦議日淆而不定多事擾之耳四明陳侯古  
之遺良也其政金壇也以敏達之才而為清淨  
簡質之治一切曲計小數即可以悅衆取譽輒  
棄而弗舉焉至於秉節之廉操法之毅持之如  
一日久而不撓居三年而邑大治惠化博洽四

境恬愉民不知有法令規畫之瀆賦訟徭役勾  
幹簿牘之禁而海內稱善治者金壇最矣夫古  
今時不相沿三皇之治歷代悠邈莫可睹而以  
金壇之俗質之不知當時所謂悶悶汶汶果如  
今日否耶意如是止矣古今人才不相及今人  
視三代之臣恍如神明莫可仰企而以侯之政  
質之不知當時所謂澹泊成化者又果如金壇  
之政否耶意亦如是止矣今年銓司嘉其政擢  
貳常德守夫大夫之階視令則崇郡之體視邑

序二

則煩其法令規畫賦訟徭役勾幹簿牘煩碎之  
務又甚劇然小者大之始也邇者遠之自也侯  
以金壇之政政常德郡不足治矣以之政於天  
下天下豈足平乎侯之察天台陳君山東處君  
岳陽馮君皆能體侯德意而佐以善政者侯行  
矣思有所贈而屬為之言予曰侯三代之遺良  
也行將秉大鈞而雅俗舉斯世於三代之隆矣  
予屬舊治而諸舊寮尚其沐有餘澤執遂書之  
送郡伯明石公遷湖廣憲副序

明翁秦侯治潤三年政化大洽臺臣交疏具實  
時既奏最 天子賜璽書耀湖廣憲副戒車行  
矣郡之士庶斑白髭髥咸曰侯匪治我實生我  
者也父母遠矣莫不泫然悲暨侯之僚佐又咸  
曰侯匪長我實庇我者也師模遠矣又莫不泫  
然悲焉於是二守馬公別駕黃公節推馬公將  
江於道而索言於曹子曹子曰侯其三代遺良  
乎夫自淳龐漓而世鮮善治光嶽分而士鮮  
全德持廉潔之介者或過於激切務子惠之仁

八序二

三

者或流松優柔昔稱名賢鉅儒如子順之清子  
產之愛叔向之忠各執其一長效於當時而垂  
名於後卒未有能兼之者遂使論者視上古金  
德之士望之若神明然終不可幾及而士不希  
聖政不師古弊也又矣乃今幸而有侯而知古  
今之才士不甚相遠也夫侯固今人也而所存  
者古心矣所學者古道矣冷然清藹然仁挺然  
介天植於性而時趨勢移一切文飾苟且奔趨  
之習紛如雜如日交於前而漠然不少嬰於中

故館金紫樹幡蓋祿二千石非不侈然大坐黃  
堂上專制千里奔走諸屬吏非不巍然尊矣而  
日進窮鄉無告於廷相與休煥其疾苦而詢其  
利弊不啻如慈父之育赤子也此其正以格物  
庶以持身仁以布惠而不激不隨克剛克柔故  
防限不設而吏胥莫敢為奸聲色不大而豪鉅  
莫敢不戢今之論人者曰表裏如一久暫不變  
可矣廼侯則中之所存更篤於外三年之後較  
之初政猶之一日而益加意也風風乎化行而

八序二

四

政治升格太猷矣春秋諸子弗論即考之古史  
其稱三代之治溫然如春與當時保釐澤潤之  
英道洽而政治者不知其果有加於今乎抑亦  
如是而止也又不知侯之德與才所以治潤者  
列之古傳中果有後先乎抑亦如是而止也然  
言士而才德全言政而善法具庶其三代之佐  
矣言民之感而至於泫然同情庶其直道而行  
矣然則古今人才與夫政俗德化果甚相遠矣  
乎於是郡之士庶相與頌之戀之扳援之而無

由則又相與慰且望曰天地間氣鍾為名賢上而佐一人下而澤四海蓋咸有賴焉然侯之身豈獨之所得專也當其秉鈞軸制寰宇澤溥天下而念我舊民潤亦必不後矣敬延企以俟之同寅諸公遂請書以為別

送撫臺方雙江進階移撫湖廣序

昔成周之隆宣王中興而伐玁狁威荆蠻惟壯猷之方叔是任嗚呼禹鼎在陳魑魅自息重臣出鎮威聲先揚而公侯干城匪人何堪也我三

吳瀕于南海倭恒是虞

皇上中興勵治慎重厥任簡命惟謹則移檄中丞雙江方翁來撫江南夫豈未試諸艱而輕授戎旌哉倭夷憑陵吳浙以窟于松而惟雙翁嬰守孤城日夜抱鉦鼓矢石中不自休歷三年為謀畧相機備禦有法所以武遏寇衝保又全吳者厥勞寔多屹然重望薄海顧注矣且兵防於江右藩叅於嶺北歷試諸盤錯而後起為我江南撫臺顧不慎且重我翁之臨也撫鈔節

卷二

五

吳

卷二

六

用而財賦裕仁以拯荒而惠澤周靜以鎮譁而兵亂息公以行法而士氣振清芬肅績揚播中外而倭夷屏服不敢揚波三吳晏如者二一也一日也一時倚賴重於長城乃朝議則責以西南未靖荆湖而上諸苗窟為矧為留都上游西顧川次北瞰京洛益重鎮也輒加錫崇秩檄撫荆湖是之人如去父母明府許君為雙翁屬吏立體綏輯至意以受知於翁茲行也尤戀戀焉乃謀諸宰為一言以拜祖道傍者豈聞之亡之入懷忠體國四海之大其痼痼痼痼血脉聯絡猶之一身是故吳人即松入楚人亦吳人也翁以其守松者撫吳人吳之人安之而以其安吳者緩楚人楚之人不將安之知吳人也乎矧荆湖無警沿江而下可高枕而安堵也安楚亦所以安吳耳而何重惜其去吳耶異日入位台鼎弼成盛治又按四海跋足可待安四海亦所以安吳也而又何重惜其去吳耶且翁成德風望即今之元老方叔也昔方叔以其戎嚴名者威

荆蠻而江漢以平采芑之歌至于今有遺焉  
翁所撫定而鎮輯者故方叔經畧舊區也許君  
楚人也行將親被江漢德澤矣其病謝史職猶  
當聽南國采芑之歌采之私筆以著翁中興元  
功匹休前烈豈鳴我國家之所以比隆周室者  
送王近渚之任留都侍衛序

王畿設兵馬指揮者殆漢人衙官之遺也宋有  
皇城司選才識優長者充之職比少卿其屬主  
幹辦差遣警緝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

序二

七

大禮則提點編排整肅肅薄儀仗之事今兵馬  
所職大約相倣但衙事不典兵權耳然五城分  
土而治六曹諸司紛紜叢委吏之結勦戶之虛  
實禮之布置兵之稽查刑之鞠驗工之省試薦  
進而蜩集兵馬署判不停大曹據事案受成而  
已事權比古昔尤難非精鍊敏會不易稱也  
近渚君往家鄉鄉評雅才幹獨最善揣事變校  
大小計盈縮雖瑣屑必親必誠至析毫縷謁選  
銓部優其文授留都西城兵馬固繁官也而留

都事陪於此西城沈劇焉豈典者知才而授之  
耶豈君有幾兆知官而預習之耶豈天之生才  
默定而適宜耶客知若良工然手與器素習而  
用之縱橫揮霍惟意所使不患其不樹績流聲  
屢遷而遠到也第金陵古稱佳麗鍾山出雲長  
江噴雪句曲多奇峰連亘千里盤旋而逶迤窈  
然神仙之區周南形勝太史所頌遊者夢寐二  
十年矣志不克遂而今以送君行殆形留而神  
俱近渚君於予為內戚尊屬往共晨夕寓大都  
復煦煦日微遂不復知有故鄉一旦別去殆形  
往而神留乃机於道酌酒而論心焉同鄉諸君  
聞之曰吾潤官京師者落落數人耳誼重骨肉  
今近渚之行恐神俱者不獨君而神留者亦不  
獨為君也逐一咲而書以為別

送于東泉之任嘉興序

夫席美世祿者其習易亢而負奇小就者其氣  
易激人情所移遂成敝俗而惟有道者能卓然  
於此蒙泉君其庶幾於有道者乎君三吳著姓

也其先大夫契玄公為理學名臣伯兄素齋公  
為中丞從子肖玄公為御史少素公領鄉薦行  
將以文學大顯金紫奕葉甲第連雲即廐走出  
門戶鄉人望之知敬而君鄉循循然雅厚而  
謙退若不有其盛也卒業國學今年謁選肯少  
事干謁美銜撫任可以坐致而君獨不效靡風  
奔競安於義而聽為太宰嘉其文授嘉興少尹  
蓋嘉興太宰里也故擇賢能置之夫少尹秩卑  
而事業世宦之裔多不屑而君君之益循循然

序二

九

雅厚而謙慎又若不厭其卑也夫循循以居盛  
則習不亢將宜於下矣循循以居卑則氣不傲  
將宜於上矣不陵不援可申可屈君子之令德  
也君子膺一命可以濟物而况承佐令以專制  
千里者清芬嘉靖顧有不流樹者哉聲聞於朝  
優不次以光盛美固可佇而俟也同鄉設祖席  
命書之為贈

贈晉太守交獎序

守和州晉大夫者晉陽人也三晉故多卓瑩頗

噴才而至韓縣武接振振濟美者又推晉大夫  
家能世其才先是部大夫似齋公者典銓署驗  
赫赫要津美乃似齋鑑空冰潔不附時貴卓然  
著聲稱當時內則才似齋公而推斯由才曰本  
世父 翁教也予時玷朝籍裔出晉陽與似齋  
公有桑梓誼乃因公知翁迄今病免十年矣始  
聞翁為州大夫其政績更循循炳炳邁古遺良  
於是外則又才大夫而益信似齋公所由才迪  
訓樹名蓋有所本云太夫之守和州也展采錯  
事政成民和故其民歌咏舞蹈洋溢旁皇若譽  
其守之獨賢而懼其善之不彰於其上之人與  
為上之人者亦聞侯之得民而無其政之宜民  
於是乎交獎而五張連凡檄而旌之者八刻而  
薦之者五咸有辭辭且不能殫美也侯之僚世  
侯之言曹子為賀史曹子曰今之仕為守令者  
難矣為吏者一兩轄而蒞之者凡幾所撫而有  
者又不知紀極也歎下以當乎民而俾無異詞  
難欲上以當乎上官而俾均賢之尤難大夫誠

序二

十

心愛民視之如傷其議事往往緣飾以經義故  
催科存撫字不以重絲刑罰寓教化不尚鷹鷂  
眼則進諸士講論經義商確藝文而其終始一  
節尤所謂不磷不緇者由此觀之大夫之治幾  
古人矣近世能兩之哉夫直幹不異影英韶不  
異聲以形正而實茂也大夫之美無異辭何以  
異此大夫所負蓄者甚大州試僅十一耳不足  
賀然黎庶賴以惠安僚友賴以寡過方將表之  
為天下風也又能不賀夫賞異等罰不肖雖唐

卷之二

十一

虞之治舍是無術矣故騏驥不與罷驢同足而  
別之則其才見矣芳蘭不與蕭艾同臭而別之  
則其芳遠矣治不賢不彰士不表不振觀於晉  
大夫則他諸君子其亦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  
勵也夫遂書之

贈邑簿黃南陵序

自封建法廢疆理分畫圻而為縣縣有令有丞  
有簿親民自縣始令總之丞簿釐而督之田租  
市稅馬役藁葛絲繡之入有專掌焉漢律令得

自辟丞簿丞簿倚令為重宋選諸朝 明興因  
之 皇初掄諸制科多得人厥後選舉陵夷庶

耻相冒視丞簿為卑官取諸粟胄或曹吏胥史  
而丞簿不自重矣不自重則侵民民侵而貧則  
賦役耗賦役耗而輸輓頓勞上下交相困而其  
源自丞簿始也 明天子別蠹斷奸命賢宰相

提圖而漸拯之就格中擇有材力有強毅果斷  
有智周權變仁能取予者職之人得是職咸訢  
訢思奮吾邑壻陘扼吳會民保急難治而督

序十

十二

庚子刊

糧簿得黃君為君至相砥上下當番為方畧教  
導宜民者宜之利於公者趣之一切有畫一法  
不替民多蓄聚而官家之輸亦極至而輻湊  
留都大司徒曹公法當課諸南輸者南部郡州  
縣職輸者以百計乃獨廉君之能考上上為諸  
縣最用檄書旌之為他簿倡史章邑人也聞而  
朴曰環天下詎無材哉自制科外詎無人哉簿  
親民官也官人者卑其簿則人亦自卑其簿近  
百年來簿皆齷齪擲擲也一刷滌之人爭磨濯

矣舉黃君則天下求為黃君者何限充黃君之  
能則為郡倖為部曹為司農丞又何有也制格  
云乎哉君諱義號南陵山東琴臺人也按循吏  
當書遂書之為國史補云

送郡侯王一菴擢陝西憲副序

郡之轄邑勢若臂指然指右而臂運之左能抗  
之右哉故邑不承郡則澤不下郡不宰邑則澤  
亦不下金壇故屬潤為下邑舊稱純朴不然昨  
郡遠地遠諸關白難邇來斷斷錯落格而不乎

序二

十三

雖然君臂指不習也俗窳窳敝矣于是邑人相  
率而命之筮得觀之六四筮者曰觀者官也賓  
訓服官為王姓國其光乎民庶其服利矣時邑  
侯為王蜀人也磊磊負揮霍才于是民嘖嘖喜  
稱筮者驗會郡侯缺當事者知郡之敝也為擇  
才得一菴翁又為王翁洛人也正直長厚類司  
馬溫國于是民又率嘖嘖喜益稱筮者驗云兩  
王侯即位有崇卑分相轄然則奸植良駸駸求  
治者意洽若符契也故郡責之縣縣有聞白之

郡勢若順風而呼捷不俟聲建瓴而下不崇朝  
而沛澍焉猶之青陽曜枯藁日破幽時危而賢  
哲生幾先而朕兆炳非偶然者微郡侯邑侯即  
賢將指運而肘掣利不一割矣未朞而風移俗  
易恬然熙然于是邑民率頌邑侯之功邑侯不  
有其功也曰是惟郡之良乃又相率而頌郡侯  
之功夫民藉邑侯邑藉郡侯其交相頌者方蒸  
蒸殷也頃之郡侯賢聲飛照騰擢觀察關中瀕  
行邑王侯愴然惜其去又不能留乞言曹子曹

序二

十四

子曰昔史稱君平季主術多神奇凝其厚附會  
言今觀兩王侯可信哉夫駸駸故良得造父為  
之御焉則行空歷塊捷若奔影乃今御者應召  
而服上廐其執轡在也遺良循之而馳有不干  
里者哉侯無愴然笑請觀其執範郡之策以範  
四海者

送王一菴擢陝西憲副序

今天下稱洛陽多才予昔客燕邸從吏部張叅  
甫游助甫洛人也以文章翰藻馳聲於是縉紳



咸才助甫而助甫顧不自才乃數刺刺推同鄉  
王一番翁云且曰操鉛槧以潤色鴻業與枚臯  
司馬建安諸賢爭馳未知孰先至若欽華躋實  
出其所素負者以經世匡時澤蒼生莫社稷追  
躡周召之後車則又刺刺推一番翁不休予耳  
熟而擬於中即未見翁耿耿私慨慕翁者猶之  
助甫歸以語潤之人潤人即未見助甫耿耿私  
慨慕翁者猶之予焉乃蛾眉增忌驥足多繫迄  
今十年餘而翁補為潤州守至則慨點者之肆

入序

十五

也弱者之仆也俗之敝而偷也出匡濟之偉畧  
襲保釐之成跡旌別淑慝樹之訓典利若太阿  
鎮若珪璋負若責育修若虞子未濫月而民又  
俗咸夫潤人望翁而得翁翁至潤而竟有以副  
潤人之望若磁之引鉄蚌之應月又若渴之遇  
漿飢之惠食其人感而天應機至而事從者鑒  
乎偶然矣昔子從助甫遊也時未及見翁乃因  
助甫言恍如見翁迄今承翁之澤又如見助甫  
夫助甫即知翁不知能遙度千里外翁之治潤

者與其所頌述燕邸者竟相印證如此否翁即  
與助甫知不知能遙憶十年前今之治跡與昔  
之許可若執左券合符節者又如此否未幾而  
翁擢關中副使去郡之同寅諸公聞予知翁為  
先托言以贈予拜而應之曰奚言哉人稱洛下  
多才乃獨關中與之爭勝者殆有自云昔周有  
天下關以西周公主之關以東為洛召公主之  
故關洛世世多文武遺風云翁洛產而宦于關  
中士聞洛下王公來意其先聲猶潤也必有歌

序二

十六

題劉漫塘先生卷序

昔太史公謂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  
雲之士不能施于後世噫豈惟閭巷之人哉先  
生道德行誼之高卓著朝野驟見于文集為江  
左正學所宗誌載詳矣顧世代縣邈文獻寡傳  
先生道墓且沒於榛蕪中方正德間邑尹劉松  
石公泊任鶴溪公得先生文集於吾郡靳公執



政之日先生之文始傳既揆其十四世裔孫名  
繼先者於牧豎間先生之後始立翦荆棘而封  
之樹之先生之墓始闢于沙野之陽猶未甚彰  
彰也逮嘉靖庚申今給諫梅墩林公來尹茲土  
崇賢悼德鍾情吊古閱先生之文而慕之篤其  
後裔歸其墓道為建漫塘書院著之文以貽邦  
人先生之傳幾泯於千載之下者得公益彰  
笑太史馬孟河表其績予友主政張虛菴記其  
事茲者繼先悉乞畢登茲卷與先生遺像告身

序二

十七

以傳來乞予序諸首繫惟當世功名富貴之士  
雪耀於時匪不震人耳目一旦噓而為清風蕩  
而為飛烟名隨身隕子孫無嗣世之光徃徃而  
是凡以世不足論而賢人君子無所用其情也  
其世有足論而終泯沒無傳是則賢人君子不  
用情之過也先生砥行立名師表百世非直閭  
巷之人所不能為俾不徒寄號俎豆今之人猶  
得取先生之文而頌之過先生之墓而謁之見  
先生之後而愛之梅墩諸公所以用情於後世

者又非直青雲之士所為也徵先生之文則先  
生之風不可得而傳徵諸君之文則三公所以  
重先生之後者又不可得而見也褒表賢德以  
樹江左風聲三公之功亦偉矣恪守茲卷等諸  
琬琰以俟來者之顯而昌其後也繼先其無替  
辭廩初心也歟哉

贈陳白野交獎序

序二

十八

歲壬戌白野陳公舉進士拜金壇令未暮政化  
天洽頌聲四揚臺臣臨吳僉曰金壇令賢交獎  
之檄九十二下獎詞率疊疊連牘故事舉獎像  
僚屬且旌吹迎宴而公固戒弗舉寢踰年季尹  
祀塘施君曰憲典不可泯也乃揔十二獎一舉  
薦來徵予言予嘗見今之論政者曰古道降矣  
乃倡為變通趨時之說而時稱通才又率在儀  
節文飾間如為令者則曰監司操糾揚之柄者  
也咸望意向而役已以徇焉故入境而逆至邑  
而趨豐饒遺事交結以延聲譽深文苛法酌醢  
搏擊以耀丰采財賦力役先期而集以示明敏

謂不如是不足取媚上官治時名而嫌顯位然  
不之惡也又有從而悅之者于是仕途指為捷  
徑競相逐焉然于靡靡成風矣是何異于啖人  
之肉以自封也是趨時之為害也乃公非不生  
今時然古道人也蒞茲邑也曰令者以親民也  
知有民而已不知有其身又奚有于上官故上  
官有令其便于民者銳然行之不終日上令設  
非者其令苟不利于民即拂上官意且日督促  
之不行也其為政大約持之以介鎮之以靜而

序二

十九

出之以從容渾然不事斧鑿而綜理經緯非亦  
有條貫溫然若可親而持理法毅焉不可撓豪  
強滑胥率屏伏無敢干也訥然不辨而訟詰禁  
錯至庭下一言剖曲直莫不輸服若家至而人  
喻之目擊其情狀者諸供億繁費悉釐革殆盡  
而茹糲服既清約若寒士嗥呼啁噉之苦不及  
里間而苞苴浮羨之征不入公府即當道勢要  
臨其境事之泊如也初有妄傳者曰上官怒謁  
遲疏移之他邑矣士民為公戚戚公無愠色既

而仁聞孚洽騰于薦剌士民為公喜然公不之  
喜也其視毀譽寵辱等乎飄風行雲耳澄然不  
嬰于中而匹夫匹婦則凜若勝予疴癢疾痛如  
切一体者即古三代之懍悌長厚詩書所稱不  
是過矣夫曲意俯仰美文飾以趨時好者譽或  
歸之矣然物不可以終歸久必敗焉公獨持古  
道于當世率性而行宜其遠時而寡諧而與檄  
交下公服終不能釋焉則三代之直道固存也  
孰謂世道果不古哉古稱忠厚正直為社稷臣

序二

十

而厚重之勃安劉賴焉故脂膏而售者非重器  
也奮躍而奔者非遠駕也真純之質百煉愈堅  
良驥韞藉其雄捷歛神餘力一日千里矣然則  
趨時而投好古亦歿時人焉耳今  
君愛而相賢將崇恬雅黜浮靡而移易其風俗  
藻鑑用舍顧肯重彼而輕此哉臺臣王新獎公  
賢能知人矣然士民頌且戴者有深情焉衆民  
情而達之 朝曰今天下有古循良請優之崇  
典以風勵者又臺臣責也尚有風于知人者云

賀袁春菴冠帶醫士序

袁氏以醫道世其家至春菴君而業益精為人治病十嘗瘳八九病家歡乃飲之酒輒陶然醉無復計謝人咸高之又奇其術以故一邑爭迎君君嘗語人曰醫可易言哉明于天機而後五運可律也察于地理而後六氣可因也通于人道而後七情可求也古之神人酌上池之水能視垣一方人見府藏癥結乃能湧滌砭揲投之無不中者醫可易言哉今人巧且弗逮無論神

序二

廿一

聖而况其之不敏萬無一能第某視人疾患在八痛楚若在吾身反觀其五內洞然有見而後治人五內即弗效病亦弗劇其畏慎如此矣愚真中淺歲饑明年疫大行比戶計口而傳無能免者御史陳公按江南憐之乃令郡邑選醫之良者分地開局施藥以療生靈春菴君在選中病者他醫授之藥弗效乃悉之春菴君乞藥即效御史聞之嘉其勞會

天子作新明堂詔天下精于醫者臺臣試其能

許翰質助工署銜太醫院春菴君力素不逮念慮不及是也一日宿于齋中夢神人蹴之曰速起速起君驚起擁褐獨坐忽心怦怦動竊自念丈夫生于時不能樹勲名取青紫顧終日把臂候息操匙而調劑礪針而砥石東西奔走事人復不能博冠帶自榮耶即速趣舟謁御史持狀自獻御史舊以施藥知名乃令半其翰授冠帶醫士隸藉醫院先給之告身而後移文聞于部春菴曰此舉非素志也殆神人授之耳先是里

序二

廿二

中老醫段東陽者方壯年而鬚髮皚皚白人故以老稱之號曰白頭公東陽君癸丑元旦登南城關上憑檻候負薪者忽有巨鵲自天而下搏頭上角巾扶搖颺去觀者駭異嘲之曰白頭白頭殆將換烏紗帽矣是歲予丁內艱馳報京邸東陽君素相善憐之曰太史性孝今聞此傷哉病矣矧客千里非吾其孰調護之乃偕報者來適春曹勘院舊籍選醫士供直內廷東陽君其先世占籍院中竟得與選果應嘲者言授

太醫院醫士太醫院者

天子侍從臣也得出入殿廷較之他醫官不侔東陽君得予告同歸與春菴君並加義冠曳傳帶長揖謁長吏待以賓禮人共榮之夫二君方伎不相上下為人長厚相類乃竟同官又咸得之不意中又率有嘉兆若前定者事亦奇矣于是鄉中莫不嘖嘖羨二君謂其存心仁厚為積德之報云然予又獨笑二君稱治疾多驗而予抱肺病經年矣數求治于二君竟不一驗或有

序二

廿三

質之者曰史臣貴不誣君職太史亟稱二君之術而君獨羸然瘦晝夜咳嗽不休二君信能療人疾何不一療君予將何以應之二君又何以自解也二君聞之乃矍然固請再移時而後釋手瞪目仰視久之抵掌大聲曰今得之矣得之矣君病在胃而醫者率治肺是病者勿藥而藥其不病者也不獨病者病而不病者亦病矣今請為君更治胃約上元節病已乃投之劑而減時甫屆元旦而羸然之軀以漸康復

賈餘姚掌故潘有愚六集序

昔太史公傳儒林邇漢代經師首申公培轅固生稱其能以經術指授弟子弟子受經出補學士掌故咸能守其師說大顯於時時二公年且耄蓋矣蓋其學晚而後傳也嗟乎經之旨遠矣甚矣其難明也古昔聖人所以寄其精神扶三綱正九法階太平之治者咸於經托焉雖元聖大賢亦絕編下帷始能造其闢奧而出其所涵育以開後儒儒者明經必更春秋多月滋其華

序二

廿四

歲厭其膏浸淫沈濃幾焉然後華歛而實腴膏沃而光燁出鴻響以答群叩即多而響益不窮此經之所由傳也匪久焉即有敏異之才挾其空氣馳獵捷塗呼吸千里非不才具傑也聞舉經術咨焉往往駭顧而不能對是經非更春秋多弗明也弗明弗傳註明而傳豈非難哉吾邑百愚先生少露龍顏親覩華要可揮霍取然逸氣噴薄不能俯就絕矩矱不以賢科起家退而茹華涵膏弘究經學學久而益淵邃弟子北面而

受業者如市已而責諸

天子銓部授縣博則又得餘姚縣博餘姚故盛  
文學學士維生多瑰異秀絕之才先生以其素  
所蓄積授諸生而諸生亦以其瑰異秀絕者為  
先生助其地又多名江山先生浮舜江探禹穴  
登覽江山奇勝而江山又以奇勝為先生助先  
生年既駁高經術駁以淵遠而又獲才子弟名  
江山助焉其學固宜大明而其傳固宜光且遠  
也可以執西京經師之袂而頡頏矣他日弟子

壽二

計五

恢先生門戶出而樹勳流聲後代乎也泊而通  
其淵源曰自先生始藏不傳與經術得以經  
世務者賴先生壽也是不可以無賀遂書其壽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少傳大學士尊師存翁徐老先生壽序

今年九月惟我尊師少傳存翁誕辰也先是公以一品三考

上賜宴賜策眷寵優渥翰林陳子謹曹子大章皆公門人二人以份之及門久也來議所以賀公者惟時公方謝一切諸縉紳大夫之賀未得間而陳以轉南司業行矣茲當公誕辰曹子復援前議欲申弟子之祝份乃請言輔相之道而因致其所以為祝焉嘗竊

序三

惟古之聖帝明王未嘗不贊輔相以端化原弼政本故曰三公坐而論道言不以事也自昔稱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治嘗博考史籍十六相之事見于紀載者少矣而言唐虞之際得人為盛者必歸之豈其事以道為輔佐非事可得而指與及讀典謨諸篇畢憂穆契四臣者其事畧有可見要之粹然皆道也唐虞之治所以不可及者以其為道化之極哉自秦漢而下當塗之事明智之公卿因時赴會建樹勛業者豈乏其人而其世日以降治日以卑則以于道有未足耳

間嘗觀公決洽貫穿海涵地負包括古今之學廣矣而視之若無知也折衷國是彌綸物情運用當代之才宏矣而即之若無能也特立之志精白之操嶢然不受世之埃垢其行高矣而處之若無異也以其所得于道者深也是以入而謀謨密勿補益主上恭贊萬機變理天地安國家定社稷而持之以虛協恭和衷調護大體裁成庶物而守之以謙風形廟堂之上百僚師師庶位模楷而成之以默蓋其中之所得者深較其外不易露道之所就者全故其迹不易顯

序三

二

今世之稱公者皆言其堅毅嚴肅有韓魏公之度範大醇厚有兩博陽之風表裏明粹名實信孚天下識不識皆歸稱之有司焉公之望而不知其所以于道也天將開有道之世則必生明聖之君崇養萬壽而又俾之以得道之輔相又于其位壽亦平格左右罔替翊贊無窮配三五之隆齊帝王之軌躅數千載而一遇非偶然也今公位益崇壽益進益推極政化將使民物熙皞天下咸得引宗社綿長之運而垂之于後與四臣十女相媲美齊光同宇宙終始溫純

陽之賢固未足以盡公者然則公之績非一人之績公之壽非一人之壽吾以為天下後世慶而非獨必為公也公亦安得而棄却之于是與曹子同進以為公祝

賀師相介翁嚴公元配歐陽一品夫人八十壽序  
歐陽一品夫人之八十也侍御趙君鏗等若干人過某言曰士君子之仕其立于朝莫不望行其言其持節以使於外莫不欲舉其政然而鮮克副焉者何哉無其人以主持其中耳惟我師相介翁嚴公受知

序三

三

聖主秉國鈞者二十年人無遠邇惟才賢是任言無婉直惟公論是從鏗等先後入臺凡所建白無有弗行出按四方舉措興革無弗如志秋毫皆公賜也公既以去歲壽八十而夫人復以今八月十四日屆八十初度之辰夫德其人則恒願其有吉祥可喜之事且從而喜之若已與有者此人情也矧夫人暨公相繼躋上壽其於古今為僅見而夫人孝慈恭儉之德上佐我公下成嗣子司空君而施及於諸孫者皆又過人遠甚鏗等之於慶祝願能無情哉幸賜之

言為道其中之舉奉者昔某讀詩至米繁來頻諸章  
竊疑以為南國諸侯大夫既以身被文王之化則其  
行誼功業當必卓然有可稱乃詩人皆不之及而獨  
詳於其夫人內子之事似非所宜先者既而思之君  
子之道以正家為難天下之化教家為始南國諸侯  
大夫雖賢其治外易知也其行乎閨門之間者難知  
也惟觀於夫人內子所以奉祀之敬而賢從可知矣  
敬稱其配而身之賢自見者二詩是也今諸侍御相  
與德公而屬某言以為夫人賀某察其意莫不顧夫

卷三

四

人之壽益進於無疆以佐公而久其施然則觀群情  
之厚於其配而益以見身之賢者茲舉是也夫二詩  
孔子之所取以為經也有如以茲舉發諸文章垂諸  
後集使凡論世者獲有稽焉將不與二詩互發而並  
傳乎某雖非其人然幸久從公後謬承獎與所以德  
公之意與諸侍御實同又慕詩人之善頌其諸侯大  
夫也遂不辭而為之序乃若夫人之盛美則自姻黨  
至於縉紳咸能言之而其洋洋優游享無疆之算則  
在天為福善之定運在人為仁壽之恒事不復詳

賀師相介翁嚴公元配歐陽一品夫人八  
十壽序

嘉靖庚申八月十四日為師相介翁嚴公元配  
歐陽一品夫人八十設悅之辰先是己未春公  
壽八十 上重耆德褒元勲 詔公食祿如伯  
所以賚予之甚厚已又名公京邸之堂曰忠正  
命工部製扁給懸及今踰年而夫人亦以八十  
局誕於是太傅朱公太保陸公以某輩咸辱附  
公葭莩之末相與奉觴為賀而屬言於某某應

序三

五

曰夫壽自昔以為難得至於八十則是士大夫  
杖於朝之年也其得之加難矣凡人稟受不齊  
而數之所值亦異有如夫婦皆壽八十其得之  
又加難矣至若偕壽而膺 國恩之盛享家慶  
之全則又冊史所未前聞其得之滋益難矣今  
夫人與公先後躋八十奉一品之誥服冠被之  
華出太官之珍饌酌 天子之賜醴以同宴於  
忠正之堂翹首以觀則 龍章奎畫爛然而在上  
顧視左右則嗣子司空君與其諸孫金屏朱



燁然而交輝於所謂至難得者不既兼有之乎乃夫人何以得此於天也昔老子論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歸之於重積德而其稱三寶則又以慈儉為先蓋天之德曰生慈則澤物廣而壽之得於天者有以培之而益固天之道福謙儉則用物約而其壽之享於已者有以行之而不窮然則慈也儉也又積德之要也是乃所以為寶也某聞夫人懿行甚多而其性尤喜施予自嫺族鄉黨以及於四方凡有疾苦如在其身凡有所須如取諸寄益公之長育人才惠綏兆姓仁澤流於海內者夫人有助焉公為上所眷倚貴重於廷臣無二而夫人自視恒若常布時諸所奉養雅尚淡薄蓋公之為國節用愛惜民力修法紀而章物軌者夫人又有助焉由是觀之慈儉之德莫有盛於夫人者矣老子世所稱仙祖也其言則經也老子之壽吾蓋不知其紀極也夫人既得老子之所寶其長生久視固將與老子同而所以膺國恩之盛享家慶之

全者又豈特如今日已哉某不敏請豫為夫人賀且以曉世之求壽者二公曰可茲遂書以為序

### 贈曾素齋雙壽序

庚戌春下第南歸泊舟衛河不復記何日惟時新漲浩闊明月如練蓋三月望之前後也四顧慷慨起而行吟同泊諸兄登崖相揖立談綽移刻耳志意投契宛如平生諸兄蓋廣昌三何兄南豐李北野曾曉暘也百年四海相知能幾予

### 序三

七

喜得諸兄也欣然忘其窮途之戚焉諸兄復謬喜得予也欣然亦忘其窮途之戚焉日則并舟而慶夜則聯舟而息如是者月餘而後別歲癸丑復會京師予幸竊第而諸兄數猶舊先辭歸曉陽以卒業太學獨後復得相與謂予曰明年甲寅老父老母偕六十願得兄言為壽知已者莫如兄則知其親者亦宜莫如兄予聞命不覺欣然喜躍然若慶之在吾親也夫六十杖於鄉翁當其年而精神炯然視少壯不衰享有遐齡



之所難孺人以賢游克配實同其年尤為難  
曉暢循循醇朴而天才橫逸不可羈制才德具  
勝國家希世之瑞也生有賢嗣人之所難曉暢  
凡四昆王若琬琰圭璧燦然具陳不相上下猶  
為難習聞翁之為人律身教子率以道義素崇  
長厚之風蓋葆元氣而存古道者怡怡然家慶  
之樂有與天地之太和相為游衍焉則其偕享  
耄耄期頤而曉暢首率諸郎君擢危科致通顯  
樹聲名建勲業以慰翁之教望之心事雖未然

序三

而理所必至即謂之已然為翁之慶可也故自  
京師去江之右殆數千里予與翁不相識麗眉  
隆額古厚之儀容若侍杖履而接顏色自今日  
去稱壽之日亦復年餘而親知交集觴豆錯陳  
予亦恍若周旋酬酢於其間蓋與曉暢為一體  
之交翁實有伯叔之誼意氣相通景象如接非  
地與時可得而問者則其為翁壽也亦宜矣曉  
暢歸以予言請教於翁如以為然三何兄李兄  
然室稱觴也亦以予言質之如以為然敢以

觴焉

壽王母 太孺人序

休寧王侯母太孺人壽而史曹子祝之曰如山  
如山云夫稱壽而曰山擬若卑甚謏矣曹子梁  
以似母豈襲人作漫語哉夫亦在山言山而感  
於類山者乎是故曹子久病瘵倦於遊而因白  
岳勝為寓內稱最乃勃然其有飄舉之思於是  
倚策而遊白岳而白岳為休寧山四方來者各  
極其私而休人無私禱也合而致詞曰惟侯有

序三

九

大惠於茲邑為之新祿祈年為報云夫風教之  
滿怨謫易興也王侯得民如此風風乎古之遺  
良矣曹子久不擇客而因侯賢可並白岳稱最  
乃又勃然其有伸止之思於是倚策而謁侯會  
侯以吏迎於郊舍而與之論政侯曰令親民官  
雖矣某何敢曰能奉母氏教唯謹耳而母遠草  
之俱延景愛日之私往來巫峽聞子其一言祝  
之曹子久不文而因母賢可並侯稱最乃又勃  
焉其有形管之思吟吟乎不能已於言也乃序

之曰茲遊幸矣因山而知侯因侯而知母因母  
而知山之德類母又因山而知母之年類山不  
觀之白岳乎噴然下土而岌然峙於青霄方于  
偃然躡級而登也維時驕陽吐映黃風飛塵交  
雷乘萎矣瀕東嵐氣蒸蒸生觸石而興膚寸而  
谷不崇朝而雨始而霖如霖如繼而沛如而焚  
如稿如者倏其欣欣向榮焉人謂功在雲耳而  
不知山實尸之猶之休人知頌侯矣而不知侯  
亦雲也不有出雲者哉故隕然方輿而澤止於

序三

先寒遽然閭閻而恩施於千里其功咸不毀也  
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母之謂矣於是而祝  
之曰如山如山云固宜異日侯躋勾陳之上附  
而膺錄而重寄四寓之內氤氲乎元氣流矣坤  
儀毋泯卓然標樹世有聞望焉庶其引之無疆  
我於是西向拜而再祝之曰如山如山云序在  
三月而迄冬乃書而歸之

壽虞母王孺人七十序

古稱七十為稀年有慶乃今王孺人古稱壽域

懸悅辰美其里族嫺戚暨諸嗣君圖所以稱觴  
為壽乃孺人則固辭曰予夙遭艱厄良人棄捐  
雖然恨終天矣予良人不及壽觴予其何忍舉  
觴乃里族嫺戚暨諸嗣君則又固請曰惟先君  
子賢宜偕老而竟不偕年子輩怏怏恨矣然不  
及申於先君子者尤幸獲申於孺人其又何忍  
弗舉觴於是王子子居王子恭默乃乞言於曹  
子曹子曰孺人之壽也異於徒壽者矣世稱丈  
夫早負意氣迨終老牖下竟瑣瑣無以自見而  
閨闈幽泝言不出閭表見尤難乃善孺人之壽  
也則異於徒壽者矣孺人生於主商續於虞父  
為憲副遲菴翁而夫懷荆公實先都憲至雪翁  
裔孫云蓋官階並奕世美矣故兩家稱鉅姓最  
著珮琚駢聯金玉輝映甲第高爭相望燁燁照  
邑里而邑里人意王氏女必嬌貴自珍愛而見  
虞家子弟率指云翩翩統綺公子也乃孺人顧  
絕嬌貴態茹蔬糲御荆帶拮据勞動有古汲井  
舉案風懷荆公故厚德孺人相之益脩謹端慤

序三

不效異俗事裘馬遊治宴逸乃折節好學為時  
名儒以故里稱世家子必以懷荆公為賢然負  
大志不克就逝矣孺人克訓諸郎能世其業乃  
亦不效異俗事裘馬遊治宴逸折節好學後為  
時名儒駁駁手振翻聘武科第煒然起矣以故  
里人稱世家子又率以懷荆公諸嗣君為賢然  
懷荆公信賢孺人內助為多而暨訓其嗣君開  
之義方慈而嚴撫育而驅策也殆卒由於孺人  
以故里人咸歸功孺人稱貴家女能為賢婦賢  
母者又率以孺人為最賢予往考之國風所歌  
書傳所載彤管所編次每云閨閣之問天地造  
端帝王託始其言過矣今一王孺人而持節婦  
誼問家正倫其有關於世教功非細也書傳詎  
不信於語云無德不昌無施不報懷荆公德而  
靡壽天道缺缺矣或者挹彼不足而注此今  
有昌其後而食其報孺人之方來者固未涯  
也異日年高而德邵子顯而名彰孺人之壽也  
信哉異乎徒壽者矣昔懷荆公受業於先戶

序三

三

天

戶部君每訓予亟稱懷荆公賢故予聞之稔而  
孺人予內人姑也王子子居王子恭默為內人  
兄弟子從內人稱與王子同稱姑焉乃得附王  
子後稱觴為壽而書之以致祝云  
誥封鄒母 太孺人壽序  
御史大夫蘭谷鄒公奉 召歸院便道朝其太  
夫人於時太夫人春秋六十矣大夫駐節鉞於  
門登堂上壽而客有乞言為太夫人壽者大夫  
自為郎時謬與史曹子善故曹子雅知大夫亦  
因以知太夫人若太夫人者無論其婦節閭教  
之粹潔其卓識遠見蓋有出於偉丈夫之上者  
語曰作善者壽昌使斯言而信太夫人顧不干  
歲哉太夫人之孀也蓋未及中年云今夫孀嫗  
之愛其子也百倍於恒蓋失其所天以子為命  
即疾痛勞苦之微必撫摩愛護置之於安設履  
險蹈危以冒不測則呼號抱持痛沮而力挽之  
必脫於險乃止恒情大抵然也夫人當先大夫  
之捐館也愛其子豈異於恒情及大夫為御史

序三

十三

七

時權貴人潛竊威福之柄摧折士大夫之氣而  
牢籠之即有豪傑之士奮不顧身稍加詆折晨  
試而夕奔之矣昔人所謂風木消委之餘雖豪  
傑有所不能振起非斯時也我方大夫彈文之  
入也不及於難者其間不能以髮人人危之矣  
自恒情處此母必曰吾夫亡吾子不可以許人  
子必曰吾母在吾身不可以許人使人人而皆  
若是也社稷事竟誰賴我太夫人能忍其所愛  
而許國以子大夫能忍其所私而許國以身均

序三

十四

有見於其大耳及其手拂羅綺澄霽日月中興  
之業燦然復新一時頌德者咸謂汾陽臨淮摧  
陷廓清以佐中興古今之偉績也然滋蔓之寇  
猶在四方力猶可施乃其依憑城社根盤窟據  
為心腹元氣之係牢不可犯者此其艱難險巇  
不百倍於尋常哉是大夫之功有出於汾陽臨  
淮之上矣太夫人之卓識遠見乃至於是用是  
能忍其所愛耳至今享太平之樂德大夫之恩  
者自士君子以至於里閭田傭咸願肖大夫之

像而俎豆之頌且祝之矣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德雨澤者德其所自知山川之功大祝大夫者  
祝其所自知太夫人之壽遐

壽虞縝齋七十序

邑著姓惟虞氏最鉅縝齋翁今年七十壽矣夫  
立標而趨行不問途執型而陶器不苦窳言貴  
有宗也故國有鉅族標之矣族有屬長型之矣  
故有長人而後邑有鉅族虞氏自都憲王雪公  
以名臣起家裔最繁縝齋翁者其嫡孫也然居  
行中獨少欲而第之為八云始予髫髻初識翁  
則翁之兄存者無幾族人咸伯叔翁矣迄今則  
翁之姪存又無幾族人咸祖翁矣故歲時祀祠  
儀節宴會諸門閥事咸尊翁而稟命焉乃翁性  
沉默多智慮雖磊落負俠氣而退然若愚言吻  
吻不出諸口平居怡聲柔色不大於童僮而至  
其禦外侮撐住門戶毅然莫能犯雖承藉世業  
可擊鮮濃服幼綺盛閨闈而抑然不敢踰於節  
雖未嘗揚光立奇表見於世而其居約守成有

足謂云故其子姓效法於尊長入雖豪傑  
為然因而善其身者不知其幾也邑人復效以  
鉅姓雖豪傑無待焉然因而善其家者又不知  
其幾也故翁雖少業文長入太學即其丘園不  
事進取而王者之禮樂紀法乃相與一族人共  
守之以善其家復相與一邑共守之以善其俗  
謂之家有幹蠱國有遺良可矣今七十而康古  
稱老成比於典刑故行者往矣而標則存焉用  
矧利矣而型則完焉翁庶其標立於一邑一家

序三

七

乃以是知翁之壽殆未涯云

賀張方溪七袞序

歲乙丑方溪翁以子彭曹即鹿菴君貴  
制封如其官甫再月為丙寅春仲十有七日  
翁七袞懸孤辰矣里中一二逸客暨曹子夙以  
意氣託鹿菴君末交率私相慶曰惟是

天子之崇階與

上帝遐祉寵錫善類者榮與壽適駢集焉殆將  
引於無疆歟再拜執爵為賀乃方溪翁則辭曰

余幸也余無異智畧表見尺寸登於當世而攝  
此榮華優游歲月於熙朝余幸也奚敢云賀曹  
子曰章服者德之華也壽者仁之數也天下有  
倖而致者矣乃翁則獨不可曰倖夫翁三代之  
良而漢之長厚假令生其時徵能聘賢其容老  
於嚴整顧余翹尚進取乃翁故高隱不事進取  
安車蒲輪之風邈乎遠矣安於布終焉耳乃  
竟服茲顯命先是翁感疾岌岌若不可朝夕仙  
人降於箕梭以方服之益康凡此必有默相其

序三

七

間今龍文鳳書炳朗九天而下褒揚其耆修而  
怡其高年若橫投輻輳踵繼而至此難逢之會  
而希有之盛也豈偶然哉實惟蒼蒼有靈與天  
子之聰明克鑒其善而歆嘉之厥有繇然也謂  
之曰倖也詎義未至貴者德不冕而榮矣至榮  
者仁亦扶而壽矣而又扶且見焉用是卿曲士  
人樂慰其素望願相率而拜祝下風豈惟綸綍  
之降壽筭之增徒榮壽是慶意有所重也別苑  
訓詞君擅閭肆之文東清修之節揚芬樹績於

當時所以孝養而承顏者亦豈惟衣冠蓋澗間  
又能以德成其親圖垂於不朽慶又莫大焉謂  
之曰倖也誣矣若夫吉人召祥祿真疑和日躋  
於上齒以觀嗣君之成膺九命之章享萬鍾之  
養帝天不棄可跂而待也願與諸君俟之

### 賀張母錢孺人六十序

曹子祗役南宮試事厭時浮誕乃取行誼於文  
間中得卷發揮性情根極倫要而流貫乎精  
神恍乎其真藹乎其依乃決之臆見曰斯孝弟

### 序三

十八

之士乎予將驗之既開封署名出門相謁為點  
中張子濟川雖旅進旅退未暇詳即儀度意象  
固舉足不忘親者固身遠而情馳不失赤子之  
愛者乃竊自慰曰文以取信矣夫山騰虹而  
壁良淵媚月而珍奇天工運神寶器用成謂係  
於積與習者厚也士行端文成其必有為之前  
者乎予又將驗之會

天子留意代邊遣使齎糴資實軍儲張子承命  
以往乘隙歸省具述母錢氏太孺人懿德乞

為壽則先大夫崑池君歷宦有聲濟川登甲第

成名實孺人相之教之即置之古女史蛟賢烈

不異也又竊自慰曰觀其主可知其生信矣夫

予始見者文也宛然若見其人也繼見者人也

宛然若復見其文也點中去大都萬里時見者

予也及聞太孺人之賢宛然若見其親也使前

聞之則知予也將得於孺人之賢又奚俟見其

文也其驗之而信明若觀火如此是故有賢父

兄則有才子弟自今觀之於母氏亦然予才則

### 序三

十九

文顯文顯則勲業聲望卓有樹立何者循源而  
下不失其派其實一也予又將驗之矣詎有不  
信者哉濟川果樹勲流聲卓有樹立母孺人得  
觀成績享榮名則行足以實文文足以悅親斯  
上不負

天子之制科而下成乎知人之明故方舉遇千  
里不俟其騁茂先遇太阿不俟其割見於前者  
見之神也予非其人也而竊於濟川厚望焉張  
子再拜命曰先生之教也得吾母孺人之心去

歲儒人六十橋以行役不得待今計歸日猶及初度也請以為壽

賀嚴太夫人八十壽序

今年八月十四日

誥封嚴太夫人壽八十太夫人少元相介谿公一歲踵屆高年朝之公卿百辟駢聚輪緋率相稱慶而諫垣諸君乃拜請言予竊以天眷有德醇龐嘉邑之氣鍾為福澤甚不易致而至於雲仍輻輳駢集於一門又至難為世恒言鹿門

序三

龐公之壽昌與其配偕以為美談然特若穴士耳固未嘗貴世有續者矣或未必壽而又未必偕上壽壽矣又未必多賢子孫是故景星不繁朱草不蔓角者亂翼者跋天固若斯之也至洪範叙疇曰五季封敘祝曰三即其叙與祝多遺福焉古之人又若不敢過望以取必於蒼茫之間亦以氣數不能齊云耳今觀之太夫人則天固無所靳且罄焉其全畀之矣夫公自入相至今凡歷十有九載

聖天子眷注日篤而太夫人為歐陽氏系出文忠公固賢相後也及笄而嬪於賢相因公貴膺一品封誥同壽同德同康強衣蟒腰玉麗眉渥頰歲時駢席而坐怡愉輝映羅綺交錯矍若雙仙在堂環列於左右者嗣子司空東樓公負經濟雄畧晉陟二品階諸孫壯者冠者髻而髦者者悉盡通籍出入承明之廡蟬聯結珮而趨金紫炫耀蘭玉森列即考古志汾陽晉路之盛舉而擬之於今猶覺其得此遺彼歎歎為不足誇尚也而公固若執左券索償於造化隨取隨足所不敢必者亘古今而擬萃於一時殆百順咸集矣又何其至隆且備哉雖然蓋有本矣聖天子以神明御極綏輯海宇致治與三代媲美惟公能左右之則今中興之皇業最隆者公實成之公為天子腹心之臣朝夕侍側密勿之議不問家事惟夫人克相於內尚其有專志底於有績則今中興之相業最隆者夫人實成之揆其自亦惟天眷



天子至隆固不靳於公以成

人子天眷公至隆固不靳於夫人以成公殆交相贊焉則太夫人之壽固與天運國脉相休美者不啻千百已也從後觀之乃知鄙言有據矣諸君乃悉再拜曰昔賢有云宰相行之諫官言之非有賢宰相則諫臣不克行其言其等今日重勲承乏賴以寡過者盡公賜也而今乃知太夫人與有助焉敢不敬以為祝

壽師相玄翁高老先生六十叙

序三

二十三

天佑國家必有耆碩魁壘之士以據鼎軸而幹機衡然後其主不勞而休美無疆之業可衍而昌也自昔有道之長莫如周周之盛莫如成王成王時相業莫如周公史稱公相成周五十有八載其負黼黻而佐嗣王又十有餘年已乃還政而歸東周留東周者又七年蓋公是時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身為太傅操冢宰之權而上下宜周道以穰天下歸德焉老成人之重國家固如此今少師中玄公相肅皇帝及今

天子有年矣入則陳王道之閑啓乃心納乎

聖聽出則兼冢宰之重鳩衆材庀乎王職以余所睹記按公旦之往迹抑何符也公嘗授經

天子天子改容而師事之比叅大政發謀於策受如流水其著者肅皇帝憑玉几而授顧命天下莫不聞論者乃罪及方士汙蟻先

皇規脫已責公為佞誅分辯之君臣父子之義

若揭日月而行也肅從褒乎以來歲為邊患一日震懼於天子之威靈執我叛人款關求貢中

序三

二十三

外相顧駭貽莫敢發公獨決策納其貢獻許為外臣虜遂感悅為遠徙不敢盜邊所省大司農芻粟以鉅萬計豐沛徐淮間數苦河決公建請遣使者按視膠萊河渠修復海運故道又更置督漕諸吏申飭法令會河亦安流舳舻銜尾而至國諸川是是時方內又安四夷嚮風天下翕然稱治一矣公猶弗康日兢兢與凡卿百執事講究實政雖刑吏治問民所疾苦憐而渙然之雖桑土綢繆不助於此矣始公方柄用遭忌



有言和婁不可詰辦公避居東山意豁如也居  
二年再入政府衆謂是且斷訖諸言者公悉待  
之如初未嘗以私喜怒為用舍踰年上書請解  
銓務上手詔慰勞恩禮有加烏雖赤烏遜膚不  
泰於此矣公才異蓋世又夫子師也而滋益恭  
親賢愛士寔能容之一事之善稱不容口一言  
之當決若江河雖吐握延接不勤於此矣昔公  
當此三考令聞長世為國元老而公之功德爛  
然後先守烈年已六十聰明步履有踰少壯其

序三

手書

於上壽猶擬之也今 天子湛命省審執與成  
王賢其委任公不在周公下薄海內皆矯足抗  
手歌頌盛德即余驚下幸從公後參預國政五  
年於茲公每降心相從官府之事悉以諮之期  
於周召夾輔之誼以獎王室此神明所知也縣  
此言之國家然美無疆之業溢於成周雖有巧  
曆莫之能得茲於公而卜之矣嘉平之十又三  
日為公誕辰公所舉鄉會士百十有餘人斷余  
言介壽而余為舉其大者著於篇夫泰陽煦物

百卉感榮而迎曦含旭桃李為最諸君皆公桃  
李也公今行周公之道萃宇宙之太和躋一世  
於仁壽而况近在門牆者乎宜其感悅愛戴倍  
於恒情云

天說為荆野庄壽序

天者至不變者也然其權有時而敝不得不假  
之人立標幟以振耀之傳曰仁者壽又曰仁者  
必有後斯二者天道鼓世之微權也然至不變  
者理而至不一者五氣之流淳龐薄修促離操

序三

手書

之異行於是而有養而未必壽者壽而未必有後  
者有後而未必壽者壽且後而未必仁者將委  
之曰蒼蒼茫茫焉耳果有知哉雖有智者猶曰  
志不勝氣相率而急策曉曉然藉口充天以自  
釋天之權不幾於敝耶是故為國者著令典久  
且玩弛必擇德而任之懸重賞進超秩以振其  
權之中衰天道人道一而已矣野庄翁者固天  
之所假以立標幟者也翁為人厚朴和厚煦煦  
然葆元氣而遊太古即漢傳所稱長者且退金

鄉人稱之曰仁人鄉之士大夫有道者稱之亦曰仁人信天道有知稱之亦必曰仁人而今年我八袞矣四子業舉子兩遊國學一舉於鄉一舉進士矣於是鄉人愚者智者賤而儒者貴而縉紳者少而髦者老而杖者莫不曰仁者壽仁者必有後天道果昭昭也而上天鼓世之權藉以中起若翁者謂天之所厚以示天下非耶故翁雖善順養能節宣攝生吾不敢謂翁之能而必曰天季氏雲淵子即篤學有文吾能鑒識而錄之吾不敢謂雲淵之能而引為己功亦必曰天不然則荆氏為丹陽著姓族繁盛甲一郡善攝生業舉子者不知其幾也而何獨仁則獨壽則其後獨顯耶雖然天意所培氣機日至譬之栽者不見其長有時千尋不如是不足以標幟振耀以風天下吾將見其八十者不止於八十遊太學者不止於太學舉於鄉者不止於鄉舉於進士者不止於進士將駸駸而進也天道不爽予將驗之矣

序三

三

壽祖侯郭南洲先生序

歲乙卯季冬廿有五日賓吾郡守南洲侯降祥辰金壇令趙君將駢觥躋堂為公壽乃造曹子請言以祝曹子曰詩人之祝遐齡也恒有取於岡陵松栢云夫砥柱突立中峙江河狂瀾怒濤噴薄衝擊亘古今而不蝕強幹勁節挺於千仞之巔陵撼霜雪而不搖落改色是岡陵松栢之永年也何者其質厚而其性真也使漓質而矯性則無完力堅守以自樹亦波蕩風靡焉而已也頃年吳會遭艱海獠多突客兵蜂集催餉徵兵移檄旁午墳墓之黎蹙急無聊而我鎮江者又鍾句之饒瘠而吳會之門戶也其疲獨甚而紛馳業畜又獨甚焉

序三

三

天子軫念重地簡命南洲公以禁近諫臣出司茲土偉然若崇鎮巨茂橫障覆蔭乎千里正大而肅公庶而慈絲餽綏謁莫干其門上官有令苟不便於民則抗論調停寧干其怒而不欲一拂茲民之心下民有好雖不便於躬不順於上

官而敷著勤恤汲汲若恐後其視夫簞掠期集  
炫示風力擊曲承唯希取寵揚者則赧然色於  
而憤然不樂於心也即爵以三公而祿以萬鍾  
曾不足以動一瞬矣是鍾愛厚質而不以時漓  
順養真性不以情鑒其浩然氣完力固清操高  
風天之篤於哲人固將迴障流蕩振起頽落而  
砥柱海宇植幹王室者而其假之岡陵松栢之  
干也則宜夫上官催徵之紛至也惟守以身任  
其責而不以煩於令故令得以安其職而免尤  
譴於上官令賴守才節於中而不以煩於民故  
民得以安其土而免刑苛於令民之免刑罰於  
令也不能不戴於父母而詠歌頌祝之也令之  
得免尤譴於上官慨然當民之歌謠祝頌也而  
思其所自焉不能不戴守如父母而以民之歌  
詠祝頌者歌詠祝頌之也斯趙君祝公之情也  
夫祝者效詩人取義於岡陵松栢已也而不知  
公之質性得於天者岡陵而松栢者也又奚俟  
焉雖然惟群屬百姓有岡陵松栢之祝而公

序三

序六

之德益彰福益臻惟公有岡陵松栢之德之福  
而群屬之祝益驗詩曰如岡如陵又曰如松栢  
之茂公則有之矣祝祈之言則其享遐筭而綏  
後祿也固宜其無疆

壽范後溪先生伉儷六十序

江河之下惟是砥柱中峙則狂瀾若束而不肆  
世變之趨若江河之下惟是君子挺樹則頽俗  
亦若有防焉而不流然則君子者世變之砥柱  
也故砥柱千古風霆不搖君子百年精氣內固  
謂皆天之所獨厚以為世道計者非耶嗟夫風  
俗之不古也久矣吳最為飾詞貌而暴躬行  
務繁華而厭本實予金沙吳之甚陋邑也且被  
靡氣染日痼且深每聽耆老談說舊事即二十  
年前勝於寸筵即廿年前猶勝於今雖有明新  
其能超振而不汨者鮮矣質實乎不知將何所  
止也後溪范先生家於吳習尚則不異生於冷  
其心與貌則古孝於親睦於族脩禮讓於鄉誼  
書有文不汲汲仕進務力穡拓業不營營為利

序三

序九

其家敦龐淳穆恂恂乎大雅之道也居常怡怡然若飲元氣而飲真趣雖不藉華飾玩好冲然有餘適焉鄧孺人協德助順允備內則故以之表間里賴以知有實業以之軌後進賴以知有實學以之垂裕後昆則伯仲克肖聯壁輝映昔夫子所謂慥慥躬行者顧不彷彿耶又不可謂三吳滔濫中之屹立者耶夫信有大瑜然既試於雕鏤則玲瓏易折惟渾朴未琢可抵撞而不磨醞醞之味不可越宿而明水大羹久且不變

序三

三

故外華者脆內腴者堅驗之天道理物理厚其質者多其年配以周德階假以周福先生之期願上壽偕老濟美端可必矣又美俟于祝先生年六十一月廿二日其懸弧之辰壻王子居予內弟也乞言為祝因與之論其繫如此

壽王四潭大憲序

紀年者數周於癸亥四潭翁自甲子初度迄今癸亥歲六十周矣殆貞元會符也殆循環開先也壽無涯矣是宜祝祝者何祝之莫不曰如願

如願而予獨祝之以所非願焉非願者何蓋譬覘之矣夫取其所可舍者適情而斲者也舍其所可取者拂情而拒者也語有之曰愛之如金棄之如塵言係乎情也王氏舊衣冠族也以故業進取尚聲華競以勲名相高武踵而科第者儒而庠遊者輸貲而官者鳴騶於朝歸錦於里冠冕珮玉肩摩襜褕接於時盡一族咸衣冠人矣而翁獨不衣冠葛巾于于野服遽遽蕭然為里中布衣人夫翁少讀書能文又敦尚行誼即去

序三

三

古遠孝廉方正之舉廢岩谷之聘安車蒲輪之迎久不行矣尚有制科在焉即數奇不能應制起庠校獵取科第然今國家多事實邊助工例歲歲下假令輸貲而官譬之囊金入市肆隨購隨得耳乃翁一失意於時終其身不事進取厭濁滑之習甘栖遲之操築室於野退而耕於堯塘之上順天因地盈縮有經而家日饒裕嘗曰吾享吾力之所出則安享其出於人者不自安也以故違俗特行與世罔干涉惟超神玄冥抗

志恬寂以風雲為聲華以畎畝為勲業瀟灑為  
通顯端方為尊榮其視冠冕珮玉若弁之桎梏  
垂之繫束即奉而加之避若浼焉謂之舍其所  
可取者非耶乃知投之不堪叔夜絕交強之所  
難魯連早下祝夫色喜於捧檄咄嗟於書空  
較榮悴欣戚其情殊矣是故人各有願有不願  
乃翁之所非願者在冠冕珮玉殆其性然云雖  
然翁固非願而翁之嗣君又願其非願蓋翁有  
子四人四君者率研精於玄藪奮意於青雲行

序三

三

將羽儀天朝矣天子推恩所生瓊綸曉下錦誥  
次馳當斯時奉冕玉而加之以重之以君命翁其  
敢辭之曰非願抗焉而不拜賜吾恐四賢並振  
而六袞再周不特一加再加已也翁又其敢辭  
之曰非願抗焉而不拜賜翁聞之矍然曰進而  
事君者鄙人之志也退而耕於野者鄙人厄於  
時也誠如子言鄙人奚敢曰非願而實奚敢望  
奚敢望於是客捧觴為壽而酌之曰翁毋委之  
曰奚敢望奚敢望冠冕珮玉恩命雖出自天上

而自今占之聲華已在軒楹間矣予又奚敢曰  
非翁願也而舍以為祝云

壽高孺人七十序

歲丙辰高孺人年屆七十高氏邑之鉅族也夫  
今之舊家華裔其子弟率以門第自高閭閻本  
實盛冠服飾儀容以相侈尚群然聚而相標榜  
肆然鼓口舌長短人而至其閭內婦女兢綺繞  
珠玉修姱華飾於米鹽井臼場圃饅煬滌浣之  
鄰若謂非大家所宜耻而不屑事事而詩人所

序三

三

詠焉藹卷耳蘋蘩之風微焉彼固謂美麓觀望  
斯其盛也而不知偷盜甚矣孺人湯氏歸於高  
然拘朴不若在高市居而不效市俗疏曠之御  
華於暈秋纈菲之事其於肯羞掃治之役安於  
稠閑惟汲汲勤事約計饋織出入佐其夫創起  
家業未艾而孺人孤且寡然在穉益綜理結  
据訓勉樸柱迄有成立竟不類浮囂之士而家  
益大饒今年且古稀矣諸親知謀為壽徵言太  
史太史氏曰孺人之誕在十月其卦為坤陰之

貞也婦道也夫陽明消蝕幾盡而至於剥其勢  
危矣坤者東正效順補縫聯絡使微陽默生以  
抵於復說卦者謂陽主於進機自不泯以為陽  
之功而不知長養含息坤實為之基也孺人之  
初歸高也家已落落賴孺人佐治而起孺人懸  
悅陽月而節近陽至天時人事殆與坤道善濟  
利而敦復者似象復者一陽之初也進之至於  
二陽而臨三陽而泰純然其盛美焉勢固長進  
不已者孺人芝蘭滿前既及曾孫矣觀復之義  
而其壽而昌殆駸駸乎未涯哉雖造化無心同  
辰何限不可若是之比擬而其義象與孺人獨  
竊有近焉可以為祝

卷三

三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壽喻吾臯府丞五十序

昔周之三后以累朝元老留後東都重洛陽而  
坐廓淮奄不靖之氛士會晉之耆舊也柄晉政  
而晉盜之孽牙於其疆者奔秦如驅古者老臣  
不才智靖國凌之以氣以折其鋒臨之以望  
以寢其謀則封豕脩蛇更相吞噬而不費一鏃  
茲惟立朝久而聲望四著所折衝者遠也譬之  
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其勢激矣國無老臣即  
有少年之才揮霍風生然望不夙著則無以奪  
其氣雖與犄角於才智之間而穿楊百中然旁  
有懼其一蹶者矣古之不師不陣豈非以元老  
坐鎮於內而蔽薈不採耶應天我

卷四

一

高皇帝建鼎地也襟帶江海控引淮越擁護陵  
寢聯洛群服神鼎不搖則海宇寧謐蓋根本重  
地也故府與省寺抗尊而府大夫即古京兆階  
非舊德風望不與茲選重根本也邇歲並海多  
警聲搖畿輔

聖天子南顧拊髀思復舊望以鎮之吾翁負宇  
宙偉才上薄三后下軼士會立朝寢久而丰采  
照人舊矣祗奉簡書南貳京兆正立而長城  
呼吸而太阿奮顧盼而郊圻靖指畫而封守  
固不動聲色而夷氛烟散疆圉不登惟翁望舊  
氣運寒窺伺者之魄而神昂重也翁之惠政殊  
勛水易更僕數而氣殫驕夷於樽俎之間則尤  
其壽蒼生之大者蓋天將壽一代之運必壽其  
朝運之臣以重國勢國勢重則國脉壽而昌不

序四

二

移翁方始壽而蒼生咸賴焉嗣是而年躋上壽  
階躋上台則治躋上古如鼓之應將矣天以上  
壽壽之翁而翁以其壽壽天下則翁之永綿遐  
祉豈惟翁之休實天下蒼生之休

賀少師徐存翁六十壽序

代陳文舉作

少師存翁相公際純佑之期應中興之運山川  
靈淑間世獨鍾其生也有自而其出也有為道  
德學術大醇至正遠邇伊洛傳嗣統緒炳之文  
章暢之事業以邇成一代格天之治巍乎昭揭

徵矣歲辛酉三吳荐飢明年時雨而雨時暘而  
暘原隰腴瘠黍稷穰穰宜於彼亦宜於此投而  
易生生而美頴計畝較歲人賴獲倍蓰耆耇相  
傳謂百年以來僅比樂歲而且天降時雨其甘  
如醴嘉禾一本而百穗嘉瓜同蒂而聯實層見  
疊產咸在於淞江之濱鄉之垂髫戴白莫不踊  
躍奔走喜覩嘉美各出意見用占休應有曰元  
相一身朝野所屬而燮理之澤環海咸被矣然  
鍾靈毓秀徽降星儲實自茲土兆祥以地也斯

序四

四

其徵焉相公陟台極禹一紀於茲矣而休  
徵獨見於今日或天意示始屬也兆祥以時也  
斯其徵矣有曰今年九月某日相公介六十初  
度萬寶告成矣天殖嘉應候而薦殆將又中  
之純嘏錫以難老乎兆祥以年也斯其徵矣今  
皇上中興之運卜年千億卜世無極天所命也  
而我相公寔為佐命元臣對揚休嘉光昭一德  
以弼成配天之業天其申命於公矣則其壽寧  
有寤哉某方奉命有事於三吳不能握衣稱



觴從百僚之後然觀風於野目擊盛事乃敢采  
民間私祝北向百叩遙獻之以為萬壽

壽虞樂耕七十序

自古者三德六行卿舉里選之法廢而山林田  
野或有遺士古昔聖賢之論其爵人也樂善不  
倦而已其祿人也言行寡過而已苟盡其在我  
則在外者居然若之也是以有一命而榮  
不益粟而豐訢然自足以忘老者故盛世遺人  
之位不遺人之賢而求之今鮮矣吾鄉樂耕虞

序四

五

君實近之君淳龐雅厚有古長者風度非分內  
事不言幾無擇言非分內事不行幾無擇行敦  
睦好禮高年不衰顧今時取人以文懸名位奔  
走海宇英傑而君樸然不習文塊然株守而不  
之奔趨也則世亦遺之矣故終其身一山野老  
布衣夫文裾華冕高堂峻陞朱軒綺蓋權利足  
以耀赫而起人敬慕此人情所榮而世俗所同  
也舉天下尚觀聽其誰第一布衣雖然使貴而  
顯者放言狂行而倦於善彼且訖然自侈君子

蓋之庸詎知虞君之高不以為性分之可尊可  
樂者可無愧則冠冕不若箕裾堂陞不若猷畝  
軒蓋不若曳杖而逍遙故生於世胄不遷於外  
慕訢然自安而終老則安知世人之遺君耶又  
安知非君之遺世人耶使果世之遺耶遺者人  
也不遺者天也君七十而康壽駸駸未艾子有  
文而幼孫偉又安知人情所榮者不有所待耶  
雖然天者可待也君則盡其在我不敢觀其在  
天番予與君有戚誼適諸君子在因論其心如

序四

六

此諸君子以為然請書為壽

壽陸母姜孺人八十序

今年陸母八十二歲矣而髮皤如矣而貌龐如  
矣而臄癯如矣然而精神強矣前年母八十禮  
八十則慶母固弗許今請之許而追慶焉蓋邇  
而返之也母之生也以秋而今慶也以春禮逢  
辰則慶而慶之豫焉乘陽和也蓋迎而先之也  
於是客乞言為祝曹子曰奚言也君子一周旋  
也不言而寓者深矣其邇而返之也得返老之



誼焉其迎而先之也得先春之旨焉故君子一周旋也不言而寓者深矣是故採樂桃源爛柯石室徘徊易世瞬息移年莊生總八百於一時王子迴千齡於七日結嬰還童更生再黑謂之返老者非耶斯後時而慶也祝以此也風恬日遲紅酣紫醖厭搖落之興悲欣芬芳之取妍謂之先春者非耶斯先時而慶也祝以此也夫祝之返老也是將以其皤如龐如癯如還之髮如丹如腴如祝之先春也是又將以髮如丹如腴

八序四

七

如易其皤如龐如癯如夫是之謂善祝故君子一周旋也不言而寓者深矣雖然衆芳爭妍而清標高節退然後凋以其堅真者在也奚秋非春也孰謂其皤如龐如癯如而非髮如丹如腴如語有之曰從少知老看穉知穉言觀德知年也奚八十非期頤也又孰謂其髮如丹如腴如而非皤如龐如癯如是故迎而先之也則春而秋矣邇而返之也則八十二而八十矣然迎其所邇也則八十而期頤矣邇其所迎則秋而春

矣故曰先春孰與長春返老孰與不老云客撫然起曰有是哉乎今日之慶也偶焉耳矣而有是哉乃大集欲飲為長春之會不老之宴命劇者歌長春之音不老之詞於是捧觴為壽觴非滿也酌元陽其中而進之曰長春之樂不老之丹夫是之謂善祝曹子曰真言也予之言實言君之不言故君子一周旋也不言而寓者深矣

壽羅母徐孺人六十序

八序四

八

於歎之羅曙峰君為副宦歎多鉅姓尤推澄坎羅為最著以故羅多才賢人乃所稱最才者尤曹曙峰君去曙峰君賢遊淮揚間即才然不階十命之榮勳尺寸妻長業瑣瑣卑矣而顧名高庸農中時歸功而勸文率以才曙峰者稱孺人賢云孺人之歸羅也歎俗不能以詩書之澤振其家率驅而之費以故曙峰君亦事賈夫賈者計三五操奇贏策肥服輕銜珠耀玉以相侈尚乃孺人獨雅素飾雖箕箒流而見出土人上期

晚跡白屋撫志青雲間孜然相其夫於是曙峰  
君修高明之行而執計億之策循循為儒而賈  
焉又教其子若孫於是其子若孫絕封殖之私  
而引先王之經又循循合賈而儒焉曙峰君即  
早世金蘭孫秀莖鸞鵲翔或進之庠或升之  
太學莪冠而委紳有摩踵踐矣夫羅氏世衣冠  
家衣冠不足奇然盡子若孫若千人而衣冠人  
而皆才則又奇於是人子之壽其母者恢恢乎  
大矣乃更乞言史曹子曹子曰人謂孺人卑賈

八序四

九

不足為信矣自今觀之孺人詎卑賈哉特所賈  
者大耳驪淵之珠六淵搜圖之璧收之藝業羅  
而聚之膝前者盡希珍也異時珪璋廟堂綏絕  
竟疏因而頌母氏之功褒綸寵章翻々自天而  
下詎不灼然顯哉奚啻諸子若孫之為母壽乃  
母之所自壽益恢恢大矣試拭目於後庶知史  
言之非諛云

壽錫山學隱曹翁七十序

句吳曹氏世居東里為著姓學隱翁少自樹立

善事厥父市隱先生故以號蚤恢玄解以晚紛  
形逸嚴澤之隅晚歲無所事事頗信佛老焚香  
誦偈樂與方外交與稱其隱茲甲子壽七十於  
禮為老而傳古稱稀今之人無問顯隱屆是皆  
有慶端陽詰旦寔翁懸弧之辰先期仲子卓菴  
公欲為翁張筵壽之翁不可曰吾弗弗輩崇  
信惟佛爾忍糜觴豆以損香燭也哉仲子即奉  
命惟茲謝諸族屬姻鄰所為賀寢寢筵惟采蒲  
為觴率家人以介壽情不克自申也迺緘辭束

八序四

十

幣托盛支數玄懇余言以申未既之情仲子夙  
遊余里最知某今渡余交稔不容以不文辭夫  
翁以儒者之學訓其子義方聞于里閭肆仲子  
蕙于中而蔚于外譽拔江左師表藝區行將奮  
青雲以新黜國之楣乃以佛氏為教者匪翁意  
也仲子以儒者之學事其親而奉其所崇信者  
以寢其所為壽不幾亦佛之信乎匪仲子意也  
翁冷脩苦節克儉克勤泊如澹如朝夕孳々以  
積于躬者善也調善則嫌於自居故不受仲子

之所為壽而假人所崇信者以文之云爾仲子  
嚴瞻綵娛愛和愉婉登如篤如朝夕拳拳以奉  
其親者順也謂順則嫌於自許故不拂翁之所  
為命亦假其所崇信者以文之云爾夫作善者  
天降之祥聚順者天錫之福翁累善凝祥仲子  
聚順致福是則仲子之所以為壽仲子所以為翁  
壽者也翁有賢子暨孫融和門澤出入無弗當  
意時寄香火之情於梵宇琳宮海寓名山大川  
悉收玄覽不以一毫俗狀累其心常若神遊于

八序四

十一

崑閬之墟而無所聞仲子致之方來以悅其衷  
者政未有艾焉其為福祥也大矣即翁膺封誥  
歷期順其所自為樂以為壽者無踰茲善仲子  
雖繇是陟顯登樞以有鼎鼐其所共厥職而為  
翁壽者亦無以加茲順矣諦觀先生執醬執醕  
以敦養老之禮翁年當貳膳杖國隱德稱之國  
先生所優也此禮久廢今之鄉飲崇豆猶有存  
焉為有司者所當延致以迴尊年石德之風者  
也余聞句吳東里多吉人有司往往表善樹風

矧仲子以文譽名家一時儒者時集其廬而論  
議世道余言繼不即風諸有司翁之善與仲子  
之順或亦可竢賢者采之以為鄉評據也然則  
余之為翁壽也母徒文焉爾仲子為翁壽也又  
豈徒托諸文也哉是為序

壽冢宰王端翁八十序

皇上臨御之四十年為嘉靖辛酉惟是三月十  
有六日實惟大冢致仕端翁徽降之辰先是公  
命其子來京論學於予屆期謀歸稱觴以申無

八序四

十二

確之祝而因乞言以盡其盛予嘗謂天地之  
氣化不齊英太和清淑鍾涵宇宙而使之上恬  
下熙渾焉靈焉明焉帝穆穆焉共躋於仁壽之  
域大道之公者盡虞以還僅一再見而已是故  
堯舜必得其壽而九官多台階之臣殷宗多歷  
年所而六臣皆卑秩之士文武壽考作人而海  
濱歸齒德之老蓋天將啟一代文明之治則必  
生明聖之君崇養萬壽而又俾耆年淵德之臣  
為之輔佐以昭有道之長其純佑之機端有不

可得而誣謗者矣肆我

皇二撫靈長之運膺永命之符固將固薄海於  
仁壽之中是宜其有高年仰德如公者生於其  
間以為億萬年重熙之休應矣而豈偶然之故  
也哉章聞公之服官也迄今殆五十載其數歷  
所至屈信異其感通塞殊其跡而公惟處之一  
焉略無纖毫之間及其得謝而歸也則充養益  
夫以完造詣益精以粹著述益闕以肆隱然負  
朝廷天下之望而思以再覩公之德化者君早

序四

十三

燠之欲霽雨也而公方且晦迹以自全履坦以  
自適養重林泉日以綏其優游無事之福焉若  
公者可謂明進退之道識出處之機以克善其  
初終者矣蓋公其職性也良其積學也遠其本  
孝也純其效忠也確其蓄德也深有弥綸運用  
之才而濟之以讓有雅博端方之操而居之以  
虛故君子謂公堅毅凝忍得韓魏公之度寬大  
博厚有兩博陽之風而見機達節則似疏廣受  
之智此皆所謂平格之道而天之所以壽公公

之所以獲壽于天者也今

聖天子方隆唐虞之業以深耆舊之思惟公葆  
和其元精休順其元氣如同馬文正公之居洛  
再起而相天子澤生民以益推及其政化而引  
宗社綿長之運垂之後焉則將勒勲彝鼎以為  
國家重與宇宙相為悠久矣則公之績始非一  
人之績公之壽亦非一人之壽吾將以為天下  
後世慶豈獨以為公也耶

壽汪蒲山七十序

序四

十四

嘉靖戊午蒲山公年屆七十同野施君述其賢  
請予言為壽施君初錄事官詹日晤語館閣誼  
最篤復與蒲山公有覃公之雅驗知蒲山君不  
得辭叙曰蒲山公之號蒲山也嘗觀山之有矣  
波瀾漫漶注洄可立待消消出山下不激不競  
漚為巨川群品乘春華采盡洩而喬幹在巔腴  
蘊真貫霜色不改柯葉觀于物理知天道然也  
公夙績學負才氣宜甲海宇竟止鄉薦而為郡  
理持法而行恕名鉅推重多薦剡宜陟顯要竟

以終養不復起居家性至孝承顏順志靡然如  
依友愛昆弟盈與而約取委然如不餘先跡其  
平生若退若讓若蘊若留若不敢與時勢相競  
遂葆精孕華履善積德以引其齡施及其子孫  
乃今夫婦並七十而康三子悉從仕有聲奕如  
也故曰源深者流長本厚者枝衍惟其無聚終  
而滔天不見其大有時壞雲何者天固餘不盡  
以善其後也則遐者且未艾奕世有益昌大者  
勢施君謂予言為然舉觴遙拜而致祝曰願翁

序四

十五

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松栢之茂且承不啻  
祈年已也且以頌德云

賀姜魯峰七十序

魯峰先生由阿世家也幼穎異出群蜚聲庠校  
間既而升太學讀書友天下士名益藉藉後歸  
間里養高無仕進心氣舒于游衍志廣于放達  
徜徉泉石蓋不知老之將至焉今年九月寔惟  
懸弧辰時壽七來矣然體履矯健意趣和朗殆  
無減于壯時壽先生者罔不嗟嘆而異之于是

思軒鄧君從姻戚稱觴於先生祝祺壽者再復  
揖于曹子曰知先生者莫如太史天下後世以  
為言之可信而傳頌者亦莫如太史願乞一言  
為先生壽遂重曹子曰予言何足為先生重輕  
哉雖然竊聞君子之緒論矣夫氣耗則損精挫  
則竭形勞則憊神役則折求引年之道也恃矣  
先生負奇氣以才雋于時例謁銓曹當受職異  
等然居朝廷必以奔走俾益為勞居郡縣必以  
撫循簿書為務歛其氣之不耗也精之不挫也

序四

十六

形之不勞而神之不復也烏可得哉惟先生退  
以謝事靜以抑慾適以導性而復敬以聚德愛  
以親物恬丘壑而甘畝畝于子煦煦於凡世務  
之可喜可愕不復接於前而縷於心是故吾見  
其氣昌而娛也精貞而完也形逸而腴也神聚  
而固也而期頤而籙經不難矣七十又奚足為  
壯哉賀哉思軒子起而謝曰先哉太史公之言  
也讀書之

海天雙鶴詩序

圖雙鶴者壽古鼎沈翁也翁暨配袁孺人並躋  
高年蓋物物寓祝也曷託於鶴也蓋復有甚奇  
徵焉翁之子劍南君予同年也茲歲講學邑之  
太虛觀季春思歸曰月之十一屆吾慈初度今  
年七十有六予父亦既八十有三予小子復薄  
劣偃蹇未就榮以祿養即奔朝願歷茲辰亦再  
十耳忍違于膝下乎其友可于子聞之曰翁實  
以令子貽予良友敢不事以父其門人韓子廷  
舉聞之曰翁實以令子貽予良師敢不事以大

序四

七

酒禮賓以勸俗若商鼎周彝雖不適時用而清  
廟明堂藉以增重者鄉人咸謂翁有正氣年逮  
耄耄步履不曳視聽不眩齒髮不謝又疑若姑  
射神人授之以鴻寶長生之丹也鄉人復咸謂  
翁有仙氣而袁儒人德克配年克節儉而好施  
仁而有紀是故翁者聖世逸老也鶴者仙都逸  
羽也異類同靈矣非翁之德鶴胡為乎來詎非  
茲禽之德衰耶含齋子曰猗與神哉吾聞古之  
高士葆和含龐冲養醇夷其精光上透與天地  
之灝氣相盤薄徜徉神機意樞潛會默使靈蠢  
動植若可驅召者此蓋凝真道德者之為非老  
氏黃白之術也翁庶幾至人上壽有徵矣曉山  
蔣子曰曷圖之一川予子曰曷咏之於是託雙  
鶴為祝蓋識其實也予乃倡為之賦其鶴曰  
雙鶴于翔來于青田東皇命馭授之秘詮飲醇  
孕精偕以永年  
雙鶴于翺集于琪木君子允德內有令淑仁聞  
懿則是式是稜

序四

八

鶴鳴于庭闕官上寶義古遺瑞威儀孔殷鐫組

彬彬鯢鐘信指俗易化從典禮文明

鶴鳴于陰醴露諧音有子令賢章觀上登鸞章

是膚翟琚是升丹顏渥如彩衣永承

右雙鶴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晉太史令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頌

賀白鹿頌有序

嘉靖戊午

欽惟 天佑 元聖申錫無疆然於穆而不言

乃假之象以昭示 萬壽之明既於是白鹿應

辰而見其為希瑞講誥所紀蓋可考已謹按泰

秋運斗樞云瑞光之精下為白鹿瑞應圖云王

者有道術則白鹿見抱朴記云鹿一千年為蒼

鹿又五百年化為白鹿實仙宮之靈品也是以

軒帝御之以換錄伯陽乘之以降謫神人作六

飛之駕異苑表七星之符上下數千百年僅

再見豈天地之所珍秘必有待而出耶恭惟上

皇上 御極膺圖 遠邇化洽至治明德凝為

精華洪苞宣溢上下忻合三靈協順百神受職

然尤昭事 上帝齋祓祈禱精神所通無遠弗

届是以 帝鑒其德瑞應雲集紫芝獻於 五

嶽玄鶴翔於 乾清玉芝產於 永壽嘉穀殖

於 天田而白鹿亦已一見於南海續紛絡繹

以薦 明惠而上帝之意猶若謂未足以答  
靈承昭寵渥乃載殖之星角覆之瓊光復獻王  
鹿於齊雲之巖夫齊雲巖者 玄帝之宮在焉  
上秉誠修飭之工完而瑞出於此明貞符所自  
若 上帝面授之而俾 聖壽之齊於巖也見  
於七月者屆華辰而開先也若今稱壽然必假  
之儀物以寓祝焉意上帝祝 聖壽而將之以  
為儀也白者金方之精也八天之炁惟顥氣最  
堅又時應秋也鹿者祿也壽獸也寓百祿萬年  
之誼焉我 皇上含元守一煉氣合真其長治  
世億億載配天齊壽之祉固無待徵兆而後彰  
然於是休徵也則時萬之曆數益益命之矣臣  
幸叨密勿獲觀 珍奇霜毫騰輝瑤斑散彩與  
經流電繞之祥掩映晃耀華節預啓 朝門落  
成 龍墀鳳閣網緼鬱葱嘉色浮動誠宜獻之  
郊廟播之詩歌格歆 先皇垂範後世於無極  
臣竊聞自昔周召之為臣惟以駿奔供幣克贊  
至者祈天永命為自靖其忠載在尚書臣之至

愚才雖不逮而懃懃贊助祈天之私則有倍焉  
者謹敢拜手稽首恭獻頌一篇伏惟  
皇上矜而覽焉

頌曰

於赫 皇明受命維新爰自開闢儲精集  
靈篤生我 后乃聖乃神穆穆我 后基  
命宥密上帝降觀昭受厥德錫之長生統  
天御極粵次戊午 昌辰載臨 龍極騰  
光 鳳樓近衛爰有嘉猷應期效臻其猷  
伊何仙靈之族其色伊何皎皎如玉或  
或修載馴載伏巍巍雲岩玄宮落成瑞  
白鹿玄帝所乘乘之伊何獻於 皇虞乃  
考神經按圖以卜 天子萬年 景命有  
榘福履永綏登于戩穀 帝曰休哉萬邦  
惟禎昊天明既敢不敬承薦釐于朝世宣  
帝靈東皇獻社鹿前其驅西母授圖鹿其  
其與濯濯春苑呦呦天囿維角之哉斗極  
運之維文之璫雲光覆之維牲之擾百神



護之惟壽考之長萬祥兆之乃兆我后  
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而昌而  
熾與天齊齡休徵孔彰頌聲洋洋虎拜惟  
恭嵩呼載揚明明天子受天禎祥福祿  
來并萬壽無疆小臣載筆垂光瑤編

白兔頌有序

天啓一元聖長生御極爰自開闢以來天地精  
英葆含凝結會於皇心蘊為至德達為至治  
太和薰蒸疑為嘉祥每應事而見乘時而至是

本頌

四

以紫芝生玄鶴降嘉穀殖白鹿至續紛綸繹自  
天地未有盛於今日者乃若天意猶曰瑞而不  
專專而不時非所以彰靈貺答至精也復降白  
兔獻於撫臣臣謹按抱朴子曰兔壽千歲五百  
歲則色白論衡曰月中有白兔搗長生藥權德  
輿曰白兔王者千齡之瑞殆自昔稱奇矣而今  
日應獨有符契焉蓋其屬在卯東皇仁歎也明  
景度之元辰也其色映秋八天之氣惟顯氣最  
堅也明降祥之昌期也其精為玉衡其見之

地曰七星殆北極所降也其藥曰長生其目朱  
而視明殆南華所儲也四氣備矣什配而獻者  
正和也獻而以萬壽者致祝也維聖有感維天  
不言乃假之象以昭示之明著而真切若謂我  
皇上元辰不老顯氣常存北極膺符南華授籙  
千齡異質萬壽嘉辰靈通感召驗若呼應則所  
以仰膺恩賜以建極四方為萬萬世長生治世  
之帝王蓋親命之矣臣幸叨密勿仰窺皇  
上道與天合心與天通而華辰越竊意上

本頌

五

頌曰

於維我明 荷天純祐 敦禧集靈  
萬生我后 日月開祥 集於大壽  
明明我后 基命宥密 齋事上帝  
小心翼翼 上帝降觀 昭受厥德  
爰降嘉歎 應期效臻 其歎伊何

月魄星精	載馴載伏	武修或騰
玉衡留光	金行毓瑞	素毛霜毫
離群軼類	悠悠若依	宛宛其媚
獻自星渚	降於蟾宮	光騰統電
綵映流虹	天作之令	牝牡攸同
神屬於卯	東皇御之	天子萬年
質度符之	色揚於秋	西母授之
帝曰欽哉	茲惟殊禎	上帝申錫
敢不欽承	薦釐於廟	洪宣帝靈
六	六	六
玉質長輝	卅精難老	帝命不回
於皇壽考	遐不作人	而昌而熾
如岡如陵	皇建其極	福祿來并
億萬萬載	視此頌聲	
玉眷元慶	頌有序	
天啓	元聖真生	御極天地
元化日月	元精四	
時元序百	神元靈葆	和凝粹會
於皇心蘊	之為	
元德敷之	為元治馨	香旁暢格
於皇天	上	
帝鑒歆而	嘉祐焉	萬福駢集
百瑞紛至	粵若天	

猶曰百物之瑞瑞矣然 帝皇以曆數為元  
 今氣運為元符歲時為元紀矧自開闢以來昭  
 明休洽中天之運今際其昌用是誕錫元慶以  
 昭元貺焉乃邇三元交會於庚申自今推之元  
 景者六度之元也元春者四時之元也元日者  
 一歲之元也以氣定朔則元朔合元氣以朔考  
 辰則元辰會元朔雖天循舊軸地轉恒軸而若  
 推若步若約若聯歷數千萬載而奇逢妙合值  
 於一時非偶然矣而又庚者長庚也申者蓋引  
 而申之也書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又玄元教  
 典曰庚申本命所者三會之日也則上帝其眷  
 我 皇上億萬斯年嗣天子作民元后保元  
 命握元符持元紀讓禮興樂餘法明制昭明其  
 海宇以示邁上古之元功彰彰然若命之矣夫  
 昔黃帝推策迎日得日至為曆元是以百曆至  
 而其壽三千史臣侈之然猶之時日支干之分  
 言耳又豈若今日之盛美如此哉誠宜播之詩  
 歌志之於史用端以傳示元慶於無極臣謹拜

千稽首而獻頌焉

頌曰

於赫元后 儲精集靈 天地奠位

日月以貞 運行大化 若持其衡

爰自開闢 迄於今日 氣運如環

際其昌洽 曆數在躬 貞符允協

天鑑后德 克類克歆 萬瑞維駢

兆祥益新 乃庚申歲 會於三辰

玉龍運璣 神輶轉極 乃齊眺眎

頌

乃定盈昃 歲月日時 宛焉如位

維斗柄指寅 青陽肇臨 維盛德在木

寶度時乘 如珠斯聯 兆皇長春

維景垣在卯 屆歲斯首 維首祚吉辰

條風應候 如璧斯合 兆天同壽

帝曰休哉 昊春非常 敢不敬承

齋祓用虔 體元居貞 勿替引年

乃按圖史 命寔不易 錫皇長生

時萬時億 一德配天 同於無極

皇哉唐哉 靈貺無前 八紘春融

天子萬年 小臣作頌 光昭史編

天保長生頌有序

嘉靖萬萬載之三十有九龍集於一章日經於

大壽瀛宇澄朗瑞霧紛郁恭逢 皇上萬壽之

辰先期元度元春會於首旦是日也辰復次於

卯合於景垣而癸水日長生焉由是驗之天之

保我 皇上也固時時薦於弗替者也而益見

其中錫矣 皇上之受命長也固歲歲引於無

頌

疆者也而益顯其明徵矣薄海內外惟戴鼓舞

嵩岳之呼雷動八極羣竊惟上古三代之盛君

以祈天永命為務臣以天保孔固為祝載於詩

書可考而知已然事天之儀至 皇上而後建

百代之上典故受天之眷至 皇上而後膺萬

年之貞符則又千古一時非偶然者是以臨御

以來天地昭融民物康治致治之極臻於大順

而 皇上方且含元抱一凝精葆和窈窕殊之

夢闕鴻寶之秘 上帝昭格嘉歆而誕保之

潛啓真機默通玄奧而長生之大道得焉故神  
存於靜則三靈密護意萌於動則百神先驅曰  
雨而雨曰晴而晴交謨煥而日月揚光武畧振  
而氛祲屏息信夫與天同道故與天同化與天  
齊年亘古今而獨盛後乾坤而長存赫赫吳帝  
明明 聖君上下作配相為悠久自茲而時萬  
時億靡有窮已臣等共際  
休昌不能自默敢拜手稽首而獻頌焉

頌曰

頌

昊天明鑒 鑒觀有赫 陟降在下  
立民之則 相維我皇 昭配厥德  
聖神文武 萬邦作式 皇曰敬哉  
命寔不易 上帝是臨 有嚴有翼  
恪勤明祀 躬親酌飭 百神孔嘉  
帝用悅懌 保佑命之 介以申錫  
天保維何 錫皇長生 乃啓其機  
乃發其靈 大道既得 超於太清  
混元合考 身為至真 惟皇長生

厥惟天保 日月呈祥 璿璣運巧

元慶在春 若合符寶 聖節屆秋

復次於卯 長庚司令 灝炁始澄

月乃吐華 露湛其英 玉虹流統

耀彼三星 爛爛河潢 如朝既盈

群仙來闕 五老降筵 騎龍駉鳳

金支翠旌 朱文赤簡 傳綸玉京

錫皇萬壽 與天齊齡 永握真符

永御庥層 作天辰樞 立地鰲極

頌

為民父母 世沛其澤 曷其有窮

時萬時億

萬壽王芝頌有序 嘉靖丁巳

皇上仙宮東室產一王芝臣恭親貞符不勝欣  
慶謹按尚書大傳曰王者德先地序則芝草生  
瑞應記曰王者服芝則延年與真人同書傳所  
紀載久矣昔赤松居崑崙嘗授神農服芝法而  
廣成居崆峒之上亦嘗以授軒轅水經言具茨  
山有軒轅受芝圖處蓋芝圖自是始也然實未

聞二帝嘗得芝而服焉豈芝固神物天之所秘  
雖聖如二帝猶不易得耶欽惟我 皇上神明  
睿智德象帝初祿真含元守道之極與天同體  
而又昭事上帝履格百靈夙夜祇祇恍然帝陟  
在上是以天眷日至神人懌嘉芝應以出其始  
五岳十山各產其地來獻前後進御者不啻數  
百木充于闕庭茲復毓粹發祥近在仙宮有至  
芝焉臣聞芝號無根以其天所特產非人力也  
然載之圖經芝牒不可勝數諸凡草木芝固貴

太頌

十二

而產於鐵石者謂之王芝昔東王父服蓬萊王  
芝壽九萬歲蓋是物也頃者 皇上方荷眷賜  
玄階有萬劫長生之號適受釐仰荅而八月大  
節先舉洪應之壇屬在迎恩之始且生於仙宮  
上所御也東室生地也協永壽之嘉名焉天眷  
至重義甚昭著而臣幸蒙 皇上拔擢撰述獲  
與聞斯事竊以自有芝圖以來未有若今日之  
盛者神農軒轅能受其圖而未能服天之所命  
實在 皇上此將使 皇上長生治世配天無

端而四靈畢至萬福咸綏中外盛謚自茲兆之  
至謹不勝倦倦之愚獻頌一篇伏惟  
皇上矜而覽焉

頌曰

於惟 昊天篤祐我皇續圖御極 寵綏  
萬方於昭 明眷介福穰穰載篤之祉載  
發之祥厥祥伊何維彼靈芝鏤金為質玉  
作之枝應圖合牒色美形奇煌煌三秀燁  
燁在茲靈芝伊何上帝所寶得之成仙服

太頌

十三

之不老始發其端惟茲穹昊 昊之眷矣  
俾箕而示五嶽十山接踵繼至獻于 皇  
庭彰昊之賜繁茲仙宮 昊意所鍾遂產  
至寶于殿之東赫赫著明以動皇衷於  
皇承矣遠維其時新階加晉萬壽屆期自  
天申命匪伊所思乃祓 壇場滄日惟良  
謝 天之貺罔有迫遑乃會諸仙咸集于  
筵冊傳九轉訣授先天乃策百靈守子寶  
庭呵護左右靡敢不承乃製乃服道合自

然形神入妙益壽延年小臣作頌稽首奉  
揚仰承 庥命以祝我 皇願我 皇與  
天地久與日月光皇路平康 萬壽無疆  
恩降嘉穀頌有序

天啓 元聖清和嘉淋之炁充溢宣毫于是有  
靈異之產應期而出以彰示 玄貺顯受命之  
符譜牒所記著可得而考已傳言 王者德及  
草木乃有嘉穀為天地之華又云嘉禾五穀之  
長盛德之精也自神農播穀天錫嘉種歷夏殷

頌

十四

周之開代嘗一見周成王之時周公作歸禾以  
頌天子之德載在尚書其事尤顯自古聖帝明  
王未有不珍重而彰異之者所從來久矣然  
恩眷之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欽惟 皇上  
膺圖御極崇 玄體道以志合神以神合 天  
汪濊浩蕩之 仁暢九垓光八埏巍乎 聖德  
弗可尚已然尤兢兢業業昭事上帝夙夜齋禱  
禱祀惟恐弗遑是以 帝鑒其德禎符瑞應雲  
合景附布護海宇 紫芝獻于五嶽 玄鶴翔

于 乾清 王芝產於永壽 白鹿來于南極

續紛絡繹事無虛歲乃者 天恩又有嘉穀之  
降焉臣聞穀戩穀也同本殊穗蕃昌之兆也在  
易大傳稱三才之道又言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今一本三穗者蓋明 一人而統三才也雙穗  
者五十有五明得天地二儀之數也 皇天之  
意昭著無隱若謂我 皇上壽登戩穀兆協蕃  
昌立三才之極備二儀之全仰膺 恩賜以撫  
御四方康阜民物為萬萬年長生治世之主蓋

頌

十五

命之矣臣惟古昔盛時 天降符應則必有期  
臣播之絃歌載之紀籍鋪張厥美垂示後俾  
世世有所觀而述焉今我 皇上德邁古初格  
于 皇天 恩賜昭顯自帝王以來所未嘗見  
臣雖至愚不足以彷彿昔之作者然人臣效忠  
之心古今一也用敢稽首拜手恭獻  
恩降嘉穀頌一篇伏惟

皇上省覽臣不勝惓惓幸甚幸甚

端穀頌有序

謹按援神契曰王者德至于地則嘉禾生傳言  
天地之精上為日月其下為五穀蓋五穀民之  
所天而天地之精華在焉昔者神農作天錫之  
加穀九穗堯時得三十五穗夏異本同秀殷又  
同本而異秀故伊尹稱南海之秬而管仲告其  
君亦以北里之禾為重信乎古帝王受命之符  
不可輕也欽惟我皇上聖神睿智制禮作樂  
卓冠百王頃者勵兵遣將神機獨斷威行萬  
里文德武功無以加已乃猶兢兢翼翼上以  
祇畏皇天而下勤恤民隱日夜熏修齋祓  
為百姓請命即其寅恭誠敬凜凜對越上  
帝之心古帝王未之有也夫其功德卓絕如彼  
而聖敬之跡如此是以上天之應應以  
瑞穀明其志在民也產天田者明鍾瓠靈粹  
有自也九十五本者得君位九五數焉明  
福徵之應應在君也臣聞九五者純陽之數  
天道也天歷萬古而常運壽莫加焉我皇

不頌

十六

不頌

十七

上舍云守一鍊炁合真固以葆純陽而與天  
無極也茲其數已兆之矣臣又聞古帝王之得  
貞符必獻之廟以假靈先王而亦必有其臣播  
之詩歌列之紀傳垂于後世今詩書所稱是也  
夫白魚素雉朱鳥一物耳事不關于民而鋪張  
揚勵後之言者必稽焉况此瑞穀古未有如是  
多者此誠希曠卓絕之事我皇上既允有  
司所請告之九廟以彰皇天之施歸祖  
宗之德成盛世大典而臣忝附詞臣之末又蒙  
皇上收錄撰述固不敢以其愚不肖而廢此職  
也臣乃忘其冒昧謹拜手稽首恭獻頌一篇伏  
惟皇上矜而覽焉

頌曰

穆穆聖皇德配穹蒼握符撫運軌踪  
姚黃風宣化邇皇路平康皇實勤  
止維德日靖奉事上玄日躋聖  
敬有嚴有翼緝熙天命基命宥密夙夜  
惟寅對越上帝恍惚降臨重修齋祓

罔或弗欽謂此小民依于稼穡兩暘弗若  
惟時之恤以禱以祈 帝鑒厥誠乃 授  
之柄策後 百靈 皇矣在上赫赫在下  
百靈從之靡敢以暇 經緯四時咸率其  
職翼我 皇軌罔不昉飭 五緯順度  
二儀莫極協烝來臻 庶徵萃集厥徵伊  
何 降之加生產于天田芄芄其英一本  
二穎既實既成其本維何九十有五維瑞  
且多實邁自古史臣占之厥效可睹維此

九五陽數之全仰應 君位道象 帝先  
葆茲純陽以配下天天實命之適惟其期  
惟我 皇誕卜吉受釐弗先弗後在我  
皇圖 皇曰欽哉 天實純佑 惠我蒸  
民介此景茂殷薦 祖考用格于 天秉  
珪輯瑞 應圖履乾自今伊始 億萬斯  
年

瑞應壽鹿頌有序

伏惟 皇上嗣纂休曆敬 天勤民翼翼焉皇

皇焉罔或暇豫三十七年於茲矣道格蒼昊澤  
潤黔黎 上帝降觀景照昭集 玄鶴降于乾  
殿王芝產於永宮殊祥異瑞不可殫述乃戊午  
之歲 天威震於島夷武陵既張文治斯洽爰  
有玉鹿見於南海祇獻 闕下禮臣奔趨貪爾  
而進咸謂斯事實惟 上天明眷希世禎符宜  
飭厥典以軼古初垂示後世乃 皇情謙讓委  
而弗居曰茲貺也寔乃我 皇祖皇考覆佑之  
賜其以吉日薦之于 廟以歸功 玄穹追本

先德者焉臣恭親盛典謹按援神契云王者德  
至鳥獸則白鹿見瑞應圖云王者有道術則白  
鹿見抱朴記云鹿一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化為  
白鹿由此言之白鹿實仙靈之品也是以軒后  
遇之以授圖伯陽乘之以降謫神人作六飛之  
駕異苑表七星之符且來自南海應南極長生  
之帝而長生大帝實騎白鹿以領群仙茲方壽  
明啓建斯鹿適至其為萬壽無疆之兆明矣  
皇上含元獲極順華胥之治養和守一嗣太上



之宗德邁百王道冠千古而又昭事上帝祇格  
玄元故九昊降祥三靈協順有此非常瑞應之  
錫兆我皇上長生治世億億載配天齊壽之  
業焉皇哉唐哉事體至大而臣叨列撰述竊不  
勝惓惓之愚謹獻瑞應壽鹿頌一篇雖知蕪陋  
而鋪張盛美仰祝 君父亦臣子之分詞林之  
職也伏惟 皇上矜而覽察焉

頌曰

於赫 皇明荷 天純佑敦靈集禧篤生

頌

我 后穆穆我 后基命宥密上帝鑒觀

昭受厥德御極統天誕撫方國薄海內外  
來賓來庭歧行喙息罔不欽承文經武緯  
暨於海濱粵有嘉猷應期効琛其猷伊何  
仙靈之族其色伊何皎皎如玉或騰或倏  
載馴載伏瑤光散精金行毓瑞素霓霜毫  
離群軼類獻自海嶠列於天階光衣瓊戶  
彩映瑤臺猗恩忭曜顧影徘徊匪感至德  
胡為來哉乃考神經按圖以下天子萬年

頌

載視此頌聲

吳賜王瑞頌有序

恭惟八月十日實我 皇上聖誕之辰是日  
涼颺自天爽氣應節河漢有爛微雲不半用  
我 皇上氣志如神與 天為一曠朗宜暢  
通洞然内外大小臣工稱萬萬歲壽咸忭舞  
躍既而鳳陽撫臣以白兔一隻上進諸臣則  
又爭先快觀惟聲如雷願慕祝嘏之情洽于  
庭矣臣嘗考抱朴子言兔能千齡滿五百年則

色白是長生之徵也在禮兔號明眊既能千齡  
是久視之兆也以此為上壽之符似矣然臣又  
考世說言兔為嫦娥搗藥竊服食之遂能依月  
以居月色主白故白兔得月之正夫既依于月  
則以月魄為體其生何長也以月光為照其視  
何久也而千齡不足言矣然臣又考張衡靈憲  
言系本月精而天文圖言房為日兔夫月太陰  
也而元陽實其祖炁日太陽也而其質實至陰  
兔稟陰而含陽是以身白應月而朱晴應日含離

木頌

三

坎以成丹此大道之本長生久視之原而竊藥  
之說又不足言矣臣又嘗考兔為卯神卯主東  
方而白為純乾乃西方正色東方天地之生  
氣也西方天地之成功也今之所獲正在東  
方卯地而獻以酉月實惟西方行令之時東西  
會合而生成相配此天地之全德所以鍾于  
至人而為長生久視者又不獨日月而已矣今  
我皇上誕生之歲在卯先是昊天嘗賜  
玉仙之號屢錫玉芝玉鹿應類而至然未若

兔之應卯為昭彰也故又錫此二玉瑞焉不  
不後適與誕期相值天意著明其為  
玉卯昌隆之應不待言而喻矣欽惟皇上  
道隆邃古德合太初令精葆神履和輯順淵  
深粹穆內象帝先旋斡化機緝熙至治澤  
覃宇宙慶洽邦國固已巍巍蕩蕩百世莫可及  
已然且守以冲虛持以敬慎設玄塲遵秘  
格齋修崇奉夙夜匪遑叩額請禱昧旦不顯所  
以兢業事天者日勤日篤是以上帝眷嘉

木頌

三

羣靈效順五嶽四瀆各貢其職十方三界咸篤  
其麻奇祥異品史不乏書寶籙珍符殆無虛歲  
而此玉瑞尤為希世之禎蓋昊天之所垂示  
深故其所關涉者大誠足以保皇上長生久  
視億年浩劫無疆不獨如抱朴所言千齡而已  
也皇哉唐哉豈非聖主之所親受命者哉臣  
不佞竊不勝惓惓謹用熏沐獻昊賜玉瑞頌  
一篇雖知蕪陋亦微臣一念之忠也伏惟  
皇上覽而察焉幸甚幸甚

頌曰

皎皎玉瑞月窟攸生渴飲丹液饑食桂英  
時維秋節灝烝方澄仙娥泛景大會瑤京  
廣寒不禁瑞品來呈月中搗藥七返九還  
有還有返遂成神丹繁彼雙瑞實獻靈光  
疑元固本入聖超凡有美斯瑞匪伊所識  
元陽之精太陰之質素毫應月朱晴應日  
獻于我 皇以彰至德樞陰機暢體道之  
極降自天庥現于東海維東伊何卯方所

頌

詩

在兔實卯神東為卯地事非偶爾天知有  
意八月維酉令行西方東乃生焉西始成  
歲一生一成合道真常鍾靈毓瑞以授我  
皇穆穆我皇奉命特密昭事 上天夙夜  
罔敢上天眷嘉百靈咸格五岳四瀆咸育  
厥職爰有玉蕊三秀九光亦有玉鹿並駕  
來臻玉仙之兆簡簡穠穠未著茲瑞赫矣  
明彰惟此玉卯 皇誕之年天錫卯瑞厥  
應昭然遠當誕日匪後匪先兎號明眎壽

越千齡實符親父乃兆長生于維我 皇  
膺圖撫世明並日月算齊天地自今以往  
億萬萬歲惟彼千齡何足云喻兎亦有幸  
遭遇 聖明隨 皇跋涉游十太清 皇  
心悅懌道就仙成六闢未謚九有咸靈小  
臣作頌百拜怔營對揚 天眷少畢愚誠  
煌煌奕奕永垂厥聲

吳恩三賜奇祥頌有序

我 皇上御極之四十年 天將開以無疆之

頌

詩

運先期陝西撫按臣以白鹿來 進特近獻  
上乃消孟春之吉薦之 玄極 祖廟因祓  
壇場以謝焉始當戊午南國之貢白鹿者有再  
及是凡三至矣 吳夫篤眷昭彰甚明在廷之  
臣莫不踴躍稱慶而臣幸蒙 收錄撰述獲與  
聞茲事忻忭之情倍萬恒品臣謹稽首頓首上  
言臣竊觀自古帝王之興有格天之業碩大闡  
融光于宇宙則必有受命之符奇特卓越著于  
寰區嘗博考總載稽之圖讖固有可得而論者

孟慶益降是以帝鑒允乎天心簡在有此  
非常稠疊愈出愈奇之賜焉天之意若將  
使我皇上葆合真陽崇臻永壽御太上  
之驂駕長生之騶而算並混元齡齊南  
極以膺圖續曆之四十年為四萬劫之始自  
此其命之矣陶唐商周雖盛豈可以比擬其  
下風哉臣幸首拔詞林以藝文為職則稱述  
吳眷之隆以鋪張當代之美上軼往初遠貽  
來禋臣之志也竊不勝區區謹讓頌一篇伏

頌

七

惟皇上覽而察其愚焉幸甚幸甚

頌曰

若稽古昔明聖膺圖應期履運必有禎符  
是惟亨昊實執其樞覽德而降天鑒  
不渝於穆我皇振古之聖治化極矣萬  
邦咸正皇心匪寧克濟厥敬對越于天  
肅共以靖懋昭明德用基大命天之  
之命矣有如皦日惟四十年皇祚有赫  
先時協兆奇祥乃出獲自舊冬來應新曆

頌

八

其祥伊何皓質白章金精毓粹玉衡散光  
宮惟萬壽節屆一陽有開必先厥效甚  
彰群工百辟稽首拜舞天恩三錫爛焉  
可觀昔獻南國茲呈西土豈惟一時實邁  
自古厥惟太上曾乘此鹿驂駕青麒麟  
遊函谷亦有長生主持命祿赤龍作御  
白鹿扶轂鹿之南至南極之傍始應壽  
明實發其祥鹿之西來函關之地鬱鬱葱  
葱先見其氣南以嚮明西以告成一南一  
西天意有徵道至于成抑又何求萬祈萬  
遂百願百酬實由此鹿以介天庥時當  
獻歲真聖會盟三元降馭五老在  
庭麟盤鶴戲鳳鳴鸞鳴造有靈靈應臘再  
零天開瓊闕殿作瑤京皞皞茲鹿混彩  
流晶玉仙乘之參朝穆清神疑太  
素氣吸元精天俾我皇晉億萬齡  
德齊太上筭令長生仙玄既就  
壽福來并與天終始中外咸寧小臣不

佞詞賦是職乃獻此頌告之司籍垂于後  
來以示無極

瑞應玉鹿頌有序

嘉靖庚申歲行將除閏中得玉鹿爰以瑞獻臣  
竊惟玉鹿者希世之珍符也考之往牒爰從開  
闢以來上下千萬年僅可數見而於昭今日一  
進於南海再進於齊雲而茲復進於閏中前者  
勿暇論近不再暮而三進焉猗歟盛哉粵惟天  
意若曰萬世惟 皇上無疆壽萬物惟玉鹿為

頌

九

無疆壽乃假之告祥而三致意焉詩云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申之而又重申之斯其為申錫也  
固獨至矣乎臣恭觀休昌不勝踴躍臣謹按閏  
中多名山神仙所都也昔老子乘白鹿而指李  
王母使白鹿而獻環瑤池函谷皆閏西也而今  
玉鹿之出正其地焉安知非玉清乘也又安知  
非玉環使也且鹿之生也為陽精而適其時又  
一陽後也其出也為壽徵而適其宮又萬壽也  
其用也為上仙之所馭而適得之又野人也或

疑仙人之化形也機若預設事非偶符而以  
和固有所由然者是蓋惟我 皇上以烝  
神以神合天中夷融朗會於太初葆元陽矣而  
後應以一陽示長慶焉膺丕赫之圖凝溥將之  
命操御世之權為長生之主保永壽矣而後應  
萬壽昭曆數焉道體於無極神超於太清參  
贊兩位役使百靈位上仙矣而後應以野仙顯  
其形焉一瑞而眾美畢具疊見而庶徵益備天  
春中重其明顯而昭著如此則我 皇上億萬

頌

三

萬載配天無疆之曆服 上帝蓋命之矣皇哉  
唐哉事體至大宜告瑞於郊廟而頌聲作焉頌  
臣謹撰

頌曰

明明上帝	鑒觀有赫	惟后克類
精裡昭格	爰降祺祥	載申載錫
降祥維何	瑶光之精	金行孕質
玉清儲英	始見南海	繼來齊雲
帝曰休哉	厥有成命	尚其申之

臻於明信 復來閔中 昭茲神應  
爰考閔西 厥惟蓬壺 函谷青牛  
瑤池素娥 紫氣騰耀 列仙所都  
仙人秉之 化形理島 獻於天庭  
薦皇壽考 霜毳長輝 瓊精難老  
維其時兮 介於一陽 昭茲長慶  
含元體乾 陽禧永紹 引於無疆  
維其地兮 宮曰萬壽 昭茲曆服  
時萬是懋 博厚高明 配天同久

頌

世

帝命不易 錫皇長生 萬福來同  
百瑞駢臻 我后曰都 敢不欽承

臣拜稽首 敬揚頌聲

玉兔頌有序

欽惟 皇上御極之四十年季春之吉恭逢  
皇上寶景二祝之辰適南都以玉兔來獻先是  
已未節屆 萬壽曾雙至於淮南而今又繼至  
臣恭觀休昌不勝踴躍竊惟王瑞之祥譜牒所  
載者臣昔曾言之而揄揚猶有未盡其奧焉臣

謹載考之權德輿曰玉兔者 帝王千齡之瑞  
言長生之徵也禮云兔號明視言久視之兆也  
斯其為 上壽之符明矣而又玉兔為嫦娥搗  
長生藥遂依月中以居則為太陰之精至天文  
圖云房為月兔而日之所出必在於卯則又得  
夫太陽之神稟於北斗故瑤光受乎玉衡儲於  
南華故朱暗應乎離明屬於卯佐東皇之所生  
也純乎太素西皞之所成也是其二曜萃靈四  
氣委和希世而曠見殆自古稱祥焉而獨於今  
日則 皇上降於卯而卯屬於兔玉兔玉兔適  
相符契類應而匪偶義專而匪泛又非他瑞可  
比實祥之至也夫自其符於玉卯祥矣而其始  
至也應乎 萬壽則又祥焉夫當其始至祥矣  
而其繼至也則又惟 皇上四十之春且與  
景祝之二修不後不先適相值焉蓋禮之於年  
也逢十則慶是以屆茲歲而玉鹿慶其初脩王  
兔慶其二修其義猶為著明而大備者則又祥  
之尤至也且出于南都 祖德之鍾靈也古

頌

世

中山兔而獻於衛臣又中山之後裔也是又非  
偶然之故矣欽惟我 皇上德邁百王 道冠  
千古而又昭事 上帝祗格玄元是以 上帝  
忻格嘉賜仙階有玉芝之號乃爰有玉芝王龜  
王鹿接踵續紛而獻瑞焉天之意又若謂瑞而  
不專專而不時非所以昭靈貺吞至精也故再  
錫玉兔以為玉卯之應而乘時疊至焉殆假之  
備四氣之和北極受符南華註錄元辰不老頌

卷三

三

氣常存 昊天之神其申重而炳煥有如此者  
則我 元聖之生於卯齊天而久道與太陽之  
出於卯得天而久照者相為無疆以今四十年  
為四萬億劫之始蓋命之矣臣幸蒙 皇上簡  
拔撰述以藝文為職敢不思所以揚 天庥紀  
聖德鋪張當代之美以上軼往初昭示於無極  
謹拜手稽首而獻頌焉

頌曰

於惟我皇 基命宥密 昭事上帝

夙夜罔斁 上帝眷嘉 三靈昭格  
嶽貢川輸 萬瑞紛集 慶有玉芝  
三秀九光 亦有玉鹿 並駕來騶  
玉仙之兆 簡簡穰穰 不若茲瑞  
孟符孟彰 其瑞伊何 摘藥長生  
鍊形蟾窟 濯影瑤京 渴飲瓊液  
飢食桂英 一德所召 降於天廷  
有瑞斯降 匪伊所識 為日之神  
慈月之曜 昔在己未 皎皎雙璧  
乃今再覩 源源三錫 瑞之錫兮  
應期效瑞 龍飛四絕 寶慶載臨  
悠悠文獻 宛宛震廷 匪先匪後  
亶也至靈 維此王卯 皇摩葛世  
卯之所膺 號曰明視 聖節景垣  
接踵而至 事無偶然 天如有意  
璫璫肅哉 肅哉肅哉 景祝再修  
三元會慶 積光壽祚 壽逾千齡  
猗芝攸伏 獻於玉清 于維我皇

廣國撫世 明並日月 算齊天地  
自今以往 億萬萬歲 惟彼千齡  
何足云喻 晚亦有幸 遭遇聖明  
隨皇躋涉 上朝至真 皇心悅懌  
道就仙域 六闕未謚 九有成寧  
小臣作頌 百拜怔營 對揚天眷  
少畢愚誠 煌煌奕奕 永垂厥聲  
瑞應玉鹿頌有序

臣惟玉鹿之為壽徵載在傳記祥矣自晨歲凡

八頌

世

半一見於丹山再見於齊雲及今而三見於陝  
西夫中岳以玉呼獻壽大易以三接稱恩三也  
者申重之意盛備之象也維茲玉鹿三至 闕  
庭豈偶然所致哉我 皇上御曆紀元于今四  
十載欽 天奉 道既久益虔 敬茂於日躋  
誠昭於不息是以 帝心眷佑三示意於 聖  
壽之徵其始在南長生大帝之所臨也乃今在  
西 太山上出函谷關之所經也且所生之地則  
宮曰萬壽彰 永壽之符焉入獻之時則月後

一陽表太來之慶焉瑞應降集稠疊炳煥有如  
此者誠詩所謂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曠千萬世  
而僅見者也臣觀前代帝王每得一端詫以為  
奇而其臣作為文章稱道盛美亦往往有傳於  
今日乃如迨邁前聞臣顧宜以淺薄自饒不知  
所以揚 天庥紀 聖德使含生之類咸仰戴  
我 皇上巍巍赫赫得 天之偉烈於無疆謹  
稽首頓首恭獻 瑞應玉鹿頌

頌曰

八頌

共

於維我 皇德兼萬壽充欽舜恭禹祗湯  
敬昭事 上帝薰修必虔 帝心眷懷祥  
用錫焉厥祥維何以徵 永壽璿光降精  
金行結秀始見丹山繼來齊雲陰陽協道  
奇耦成文我 皇拜受式陳典謝翼翼  
聖誠益虔夙夜 帝曰善哉永壽是宜我  
有成命肆其申之爰相関中仙真之宅爰  
勅仙駟于茲顯跡宮曰萬壽玉質攸呈算  
益仙齡厥旨孔明月後一陽登於仙籙慶



介大來厥儀孔著壽於五福實居其先  
帝受我 皇以德萬年一瑞之符已云不  
易 帝錫我 皇緒繹三至惟 帝垂祐  
允矣至隆非 皇至德孰享執格禋祀既  
示靈應斯燕 皇壽萬年合道成真 景  
運永昌 玄風公暢號證 長生教恢  
太上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表

賀瑞雪表

伏以 寶笈祈玄 聖主軫時幾之念瓊花  
融白 皇寧敷靈澤之祥薦明德而一氣幹旋  
薄休徵而萬方沾潤式著感通之妙不彰眷佑  
之深慶洽充衢歡騰禹甸恭惟 皇上纂圖御  
極體道含元巍巍敷宇宙之神功蕩蕩贊乾坤  
之化育尊居 五位乃心存稼穡之艱御統萬  
方如目擊閭閻之隱謂時踰大聖顧靈澤以猶  
慙而節近小寒尚先期而致禱雷坎齋祓萬郊  
寧鑒于熏修 昊闕感通一念即承于響應彤  
雲四合玄陰霽露以凝祥集霞先零玉液霏霏  
而結瑞此皆天工獻巧裁成六出之奇地脉凝  
未預兆三登之瑞舞璫官而薦祉茂介清華封  
樂塞以祛塵消氛沴積日而能盈尺應時而  
不封條蓋惟 聖惠民乃達萬姓之情於九極  
權天祐聖故數一人之瑞於多方信 聖心即

是天心而感天澤猶同聖澤者也臣等西清寓  
直倚宮樹以增輝太液承恩渥天波而叨潤自  
愧無裨於調燮深知有幸於涵濡伏願 四氣  
凝和三靈協佑光調玉燭萬年享豐豫之太平  
蒙足金穰四海樂謳歌之盛治 萬壽禧延于  
有永九重慶集于無疆臣無任

賀冬至表

伏以 鴻鈞應候黃鍾延瑞日之暉 龍德迎  
長紫極履新陽之祉協氣潛萌於六合奉順含

表

二

元禎祺欽錫於九重丕平撫運儀陳亞歲慶洽  
熙朝恭惟 皇上道合重玄德超太始穆穆發  
通乎三極精禋格於 園丘巍巍功配乎兩儀  
陰祿消於環海好生見天地之心昭蘇品類主  
靜建中和之極斟酌化機葆凝元氣精光聯珠  
星壁月而俱騰 御握真符 睿智調玉燭璿  
璣而育出益懋方升之慶用迓滋至之休三靈  
申錫王芝呈煖燭之祥百順駢臻瓊鶴集宸  
宮之瑞茲者天開復月日至昌期登臺占雲物

而書祥進履垂衣裳以成治葭灰飛日光浮候  
管之元聲繡線生春色映測圭之瑞影告吉新  
大朝之三殿開闔闔以迎陽兆祥逢 景命之  
六圓鼓雲和而獻壽臣等時際貞元職承燮理  
五絃觀象慚無補衮之才六管諧音仰荷嗟枯  
之力情深鰲作祝願嵩呼伏願 聖心乎契于  
天心益隆天眷 治道同亨于陽道茂介陽禧  
日推帝筴躬逢四千六百歲之曆元天見義圖  
運紀三百八十之著策 五位撫乾符於有

表

三

永德齡開泰運以無疆臣無任

進白鹿賀表

伏以 璇穹昭貺用車眷命之麻玉質應圖薦  
表長生之瑞越藩閭出魏闕珍呈純氣凝而素  
毛騰輝鍊形久而霜毫漾彩耀騰中外慶洽神  
人恭惟 皇上大順招祥至誠動物仁覃九有  
太和偕動植而咸休道合三無景運合乾坤而  
並久葆凝協氣涵太素之元精超悟真機證上  
仙之妙果茲者 蒼帝介錫白鹿昭祥得自丹

山真境蹟聯於蓬島獻於首夏卦爻象應於純  
陽飲變液而耀色靈臺茹生芝而含香春苑斗  
樞夜運變異質於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於  
萬壽聞王母駕於軒帝豈理池之降節再逢昔  
老子乘之降生意函谷之青牛來格蓋至瑞待  
時而出丕著休徵而王者和氣所通實為神物  
信教德祈天之神應而真人永命之先機也臣  
等歌鹿鳴而首廁清班愧乏素絲之節按駿圖  
而受知聖主慚無夾轂之才欣化洽於兩間

家

四

進白鹿表

伏觀年月日白鹿進獻者臣等謹按圖志允為  
壽徵史冊光生郊壇慶洽恭惟皇上心疑太  
素道契重玄馨香薦洽於兩間信順召祥於群  
類嘉穀秀而稷芝繼生玄鶴翔而白鹿斯出大

德必躋乎上壽璇穹復錫以壽徵神功已證於  
真仙玉質更呈夫仙品得之明州地號丹山蓬  
島而薦於首夏時占乾象純陽煥星彩於班文  
光散理天之色結霜華於清影身凝金昊之精  
疑從南極騎來信在西池養就山川毓秀變異  
質於千年天地輪珍薦至人之億筭信王者長  
生之寶籙而帝仙御世之真符也臣等昔曾考  
見於瑞圖今幸躬逢於熙運焉披載筆於一  
德以祈天燕室焚香呼萬年而祝聖觀茲休  
靈之明貺實慰悃悃之至情是以玩瀛濯於靈  
臺欲參默舞而聽呦呦於春苑思效鹿鳴疎膚  
雖愧於無文而嘉慶不容於自默臣某謹撰

進白鹿賀表

伏以 玄宮錫慶呈玉質以通靈紫籙開祥  
屈虹辰而獻祉應時再見曠世希逢豈神物之  
有知信真符之非偶恭惟皇上應運乘龍對  
時育物寶笈迂衡道契重玄之秘金光覆座心  
凝太素之精騁逸駕而超千古邁羲昊以無前

握神策以御百靈配乾坤而並久協氣充盈於  
太宇休徵駢見於熙朝誕迎滋至之鴻嘉復  
觀上仙之鹿瑞往開先而一見已訝霜毫今應  
節以載臨益誇星角擬玄極呈寶籙於齊雲慶  
協華樞漾瓊光於統電天地若聞珍而爭勝愈  
出愈奇山川如預戒而待時不先不後和聲相  
應呦呦配舞於虞廷皓彩騰輝濯濯並遊於文  
園圖稱仙駕古號龍媒茹芝草而涵靈孕金精  
而變質上昊獻長生之壽將以為儀聖人

表

表

受末命之符因而益信臣等躬逢明盛目擊積  
祥歌鹿鳴而首列清班木漸夾敷按駿圖而受  
知聖主忠願獻環伏願四靈畢至百祿是道  
六飛駕龍德以乘時萬禩衍龜疇而御世日方  
升川方至丕延昌熾之休地與久天與長坐撫  
盈成之運臣無任

聖誕賀表

伏以乾坤開景運載逢誕聖之期海宇萃  
嘉祥茂祝同天之壽屬金商之戒序迺寶度

之逢華頌協寰區歡騰朝野恭惟皇上雲慶  
降祥河清應運自乾開坤闢貞元盡會於一時  
如日升月恒福履丕膺於五位居所莫北辰  
之象拱宿長尊降生本南極之精後天不老茲  
者金衡屆節玉宇澄秋載臨震夙之期益茂泰  
亨之慶皇風清穆四夷來格於效琛仁澤  
覃敷萬寶成功於擊壤千桃薦實十莢舒榮嘉  
禾分三兩以成儀瑞鹿會陰陽而作合格於上  
格於下充盈皆至德之華輸於海輸於山昭示

表

七

悉長生之籙金莖高捧露華薄仙掌以凝香  
鳳閣新成雲氣擁螭頭而漾彩歲臨午位日麗  
中天斗指瑤池星躔大壽庭中玉帛方來萬國  
攸同天上翠華共仰一人有慶周齡載錫充美  
彌增太平之祚方隆申錫之休益固臣等依光  
密勿荷眷宏深伏願欽錫玄禧靈承帝眷調  
泰階之玉燭六合同輝積海屋之仙籌二儀並  
久邁姬鼎八百年而過曆陋莊椿八千歲以為  
秋臣無任

冬至賀表

伏以 鳳曆陽回七政肇天開之統 鴻鈞氣  
轉九重迎日至之庥啓化簫於三微潛萌淋瀝  
宣律鍾於六間初應元聲禮隆亞歲之儀節屆  
履長之慶恭惟 皇上體元御曆保大凝圖乾  
開坤闔求端見天地之心王振金聲主靜建中  
和之極撫五辰而凝庶績萬方歌報歲之深仁  
秉六龍以抑群陰四海享寢兵之盛治茲者日  
移南陸斗指玄枵陽和回寒谷之陰雲物紀清

表

臺之瑞黃鍾應律昭盛治聲樂之元緹室吹葭  
闌昌期氣機之始五紋添綉忻瞻舞座之垂衣  
八葉開祥快覩充堦之吐奠珠星璧月拱帝極  
以揚輝 鳳閣龍樓麗泰階而煥彩推策紀仙  
齡之益進握圖膺景運以方新臣等幸際熙明  
叨居密勿時占象緯祥開五色之光首列鸞班  
情脩萬年之祝伏願 德隨陽長 壽與天齊  
一之日授時常膺周統萬斯年視朔茂衍箕嘯  
緝熙純嘏益綿有道之長昭受玄禧永保無疆

之治臣無任

元旦賀表

伏以 首祚開祥寶曆啓泰元之會長春薦祉  
理圖迎景運之新宣淑氣於無垠昭太平於有  
象惟騰萬國和應三陽恭惟 皇上黃極建中  
玄樞幹化天一地一得一以寧四方乾元坤元  
體元而成萬物德澤與陽和並布升世道於春  
臺至仁偕太造同恩回化機於寒谷溥將凝命  
誠敬格天聖作與百年禮樂之期泰來會千占

表

九

貞元之盛是以三靈孚祐百順迓祥景貺備臻  
華夏安而蠻夷服天休滋至兩暘若而寒暑時  
禾獻雙岐雪呈三白玉鹿駢來於文囿瓊芝徑  
尺於仙宮茲者象布始初儀陳受朔歲官臨土  
千支萃中氣以凝和斗柄指寅時序播條風而  
應律龍樓鳳閣卿雲占大有之年栢葉椒花紫  
氣兆長生之瑞神莢翠榮於 玉陛知歷數之  
冊增仙桃紅醉於瑤池喜壽齡之益進蓋萬載  
之貞符伊始而五位之寶籙彌昌臣等秩首班

行幸瞻依之地近身叨寵遇歷歲月以恩深惟  
悰實倍於蒿呼慶忭敬先於歌舞伏願 旦復  
旦以當乾新又新而御極與天齊壽久道觀天  
下之成如日方升懋德迓日中之治願箕疇於  
有椒綿軒曆於無疆

賀靈雨表

伏以 皇穹眷德昭感應於庥徵 聖主祈玄  
妙幹旋於大造惟 一心涵化機以並運故  
九玄與意象而交乎精誠躬秉於洪壇靈澤覃

表

十

孚於寰宇百工胥慶萬姓騰歡茲蓋伏遇 皇  
上粹道通玄欽恩格帝長生御極統元會運世  
以無疆大有書年合草木昆蟲而咸若念萬民  
之命白食彌懷稼穡之艱謂庶徵之驗在人恒  
切雨暘之備適茲異齊之候正惟允悅之基南  
畝資解雨以昭蘇東作望需雲而興事三光輝  
耀臣赤令之行符 萬乘憂動憫蒼生之籲告  
為民為國勞心勞神大祈上徹於 高真 吉  
典祈修於 玄極馨香薦德五帝殆先意以迎

古陳詞百靈之受命如響惟夫誠無不格是  
以天不能遠雷神奉寶檄以宣和兩師稟珍符  
而布惠既優既渥滋舜畝以流膏不疾不徐傍  
湯林而灑潤洗妖塵於徼外夷稷稷開澄鼓元氣  
於域中農祥兆吉液池沛甘霖而漲玉品彙綴  
靈液以垂珠信 上人之昭事有孚而九極之  
感通甚速也臣等輔弼何能變調靡補沐恩波  
之增潤莫罄鴻仁同草木之向榮益深雀躍伏  
願 景澤天垂 洪休日注康衢擊壤功歌九

表

土

叙之休環海嵩呼曆御萬年之泰 九有足金  
穰以富盛四時調玉燭而雍熙臣等無任

謝賜雲鶴衣一品服

伏以 金魚下佩蒙恩甫及於三時 錦鶴叨  
頒拜服遽同於一品雖王章 有辨禮嚴在笥  
之珍而 帝德 無涯優示超階之寵仰天知  
感揣分奚堪切念臣者謬忝譔述濫竽供奉之  
班恭贊崇修彌筆清華之選顧才慚穢線四  
無補於龍章技止虫雕刻繪何裨於鳳藻昔

召贊其君祈天末命惓惓雖與之同心惟唐虞  
命其臣觀象作明祿祿實難於比德匪頒濫及  
於卑秩已荷特恩物采冒擬於上公實超常格  
雖 聖主崇儒之盛心實微臣非分之隆遇茲  
蓋伏遇 皇上居黃屋以建中擬翠華而進道  
大德裁成乎萬物至仁被覆乎群生禮樂與天  
地為昭黼黻萃百王之盛典衣裳法乾坤而治  
經綸開八極之宏規奠蒼壁以事上穹開  
而額俊設緇衣而禮賢士聯一體以推心片善

表

主

不遺靈食泮於事微功必錄恒賞過於勞遂俾  
一介之草茅叨佩五章之服命披異香於蘭檢  
等威並一品之榮觀麗質於芝英文綺綺七襄  
之美仙禽製巧恍疑瑞降於雲中異錦生花忽  
訝身翔於天表推衣戴德縷縷光昭挾纊懷仁  
絲絲恩重奇珍出於天府拜綸綍而何辭殊錫  
踰於官階耀章綬而增色歲之瑤篋精光時溢  
於縹緗脈之省躬惠澤益淪於心骨臣敢不撫  
鶴翼以增慚竭驚誠而思報敬百拜以祈玄冊

頂與丹心交映效三呼而祝壽素翎表素志惟  
堅伏願 一人獲黃裳之元吉萬國會朱紱之  
方來臨展成功握龍符於億禩垂衣致治同鶴  
筭於千齡臣無任

賀進瑞谷表

伏以 明德升馨 帝苑凝祥於萬室太和成  
象 皇穹獻壽於三秋預昭休應於華辰快覩  
希珍於曠代歡騰農畷慶洽神人恭惟 皇上  
道合兩儀仁溥庶類秉虔事帝齋祈名格於周

表

十三

壇惠恤在民報賽肇穰穰乎殷禮倬焉九極而情  
軫三農心運一中而恍惚萬化暢氣滿盈於景  
宇上及 太清下及 太寧真機盡洩於昌期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聿昭嘉瑞迨屆康年鴻鈞  
薦巧巖巖璧合朱聯地脉呈奇郁郁金鋪玉秀  
仙莖葩露香含 液之芳 御粒垂星光漾天  
田之彩寶穗函三而歸一道化符太始之元靈  
根紀五以分雙河圖協乾坤之策登茲芬於祖  
巨祖考居歆紀盛事於理編義皇讓美信玄昊



眷命之休彌久彌篤而黃祇嘉生之瑞愈出愈  
奇宜矣副表區之靈祐昭哉徵圖錄之秘占臣  
等叨忝鼎鉉贊調無補於元功敬仰泰階知戴  
常歌於帝力嗣臨風於七月曷整掄揚頌天保  
於萬年申祈戰戰伏願 厥徵畢備景貺駢臻  
功升斯倉乃萬斯箱濟堯仁而益廣如日方升  
如川方至御軒曆以彌隆

聖誕賀表

伏以 祥開紅渚 聖神降志運以乘乾慶衍

表

十五

龍圖天地會昌及而際泰極金商之瑞序  
度之逢華祉衆璇穹幸極絢層霄之彩恩周函  
夏北樞回列宿之芒頌洽寰宇懽騰海外恭惟  
皇上經符撫運授錄應期以海若騰萬於一身  
九重寶明見乎萬里端不建極歛諸福於其時  
恭默含真契長生於軒策治借日進龜龜乎通  
五而登三層與天齊奕奕乎逾萬而時億久矣  
獲神人之共格昭哉宜揭壽之驤臻茲者 聖  
象迎虛秋賦中律誕 聖興 主以御世載逢

電繞之期經天綿地而成功式應河清之瑞矧  
歲紀會千支於上德黃樞祿中氣之和乃日躔  
介垣慶於壽星玄象示無言之祐華祝和康衢  
之聲壤蒿呼感靈嶽之效珍萬國來朝共切無  
疆之願八荒同壽忻逢有道之長臣等叨塵密  
勿過沐 寵恩 舜旦重臨披慶雲而作頌

先階首列同莖英以欣榮伏願茂集仙禧靈承  
帝眷極天所覆極地所載含靈盡囿於尊親如  
月之恒如日之升第祿永綏於孔固邁周鼎八

表

十五

百年而過曆陋莊椿八千歲以為秋臣等無任  
瞻

天仰

聖欣躍屏營

賀瑞雪表

伏以 聖禱初申一德速璫穹之春農祥誕布  
六雲呈玉宇之華休徵預卜於宜年靈靈均沾  
於應臘懽騰禹甸慶入兜衢恭惟 皇上居正  
體元對時育物長生御極道以合於天心大有



書年念猶勤於民事謂三登恒兆於三白而一陽宜秘於一冬期滌沴而迎和迺竭誠而虔禱淵衷初成九昊殆先意以迎法旨甫陳百靈之受命如響玄雲應玄壇而共結玉綸將王霰以俱零初飄濛而飛膏繼續紛而積潤寒光映曉六花薦奇巧於天工素彩迎素百穀孕精華於地脉霏霏微微而惟宜瑞浮浮霽霽而不封條淨紫塞以祛塵舞璚宮而薦祉信乎時如有待天且不遠易書所謂合德合明民物之

八

十六

所攸賴時寒時煖皇極之曰休徵者也臣等西清寓直昉宮樹以欣榮天液承流沐恩波之洋溢顧何功於調燮徒竊幸於豐成伏願帝春永隆天休滋至化機默運四時行而百物生治澤旁流萬國寧而九夷服丕迓無疆之慶益綿有道之長

元旦賀表

伏以璇穹昭泰運貞符聯瑞於璇璣寶景令元春忝祉兆端於寶曆一氣回而兩儀交會

三辰集而千古希逢朝野騰懽神人胥慶恭惟皇上心涵太始道邁古初兼祿位名壽以成能運文武聖神而致治一人弘一德得天一地一而清寧元后體元辰贊乾元坤元而率庶類精裡以事上帝萬貺駢臻欽福以錫兆民百嘉邇遂然黃道以歲時為紀極故天心以氣運生祥鴻鈞潛轉蓄極斟酌其盈虛象魏照乘龍儀整齊其肫肭蒼精律啓斗杓甫指乎寅垣紫節光四景曜遠繼乎卯次元辰宜慶况三陽茂屆

八

十七

乎元春首祚呈禧後五律忻逢乎會慶歲月月時交會燦若珠聯氣朔節候均齊宛同璧合且庚辰長庚之義申明申錫之休斗極並旋獻歲信符乎億歲卯寅一炁長春允兆乎千春蓋爰從開闢以來始際中天之淑運邇自羲皇而後今逢上日之奇祥若迨若期殆玄機之作配不遲不速豈黃道之偶同頌正朔於九夷共誇盛美布陽和於四海均慶遭逢誠有道之休徵而無疆之元慶也臣等載筆盡坡溫竿風掖拜手

稽首欲歌大雅之萬年按卜考圖快觀元辰之  
三合彌深雀躍益切葵傾伏願 茂膺蕃祉保  
合太和萬國朝元末觀元慶元陽元旦八方歸  
正長承正朔正統正朝世道如日之方升仙齡  
與天而同末臣無任

謝賜香稻米儲表

伏以 秋成有慶雲穰初獲於 天田時薦惟  
馨雪粢先嘗於 祖廟愧素餐之無補叨 珍  
賜之再頒拜餘惠於神明祥浮玉節荷殊恩於  
君父光溢金匙臣等飽明德之馨香寧探微之  
豐慶披衷鏤骨豈一飯之敢忘鼓腹含哺與萬  
民而共樂臣無任

賀瑞應王龜表

伏以 玄極昭祥式薦十朋之上瑞 華樞集  
慶允膺萬壽之禎符 聖人應運以生而神物  
待時而出臣民胥懌朝野均惟恭惟 皇上受  
圖丕赫凝命溥將居五位以運化機法九疇而  
建皇極海輸嶽貢召和妙一德以感通乾清坤

靈成位配三才而參贊協氣兼而嘉生交暢  
華辰屆而景貺常新茲錫龜齡益彰鴻祉納息  
得長生之真訣遂傍仙壇前知識久道之 聖  
人因遊文沼煉形北極疑來玄昊之廷潒彩西  
池遼應長庚之節雲茵下導乎雙玉呵護大冊

雪甲上覆之九莖葆含元氣神機應禱越千里  
而滑通靈品知時屆三秋而後出數百年巢於  
蓮葉不若芝房六萬歲駕乎蓬山豈非天目煌  
煌三秀皎皎雙靈得一已奇復妙動植陰陽而

表

元

作配並生非偶况當斗樞虹電以來邁迥踰洛  
呈顯太平之有象允符天錫兆 聖壽於無疆  
臣等叨承 渥眷幸際昌期執簡書祥遠邁周  
狼殷雉按圖考瑞聊同歌舞嵩呼伏願 四海  
咸熙 一人有慶億萬載卜年卜世彌增姬曆  
之長八千年為春為秋備歛箕疇之福臣無任  
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謝表

伏以 聖敬崇玄撰述久慚枚載筆 皇仁逮  
下榮遷忽被於 溫綸晉南省之峻階兼北門

之華秩撫躬知戴揣分奚堪恭惟 皇上凝命  
溥將受圖不赫小心翼翼一誠以奉天 盛  
德巍巍居五位而立極邇義皇而上蒞珠寶笈  
建一代之上儀自開闢以來瑞應貞符膺萬年  
之秘籙嶺俊以事 上帝微能悉簡用於玄壇  
欽福以錫庶民洪惠遂首推於法從星虹流耀  
方迎 景貺於華樞雲漢昭回誕布 睿音於  
紫綰沛於勲輔慨及詞僚覃恩非循例而推不  
由銓議聞 命若自空而降特出 宸衷如臣

入表

廿

者濫竽為幸獲依俎豆之光彌筆無功何補琳  
琅之典效涓埃於 鴻造惓惓雖倍切於孤懷  
執鉛槧而駿奔碌碌恐不逮於群哲乾坤並育  
顧錄片善於纖毫父母同慈復憫久勞於歲月  
龍章煥發叨聯直贊而殿名 鸞簡欽承獲偕  
同列而並進南宮壯斗既加三品之清銜金馬  
正堂仍攝五年之舊秩循牆莫避驚成 命之  
不叩叩 闕生輝慶平生之殊遇臣敢罄竭  
忠勉殫驚力效召周之供奉助 聖神祈天永

命之誠希夙夜之寅清盡臣子報國委身之義  
炳葵心於傾注萎樗質於拍糜伏願 神介純  
禧 帝歆明德配天之高配地之厚並兩位而  
無疆如日之升如月之恒歷億年而同久第祿  
永綏於定固含靈並囿於尊親臣無任

永壽宮增制工完賀表

伏以 王眷維新丕迓靈長之祉 宸居載煥  
式瞻盛美之規中外騰惟神人胥慶恭惟 皇  
上握符履泰秉錄乘乾運撫隆昌道兼述作宅

入表

廿

中國治登環宇於熙臺體正舍元沛仁風於比  
屋曉茲成籙益以睿謨謂天庥顯示於仙題宜  
欽鴻錫肆 祖武允繩於 昭代誕廓燕貽乃  
經始於惟時遂落成於不日闔闔琢玉九闕嚴  
擁衛之儀密甃鋪金萬甲淥參差之色蟠龍吐  
瑞燭 寶座以雲光飛輦增華護芝房以霞彩  
翼翼表四方之極巍巍開一代之模倫制仰周  
命之聿新居處集宣釐於有俶神啓中興之業  
吳貽長御之基信彰而能傳孝為善繼者也臣

等夙荷悌悌倍深仰戴才慚柱石頌聲忻效乎  
斯千身近蓬萊呼祝敢同於中岳伏願 宮闕  
對南山以獻歲華夷拱北極而垂衣末介純禧  
玄祐川至日升而增盛 壽登遐耆黃圖天長  
地久以無疆臣無任

冬至賀表

伏以 天正開元三極肇一陽之復日升啓運  
九重迓萬祉之新玄陰伏而淑氣初騰黃道開  
而嘉生資始神人胥懌朝野均歡恭惟 皇上

表

三

體元立極保大凝圖好生妙契於天心敷政先  
循乎月令中和贊化屢書大有之年 淵默通  
玄荐獲長生之瑞七政齊而華夷同朔五辰撫  
而胞與咸熙德威殷動地之雷文治揭中天之  
日茲逢長至益迓泰來陽和噓寒谷而回陰雲  
物映清臺而紀瑞珠聯璧合三辰允協於庶徵  
嘉挺芸生萬類靡愆乎歲序圭測薦先春於紫  
籙葭飛應中氣於黃鍾聿南北之寢兵式臣民  
之肆樂 宸居增制遙迎陽祉於維新寶紀推

元益進仙齡於有末臣等叨塵密勿久荷生成  
際舜旦之光華欣瞻進履戴堯天之浩蕩祝共  
萬呼伏願 德與陽升福隨景至乾元生物坤  
元成物歷萬載以體元天一以清地一以靈參  
三才而得一層數邁軒圖之紀皇極備箕範之  
壽臣無任

瑞應玉鹿表

伏以 璿穹薦祉真符申錫乎長生玉質應圖  
仙馭載呈乎上瑞 景貺希逢於曠世而殊頑

表

三

疊觀於明時慶洽黃輿懽騰紫禁恭惟 皇上  
御圖丕赫受命溥將高穹之簡眷彌深無所不  
應至治之嘉祥駢集何代能儼誠有美而鍾禧  
允無疆而衍慶式白鹿之恒見愈出愈奇表玄  
昊之垂庥彌申彌固希珍昔薦牝牡曾效乎雙  
琛異質今逢先後已動乎三錫六駕度清華於  
函谷八環煉素影於瑤池神物本是星精而野  
人復為仙品圖稱壽獻而寓形在於萬壽真胎  
上壽之符孕秉陽靈而獻跡後於一陽聿介純

陽之祉况臘祥乍霽霜毫披瓊霰而揚輝遶春  
旦將臨玉彩傍芝筵而獻歲昔軒圖遇之得道  
猶新源源而文囿蓄以為觀徒誇濯濯亶矣顯  
太和於有象而信哉兆 聖算於無疆者也臣  
等清班首列盛事躬逢繫歲月以書祥才固慚  
於魯史就雲天而獻祝情倍切於華封伏願  
姬曆綿長箕疇茂衍祿位名壽天齊而地久辟  
生總賴慶以雍熙麟鳳龜龍藪蓄而郊遊萬禩  
永迎祥而昌熾臣無任

表

表

元旦賀表

伏以 青祗御運肆陳上朔之儀 紫極迎和  
茂衍長春之祉坤乾交而璚衡有倣貞元會而  
寶景維新夷夏惟騰神人慶洽恭惟 皇上至  
誠悠久大道希夷運聖神文武以凝圖蕪祿位  
名壽而立極妙誠能於叅贊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秉元化而廻旋以陰陽為端四時為柄賑  
饑發粟禱瑞祈年恩生寒谷之溫惟動康衢之  
頌是以玄敬潛孚於玄漢疊降玄釐黃

表

於黃中宏開黃道茲者時逢首祚慶迓履端王  
正得統於夏時元會特隆於漢典椒花柏葉共  
敵歲於南山鸞輅龍旂式迎春於東陸八絃啓  
泰忻陽德方進於九三億載乘乾正曆數初頒  
乎四十况干次於辛而以新取義適 明堂之  
玉棟重新復支在於酉而因有命名兆環宇之  
金穰大有且五年再閏舒長延化國之暉而一  
歲兩春熙皞表盛皇之世鳳紀與仙齡而俱進  
鴻圖偕協氣以同亨誠咸戴乎生成而同忻乎  
道際者也臣等職青班行恩深歲月瞻仰雲五  
色於舜旦喜倍華封報神策一葉於堯年呼同  
嵩嶽伏願誕膺寶籙永握珍符歲元月元日元  
萬禩會三元而集福天大地大皇大八方戴一  
大以常尊臣無任

大謝禮成賀表

伏以 天恩垂象四祥丕著於貞明 聖教通  
玄報賜聿成乎大典欽若而光昭義馭禋宗而  
禮備周壇朝野騰懽神人胥慶恭惟 皇上建

中立極秉錄曆符敬充象以授時察舜璣而齊  
政中天應運恒貞成久道之功首物當陽離照  
晉大明之治是以兩曜逢乎交蝕一德悉以召  
和躔度雖預定於乾儀而眷命特申隆乎君象  
昔散瓊花於丑朔映丹暈以鋪雲茲嘑龍氣於  
酉春擁金輪而作蓋層霄密護陽精儼妙於居  
尊瑞靄續紛陰魄恍同於避跡窺盆無影伐鼓  
不聞京房謂長世無極之占而禮斗云太平有  
象之兆聿度脩乎駿典宜昭受乎鴻釐以報以

大表

其

祈感功同兄之惻來歆來格禮嚴事父之誠信  
千古之殊禎而一時之盛舉也臣等弼贊何能  
贊調無補丹心捧日叨依 天子之光青史書  
雲仰慶 聖朝之瑞伏願 握五帝之璫圖而  
凝命調兩間之玉燭以當天如升如恒 萬禎  
並三光而久視極履極載九圖戴一大以常尊  
臣無任

玉兔表

伏以 玄穹薦祐瑤光丕錫乎貞符 紫度迎

禧王質式彰乎景瑞仰 龍躔而效祝降蟾宮  
以揚輝朝野騰懽神人胥慶恭惟 皇上心涵  
太素 道合重玄弘至德以泰三煥成功而明  
兩鳳儀獸舞雍和協上下之庥嶽貢川輸奇秘  
發乾坤之蘊嘉生交鬯靈貺常新肆迎申命之  
鴻釐載觀貞符於兔瑞玉衡毓采清輝稟自星  
精瑤杵成丹皓影來從月魄明視事昭乎久視  
吐生用表乎長生異質屬金行後屆金年而進  
藥元神符寶度適當寶景以來廷鍊形鍾南國  
之靈獻跡託中山之裔儋鹿並 吳恩之三錫  
文囿瓊瓊嚙芝哺 景既之三修虛壇驛耀昭  
哉顯 至德於有象而允矣兆 仙算於無疆  
臣等躬逢 熙運目擊奇禎執管書祿遠邁殷  
狼周雉按圖作頌祈同華祝萬壽伏願 百祿  
是適 四夷畢至洛範五十六字福徵備協於  
龜文天皇萬八千年曆數莫窮於鳳紀臣無任  
賀靈雨應祈表

大表

其

伏以 甘霖應禱 聖神弘化育之功淑氣回

和品彙荷生成之造惟 一心涵化機並運收  
九玄與意象交乎慶洽群小惟騰九有恭惟  
皇上道通元始德合太初巍巍數宇宙之神功  
蕩蕩贊乾坤之化育 尊正五位乃心存稼穡  
之艱統御萬方如目擊閭閻之隱惠康惠藥已  
騰四野之歡修報修祈每切三農之念屆茲春  
序之邁尚歷雨澤之施事 帝素秉乎齋履而  
為民尤切於精禱 玉音渙發臣工欽申飭之  
嚴 寶笈初宣宮廟鑒惟馨之薦惟夫誠無不  
格是以天不能遠靈輟油雲隨 綸音而繼發  
祁祁甘澍將惠澤以均施舒徐滋舜畝以降康  
霰沐浹周原而灑潤由疇生色豈惟開粒食以  
宜年氣候回和抑且洗瘟瘴而薦祉蓋神機默  
運溥美利於不言斯 聖澤汪洋昭太平於有  
象者也臣等叨居近列幸際昌辰慚調燮之無  
能感生成之有自伏願玄庥滋至 聖壽崇增  
雨順風調四海輦金甌之固天長地久萬年保  
玉曆之延臣無任

賀玉兔表

伏以 長生御極載逢華渚之開祥 上瑞應  
圖式兆璇穹之薦壽堯年屆度文固呈奇  
聖人應運以生而神物待時而出惟騰海宇慶  
洽臣工恭惟

皇上握符丕赫受命溥將太和融壘於兩間  
至德潛通於三極乾坤毓秀疊呈有羨之禎海  
嶽輸珍盡發無前之秘是興靈品適應 昌期  
以示昭又示之徵吐生示長生之象繼鹿馭於

表

光

昨歲愈出愈奇介龍興於茲辰不先不後霜華  
漆彩度清影於芝田月魄浮香鍊真形於桂闕  
玄精屬卯信符寶度之元辰皓色明秋獨稟金  
天之顯烝杵成仙藥含丹將獻於  
帝廷養就蟾宮進御遂託身於星港庚曜儲澄  
輝於碧落斗樞燦晶粹於瑤光一見已奇况妙  
陽倡陰隨而作配並生非偶復當虹流電繞以  
來儀是豈特 太平有象之占而實兆  
萬壽無疆之慶臣等叨居密勿幸際熙明迺文



石之班什舞率先於鵷列効華封之祝揄揚莫  
罄於嵩呼伏願

四靈畢至

百祿是道昭龍德於六飛衍龜疇於萬禩日升  
川至丕延昌熾之休地久天長永撫盈成之運  
臣無任

賀靈雨應祈表

伏以 雩典重修 宸極切勤民之禱霖祥載  
沛 玄穹彰眷德之隆神機幹造化以成能率

表

卅

士戴元功而豈喜恩濡萬彙慶賴一人恭惟

皇上體道涵元纂圖御錄事

帝誠通於恒在視民念切於如傷志每先憂夙  
叩高玄而請歲靈昭速應已蒙霽霖以滋春謂  
天心雖顯於床微而民望尚歎於霑足月離箕  
而風霾間作愈切省循雲待簇而蒼蔚屢消日  
厪瞻仰乃修禳益至禮壇墀以夔夔肆齋戒彌  
虔飭臣工而翼翼惟夫忱無不格是以天不能  
違屢感屢通瑞靄隨

綸音而響應載優載渥甘霖將 宸澤以均  
施豈惟解六合之煩囂抑且洗九邊之塵穢三  
農鼓舞占歲事之豐登四野謳歌仰

皇仁之溥博盖由

淵衷軫念九重之昭事有嚴信乎

昊鑒孔垂二氣之回和屢速也臣等叨居近列  
幸際昌辰漸調燮之無能感生成之有自伏願  
玄庥滋至

聖壽崇增雨順風調四海鞏金甌之固天長地

表

卅

久萬年保玉曆之延臣無任

禮部賜宴謝表代內閣九年考滿

伏以 程勅嚴令崇班久冒乎台司 錫宴春

曹渥寵特承乎昇養循墻偃倭即席兢惶竊念

臣中興際運早忝賢科極品叨階久塵綸閣愧

倦葵赤雖矢竭乎忠貞而碌碌樗才竟罔裨乎

高厚考虞典九年之績首宜黜幽濫周官三少

之階殿於寅亮以

聖慈汪浩猶曲庇其凡愚而 錫典駢蒙復荐



加以優禮拜幣金之賜已荷解衣繼宴賞之頒  
益慚推食雖成命何不容乎反汗而寵承則有  
愧于強顏捧溫綽以難辭拜華筵而終飲衰年  
魚藻聆廣樂于鈞天戀皇鴻磐享大烹于周鑄  
西賓東序驚簾簾之星陳北斗南宮煥衣冠之  
雲集珍饌香浮綺席素飽增慙甘醴紅暈衰顏  
丹心共醉聯雅各周臣之什含哺歌堯壤之民  
茲蓋伏遇

表

廿二

明統列宿之尊

嘉靖上邇商宗卜相何資于夢築而  
神聖遠嬖虞帝虛懷猶任于疇咨遂令伴食中  
書誤受和羹重寄臣敢不飲湛露需雲之澤豈  
敢捐靡戴隆天厚地之施罔伸纖末退食誦素  
絲以勵節許身指白水以盟心伏願  
建官而萬國咸亨課績而四夷分北祝  
聖壽同昊天無極微臣依日月之光奉  
皇圖與盤石同安寰宇溥陽春之澤臣無任

倭寇蕩平賀表

伏以 帝德玄通河海仰澄清之治 天

威遠播華夷荷安攘之功永 廟筭以風行廓

妖氛而露布雖治以不治 聖人之量有容

而威所當威 仁者之師無敵竊以夷生日本

性類天驕頃因海波不興遂作疆場之擾苗民

弗率何傷 堯帝之仁復狃于襄更表 周王

之武蓄銳謀于累歲奏膚功于一時恭惟

皇上 道貫重玄 威行絕域 朱于舜夏

表

廿三

黃鉞興周 振一怒以安民握五兵以去暴登

壇妙選詩書禮樂之臣分閭專征耳目腹心之

佐用中原之長技發上國之先聲虎賁宣薄伐

之威已憚人怒蛋醜屬將傾之運况是 天亡

唯兵出于萬全故月飛乎三捷直探巢穴盡拔

根株雖久結于絳屯竟倏歸于鯨戮氣橫雷電

廓除陰侵皆消力挽天河洗淨甲兵不用此豈

將士敵氣之勇盡我皇上神武之功斷自 宸

衷明見萬里之外奉茲 天討功收一戰之

間受載獻俘妥明靈于 九廟策獻飲至發大  
賚于三軍從此放牛歸馬之時永觀獸舞鳳儀  
之化威不煩于九伐守已在于四夷臣等叨際  
清時欣瞻 聖武撫長劒于伊吾之北徒  
有其心息傳箭于青海之東愧無其策饒歌叶  
奏敢自附于鷹揚竹簡書銘初何功于虎變伏  
願 文經武緯遠至邇安海國明珠永效八蠻  
之貢越裳翡翠常來九譯之朝化行于炎風朔  
雪之區 皇圖一統慶衍于地久天長之祝

表

冊

聖壽萬年臣無任瞻仰欣躍之至謹奉表

稱賀以聞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建平縣修學記

建平廣德下邑也廣德為

高皇帝首輔地其沐教最先士黎樹松盛馬顧

學址尚襲宋舊去縣城里許非制也嘉靖辛酉

水患甚廟宮就圯邑令林君學諭曾君協謀內

徙之於地于邑治之左壺壕測泉經體面勢厥

址良矣然簡畧未修湫隘未闢諸所宜有咸悛

俟未備所以崇師造士首宜經視者藐然若遺

不記

焉今大夫鍾公來守茲土廉州若邑而統攝之

周諏而遐矚喟然曰是賢關化原也而可寥缺

若此於是廟宮之前蔽者拓之陋者崇之隘者

闢之翼其殿廡區其齋宇飭其污墁麗其楹桷

而學之美甲江南矣功成學諭胡君張君盧君

偕弟子許國王三省楊濱宗孔教次其事而問

記於史曹子曹子曰學之內新也是大夫教諸

士子以內修也故以言教者淺以象教者深大

夫其示之象矣心之精神者聖也閑而衛之者

郭郭也置象於外翕然而野趨辟之棄城離郭  
榛遊莽栖父之無內者守即綺碧之宮靡錯之  
市將鞠為蕪穢矣是外者之弊也嗟夫世之脂  
膏以求售蹊實以干捷雕虫刻藻綴華剽緒以  
媒獵榮利是其所務者外也當天下無事猶可  
我冠紆紳高談肅貌悻悻而揚詡盜名卒有緩  
急咸卷舌縮頭渙然四解矣國家之養士奚賴  
焉大夫有感於是也始蒞茲邦剔奸剷蠹植良  
興俗循循稱治矣而惟新學是亟焉是象之內

二

二

也將挽其外趨者而教之內修也心之精神出  
天之機間不容髮內之則內矣外之則外矣今  
之恢恢燿燿魏如奕如群然望聖人之宮牆而  
俯且拜焉則昔之荆榛故墟也埽荆穢平榛墟  
而遂恢恢燿燿魏如奕如群然望而俯拜真如  
有聖人者儼然居于其中是可以觀人心矣使  
昔之宮廟今已徙而為荆榛故墟指其荆榛故  
墟而率邑之士人望而拜之有不狂笑却走者  
乎是可以觀人心矣故曰心之精神謂之聖

夫獎也久矣大夫教之內象也其憂時之意微  
矣諸士子其無負哉大夫諱振號蘭石廣東人  
金成進士守滌移是州其他德政未遑悉述以  
俟傳循良者云

### 丹陽縣公田記

侍御文峯陳公按江南也紀綱諸郡邑興利祛  
奸維時諸郡邑大夫賢咸能舉行如侍御公意  
丹陽君所部邑邑故有公田蓋前守吳峯林公  
括湖之淤為沃壤者寺廢而寺之田莫違為主

三

三

直隸之公命民田之歲籍其入以待賓旅委積  
行且二十年而侍御公按其地處其久而廢弛  
也檄邑大夫履其事其畧曰維爾邑有公田以  
待公需蓋良法也法即良不穀將禁利即公不  
禁將漏維爾邑其按田之頃若畝凡幾民之受  
賦而輸者幾氏歲輸幾何因歲輸出之以供賓  
旅委積者幾歲輸一入公積禁無旁落有犯者  
坐之爾邑能事事維爾邑才維時郡侯盧君視  
邑事履其實將上之而邑侯李君遂至上其事

如盧君所覆侍御公復命碑其公田與民之田  
於公者於衢以垂示永久而徵記於予予惟公  
而者因田之在公以公其利於人也惟其利公  
於人也人視其田若脫免之在壙可競馳而並  
攫者於是始有移甲為乙而腴者瘠盈者縮矣  
始有侵攘官租擁而私之歲所登不輸者什九  
矣公田名存而實亡而利之公於人者微矣彼  
一夫之家受田一廛私田也世守之以為仰事  
俯育之需即里之橫者莫敢侵其畔貪者莫敢  
晚其積在公之田公田也人顧得以禁其疆盜  
其入是私者人反不敢下以私而公者反足以  
謀私何也起於公道之不行而人各私其身也  
一廛之田身所庇也公田所以庇人也不能以  
愛身之心愛人是不能以治私之心治公於  
是視公田若秦人為越人守土即有侵越不問  
田所入為奸胥所擁不治監司下其事於邑按  
之苟具文書相應不覈柰之何公田不胥而為  
私也侍御公之愛人也甚於愛身而理國事也

動於家事故其視民之供億繁興疲於枝梧也  
若家之赤子饑寒吾前而思以衣食之也視公  
田之可以舒民艱也若家有負郭為卒歲之需  
雖而不治足以重饑寒之累也視公田之入也  
若農之有秋即遺秉滯穗可充廩積而不忍棄  
之塗也視公田之可著為令也若起家之人創  
為世業歆千百載不祀也其心至其慮周身之  
所及行者行矣而又思以繼其身之所不及於  
是覈其實稽其弊刊於金石垂之無疆公心公  
致炳然不磨則公雖即遷葬後之繼公而治者  
將以依據成跡猶公恒在吳也而李君又能仲  
體德意行之邑上下相與以有成是皆能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植公道於不墜者侍御公救荒  
禦寇肅吏綏民有大功於吳任滿將代士民走  
闕下疏留上報曰可利病周知百度咸舉茲  
特其一端云侍御公名某閩人李君名某越人  
丹徒陳侯去思碑  
陳侯初拜涇邑令當道者知侯才小涇邑而重

丹徒為畿輔首乃遷丹徒 命下丹徒人翹引  
望治冀晨夕至而涇民復上狀固留竟踰數月  
始克至下車而容止玉立神采宣朗中復疑果  
若持校是民益喜率相慰知不失望矣丹徒北  
郭為江餘地延袤多山市集舟車雜四方軍賈  
而村谷至無足音以故沃瘠異土淳澆異俗滑  
樸異情復地當南北津傳使者往來踵繩繩繼  
廩餼隸役之需豐則民不堪而約又多忤使者  
當道移侯丹徒殆貽侯以難也而侯才固無難

六

六

丹徒上政下調劑幼節動咸中時豈特勇嚴峻  
不可干覆煦煦能愛故自昔所稱如征科撫字  
如明察渾厚如揮霍簡靜吏傳率舉其一者不  
可以兼而侯獨並施之因乎情合其土俗彬彬  
乎殆相濟焉至於河渠橋梁賦役之制悉規創  
立法尤為萬世利三年政成召為內臺  
天子需才急畿內將望侯如丹徒而丹徒人又  
無能效涇民留然不忍侯去去而思不勝忘也  
庶其異侯大庸澤天下而既其餘波焉乃作去

思碑樹之北因以銘德於不朽而深致意於將  
來云左史曹子曰古今人才豈相懸哉吏無大  
小任無劇易顧人所操執何如焉古今稱吏治  
者召杜翁歸皆以三輔頌聲借使召杜翁歸職  
下吏治僻壤即無以自見猶然庸衆也士何可  
無憑依以陳侯之才予之丹徒猶鮮寡其所談  
教總見毫眇耳宜其坐收群譽政若此炳耀也  
而觀者遽以多陳侯此何足云然陳侯總效毫  
眇而繫民之思似此自此以往執簡抗顏畫笑

七

七

千日月之際百代之思也當與古記載夔龍寧  
光龔黃卓魯足論哉侯名廷芝別號懷山起家  
壬戌進士順天宛平人立石者丹徒民而倡之  
者耆民歐陽清

邑侯劉肖巖去思碑

正德中劉莊襄公宰吾邑邑人神明之公去而  
人德公之遺愛不忘歷數十年予猶聞長老輩  
時時稱說公德政如昨日事遇新令至則私相  
評語曰今何如昔時劉公賢即平時聞他邑邑

令賢又曰某令賢得如向劉公不予生也晚不及侍公每聞故老稱說公異焉及公樹勲邊陲光薄日月聲施海宇位登三孤為一代名臣乃曰故老所稱說足信哉公之後餘五十年而肖嚴劉侯來蒞茲邑政通人和聞遺老相語曰侯之賢莊襄公之後一人耳然則金壇稱賢大夫者蓋有兩劉公云劉侯宰吾邑三年以治行高第召入為侍御史邑人聞之則大喜曰我固知侯則入也不為諫議必為御史今果爾自鄉

不記

人

大夫下至市巷阡陌田傭村墅轉相轉語噴噴欣賀不置比人從京師來群聚問侯起居何狀立朝手采何如治邑時居第何在得佳問則又大喜轉相告語以自慰藉平居里巷相聚談往往指某政某法曰此我侯昔時所張設也某利某害曰此我侯昔時所罷行也交相頌說刺刺不餒罷大要若長老輩頌莊襄公云空同先生曰王之功忘久之思蓋君子出而以天德王道為治當其時上無苛政下無窮民閭閻老

稚終年不識縣官左食右粥嬉戲如小兒狀不知其樂也久而追念曠昔恬熙景象未有不愴然悲悵然思藹然歌且頌者譬之父母之於子其恩罔極方其承顏堂序間交相煦煦不覺為驩比及去親遠遊羈旅天涯未有不寢悲而夢戚者陟屺則思望雲則思人從故鄉來無暇他問必先問父母衰健何似日飲食多少無恙得如昔時不惟其至恩膠結於心堅不可解耳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若劉侯者古所謂民之

不記

九

父母非邪侯以父母之親親民有不以父母之思思侯者乎於是邑之父老以人心思侯不忘請于文碑之衢以垂不朽予謂之不朽者莫堅於人心金石為下侯之德在爾心何假於碑父老曰昔周人思召公而愛其所蒞之棠葉城人思范忠宣公而名其所植之桑為著作林古者思其人尚寄其思於一木而況於石乎予於邑人中德侯最深者遂因父老之請書人心之繫屬如此尚侯侯之勲位與莊襄公方駕以信

吾言

鎮江府申華坊民供直記

民之供其上者役也而坊廂之民朝夕於上之左右若家庭之嫡長子姓竭力以事父母猶惴惴焉以子職虧為惧而弗遑與衆子之較勞逸良由上之人每樂其供直之便斯下之人亦徂于常而以為分之允宜無他積習之弊深也為民父母得不為之所乎惟吾鎮古潤州郡比枕大江南控閩越西輔舊京東濱滄海為水陸衝

記

十

其民平居則奔走迎送冗費輟轉天下有難則首先受兵故習相沿凡郡邑長佐各衙公私所費自晏享交際以及一榻一盂類皆給取于坊廂民坐困憊未有能革之者適我明石秦公來守是郡貞介之操原于天性慈祥愷悌寔由衷自下車以來拊循疲瘵恒若靡及雖坊廂都鄙之民愛無異政而猶念坊民勤勞鞅掌獨為繫改所殘廼身率儉約為僚屬先肯汰坊之夫甲在官者十數事既而并其各衙供直之役悉用

記

十一

裁革若公私之費勢之必不能已者酌于原額軍需官銀第其差等各有成式恐後之人惟便是謀而罔終厥愛復請于巡撫觀所周公巡按文峰陳公兵道龍池王公三公交檄賢之冊為定典俾勿渝而同寅靜山盧公江王巖楊公鄂俊中槐馬公國卿可堂馬公明謨又能協恭自靖共濟攸美予乃颺言曰美乎碩乎君子之為心乎公之革斯役也靡沿習弊靡便身圖愛繫當時澤延億世雖有肆歛而巧更者聞公之風寧無父母之心乎夫習弊靡沿飭治之具也身圖靡便宣化之公也愛當時而澤億世立政之惠也勇以剔蠹公以馭衆惠以廣德推之天下猶如矣獨吾鎮哉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請以是為公頌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請以是望于後之君子公諱澄字懋清浙之蕭山人舉嘉靖癸丑進士由冬官郎出守鎮江善政善教雖古之循良亦不足過行將以父母音鎮者而父母天下斯役特其一端爾坊之耆民劉凱

等樂其愛之溥且懼其久而湮也請予言勒之  
貞珉永垂後云

豸史文峰陳公巡吳去思祠碑記

天子巡狩古制也所以觀民風察吏治布德用  
威仁義並行法為至備自漢以來其制遂廢乃  
命御史代為凡天子之欲生殺予奪賞罰抑揚  
焉者御史皆得專之恩威若自天子出其秩清  
其權要然皆奉若天道無私所謂天吏嚴則義  
過而惠弗流寬則仁過而法弗振弗克若天均

記

十三

否也我朝監古立制分命御史以代巡狩之  
權以南北兩圻為股肱郡視諸藩尤加慎焉蘓  
松常鎮四郡地廣民稠戶繁賦重尤南郡之大  
且劇者邇經倭亂水荒災疫流離殆非昔之吳  
下比矣巡狩之任

聖天子特簡我孔麟文峰陳公代之至日為嘉  
靖辛酉仲秋惻然感於心曰春以生物秋以殺  
之天道也仁以育民義以正之君道也並行不  
悖大君所以代天也奉若無私御史代天子而

善事乎天者若茲南國瘡痍未瘳流離未輯可  
專尚殺而以義勝哉於是廣思博采觀風問俗  
而興革之慮文教之未脩也乃善誘以迪之賑  
士之貧者而厚厥生慨武備之弗振也則練閱  
以作之汰兵之冗者以節其餉阻飢者施之以  
粥患疫者療之以藥骸體瘞之而弗遺訟獄清  
之而弗枉建橋梁以濟往來之艱濬郡河以通  
漕運之利然猶未也水泮稅逋郡使每欲取盈  
富者貧貧者盜尤時艱最苦乃特奏以蠲徵

記

十三

焉其體蒼生之仁亦既溥矣至若賊吏害民蠹  
吏急事則論劾以屏黜之豪橫梗治積奸侮法  
則搏擊而例遣之謂非秋殺之義可乎節鉞所  
至所以布

聖天子之德而用其威者一奉天道無私誠哉  
天吏代天而無作者由是士魁於廷民樂於  
野吏肅於位兵戢於伍利興弊革綱舉目張內  
順治外威嚴熙熙然相安於仁壽平康而絕無  
兵革之虞治道成矣自是百穀順成嘉禾合穎



泉特湧瑞雪時臨甘露降樹醴泉出川民心  
悅天意得蒸蒸然咸囿於太和元氣而罔有凶  
荒天札之患休徵應矣逮及瓜期例應代屬郡  
士民誠戀恋不忍舍相率詣闕乞留

天子曰俞復巡茲土又一載公之布德益弘張  
威益振而懷公之德畏公之威者視昔彌深甲  
子春公將代屬郡士民又恋恋不忍舍欲再  
留冠無繇也潤州文士耆民已立祠金山聽潮  
軒下以彰感私衛使高君遷輩洎諸武士皆感

八記

古

公干城之澤亦建祠於北固山房圖公之像而  
事之昭感以志思也夫思生於感感根於德周  
公之在東也袞衣興歌召公之在南也甘棠致  
咏感之至思之深耳公之巡歷東南其德政誠  
步乎周召之芳躅而潤之文武士民咸像公祠  
公而不已其殆袞衣甘棠之同情者歟君子於  
此可以觀德觀政而觀風矣祠宇二棟各五楹  
內安公之像外為堂左右兩楹前有儀門凡幾  
間繚以周垣而制偉矣其費出於衛弁諸君之

係請予言以志不朽云公名瑞字孔麟文峰其  
別號也登癸丑進士為閩長樂文獻世家茲以  
徃其勲業未可涯也乃用紀之以俟來績且俾  
脩國史者有所采而述焉

八記

五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晉太史舍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遼東行太僕卿蓮川瞿公墓誌銘

廣平太守瞿公陞遼東行太僕卿矣未行竟卒於廣平後四年始克營塋其子九思泮湘沂江東學於吳因過曹子而請銘曰悲哉先大夫之嚙志以死而死且客也即遺文在籍遺愛在百姓而父且湮也敢以不朽是圖瞿公固曹子同年進者也忍弗銘公諱歲字景明曾少經周元公墓下感其愛蓮說因自號為蓮川子云其先

不誌

為洛陽人後徙家湖廣之黃梅成祖時有福齋先生者以易貢於鄉數傳而生敬宗敬宗生暹暹生璽璽生廷貴廷貴娶王氏而生公公誕時有物如金浮圖狀光燭其室踰時始散故生而穎異年十二為諸生即卓不與諸生群試必高等諸生莫能先也而師事之然諸生顧易第乃公獨弗第至癸丑始舉進士拜戶部陝西司主事監兌江西缺釐正風靈漕政有賴再遷山西郎中山西故戶部副司也諸邊餉屬焉時財

訕而邊需告急莫能支非大有才畧能處難磨變而均節其間不以為山西司公受命時方邊警四聞待粟而炊者數十萬乃籌畫調停條陳足邊大計疏凡十上儲餉因以不匱三軍作氣而虜竟不敢內嚮已未陞廣平太守郡中故多少年有燕趙戰遺風士亦慷慨負氣而愚民且樂從盜公悉設伏收捕之群諸生於塾授以經大義咸感服衣大袖袍如也乃歲大旱公親曝於道雨隨降又開桑地鑿為河渠左阡右陌為良田者數百萬頃善其俗而腴沃其土廣平為之一變云然廣平為畿內地占籍多中貴人素憑聲勢剝鄉里而公獨抑中貴人故咸弗利公守廣平未幾陞為遼東行太僕卿殆陰訕之也命甫下而公逝矣嗚呼傷哉夫公未弱冠而樹志修文楊輝著聲籍籍湖湘間出以應世咸謂售奇術珍可一試而利耳乃婆娑獨弗四十始第迨既第也同年中論才莫不才

不誌

二

出為太守而又以行太僕終焉夫其學與政素負聞望如此而舉而遷仕而不華要報不酬能又君大相與也豈真可缺者人耶不可能者天耶然所著述疏議特一時章具耳而一時遵為法程迄今可習且守焉是足以悅公矣夫古今才智士所自樹於時者亦隨自見耳即才與智可超於時乃分有所限其敢超出於非分云故公雖不大顯貴陟卿輔盡究其施然君子不以公為晦也公生於正德壬申月日卒於嘉靖辛

不誌

三

酉月日享年四十有九配楊氏先卒贈安人繼配王氏封安人子男一九思縣諸生勵志篤學克世其傳云女二人長適縣諸生胡惟學次適太學生石汲俱揚出公所著述有遵川文集若干卷外錄二卷奏疏四卷廣平初政一卷江西監兌事宜一卷家訓錄十卷九思以某年月日塋於福盆山之原乃為之銘

銘曰

守在三輔兮志四方魂遊中原兮魄歸黃

岡食且報兮嗣乃祥是惟使君之藏

明王隱翁李孺人合塋墓誌銘

嘉靖甲子王隱君既卒明年十月且兆矣其嗣子黃陂令彬齋君來乞銘丙午予舉於鄉也與令同榜又后且近蓋日期拜隱翁乃今不及見矣然誦其狀而次其遺行猶彷彿見儀形也遂志其槩志曰翁句容高平人也諱鉞字世威有德弗輝又高年以故鄉人稱為隱翁乃翁固遜不自號別號竹溪然竟以隱翁稱云其先自周暨

不誌

四

王太子晉修黃龍術於緱山時號王家因以為氏迨宋有鳳閣舍人及文正公者叙出大名遷於汴南渡時荆湖安撫銖始徙建康數傳至福二再徙高平福二生代二代二生价號卓菴卓菴公娶夏氏生翁翁生瓌瓌不群少業儒通詩蓋恂恂儒也時大父在卓菴公買鑿江風夜獨供孝養翁嘆曰吾止矣而忍以遺其親乃舍儒更業賈則又善賈助勤儉約費日益裕乃大舍盧廣畝澮歲時羞隨走問以惟親心甲午歲

天機邑令勸賑整庫無難色又善調其族人  
橋葺道今坪峰後白尤其著者里開分爭咸取  
平於翁及有犯翁者退避而已殆有古長厚風  
以故鄉里咸敬愛之稱曰隱翁云予每過句曲  
見其山遠邑窈窕蒼鬱而四合不復知有市朝  
謂必有幽玄恬雅之士栖遲其間乃今果有翁  
夫翁固出山涉江遠服賈即身不仕乃教其子  
弟且仕聲華茂著湖湘間翁用以顯矣其曰隱  
然賈人率機利取贏競務靡麗而翁故敦樸好  
施即子貴抑然如未貴時殆跡喧而寂業污而  
潔處紛華而能介者斯不擇地不遜名而有幽  
玄恬雅者在焉乃稱之隱也隱斯真矣厥配李  
孺人克持家勤約訓子義方以故翁無內顧憂  
翁之逝也孺人過傷致疾逾年而孺人繼逝斯  
可謂婉德偕老終始不渝者矣諺云無潛不彰  
無德不昌李學士贈之言也謂翁類其先而以  
身期其子孫殆有據云然耶翁卒於甲子正月  
日距其生弘治五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三季孺

人生弘治七年月日卒乙丑二月日年七十有  
二生男二長相娶周氏次朴即陂令娶包氏孫  
三人曰堯煥娶周氏堯勲聘邑江西僉憲許君  
彥忠孫女曰堯炤聘孔孫女三俱包出長適蜀  
總憲楊君沔次男應玄次許庠生許學道男又  
次許庠生夏諫男曾孫女一未聘相等卜以丙  
寅年正月日合塋昇仙里同山之原

銘曰

山之窈迂生隱以居山之旋蔭死藏而封

韞璧者光埋德者昌百千斯歲佳氣蒼蒼

阮侍御墓誌銘

按狀君諱鏗字大淵世為廬之無為人曾祖清  
仕終嘉興府同知祖克恭父琛性敏達文遊盡  
名碩善治生故負氣豪宕而家亦用饒君生八  
歲失怙兄弟七與兄太學生鉞皆母王氏所出  
同居相友盡孝母沒君自哀少孤而母復早皆  
也毀泣踰制於是依依然謹事其兄事無小大  
必白出入必面告有親沒而以親之事事之者

既而兄又沒君愈自哀其父母繼背兄復不終  
庇也於是益撫愛其兄之孤岑華居腴產悉畀  
之自取散膏有兄沒而以兄之愛愛之者鄉人  
服其義平居好讀書尤長於史學每議論一代  
得失之故慷慨激昂雖少失業舉子而撫古酌  
今効用之心尤見於意氣常以氛侵捐粟授官  
奉臺檄代賑曰苟存心濟物奚待一命耶多方  
量畫毫髮無所濡沒衆賴以全課諸子恒以身  
率之謂爾曹苟有所在不則陶朱非吾志也侍

六誌

七

御初登進士君遺書曰昔者文正志不在溫飽  
此無難顧立志何如耳汝期待積無自薄貽吾  
羞故侍御歷官所至有聲蓋統統奉君之教云  
君性樸素雖簪世厚業而食不進蕪味服不御  
輕煖淡然儒素若不有其家往歲天子建九廟  
成章恩群臣時侍御刑部事封如其官繫其配  
為安人君愈自謙抑非賓嘉慶吊禮不入城市  
即有出入亦不以廝役代徒步蕭然高隱亦君  
不有其子之貴者嘗別墅於城南結廬澤地環

樹以柳徜徉自娛其中因以柳溪為號為歲暮  
戊子侍御便省親特赴關依依不忍行君促  
之曰曩聞逆虜犯京師子終夜不安枕席  
國家多事正汝輩効力時也亟往毋我念侍御  
乃奉命行未逾月訃音至矣嗚呼君生成化丙  
午七月一日卒嘉靖辛亥正月十有三日享年  
六十有六子男四長曰萃隹府引禮次侍御次  
曰徽郡庠生先君六年卒次曰嵩國子生女一  
適郭均孫男七長汝均郡庠生次汝達汝基汝

六誌

八

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之離甚至有訟骨肉以親刀雖既統得之以自  
饜則盛為華飾揚詡閭里靡然成風矣而江淮  
間為尤是司世道者之憂也君以朴素自持其  
甘於儉約退然讓賢產取之惟恐其不薄而至  
於天倫之際真愛貫接則有唯恐其不過於厚  
者既成已之行又能成其子之賢以為世用是  
不為鄉善人哉觀於君而知古道之不盡喪應  
其有可復乎予與君為同鄉君之賢既於其子

侍御有徵而阮侍御狀復足核且欲因君以風天下之居鄉者是以不辭為之銘

銘曰

維俗之靡若下而逃維君之貞若挽而峙俗之逝弓有君不隨君之逝弓有子楊揮鬱乎佳城殂石其載我銘其石千古不滅

王質菴墓誌銘

錦衣信齋王君持其父質菴公狀乞銘君磊落尚意氣一時公卿名流悉君交遊復好文士以

入誌

九

故王君善予不得辭狀王氏其先應天上以人統於質稱南都鉅家會

太宗靖內難定鼎於茲徙富民實之生良九與為於是得隸籍錦衣復稱鉅北都蓋世雄於輦轂云良九生得為質菴公之祖得生三子長名海則公之父也公名佐字良臣別號質菴為兒童屹如成人尚節義遠時宜視天下事可操縱如意甫弱冠矍然曰父老矣而倫安耶即引家務月任綜理纖悉質產倍於昔者十五故其父

得優游自怡年八十有四母陳氏同壽焉父歿

而個儻好義事當為率攘臂爭先喜施予急人之難有不能償者輒不責其償家遂中廢質產

倍亡耗入或以為憂公曰遺以厚積不若孚德

吾季子不凡其幹吾盡乎蓋指錦衣君也已而

果大振視昔又不啻倍十五矣甲第連繹珍綺

錯落惟意所娛公有而不御却華茹素者四十

年朝廷錫服優老非元旦不服以是終其身

嗚呼聚而能散散而復能聚始而克怡其親中

而克行已志終而克善其子以享其成顧不為

偉男子哉公生於成化庚子十二月二十四日

卒於成嘉靖戊午八月十八日享年八十厥配

杜氏先公十八年卒婦道母儀卓然有賢聲益

得與內助為子男三人長曰錦娶杜氏先公二

十一年卒次曰鏗娶鏗娶

銘曰維家中興豪才挺生否泰之交維持以承

成親用孝行已用義先幾炳靈幹蠱惟季遠德

金持約為腴天也不奕亦金亦腴佳城會會

太史為石乘生孕和昌佑無極

誥封馬母呂宜人墓誌銘

呂宜人者光祿少卿馬公配也光祿公端毅嫉邪嘉靖士子上疏劾宦官不法忤旨謫戍廣西未就道卒時宜人家居閩變瀝血踣絕而復甦曰嗟乎蘇夫志匡王國夙抱忠鯁今幸得死墀下死且獲所獨未亡人昔從夫宦遊遠離姑側不及見姑死與訣今以病不從行復不及視夫含歛嘶辜何極也生復與為願從忠魂於

誌

又十

地下然猶飲泣割綜家事痛不自勝輒撫心鳴鵲泣踰年而疾劇遂不起先是人莫不悼光祿公之能死忠至是又悼宜人之能死順也謂可附光祿公垂不朽宜人信公配哉初宜人歸光祿公逮事姑趙宜人服承惟謹太宜人遭風瘕宜人籲天願以身代扶持抑搔歷十年弗懈益勤往光祿公卒業北雍宜人承順志意使太宜人怡怡然忘其離憂恒若公侍膝下光祿公年逾三十未有子宜人數進勸曰宗嗣事大顧可

誌

又十

不亟圖公黽之為置妾宜人則又降禮洽恩愛之甚於自愛鞠所生甚若所自生然宜人竟先諸妾有子族黨謂宜人自意有子自夕以子願諸媵妾而今乃先有子且賢殆善感所致馬光祿公舉鄉薦第一登進士高第歷官侍從宜人貴膺誥封家且充溢然愈自勤節烹飪蠶績未嘗不親茹脫粟衣大練冲然若守寒素佐光祿公理家政其才可操縱不爽然卑柔自牧雖雖毛出入種種必關白若不敢一自專治光祿公在告再上宜人留家則又纖舉縷整揣摩物情審廢著緩急中程度內外戰戰悉不以煩諸子分志又若無一不專處適宜者以故光祿公得專意官守職典禮絲綸所至樹有勲名平居教諸子恒道先宜履歷懲警其佚志未冠斬繒帛節鮮美不與曰泰養既成後弗堪辛苦矣小有過輒溫諭曲解令其速改然不使光祿公知嚴譴也諸子咸感勵奮志其長君有略文才淵落奔軼天馬而在身格中開度行將為時偉人

益光揚懿訓於不墜蓋皆宜人克相其成也昔  
宜人父母生而珍愛惜宜人不為男子大其門  
乃今賢孝備德實昌厥家顧不謂女中丈夫乎  
宜人父樞母劉氏生弘治甲子終嘉靖甲寅七  
月十一日男六長有駱邑庠生娶鄉進士彭少  
白女繼娶鄞縣簿史竹菴女次有駟太學生娶  
今鄒一齋女次有駟娶都諫王樗菴女次  
駟聘銓部史王陽女次有駟聘太學生徐南  
女次有駟聘中書舍人任條溪女女二長適  
饒州照磨彭西巖子兆元次適太學生陳古塘  
子三省孫男二長震器次震東聘進士朱芑泉  
女孫女二幼有駟卜於嘉靖乙卯三月初二日  
奉宜人柩合葬於山山護龍岡光祿公之壙乃  
持玉陽史君狀來請銘予與宜人同戚里知其  
賢且稔與宜人子有駟以文誼夙相契又玉陽  
君望傾海宇即狀已足傳信奚敢不銘銘曰  
貴而知抑德聲籍籍遠榮者姑抱蓋者夫惟姑  
與夫之傷而易不六太史刻銘後尚有徵

金壇教諭省吾朱公墓誌銘

省吾君訓導豐城時豐城萬西園在吏部而予  
在翰林每為予道省吾君賢已而君果以賢右  
遷金壇教諭君之教諭金壇也與豐城同而金  
壇士大夫稱君賢亦與豐城鄉大夫同予於是  
知省吾君信賢矣久之御史臺知教諭賢會邑  
令缺邑事不以屬他有司而以屬教諭教諭地  
清寒而有司故稱熱柄由寒地驟持熱柄易搖  
省吾君持有司柄愈清約不搖邑大水邑地勢  
高下相錯君視地處高下以差其豐凶而上下  
其徭之等人咸稱平而服上徭者稍稍起浮議  
議君君上書御史自直其略曰衡之能平者為  
其能低昂也民有豐歉而徭之低昂殊所以求  
平也今議者曰某某低某某昂是欲等一羽於  
鈞石耳不平莫大於是是不平徭奚由均御史雅  
知君賢觀所陳書益重君而罪浮議者尋將首  
列君薦剡中而君遽感疾卒矣君之冢嗣近初  
扶柩還葬持查禮部狀徵銘於予曰先人辱公



深知公今之良吏也先人美惡恃公一言其念  
先人賜之銘按狀君諱舜臣字某某姓朱氏學  
者稱爲省吾先生君少即超異不群然不欲以  
超異露鋒鐔每恂恂自將澹如也一日父一齋  
君試以大父像贊即能出驚人語父奇之開塾  
聚書授之讀君受父書能讀派覽百氏手書其  
所得稟然成帙名曰約言久之學邃而文日益  
高時白泉注公葦高負鑑裁視浙省學不妄許  
可碩獨許何君君視一第可俯而拾也乃七試

誌

銘

有司轉弗利而學日益老作爲古文辭依約漢  
人一時名人才士皆及門授業雲蒸豹蔚盛矣  
歲甲寅以貢起家授豐城訓導已未轉金壇教  
諭所至聚諸生帳下橫經坐講月試其文以差  
勗情膠庠中又雲蒸豹蔚奮矣初君之學于鄉  
也門下士得君所指授試有司即第已典學職  
學之高第弟子得君之肯綮試有司又即第君  
懷所學七試有司碩不獲一第所謂命耶非耶  
世固有起高第登顯仕赫然顯矣乃紛華搖乎

前聲利啗于後稍不自持即浸淫其中以喪所  
學君即不高第顯仕而所典皆學職無紛華聲  
利可溷卒全其所學授諸弟子而學卒行今天  
器之陶也必以型器信美足用皆型出也器卒  
碎損而型若新以此易彼果孰得孰失哉是必  
有能辨之者君生正德丁卯四月十七日卒嘉  
靖壬戌某月日享年五十有六性素醇謹事親  
孝處族里厚家之娶者姻之無休者里之窮乏  
者死且無歸者君必竭貲贖洙里人皆義之曰

誌

銘

有古長者風君大父某父某母某娶某子四某  
某女適某君之先汴人也由汴徙海寧自宋中  
葉始居海寧之球墩里自守令公景芳贊鶴墩  
里因家焉起朱氏爲文獻家自有吾君始君之  
歸葬也在鶴墩里一齋君兆右銘曰  
古稱爲師天子不臣先生之生誰曰不辰瑜斯  
不毀彼碎者瑕先生之年誰云不遐鶴墩有丘  
先生之宮揪梧清風先生之風

墓表

十一

贈奉政大夫光祿寺少卿梅塘盛公墓表  
安慶之桐城有侗儻好義之士曰梅塘盛公諱儀字克恭其視族之人如其身視邑之人如其族苟貧且困莫不思為之所苟求援莫不曲為之應喪其親時家故貧也稱貸營塋至費千金一不以煩其兄弟兄欲異居公止之不從則日抱其弟哭止之又不從則倍償其居之直凡再償無矜容是尋卒迎其孤歸與同爨孤以不饑死弟德領鄉薦早卒為養其妻嫁其女妻遂以節旌寧庶人叛武皇帝督六師征之道出安慶郡檄吏主兵餉吏皆走匿公奮曰事得遂已乎儻乏軍興奈何即詣郡請往章聖皇太后由郢入都公又主其供具郡之吏賴公免於罪而民費亦太省桐有羨賦三千餘石言諸撫臣悉以丐民桐人以為德然公數曰士苟不用於世不克澤天下如又不克澤其族與其鄉之人不足稱男子意未嘗以自足也年五十卜居免

墓表

十二

河之濱樹梅數株日與所知宴遊其下因自號梅塘後二十七年始以子汝謙貴封監察御史又四年而率邑人祀公鄉賢祠載其事於誌及今又十年其聚而德公猶前日也嗚呼其入人深矣公配張氏能以莊慎勤朴相公先若干年卒與公合塋邑之鳳山生子二長庠生汝正早卒次即汝謙今為光祿少卿孫男九人  
女三人嘉靖庚申銓部以光祿三載之績奏詔加贈公如其官張為宜人於是光祿詣子再拜言曰先君子之塋司寇侯泉鄭公嘗辱賜之銘惟是刻而藏諸幽未若揭諸墓前者之署白也敢以表請往予讀圖誌稱安慶諸山深秀而穎厚其川迢麗而蕩潏夫山川之靈名人哲士所自出也若公者其穎厚蕩潏天所鍾耶使其用於世當必有以澤天下如其志而不幸不獲用然予觀光祿君質而文止而不激所以成公之志者固有在也因表以俟之乃若世家系上卒之詳與他行之小者具在誌中

明中順大夫永昌守文橋秦公墓表

嘉靖丙寅永昌守文橋秦公卒於官明年隆慶改元柩始歸又明年戊辰始卜塋於許溪之原少宗伯瞿先生業銘之矣而其子炳與耀乃復詣史曹子注請曰先大夫祗服職役間關萬里外而竟與觀歸矣即先大夫生平志績百不一試而即其一二可述何敢遂湮沒無傳焉用圖樹石於隨道先生其賜之表文橋公為曹子同年進士又雅相善以故秦子乞表於曹子而曹

墓表

十三

子聞之乃決鐵轍下曰嗟嗟文橋子其何忍表公而又何忍不表表曰公諱禾字子實別號文橋居無錫縣之玄文里其先自宋龍圖公觀稱蘇門學士者始墓邑之礫山龍圖有子倅常州因占籍焉傳十三世而徙胡埭又三世再徙今里數徙而不出境以故秦氏稱雄於無錫為鉅族而又以文學世其家章縫簪笏之士肩駢踵接聯翩而起而公為辰溪令存赤公子生而穎秀超異為庠生督學御史至試輒優之而又溫

厚無脂膏內井井而外樸如也以故吳中素相

較秦氏多才人而秦氏尤推公才庚子舉於鄉

數上春官而數不第居十年讀書東園曲阿之

間為文益閑肆窮理至癸丑登進士第銓次當

得令諸缺令邑在京人聞公名咸冀得公令而

公乃授湖州武康於是諸人咸嘖嘖喜武康得

賢令其繁屬人望如此公之武康值倭寇肆掠

嘉湖間徵兵督餉羽檄日旁午而公從容籌

畫事多立辦武康舊無城當道議城倉皇恐不

墓表

十四

亟而公獨曰邑小瘠而疲加之重役不堪命矣

邑有險可據甦民而與之守是不城而金湯也

力持不可維時寇介青烏而陳去邑纔數十里

會有胡僧突入為謀者公覺之乃俾賜之酒而

晨械於軍門由是威聲四聞曰武康令神明也

不可犯終公三年旁邑諸有城者咸抄掠無完

邑而武康無城又獨全皆公力也今人謂書生

不知兵而若公從容應敵如此詎可目之書生

書生云公又平量衡以革徂僧置鼠尾冊以均

徭役咸著為令由是當道肅公才交薦之而議者意當首徵公為臺省而公故不棄蹊徑竟不徵丙辰擢南戶部主事尚書檄公司帑裁公以逆里回車食果棄馭君子言不處也而金穴中非素志矣遂辭尚書服其介乃檄司倉而出納平得士卒心又檄司維揚關而啓閉時又得商旅心至今頌之不衰會開府議權小關以分利公曰此不煩煩舌爭也第大關寬小關自廢矣而關政故放閑時且推平無滯於行者於是大

本墓表

十五

關舟繩繩行而無斗出小關者久之累撤去已未轉員外郎署郎中時景恭王之問供億繁備悉賴公贊畫焉壬戌拜金華知府先是公治武康聲聞金華以故金華人喜公來率延頸望治乃公至郡興利剔蠹循循井井與之更新未再暮而郡果大治方賴之遽伯兄虹洲公以督學憲副至制得引避而公念存赤公春秋高久切歸志矣至是乃移文按史曰願許侍養歸不願調也時郡代遮道留之泣訴於監司將聞於朝

而公固不待亟促道歸日侍存赤公側竊自喜曰吾今獲朝夕養即三公不易矣將遷車終焉乃存赤公數強以赴調停不得辭適仲子舉於鄉公仍偕行於是永昌之命永昌在萬里外而公繫情垂白益遽延不忍去乃存赤公復促之曰汝以我故留而不諒者將謂汝怯遠征也夫違親而處非孝也擇地而出非忠也汝謂舞班者是矣而彼叱馭絕裾者非耶第行毋以我為念公不得已留妻子侍而竟單車行甫至鎮

本墓表

十六

二月而疾作滇人恐失賢守率建醮祈籲越三月而公竟不起死矣曾子曰傷哉語云修建止於半岐金鋒斬於一揮斯公之謂哉公為邑不徵為郡不終方駸駸躋上階而遽客遠死若繫之韜之而欲盡其絕景衡星之效難矣論者又曰公身所剔歷輒自樹立即位未融顯而聲華炳炳如也舉足識驥脫穎之利詎可謂不試哉且肖子振振起食報有望焉無憾矣公生於正德丁丑四月廿三日卒於嘉靖丙寅九月十二

日享年五十曾大父某封某官大父某封某官  
父即前辰溪令存赤公封某官皆以公貴配葛  
安人參政石涯公女子男二長炳庠生側室許  
出娶黃氏繼娶楊氏次燿中甲子鄉試葛安人  
出娶安氏女三長燿次適華寓次適吳自成孫  
男三一思恭聘華氏一思敬聘俞氏一思誠聘  
施氏孫女三一諱徐翼元一諱張大受一尚幼  
炳燿奉存赤公命將以年月日塋公潞溪新阡  
謹表其大者餘狀誌

墓表

十七

明故張鴻臚舜泉公墓表

嘉靖乙卯予泛棹澄江造水南學士之廬以先  
戶部附同榜也學士公敦重世雅款洽道家事  
已而泫然曰嗟夫子有季弟而亡也踰年矣戚  
戚若大傷於心也既退而接其鄉人咸曰學士  
公有季弟吾鄉厚德人也而今亡矣又悉唏噓  
嘆悼若喪骨肉也夫士之家世鉅盛父兄位通  
顯率怙藉聲勢凌翊黨里至父兄俱累德損譽  
懦屑防飭鄉人或畏其驕肆而幸其亡者何限

墓表

十八

也而今張君蓋抗且久痛惜無間踈戚如此其  
言可諗矣君諱立字禮之號舜泉常之江陰人  
也幼而孤孝友醇懿植自天性事伯兄學士公  
與銀臺君敬愛有禮學士公久官禁近君侍母  
故太宜人家居承色順志朝夕奉養惟謹太宜  
人亡哀毀骨立醫禱含殮佐治如禮以學士公  
至純孝由君能體諒代事故太宜人藉以安而  
學士賴以慰雖不在側猶之在側也君之姊三  
人早寡而又早亡君治其喪而恤其孤哀憐備  
至而曲盡撫存者悉學士公至情君逆其欲為  
而先事以承之也學士公既貴屏輿撤導從不  
欲少加於鄉人君則承順德意益謙抑自好貌  
恂而禮恭又以識量緩急濟人事高誼診睦親  
知恒滿座而意氣藹如也以故學士公之敦睦  
仁厚賴君益廣焉君既負才識由鴻臚通事  
授司賓序班司賓職典朝貢夷人挾方物與  
人貿易同官者多從中邀利而君獨端笏侍  
上丰采修潔儀度偉肅伏遇

天子廟禮覃恩進階登仕佐郎封其配耿氏為  
儒人奉差伴送夷人南歸時學士公歸田里君  
亦抗疏不復出學士公強之出君曰一丘一壑  
自足夷猶彼龍蛇屈伸晦明景曜亦各有時焉  
遂決志隱凡家居六載而卒夫君雖不著文章  
雅著譽而其行誼純厚庶幾可述不事科目進  
取致位顯要而一命之寄庶謹盡職知時勇退  
脫洒不群可謂傑士矣故學士斗耀而岱峙屹  
然一代賢碩也而君事事不違其心宜學士公

墓表

十九

之過慟也世俗日變而踰挾驕橫者紛如矣而  
君秉禮務善以篤于鄉宜鄉人之吁嗟而哀其  
不上壽也嗚呼張君大賢君之子伯文卜以年  
月日葬君于蟠龍山之原持伯父學士公之狀  
與太宰劉君之銘乞表其墓夫二公文文足重  
矣而予何敢沾以蕪俚然又不敢辭敬次其概  
如此

行狀

明季秋崖公行狀

明季公江陰人今給諫君科之父也君初授  
行人進擢給諫迎公就養于京邸歲將一周忽  
思故鄉莫能留君亟上疏曰臣叨居禁近詎敢  
違曠惟臣父止生臣一子年邁道遠請給假扶  
侍以歸得

俞旨越載君還朝知公無恙時亦將奏績授封  
以榮其親未幾君訃至請歸終喪欲乞銘于宗  
工大君子謂余為通家乃以狀屬之按公諱葵  
字子忠秋崖其別號其上世在國初有諱有開

狀

二十一

者任刑科給事中中以直節聞高祖諱恒曾祖諱  
瑞祖諱晟宗承休襲慶聲望宏偉為邑之巨族  
晟宗生文昌公父也少遊膠庠綽著文譽學者  
稱為墨軒先生公生而秀異穎敏屹然老成適  
遭多艱家遂中落能勉經營力持弗怠朝夕  
供饋父母安其養者若干年相繼淪喪乃竭力  
襄事家既清素產又單薄諸弟纍纍撫之挈之  
不能自立彌敦友愛白首欣然閨門娣姒亦雍  
和乎鄉俗因而感化焉早年習業舉子以家

累奪志雖事未竟成而志念不隳年四十生給  
諫君在齋齋間日以經書課之務求精熟復申  
以嚴訓期以亢宗一室懸罄而修脯之像必飭  
或有閒暇則博覽圖史臨摹法書於采繪丹青  
仍悉心留意家有公墨蹟什襲珍藏不忍輕  
棄時一展翫以漫寄心賞見者皆嘖嘖嘉嘆曰  
非故家孰能有此鄉人子弟來就學抗顏為師  
多玉成之尤好蓄方書製良藥以瘳人之疾遇  
貧者輒施之公克厚彛倫脩諸懿行且性度坦

狀

三

夷心事明爽削去町畦洞見肝膈人亦不敢以  
祇御公故與人交際殊覺傾倒凡少長賢愚無  
有不悅服者鄉先達廷尉湯公弗輕許可每見  
公必稱曰吾執友之子也顏色有加講論移數  
畧方退見子登科喜見子授官喜常勉以精白  
求稱職塞責日遨遊里門布衣徒步猶如昔時  
故舊往來一觴一豆鮭菜蕭然不改其素居室  
讓諸弟曰此吾夙心也士夫閒居者挈公入社  
月夕花朝詩筒酒榼每月必一舉焉深戒奢侈

以求免沉湎之失又嘗語人曰吾欲建義學以  
鄉人之子弟之無師置義田以贍宗黨親戚  
之不足者天肯假我以數年乎齋志而歿悲夫  
公生于弘治戊申三月二十有五日子卒于嘉靖  
庚申八月十有八日享年七十有三母周氏配  
徐氏繼葉氏子一曰科即給諫君也娶邢氏女  
三長適吳旻次沈曜次趙觀邑庠生孫男三長  
曰同春聘邑庠生徐衍宗女鴻臚鳴贊梧君  
之孫次同寅聘庠生薛逢女按察副使畏齋公

狀

三

之孫次同芳聘庠生張文孺女鴻臚戴山君之  
孫學士水翁曾孫女也葬在卒之又明年十二  
月二十日庚午墓在黃山之原祖塋之傍敷述  
其概異宗工大君子賜采擇焉謹狀

先考戶部司務龍湖府君狀實

先君諱邦彥字懋忠金壇人也生而穎敏九歲  
能文十二補邑弟子員按學者試輒居首食餼  
有年後進多師從之構書院於龍湖之濱稱益  
龍湖先生正德丙子領鄉薦時文體漸浮靡而



公故尚典朴七上春官不第戊戌乃謁選太宰  
松羊許公首嘉其文授戶部司務舊部事專於  
諸司司務漫無稽核先君首立法程較量緩急  
而定期會胥吏肅然遂無廢事凡領解至者悉  
碌碌往來倉竟絕侵費之弊至今行之著為定  
式時大司徒儉菴梁公性正介少與可獨以為  
當意部政悉委焉丙午循資當遷員外郎疏名  
且上疾卒於官先君為人端嚴簡厚行方智圓  
雖不立學術門戶而平生所為於義利邪正之

狀

三

辨折之甚精鮮不合於矩矱者事親孝養送舉  
協古禮鄉評稱最讀書窮搜博采考古證今要  
於可行尤究心世務凡險易利弊登耗侈約之  
屬即窮荒遐裔咸了了如目擊故揣摩世變體  
察物情度成敗計行止每言於事機未形而驗  
其所終纖末不爽家世故貧能不階先業積累  
饒裕然好施予遇饑即散之散亦復能積全活  
甚衆識者皆推其有經世之具而惜其位不稱  
才莫究所蘊也其實如此惟閣下宗工悉舉焉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默所說

古者命名取義字以申之顧而潛思可以興焉  
非徒別類便稱也夏君名思道字汝恭而別號  
曰默所其亦有取於商宗恭默思道之義乎夫  
常布之學與帝王不同而今世取士以言士將  
以言自見之不暇而奚取於默焉蓋言者以言  
道也道具於心思所以求道也恭默所以精思  
也彼其思以求道道不出於思之外自其一念  
之明融朗旁通條理畢著即思也而道即在焉  
默以精思思不出於默之外自其一念之寂精  
光內炷幾微悉形即默也而思即存焉天下有  
至著者擾而視之無見也默以用明無視也而  
幽眇者龍見矣天下有至烈者紛而聽之無聞  
也默以用聰無聞也而希微者雷聲矣故默則  
專專則一一則精神會而靈光全其余萬物之  
理經錯古今布濩宇宙靜而存之渾若一掬若  
澄淵不波而自見其有若鑑光不越而自見其



明而於道也哉矣今夫商宗之所思者道也而乃得說焉夢而遇像而肖旁求而得事甚神異而不知其精思之極鬼神為通直與帝天之靈相為出王遊衍有潛得於耳目親紀之外心思之所不及者而於道之具於吾心者又何有焉故默成者謂之至德默識者謂之至學默會者謂之至見呻吟而務博誦習而強識入耳出口綴飾飾藻者固無取於默也言則文矣不幾於本真之喪乎斯其道之弊也夏君家學之傳其

本說

亦有得於陽明良知之教而欲反其弊矣乎雖然有默於言有默於心強制其外兀如緘如不可謂之非默也而志意紛雜隱然私欲芥於其間暫息而息動方亟而或移得失交爭有不勝其喧馳於中者默而不默者也思猶不思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是也疑而問或而辯遇事而可否接物而談詁不可謂之默也而中之寂然其大公澄然其無事者自若也不然而默者也不思猶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

殊途百慮一致者自若也學而至於不然而默則內外無間動靜合一當其默也所以默吾之言也入而為淵靜沉寂而經緯酬酢者森然其具也而天下之至言存焉當其不默也所以言吾之默也出而為議論文章而一真自如者宛然其形也而天下之至默存焉故言默不同理原於一帝王常布不同而心會於一條齊治平不同而用統於一而思過半矣昔商宗之夢固上有恭默之君亦下有恭默之臣相為感召者

本說

也商宗之夢說以象而今或者之贈君亦以像高宗執像以求說之形而今予也執像以求君之心不知於言果有容於君心耶君心亦果有當於予言耶意亦有默相孚信者而何心非言何言非心耶予舊與君同業太學君名進六館別十年而見之則貌朴而文益精言簡而學益博質直而養益遠是皆有得於默思者獨世之務進取者以言而君顧以默晦極則彰蓄極則通其精神之所感召將必有徵於夢卜吾意像

而求之者至矣

丁來泉勸世文引

夫綿褐之疏或溫於貂繡絺綌之糲或充於珍腴膾俚之詞或足以助化理之不逮而功多於文章何者蛇蟻塵於牒素而牛坻鼎於農家物貴於遠用言貴於適意也故市鄙野俗墳籍不售游習末技終其身不事師塾而卒與之談說性道約束禮樂猶喻人以吳粵之方言彼且惕然顧俛然莫省惟其直指職業示以里諺之

木引

四

語即其素所諸熟者而先意以開之未有不覺其忻愛者是以禮窮於野而法窮於情蓋其數雖陳其義難知也不心知其義而欲責之勉懲如好色探湯之誠焉若責輩且曠者奚不辨律而察岳也宜或勸世之効有不若茲文矣吾鄉雲陽丁來泉子以其暇作為勸世文一帙上而學士大夫不能違其義下而田傭牧豎亦能明其旨其詞近雖有愚者且洞然省也其理切雖有迷者且幡然悟也若綿繡之有益於寒也若

絺綌之有益於饑也意則美矣言之不文奚病焉視夫花風月露組織俳艷徒足以玩耳目而無裨身心者以之上下其功不知合置詭右丁君名僑儒宦世家孝友篤至蓋習服先訓而循履王規者故其自勸于善而推以勸人如此君子觀其勸人者可以知其自勸矣

樗齋翁像贊有引

樗齋翁像者李愛泉公父也愛泉公第進士令丹陽有聲尋丁翁艱吳人德丹陽政揆厥自因德翁而又恨不及見翁既愛泉公起為御史臺斥中貴改南駕部迄今年汨丹陽昔凡五易歲矣鄙人章浪遊鍾山得拜公因出小像敬而展之肅如僂如若著若聞恨不及見者且恍周旋焉念昔列史氏後乃不愧蕪俚係之贊贊曰太朴既削古風斯淪乃翁今生而古其心魁儀嶷立雅度型成彥方隱里萬石居庭梗直操玉栗匪磷而稜觚載融親之若溫侃侃義氣太阿千雲而霜鏘若飲自韜其精梓材空摧蒲輪莫徵

齋所未究貽之後昆嗣也克肖赫赫令聞別歷  
所樹孰非翁勲史言罔誕百世足徵是欽儼兮  
永存

萬無為像贊

惟有為斯有不為惟不為而後有為為其為不  
為其不為故為亦不為不為亦為世不可為復  
將奚為人見其不為名之無為而不知乃公之  
為

萬母劉孺人像贊

木

六

內言不出閭儀在中邈予千里聲容莫同籍籍  
清芬洋洋淑則矯矯賢嗣克肖令德蘭幽則芳  
玉韞則虹彤史百年庶其遺風

祭于母吳孺人文

嗚呼孺人系自尚書婦于中丞衣冠蟬聯甲第  
雲接海內推高門矣而截行九慈敬上逮下乃  
里閭聞而以謙抑金龜輝映珠玉錯落鴻紵孔  
豈燕貽益久海內推大家美而躬親蠶織樂御  
剝布乃里閭聞復以清素夫世祿鮮禮繁華易

節士人所難高識雅操顧在閭閻夫賢有妻子  
肯有母譬之良驥善御神龍得調追風噬嘗寧  
有所自夫君有狀懿淑詳矣乃所深憾者謂當  
於年而篤生多賢珠聯璧排流芬無疆孰短非  
長乃所深痛者謂值在遠而奕葉濟美上國壯  
遊心安志遂孰離非聚彼貴而不貴侈而不侈  
盈而能謙謂之全德彼未壽而壽未合而合歎  
而奚盈謂之全福福德無備謂之全歸紀於彤  
管古今能幾人情所感有樂而傷有哀而榮丹  
旆載揚素輿就駕彼哀彼傷榮且羨矣夫復奚  
憾尚享

木

七

祭王逸菴文

嗚呼痛哉今年三月城河泛棹龍山振履公矍  
然先登交歡促席迄今一瞬耳草青樹碧尚未  
改容親知重遊不復有公孰謂勝遊良會而遂  
成永訣耶懇懇止宿屑屑辭歸不逾數日相期  
再來而今竟忘夙約成長往耶去歲予病賴公  
周旋慮予瘦怯析以速痊而孰謂病者不足慮

而慮在未病者耶嘗謂仁者必壽善人有後如  
執左券天道不謬而公質朴而直稜稜而古與  
世無求與物無忤仁未敢當善人足稱矣而竟  
不永年耶而又竟不胤耶亦天道果無知耶然  
予外父年逾五十公亦長子蹇蹇其轍抑一家  
氣數使然即造化莫違耶公之貌顴骨峽峭短  
髯索介往予之來歡迎門外而昨也顧縣之像  
擬其似耶不似耶嗣今寢久且併其似者亦想  
像間耳况復得親其真也嗚呼已矣年逾半百

文

八

陸七刊

不為不壽繼以猶子不為無後不塵跡於官府  
不染指於利實生雖無為不失所守死雖無傳  
足歸所受予又奚悲嗚呼尚享

祭荆野庄文

嗚呼大璞無文虹氣上騰澄淵若凝夜光中蘊  
故淳龐不削彪炳乃生文明之精基於沕穆是  
以無階非耀無耀非潛維積乃流有開必先於  
惟我公輜隱自晦然龐德遜世元方表俗德追  
太古仁被鄉閭身之潛矣其施則耀迨其蘭生

王茁鳳翥鸞騰羽儀 皇朝子惠民社並驅接  
武流芬樹勲後之耀矣其原則潛故高尚丘園  
黼黻邦國身所得為乃自為之如與時違付之  
繼述斯亦全矣克啓而光既壽且康望重當世  
聲垂不朽夫復奚悲

祭于親母鄧氏文

至仁有後世德宜慶天祐賢哲克篤栽培寶婺  
儲精玉娥流英降為閨秀作嬪名碩譬之王蘊  
山虹珠藏淵媚寶缺託矧神駒得御用以啓大

文

九

開先承麻痺美惠鍾出投內顧靡嬰長孺受成  
躬任勞勩既而竟然時吉麟趾呈祥鸞車蜚譽  
鴻業燕胎若良璧完而太璞毀奇珍出而長虹  
沉太阿剗棄千里御惠功成厭世還於上清人  
之是悼謂不永壽而彼岐嶷頭角佇當飛騰他  
日追贈歷世廟祀百禩莫不欣羨孺人有子殆  
猶仙娥星婺雖真像莫窺而芒角長垂皓采飛  
照流芳無疆孰非其年予也又奚悲焉敬陳一  
奠聊慰九原

祭王母太夫人文

嗚呼大雅不作薄風久散紛華蕩心功利役志  
即偉丈夫風靡波逝於惟夫人超然一世鄙文  
飾而不居眇蜉蝣其如寄身事枯禪心參玄遠  
子能孝養夫復高貴胡却純綺而御荆常胡厭  
珍肥而甘蔬糲譬之幽蘭自芳良璞不耀喬松  
之節飲靈液於珀苓貞石之靜沛霖澤於雲表  
故其克訓嗣君獨持古道宇宙正氣淵源深造  
膺龍章之九封執榮於令聞享鼎食其萬鍾  
不文  
寧仁壽以自飽况乎期期夫衡珪璋廊廟濟濟  
其興振振克紹嗚呼慈以義方孝能養志歌之  
國風紀之彤史自古內泝執婉其美九原有知  
庶其自慰

祭張水翁學士文

嗚呼天生賢哲扶翊世道經緯謀謨淵源詣造  
登仕在國玉堂翱翔皇猷黼黻清廟珪璋帝  
曰典樂汝古伯夔惜辭釣軸不究其施掛冠居  
鄉徜徉泉石閑肆篇章孤高道遠頽風允難後

學有式胡不百年而遽絕寥寥國喪著龜鄉失標  
型安石長卧其如蒼生明星夜隕砥柱中折日  
月黯愛原野慘慄某世忝通家誼同猶子身不  
能趨神其能止九原有知百里非遙東芻叩奠  
臨風長號

祭李丹陽尊翁文

禮稱恤人之喪親則慟知則哀若夫道里阻修  
丰神寥闊非有平生而函聞倏傳莫不奔走號  
涕如喪考妣情之所感豈曰無從於惟嗣公父

不文

十

毋茲邑今之循吏古之仁賢一時士民受恩而  
推所自恩其大父矣觀德而原所肖德其耆耇  
矣故雖未緣承顏色聆謦欬而戀戀若依傾然  
脩容冷然高風宛若在望而周旋於杖屨間故  
天下有跡遠而情親地曠而心知者其哀且慟  
也宜矣然尤有深情焉嗣公之令於吳也而聲  
則四聞矣江干赤子傾心怙恃海宇蒼生跋足  
膏澤今乃遽其去而一方之惠未終遲其召而  
八紘之澤不還此又哀慟也若夫憐才禮士知

遇尤隆而餘溉流風沾沐獨厚鄰封病子有懷  
周極為哀且慟尤有百倍恒情者臨風一奠敬  
據衷臆尚享

祭王母孺人文

天道或爽勞而莫酬人情至哀成而不享居易  
思艱痛今追昔嗚呼彼蒼謂之何哉嗟嗟孺人  
乃罹此極克孝於姑而竟不久自為姑克相其  
夫而竟不偕老於夫愛諸妾御甚於自愛撫育  
所生同於己生艱辛備嘗沐浴不違患難曾共

入文

十二

安樂誰同身則勞矣孰尸其功家克成矣孰享  
其有嗚呼此情路人興哀况附至戚慘怛何堪  
然蘭芳玉茁莫非其後高堂厚藏莫非其有心  
既已安身復何恤生克盡職死亦無辭九原有  
知庶其自慰

祭寓菴吳老年伯文

嗚呼南方之學延陵之節宋末益微孰繼其絕  
於惟我翁山川鍾靈斯文依屬一脉相成故其  
出也是輝嶽立樹儀於朝著其處也高風雅振

障頽波之奔騰蘊為道學不立門徑而心實

行模範來學煥之文章不事葩藻而微言奧義  
表裏六經後賴以啓前賴以承鄉有標準國有  
典刑云何彼蒼亦勤不盈乃悔其位而顯其德  
乃畜其年而豐其名然有嗣賢克振克繩珠聯  
璧合鸞翥鳳升朝野繫望海宇飛聲佇彼相業  
伊傳再興珪璋清廟霖雨蒼生則翁之晦者將  
炳於日月而並耀而所畜者庶勤之呂彛以長  
存某年家小子恩同所生敬陳菲薦聊寓哀情

入文

十三

尚享

祭鄒南翁某年伯文

嗚呼賢哲代生無才則難山川靈泚翁稟其  
當其分符名郡含香粉署敍歷中外芬楊績樹  
時咸推其政事而迨其操觚藝苑染翰詞壇擲  
地成聲唾珠生先則又服其文章早登巍科迅  
獵華津豸冠鸞車紆朱曳金意其在於進取而  
至掛冠神武拂衣江干烟雲相娛泉石是耽又  
何決於歸閒泠然冰壺介然砥石千鈞莫十三

不易人稱其特立而方直而藹藹惠風煦煦  
春陽崖畛不飭形迹相忘又愛其平易而慈祥  
乾坤間氣宇宙全人時惠其昌數獨取盈鄉有  
型模國有典刑壽考且康子孫克承又何憾焉  
其先人附驥六十捐棄修已廿年氣氣身世撫  
今追昔泣然悲涕九原有知庶其自慰

祭曹侍御史夫人文

有精侍御江山鍾美休矣碩人天作之配作配  
伊何賢齊德比美棠花封拆檻塲陞秉茲邦憲

六文

十四

底定國是攸誰之功成曰侍御內實相之難忘  
所自 帝命有嘉一月三錫報以令子翩翩六  
翻或翔雲霄或老文藝何論潛達先聲克繼熊  
心獨苦為情莫替云胡一疾遽爾棄其絢惟  
先君卿書附驥念予世講克篤至誼惻寐在躬  
愛逾同氣母實訓之伯仲是佩慈恩不忘重原  
求闕末芻告忱潸然須涕尚享

祭史玉陽 翁文

太僕史玉陽翁卒訃聞之日無問識不識又無

問士庶長豎咸哭之勸曹大章故翁姻且契也  
痛懷摧裂倍焉章子見為翁孫婿翁鍾愛之亡  
矣不及慟而章為之慟痛懷更摧裂倍焉越再  
旬具牲醴為奠而告之辭曰嗟乎玉翁而竟死  
耶今人勿論即與古名鉅者並稱非耶古名儒  
鉅卿赫然有所建樹者猶之有憑籍也而翁固  
無憑焉位郎署休矣非有一向之寄樞衡之任  
也顧念東南為根本地吳中搢國事去矣凡賑  
荒撫倭裕上惠下者種種蒼社計也當其難勢

六文

十五

岌岌不可支當事者且頽然解體矣翁掛冠高  
隱可無任也而獨奮身任焉卒之銷亂未兆邦  
家底寧嗟乎翁之一身社稷身也又蒼生身也  
萬不可死而竟死耶彼窺之淺者謂翁厚德好  
施云耳詎識所素負者大也特志在而位不在  
自見終毫眇耳假令乘時而操權所樹又可量  
耶嗟乎玉翁申甫嶽降東方歲精翁固仙藉而  
下福斯民功成迹脫還於帝廷人之所悲固翁  
所忻又奚勸為奚勸而終不能已於勸者以



者大也尚饗

祭張梅潭母太夫人文

嗚呼夫人厥繇義方嗣君梅潭翁擢高第拜令  
平陽水玉操介春陽惠澤邑民樂且頌方熙然  
承恩於未艾碩未幾而報訃至矣夫人為梅翁  
母賢淑喪矣孝思良悲然梅翁又實撫字我丹  
陽循良行矣群黎何恃攀號更深嗚呼朱絃未  
闌素帟遽設竹馬方迎星車遂旋閭範不永膏  
澤不究悠悠彼蒼云胡不吊章也瀾翁門墻壁  
翁榜錄幸叨隣治更為通家邑人之悲孰如鄒  
哀情為更篤尚享

祭姊丈孫敬軒上舍文

嗚呼痛哉嗟予門祚終鮮兄弟骨肉依倚賴有  
姊氏惟姊婦孫愛予尤深姊丈更厚猶姊之心  
髻髦嬉遊幾四十年至昔丁巳拜遠之官姊忽  
告訃哀心猶快歸田未幾復奪吾丈嗟予姊丈  
古長厚人昊天無知降割惟頻壽既不永家復  
中替天道既喪善類何恃入公舊堂無復舊顏

拜茲遺像能不斷腸嗚呼尚享

祭郭母文

嗚惟孺人懿德貞純如圭如璧于藻于蘋克相  
夫子花封惠民賢聲敷施善政有聞克訓嗣君  
醇雅而文不事進取蕭然超塵伊胡云戚喪茲  
儀刑予與令子託交忘情征人報訃怛焉內驚  
緘辭束帛敬薦明靈嗚呼江流生愁雲樹慘神  
馳驅靡及惟以告誠尚饗

祭某孺人文

孺人少秉孺節冰凜不緇追共姜之雅操足起  
頽而激靡其亡也雖生掩而珠沉而賢聲之垂  
也不火燼而冰澌紛苙王之秀蔚見孺人之教  
峻門第之華腴見孺人之能方其壽而有養見  
其多福及其壽而後終見其全歸孺人固可瞑  
九原之目而予若孫亦可已風水之悲某等或  
宦學四方既與芳隣而隔遠或奔走塵途難揖  
慈範於庭闈古之俠士尚能致如雲之吊客况  
孺人之令淑當致南州高士一束之生芻尚享



祭馬孟河太史文

公少英邁卓犖規巍科于曩俛而攬之人謂躡階可指也而四十甫仕仕列禁垣吐詞懸河染翰垂雲館中諸長老北面焉人謂台鼎不崇朝可需也而官甫司成即歸歸即止丘樊不窺城闌倚山而廬激泉而池羅彥髦而群之搜墳校書上下羲皇旁游墨妙飛動縹緗且耽玄理脈沆瀣御風登舉眇寰宇而誰何人謂其可僊不僊即期願過之也而竟止中壽其命也夫夫蒲

文

十八

捐駢騁逸其群而超焉騁千里游八極群固心知其良也而韉錦秣梁上克仙仗則蓋其後而天亦靳之矣故曰各其位之渾乎才其祿之瘠乎公位不克名祿不勝才其命也夫惟違命者斯可語命嗟乎公固違命者也公疾發即絕粒弭醫藥躬總喪具牋帖帛東懸釐之無諱昔靖節手勒祭文百世有耿光于公再見焉何古今人不相及也章與公官同垣居同軌嫺同職知公特深聞訃愴愴始悲其命之遽而不美其

遠也二念交臆用陳詞而質諸公公其鑒之

祭太傅陸東湖文

五百中興薦生名世翼龍以飛馭日而治惟上委心惟公委身君臣一德四方底平外揚仁威屹若天柱不動聲色膏澤旁澍內恭密勿信右著龜運籌決策國是不遠善有所恃龍門壁立狂波怒騰賴以橫戢惡有所懲禹鼎既陳罔象神奸莫潛其形文之經兮煥於北斗四時回旋乾坤樞紐武之緯兮神於太阿飛耀宇宙精

文

十九

光不磨嗚呼年二十而東樞歷五紀而益赫何朝擁車而出承明忽暮報訃而歸玄寂吁嗟異哉予知之矣天眷元后錫以良臣玉璽右相璫璣上星暫降神於下土致環海之廓清功成身退返於太真意其然耶尚饗

祭王博菴先生文

代邑侯作

茲邑之勝句山西峙洮湖南澄元精孕結篤生先生道窺其奧義析其精配浩氣而不回奚利害之足嬰若洪濤崩奔而砥柱之逆捍也其抗

立朝之節若推策命龜肫肫然吉凶先機以告也其憂時體國之誠若勁草之挺疾風也其持守之毅若周行坦然不立門徑而循之可適國也其學術之純故官藩郡則民有父母居諫垣則國有典刑身在於時樹海宇以清標名垂于後炳史冊之明星邑之漫塘先哲繼統宋儒而先生實曠世而相承嗚呼世固有間隔不關於欣戚而死生無係乎重輕若惟先生其存也風聲激世著述開人風會益靡可坐以鎮邊境

文

二十

多事或起以寧先生視之如寄天下之幸也其亡也大用不究高風已湮後學多岐買買何承善類幾何嗟嗟喪朋先生視之如歸天下之不幸也予之來令茲土也芳名夙聞辟顏猶親榻前之教玉振金聲予之幸也予之來而計音修聞也民俗無所咨爰吏事無所師承至道不聞當疑何明予之不幸也昔人所謂上為天下慟而下以哀吾私者其情若出于我而其言若在予今嗚呼先生國天地正氣也正氣不喪先生不亡況行將舉祀典而作配于廟庭又奚深悲

祭張母孫老夫人文

嗚呼孝子至情戚屬深願所祝且期於夫人者其何能窮而不知夫人讀書有遠識其所自慰者大也故事有若歎而慊若違而承雖亡而存雖哀而紓者嗚呼夫人既賢且臧既壽且康云何憾矣而祿養未隆封章不待彼祝且期而未盡遂則尚有餘缺焉嗚呼見亦庸矣是奚知夫人之心且有子而賢逾於顯身為賢者母甚為貴母故嗣君弱冠膺薦數不利於春官然

文

廿

澤樵道德炳為文章身約而道尊時窮而名高夫人安之即岩居菽飲甘于鼎羞矣已而祿養既及見其略不加侈焉至嗣君策名於朝筮仕於計部奉使權於齊以行誼廉介著聲赫奕文學尤為時所推隱然負台鼎重望夫人安之即衣敝浣村母中華於冠帔矣惜封章未被耳即被之且屢如略不加盈焉是膏梁仁義文繡聞譽閭閻絕識超于章纒故九鼎若享矣九翟若冠矣大者既立何恤其餘志苟不違心復何歎

今靈輦既駕素旒載揚雖哀哀孝思攀號莫及然夫人為予誼母雅知其所志嗣君與予有兄弟誼雅知其能副其所志他日著之簡冊勒於萬彙稱為鉅卿名賢母則雖亡不亡也又奚深悲

同門祭季秋嶢年伯文

嗚呼先生誕精星象賦質由夷幽貞束帛高尚素絲賢良竟鬱于榮路而志行允協于閭簾先意怡顏則竭承歡於斑綵因心篤愛則比和樂

文

廿二

松墳薨發梓於厥嗣蚤頡脫於天池金瓚兮主陸補闕兮拾遺乃士林之冠冕為天朝之羽翼繫惟朝陽之鴻譽孰非庭訓之燕貽方龍光之寵錫沐鳳諸之褒貶胡昊天之神憖遽脫於樊羈豈南嶽之英載逝而北邙之奠莫移吁嗟乎陰靈晝靈秋雨夜滴靈輶祖載原野生悲雖皇恩追逮於宿艸曷既烏鶴之淒其某等共遊令子附尾驂騏臨風致奠敬誅一詞靈耿耿而不昧庶洋洋其鑒之

祭周中丞文

仰惟我公天賦厥德迥出尋常方嚴正直科第登庸有光仕籍筮仕之初爰徵茂績栢臺內遷繩愆糾慝田錫之鯁唐介之節直哉史魚用遭厥謫凜凜清風頑廉懦激敷歷中外敷政維則撫我南邦仁恩普錫既煖民衣又足民食去久思長甘棠猶植峻陟中丞風裁益烈秉德不回完名無缺正色朝端屹然柱石執憲如山夫有厥受卿罰麗事不撓豪右無反不平無枉不究欽恤惟仁諱而不謬爰植嘉禾維茲狼莠不仁者遠元奸罔售抑陰扶陽刑賞忠厚好惡既平民用以壽以弼五教以篤周祐許國以身孰去孰就功施社稷德輝宇宙士人之師射者之鰈獲與公交如飲醇酎原公之心青天白晝終始廉貞懿資天授蘭麝永冠冰蘗觴豆罄然無瑕孰得而詬惟公之鄉祠社孔舊宜升我公內省不疚尚享

文

廿三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上

金壇

與周柳塘年文書

其往攀光龍驥隨行鷺鷥拜丰神永聲欬相述  
以來忽十年餘矣雖修阻異方音候疎濶而星  
斗興懷時切於衷兄丈揮藎風才而康濟猷略  
宇宙內事孰非優為蓋當世社稷臣而顧遭時  
多忌暫爾淹屈今橫飛直上可不次台衡笑某  
抱疴岩谷杜門謝跡不服衣冠亦無復人事相  
涉幽樓五霜恍然與世如隔適會病醫書田知  
行節已過丹陽急命短棹真可面拜而麾旌過  
發不能追板天假良晤乃咫尺千里抱歎如何  
可言謹拜下走上候伏惟鑒原

與董潯陽師翁書

施使來遠辱翰教情愛深至感戴難盡以是得  
聞起居安健則又喜又慰錢塘茗雪之勝某夢  
寐注懷久矣而况以至人領袖山靈增彩實多  
望見秋涼即計買舟東來趨候門墻寒暄之暇

竊得日侍登覽聆嘯詠一瀨其凡穢至願至願  
茲直弁岩先生歸省祇附寸牘代候左右不盡  
欲言伏惟調攝為社稷生民愛不宣

與東翁書

某自冒登賢科仰辱門墻幾二十年矣教育之  
恩晨凝暮濡佩服終身不能忘也昔卧病長  
安里中奉職無狀幸荷我翁左携右掖曲庇而  
陰覆之使得竊祿三年沾命下報二親此大造  
之恩生物必望其成不以未成而中棄也放歸

東

二

田里即免官不恨惟恨台臺遠睽厚恩未報日  
夜惓惓腐心耳南還病中哭子情益不堪病復  
增劇我翁入掌衡揆不能勉具一狀走賀夢思  
上台祇耿耿耳乃永存問感愧何既方今仕流  
澄澈善類連茹朝野歌舞太平之盛懽然如雷  
某雖偃伏牖下拜賜多矣

聖天子虛席以思賢輔摯元鼎而授之諒不他  
及臬夔伊呂之崇勲端可企俟衡門病廢無階  
上聞造膝之謾延首槐棘無任馳戀

與門生張濟川主政書

渡濟水登岱嶽危樞如飛藍輿直上良藉推引也盤旋浹旬禮隆而情真謨過骨肉感激殊切耿耿不忘歸來遭小兒子之變復遭肺病弱軀當此羸然莫支猶幸林泉深僻杜門高臥蕭散如僊圖書蒼鳥所以自怡少紓痛楚天假之便向使京塵客况中違此艱苦當何如耶濟川溫雅謙厚而有雄才雖操持耿介而不忤於時在黨彌久聲望益隆可想也翹引湖雲懷人在望下走來一布候私辦香登嶽更乞借重從石闌甚賴大力比想已完附謝餘情縷不盡希亮之

與武進大尹岳松軒書

歲月載更惟明公福祉同新青瑣春容將飛迎台旌矣謹專下走一候起居仰惟台亮

與學院周際岩書

惟兄丈文章大家衡鑑南國若玄珠出筭光聯奎斗豈特甄別真才而吳中靡文雖勝氣節久

顏兄丈身之所在即是模範百年敎俗行將替移默化矣斯文之大幸也弟抱疴南歸誠脫羈的三逕菊松重諧舊盟飄然覺有遺世之樂得兄丈在上叨賴恩庇良遠優游矣瞻望鍾雲台輝可即謹拜下走一申鄙忱干瀆尊嚴惶悚

答馬司業孟河兄丈書

其一春病肺弱軀莫支僅余奄息耳昨過方丈山遙仰至人綢烟雲間拜而叩之德音琅琅可傲福澤更非渺茫顧強坐肩輿中隔間怛怛然動搖頭岑岑痛且眩思就枕蓐甚亟神馳而力不能前其奈之何適奉寵命銖增惶懼勝遊有日弟未能如期而趨也仰祈台亮

答揚州節撫趙陽谿書

某抱疴山林懷人方深涼風初來華編忽墜發函伸紙見其燦然華確然要鏗然有遺音焉若琬琰陳陳而神采飛耀也若大雅之振於清廟也若嶄岩窮壑梗楠橡梓干霄霄矣而纖葩細卉叢華而春華也始知文章所關通於政事乎

於行誼非苟作者某一春病肺四路迎醫迄今  
喘喘不蘇伏枕一過清涼瀟灑鬱懷忽開乃又  
知明公之文不獨垂世立教而能起人沉困復  
如此謹拜嘉惠矣賤軀少間專布有期力疾附  
申不盡欲言

與馬司業孟河書

往幸夜晤天甫曙即命兒柳沐獻茶行船聞小  
航北向矣隨戒下走踵躡旌節乃悞遣騷者竟  
抵潤復抵家比易使迎於吳途次復抵語一日

八東

五

聞孤蓬野服凌虛御風飄然潛渡我南關矣病  
懷悵然如何為情比秋熱傷肺喘急求可就枕  
蕭苦楚萬狀尚稽候於門下乃辱垂念至信盈  
緘無非為弱軀計者感激私衷如何可言第瘳  
嗽復作瘡瘍滿身此瘳彼痛心怵怵若危柱之  
弦不能自持欲調息馭氣頗覺費力殆若天竺  
之亂主人東馳西走避敵不暇豈復能作處置  
非籍客兵莫可恢復也進鉛服氣思一為之冀  
可得效更當覓方士術高者令拜我翁求一指

授方畧執穎眩暈不盡私衷

荅安膠泉書

清秋涼月對之興懷花箋飛來藥笥並至深感  
垂念銘佩在衷連宵賴庇忽覺稍安豈倉越一  
臨消息甚大不俟聆視病魔却走耶前允枉顧  
目切翹引波光幢朝蘭橈一疫良晤可圖幸勿  
負約願望如何草率附謝不盡

荅馬司業孟河書

清標玄論砥柱雲濤人物山川海宇稱奇而病

八東

六

予相從其間山靈仙氣從來魔障端可驅遠矣  
何幸何幸翹引名勝便欲奮飛比來虛憊未可  
離草葦如扶掖能起當撰杖屨飛渡中流也感  
激何可言盡謹附覆致謝

與郁心齋大尹書

昨旌節按敕邑辱枉存於衡茅頒以珍嘉清標  
玄論若冷然噓之清風煦然惠之陽春至人一  
臨恍遇仙侶經年病懷豁然開爽何幸如之何  
感如之時新秋霽宇肅燈華月台星在堂光采

飛映育醴菲陳剋裳初集教言未竟節駕言旋  
病骨跛曳莫可扳留別後翹引戀戀若失所依  
也抱疴方劇晉謁未涯謹專下走少致候私仰  
祈台仁垂亮力疾不盡統望昭原

荅馬司業孟河書

自昔名山得人而勝四平勝矣得翁而光采百  
倍偉高山仰止固不在山也然往日探幽索奇  
躋攀岩穴便覺曠然怡情自信與山靈有緣而  
今病魔復戀戀不捨登高雅興為之羈困不前

八東

七

矣如何如何屏情誼疊疊實與方丈山並高厚  
戴之不勝謹拜使附謝伏枕草率惟台亮之

荅郁心齋大尹書

翁文章宗匠雖長篇雄製未獲捧誦而纖毫落  
紙無非英華真咳吐九天隨風珠玉固當世大  
家也而乃謬見取於蕪陋無知者豈芟與羊束  
顧有別嗜耶愛人之深者無醜非妍抑真愛而  
忘其醜耶一言過許生平至榮感激何既第僕  
素有懶癖仇視觚翰漫爾應酬蕪穢可咲十不

存一當檢之塵蠹中或有餘稿錄上門下可籍  
以求教正矣謹先附復登高屆節黃花不可負  
紅拂不可失也容卜日面領清誨伏枕不盡

與臧克山太守書

某有幸洒脫羈樊偃息山野長病茂陵蕭然世  
外矣獨兄丈知己情深一紙通濶錦箋雲綺珍  
惠錯落恍自九天而下投桃報瓊獨不足喻也  
何以當之吾丈冠世雄才乘符名郡指盼而恩  
光流咳唾而珠玑落墨荅點紙便追史漢文章

八東

八

政事不知海內誰復居右同榜聲光病子倚藉  
多矣病眩未能執穎冀罄謝私惟台亮之

與盧靜山公祖謝帖

送牙笏虎皮  
謝壽圖

某有幸得諫翁治而於所治中蒙恩且獨優焉  
蓋重於百朋之惠矣毫末未效而駢蕃載承虎  
文象質雲繒錦圖珍綺錯陳光采盈溢某聞子  
屬之事父母宜勤省候有矣而今反勤父母之  
倦倦是逆施也感激深切何可言罄謹登使者  
於堂再叩而致謝賤恙少間當圖躬謁一布濶



忱仰祈台仁垂鑒之

荅馬司業孟河書

歲前拜嘉惠駢疊聊藉芹菲一將耳媿一以報  
萬也而今博施更腴焉戴之益不自勝感刺感  
刺翁身隱山中而望重海內謝公雖興在登臨  
豈能久淹綸書下召鄙人有賴可彈冠矣時序  
載新恍然作隔歲之仰稍可強力當踵叩致謝  
附布不盡

與潘伯愚書

八東

九

別來旬日恍然三秋相望水村遠於天際懷人  
正深佳期不來明日龍山當益增停雲之思暇  
時千萬一過春色雖歸高興尚未闌也宜共續  
之何如草草附覆

與徐仲岩書

京邑歡情恍然夢境雖書郵常續而觀止未能  
此心恒切切也平泉宅第荆荃春艷日夕勸酬  
其樂可知屢欲一來叨列下陳奈賤恙新愈尚  
不能勝跋涉爾時復矯首遐矚東南以弗得即

兄為恨謹專下走一申候私草率不盡欲言惟  
照原之

與丹徒令劉漸峯書

古云文章與政事相通信矣往翁夙擅才華獨  
窮理學揮洒雲生咳唾珠落詞林藝苑久揚芳  
聲矣而今一旦秉政親民則又若太阿玄鑑清  
光飛照民情土俗若素諳而熟練者人咸神之  
而不知平居已得之典籍中特舉而措之耳且  
臨之愷悌副之長厚是以文名政聲並擅盛美

八東

十

詎非海宇全才哉遽膺臺獎謬撰障詞適疲病  
正劇執穎輒駭無一佳字燕石魚目陋矣而獻  
於珠輝玉燦之大方尤陋也賤恙稍間嗣聞有  
囊更當獻蕪筆以圖自贖不待命也萬萬台亮

與馬太史書

恭遇嶽降華辰擬攀蘿上層霄間仰祝岡陵况  
臨之寵命敢不前趨弟病帶未除即移步尚眩  
然在雲霧中名山嘉節清觴綺席祇翹引馳切  
耳僕願晤如渴亦何太後然未能如期歎罪甚



也仰望台亮

與徐鳳竹御史書

往寓大都時吾丈大選藩憲喜慰殊切鵬翼躍足雖暫淹戢公道既明風雲載奮冲霄歷塊誰復能先客歲抱疴南還真脫羈樊歸來蓮禍甚慘僅餘奄息心神迷憊莫辨昏旦即門外事恍隔天涯吾丈讀禮苦塊無復音問昨見緘題方驚悼東笏莫展罪也何如敬候起居專致謝私賤恙少間即泛棹登叩一布積悃伏枕不盡

八東

十二

仰惟台亮

與嚴洞庭書

明公振武文林揚芳藝圃咳唾九天隨風珠玉雄才藻思直追古哲殆海內一人而已跛望連魁標幟後學而霜蹄雲翻復爾暫淹邇想養益遽而出益奇所謂三年不鳴一鳴驚人在指日耳世道清明老翁典握鈞衡登揚俊髦寵渥而任專金甄玉鉉良切慶忭病子南還而病益劇杜門習靜塵事如隔不敢更通姓名於當道而

謬承明公教愛挹芳漱潤別來興懷如何可言蓋竊自比於知末不敢退然疎遠也茲因家叔來別敬附一緘上候起居伏枕不盡惟照亮之

與孫石雲書

每見翁如與古人對晤清標玄論袂凡蛻塵冷然若御長風而遨遊世表也夏中承顧蘭噴良多別來又復經時矣竟遣下走聊布候忱秋氣清爽三茅秀色若可攬結能過一遊甚慰也伏枕不盡

八東

十二

與吳崑麓年丈書

高人意氣投洽有曠世相感者况生同時同鄉復同榜耶弟舊叨知愛頗自附親厚別來希闊矣昨翩翩一顧高吟促膝恍飛仙自天而下覺更親於前也病中簡噴抱歉何如從者背去乃憐財而不憐才耶遠囊罄不能如數誼同一體質焉用之留玩數日即奉璧也草草附覆病眼不盡欲言

與秦明石太守書

弟往附驥聯裾承丰挹采真若繁星麗天而惟  
我年翁炯然景曜芒角四垂清光所接便成福  
瑞今幸照臨江干矣黃扉鼎鉉清廟絲綸事業  
可佇烹鮮調瑟特小試之耳豈特千里蒙恩而  
章欣慰尤倍恒情擬率先耆庶祇迎旌節顧抱  
疴村野駸曳醜態不復敢出門戶心馳而力不  
能前但北向遙叩酬酒祝賀耳辱使者下存感  
激感激伏枕附布不宣

與劉漸峯令尹書

入東

十三

奉違台範忽復清秋湛露餘潤明月澄輝真與  
惠澤並流清光如對曷勝懷仰謹專下走一布  
起居伏希台亮

與盧靜山同知書

積忱靡至台節來巡清標未晤悵然登山然江  
澄襟度月晃丰神在山猶見翁於衙想翁在衙  
猶見山也何如嘉儀太腴甚不敢當冒爾登嘉  
感佩良切湘江美人遠在千里今得之画中意  
態掌上輕盈荊州一見不顧封侯矣一咲草率

附謝容圖面布不具

與姜鳳阿提學書

錦里暫旋台節遙發積悵仰耿耿猶昔文星  
南指芒角飛射弟雖不及躬送道左而心旌去  
旆遙遙共征也比來士氣浮糜兄負海宇道德  
重望蓋不特校藝一節移風易俗直當以身任  
斯道耳往在蜀中聲聞大著想今更大表見茲  
因門生謝朱陳焜之便特附候私縷、私衷更  
當嗣布不盡

入東

十四

與李丹山書

奉違忽再閱歲矣高風大雅耿、在念僕比來  
築室龍山登臨四顧亦自佳勝綠醅新熟黃茶  
盛開敢屈文駕一枉臨之此山當為增重也惟  
不惜惠然至望至禱更有一言俟面告不盡

與馬孟河書

小築初成台星忽照魚鳥草木盡被光采豈特  
骨肉久違一慰願見耶顧賤恙未平主不能主  
翁尊客也而反為主焉華綺生光咳唾成玉蓬

門花徑榮耀多矣明晨擬移檣龍山一盡餘興而僊舟夜發悵快何如謹頌家僮奉候不一

與季連江給事書

澄江多名山水兄高情大雅尋幽探奇逢時感興詩帙當大增咳唾珠璣便風寄墜何如往見縉紳素經方釋而王珂便整兄從吉許時而猶依依未行豈留戀佳勝耶當寧虛席久矣幸際

一展纔負揚舲時當力疾趁江干一晤也肺病尚劇執穎輒眩昨石灣至承惠珍貺聊附

八柬

十五

謝私仰懷縷々未能布也統希亮之

與周觀所巡撫書

往臺下按吳尊相度長厚畧其相臨之分而垂念舊時之雅特達之知優渥之遇知我之恩直與生我者等耳如何可忘某跛曳醜態曩玷班行日懷去志時老翁在艱公子登名休戚至情實同一體而不能通一絨布忱者冀泛棹抵越百叩堂下耳歸來道疾僅餘奄息莫大之罪天實限之詎敢昧深恩哉更蒙台仁腆儀垂存几

杖之賜惶戴深矣臺下文章勲業當代一人客歲三吳萬姓聞翁復來咸願重親威儀再布德澤歡若更生切今保釐綏輯權並周召政成菁月聲揚海宇矣其設施樹立彌久彌高當必有匹休古人者山林病子不復敢與當道相通因便竟一布慶幸私衷仰惟台仁其垂鑒而俯原焉臨楮悚息

與王介菴書

西湖之興久矣若得孟翁同行高山流水當在

八柬

十六

玄談間真勝遊也顧目下尚未能發足頃中秋耳幸轉致何如昨簡襄良希照原

與馬孟河太史書

違顏經時企仰正深玉華仙郎恍自天降顧蒙體亮不以跛曳為簡蘋藻為藝而愛之教之惻惻至情感佩切矣鄙人家事乃厓台衰旣別復念遣之雲緘日來玩誦其肝膈至教機權遠猷隨筆論事字々班馬顧慮詳悉情溢於文雖其事已成不可遽收拾而當恒佩至意隨機措緝

也日下舉遷改大事時既匆迫而孤身且病甚  
覺潦草不知更何以教之謹拜下走聊致謝私  
仰祈台亮

荅于勵菴丈書

讀嘉狀為之泫然若見閭中淑儀也若九原猶  
生也孺人痛不見兄而兄痛其痛情見乎辭讀  
者莫不為兄痛即塗人聞之猶將歔噓流涕夫  
文而至於感人至文矣古人陳情出師十二郎  
隴阡諸篇至今稱為絕作以其情真也情真自

八東

十七

與黃質山書

今人每讀古人文章常恨生不同時不得相與  
議論承受教益公玄思妙製凌駕作者傳之後  
世當邁古賢而某幸生同時更同里間復覺同  
意氣相訢而未能撰杖屨相從共與探索玄邃  
談說今古每一念之便覺愧汗然自免官歸一

疾瀕危步履艱難志意消落亦天限之也常思  
先翁豪興志在五嶽而今如金焦如三茅如陽  
美菴画溪山足稱江左名勝而公顧不能理棹  
一遊為山川之光使病子得就謁丰采也望之  
望之敢托靜竹趣速命駕明春竟泛棹奉迎幸  
弗負懸々也病中漫爾附申不盡私衷尚當嗣  
布

與張水南學士書

翁國家元老文章大宗上接道統下振靡俗當

八東

十八

世一人而已海宇人士仰之若景星威鳳孰不  
願挹清輝而年家病子依藉尤切顧經年伏枕  
未得趨承而竄乃枉駕先之恍自九天下降五  
雲來儀豈特衡茅增色曲山長湖占春謂有虹  
氣百丈踪跡所歷光采自騰何幸何幸登堂百  
叩宜不旋踵而遷兆過勞弱體益憊新春恭賀  
履端不敢後也謹專下走一致起居萬祈台亮

與周觀所提學書

某往家居素所與交游及曾見其所為文或有

素優於試者而文則不稱也心疑之亦有素劣  
於試者而文則不劣也亦心疑之如此者數人  
焉竊常於相知私議矣今得公試常鎮次第往  
疑其不宜優者果劣之真疑其不宜劣者果優  
之美試官覽卷所謂走馬看花而何明當若此  
雖然士子每不自量憚以人之優劣者為優劣  
雖有才者不幸而一劣後之校文者照前案而  
再劣焉則意氣凋落不自知其為才矣雖不才  
者幸而一優後之校文者照前案而再優焉則

人東

十九

意氣揚溢亦不自知其為不才矣一旦遇神光  
之鑑照出本來面目其心猶快、不服而不知  
妍媸之真固不容於久掩也我公豈非神光之  
鑑也耶前者在徐府翁席上曾有言及試事者  
章以此言折之昆湖公亦極頌公之至明至公  
四座咸服我翁甚為欣慰邇想南吳豪傑盡入  
彀中矣春來濕病恒劇杜門靜養惟書史藥物  
自適蓋不敢負公之至教也不久入秉台衡可  
展夕依門牆矣昨蒙債來榮賜手教洩辱映貺

感刺何既謹專下走一布謝私文事久勞并候  
起居伏枕草々不次不恭仰祈台昭

荅王仲山書

翁詞壇藝苑百世一人而行履更與古大賢爭  
驅章願撰杖屨追侍晨夕乃多病艱難拜違屢  
易歲矣昨幸參晤斗範而勿遠未盡鄙忱顧蒙  
華翰珍惠遠使下頒翁仙人氣骨墨花飛點便  
成兆瑞麗榜高懸堂楣生色真實之世々過於  
百朋者矣感佩何當謹先百叩使者附謝春仲

人東

二十

當墮布起居也伏惟台亮

寄王麟洲儀部書

自客夏迄今春幸兩拜伯翁于江濱而獨念翁  
榮上時適多難不及送雲霄羽儀下視泥淖中  
邈爾天淵然伯翁簡召至都聯裾按珮而朝瑤  
篇藻什旂名鼎勳翮々照寰宇而振古今昔稱  
機雲郊祁瞠乎讓美矣海內人士孰不企羨履  
馬余輝而况章曾沐汲引者哉謹此百叩附布  
起居之私伏惟台仁垂矜幸甚

與徐鳳竹御史書

時想可垂青眼矣恐空山紆迕重煩干旄敬移  
寓城隅申刻當煮茶以俟敢啟於前尊者

復潘充菴書

山中草興冒枉高軒屢寫生雲咳唾飛玉江山  
為之增色數十年台斗私懷甚浣慰也承更罷  
之華宴感佩益切風雨不敢此渡謹先拜使布  
謝夏孟更當踵叩不具

寄陸魯峯年丈書

東

廿一

往大都奉違獨念同榜中良厚而有真愛者惟  
兄翁耳病子即與世隔絕然惓惓馳注於我翁  
者不須更置也天假之緣庚午浪遊得繼聚白  
門微音雅誼較曠昔更倍篤焉人情寒煥世途  
風波而意氣相許肝膽可瀝乃有古道長者每  
酒酣耳熱仰天鳴鳴感激一二知已不覺為之  
潸然側聞督學南國甄陶教澤向所未究者將  
型模多士而盡新之指日典樂成均得趨迎道  
左復挹斗範矣敬附短絨止候起居伏枕不盡

積惘惟照原之

與張周田年丈書

十年分手千里命駕貴衡宇御僊舟得追從於  
鐘山栖霞間忽、別去往相思時意一會便可  
紓懷而會後懸結較未會時更深也且適困顛  
謗垢中倉皇奔迫無暇共片言杯酒之汗悚而  
翁兄星輝鼎重力為嘘拂使吳中知病子雖不  
肖而所與者尚為洛陽才賢詎不詡、增氣色  
邛客歲避毘陵夏秋之交復遭虐煽魂寒魄搖

東

廿二

時若一葉顛播大海風濤間顛慄不能作一字  
以報知已夏秋奉春迺亦假手他人傳隔壁語  
即今強力手勒中者茫如期吃百不一宣半詞  
也扁舟美人不識可方駕西子否弟因多病未  
效毫力置之洛陽名荅如非第一種當為更覓  
殊品第翁之出處係社稷重輕幸早束裝毋辜  
天下蒼生及故人引望曾思渚來謁附此區、  
思渚承推愛如生受惠感激、

與師相徐存翁尊師書

去秋仲月戒短棹躬趨祝壽甫行而訟訐繁興  
中熱之矣仇讒交侮舊業凋敗、此身幾墮  
坑穽不得已流播異土蕭然作方外弓人此時  
誰復念之者獨我師翁、垂憐過於襁褓貽  
書惠儀教誨諄切拜伏捧誦感激涕淚、  
下矣真生成罔極恩也秋暮抵家蟪蛄滿戶荆  
棘在堂晨夕不能支而羣亮且張喙礪牙吞噬  
永息居常自謂跡可溷辱而心神恒薄雲霄間  
乃今不復自振重辱門墻罪悚何如且感疾危

入東

廿三

劇幾不能生冠禿弱骨僅、餘奄息耳比耆舊  
簡召英賢並起天生我師為社稷蒼生計經綸  
訐畧百未一究豈終淹泉石也翹首拭目佇俟  
登庸庶海宇可息肩而不肖章可藉末庇度餘  
也時下窘迫不能為禮而執穎輒眩渡不能具  
狀自通敬草率數字東向百叩而布潤襟焉仲  
月病少間即奔謁下堦邀台駕登三茅以酬勝  
遊夙願也冒干台嚴曷任惶悚

與王東岑年丈書

年達六易歲矣中間遭遘禍變嗚咽不忍言言  
之輒心忤、欲裂淚簌、下不自收即途人聞  
之未有不淒然楚者而况兄丈附年雅骨肉誼  
為之惻然可知也然孤踪客歲當道者倡乳  
仇讒遂從而機穽之因棄家浪遊蕭然作方外  
人與一二俠客呼牛應馬探幽躡奇每酒酣耳  
熱仰天鳴、將就化小兒即跡溷塵全而情神  
常薄雲霄間藉以自紓耳何如兄丈才豪意氣  
海宇一人耳涉臺端躋瑣闥清芬偉績將益飛

入東

廿四

耀山野病子可叨藉末輝矣謹專拜使上候起  
居

與張周田年丈書

客秋邂逅白門辱雅愛懷切過於骨肉感佩無  
已兄丈天才淵思海內一人耳顧荆璞抱泣夜  
光按劍世無方臯千里猶伏櫪此誠司衡者之  
罪也我何與焉然水鑑空懸妍媸大謬旁觀者  
不能不泫然脫腕也冲霄固在第少遲歲月耳  
想能脫然也弟歸來抱病危劇幾不能生昨始

進稀粥一匙耳執頰眩暈不盡私衷亮之

答陳文峯巡按書

翁秉憲代狩專制千里之命威聲所先震撼山嶽乃假借顏色垂念惓切嘉儀良劑存問駢登感刻何既辱台委敢不勉承第病久而憊執頰取眩憊然恒在昏夢中不復成句譬之羸馬怯途驟而不前終無修步也翁文章大宗顧屬草於蕪筆是大匠束手而血指者運斤矣恐無稱意語耳

入來

廿五

與何鳳野年丈書

兄間世英豪太古長厚政事則揮霍春生文詞則咳唾珠落海宇詎多見哉弟私心敬慕顧恒周旋於京並馬追隨下塵幸矣而孤踪難容蛾眉見妬別來偃蹇忽復五周今世道清平公論昭著文羽冲霄指日萬仞向屈之者正申之也欣慰何可言顧往歲居時兄治常得沾恩澤而年來病廢兄復治淞更藉体庇矣豈天緣遭際耶弟跛曳如昔而肺病更劇僵臥草蓐即門外

事與世如隔昨聞台駕臨蒞病懷一開謹拜下走少通候忱私衷縷縷莫罄款言

復門生王繼山銓部書

奉違以還每與懷企幸借三山秀色遠枉高軒邂逅洞壑間漱水坐茹良緣也承過衡茅僻壤荒陋時涼清齋所供具者一庭蔓草泔盤苜蓿耳抱歉良切嗣園專申兒子乳幼更荷記存感感謹附使布謝餘當專修不具

與陳文峰年丈書

入來

廿六

憶自叨沐治澤忽歲一周且始矣每望斗懷輝撫時頌德真久而彌切耿々如一日也然知恩矣而未深知焉迄今危而追安寤而反本迺思治境時歲饑而倭警得以保田廬樂妻孥以至今日者思有自矣於是萬姓之戴翁益切而翁念我舊民復惓々多餘情殆千里藹指七十娉班較之赤子慈親終身依々情更倍也世道多謬名賢暫淹天假良緣密通標範弟宜效晨夕定省者顧暮秋歸來舊業消落殆盡蟬蛸滿戶



荆棘在堂蕭然四壁百務紛沓勢莫能支復感  
疾甚殆粒飲不入者一月僵臥草蓐僅餘奄  
耳承翰儀速存而起居寥濶罪也何如履端屆  
序台堦與陽德並升一歲九遷庶慰社稷蒼生  
係屬耳南都山水佳勝公暇登臨想品題盈帙  
矣舊寄嘉詠未和後塵未敢請教敬專拜下力  
上申候私執頽眩暈不能作狀而又窘迫無能  
爲情草率不盡私悃統祈台照而原之

與常郡朱太守書

八東

廿七

弟有幸驟榜同春龍城聯寓骨肉教愛叨承有  
年邂逅清源尤荷眷注銘之中心如何敢忘昆  
陵名郡簡拜名碩專制千里清芬偉績邁古  
哀端可想見不待政成頌作而後知也汪洋餘  
澤溉我鄰封而弟別墅衡茅叨隸治下沾被寵  
光叨賴尤切誠大緣造一春病肺奄奄餘息迄  
今未甦不能趨謁通候久稽罪也如何謹附拜  
於下走而致忱烏伏枕草率不盡欲言仰希台  
亮

與蘇州守徐願齋年丈

某名叨榜末系出晉陽私心誠自扳附為兄鄉  
人也而復重之年雅烏況兄丈患在治郡名振  
環海景星威鳳繁一世重望弟雖瞻拜違濶而  
仰之戴之依々至情實不敢自外於門下比來  
簡鎮蘇州密邇鄰治翹首青雲間清光神采宛  
同瞻對德澤洋洋溢且旁溉我荒鄙矣榮幸復何  
如弟病免南還如脫羈的三徑未荒滿洒如仙  
但去冬遣兒子之戚過傷脾肺經年苦楚僅餘  
奄息泉石清淵若渡限之懷抱作惡無可為道  
杜跡鄉中不敢復通姓名於官府而企慕如兄  
丈情不能已謹拜下走冒致鄙忱惟台仁其燭  
原之干瀆惶悚

與顧觀海年丈書

昨台郵駐收邑重辱下存衡茅增輝數年潤棕  
冀留連信宿一聲縷々值茲抱病殊愧簡瀆而  
飛旌逆業渡不少延抱歉如何緬惟吾丈文章  
行誼輝映宇宙簡重地專制千里清芬波流傳

績嶽時不待政成何想見矣饒民何幸而得蒙  
惠澤若此耶弟四年誼欣慰倍常顧偃息草莽  
不能泛棹少申拜餞之私謹專下走一布候忱  
如行期在春當圖再晤草率不盡欲言

荅雙江方巡撫書

某往侍於存翁老師竊聞其推評當世人才必  
以翁為首稱簡鎮江南然猶鑒見海公之變慮  
其有難處者欲益兵以壯威欲弛禁以恩囂而  
不知自翁之臨威聲先揚經畧有法若喬嶽中

入東

十本

峙不動聲色而帖然莫安調停撫綏十郡饑困  
賴以更生勲勞鼎茂與古韓范並而存師猶似  
未知之深也某山林病廢沐浴膏澤仰之戴之  
重於台斗今德星南矣無能伏謁道左一拜履  
舄餘光顧蒙台仁不遺卑菲重之腆惠存之華  
緘感銘在衷如何可忘敢百叩附復而冒申其  
私焉翹引台旌蜀勝依戀

與門生高沂東大尹書

僥辱過愛隆矣屢讀而屢留情煩不報而頻施

蓋深於情也種種在念如何敢忘歲月將徂懷  
思益深病疴尚劇一晤未涯澄江明月伏枕翹  
引炯炯清輝如見顏色謹專下走聊藉芹菲一  
通候私惟垂亮之

寄生鳳洲書

某歲底與周公暇期元夕踵叩下階而河阻不  
能舟病骨復怯陸馳謹先拜下走自太湖上起  
居望後通流即戒棹趨領台誨也伏祈垂炤而  
原之幸甚

本東

十本

與門生謝虬峯提學書

春初伏枕草率上候台居得寄來校錄誦之氣  
昌格正足一洗吳中靡瑣陋習異日出而建樹  
知必門下取士也欣慰花時屆辰南國桃李肇  
然成谿孰非臺下門牆春色對之興懷大遷在  
即私心誠望不日鈞軸而離情又預為之瀟索  
也得報當趨叩耳

與張龍山布政書

某竊見懷恩者重若父母三年必世便復遺忘其他則有面從後言者邑之子民遠遼我龍翁幾三十年矣而至今頌戴仁澤母論老幼士庶思之慕之如出一口恍然猶昨日也非深恩厚誼豐功偉績淪浹肌膚能愈久而愈親如此天生大賢足跡敷歷隨在聲光他宦績不暇論即治鄙邑班載史冊可與漢之循良並傳矣某時

八東

卅一

尚髫稚仰荷甄陶師保至恩同于再造顧年來偃蹇真效啣結忘大昧深私心歉悚乃辱台仁尚猶記憶屢頒儀翰捧誦之餘如對慈顏令人感激至于泣下一二父老無以繫去思之切欲追述政績立石以垂永亦其棠遺意也屬某為之記即當創樓呈覽冬寒病嗽伏枕作眩不盡

賀馬節推東

江干有幸借重德星照臨荒僻清風仁澤流沛可知某抱病林野未能趨謁敢遙拜以致賀忱

上師相徐存翁書

章幽介節人荷蒙併覆叨錄明時一草一木為梁公藥籠中物敢不日夜策駑以上報我公顧盼之恩但烏鳥嬰懷願衷未遂及母氏棄背纏綿屯疚三年于茲北望台階曷勝馳慕往春嘗一脩候動履寵賜報簡慰諭特至感激書心奈意景不停載離寒暑暗戀之情與日俱積偃卧空林飛心未嘗不在衣舄前也今歲恭遇我公考績之期

八東

卅二

綸褒寵錫朝野歡忭竊惟我公身際堯舜之主以伊傳為已任佐時柄國非一朝夕手握斗樞斟酌元氣相業之隆千載一見我公功德漸漬穹壤間無微弗被某伏在下寮沐浴而咏歌之有不能已者敬賦俚言一首同不腆之儀獻上用申賀忱鑒納幸萬某方問醫攻療足恙少瘳即當趨裝祗役展覲精光趨事左右茲不具陳枕上作狀不謹無任惶悚之至伏惟台照不宣

與沈蛟門太史書

別後曾拜一啟通候不奉音徽者又再閱歲矣  
春中得遷太史邸報為之喜欲狂躍比來館閣  
體局雖多昌言嘉論而摛辭構思每落宋套為  
天才橫逸玄識超卓追邁屈宋凌駕班馬唐晉  
以來不復掛煩真可為詞林立赤幟而振頹風  
矣丈夫事業惟此不朽至於握衡軸歷公孤調  
濟宇宙亦文之經綸者耳傾佇傾佇僕少負傑  
氣雄心不自降嘗謂身羈塵鞅而心神每薄青

東

世三

霄中乃今不敢自許矣中間遭遺禍變艱楚萬  
狀殘廢矣而喪子繼之喪子矣而仇侮繼之執  
然弱軀勢不可支比門祚凋敝舊業消落嘆  
在室荆棘在堂翁試一重遊當嗟吁動長慨矣  
寄跡鍾山九華間譬之萍滌無復根蒂蕭然浪  
遊作方外人敢復有家耶翁高雅意氣傾動海  
宇即旁觀不平且為之按劍而况僕素附門下  
為知己哉逍遙天上視僕墮落坑塹中想自惻  
然耳

與袁君崖書

長安失意同載歸舟南國就醫相依病枕至情  
也敢忘之肺恙異秋來少蘇而秋涼轉劇為之  
奈何得知已一過可舒寥鬱耳願候

與裴侍郎內山翁書

某愚且晚往辱台仁垂念鄉誼一脈引而進之  
知遇殊恩至深且厚何敢忘台階日崇雲泥既  
隔而抱疴復劇伏枕經年雖神馳心注而不敢  
遽以音候上瀆尊嚴依依至情惟垂鑒之耳新

東

書

與李愛泉書

某非劣且病辱台仁不辭委之碑撰得附名文  
君與政績步聞並垂不枯垂鑒也知遇之私銘  
心永佩第僊卧山野意趣荒落文之不文罪矣  
而又稽違時日益罪也惟翁當世詞宗咳唾九  
天隨風珠玉翹望大賜改削俾不為龜跌螭首  
之玷某也叨藉光采多矣感佩當何如統希台  
亮

寄羅一山府丞書

弟從附班行見兄丈論事青瑣出按江南談說  
時政彈劾權貴侃侃氣節凜若秋霜至弟抱病  
南還屢顧郊門外至愛至教過於骨肉又諒然  
事熱之陽春者乃知正大高雅超然世表直追  
芳賢日下晉陟台鼎勲業可想弟敬且戴之雖  
泥隔越心神恒周旋也簡擢京兆深幸密邇  
東

東

冊五

寄史前川巡江書

臺下三晉雄才四海偉望憲節所指肅然明威  
吏懼民懷善恃惡恐海門靜謐江濤不驚豈特  
千里蒙恩而某叨佩多矣昨按行散邑顧蒙霽  
風霜之威念棠梓之舊清盼下及衡茅增輝更

承嘉貺感佩益深何敢忘何敢忘時在按蒞未  
敢通候俟得代當拜下走一申鄙忱耳

答某同年書

同榜諸兄升沉異路邇來如晨星之相望思之  
每為興懷况吾兄清望照人為鄙人素所傾仰  
者遐思內繫何能自禁拜違之後回首間屢更  
時序樊籠中既不能振衣遠謁以領平生所未  
聞之教又不能奉書狀問無恙以致下情之一  
二乃反辱華絨下及固知兄之念弟過於弟之

東

冊六

事兄多矣慙竦慙竦年來封豕咆哮海上聲搖  
內地使人東望生慙吾兄久懷利器宜伐其荇  
食之謀於指畫間矣柰何亦為之一撼始知太  
阿在匣世人不能操而用之則弱豎亦得狎玩  
而無忌况疎方張之驕寇耶鄙邑恃陋無虞果  
以垂棠之下不宜兀坐則蓬藿窮鄉亦可少駐  
鳴鶴弟當闢草堂以俟不惟使空谷中人得聞  
天雅聲韻而湖山亦為之增色矣弟不勝臨風  
翹首

與門生桑肯謙吏部書

辱手教遠使垂存感佩感佩古稱相知貴在知心不拘拘儀節間而况僕與執事復知已最深者執事素清雅而南銓復清署乃駢錫而厚遺之情真而像更溢矣其何敢當然又不敢遽辭登嘉銘刻鍾山標範咫尺在望嗣後能念山中病子便鴻時惠一音甚盛愛也過百朋遠矣僕病中情事不堪儘即岩谷與世如隔因圖小築以避衝刺泛棹梁溪遂煩使者追逐勞頓茲回

不東

世

促謹附謝不盡餘悰縷縷惟台直之

與門生張聯川書

作宦惟初政最難而濟川篤治河源緝有聲譽數歷三年完各全節恍如一日非其才猷超邁焉能樹立如此豈特一時騰播哉台鼎事業實兆之矣僕抱病山林無好情况惟望一二知己匡時行道少慰平生志願而今誠副之矣喜何可言初計秋暮時當入最擬遣趨候適聞錦旌告速想難久淹俟還朝即專候也

與吳悟齋中丞書

某十年縣切緣遭多艱音候疎濶昨邂逅江干幸覩旌麾握手一咲情好如昨乃知翁念舊雅而忘相臨誼更有加也感佩深切翁當代鉅偉直聲正氣克塞海宇而又循循然謏猷揮霍出之從容不少矜飾非涵養冲粹追匹古大賢恐不若以陽明先生理學功業卓然茂矣而騷雅未擅壇也翁實兼之踵芳躅者更誰讓哉望之望之玆城軍餉吳人頌戴翕然真保障至計也

東

州八

與諭德孫正峯書

昔丁卯秋邂逅白門辱念兒子危迫百凡軫懷真休戚通情逾於骨肉者感刻在衷何敢忘歸來遂罹荼毒策策病人而遭遘復爾哀腸逆境即途人聞之淚簌簌下矣况兄丈有一體誼哉千里相縣憫恤自百倍也緣是音候久疎耳兄

才猷氣節負當世重望比聞經緯懔懔啟沃匡  
救憑藉良多雖密勿要論疎遠未聞而隱然澤  
被四宇矣異日持衡秉鈞言從志行固今日正  
心端本者預為之所也何如邑令劉肖翁弟父  
母也其經濟偉略子惠異政實當代鉅才即漢  
傳循良莫之先矣兄為國史長固所當采錄者  
今恩例應得封恤撰述幸屬之台筆昔宋賢制  
草價重子瞻肖翁亦此心也託弟致懇伏祈幽  
光顯績備采述而褒揚之為

東

卅九

君旌賢臣而子慰孝思則

天子恩渥矣而兄惠更深也肖翁秩滿當內擢  
將終懷知已報耳

又

春中役回辱惠台翰誦之惻惻而宛曲盈紙皆  
真愛也感刻心骨昨得司成之報欣慰良切兄  
德望深重久宜不次而今日始有此轉尚為淹  
屈弟所私慶者以兄清風正氣肅然朝宇間為  
海內標幟久矣太學操造才作人之柄身之所

在即是模範一經陶鑄必為良器異日出而經  
國化俗當有賴焉邇來世道不古下者徒逐逐  
功利而高者復搬襲談說以道學自名而實則  
背之此較之下者更下耳國師得人風俗當為  
一變矣何如茲因鴻便謹附起居

寄霽寺丞勉齋書

某無似竊意今之時文與政弊也久矣臺下獨  
振起而更新之即跼卧山野長編全帙不復多  
見而執役已未獲誦五策則淵然揚清韻而飛

東

四十

神光龍章鳳采逸在雲霄矣至試政明州嘉猷  
善政亦不盡聞而頌者每云一令之下知有民  
不知有監司亦不知邑有宰相生於今而駕出  
古賢上豈逐逐徇時套者比哉夫文者經綸之  
華而政其實也臺下蘊蓄恢恢大矣海內係屬  
翕然同情異日依茲尊樹立益炳耀江干病廢  
翹引台斗景企當何如聞象緯堪輿旁通玄奧  
尤願領略茲因唐妙陽之便敢布素悃俟巡視  
廐牧行部屬郡當趨伏謁下塵一慰生平耳

上徐存翁書

江陬之豎儒也不開當世之故又非賦頌之  
賴我師相造鑄進諸門墻得充任使自量  
可具竊日夕愧悚然此恩此德誠如天地父母  
無日忘之無時忘之此自放歸里中塊處一區  
天病侵尋家事埤躬蠲然就衰矣今夫樹木者  
樹梓其次榛栗謂可以采其材食其實也章  
已備引拔可謂門下樹一士矣即念不在餒  
其實而望章日就繩墨意至懇懇也今度竟老

東

四十一

曾無尺寸之能表見于世大者不能副所望又  
不知所為報河清難俟逝水不還每一念之輒  
汗出沾顙而食不下也邇惟我師相受  
聖天子眷注坐泰政府恢展經濟倡明絕學綺  
績鴻名飛照寰宇蓋自臯尹姬旦之後歷千百  
世僅一覩者也盛矣盛矣何者蕭曹房杜相悉  
光矣而聖緒罔托周程朱張學術粹矣而大行  
或阻我師相崛起而兼之斯寔天受詎由人  
力臯尹姬旦以來一人而已章豈謾語哉章豈

謾語哉所憾者不得時時侍杖履奉膳對操簡  
下執事日拾其謦欬以為進脩之裨命寔限焉  
云如之何茲因某便附牘脩候門下不盡欲言  
鼓膳北斗光旦燕雲斟酌元氣調變四時章奉  
之臣冀沾餘澤無任幸慰忭躍之至

上郭冢宰書

章計不覲先像聆粹論者今幾年矣歲序流易  
井沉懸隔然每翹首北天心馳目注瞻恋增劇  
昔人有云舉世無知己終身思舊恩若為章言

東

四十二

耳但自放棄以來塊然索處婚嫁雖畢衰病存  
侵老冉冉至矣夙志謂何臨鏡竊歎殊為知己  
者羞也章時從都門來者詢叩我師相起居  
比來精神完粹筋力彊固下懷無任忻慰恭惟  
師相以老成碩望受知聖后秉衡銓曹紀法  
再新其平如其均如酌士之赴功名者無間  
疏昵遠邇一稱快此誠盛世之事社稷之福  
也夫至人在位調變元氣霖雨四海使畎畝之  
氓得睹見太平安枕一壑其所暨庇多矣



寄姜鳳阿提學書

容秋南行弟時正病肺不及送然飛旌旆間雖未面猶面也聞去吳遠隔千里而翹引星雲丰采如對雖遠猶在望也弟生平受知惟翁獨深而一念景仰之私真有久而愈切疎而愈親者天之生才每數百年獨鍾間氣於一人文章道德屬以不墜當今大賢非翁其誰閩中昔稱多士復得休歸作成可想昨會都下來人知內拜在即過錦里當追隨旬日一慰濶懷也

東

四

治林主政二泉弟已未所錄也其立朝行已頗自表著夙仰山斗久矣而未能親受教焉渠親弟林達源績學有文即趨試臺下伏惟台仁收而作養之更得賜應試尤至懇也豈特林子知感而某之戴更切焉一緘遠噴神與俱馳

與都太守書

江城多幸賴臺下身為天塹橫障三吳有事則加之撫恤無事則不忘訓練乙卯歲淮揚冠屨抵隔一水耳而不復敢南向豈非先聲之奪魄

耶瘡痍藉以安堵而某千里羈客得免桑梓殷憂者皆明公之福造也日頌戴仁澤不敢忘自復承遣使垂存寵之手翰賜之腆禮何當何當某病骨初甦碌碌風塵忝竊無補家園荒落百惟齒青不勝至望歲初多冗使旋草率附謝

與龐省菴都院書

某竊謂三代之英禮樂政教各有所長而天生我翁獨稟全秀德則盛矣才復兼之往為按憲則宣仁肅紀攘夷救荒實生我民繼為學憲則

東

四

又崇文飭行化行俗美以成我民迨其為撫也益沛恩澤而剔奸蠹諸凡義倉賦役之法不特利及一世且千萬世賴焉翁誠有功德于三吳垂之不朽某夙承教誨叨沐尤深其倚賴而仰戴真有同于怙恃覆載者即台節行矣佇將入廊廟秉鈞軸雖其惠澤日沛而去門牆則日遠願跋曳之跡不能拜道塵送旌節遙望斗極為之法然當率三吳耆庶立祠設像庶幾伏臘展拜少效涓埃耳謹附百叩于下走一布私衷

與王龍池兵憲書

三吳有幸天貽我翁綏輯南輔文章道德婉古  
賢聖咳唾顧盼無非風猷臨民出治雖南再基  
而清芬偉績流於無疆矣即膺大拜怡恃日遠  
秉鈞當軸在指日耳叨恩沐澤舊民獨深而攀  
卧之私如何為情聞台旌已發原擬叩送江干  
顧疾劇伏枕神馳而力不能前北望飛帆祇心  
與去旂搖搖共征耳

與羅一山府丞書

東

四十五

弟養病金山翹引石城江雲春樹有懷正切忽  
鴻使遠臨鸞箋飛來恍自九天而下開緘誦之  
詞高先秦情溢同氣而又副之嘉幣雅厚太渥  
其如空谷足音且感且慰銘之心骨猶更深也  
竊今當世光明俊偉僅見翁一人耳其表樹勳  
績必彪炳輝煌照映古賢前青瑣一疏已震時  
派比畿輔更賴保障不特台鼎調燮而先聲已  
垂四裔矣弟幸附知已得叨藉光采優游林壑  
娛情于圖書筆硯間其為榮寵已過望外敢復

作彈冠夢想年來懶復與世相通未敢遣人專  
候謹百叩使者附謝而因以一通起居之私

與蔡雙南憲副書

某無似辱台仁垂念先誼而推及其遺孤承顏  
沐愛垂二十年矣緬惟清芬碩望冠蓋當世若  
斗懸嶽峙而精光神采飛耀環宇海內孰不欣  
仰而況某素附于門牆非一日哉頃年來纓疾  
杜門伏枕台駕兩辱大都匆匆一晤神情歉然  
若遺賴庇漸康便計內遷不遠可晨夕依侍矣

東

四十六

茲因涇陽葉丞之便敢附一緘上候起居  
與葛少愚府丞書

往寓都門得拜顏範別來再閱歲矣弟嘗竊謂  
同年中惟文抱經濟雄略憂時任事豁達磊落  
不徇時俗作俯仰態良切敬服宰邑佐郡職皆  
親民膏澤朝令而夕沛與郎署之隨行進退言  
官之縮縮不敢出聲氣者大不侔瀛海畿輔重  
地也賢聲茂著將不次遷拜欣慰何如弟病况  
如昨竊祿苟延無足為道茲因風便聊布私衷

與周章山太守書

清淮邂逅都門追隨周旋未幾忽復言別拜違  
以來雖數閱歲月而欣然儀采侃然教言耿耿  
在念神馳心注恍然恒在望也世道不振風靡  
波頽而獨我年丈力持古道若砥柱中峙屹立  
不搖清素雅持端方高節殆與黃齊汲魏相為  
後先即秉郡麾仁澤益沛而聲績當益茂矣弟  
抱病岩谷日與圖書藥裹相親杜門習靜不復  
敢與當道通音問三年矣茲因舍親虞經歷為

東

四七

屬下吏復恃素愛敢附一緘敬申淵悰虞幕為  
名臣王雪公之後裔舊與弟同筆硯職雖卑而  
庶耻名節素知自檢仰望台仁垂念年家一脉  
百凡俯賜培植而照拂之必能仰體德意不負  
任使二天之庇弟實戴之矣枕草率不盡積  
悃統希垂亮

與陳環江司業書

弟每見前輩同年而得同首甲者誼益加篤相  
規相勸相隱相揚真若骨肉况兄之盛德雅厚

而弟懷倚藉專切者哉奉違以來忽忽易歲矣  
馳神注念如何可言國師陶鑄海宇賢豪兄文  
章譽望為當世大宗流芳樹績不問可知弟病  
骨如昨春中興圖歸南麓當放舟燕子磯相期  
把臂一罄鄙悰何如

與王少治憲副書

天台古勝境也而以兄名世之才臨之德望偉  
著仁澤流沛山益高而水益深勝者增勝矣弟  
幸附兩榜承愛最篤行時多缺情別來三載音

東

四八

候疎濶多病杜門遂爾落落敢自疎乎知厚哉  
茲因呂君之便附布起居呂君沃洲之弟也少  
負才名為存翁得意門人昨誦渠集中石梁記  
甚奇而石梁即兄所隸下地也茲重遊欲謁門  
下弟敢為之容而令其執所撰以為贊幸與進  
之何如

曹太史會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下

金壇曹大章著

請徐存翁啟

伏以霄漢攝洪鈞相業告成於九載壽星曜台  
極祥光懋衍於千齡需雲瞻湛露之華疇福徵  
皇天之格縉紳慶忭桃李榮妍恭惟某道合禹  
臯學存姬孔愛君心赤常縣捧日之忱憂國形  
癯誓竭經天之力益恭九命時叙百揆一个如  
其有容萬類資焉率育文敷夷夏聲華同北斗

敬

以為尊德重師台樂只咏南山而並茂某早叨  
銘治曲荷裁成慶明良喜起之期樂觀鴻典際  
第祿康寧之旦忻頌駿功少申授粲之誠願上  
稱觥之祝伏願自今伊始二十四考以書勲晉  
康侯於蕃錫如日之升億萬斯年而贊化永難  
老於無疆玆謹從北闕以頻頒光聯益稷金簡  
溢東華之注錄集重彭聃三光煦萬萬以齊年  
百辟像冠冕而長世謹茲卜日肅以啟聞

又

伏惟三春景茂已成調化之功一品花開雅稱  
萬時之賞瑞霽護平康之甲第天日回光奇芳  
薦京洛之丰標雲霞結綵腥紅生暈晃麗色於  
丹心檀錦含鬢流清芬於黃閣某慶桃李之得  
依歸候章麻之得休暇獨樂園中獨樂願開溫  
國之芳庭門生門下門生希劍裴公之下席式  
薦潢汚以致祝敬承咳唾而叨光

請呂渠翁啟

恭惟先昭玉鉉有虞書績於三台瑞啟蓬孤維

敬

嶽降神於六月中書二十四考欣汾陽之最再  
逢上壽百二十春適元爽之年未半華筵稱壽  
貂璫捧出黃封御筆褒功龍錦頒來紫誥復  
鳳毛濟美翩翩聯珮影於鳳池況麟趾呈祥秩  
秩繼書香于麟閣國恩家慶駢集一時天與人  
惟垂芬千載某竊依桃李於公門敢薦蘋毛於  
相府春風四座叨瞻北斗之輝清醴一尊願效  
南山之祝

請董潯翁啟

恭惟文星輔極風揚瑞彩手三台名世與王交  
會精靈於八月傍丹霄以承顧問喜動天顏  
秉丹管以代絃綸光搖雲漢百齡方半適當徽  
降之辰千壽開祥丕迓日升之祉某菲葑下體  
慙衣鉢之難傳爽李成蹊傍官牆而借蔭敢披  
虔以申敬謹上壽以稱觴清醴一尊詎謂分瓊  
漿於桂苑春風四座惟希濡甘澤於杏壇

又

伏以日麗葵丹華色傍台階而漾彩風清槐碧

不敬

丰

晴光護甲第以團陰天上象衣適觀草麻之休  
冰花前玉笋將逢蒲艾之芳辰某幸託門牆式  
陳俎豆珠紛玉綴願承咳唾之餘輝鳳翥鸞停  
希接像形於下席

又

恭惟河嶽降靈式際甫申之瑞旦斗山延望遠  
逾晁董之文林池精補運於宋工上壽已徵於  
碩德某溫承樸棧久托門牆非敢同輪挹紫霞  
三獻祝無違薄藉祈華從以垂臨

請陳文舉選按啓

伏以多錦行春鳳節代九天而出按鸞軒隨兩  
鴻仁拯四郡以四生波恩與澄江共深而鼎鑪  
駕吳峰並峙歲登大有民慶來蘇斧鉞凝華桓  
侍御之賢聲茂著而旂常繼美裴晉公之相業  
已基野史村童咸欣親威儀於北斗山靈海若  
遙知迓光采於前旌况叨附驥之情益切攀龍  
之願敬乘公暇仰候台臨薦茲載於衡茅一觴

不奉

四

稱壽承殊寵於咳唾四座騰輝伏賜俞音曷勝  
感激

荅馬孟河司業聘親回啓

伏以龍光春賚萬花結五綵於錦雲嘉禮天成  
百葉托一絲於玉樹幸夙緣有自慚非分之  
奚堪恭惟某朝廷碩望海宇名家通籍彤闕  
甲第聯登於四世揮毫黃閣敷名佇列於三台  
恭惟某閣下詩禮承趙文章接武名儲天府少  
年擅才譽而高登賦就日華注目位清班而濟

美顧樗材之寥落兼蓬戶之寒微講席先承幸  
密金蘭於夙契詞林後進聊分玉草之餘輝霄  
漢難攀衡茅自守詎茲弱息遽附高門叨世好  
之益修荷嘉儀之腴及珍奇煥爛增喜氣溢於  
門闌蒲質提樽懼淑儀愆於其幕敢不益勤保  
育勉效共承拜翰軸以登嘉肅蕪絨而布謝仰  
祈垂亮無任欣榮

請史玉陽啓

伏以標梅迨吉締世好於金屏庭英回陽邀春

啓

五

輝於玉駕歡已合於二姪誼宜通於七家百兩  
用將投瓊瑤而莫報一以功風戒籍芹菲以為情  
卜季旬得吉於八辰適之女子于歸之七日鸞箋  
肅拜希迎冠蓋於衡茅軸馭寵臨顧承咳唾於  
珠玉蜀勝願懇仰祈俞幸  
伏以承閭閣之儀刑風睦淑範托絲蘿於喬秀  
幸締親誼冀邀一面之餘輝少布寸衷之積悃  
敢陳鸞啟仰邀魚軒卜廿八而維良囑萬千而  
致懇曷勝願候望賜俞幸

謝嚴介翁啟代作

三年去國暮齡甘老於素冠一旦趨

朝榮秩遽還乎蒼玉恩同天造感極涕零伏念  
某鄉邦末學樗櫟庸才冒叨甲第之登雲久濫  
詞林之載筆身依台斗從前悉荷於生成德重  
岱山圖報無裨于涖末頃緣憂臥敢冀垂存  
國制京銜三品非由於微起不得還朝而唐官  
終期寂寞之濱望劍珮于星辰無復清華之夢

啓

六

詎烏情之方闕忽鳳命之遽頒講座橫經幃幃  
欣親夫載御明堂執爵鍾簴喜見乎舊儀茲蓋  
恭遇

某官閣下黃耆稽天金鉉光昭于萬壽丹衷傍  
日王宸禮絕于千官汾陽公之最績未涯師尚  
父之功勲方茂三朝禮樂定萬世之宗盟四  
海文章作一人之師保開漢閣謙虛而收士輔  
周王壽考以作人遂俾讀禮之餘復膺典樂之  
選載依黼座叙鄉曲之末於班行密侍台階承

來鳥之光於晨夕鉅鉛入冶重叨模範之鈞陶  
枯朽回春曲藉陽和而嗟造捫心私慶刻骨懷  
恩敢不益勵厥脩恪勤所職南畿效法繼前哲  
餘芳東序育才迪後生遺範益堅末節用荅殊知

請徐存翁啟

黃閣調元海宇切斗山之仰青陽啟泰門墻萃  
桃李之榮願躡屨于台庭期覲光于函丈為茲  
布悃敢告司筵祗迓高軒爰候西清之暇叨陪  
采席言開北海之樽忘蒙讀為嫌異謙尊肯願

啟

七

請嚴東樓啟

丹穴鳳毛清望仰超宗之孤秀青霄鵠掖崇階  
瞻伊陟之重登落咳唾於九天珠紛玉綴流光  
儀於八座鵠峙鸞停茲者宸陞楓丹映朝衣而  
晃彩蘭階露白紛燕寢之凝香佳辰方屆九秋  
台履駢臻萬福宜稱觴以上壽謹告筵以申緘  
寒渌一卮分金莖秋色春風四座酣解谷陽谷  
候彤闈初散鵷班登紫府式陳燕豆汗揮禮簡  
聊攄蘋藻之忱玉樹枝高願引絃蘿之蔓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王天下有三重

聖人以純王之道御天下是故其一民也以法  
而其制心也以心夫王者乘時位之會握民物  
之紀贊神明之統操化裁之權天下重器也而  
置之不用則上下勢不相習渙而無統而無以  
制其變于不窮故修其法以用天下而出其心  
以制法法者經綸之迹也心者宰制之精也迹  
之所在天下以迹應之有以整齊而不亂精之  
所在天下以精應之有以聯屬而不離故其禮  
制文章與其精神心術交相流通而斯民信守  
之可靜可動而不可與為變精醇粹美之規微  
往俟來卒與天下相為終始此之謂純王之道  
任心而不任法者也王者之三重蓋如此夫王  
者四方之極也薄海內外環向而取則者也天  
下之情若執樞以運之轉移順逆隨吾意向之  
所指而不敢違天下之勢若持衡以平之低昂  
輕重亦隨吾之調停均節而不敢抗是其摠攬



乾剛宰制物則威命靈爽侔乎造化而凡紛然其群生者皆待命于我者也夫天下望我以治而吾不斟酌其會通明倫其禮樂任其情之所向欲之所遷風氣剛柔之不齊而不為之三重約束焉是廢法也廢法者亂苟恃恃吾之名位號令足以風厲天下不必端本澄源之事而惟以三重持之自足以鼓舞驅率而天下莫敢不服役奔走是任法也任法者離是襍霸之敝也非純生之道也不觀之天乎陰陽總其綱五行

論

二

運其權四時司其令日月布其度萬物森然長育于其中以爲造物者盡于此矣而不知此皆造化之迹也而太和之精貞觀之理爲陰陽之端四時之紀五行之命日月之神者莫不流通主宰于其間掬然如見天地之心焉此其上覆下載制萬物之命亘古今而常新而萬物亦循焉安焉聽其所制而不厭乾坤之所以不毀也苟造物者任之法象而不宰之太極則化工亦几乎息矣夫王者之道純天之道也王者之心

純天之心也是故位所可爲不能不爲時所當爲不得不爲舉人道以經緯乎萬物品式文章周密備具若五氣之順布燦然有條井然有節約天下民物而歸之中而要之無非其經綸之粗迹至其本之誠心原之道德建之中和精神心術之微旁通浹洽流貫于其間若元氣之運玩之充然測之盎然使被之者循習焉而不知歷久遠而不變是則其宰制之精也故以分之不齊者非禮不定用之不一者非度不辨情之

論

三

不達者非文不章聖王以是三者足以盡天下民物之變王者之重務也而爲之作法焉以之畫倫而陳之藝極章之物采著之話言叙其相事相使之類理其天合人合之緒而宰制萬物役使群動禮之制也無非心也以之盡制而車旗之制章服之節宮室器用之式等威嫌疑之辨以掌之考工稽之宰夫度之制也無非心也以之同文而諧其聲音辨其點畫稽其象形考其轉注以治百官以察萬民文之考也無非心



也夫聖人不以法持天下而以心感天下故天下不以迹服聖人而以心應聖人習其禮制而安焉遵之以定分守之以明倫相事而不以為屈相使而不以為勞而莫敢有易禮者其守禮也守聖人之心也稽其軌度而游焉安于奔走者不知有車馬之逸散於朴約者不知有富侈之美事于田野者不知有市朝之紛華揚之不以為尊抑之不以為卑而莫敢有改度者其信也信聖人之心也順其文章而趨焉風氣異

入論

四

而其音同習俗異而其畫同土宜異而其象同蒼頡之跡不以為常篆隸之變不以為異而莫敢有變文者其從文也從聖人之心也是聖人之制法也一天而已矣三代之制出于一原而禮樂刑政達之天下若理氣之相附也若素絢之相承也若色味之和也若毛革血脉之相麗也天下之用法也亦一天而已矣心志純和耳目不易性情形體咸得歸宿若臨之以神而不測也若固之以結而不二也若聯絡維繫

不散也若肺腑羽翼之垂青而不殛也自其一者觀之聖人之心散之為四海之廣兆民之衷之心而不禦自其至一者觀之則四海之廣兆民之衷是於會之于聖人之心而不間自其畢變者觀之則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聖人之心法有以達之于萬世自其至不變者觀之則聖人之心法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有以聯之于不息以位天地以運陰陽以序四時以行日月以綜理古今之民物大矣哉聖人之法

入論

五

乎純矣哉聖人之心乎神矣哉聖人之心法之貫乎苟徒假之以操縱之術粉飾之具而非運之以心則據其外雖郁然可觀而撫其中索然無有若飲天下以糟粕而飫之以渣滓蕩然無遺味焉鮮不弃之矣民誰與守也而何以成配天之治如斯哉故周官法度與閭閻雖聯趾之意並行而周道大興迨其後王實德不孚法度具存而無救于亂是可以觀民心從違之機而王道之不貴於任法也雖然王者之心深居九重而

其流見于法制動靜之間天下之人洞若觀火故一念怠則其法不行一念隘則其法不布雖假之法以維天下而卒不可語至治之純矣迨其後世且并王者之法而廢之矣不亦可慨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亦曰王道本于誠意其要只在謹獨

### 聖人之心無窮

聖人以天自處而以天道待天下亦惟運之以不息之心而已夫天道不以萬物順而息其化

### 八論

六

工者不已之命也聖人不以萬民治而弛其化機者不窮之心也是故其制大備其道無方舉天下萬物而納之同仁之中博厚高明之業與天地配焉宜若可少慰者而其精神心術之運通貫流行無有于紀極無有于終始四海之表進之猶殿陛也萬類之異聯之猶一體也三年必世之久通之猶一息也民安物阜之治視之猶如傷也而一未遂焉則有不能以少安者固其宰化之心也惟其已治而不治所以益成其

治而化工之純卒與天地相為終始亘古今而常新者有由然矣使其心有所限則必有所遺有所息而化有所止矣已成之治自其一念之懈且將毀焉而欲同天道焉可得哉嗚呼吾于是而知聖人無窮之心矣且聖人之心何心也易之乾言天道也所以普萬物者太和以之保和矣性命以之各正矣資始者見其流行矣繼善者見其成性矣形色各遂其生而其一元之理宰萬化而運二氣者循環而無端周流而不

### 八論

七

已推之無前引之無終欲一間之少息而不可得雖鼓物而不憂而即其運觀之若有憂焉而不容止者是則天之待萬物之心也聖人之所以自處者此而已矣其所以待天下者亦此而已矣苟天道恃其萬物之已順而諉之曰職覆者盡焉則化工息聖人恃其萬民之已治而諉之曰職治者盡焉則化機息化工息則天道幾于毀矣化機息則王道幾于毀矣天之所以待物者何如聖人之所以待民者何如而謂可以

如此也是故聖人以一身而置于四海九州之上天地異位也賴以參贊民生異俗也賴以教育萬民異性也賴以裁成華夷異域也賴以統一舉天下之萬事萬幾紛然其不齊也賴以總攝無一非天之覆也則無一非聖心之所涵也無一非天之愛也則無一非聖心之所仁也無一非天之資始也則無一非聖心之所曲成也此其聖人與天雖位上位下若不相謀而其勢發機權事功職業責任神化蓋皆與天相侔者也夫與天同職而不以天之心為心不可也以天之心為心則其所以宰之化而待天下者如之何可窮也是故夷考其時天地則成能也萬民則得所也庶物則咸若也華夷則協化也萬事萬幾則皆肅察也其風謂之大順其俗謂之大雅其世謂之大同道至此而極神矣治至此而極化矣則聖人以其一身泮渙夷猶于九重之食之上與天下相忘于無事而先憂之心遠少肆焉宜無不可也而不知此非聖人合天之

論

八

心也天下之有限者勢也心則不以勢沮者也  
有窮者分也心則不以分隔者也有盡者力也  
心則不以力拘者也治止于四海而神通于無  
外化流于一世而思達于無疆澤被于有形有  
色而仁妙于無極故天地位矣愆陽而伏陰者  
有一之未時焉將曰欽若之未至也不可已也  
萬民和矣鯁寡而孤獨者有一之失所焉將曰  
本和之未至也不可已也庶類惠矣甲拆而郊  
禘養有一之未成焉將曰時育之未至也不可  
已也華夷化矣離羣而文身者有一之未綏焉  
將曰安來之未至也不可已也萬事萬幾之惟  
熙矣有一之未舉焉將曰兢業之未至也不可  
已也故其加志于同胞而篤念于斯民者生  
養遂則繼之以教焉教道敷則繼之以化焉風  
化成則繼之以神焉神道設則繼之以通變而  
不倦鼓舞而相忘焉如此而待其身如此而待  
四海如此而憂其始如此而憂其終其視大順  
大化至精至練之治感感焉恒若一物未被其

論

九

于近利以自怠卒併其近與小者而失之則求治而不大其心其偷已甚何能及遠也故曰憂勤惕厲其心不窮者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道之原也為治者尚鑒此哉

### 聖人之心與天合一

聖人所以與造化合德者無他焉亦惟會其純粹之精不以已私間之而已夫天位乎上聖人位乎下而以其眇然之身質之其形迹勢分若見其有判然而不相合者而不知高明廣大之

論

上

心常虛常運至純至粹本與乾道之精合一而不一而又以已私間之是以不惟功業之大足以配天而至于精神意念藏于不言不動之中者以之合于無聲無臭同其昭朗同其運行而其純粹而不雜與之通貫流行渾融而無所違至是則不見其為天不見其為聖人不見其為上不見其為下而聖人雖謂之天可也苟於其初之本同者而雜之以私間之以人有一毫之不純有一息之不運其與天不相似而配天

之業卒亦不究夫是而得謂之聖人之天道哉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是一言也其即程子定性之說以大公順應為聖人天地之常之意乎請申論之夫天之道何也常觀之易矣易之乾言天也叙其資始變化之功至于太和保合性命各正而其終於純粹至精之一言蓋言天之所為天者萬物並育於其中雖其生長收藏溫涼寒燠迭施而不窮若有心以為之而不知上天之載蘊於無聲無臭之中無所低昂無所造化普

論

上

萬物而無心是以作用之跡不足為累而造化之精至純至粹亘古今而無離合終始而天之心見矣苟天之造物有一毫之意參于其間則亦偏主而不該積滯而不運而造化之功不幾于息乎然則聖人之同天夫亦以其無心者同之而已其無心也夫亦任其本然之初而不以私與之而已使聖人不任其本然之初而聞見聰察有意以參之則其心出于我而不出于理不出于理則人而非天矣夫聖人亦何為自私

用智而自異于天之心如此也是以體一之精  
明天之情聰明耀于日月精神通于羣生動靜  
調于陰陽喜怒和于四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無聞見無明智無內外無物我不滯其心于事  
物之內而運其心于事物之表隨感而施無不  
當可此其虛明渾融之體真若天運于上而俯  
視萬物無不在覆幬之中至廣而無一理之不  
至運而無一時之或息至純而無一疵之或  
至粹而無一私之或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論

十三

日月所照霜露所降以至于螺飛蠕動莫不仰  
德而生其高明廣大與天同體其流通感應與  
天同運仰觀而無所謂天俯視而無所謂我則  
其上下大小若或懸絕而精神念慮實與造化  
之於稷不已者相為游衍合一天不在于天而  
在于聖人之心矣常觀夫子係復之辭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夫天地之心無物不寓而必于復  
見之者蓋當其化光顯被猶不足以見其妙而  
至于收歛凝肅之候已剥落而無餘宜其有泯

滅焉者而一元之德尚潛運而不已猶之聖人  
之心雖其事刑罰任誅殺當造次顛沛而常明  
常運之體貞一而不移是以天卒以此而化萬  
物聖人卒以此心而化萬民而高明覆幬之業  
合一而不測至是而天與聖人誠有不可以二  
言者雖然豈特同天而已哉天以生物為心而  
不賴于聖人則天之心無所寄而化工將有時  
而窮矣是天之心全寄于聖人而聖人且為天  
立心者而與天合一猶淺之乎言聖人也嗚呼

論

十四

虛明之心無人不具而聖人何以得此哉蓋不  
求之天心而求之吾心而無意于同天及其終  
則建之而不恃而非強為之合也今天下之人  
苟有一念之無私且覺其可以對越而無愧慊  
人者亦自其一念之純全之而已矣使自以萌  
蘖之初如天道一陽之復之時而遂用私任智  
以斬絕之幾何而不至于自戕其天也故曰有  
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有志于合天  
者亦惟慎獨而已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上

疏

奏疏一

奏為患病危篤懇乞

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以圖補報事臣原籍直隸鎮江府金壇縣人本年蒙

恩賜進士及第除授前職臣初從草莽一旦釋儒即列清華此

國家待士之殊榮而儒生始進之稀遇也願臣

八疏

匪人冒而得此臚傳之日魂神飛越心膽自誓

謂雖竭力盡瘁捐軀殞首無以報

天高地厚之恩何期忝竊踰分而病患即侵策

勵未幾而瘳薄立見在臣有不忍自言者緣臣

稟氣素弱夙遭父喪摧哀沉痾寢苦受濕病在

右股客歲衝寒緼火逆旅往往而劇及當中第

以來勞涉人事遂復加甚念臣以蒙

恩之始不宜偃然在告自圖即安冀其微福或

可漸愈故常隱忍努力自持然嬰疾既深為月

且久加以努力于外則虛火振迅真氣日銷又繼之隱忍于中則情志侵尋病勢增倍故一當發作不可復支然猶勉輔醫藥遣人原籍欲圖將母來就祿養庶榮

君上之賜以盡人子之私則臣之微情尚或少慰而臣母老阻于遠道不能自前臣之早孤復鮮兄弟臣母垂白止臣一子今母既不來而臣疾又甚使或先朝露填溝壑則是臣仰無以終報

八疏

皇上而俯不及與母一見而訣也偃臥之中每

念及此病益增劇腹痛成癰殊覺異常一近嘔

氣嘔噦隨之痛毒所攻號呼徹夜每當嘔噦則

肺腑欲出每一號呼則肝肺欲碎既號且嘔旋

遂昏暈不復知人醫咸謂臣非特憤蹶而已積

毒纏綿內客維絡上攻心俞胃氣逆而不通心

氣虛而不衛加以抑鬱此非藥石所能旦夕瘳

也若其稍定獨以靜閒養之徐以歲月或萬一

可生耳臣愚當

聖明之朝才彥並錄之日孰不願自淬礪以效職趨事蒙被

恩光而况臣始之所自誓者既復如此又其職列侍從事專編摩初非有奔走之勞案牘之繁也使臣病稍可強則何復有推托忍于遠離君父而自失其遭逢之會哉顧臣病勢甚篤恐不可保實不意筮仕之初即罹垂蹙之命真有嗚咽歎歎而不能自容者伏望

皇上憐臣迫急之情察臣必不得已之志使臣

人疏

三

一則見母可慰易為之懷二則得還亦遂休養之念若病不可保固死且不朽者幸而不死則臣始誓之心圖報之志固有所在也查得本院侍讀袁煒先因患病給假實與臣事體相同如蒙

乞勅吏部查照前例容臣回籍調理臣不勝懇切禱禱之至為此

聞上  
時公抄及第即上疏云且得請米薪而蔡橋人計至人以爲公孝云

頤龍山圓通庵募緣疏

圓通庵者為我

太祖高皇帝貯暉之故基亦我金壇一邑祝釐之勝地龍翔金渚開瑞景於千齡衆臥東山啟休禎于百世以一隅之隙地萃振世之雄觀翠障瑤屏恍若群龍之頤祖素流環帶居然萬匯之朝宗自昔效靈于今為烈但其鴻規未拓頤地僅存

帝範龍顏雖觀郊墟而瞻戴宸章聖藻將與

人疏

四

草莽而俱埋凡懷忠憤之心孰無建脩之念是以將欲高下審日觀星察隱嶙之餘基揆摧殘之落構輦道重光乎故跡雲章再煥乎新宮山嶽受成神靈聽職此其善果豈曰小哉嗟夫余嘗見夫厯無佛老之官猶侈富麗尊榮之盛飛山間之累榭架木末之危樓擅一世之洪圖為斯民之共戴而此龍馬經行之地委為如墟寂寞之濱豈直人情之所不堪而亦神靈之所共憤凡我同志能不協成謹疏



曾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明

癸丑榜眼曹大章 著

策

廷試策一道

太策

臣對臣聞人君法天道而端拱於上有以操  
天下之大權人臣代天工而效忠於下有以宣  
天下之大化君者奉天之意宰制民物之命者  
也故事天如父臣者承君之委協理民物之紀  
者也故事君如天君惟以天道御臣也於是操  
乾剛之斷秉離照之明辨賢否之分嚴威賞之  
施巍然若天體之運於上而民和物阜端默以  
享其成功臣惟以天道事君也於是竭忠貞之  
節效股肱之力盡代終之義致委身之誠儼然  
石天威之臨於下而仁民愛物精白以承其休

不若享其成則遽於任人者非以自安也實君  
之道也君而不行簡以自逸是下兼臣職而非  
免艱厥君者矣臣承其休則勞於任事者非以  
自瘁也實臣之職也臣而不匪懈以自勞是上  
負君命而非免艱厥臣者矣然上有神聖之君  
而下或鮮忠蓋之臣亦惟明以辨之剛以斷之  
端本原以導其趨持紀法以肅其度則內外臣  
工固不淬礪以盡職洗滌以從事由是而明良  
之會以啓由是而雍熙之化以成而恢恢乎上  
古帝王之治矣欽惟 皇帝陛下秉 天縱之  
資秉 日中之運蘊離明以照物鑑別妙辨於  
不言奮乾剛以用權鼓舞神行於莫測教 天  
而玄德通格於 昊穹勸民而仁恩滂沛於海  
宇仰唐虞之盛治而今幸際其 昌期矣恭亮  
舜之盛王而今躬逢其膺穆矣生今之世為今  
之臣而有不思盡心畢力以報効於 明時者  
必其無血氣者也况 王者壽考以作人  
人久道而成化而草茅賤士海濡樂育蓋有年



於茲敢不拜 明問而整一得之愚乎臣聞之  
天道不言而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  
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治化弘者何謂也  
六卿分職百官率屬張其教矣故天運於上未  
嘗見其有所事而二氣之運五行之布無非上  
天之事二氣五行未嘗敢自言其功而布之性  
命各正運之保合太和無非上天之功君者其  
尊猶之天也臣者其卑猶之二氣五行也故王  
者奉若天道樹以后王君公法天之陽以生萬

策

三

物而張之文吏以脩其文教焉法天之陰以肅  
萬物而置之武吏以奮其武衛焉君人法天之  
運操其御文御武之權若太極之均節乎陰陽  
而安享其文脩武偃之功焉是其恭已南面在  
君不言逸胼手胝足在臣不言勞以上御下以  
卑承尊皆效法於天地而取義於陰陽理之一  
定道之自然者也昔者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  
克艱厥臣自今考之堯以欽明之德臨於上史  
稱其垂衣而治而有若禹平水土稷教稼穡舜

職百揆義和發時堯之事固群臣受其責矣舜  
以濬哲之德臨於上史稱其無為而治而有若  
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皋陶明刑以猾夏大禹對  
兵以征苗而舜之治群臣固代其終矣當其時  
元首股肱猶之一人而庶民萬物聯之一體心  
莊君父不敢以私其身事在社稷不敢以私其  
家百僚相師相讓以各獻其能於天子位苟當  
其才雖卑賤之賤終身居之而無覬覦之心人  
苟賢於已雖側陋之微誠心揚之而無忌嫉之

策

四

意獲勳於播種不耻其不能教而視藝之數穀  
猶已之能也夷勤於典禮不耻其不通樂而視  
夔之典樂猶已之能也其視天下之人皆若一  
人之身耳之所涉目必效焉手之所持足必前  
焉志意決洽精神流貫痺疴呼吸感觸神應真  
若天地雖注陰陽異行而其中一氣翕闔相交  
相濟以成歲功民物豐阜天下太和而堯舜有  
以享雍熙之盛而成大同之治者良有以也下  
逮漢唐宋風氣漸清人心不古君具典章法度

乏文不足以統馭人紀而無乾斷之制臣多議  
論聲容之盛不足以綏綈治功而無神承之實  
亦由其所尚不審雜夷雜霸上下皆隨世苟且  
以就事功而無怪乎其治之不振矣洪惟太  
祖高皇帝復半宙千古綱常之治定臣民萬世  
紀法之宗有劉宋諸臣以脩其文有徐常諸臣  
以耀其武混一區宇底定太平雖神謀睿算  
聖心之獨運而戮力奏功則群臣之代終者  
列聖相承至我皇上妙道凝於性成至德

五

五

於神授體乾之剛健申正法堯之文武聖  
神以續千載不傳之道統以脩歷代未備之禮  
制以用天付一世之人才以振祖垂萬年之  
綱紀秋郊壇之祀則有欽天記頌之作定  
耕桑之制則有蠶壇穀祇之賦何如其移天也  
念貧窮之疾則有藥餌之惠聞饑荒之奏則有  
銀粟之賑何如其勤民也是其躬雖居乎九  
重而慮則周於四海位雖齊乎辰極而情則  
通乎閭閻休戚在於小民蒞其事者或未察其

詳而宸聰已徹其幾微利弊在於邊境臨其  
地者或未核其實而睿照已燭其幽隱故一  
賞罰天下仰之如神明而以勸以懲一號令天  
下奉之如風霆而以鼓以舞古有所謂君逸臣  
勞者而臣竊知陛下身雖逸而心則勞而憂  
勤圖治之誠較之諸臣殆尤有獨甚者也夫一  
心所向百體效力一人所指百司爭先虞廷所  
以有從欲之治也而今九重之上既先以憂勤  
率下矣復一有微能則名器有所不愛而寵綏  
天下之文臣一有微功則節鉞有所不靳而寵  
齊天下之武士內外臣工固當仰體盛心將  
順德意夙夜匪懈鞠躬盡瘁乃有如聖諭  
懷欺與謗勾沙漠為骨肉者蓋人臣忠邪之遠  
其端恒起於念慮公私之微懷一念之榮身其  
流或至於無君懷一念之肥家其流或至於無  
國而不知帝王之明若日月之照臨於上固  
無以逃其鑑別之精其威如雷霆之震肅亦無  
以追其傾覆之罰雖治世不能無儉人而儉人

卒不足以害治者亦恃其紀綱之素定也是以有九載考績之典而地縣之在列何損於平章之盛有格庸臧否之法而讒頑之殄行何損於風動之休以聖世而間一有此亦足以為異矣而殆不可以例之諸臣也今在廷之臣慶運逢之盛戴治教之恩固動思報之誠而賞罰之明信法紀之昭彰益堅盡忠之志宜其坐而論道者皆調元贊化有虞廷師諫之風起而作事者皆奔走疏附有王人明恤之實受畿甸之牧

不策

七

者有羔羊保障之節而足寬內顧之憂膺閭閻之寄者有兔置干城之勇而足紓外捍之慮君人者亦端冕服之垂儼黼黻之御妙淵微之教操總攬之權若天之穆然其運於上而萬姓翬然其樂生焉萬物熙然其時育焉此今日治功之盛而天下之所快觀者也雖然竹節虎符膺民社之責而為文吏者何限也內之所以順治者係於此也黃旗白鉞受邊境之委而為武吏者何限也外之所以威嚴者係於此也願

察官廢事者恒不絕聞而效忠宣力者槩不多見曾不一思之曰上之所以寵我以爵位者將有以責我也而假之為威赫之具惠我以廩祿者將有以用我也而借之為聚斂之媒古者民賴官以為生今者聽民之自生聽其自生可矣又從而科求之剥膚之虐何以責其安土古者兵待將以為給今者聽兵之自給聽其自給可矣又從而剗削之枵腹之瘠何以責其持戈吏以安郡邑今不惟望其有以安之而所以危郡邑者吏實為之也將以強邊境今不惟其有以強之而所以弱邊境者將實為之也是以在內多流離瑣尾之民而腹心之元氣不實在外多跳梁侵軼之虜而肢體之神氣不揚皆有以屋當宇之隱憂者昔者試策之所陳動法周孔而坐談孫吳何其謬耶則聖諭所謂君逸臣勞先行其言視為虛語者不盡無也陛下亦嘗一察其弊原矣乎蓋文治之不飭固由在俗者無廉儉之德而不知其原由於學術之不

不策

八

正學校者賢才之所出者也今錄詞章綴詔藻以獵取爵位忠孝之理雖日陳於言而未嘗一致其實焉則見之不明功利足以動其念守之不固富貴足以挫其衷沿習久而以守正者為要名蔽固深而以燕約者為要術自其就學之初其志已非而文職之不脩不待授之以位而後見矣 陛下亦惟有以振揚之如古之賓興之典三物之教不必盡襲其舊師其意而著之令典示天下知所嚮風焉至於崇道德以端士

八策

九

以嬰其慮講之不預遇敵足以懾其衷鉛刀不足以膺割而朽壤不足以為障自其安居之時其氣已索而武功之不奮不待臨之以陣而後見矣 陛下亦惟有以變通之如古大射之法大閱之禮不必盡沿其制師其意而陳之紀律示武休教所從事焉至於儲之以預其養選之以核其能任之以盡其才御之以嚴其法予以作新其志意而鼓舞其精神使以計功謀利之誠為善適慮敵之策則強弱險易洞若指掌千里制勝妙於一心不求將教將求將於訓育而緩急所需天下不患其無武臣此皆援本塞源之論而今之時則有未易更定者蓋立法久則日趨於弊而因循深則日忘其非甚至紀綱之虛名僅存而紀綱之實意盡喪猶動委之曰此成法也此舊例也官於上者循之為資格而賢否因之掩矣官於下者守之為文移而誠偽因之消矣當事者視官署為置郵而于進者趨賄給為提徑 君人之所以執其柄以奔走天下

八策

十

者惟名器與賞罰耳不以核其道德功能之實而惟取辨於文具焉如之何望其盡職也是誤天下者將與吏而誤天下之將吏者法例也法窮則變變則通固不必紛更以亂章而亦不可怠弛以裕蠱况天厭之勢功利入人之深浮靡為習之久若膏肓之疾非神聖之醫洗滌其腸胃而去其積毒有未可望其安全者夫醫之於藥試而不效猶思改圖往歲東南荒饑西北虜寇郡吏邊臣束手無策亦既試而不效矣而

二

二

猶不一改圖以作新其類廢焉則積歲窮年之施為視前日之動靜可知耳又將何以善其後也不務先事之防而惟徒臨事之擾今日增一員明日降一諭則煩瑣紛更既非國體而聞見習熟祇為彌文皆補偏救弊之方而非久安長治之策也誠能君臣一心內外一體審尚以更化先幾以豫圖王者操紀法之權而務責實於土宰執公紀法之宣而務責實於下司庶府勤紀法之率而務責實於畿邑邊境之間則

學政可舉軍政可修風俗可養賢才可得賄賂之門可杜奔競之風可息議國計者曰官冗則祿廢官簡則事煩于是有欲汰冗貪而不敢者而不知內有良吏惟其人不惟其官則佐克而祿亦省議邊儲者曰兵少則勢弱兵多則食缺於是其精不惟其多則兵強而食亦裕由是文臣以宣德若陽氣之開度額向榮邦本日固垂衣裳而萬國寧武臣以揚威若陰氣之翕群情自

策

二

肅國勢日專戰于戈而四夷服萬機之暇亦惟法於穆之道遂一之心學而所謂慎之閒居終如其始者尤致意焉使一心之間虛靈洞徹猶懸鑑以待妍媸而賢否之分自別猶持衡以平多寡而賞罰之分自明則德已聖而益聖治已至而益至臣工已忠而益忠民物已阜而益阜天意民心交相豫附焉人事氣化交相協贊焉仁術義摩交相浹洽焉禮序樂和交相炳煥焉文事武備交相修濟焉順治威嚴交相

純固焉體唐虞精一之心法而儀制之創較之  
為大備臻成周皇極之治法而性生之德較之  
為益純萃天下之太和而禍祉極於不替受  
天心之景貺而國脉綿於無疆此臣子冰生成  
之膏澤而竭尊親之至情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祈禱墮越之至臣謹對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策

會試策五道

第一問 治統道統

人君即位凝命以一天下之勢者存乎正存心  
出治以建天下之極者存乎道是故君人者奉  
天之運作之君以臨天下膺受曆數包合寰宇  
其家法之傳若寅正之建而偏時不得以雜其  
間則萬世居正之義大矣謂之治統承天之意

八策

作之師以教天下凝會精蘊體建倫極其心法  
之傳若一元之運而邪氣不得以奸其間則萬  
世體元之義著矣謂之道統道者以出治者也  
治者以運道者也合而為一則皇極建而其幾  
尊岐而為二則真元離而其緒散故言治統者  
有正有閏而變例不與焉言道統者有正有羽  
翼而異端不與焉此所以繼三代之后而惟  
昭代有合一之盛也請得而鋪張揚厲焉夫治  
道之統其原皆出于天故王者所居曰天位所

膺曰天命世々相承殆猶循環然以奠乾坤之維以綜民物之紀治統所由興也所存曰天德所行曰天道聖々相繼殆若授受然以涵太極之精以端化理之本道統所由興也二帝三王繼天立極為禪為受為放為伐為治不同均之為得國之正為執中為精一為建中為建極為道不同均之為心法之精德以凝位治以運道並忝以成化理循之理氣相附以成歲功太古之盛不可尚矣嗣是而降言治統者當折衷于

八策

二

春秋而言道統者當折衷于孟子春秋者太統之義者也係王于天以明體元係時于正以明居正平王東遷周室衰微而賞罰之柄二以王制齊晉雖強必黜之吳楚雖大必外之孔子尊王之意也孟子當<sub>端</sub>之起而叙道統之傳始干堯舜開其源終于孔子集其成中以湯文繼其盛而虞夏商周見知之臣雖與之以道之所寄而不與之以統之所承孟氏尊道之意也此其體裁之謹格例之嚴若執紀律以案三軍若

操綱維以別萬自立取舍之極定萬世之軌一奉之以天道而有毫髮不容假借者善乎歐陽子曰統者以合天下之不一而正者以正天下之不正者也有統而不正者矣未有正而不統者也言治之統貴正也正不正之間所當辨也朱子曰儒道當辨之於心術純駁之間言道統之貴純也純不純之間所當辨也歐子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三代而下政出于二言治道之貴合也合不合之間所當辨也三代而下繼治

八策

三

統者有取于漢唐宋蓋皆得國以正混十區宇歷年數百功德在民漢繼周之統者也唐繼漢之統者也宋繼唐之統者也撰通史者舉秦隋周而槩與焉而不知秦有天下其治以暴隋有天下其治以力唐有天下其治以促有<sub>古</sub>代之興必有為之開先者故秦漢之閏也隋唐之閏也周宋之閏也而何可以混列也至于牛金氏之易姓沙陀氏之亂華作通鑑者帝魏而寇蜀擬元經者帝魏而黜江左此皆變例之所不



與者也而其義蓋非矣朱子作綱目以正之庶幾孔子之遺意也春秋而下繼道統者有取濂洛閩蓋皆闡明性理開先覺人六經之道大明于世周子繼洙泗之傳者也張子繼周之傳者也程子繼張之傳者也朱子繼程之傳者也撰道學傳者外胡康侯呂成公其文忠而不與焉而不知春秋之傳其學正矣史傳之論其見博矣大學之行其道粹矣有斯文之興必有與之共明者故胡子羽翼乎周者也呂子羽翼乎

入策

四

程者也西山羽翼乎朱者也而何可以盡非也至于或為縱橫之說或為新法之行或流于空禪或涉于術數此皆異端之所必闢者也而其去道益遠矣勉齋作論以明之庶幾孟氏之遺意也以是而定偏全之案以是而明僭竊之罪則其例嚴矣以是而觀純駁之原以是而次師承之叙則其義精矣然而為君者治而不道擁虛器于上而治功因之不大為儒者道而不治託空言于下而道化為之不章則三代以下之

君謂之治統可也雖不謂之統亦可也而陳同父乃以三代漢唐並論治道謂之語勢而遺本宋之諸儒謂之道統可也雖不謂之統亦可也韓愈氏乃以孟軻荀楊並論醇疵謂之因文而失心表太祖天錫勇智驅逐胡元得國之正駕湯武而出其上矣至論帝王授受之要觀心之義精一之傳接克舜而承其源矣我皇上以天縱之聖當熙洽之運明倫有典而敘承之義明敬一有箴而心源之妙衍徽元主之廟祀

入策

五

稟乎麟經之筆則崇聖師於永明宛乎軻騁緒言猗歟盛哉近續皇祖之家法者此也遠承帝王之心源者此也治道之統至是合一而唐宋之君濂洛之儒不足言矣今亦惟總攬乾綱威行于夷狄而無一毫之乖戾得以好其間則治統為之益大盛德日新功勤于終始而無一毫之怠荒得以乘其間則道統為之益光此革弊之所願獻者也

第二問 樂律



樂者帝王之和德也寓之聲氣之間而以神用者也故求之文者樂之粗求之本者樂之精行謂本性命之德中和之妙蘊之一心溫夷冲粹與太之和會相為游衍而自然之運以宣是天地之元聲也陰陽以序萬物以若充之海宇雍熙泊穆與合同之化相為渾融而自然之和妙是天地之元氣也元聲元氣相合相應而樂興焉由是而器數可陳也由是律呂可宣也由是而候氣可得也由是而制度可準也由是而

入策

六

神明可通也由是而休祥可格也由是而夫順之治可神也而樂之功用大矣苟徒求之器數之末而不本之聲氣之元是樂以形用而非以神用也是樂之粗迹而非樂之精也而何以議興樂也今皇上值亨嘉之運當熙洽之時久道化成民物咸若天地格矣禮儀定矣明堂建矣辟雍舉矣正興樂之期也而執事下詢而愚敢無以對考之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天之于萬物

間之以雨露而烜之以日月皆以形用者也至其陽氣動于地而有自然之聲雷一奮焉蟄者蘇而萌者茁此天之神也先王竊天地至神之機而因以妙夫感召之理樂之所由起也古樂之盛莫過于韶和德和治妙于上而元聲元氣應于下而感格之盛鳳儀獸舞孔子聞之而忘味季札觀之而嘆其天覆地載迄今雖玄邈不聞然循其義而想像之則冲淡淳麗之趣幽玄希澗之音洋洋乎若有餘韻焉益可忘者樂之

入策

七

文而不可亡者樂之本也大武之陳已為未善周衰樂廢新聲代變而英莖之治日以遠焉自今求之黃鐘者其長九寸陽數也當子月之半陽氣之潛萌而為一元之太初是天地之始氣也故黃鐘為律呂之原也其制準之天地而后作其義皆與造化而相合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律也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陰呂也謂之十二律者以應天之十二月也即律呂而定其聲高者為宮次者為商角徵羽

謂之五聲者以應天之五氣也即聲而被之器為金石絲竹謂之八音者以應天之八卦也以其相生之序則自黃鍾而通之一損一益上生下生隔八以相成而律呂以全以旋相為宮之次則自黃鍾而次之陽律陰律互相倡和配之君民事以雜陳而五聲迭主自其調之不亢不徐而得其平謂之中聲自宮聲之太高而餘聲損益以相應謂之半聲自五音之有竅而間乳以成之謂之變聲求之造化則律呂之損益以

八策

八

相生也猶之五行之氣彼此相生嗣續而不斷也宮之旋為也猶之春夏秋冬四時迭主其令而不窮也中聲之各得也猶之十二月之中氣也半聲之應宮也猶之餘氣以置閏酌盈虛而成歲功也變聲之間出也猶之明晦風雨之條變神而不測也然此皆器數之末也大史公作樂書首序文帝之却征戰罷興役而且稱嘆天下殷富百姓和樂意惟此時可以作樂而帝終始謙讓不肯輕任蓋惜其有興樂之會而無興

樂之志也是可以觀制作之原矣是故中和之極聲氣之元樂之本也律呂之數羽籥之器樂之文也有其實無其文謂之樂之雅可也况文與實之兼至者乎二帝之隆是也有其文無其實謂之樂之淫可也况文與實兼亡者乎漢唐之化以吾之元聲元氣與天地之元氣元聲精靈透液融徹貫通充塞兩間包表四極然後陰陽會精而鬼神效靈大禮既備大樂可興於是

九策

九

求之器數即黃鍾之長九寸通損一分以定長短取秬黍之中者一千二百容之無少虧欠以定廣狹驗之候氣而管灰之布協應不差稽之制度而權量之準齊一可則于是即新聲之未易變者以求古韻之可復先定正宮越調之殊被之清商清徵之間而其聲和矣因而被之簫聲簫聲和矣以定十六聲以齊八器高者抑之下者上之屬者平之釀者淡之自一器而奏之其聲平中而不差合衆器而調之其聲渾一而

不越由是秦之郊社則天地之精以洛陳之宗廟則幽明之情以通陰陽以運四時以序日月以貞民物以和太和之氣薰蒸洋溢流布宇宙參贊造化洋洋乎進於大雅之盛矣天地之神氣聖神之神機感通之效非小補也今皇上至德妙勲華之盛至治神風動之休固與大舜比隆也求之聲氣之元宣之律呂之蘊蕭韶之戒鳳儀之化可以復見此興樂之大會也誠開局而命儒之精律呂者以求之孰謂古雅不復哉

入策

十

第三問立德立功立言

聖賢合大道于一心而其本立垂休光于萬世而其文昭本者何存心法之精擴仁義之緒與千聖相為授受者是也無本不立是故君子立德以裕本文者何是富有之業弘定保之謨與天地相為昭燦者是也無文不行是故君子立言立功以昭文然德業者其業廣功而非德則為小康為近利不足以語可大之業而所以立

生民之命開萬世之治者不存焉實大者其聲宏而非德則為詞章為聲伎不足以語有德之言而所以闡前聖之秘起末學之衰者不存焉本與文而兼濟者固君子之所以垂休光本立而文自昭焉又君子之所以務其實也穆叔論不朽而以立德立功立言為言以聖賢所以軌天下昭後世者胥此也而輕重本末實存其間焉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是功之不可以已也必其匡扶世道潤色太平以致萬世之治安是謂大

入策

十一

業大業則德之跡也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言不可以已也必其經緯天地匡救人心以垂萬世之謨訓是謂至言至言則德之華也出其德以經世則見之規制顯之紀法而大業以定出其德以議道則所以闡明性原指陳化理而訐謨以彰是德所以立本而功與言所以昭文相因而非相並者也是故禹臯伊傳周召立德于上者也達之治功與天地並運陳之謨謀與日月並明是德盛而功言皆舉之矣孔孟立德

于下者也。聞一貫之精而與勲華合德立養氣之論而與平成同功是亦德立而功與言皆舉之矣。嗚呼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功與言皆為實德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功與言皆為虛文是故自漢而下誇雄詞以文飭太平者代不乏人然而絕陰閉陽者不達性命之理五餌三表者不明帝王之術崔蔡而下又可知矣。燕許開其源而六朝之淫艷未息王楊揚其波而俳體之卑弱未除。全白以下又可知矣。幸有韓愈

入策

十二

振漢于唐室說者稱其周情孔思若有以接往聖之嫩言起衰濟溺若有以洗八代之餘穢然孔墨之並列則邪正之辨未分格致之不及則大學之源未晰其蛟龍翔而虎鳳翼亦浮誇之末耳。雖謂之立言未可也而況于立德耶。蘇子推其與孔孟並不已過乎。歐陽氏揚葩于宋本論一篇庶幾反經之道朋黨之疏庶幾比周之訓然經之孔則非明倫之意濞議之阿則非正君之論其所謂論事似陸贄賦詩似李太白者亦

諸郎之餘年雖擬之生廟未可也。况功德耶。漢子擬之時氣蓋非過軒卑委之弊正不詐道術裂乎心而實教錄皆學術與乎下而實德不主效而實之體皆舍而盡微以自飭標素虛之理者指快擊節取高談言之近正如歐韓雖有虛谷之足音是以有取焉耳。若柳之孔顏之其去燕石之實鞭實之偽能幾何耶。是故君臣以功而崇贊天地者其本不在弛張之聞在于吾心以言而開示來學者其本不在于技藝而

入策

十三

在于吾身。德立于身心則在土也。希魯陶伊周召而翊贊之業謨訓之光與德並傳而壽脉于不窮在下也。而仲尼子與笑盛之績與並著而行其緒于不替故曰施于事矣不見于言可也。脩于身矣不施于事不見于言亦可也。是皆崇本之論也。今之士大夫議論常崇名節而身心之實行恒出入于奔馳之途文學常崇聖賢而功業之建立恒依違于桓武之間要之雖可振耀于一時而未始垂光于后世也。第

其本實而黜浮葩培根脉而輕枝鄧則達性命之真源合天下之實理契聖賢之實學由吾心以達孔孟由孔孟以達禹臯伊傳周召而立德立功立言一以貫之否則枝葉燁而根本以撲其容威而實德以衰非士君子之所以自待者也雖然亦在乎司教化者挽回末世之趨以升於淳古之隆而已矣

第四問 治河

河之係于天下大矣治之者固貴乎有經常之

策

十四

至計尤貴乎有濟變之達謀夫黃河綿亘數萬里之遠勢若建瓴而倒注中天下而分之是天地之血脉也宇宙之巨澗也生民之大利也國家之襟喉也欲其鎮定固不可以不順其性順之飛輓尤不可以不障其流故非經常之計無以詒其利于萬世非達變之權無以濟其艱于一時酌緩急之宜而量利害之等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焉耳矣嘗觀河之為水也發源于星之海而震盪為洪流任其決噉之性而變

無定勢治之難其術尚矣禹自積石龍門而導之至海今觀之禹貢蓋西北為脊東北為委大匠而下散入諸水大陸而下播為九河多其委流以殺水勢而其性底定焉順其自然者也自周定王一決于砥礪至漢決于胡子又決于館陶至太宗時決滎澤徙頓丘泛于澶濮而河始入大淮自是漸徙而南而非禹蹟之舊矣歷唐至宋遷決不常我朝弘治間決為二道一自荊隆經曹濮達張秋入海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隨命大臣治之築堤張秋而導之一鑿蒙澤經扶溝潁毫諸州合渦河以入淮一鑿賈魯舊河出徐沛以通運河合於淮而入海夫潰者謂其獨入于海也河自東北入海則不借襄流而可為安今障而南以一淮之水而受全河之浸而沂泗必又從而旁注焉識者不待今日之決塞而后知徐沛之間當有魚鱉之慘也揆其故益由國朝海舟罷直沽之運常盈列淮浦之倉仍元人之故智假會通以濟漕故宋

策

十五

植金純開金龍口引河以達于會通而陳瑄浚  
淮引河以會通以濟漕之不通至嘉靖十三  
年 皇上以其樵魚臺決曹州遂絕徐沛之道  
開趙皮寨引之于潁亳而橫注于淮至于辛丑  
徐呂二洪流浸斷絕飛輓不通隨復舊道蓋因  
欲以之濟遭故逆其性而障之南而不虞其害  
之無窮也丘文莊曰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  
之利也又曰河決不可使之東一決而東則其  
害不惟在于民生而且移之國計矣可以老成

八集

十六

之見而亦為此言豈長牧之仁心耶至于今日  
為害有大者焉徐沛之下溢為巨浸而民因山  
以為居房邳之間淤為大陸而舂鉞之功無所  
施將順其東趨之性耶徙者二洪之枯涸可鑒  
也而漕舟不通則六軍諸鎮之待餉者將何以  
應需耶將亟興其疏濬之役耶則凶札之民可  
憫也而飢困之餘流离尾瑣之民復可以重其  
困耶是必審天下輕重之勢以為濟變之宜相  
河道通淤之由以為疏塞之法彙宮帑之藏以

重雇募則丁夫可集而疲民亦得食而自甦嚴  
勤惰之稽以求成績則事功可興而游民不得  
靡廛以冒費因地勢之高卑而相度惟審則開  
趙皮寨孫家口以分其上流之勢察水性之迂  
直而申縮惟宜則宜疏其下流以復其故道之  
常然總理責之憲臣必得人如陳恭襄以運經  
畫之猷如徐天全以奏平成之績可也分理委  
之水部必用賈讓之策酌上中之宜用劉彝之  
學運無事之智可也如此則不必假陽武之陸

八集

十七

運而漕舟無阻噉之虞不必復直沽之海運而  
軍資獲易達之利國計由是可稽焉如富弼之  
在青州而流民受濟如朱子之在浙中而荒政  
克舉民生由是可植焉是一舉而兩利者也雖  
然此特救時通變之謀也若以萬世之計言之  
莫如求禹故道以疏決之則東流既迅南流自  
微九河既導淮泗自絕不數十年而兩瀆之道  
於斯判矣之於飛輓之利 國家之所重者則  
常有靈山馬家濠開新河以達於直沽由是疏

河自麻灣以洩南下之水疏膠河自亭口以洩北下之水則猪澤諸水分決於二河之間則腹中永無枯竭之患漕輓無阻滯之虞黃河一任其東西之故道永絕決遷之害烏是一勞永逸詒生民萬世之休雖與神禹並稱可也此經常之計而未易舉也今聖天子在上悉夏德而豫昭格之本則氣順而天地之順應山澤效靈而河流之漚當不治而自安修文王之德而漕運通之思則心和而民心之和應

入策

十八

焉庶民子來而頽尾之勞當鼓舞而不倦此又惠生所望于今日以濟變者

第五問

理財

善治天下者不惟其有足國之計而惟其有經國之猷蓋足國之計生財而已矣下無不力之民上無不供之用而萬世奠安所以生財也經國之猷節財而已矣立綱紀以飭其下嚴出入以定其防而六府充溢所以節財也財而廢之則貽盡括天下之利不足以供上而益有以盡

天下之怨財而節焉則無暴取之法自足以裕國而且以得天下之心是故人君之生財去其所以害財者而已今夫財者人君所以安邊足國之本匪頒好用之式不可以不理也不知裕財之至計而求之理財之故智則鹽鉄之議為管商剥膚之謀舟車之算為桑孔椎髓之術非王者導利之心也陸贄曰民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言不可盡利以遺民也晁錯曰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言當節財以裕用也昔者文

入策

十九

王武王之與其國不過百里受命之君長交至于其庭而豐委積以待其來征伐之師四出而不息而裕糗糧以供其費如是而未嘗患無財及其子孫內食千里之租外收諸侯之貢而其用不足蓋文武歛之以九賦而又節之以九式則雖國小政煩而其財不匱子孫既無歛之法而又無節之之術故繼體守成而其財自竭我國家當草昧之初繼元室之亂歛財之計甚疎而蠲租之詔無歲而不下征討之師日舉

而供億之費無求而不足帑庾有充溢之盛而計部無匱乏之告蓋以紀綱整然于上而浮食者無敢濫以干于其間稽考飭然于下而靡廩者不敢冒與其內仰觀于昔可以俯考于今矣知昔之所由裕則知今之所由匱矣觀之今時國無不耕之民是生之者衆也野無不業之土是為之者力也宜其財之裕焉可也然太倉之儲以折變而坐損邊圉之匱以歲給而不支繫厥所由議者皆曰冗官之不汰也冗兵之不練

八策

廿

也夫設官分職定制也而員不可省矣冗焉蓋非官之冗而尸曠者之冗也國家歲收天下之士取官而去動以千百為輩然文吏無甘棠之澤而惟腴民以自豐武吏無干城之勇而徒營賄以干進如是則其員雖若不可省而無益于民者也昔人以十羊九牧者誠為今日之弊矣分兵置閫戍額也而籍不可減矣冗焉蓋非兵之冗而疲弱者之冗也國家籍民以為兵充于內外者蠅聚而蟻集然授甲于閫外者皆純

絳之世曾而不能汗馬以樹勲庾食于轅門者皆而備以彘脆而不敢彎弓以北向如是則伍雖若不可缺而無益于國者也昔人謂養兵十萬五萬人可去誠為今日之弊矣力役之征不可以已也是王公設險之大也議者以天下之財損于是益非役之能損財也以族之未宜而稽之無紀也城堡之脩不相度乎要害之區則是傾府庫以填廬山之壑版築之興不程課其功緒之成則竭民膏以潤狼望之野若是而謂

八策

廿一

力役不可以省乎工作之興不可以已也是王者除戎器之道也議者以天下之財耗于此蓋非以工之耗財也以董之非人而處之無度也監局之官或委任之失稱而有侵剝之奸營繕之司或游民之交集而有濫給之直若是謂工作不可審乎為今之計必飭官箴以儆冗僚而素餐者不能與練軍實以去冗伍而徒食者無所容大役之舉倣之周官而丕閭之弊必嚴其方工作之興稽之考工而淫巧之作必杜其漸



則不必與天下爭利而利無不裕內帑可充遺  
餉可足生財之至計 國家之勝算也然要其  
本則必以 聖天子神明之德照臨于上責之  
冢宰以振吏治責之司馬以精士伍責之冬官  
以省工役而總攬之綱有所歸而不失則以三  
年之餘為三十年之通計以制國用而蘇子所  
謂萬世之計在是矣由是軍伍益強軍餉益寡  
官事益治官俸益省取于民者日輕而天下之  
元氣實效于君者日奮而天下之神氣振用元  
氣以養神氣夷狄之情自順用神氣以衛元氣  
中國之勢自尊蓋仁義文武並用而不偏內外  
修攘兼舉而不累者也此其理財為王者潔矩  
之道而非徒多方以聚斂者愚生之見如此惟  
與進而教之幸甚

八東

廿一

策

程策一道儲蓄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下

執事懷經時至計以國儲策承學顧愚昧無以  
塞明問雖然常聞之善謀國者不貴臨事之應  
而貴先事之防彼立法制變崇本敦實以休養  
其國脉外不見其華綺而其中盎然充然盈溢  
而固結卒有緩急國勢屹然不搖是之謂先事  
而備量出以為入圖近而忘遠幸其事之未至  
則晏然以自安一旦有急起而圖之倉皇莫支  
所謂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是之謂  
臨事而應天下雄才英略定大事於呼吸者容  
有之矣至於積貯者須時而生須時而聚非先  
事而計焉斷乎無以善其後也何者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昔神農之教曰雖有石城十仞湯  
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晁錯之說  
曰珠玉金銀寒不可衣機不可食粟米布帛一  
不得則饑寒至矣故穀粟者王者之大用政

之本務也。今夫千金之子，多綺麗珍玩，歲凶而罄廩，則蹙然以憂貧，無立錫之地，轉移執事，得升合之穀，方且含哺以嬉，故無衣之寒，猶在卒歲日，不再食，人不堪命矣。富有四海，不能粒玉，衆庶老稚，非穀不飽矣。其所係之重如此，是以聖帝明王，身居崇高之極，而惴惴焉不敢一日慢小人之依，堯命四子以敬授人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饑，是為政首，至於成周而經制大備，王制歲抄五穀，皆入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

程策

二

通制國用，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其法以每歲所入析為四分，用度其三，而儲積其一。每年餘一三年餘三，三十年則餘十年矣。所謂古今制用之法，莫善於此。周禮又有倉人掌粟入之藏，廩人掌九穀之數，遺人掌邦之委積，司救節巡國中及郊野，以王命施惠，可謂詳矣。而又有遂師巡稼穡，遂大夫簡稼器，縣正趣稼事，鄭長趣耕耨，里宰令耦於鋤，司稼辨種，陸之種又何其

詳也。是其既事而儲之，若良賈善藏，歸餘成積，計日取盈也。未事而勸之，若家人長老督率其子弟，晨戒趨事，夕語勤惰也。故當其時，閭市無誑，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十一。四方君長，交至於庭，軍旅四出，以征不義，而財計不匱。及威王之衰，猶擁虛號於上，黜服，強大國縷縷不絕。蓋自后稷以來，以農為國，故元氣流而德惠布，其澤不易斬也。自後管仲倣之，為平價之論，歲穰輕穀，則官為領糴，歲凶重穀，則官為散糴，然

程策

三

其志不在於富民，而在於富國，霸者之佐耳。而歛散以通輕重之權，則不可少也。李悝又倣之，為平糴之論，中饑則發中熟所歛，大饑則發大熟所歛，然其志在於先富有，而後禮讓戰國之士耳。而提封以盡地力之教，則不可少也。至於漢文繼位，思安百姓，賈誼陳治安之策，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大，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十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何以餽之？晁錯陳貴粟之策，曰：

今海內為一而蓄積未及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經歲不制衣則寒饑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有以能其民哉

明君莫若貴五穀而賤金玉愚讀史未嘗不掩卷而嘆焉曰嗟乎二子固去今遠然其說則若為今日也是故隣家之言利害相及則為之色竦塗人之事成敗相類則為之心寒此有志之士所以欲踵跡而號眺於治朝也二子者亦幸文帝行其言民大富樂至元狩之初府庫貫朽

程策

四

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腐而不可食天下殷庶財用充足於是得以全力攻逐匈奴城朔方築受降封狼胥絕大幕單于遠北渾邪右衽固以天下積安之久國本實而國勢張也使能固守成治侈心不生可久安長治矣顧將帥利戰而不反諸臣玩勝而不圖遂使地拓而民散兵振而財訕于是大農錢不繼而楊可告絀出矣軍與不足而咸陽孔僅利析秋毫矣漢事幾有不

可為者故愚以為元狩之強非盡將帥之功也

而積安樂業者貽之謂之積貯之功可也及其末年之弱非積貯之罪也而開邊生事者貽之謂之將帥之罪可也自是彼耿壽昌之常平其初善矣久之豪右緣而為奸百姓苦其侵刻劉般議之隋文之義倉開皇善矣久之官之更代不常地之燥濕各異丘文莊議之不足論也降至於唐戶部則置倉屬備凶年而平糶價劉晏則置知院官報豐歉而酌貴賤是以元和之初財賦倍增戶口蕃息天寶以後恒業廢於板蕩

程策

五

豪吏峻於誅求較之漢則敝矣至於宋置封樁庫於內殿以易胡首行社倉法於諸路以備歲賑先事之計僅見於此熙寧以後京師之發賑有限而河北之流徙無窮金夏內逼國勢不振而較之唐又大弊矣雖然彼雖身當其弊矣而猶不知其弊之所由也國之裂也由於民心之離民心之離也由於積貯之不預此千古一轍者也當事者不察其機也則以為食與貨均之財用耳奚得重此而輕彼也然愚常質之食貨

志云金銀珠玉其為物輕微易藏於把握可以周海內粟米布帛數石之重中人弗勝故輕資者易耗而重蓄者難散今指粟而謂人曰隋和之寶明月之珠也無不悞而詈者饑饉之極大命以傾雖有珠玉無益於生炊黼為饑饉者甦而傾者起然則理人之所貴必不以彼而易此也洪惟國初經制之善首重於此令郡縣各立倉名之預脩而以各郡羨糴贖罪者實之雖不同於周制而實則周制之意也夫何邇年以來

程策

六

上下玩愒擅在而珠亡羊存而禮廢至於今日空竭甚矣往者饑饉少見於淮揚則無以備賑流民填委溝壑矣師旅初調於吳越則無以足食寧弓群聚內向矣當事者無以處之也則議轉借焉則議義勸焉夫天下之勢猶之一身病創於左臂而利其右以療之勢必俱斃一方有事騷擾旁及是俱敝以自廢也轉借者非計之善者也千金之家雄於一鄉貧民所望而貸者而今轉貸以貸於吾者則勢亦蕭索矣是招侮

而長寇也義勸者非計之善者也嗚呼則今日之勢亦急矣不猶虞華完具而穀氣消亡者乎是庸醫之所謂無傷而扁鵲倉公所望而走馬者也雖然三年之艾及今猶可蓄也是故求所以實郡縣者有二焉曰水利曰墾田夫先王溝洫之制旱澇之所賴也今隄防決於豪家小民齒於侵噬陂塘堰長之失業巡視程督之無法則饑饉所由興矣昔馬臻曾行之鏡湖其利至今存也自鏡湖而推之群省可例也是不可以

程策

七

不講也京東瀕海數千里崔蒿之地也能築堤而別立農官分領之治其水配其牛則變斥鹵為沃壤矣天下可坐致富強也昔脫脫魯行之南至保定北抵遷民鎮矣其跡至今存也自京東而推之群省可例也是不可以不講也邊鎮之不實者亦有二曰屯田曰鹽法昔漢文募民為田施行有序塞下充實今議者曰邊地不可便種禾麥恐胡人乘之而牧馬夫趙充國耕金城隋耕朔方他如代郡許下屢開沃壤彼皆為

之於師旅之間我顧不能復之於治平之時乎  
舍近利而不圖國司農於飛輓敝政宜無大於  
此者是不可以不講也漢興以來邊郡轉輸率  
三十而致一後益羨之議興是以不煩轉運儲  
蓄充實今議者曰粟貴徵粟粟賤徵銀吁弗思  
甚矣蓋國祊酬估甚厚故邊商競至類多占藉  
治農以俟開中故商有積粟之風軍有益屯之  
漸乃公私兩利者也今展轉折閱而商利日微  
運糴益勞而邊餉愈匱敝政宜無大於此者是

律策

八

不可以不講也此四者皆經常之至計也雖然  
玩愒久則更始難利益大則期報緩是不可以  
貴近效也求可以紓目前之急而為善後之圖  
者亦惟於成法加之意焉耳夫預備倉之制即  
漢文今天下得輸粟縣官以除罪之意也元狩  
之殷富太率由此而今之有司已積者乾沒而  
飭文移未積者折閱而充私蠹是政之大敝也  
誠能做唐制設倉屬於內以總其綱做周制設  
廩人於外以計其積銓曹稽之以嚴最監司察

之以舉効行之三年粟陳陳相因矣由是一方  
之饑饉可取之於一方而有餘賑一隅之師旅  
可取之於一隅而有餘糧天時不能災兵寇不  
能困賈生所謂以攻則取以守則固懷敵附遠  
何招而不至此其事若微而利實大事則省而  
功必倍者也今

程策

九

皇上神聖明武昨者雲中告匱已賴安息然懲  
前慮後之策有司不以請廷臣不以言而乃啟  
自洲裏 旨由中出特命憲臣乘時初豐預糴  
以待是虞帝政在養民之心也是商宗有備無  
患之慮也夫當事之臣至於饋誤而乃煩  
明主親為指畫顧復不仰體德意而竭心力以  
圖之是無人心者也此愚之所以拳拳於積貯  
之論也在書有之曰儆戒無虞所以保治在易  
有之曰包荒憑河所以保泰今幸  
聖人在上民物阜矣治化洽矣休徵備矣蠻夷  
款矣而論積貯於豐亨之時若迂而不切者雖  
然志有之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

夷狄為中國患自古有之唐虞所不能克是故  
市膏於晨製裘於煥言貴豫也桑土徹於未雨  
隨防理於未旱言貴備也豫而無益不病其為  
過計况或受其為益焉者乎備而無用不病其  
為善積况或有賴其用焉者乎失今不講至於  
事至而後起而圖之吾恐雖有智者必不能不  
藉箕歛而能聚九年之蓄也愚之杞人之懷如  
此敢獻為保治之助

程策

十

曹太史舍齋先生詩集上卷之十四

金壇曹大章著

五言律

送羅梅江父母喬遷之洛中

河內車難挽洛中

詔已除王庭醴正設官路柳初舒歲月瓜期代  
春風棠蔭虛憂時惟賈傳空抱治安書

送楊安峰致政還楚

憐君新墨綬忽起故園情拂袖辭江縣懸帆入

入詩上

二

郢城青山行處待綠柳望中迎此日河橋別開

雲天際橫

遊天馬峰

霞明渾赤兔石立訝青驄練影懸銀瀑鞭絲掛  
綵虹五花驕腴斗雙竹峻騰空曼倩金門客還

疑立仗同

贈施梅池別號

幽人結交者池上有疎吳索笑寒雲影題詩白  
雪情乾坤餘澹素水月共孤貞子綻春風後宜

王鼎焚

咏荷花

絲繡天邊度丹霞水上逢花生潘婉步香散宓  
妃宮卷畫誇吳下微茫似剡中高陽宜載酒山  
簡有高風

遊西山

騎馬來仙界西山白鷺洲可憐芳草暮如在故  
鄉遊短髻楊花亂卑居燕子愁夜光多按劍羞  
向暗中投

詩上

二

賀倪九臯遷居

丹陽九臯子意度開曠交遊多海內文  
士雖雜之塵囂中蓋能返心而蛻迹者  
新居卜遷晚長賢秀堂構復有承矣詩  
以賀之

高人自清遠市築亦悠然愛客春生座敲詩月  
在簾燕飛香棟兩蘭茁玉庭烟郭外湖如練流  
光上短椽

壽倪九臯五十

元臯倪君子廿年前結客也忽忽五十  
壽矣素業賈然意不沾沾然在賈不習  
文然又知重文士故一時名儒多與交  
游詩以壽之

柏葉開尊酒金花登勝春燈前逢獻歲雪後值  
華辰在市心偏遠憐才意轉親喜看蘭玉茂香  
拂綠衣新

金山雨中觀濤

秋入一江冷烟橫萬里陰有雲皆墮水無浪不

詩上

三

飛岑噴薄危天地奔騰變古今孤根自中植蛟  
蜃莫相侵

咏暮月別號

寒宇中天月幽人得趣多清光憐瘦影華色靜  
長歌槎海通銀漢梯雲近玉娥何時乞靈藥一  
嘯入烟蘿

遊茅山

曲徑通玄閣輕車破紫氛忽疑身近日翻訝足  
生雲野色松陰合烟光鶴影分石臺閑可坐瀟

仙群

送張鄉文之任

張君鄉國彥帝里喜同過掛綬承恩去分襟別  
息多渡江見桑梓到海靜兵戈時海上後歸我  
期來訪西湖聽棹歌十亦有聲竟

病中上顯

臥病誰相問栖遲只自憐雨聲還入枕雲意欲  
休也瘦骨高欹蚌枵腸細並蟬鄉心危更切絨  
淚頭承天

詩上

壽吳氏七十

市隱翔玄鶴堂開傍碧嶺青松完節勁丹藥引  
年稀猶居三春入變芝秀燈搖寶婺輝誕辰燈  
也免家欣有子長慶駐慈暉

寄田石川

捲霧澄鯨海淪霞徂鳳城青尊饒歲月白首舊  
熟名蓬矢方週甲澄人自引庚願言多壽考長  
結石川盟

晚憩茅山上官

山房松竹深毛骨忽疎洗欹枕聽泉鳴開牕看  
雲起礪空月露落石出烟氛使花飛送樽酒坐  
共山禽喜

郭給舍少岡奉

命使藩省

每憶曾遊地胥山入夢思逢君欣語舊承命惜  
分岐家世風經古官聯僕殿儀佇青霓旆轉乘  
駕見龍塢

即扇景

詩上

五

此身渺何許四顧一滄洲露冷雨龍暮風生蘆  
蕩秋水光連日漾帆影傍天浮予亦忘機者相  
期伴浴鷗

遊茅山上官

石磴緣空曲山堂出翠微畫欄風竹亂絕頂海  
雲飛麗句慙詩榜餘酣俯釣磯時因王逸少高  
眺竟斜暉

金陵道中

臘盡猶為客寒風送雪花亂零千萬樹野火西



三家膽落崎途險時催壯策餘前夫欣指報山  
角起微霞

送李東渠之南都判院

出鎮乘春去周南花柳時象與雙伏引金鑰五  
嶺垂江上殘兵甲吳中盛繭絲君王勞訪採不  
為覓靈芝

送別

芙蓉在江上此日向誰紅送去孤舟月歸來舊  
閣風愁聽潮落處夢度漏遲中况復表鴻過緘

詩上

六

書酒淚封

代張水南送中侯

諫草留金鎖甘棠復缺城路關迎勇賊江國愈  
雲旌浮玉迴瀾壯冷水嚼雪清永懷遺德者中  
夜望台涼

贈一齋任嘉善令

出宰分南省東風下紫宸河陽花似繡崔令玉  
為人文水遺風遠魏山化日新宣公垂祀在千  
古意當親

題別號

桂浦滄江外蕪葭平遠秋幽閑依釣石清遠狎  
輕鷗濯水疑迷俗臨風欲繞沅無心相傍者米  
性一漁舟

又

水國園青郭江洲起綠烟夢逐鷗鷺境望入海  
雲天蕭瑟新聲斷蒼茫樹色連不因微炊爨無  
處扣漁舷

贈吳夢羲歸歙

詩上

七

臥病華陽館蕭索縣水仙神人授瑤策高枕情  
常編今古浮雲外乾坤短曉前何心問熟業明  
月且談玄

留贈一枕

飄泊新城路蕭條舊角巾多君重文士乍見自  
相親下榻軒臨水開蓮花近尊同來况知己孤  
燭共論心

題潤菴上人手卷

空禪何色相住菴亦非菴大慈澤萬物乾坤一

瀾漫說法兩披揀潛光雲滿龕趺坐青蓮子真  
機靜相忝

又題畫即春景

日落雲氣深山空翠欲滴長松偃團蓋白日削  
危壁山僧超上乘春色在禪寂寄云來來者忘  
言意自得

又即冬景畫

群壑雲意慘冉冉雪飛暮山深鬼火青寒重鳥  
石墮逃禪危龕中焚香自晏坐豈知奔忙者多

詩上

少人迷路

暮春出西郊和韻

退朝聞燕雀在野見乾坤俯仰皆春事登臨亦  
主恩濃雲酣樹色細兩潤花魂多病文園客尋  
芳愧酒尊

遊湖晚歸

歸鳥度平川城頭火正燃一杯涼雨後雙槳晚  
風前隔別秋俱半相逢月共圓酒尊須自罄境  
上息烽烟

奉輓靜菴兼別王泉鄉文

北冀萍方聚南吳福已秋浮雲雙淚眼落日一  
孤舟花鳥多春恨琴尊奉暮愁惟餘高士傳名  
在故人儔

登泰山

八極掌中盡可尋象外哦鷄聲飛海日杯影瀉  
星河玉乳凝花重香雲傍鳥多殷勤拂岩石身  
世記曾過

詩上

九

霧暗千山雨冰飛六月風客來問山下炎日耀  
晴空時序仙塵迥烟霞晝夜封下方翹首者弭

節九霄中

秦嶽流金電西溟起玉龍飛濤翻瀚海吐氣結  
雲宮鱗隱文章象霧施造化功勝遊應不偶神  
瑞得奇逢

上元月夜和韻

予美詩狂甚騎驢市上過燈花遲玉漏火樹濕  
銀河夜月尊前滿春風客裡多君王行樂少莫  
賦羽霓歌

玉簫雙引路人在廣寒來金湧瀛洲動波搖碣  
石開羊河多酒伴李白總仙才為有陽春調韶  
華一夜回

又卧文園病憐春強自來二毛天地短五夜海  
雲開對月須呼酒逢人莫說才一尊悲世事潦  
倒放歌回

夏日泛舟陽羨

短帆明遠水隨風過碧溪雲橫松列障萍長浪  
生衣愁裡青春去忙中白日西愛山山愛我翠

詩上

十

色傍舟移

又

六月太湖平湖中暑氣清青松影半落白鷺色  
全明波浪光搖夢星河冷過醒一聲漁笛靜山

外暮雲橫

秋夕泛舟

秋水弄清漪蘭舟入淥波幽人逢鷺狎短棹出  
花邊鳥下孤雲外山橫落照時不須愁秉燭明  
月共題詩

十里河渚

十里魚霞路花枝處處逢香凝蘭棹煖露瀉酒  
杯空翠立珠盤上紅嬌手鏡中三千漢宮女面  
面倚春風

題簾

嫋嫋垂珠幌纖纖映玉房月高邀桂影風細度  
花香相竹連雲捲春絲拂夢長輕盈飛燕子渾  
似在昭陽

題雙湖別號

詩上

十一

蓮碧雙開鑑臨清小築堂仙人遺葉舫雲氣爰  
荷棠楊柳沙堤暗蕙葭水國長神魚定飛激三  
河浪花香

贈美人魚星曹北海

纖月關嬌然娟娟媚綺筵束綃迴雪嬌笑靨映  
花圓翠轉眉能語香飛意欲傳低回問詞客孰  
與綠霞妍

送竹屏先生之任嚴州

小小曾同學憐君是俊才遲回初綰綬依晤惜

離杯客路衝殘雪官衙近釣臺還書在早晚飛  
鳥莫徘徊

奉和秋百篇封部寄劉尚書

有客今三輔懷人值九秋詩成鴻鴈下腸斷廣  
陽流露滿黃花徑月生芳杜洲尚書不可見關  
塞迥添愁

又

劉公當盛代勲業膺知名北斗懸龍氣君王問  
復聲一從歸震澤終日對鵲鵲白髮年來滿悠

詩上

士

戀戀國情

又

萬古蒼溪水清漣勝習池獨持郢客調數赴尚  
書期竹裡山泉徧松間海月遲西風吹薜荔能  
不憶當時

送馬汝言南還兼柬弟汝光黃子行義

行李裝龍劍飛蓬逐馬鞭牽衣不忍別斜景徧  
山川路遠書難問情真淚易懸因聲黃叔度好  
種汝陰田

觀舞

同張後渠戎部顧休山都閫夜飲龍福寺  
暫息燃香校來過大士家談兵聞馬援裁賦見  
張華席薦珠林菓歌傳天女花且須拚酩酊聚  
散即揮沙

早春潘伯愚先生見過

子雲憐寂寞春早過東城一樹梅花冷半池楊  
柳晴清言存古道雅坐見交情不厭傾桑椹還  
未聽鳥聲

詩上

雜詠

五言古詩

奉壽高舅翁六十

內舅高翁今年六十壽矣 主晏先生撰述高  
士每稱披衣醫缺之流繕性冲漠抗志熙玄是  
以行超名崇而上古多長年焉柰翁志意淳朴  
克全天真跡鮮入城市不復知有衙府即今人  
也而比跡羲皇上矣行將與上古同壽詎不信  
然予內弟古愚諸君繪方朔圖為壽索予詩因

詩上

古

書此以弁於端云

甫里有高士即是桑子翁幽居謝世塵避跡洮  
湖東遠謝金馬門抗心玄淡中錫簾面群山遠  
樹浮晴空芳朝敞壽筵俎豆春初融金母來致  
詞僊桃映顏紅啖之大丹成飄搖迴仙風結實  
幾千歲慶雲封萬重不啻三見竊綿綿壽無窮

晚泊魯橋

弭棹魯橋下涼吹起林越坐舫俯飛濤觸石噴  
回雪落霞芳草遠去鳥青天末黃河無綠樹千

五弄窠沈欣見高柳枝冉冉垂陰拂念茲長路  
道敗病事金闕故鄉日以遠親知日以闊所至  
竟夷游逢人強親合之風黃塵多南望孤雲沈  
此時幽居子無言共明月

詩上

五言排律

賀南渠相公一品再考詩 有引

嘉靖庚申六月吉朔 渠翁相公甫屆壽辰

再逢泰景

天子重嘉勞績錫予隆縟適復鳳毛承蔭菡蓀

誕秀 國恩家慶駢集一時甚希盛也謹撰

俚語聊攝欣頌云

賦詩合靈灝龍泉麗太曼千年會晶淑昭代出

元臣經緯彌天地文章邁漢秦岩求圖肖說嶽

詩上

十六

降瑞生申五百中興運三千大對陳清華曾遍

歷樞要快先臻知已欣逢

主披忠遂許身典銓從內閣拜相自成均養士

菁莪盛掄才藻鑑神揮毫落星采曳履到天垠

潞國聲名茂房公宰輔貞八方生氣象萬類荷

陶甄華袞圖疏王圖書墜鵲銀宮蓮分晝夜

陞筓首趨晨甲第長安側沙堤太液濱直應聯

寶榻造膝踐文茵騎馬行西內懸魚侍北宸昭

萬鳳藻密勿識龍鱗寵盛情逾抑時艱志益

新報 君摠一德匡國結同寅旦與謨猷協時翁

徐少傅同心輔佐人 華夷屬望頻調停幹元氣

咸謂今之周召云 屹立障顏津斷斷誠無二休休自可親居常泯

稜角臨事見嶙峋溫室虛前席彤扉敞內門登

庸一品久奏最六年新周鼎作元祀虞廷欽四

隣濟常銘日月帟帷靜烟塵鍾鼎書功日蓬孤

首度辰黃封頌 御醴紫誥降 溫綸桃獻蓬

瀛歲花迎劍珮春稱觴珠履上賦擁雕輪元

輿年將半 唐九老會惟季元 汾陽考未湮象賢

詩上

十七

雲楚楚螽蟊日詵詵池上方翔鳳天中復降麟

公門盡桃李官閣茂松筠愚也江干賤誰云席

上珍感恩慚國士頌德切封人駿業看重奏鴻

猷諒未申孤衷欲煉石正色祇垂紳吳意栽培

篤 皇心倚毗純璣衡旋泰運樞軸轉洪鈞佐

治華胥上田風太古淳芬芳應汗竹蒼蒼定莊

椿際會原非偶敷華迥絕倫明良並千載福何

永宜民

賀黃東溪公祖五十壽

廬嶽鍾靈秀乾坤降俊英遙天來紫氣中夜落  
長庚龍馬丰神異冰壺氣宇清喜逢初度近正  
值一陽生天子曾開卷銓曹特受纓驚車花  
外轉竹馬伏前迎地勝周三輔津通漢兩京功  
高北固峙澤沛大江橫黃霸原同姓丹城舊屬  
城簡移初視篆平反若持衡枳棘鳳聊止桑麻  
犬不驚忠誠思報國愷悌更宜氓漢殿王喬屨  
緹山子晉笙簾賢徵渤海指日上承明孤矢平

詩上

十八

生志松筠仰祝情異時天北極頻望五雲旌

席上得中字韻

昨見瑤池席初擎紫貝鍾東華會仙子南極降  
金童舞腕迴紺玉歌聲化綠虹丰神霽秋月咲  
語生春風花露凝微馥鸞雲釀淺紅珠屏度輕  
燕盡棟落霓虫轉盼光流座回翔恣逸空朱顏  
謝脂粉金屋揭簾櫳始信傾城者誰言綉閣中  
但愁秋易老霜色冷吳峯

上壽嚴閣老

聖主垂衣日經綸屬上公華夷沾化兩海宇被  
仁風偉烈伊厲並奇勲稷契同明良逢泰道喜  
起頌神功德業昭天地文章峙岱嵩養賢桃李  
遍造士驥群空考績榮褒異承恩世澤隆床  
頭牙笏滿堂上綵衣紅效舞稱仙算持觴祝壽  
翁願言千萬載調燮布春工

壽嚴介翁八十

中興當撫膺元老獨持衡一德天心合三孤化  
本弘金甌登漢殿寶鼎重周京昆命歸師錫嘉

詩上

十九

謨表肆庭六符爛平正八柱列高明赤烏膚  
孫丹心炯自靈休休回大雅耿耿貫元精造膝  
酬珠遇輸忠翊太平路公欽點虜范老蘊奇兵  
鴈塞烽烟靜鯨波浸氣清三朝逢景運八袞履  
完名書考選三倍重恩此六旌虛懷仍厚眷緡  
典定逾增鳳詔褒書駁紹璫出禁城天題麟服  
重露湛醪樽警北闕醴醕沃南宮錫大烹楊劉  
今軼駕裴郭古齊名敢負丹宸寵空懷綠野情  
乾坤留一老日月照孤貞夾袋英賢入推車謀

斷行門墻餘後進桃李亦鰥生頌德辭斯拙  
緘意薦誠飛雲望天極中夜仰台星隆祉願神  
得崇功父道成上玄應有相平格介千齡

詩上

二十

五言絕句

即扇景

春舟蕩飛泉何處無桃李瓦盆醉村沽坐看山  
月起

聞聲

靜坐忽有聲疑是雨滿索開牕見晴雲樹梢黃  
葉落

詩上

廿一



江南行送陳白野之任常武

江南雨晴春欲歇，綠陰樹樹聞啼鴉。使君別我  
洮湖邊，片帆遠掛荆門月。憶君昨來金壇城，滿  
城竹馬爭出迎。星前露冕春郊遠，花裡鳴渠晝  
漏清。眼前俗吏務苛細，民日多疲吏多事。君乎  
為縣甫三年，四境怡然稱善治。刑清訟簡風俗  
醇，民乃不知有縣吏。湖南春水增綠波，留君不  
住奈君何。行上黃鶴樓，坐看鸚鵡洲。洞庭茫茫  
去，趨急盡。衡山掃雲窟，七十二峰如戟橫。流  
影倒醺青天寒，此中山水古云鮮。君行政美應  
不忝，不見文翁化蜀年。至今名與峨嵋遠，湖湘  
歌舞想吾儂。車輪日一度春風，更知補衮思賢  
佐。早晚朝端召寇公。

入書上

主一

七言絕句

金陵遊棲霞寺看梅有感作三首

赤蘭橋畔月光浮，群玉仙人結佩遊。環向狂夫  
喧喚語，鳳簫聲裡紫霞流。

澄澄碧漢跨紅橋，袅袅青絲拂柳條。明月一天  
花似錦，玉人清夜自吹簫。

白玉為橋水似銀，柳堤花市不勝春。今宵月色  
依然在，無復當時看月人。

詩止

廿三

即晚賜扇景

江上高崖天際懸，春堤楊柳綠於烟。幽人獨坐  
褰幃久，目送飛帆落照邊。

贈吳守陽校摩

仙訣傳來雲水長，百年生事一飛航。掌中自有  
回生術，海上空餘肘後方。

京邸有懷

蕭條蓬室只青燈，極浦佳人白首吟。離思一江  
楓葉冷，西風忽地起秋聲。

即扇景

立盡東風草色青  
鵲啼日落暮愁生  
江流不絕  
春雲合一樹垂楊萬里情

又

懸崖駕雲開石屋  
蒼鱗老龍據玄谷  
三人相對  
坐斜陽間看飛泉瀉鳴玉

贈吳夢義歸歛

千里平湖夜月橋  
秋風聲動大江潮  
故人只在  
黃山畔海鶴長天不可招

木詩上

壬酉

白暮月南還和陽谷韻

長河渺渺天際舟  
寒風短髮吹清秋  
今宵話別  
十年明日遠天孤鴈愁

君家倚傍太湖舟  
作伴來遊玉闕秋  
却指殊方  
是鄉國番疑君有遠行愁

瀛海潮生歸客舟  
玉橋楓冷帝城秋  
清音窈窕  
隨雲去征鴈一聲生遠愁

多君談笑伴行舟  
忘却萍踪已一秋  
漫聽陽關  
惜別酒忽悲遠道動鄉愁

砥柱篇上祝

師相存翁老先生壽

長河飛落崑崙崩  
奔雷動地龍門穿  
黃烟書迷  
白雪亂滔滔真源不復還何年削出女媧石中  
流屹立靈根堅下蟠鰲足真四極上擁龍文插  
九圍孤危定有神明護突兀常看日月懸天吳  
海若不敗度迴風飲態相盤旋恍如狂頑遇端  
一麾面却走何能前又如退之文章孤標起顏

木詩上

廿八

波又如姚崇勲烈八柱擎青天扶桑若木有時  
隳巍巍一柱元精全元精在地河與嶽元精在  
人壽且賢中興相公自嶽降柱石明廷赫具瞻  
雲霄辟立幾萬仞乾坤撐柱歷千年蓬萊殿上  
皂天子麒麟朝聖隱神仙幹旋氣化障狂倒  
坐鎮八紘常晏然佇看籌添滿屋滄溟田

壽荆野庄錦歸行有引

錦歸行壽野庄荆翁也野庄翁居仁積德既壽  
而康適仲子雲洲君登甲第歸稱慶焉鶴髮垂

玄鶴袍侍綵祥光嘉  
莫從賓朋之後而馳  
神遙祝意象可想故歌以  
寄情云

玉闕金莖湛露霏

恩辭帝闕桃花春裡沈金報桂子香中衣錦歸

長河千里星槎飛結聲兩岸搖旌旗紅雲漸遠

白雲近南極相聯北極輝祥輝高擁仙人樓仙

翁庄居清且幽即君已署天門榜歲月新添海

屋壽天門海屋喜氣好食霞飲難朱顏留紫萸

詩上

廿九

江

黃菊榮晚節滄洲白鷺饒清秋三秋華堂綺席  
開十洲仙侶集仙臺正逢仙丈懸孤降况復仙  
郎捧檄回吹簫瀛女雲間出授藥安期海上來  
會看

封誥乘鸞去銀漢年年滿壽杯

賦慕月赤壁圖別號

當年蘇君來赤壁一吊劉曹發長億勝遊今復  
隔前朝空江不見吹簫客多少今人悲昔人坐  
看今人又戒惜回首垂髮如昨日明朝鏡裡秋

霜白多情惟有天際月年年秋望年年色兔入  
山頭不改青蟾流江上依然碧有客不慕蓋世  
功三分國土餘沙戟有客不慕擅時名蘇黃墨  
涕玉魚餽惟慕清光結好盟瓊樓仙子曾相識  
相看江與山坐忘今共昔浪跡風烟有短歌寄  
身天地無長策世能浮雲自往來澄空萬古如  
朝夕

順翁劉老年伯暨夫人雙壽

巴中形勝稱雄麗磊落奇峯挿雲際君家甲第

詩上

三十

聯雲峰乾坤錦蜀鐘靈氣玉堂學士恩光流  
苑郎君並醉遊蘭省仙翁早掛冠前作後述心  
無憂華堂菊梅香撲酒紫誥金章雙皓首百年  
禮樂在南宮千載蟠桃獻西母南宮西母壽筵  
開郎君望雲思舞萊泥金喜逐青鸞報書錦心  
隨白鶴回同袍為歌南山曲飛向杯前脩醺醺  
長年願祝巴山齊山色還青髮還綠

曹太史會齋先生詩集下卷之十五

金壇曹大章著

七言律

遊茅山白雲觀

山溪無處覓仙居，石室回看辟荔餘。  
嶺上白雲誰可贈，枕中鴻寶自能書。  
芝房煒煒開星葉，竹戶泠泠漏露裾。  
此地由來堪著述，茂陵何事老相如。

金山和吳崑麓秋暮思歸

詩

在山時多還家夢，欄闌却似故園扉。  
天遠寒信初隨鴈，客裡霜華半在衣。  
日暮乾坤催短晷，秋深鄉國與心違。  
魚龍寥落江楓冷，愁聽潮聲夜夜歸。

壽慈崖母七表

憶昔卽君將轉銓，思親因得共歸舡。  
通家十載情同母，高壽七旬身是仙。  
細剪山雲供綵服，長留江月伴孤蟬。  
柏舟此日成完節，佇看鸞封下九天。

舟過湖溪擬遊涪山看荷花阻雨

昨夜新晴散綵虹，今朝雷雨送長風。  
花間無分飛朱鷁，樹杪翻疑掛白龍。  
杜甫衝泥愁太劇，謝安看屐興全空。  
歸來悵望經過處，應有青山入夢中。

祝丹徒尹張吉壽誕日

金山仙縣似涪陽，花裡琴聲散遠香。  
帝里降神毓中甫，漢家循吏見龔黃。  
天人紫貝傳瑤島，中使黃金出建章。  
棘詎堪淹鳳翮，回翔指日五雲鄉。

雲鄉

又

霓旌一道試專城，贏得仁風海內名。  
自是列星歸帝夢，豈無甘露奏西京。  
千年燕國鍾靈氣，百里吳歌作頌聲。  
壇上只今笙鶴在，佇看飛舄日邊行。

送都紀姚麓居南還

絳臺仙柱白雲間，萬里真遊五月還。  
朝叩天關瞻北斗，夕乘風馭向南山。  
烟霞正憶千峰碧，

食寧憂兩鬢斑歸去華陽訪茅氏石漿應許寄  
顏顏

金山詠桂

市隱襟懷自不群閑庭寥廓挹清芬持杯金粟  
秋風切對月幽香夜露沄靈種應知天上有茸  
蘿當與世遙分湖山祇為探奇到邂逅逢君又  
羨君

又

纖葩細細飛金粟碧幹陰陰擬玉文南國騷人

詩下

三

堪結佩燕山嗣子自超群潮聲影落樽前月秋  
色香生座上雲樓閣清虛仙子下長生杵就許  
貽君

奉送程侯明翁秦才先生年丈入

觀

朝元重看洛陽春執玉橫金上紫宸紅杏花  
明同座主甘棠恩重共州人百年清操寒食怕  
兩袖春風徧飲醇喜動天顏敷奏入圖名麟  
閣獨嶙峋

壽戴老先生八十

鶴髮酡顏八十強

龍函紫誥五花粧昔年官跡遼陽迥此日

恩褒翼軫光禮樂一家沿大戴君臣千載慶明  
良懸知

榮壽開尊處冉冉仙雲海嶽長

唐脩撰冊封山東

天章煒燁下

鸞坡手捧

詩下

四

綸音寵渥多南去暫遠清禁直東封應上泰山

阿魯郊地近

宗藩秀驛路春生景象和縹緲都亭一回首星

馳使節莫蹉蛇

姚編脩冊封河南

龍誥新頒使命榮清霜滿地送君行一鞭笑指

嵩陽色三疊歌傳洛下情自昔儒臣諳典禮只

今文苑著聲名好將維翰規宗商萬葉分封壯

帝京

七言律

春日金陵道中

此來不負踏春行  
此日尋春春已深  
笑折桃花還駐馬  
細看楊柳忽聞鶯  
青山歷歷雲天靜  
白草蕭蕭塵土輕  
詞客逢時應獻策  
文星光動五龍城

又

不第

五

楊柳青陰生遠烟  
苑花紅雨點飛泉  
遊絲送馬依依舞  
香氣隨風細細傳  
何處樽壘依礪石  
誰家簫鼓發湖船  
星河入夜松雲冷  
笑問酒家乘醉眠

舟次錫山

西風蕭蕭遊子心  
片帆高掛綠船輕  
姑蘇臺上有明月  
閶闔城中多故人  
文章落筆三千字  
虎豹蟠胸百萬兵  
幸際聖明求士日  
肯教白壁玷青蠅

送默齋致政還鄉

五載承恩依華陛  
一帆歸興渡滄溟  
疏陳紫禁辭龍極  
袖拂清風出鳳城  
荒徑菊松應久待  
故鄉水月亦歡迎  
羞將短髮緇塵土  
白鶴磯頭設濯纓

留別省中年丈

嗟予別去故人留  
紫禁清光好共遊  
並履星辰依北極  
片帆烟雨到南洲  
千年史筆惟班馬  
三代衣冠有召周  
歲月滄江甦病骨  
夢魂還遶翠

北風吹雲雲南飛  
小窓窺竹淚沾衣  
羈魂欲逐孤雲去  
病脉憐同弱線微  
伏枕經時遶秣馬  
慈闈此日倚荆扉  
潞河秋色孤帆別  
盡省花開到紫薇

兩月清班輕去國  
一身多病乞歸田  
瞻雲白髮三千里  
戀日丹心尺五天  
嗟我孤舟堪下淚  
羨君並馬欲流涎  
秋風此去無多日  
敢向征鴻覓寄篇

送丁江皋之新都

殊卿正喜逢知舊復送行舟潞水頭人去幽燕  
雙關迥路經吳越萬山稠一官振鐸桐江日多  
士橫經桂館秋景羨鄭虔能化俗徵書早晚下  
神州

送冉鉄城年丈司教嘉興

當年蟾窟憶同升此日談經悵別情北向黃塵  
辭紫牘南歸華髮滿簪纓山齋苑李行將茂水  
國烟霞望處生會待三鱣先應瑞佇看飛詔下

形城

即扇景

野入最有滄洲情結廬水口幽且清捲幔霏霏  
雲氣泊開窓冉冉湖光明每看遠岫生新月時  
見扁舟來故人悠然身世亦魚鳥忘機共結林  
泉盟

金陵道中

萬壑寒雲結不開西風飛雪馬嘶哀石崖寂歷  
水花落松樹栖迷凍翻來蓬鬢又驚時序改狂

才不與世情諧誰家結屋山中砌竹徑荆扉為  
釣臺

花朝步郭有懷

芳辰步郭試單衣舊日看花伴已非柳絮漫隨  
流水去桃花應笑故人違一尊暮酒懷明月十  
里青山共落暉卧病小齋長寂寞多情燕子幾  
時歸

又

二月郊南柳色春淡雲晴靄動芳辰霏霏花氣  
偏隨酒嫋嫋鶯歌解和人野舫醉乘明月渡芳  
洲情與白鷗馴武陵溪水今深許笑逐桃花鈔

不請下

八

問津  
花朝步郭和寄  
東風綠草到平臺小檻晴臨曲砌隈月影上洲  
楊柳亂露香沾酒杏花開佳人步郭逢君飲卧  
病憐春強自來尋勝正當花度日益官鶯蝶一  
齊回

泛舟注九次水南  
學士韻

清溪窈窕入重湖湖上周圍列障多  
極浦飛帆隨鳥沒臨津建閣拂雲  
裁尚卿惜別開尊送學士清遊鼓棹  
過賤子自憐長卧病喜從名碩起  
林阿

又

漫狎鳬鷗泛碧波蒹葭深處海雲多  
千峰映樹清烟遠孤嶼橫津紫石  
峨飛蓋褐羅綠磴轉凌虛華鷁載  
仙過使君名重靈區勝文彩虹光  
貫曲阿

不許下

九

送別懷人

懷人正憶荆溪路開窓忽見銅官  
山此時去鷁知行住明日飛鴻定  
往還落月行雲牽別夢愁秋卧病  
共沾衫相思况復西風急荷葉芳  
花一夜殘

又

江雲漠漠黯離筵沙鳥依依亦可  
憐病裡不堪頻折柳夢中應得上  
歸船出門影沒即千里落日魂消  
渺一天秋水微茫風色惡一帆何  
處望

飛僊

登北城水樓

澤國孤城浮一水清宵漫興倚重  
樓風生蘆荻汀沙晚潮落閑河海  
月秋病怯露華披短綵亂聞星變  
助新愁石臺坐看浮雲淨北斗光  
懸五鳳州

又

文園卧病久淹留杖策新城看水  
樓河漢星光搖素月蕪葭涼意動  
清秋時危占象旄頭暗夜

不許下

十

靜絃聲鼓角愁凝鬢漸看凋玉露  
欲將融策杖滄洲

湖上送別

君去三湖路未涯弦歌今夜共誰  
家暮雲惜別絲絲雨水荷牽情嫋  
嫋花南浦孤航堪墮淚西風愁髮  
易生華荆溪八月鴻來早銀漢無  
聲好泛槎

又

一杯酒盡各生涯惡說湖南是舊  
家聞笛傷情



折楊柳思君不見看蓮花窓前鬟影秋雲度夢  
裡容光夜月華明發不堪回首望烟波萬頃一  
星槎

賀嚴介翁考績

六景台垣相業高五雲常映紫麟袍丹心日麗  
當霄漢黃閣風清靜海濤萬駿群空收國士千  
官禮絕引仙曹金貂不數汾陽後池上春深長  
鳳毛

又

不詩下

十一

危聖功成壽域開天恩南極共昭回衣綰錦  
明華蓋廟畧披丹照上台花近層霄迎劍履春  
歸元鼎潤益梅三年玉筍班行遠惟荷仁恩遍  
九咳

賀徐存翁壽

相公間氣鍾天地翊聖元功在鼎彝蓮炬出宮  
分禁漏錦麟上殿晃朝儀廟堂正色千官肅水  
至清襟百世師天為吾皇壽平格願躋夷夏邁  
雍熙

又

上台瑞彩颺朝端仙掌高秋湛露傳御醴光推  
雙鬢綠宸楓聲映寸心丹西垣造膝謨謀密東  
閣延儒禮數寬草野病生懷戴切每依北斗祝  
長安

又

元宰聲齊斗嶽高紆謨翊主協夔皋青藜夜燭  
黃扉卷彤管春揮翠苑毫異域每從詢姓字諸  
生何幸荷鈞陶紫宸夜夜祥光滿分照先應碩

不詩下

十二

輔叨

送郭寶山總戎出鎮

斬將擐旗處處勲冠軍名姓舊曾聞班超出塞  
先投筆卻轍登壇且好文海泛直窮蛟蜃窟山  
驪深入虎狼群中原今有汾陽在坐見東南靜  
島氛

送涵野公祖按吳還朝一首

吳天鵬鶚橫清秋使者歸來五鳳樓驄馬一鞭  
楓色遶法臺千尺翠雲浮彤車帶雨行江上白

筆飛霜入殿頭 天子臨軒親賜問國風十二  
御屏收

送瞿慕川歸楚

才子西歸客路賒吳門帆影岳陽霞雲霄紫氣  
三阿劍星斗銀河八月槎作賦朱平原自楚裁  
書王祐舊通家瀟湘鴈度飛霜後為帶花箋到  
海涯

送趙柱野之滌陽

春花城闕送星車諫草封題重禁廬冀北空羣

木詩下

十三

憐王駿淮南建節賜金魚三千雲錦煩紆策太  
一風才可並書青瑣舊臣懸斗望霓旌未許滯  
江滌

又

海內文章瞻斗象禁中顏色散瓊瑤邊戎太計  
須才仗卿曲高情柰別何瑣闥鳳鳴丹宸重江  
涯龍牧錦雲多聊勝蹟追豐樂佇看台星轉  
王坡

送郭一崖使琉球

青瑣才名重帝京金符玉簡獨南行彭羅氣壓  
波光靜象魏心懸曙色明憂國諫書傳舊草觀  
風詩句擅新聲九重龍象憑誰補萬里瑤天一  
佇旌

送疊峰劉年兄歸省

一封情疏別金鑒千里飛鳥促去鞍盡戟行花  
春賜告錦衣歸第晝承歡前傳塞漠烽猶急雲  
卧湖湘夢未安願把丹心酬白髮故人朝夕望  
彈冠

木詩下

十四

胡順所見訪留宴

詞客當年意氣豪敲門夜半索香醪別來歲月  
渾今日老去風塵欲二毛星檻露臺聯錦度玉  
堂冰厥總仙曹春風滿袖提明月莫負清歌子  
夜高

又

春省仙郎春日來偶逢春宴解衣陪醉邀花月  
移趨席笑攬銀河瀉酒杯江海浮蹤豪興在乾  
坤知己病懷開不緣城閣傳銀箭肯放良宵一

憐仙史客裡鶯花咲病身落日亭臺須盡醉西  
山兵甲定非真書生看劍空憂國馬上狂歌傷  
暮春

玉驄金馬獨超塵約伴看花十里濱紫極班余  
聊適與黃金臺上欲酬身湖中公事同蘇子谷  
口幽情訪鄭真聞說明朝還有約藉君佳句強  
留春

詞客揚鞭衝曉塵將軍池館翠微濱泉通太液  
渥靈氣花近層宵媚客身竹嶼行厨頻度酒桃

不許下

去

源山路欲尋真五陵車馬方乘興莫遣輕陰  
好春

天上霏烟接彩塵漢宮佳氣王河濱追隨簪組  
異鄉酒寥落乾坤到處身故國鴈歸悲正切遠  
山雲盡看須真辭家兩度逢寒食花落龍城又  
暮春

最嫌紗帽逐緇塵漫試單衣問水濱花鳥有情  
供小坐勲名無意絆浮身營荒細柳銷金甲煙  
結繡桃禮玉真世事祇今何足問賈生涕淚滿

汪春

送蔡尚書之留都歸省

台星忽報轉璿京虹象先占應石城八座辭朝  
南國計五雲映綵北堂情江干花鳥怜重到後  
轉南 海內文章仰舊名病怯清秋未堪送祇須  
明歲出郊迎

送高南宇掌南京翰林院事

五夜綸章傳禁內十洲文象照江東天門拱日  
明金馬秋水搖旗混玉虹庭鵲亂鳴銀印合吏

不許下

去

入不到玉堂空鍾山佳氣泰淮月盡屬登臨作  
賦中

代送給舍湯練川按南

省中半采星辰動花裏旌旗日月搖幃幃籌空  
青海箭文章光湧大江潮吳門羽檄飛猶急冀  
關烟雲聽正遶帝遣納言應有意願披民隱達  
宸宵

李文麓用封藩省

絲綸閣下紫微仙寶冊金函下九天南國茅苴

丹土社北堂花誥王龍箋寒雲飛節燕山外春  
日題詩衡嶽巔豈是鳳池需染翰相公早晚望  
歸鞭

郭給舍少岡使藩省

九宵曳履排金瑣十月飛旌下王龍上帝臨軒  
親授冊高堂捧誥特褒功匡時抗疏傳封草奉  
使恩光氣象虹萬里壯遊勞採訪歸來奏對大  
明宮

李翰林送親還鄉

詩下

十

白晝青春喧鼓旂封章天上借恩暉十洲仙侶  
雙玄鶴四海文星一綵衣把袂尊前鴻鴈去到  
家江上杏花飛殷勤為擬相逢日清禁詞頭莫  
久違

送郭柘岡長兄刺鄧州

長安雨後曉塵清太守朱旗照乘明已見楚材  
登左掖更誇荆王重連城百花洲近褰帷看五  
馬車高露晞行郡閣東風范公業知君報政繼  
前聲

壽常州吳母段氏詩二律

延陵奕葉貴堪誇仙骨夫人髯未華王署清班  
雙玉樹金鑾紫誥五金花文推季子原吳國史  
美原妃出段家為問支機幾千歲南風五月許  
乘槎

又

詞臣賜沐奉潘輿伯仲才名那更如春草心懸  
停視草時仲史冬魚養切早焚魚伯史養侍文星孕

日應先夢形管編時定特書今相有親恩賚異

詩下

九

元輔有親今即看麟王到華廬

白節菴載酒邀坐

龍城重覓鳳臺盟浪說移家是客星白也詩才  
今著姓吳中佳士舊知名尊前鴈序青雲色鄧  
上歌傳白雪聲俠客翩翩本仙氣輕槎故犯斗  
牛行

又白節菴持扇索書

風流逸少自能書幾向牀前強索予飛去素紈  
喬以避原扇失染來彩筆愧難如菱溪頻過懷

人棹草閣虛傳問字車即使西歸家一水好臨  
河畔寄雙魚

贈江陰劉明府

江城仙令動星華昭代文臣第一家價重三湘  
人似玉春生萬井縣為花楚材宜棟先分竹漢  
殿徵書已及瓜先世莊襄今復見旂常勲績定  
同誇

登君山

此地飛觴不可停狂言那解病時名王龍濟漾

六詩下

十

偏宜月金馬悵諧或是星楊子濤疑岐路泣春  
申石似霸圖橫不知多少紅塵客可向江頭一  
濯纓

登君山懷

請看落照共登臺月練霞文次第裁海上長驅  
雲屨立城頭念削玉蓮開杯疑河漢銀光瀉濟  
帶蛾眉雪色來諸客盡高河朔興獨憐袁紹不  
相陪

贈曹白谷

兩世通家誼未疎中原賜姓更同初為儒不羨  
栽花客學圃偏耽種樹書逃世雅同巢父谷草  
玄渾似子雲居不知太史占天象可道徵星次  
斗墟

江陰道中

芙蓉湖北古長河十載相違此再過雨過水如  
銀漢碧荷邊山似剡溪多喝蘆大博風前酒按  
拍雙聲月下歌應有鉅公千氣象上台偏照暨  
城河

六詩下

十一

江陰蘭沈劍南季連江

蕪葭萬頃水如繩漫說仙舟御李膺投謁豈緣  
干八座到來剛及禮三乘時值觀音會休文別去還  
餘宅季子封時尚有陵坐客曹劉能作賦君山  
何可不重登

贈陸遠堂靜菴

誰過延陵不上樓偏於詞客獨淹留雲飛片片  
天花雨霞落層層海氣秋削出青蓮疑蜃幻擎  
來紫鉢定龍游早辭簪組談禪者肯放紅塵點

白頭

七夕

織就綃霞散巧筵誰人不賦絳河篇最憐俠客  
都門調動惜佳期是隔年香散月絃疑吐桂花  
開天漢定為蓮遙知此夜乘梯客只恐君平說  
漢鵲

計拙誰云巧可圖逢人且醉酒家胡銀河渡鵲  
金清淺寶月窺人乍有無七夕今年還是夏雙  
星明夜便成孤不知相隔杳何許一水盈盈不

八詩下

廿二

可呼

雨花臺

東風結識少年場輦道飛塵十里香杯酒有情  
皆俠客烟花何處不春陽馬蹄腰褭褭珠箔人  
面嬌酣倚玉床堪嘆風流病司馬扶有曳杖學  
人忙

登齊雲

金莖萬仞倚重雲碧海飛鳧日月分為割天關  
通一線遂緣鳥道躡層氛珠從銀漢懸晴雨花

白岳仙入近有無勝遊聊得縱狂吾雲開萬朵  
芙蓉出霞落千層紫翠舖倚石危臺渾削玉飛  
空晴瀑盡成珠却誇扶杖登臨者漢客相如是  
病夫

又

遊落石臺

峭壁千尋海上雄何年驅峙漫溪東明星半落

八詩下

廿三

銀河隘華萼斜懸寶鑑空雲擁三山翔彩鳳濤  
飛五水繞長虹况逢新雨高秋節翠壑紅生幾  
樹楓

贈崔暘谷年丈

江門一水到新都萬派恩波屬大夫曾障風濶  
誇砥柱却懸星婺照冰壺翁先任江云漢廷循吏隨

微相鄭國遺良擬並塗潦倒故人驚髮改欲從

白岳乞丹爐

贈國醫中溪

遙尋瑤草嶠仙都共說金丹屬鶴盧家近靈區  
因竊蘇名迹塵世故懸壺上池神水能玄照太  
古其餘得秘樞自解朝餐經歲久逢君病骨許  
金蘇

金陵遊棲霞寺看梅有感

綴雪飛香十里遊秣陵山色定羅浮霞樓片片  
芙蓉石雲構重重翠羽樓芳草吟詩宜馬上蒼  
枝留客有壚頭斷腸不是聞猿嘯春夜松聲似  
昔秋

人詩本

廿四

席上有懷

曼曼巫山入夢行亭亭結綺傍花明魂飛洛水  
嬌無語家住邯鄲少有名歌帶空中丹鳳下粧  
疑眼底寒霞生滿秋黃菊清華夜天上仙人亦  
自傾

春日金陵道中

湖光倒接千山碧沙色平連十里青候鳥不鳴  
高柳靜飛花散逐驚衣輕雲過古道風塵鬢樹  
外層臺日月城靜靜不知春色老與君猶得踏

送江布政心源年丈陞任江西巡撫

江上高秋幾日逢中丞行劍出芙蓉西還畫錦  
金為豸北下天綸璽是龍三鎮提兵滄海晏尺  
書報續白雲封黑頭江總歸朝日載酒維揚話  
別悰

飛來峯

青蓮白雪開娉婷罔象神功太著靈纖女支機  
河上石飛瓊倚玉月中屏雲根不斷西川色王  
羽長揮發野星只恐凌虛復飛去三山海外自

人詩下

五

嚴高

又

何處玲瓏玉竇開故尋幽勝特飛來煉成媧綺  
天邊落驅就秦鞭海上回松影斜穿明月裏泉  
聲飛傍白雲隈多因避地移深谷怪殺山僧却  
浪猜

奉贈謝撫臺松屏年丈

朝回天錫璽書來百越江山憲府開漢殿黃金  
旌左轄翁先任浙藩云武林繡斧建都臺飛霜

狼垓澄南渤應象虹光燭上台共說勲名垂鼎  
鼎祗今須讓楚中材

又

春風御道憶同征海山高懸謝傳名三楚鍾靈  
申降嶽一朝名世李長城東溟坐使消兵氣北  
斗行聽曳履聲潦倒重逢多病色窮愁應念老  
虞卿

西湖次韻

絲管聲喧桂楫紛綺羅嬌漾碧波紋四山忽斷

六詩下

七

三

中丞浸萬利周圍半護雲樓閣長含滄海色藤  
蘿盡帶紫霞文芙蓉十二仙人掌玉露瀕教飲  
半醺

又

嵐鵲霏空翠羽紛波痕輕裊藕絲紋梅花夢斷  
孤山月貝葉香生六浦雲鴉鵲已非餘紫氣虬  
龍太老抱星文最怜楓葉酣霜色斜傍衰顏倚  
夕曛

桐廬道中

千里銀河天上源一簫清雀泛潯潯愁中片月  
怜秋色夢裡飛濤怯病魂兩岸青山供伏枕二  
江寒雨共開樽釣臺那復披來客風俗漁樵自  
結村

謝中丞邀諸年丈同飲吳山

霄漢風塵事已非開尊重幸傍清微霜花寒晃  
綈袍色霞綺晴添繡憶輝月出西湖人在鏡天  
低吳岫座成幃盍簪此夜還干象應報台垣集  
少微

六詩下

七

三

贈凌雙橋母

華髮仙姑白雪操斑衣萊子綠宮袍九天題節  
金龍額五馬馳恩翠鳳朝歲晚嬌幃森古檜春  
回御苑薦蟠桃彤編定勒共姜美貽燕九熊樹  
並褒

自天題節雙龍額盛典馳恩五鳳軔

席上呈朱白翁大參

棘闌春傍識朱雲疏草明光海內聞驄馬內臺  
看正色紫薇行省颺清芬參知宋制官為相梁



棟明時楚不群潦倒浪遊若水上一尊何幸挹

台文

驄馬使曾淮甸肅紫薇省向雲溪分

同中丞吳悟齋年丈遊金山得秋字二律

畫戟朱旗閃碧游中丞霜色正飛秋詩篇剪雪

蕪湖湧劍氣生雲抱日浮砥柱孤標蒼玉削迴

瀾細織錦紋流憂時未遂澄清意縹緲江雲起

暮愁

使君麾節下真州江上重逢得勝遊兩地風塵

詩下

廿八

今對面百年意氣此登樓一天霞色中流揖蕩

里濤聲巨濟舟獨笑文園長臥病揮毫尚有絲

紅浮

壽無錫陸華野母 孺人

遊子言歸白鶴船裁雲製綵祝慈年瑤池春滿

花三月綺席生香酒二泉寸草庭前鳥鳥下尺

書天上紫鸞傳金門狂史原方朔定有祥霞護

壽篇

春日朱鴻臚厓谷顧文學陵陽過訪得張

虛菴來字韻奉荅

竹徑寥寥空碧苔雙星忽漫照高臺唾飛白玉

風前落烏度青雲江上來鱗尾青斑原帝侍虎

頭詞客總仙才相逢莫問年來事唯有桃花似

舊開

和虛菴池字

流水飛香送酒卮東風行珮集瑤池愁心舊事

空桃葉作賦閑情自柳枝白雪正逢題鳳客青

春剛及放花時一尊暮色南山好明月清歌歸

詩下

廿九

未遲

賀孫吉菴六十壽

西望函關紫氣霏華陽仙吏解組歸霜花對酒

堪同老水鳥依人共息機玉層歲迴青雀降金

丹光化綵雲飛遊名自媿東方朔潦倒徒悲未

拂衣

壽朱晚湖七袞

京江遊子星雙翼千里相逢眼倍明戎馬故鄉

行寓隱湖山落日酒杯輕竹節尋勝開風月萍

概論交好弟兄應是姓名仙籍上故交踪跡傍東瀛

賀嚴介翁八十壽

鈴山千古會精靈萬壽師臣三代英神鼎調元  
金作鉉上台捧極王為衡烟雲麟閣開仙島日  
月龍旂炳令名聖主中興專倚毗南華應為錫  
長生

又

元勳上壽古今難疏奏天顏百倍歡黃猷蓋盤

詩下

三

頌御品朱衣獻頌擁朝官直廬近切金龍座賜  
輜行過一筍闌時見中璫傳手割萬幾代總勸  
加餐

送錢竹野榮授南還預慶其父

南坡翁七十壽

青春錦綬到江涯獻壽開尊白晝華雲鎖南洲  
高士傳漸分北固洞仙家便移九月為三月頌  
把莼花當菊花定有丹砂駐顏色謾看鵬路五  
雲賒

賦萬吏部洪都別墅

參差別業枕洪都聞道溪南天下無海上樓臺  
秋並出鏡中魚鳥月同鋪好將冠蓋名新里更  
取郎官作舊湖漢闕祇今須汲黯西風未可問  
尊鱸

吏部名高啓事才當年抱膝豫章隈彈琴峽畔  
餘流水吹笛樓邊尚落梅霜雪曾淹乘興棹雲  
霞常護讀書臺故園咫尺淮西地三徑風塵自  
綠苔

詩下

三

草閣馮高盡漢封柴門終日鎖芙蓉如今過客  
休題鳳在昔佳人暫卧龍水圻盆城分九派山  
遭廬嶽散千峯歸心為寄長安月落向西江半  
夜鐘

梁父吟殘海日昏矇看秋色起千村南洲太守  
頻懸榻北郭先生獨灌園別後驚鴻開紫殿望  
中猿鶴隔青門武陵未計桃花開為待功成乞  
主尊

錢桐陽太守擢徐州兵憲

五鳳遷書下玉京三山建節大夫行專城千里  
多遺惠秉篆三邦起令名渡口攀轅霜月慘江  
流鼓枻海潮生秦洲太守循良慣早播芳聲動  
紫宸

秋夜宴集和崑麓二首

翠竹深深一徑分荒城客到掃門勤文園卧病  
憐司馬草閣窮玄羨子雲世路只今多口忘詩  
篇祇合避人焚十年館職求餘稿秘省惟存賀  
瑞文

詩下

三

銀漢孤西秋色分星槎飛渡片帆動十年意氣  
今宵月一紙風騷滿座雲楚璞暗投堪抱泣秦  
舡決戰計先焚盍簪更喜逢張籍太史應占奎  
壁文

秋日同萬從川盛敷玄遊龍山賦烟光溟  
而暮山紫得秋字二首

翠壑丹楓照素秋千山暮色一尊收斜陽入座  
霞殘酒飛鳥依簾雲在樓連壁高才誇倚馬從  
川歌玄傍湖小桀欲盟鷗夜來虹氣干星象猶

憶當年王輦遊

尊前風露動清秋天畔孤雲落照收四海交遊  
吾抱病萬山烟靄此登樓晴驕島嶼紅鞦日暮  
入沙汀白鵝鷗為閣十年渾似夢岩花猶待故  
人遊

七夕喜雨

七夕新蟾太臧輝滿天雲雨正霏微還從雲漢  
源頭瀉疑是巫山夢裡飛星渚波搖機石動海  
門潮濶客槎稀直須漲斷明河影不放天孫渡

詩

三

鵲歸

送虞拙軒之未昌司訓

故人綰綬下滇州萬里風雲屬壯遊明月孤帆  
天際影啼猿落木客中秋心懸魏闕迢迢隔手  
拂蠻烟次第收無柰頻聲催棹去離情流水共  
悠悠

上秦明石郡侯

緋緋五馬舊諸侯三載專城領上游自是扶風  
當漢屏豈無甘露奏神州海潮夜白千山雪砥

柱中懸萬里流莫道歲星人不識赤鳧早晚鳳池頭

送安龍源擢刺

五鳳遷書下玉京樓船飛渡大夫行江城雨色

三山潤錫縣蒼香二水清公署在岐路驪歌霜月

恹中流簫鼓海潮平秦州五馬行春後早晚彤

墀起蒼聲

送胡劍西歸省

綠衣新帶五雲光此日承恩下玉堂一念豈

入詩下

辛酉

辭千里遠双幃同慶七旬康佩聲初出星辰上

劍氣平分翼軫旁聖主只今多顧問莫因桑

梓滯行裝

又

烟含嘉樹禁垣秋無那仙輶不暫留時論獨尊

山斗望古稀同進海天籌一身忠孝持人紀千

載文章重國謀省侍竭來當速駕直廬清夜待

詞頭

李中翰冊封湖廣

五夜龍光騰寶篆新承恩命出彤墀丹楓入望添行色粉署凝香起夢思去鴈遠隨衡嶽上歸帆獨傍楚江湄緬懷君父情何極指日應須到鳳池

送魏給諫歸省

滿袖天香出瑣闥封章手攬夜騰輝恩祇投馳丹節獻壽榮親舞綠衣梓里益增門位重楓宸應覺諫書稀何時定發歸朝興佇望春江盡鷁飛

入詩下

壬午

送熊所夏先生任鄭州別駕

鳴騶宛宛出皇州驛路新涼已送秋卜夏千

年餘藻思王祥此日更風流嵩南雲樹浮嘉氣

洛下聲華起壯遊我亦平生懷少室因君極目

望東周

春遊呈林對山先生

春遊不厭馬蹄遥貰酒尋芳度小橋野岸梅香通上苑禁城簫韻近虞韶校閑未若嵇康懶玩世寧同許子瓢清暇知君多古調不妨佳興遘

漁樵

寄戴少渠

西湖一別兩經秋每向寒雲感敵裘臥病幾看  
池上月探奇同入海西樓扁舟何日達安道岐  
路長時愧馬周獨倚京華望箕斗灌花漫爾學  
忘憂

題瑞鹿隨車圖贈秦郡伯

五馬行春政日餘清風鼓拂動郊墟山川不改  
康時秀麋鹿遙從長者車故館獨憐遺舊跡官

詩下

三本

庭猶得伴閒居爰知福履由臻入莫戀嘶花倦  
押書

贈張博士

明廢風中萬木稠遙將尊酒送行輶半窓皓月  
虛塵榻千里寒雲憶散裘柳色官牆空嫋嫋山  
光驛路自悠悠憑高不用頻回首惟待賢聲入  
帝州

雙壽崇封

嚴慈耄耄秩三臺天壽天恩晚益培太乙書

通玄鶴下雙成錄駕絳鸞來婺星南極千年並  
軸金文五色裁八座盡臣時舞絳孝誠猶自  
賦南陵

詩下

三本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賦

盆池魚賦有序

支離子避世金馬之門越歷年載丙辰之歲適有采薪之疾棲於李君之廬廬之右有隙地一區偶因行藥輒一至焉中有埴就埴甃池於廣袤丈淵渟可鑑嘗有餽君生魚者即不忍烹之置於其中朝晡二時飯已以其餘粒飼之拊其石則羣聚而浮於水若與人相

賦卷十六

一

狎者比以為常支離子曰爾何樂於是耶君曰子非予何以知予之樂也直以是魚之樂得其所以爾奚其樂奚其樂子如有言僕願聞之予曰諾耶因伏枕應以斯文

天地好生萬物以成蠢爾庶類各肖厥形雖賦予之不齊均挺異而含靈覩鱗介之游泳觀羽翼之騫騰或潛伏于太陰或飛翥于高冥雖小大之分殊貴得性而忘情若夫鳳翔千仞鵬搏九霄神龍巨鯢海運逍遙徙若移山噴如驚濤

羗無心與物競胡異患之能挽相盆池之儵魚稟冲融之土德謝主人之侈惠藉餘波而假息乃優游而縱逸日相羊於其內行千里於咫尺雖蒙恩於曲全終眷戀於川澤於是支離子詢於皓然主人曰爾有樂於此者乎蒙竊感焉敢問所安主人曰仁者不遺於一物矧茲含氣之類乎子獨弗見蟲能裹葉而却患蟻知出垤以求生雁啣蘆而避繳魚吐墨以遁形爰以矜其

賦卷十六

二

吟沫而就斃非掠美以市名廼命童子曰經曰營因凹為池復甃之平引以滄浪餌以香杭或游在藻或躍在萍胃以魯縞澆澆何驚子固樂夫魚之樂其有樂於魚者耶子之謂矣無乃異乎支離子復趨進曰譬諸禽鹿頃而見獲非無嘉藁更饒美穀踟躕頸觸笱頓蹶躑躑若赴蹈於場火豈甘夫珍芻而玉食每紆思乎冥冥長寄心於逐逐嗟此微蟲兮性固不同我視洋洋兮彼則顛顛允矣仁人兮哀此阨窮放諸江海兮

榮願斯終主人聞之始焉而嚮卒焉以喜愛揭  
其裾載曳其履取以懷之遵江之渙乃為詩曰  
步江上之芳洲雲澹澹兮水悠悠渺一望兮千  
里惟白鷺兮沙鷗覽物性之容與兮孫何足以  
淹留舍旃舍旃兮任遐逝而遠遊爾乃揚鬢奮  
鬣蜿蜒跌宕烟霧縱橫倏忽萬狀繁髣髴其若  
神排電麗而直上扣寶欵之砵碗踞陳辭而來  
賦曰恭承嘉惠兮渥且沛兮蚊蚋負山兮弗勝  
賦兮何以報之兮隋珠鄭珮兮君子萬年兮而  
策而旋歸永陶陶而樂胥

賦卷十六

三

無艾兮言既則萬籟俱寂寥然天宇風恬浪平  
無所覩日隱隱而啣山月朧朧而印浦擘駢

賀劉漸齋獎勵幃詞

伏以京口古稱雄拱留畿而作鎮洪都今解秀  
際盛世以生賢五雲初拜命於銅龍百里乍歡  
迎乎竹馬治政遽成於朞月褒書早下於巡臺  
允占經國之才預卜台垣之彥恭惟即諫議漸  
齋老先生閣下柱挺郊庭玉生崑園鄉書魁選  
用擅時名制策條陳高標甲第向瓊林而錫宴  
來赤縣以宣恩玉立金相久負廟堂之望鸞翔  
鳳翥暫淹枳棘之栖鋒芒迥脫於囊居器宇大  
成於家食是以臨民立政先端本而澄源理劇  
治繁善提綱而舉要引經折獄守法弗阿按籍  
審差越宿遠定展經綸以濟世體國如家引恫  
瘝而在躬愛民猶子牛刀初試絃歌修已聞聲  
鳬鳥纔飛土俗恍如素練恪守官箴三事頒行  
潢詔六條匹休前史之循良綽攬當代之譽望  
澤沾甘雨棠布濃陰德溥陽春荅開滿縣宜其  
民懷茂宰感孚祗覺已深由來石動端公旌獎  
奚容少緩準擬剡藤之首荐佇喬木之高遷

八詞

青瑣烏臺刻期已近綠槐紫棘攷足匪遙莊生  
賦鵬運南溟豈直萬里萊公詠鷁舟橫水姑待  
一時某通家幸附阮咸久敦年誼受賜實同河  
潤近按隣封當夫僚案徵言敢辭菲陋因于縉  
紳胥慶聊效芹忱填新調以代歌謠獻蕪詞而  
祝台鼎詞曰祥烏曉集門前戟報喜事臨前  
驛飛騎為傳霜府檄數行褒語盈筐采幣特獎  
河陽客○雲霄縹緲雙鳬鳥常見朝朝謁文石  
拾日乘驄馳紫陌手持色深舜裳待補

詞

剛席

右調青玉案

曹太史含齋集十六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曹大章撰大章字一呈號含齋金壇人嘉靖癸

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以廢疾罷是集凡文十三

卷詩三卷多慶祝哀輓之篇應試策論亦悉載焉



姜鳳阿文集三十八卷(一)

〔明〕姜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姜鳳阿先生文集序

弘正而後士大夫高駝遠騁禰檀左而畢  
先秦史遷以降無述矣彬彬者可指數也  
乃其弊流而為似龍出之無所自而施之  
無所當六季之習則茅靡矣膚立矣巧者  
猴棘端侈者繡土木不佞于其間粗亦曉  
所趣舍以才薄未盡合也求之天下而又  
鮮所真合也則不能不抑而宋氏之思宋

姜鳳阿文集

序一

氏之若廬陵洪州也雖不得暢于格而得  
暢於情與事雖然猶未暢於理也以子雲  
之愈深愈晦而退之之或離或合也則又  
不能不進而濂洛紫陽之思非謂進於格  
也謂不以格囿也濂洛理而簡紫陽理而  
詳詳則已易蓋人易知吾夫子之訓曰繫  
辭焉以盡其言而所謂辭者達而已矣又  
曰易知則有親旨哉蓋余晚而始得其庶

幾者一人曰姜司寇先生先生少為諸生  
即慨然有志聖賢之學及其成進士入讀  
中秘書省史館諸應制酬物之作斐然矣  
而是時毗陵公以其學鳴於野先生摳衣  
從之華亭公以其學鳴於朝先生又摳衣  
從之自華亭之稱先生知已則見中權相  
出僉蜀臬副八閩憲雖皆治學政而中間  
一叅省汴洛天下始猶以不素習吏事難

姜鳳阿文集

序二

先生而先生出其緒應之從容笑談束悍  
王之恣睢於股掌及華亭久在政先生入  
佐銀臺領成均益大發舒將欲有為於世  
而又見中後權相以姜菲罷先生了無所  
芥蒂惟益勵志於學而時出其緒以成文  
章天下爭模楷之然以先生為毗陵高第  
弟子其學者有所根抵而不知先生之學  
深造而自得之者也今其書具存其舒雅

閩同官幸得相與朝夕睹公所論著處其  
實不虛其華直將以大治而鑄歐曾應響  
毗陵不說而速肖者也其後二十年所始  
得觀集之大成其間論道者什三經世者  
什七即屬辭汎應非近斯二者不談要皆  
根于實心典于實學含章時發則為實言  
寧為清廟明堂毋為棘端櫨葉何以故貴  
其實用故也夫文由心生心以神用以文

姜鳳阿文集

序三

役心則神牯以心役文則神行牯其心以  
役于文則棘端櫨葉者之為吾懼其無實  
用矣抑公之實用非直以其文嘗觀其在  
蜀在閩在成均功令不煩而多士顧化藉  
令究其所為大用者又焉往而不宜如將  
以是集觀公猥云至矣非其至者也其緒  
餘也雖然此有由本也毗陵故為華亭所  
推轂而分宜亦有力焉及其善處分宜習

矣園矣公受毗陵家法固當利方為圓胡  
為乎一失之分宜再失之新鄭衲鑿異矣  
惡在其青於藍竊惟圓而神天道也故不  
可窺直以方地道也故不習而無不利美  
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語文之至  
者其惟至靜而德方故謂毗陵得其妙用  
則吾黨有曾無心者所不能窺謂公得其  
實用則先得我心矣

姜鳳阿文集

序四

萬曆乙酉日長至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

同籍汪道昆撰



姜鳳阿文集

總目

卷之一

初稿

卷之二

中秘稿

卷之三

讀禮稿

卷之四

史館稿上

卷之五

姜鳳阿文集

總目

一

史館稿中

卷之六

史館稿下

卷之七

西川稿上

卷之八

西川稿下

卷之九

周南稿上

卷之十

周南稿下	卷之十一	八閩稿上	卷之十二	八閩稿下	卷之十三	銀臺稿上	卷之十四	銀臺稿下	卷之十五	姜鳳阿文集	南雅稿上	卷之十六	南雅稿下	卷之十七	家居稿 序上	卷之十八	家居稿 序下	卷之十九	家居稿 壽序	卷之二十
										〇總目										
										二										

家居稿 記議	卷之二十一	家居稿 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家居稿 墓誌銘墓表	卷之二十三	家居稿 碑傳贊跋	卷之二十四	家居稿 祭文	卷之二十五	姜鳳阿文集	家居稿 疏一書上	卷之二十六	家居稿 書中	卷之二十七	家居稿 書下	卷之二十八	留部稿 奏疏	卷之二十九	留部稿 序上	卷之三十
										〇總目										
										三										

留部稿 序中

卷之三十一

留部稿 序并雜著

卷之三十二

留部稿 記

卷之三十三

留部稿 墓誌銘

卷之三十四

留部稿 碑表

卷之三十五

姜鳳阿文集 總目

留部稿 傳

卷之三十六

留部稿 像贊 祭文

卷之三十七

留部稿 書東上

卷之三十八

留部稿 書東下

姜鳳阿文集卷之一 初稿目錄

別賦 并序

以後諸生時作

先君石溪處士行狀

亡妻劉氏墓誌銘

劉復橋先生六十壽序

以後鄉舉後作

聞太碩人節壽序

李守耕六十壽序

北山張翁六十壽序

贈僧官無碍上人廣選序

題忍菴李公七十壽圖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與金沙孫氏婚啓代

回諸葛氏婚啓代

李應虞墓誌銘

祭南山婦翁文

李邦江先生祭文代

御試策一道

以後會試後作

奉荊川先生書

姜鳳阿文集卷之一 初稿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同安林一材校正

別賦并序

以後諸生時作

菲泉先生令曲阿幾二年而徵書至士民嚮仁並用懷感乃十月哉生明肅戒祖兩爰事北祖眾乃眾叩戶號行悲路泣蓋呱呱之去其親靡是過焉僕儂以東陵之質怪石之姿夙冒西山之譽蕪竊夜光之盼因心則至義不自勝遂擬江文通作別賦以餞之雖於德業之詳未及條著然以展羣志於蕪言發孤憂於鄙義則可謂云爾其辭曰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二

越有一君子兮式展采錯事於丹陽禮百爾如不逮兮視萬姓而若有傷既駿恩之覃布兮亦弘化之丕張士濟濟而穀似兮眾欣欣以樂康僉曰庶撫我於有永兮而徵書遂亟下於 天皇月司青女序逐朱光箕風動天王露飛霜乃遂襲溫恭之繡衣披禮義之繡裳驂周王之駉驥駕唐公之驪驪去小往於螭屈即大來於龍翔雲旗兮離離和驚兮鏘鏘去鼓兮闐闐轉旆兮央央於是赤子雲蒸邦人雨集白首攀車青衿卧轍咸懷懷以告留並耿耿而興惻涕淫淫其若霰心坎坎其如結念一借之不遂重千里之為別兢靡靡以忘遠復遲遲而佇立對高風以動容望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三

長楸而太息獨鶴兮朝淚饑飈兮夜泣蟋蟀兮宵征鷦鷯兮宣嘶屬度雲兮嘹戾蟬含風兮蕭瑟視莽蕩兮無光仰參廊兮寡色既而素席徹夜蕭裝戒晨揚袂東野發櫂西洋或振楫於淵客或飛帆於榜人獨行行而轉遠眾依依而彌親若乃遵北渚辭南嶺雞峰去鄴鳥道通燕過長江之浩浩陵大淮之漫漫目遠城之杳杳陟脩路之綿綿至若征馬空嘶晨雞載鳴離思百族愁尊千傾微煙眇兮遠山黑殘月皎兮近水明天晃朗兮去意慙雲慘淡兮居心鴛鴦露濡兮萬感集風飄兮千愁盈袂分手兮淚隕賦言促膝兮悲填膺或神留故邑念淒其之眾庶或情往新塗懷琬琰之華英或愛不可援息道左之雅引或眷莫能已綴河上之悲聲或聞憶月之渙衍輒如嘆以含酸或聽采菱之嚶戢抑亡魂而傷精其狀則惚恍倏倏疊疊若孤獸之騁其聲則喑鳴歔歔嚶嚶類思鳥之吟其飄揚之亂緒則絃絃紛紛如飛浦之落葉其蹇產之鬱憂則騎騎乙乙似隱洲之繁陰又若行艦既遠歸僕已痛離形欲瘁愁心先枯促促去水上之影遙遙見天際之塗已焉哉曠野蕭條而斷目層岑巉岬而喪吾矣亂曰湯湯流水日以東兮從從遠人日去懷兮駒螭云往道何從兮獨言遐想恨

先君石溪處士行狀

甲辰

先母孔氏以正德十一年卒既葬於唐溝之新塋矣越二十九年先君石溪處士復捐我諸孤將以嘉靖二十三年三月有四日落而合窆焉是用以不朽計仰丐一言於方今之有道者謹錄行狀如左

先君諱某字純甫所居有石溪因自號石溪先世溧陽人元順帝末年始祖諱某者避亂江左遂家丹陽之滕村自始祖及先君凡六世皆隱不仕云先大父諱某弘治間出粟賑饑例授七品散官先祖母潘氏先君初學舉子業既而以多疾廢然非其志也每嘆曰予即不果業於儒子子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四

若孫者當繼予志故平居不務生殖而專事義方初先君之代先大父綜理有家也不為私蓄有言人風先大父先祖母之喪居之率以禮歲時烝嘗有言及先公者往往泣雙下先母早相棄寶兄弟姊妹幼孩且眾並孳然靡依久之娶今母金每秋冬之際輒令進而前手驗其挾纊之厚薄先君志遠邁而性閒曠暇則寄情卷帙間是以能博通文史旁及陰陽卜筮之書或生計時有不給亦充然自適不一日戚戚也或勸之耕則笑曰君子當禮耕義耦爾惡用是農夫耒耜為哉其教誨寶兄弟必以正每有過即怒呵之甚則繼以箠楚雖抱子不貸也仲兄登寶累試南

省皆不第先君則又溫顏慰諭之俾母替厥初先師越菲

泉先生為丹陽令每稱為待封君而以良善旌其門先從父曲阿府君授任古田卒於途先是姻友資之學而責其償於官者且千金比家人以喪赴泉譁然若將分其有也先君病之責寶暨仲兄為之治其喪撫其遺孤寔相協古新沈君今同知鄖陽府事者以義風示有來而寬之未息無負家亦以全歲辛丑忽謂仲兄泉曰使寶也業爾詩爾教之又謂寶曰使宋也業爾春秋爾教之寶二人者踞而請曰有夫人在兒何敢先君曰勿多言弟分而教之倘其有成勝以祿養矣越明年春三月清明當掃先墓先君惠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五

寒疝衝風雨以行翌日有從弟某者患時症復強力往問病歸而以傳深竟不起嗟乎予先君之居於鄉也鄉族有詭隨不義者必以法言切戒之子弟有佚將不績學者必以善道規率之宗黨有冤抑不平鰥寡無養者必以恩誼倡導而周恤之小大有紛爭莫與釋者又必剖分其曲直而情曉之理論之公私有疑不能辨者待先君而決予鄉蓋不可一日無先君也况寶為之子者而終天奉違其私痛能已哉先君生於成化丙申五月十三日卒於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七先母孔外大父同邑孔成三外祖母諸葛氏母性至孝外祖母嘗有危疾不及

泣而喪明焉先君督運大木於京期而未返母憂思竟以疾卒生於成化丁酉七月十六日卒於正德十一年五月三日享年四十今母金武進人賢兄弟五人長憲娶同邑賀氏次即窠娶金壇虞氏次即子寶娶武進劉氏並先母孔出劉氏後先君一年卒次即寅聘同邑傅氏次即宋聘同邑黃氏並今母金出姊妹四人長適武進謝元貴先一十五年卒次適同邑邵夔後一年亦卒並孔出次適武進薛季龍次許聘武進吳培並金出孫男六人士亨士京士度士慶士厲士言嘉靖歲甲辰春二月既望不肖男寶泣血謹狀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方

亡妻劉氏墓誌銘

予妻武進劉氏劉之先有諱敬者國初以才行舉於朝同知欽州府事四傳而及予妻之祖府學生璘璘生子二人長曰錫為予外舅外舅字壽卿別號南山正德間例授一德府引禮舍人南山君娶趙氏山西按察司使趙公故之從孫鄉進士趙公獲之妹也趙氏無出側室謝氏者實生予妻予妻之生與予年月皆同而先予兩日子家與劉氏自予先大父以來皆以年相若稱異姓兄弟故予亦以同年生得婚予妻予妻生未周月其家人來予父與之

婚姻久而未遂也嘉靖歲庚寅予生十有七年矣出試

為童子第一人補縣學生予於是始委禽劉氏辛卯予試應天不第甲午予再試應天又不第越明年乙未春正月有六日子於是始撫有劉氏室云劉氏以貴甲子晉陵子妻出自饒裕長而後適予寔安予貧南山君久無出年且四十矣而始生予妻父母憐之不啻如玉子妻去其父母以來嫁也寔饜予糟糠予初婚一日而就歲試為諸生弟一人予先君暨予兄弟皆以是喜予子妻乃不以為然謂此非予所當止也既而復再試應天皆不第予妻知予有文不終棄於時則又親織紉躬醞釀以資予學歲丙申子學於外予妻先所携外舅氏衣服成器凡充其嫁之資者咸既於盜予家舊有負於人予妻又盡出盜之餘償所負以成予志予嘗為予妻稱說古烈女賢行事予妻每俛首聽或至忘倦諸姑妯娌有相往來燕私者予妻絕不與雖寢門之外足罕及聲音不聞也其他憂喜好惡每視予為節與予處九霜未嘗有疾言忿色加於予予有事或食不以時予妻亦為予不食予冬暮學未歸予妻不爐忍寒以相待也庚子予學外舅氏妻之弟縣學生大獲疾且革予妻挈予二女一子往問疾予二女一子者竟以疹殀歿於外舅氏子妻痛傷之絕而復蘇者凡幾自是遂抱疴以返予家辛丑生子子慶以疾難於產明年壬寅予父終天子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七



不鮮永臧賤食者三十日予泣亦泣予號毀亦號毀也是年冬忽謂予戒舟將覲乃父既至即其誕日稱觴焉又明年癸卯予學荆溪瀕行約清明當謁先墓乃歸相見先是予二女一子之變予自動予先君之變予肉戰至是予又肉戰且夢惡予恐乃先期亟馳以歸予妻以三月有六日生子子薦生之日予妻已肉盡骨立形神如枯予於是亟召醫醫至度不能濟復召醫外舅氏比予作書入則予妻已汗流舌強欲語不能矣是年為嘉靖癸卯三月十六日距其生正德甲戌八月有七日享年三十女二皆殤於外舅氏子三人長而小字閏孫者亦殤焉並幼嗚呼予三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八

十而喪妻予妻三十而與予訣予子大者三歲小者方十日而無母此人情之至戚者也矧予先君方在殯而予妻復殤焉相棄使予孑然兩喪哉日月有期將以嘉靖甲辰三月有四日從予先君葬於唐溝之新塋予初與予妻相期白首不虞其先入此土也故予為之銘銘曰嗟乎予妻哭子而疾生子而危九年汝偕百年汝違生不得與子同老死當與子同歸嗟乎予妻

劉復橋先生六十壽序

戊申

嘉靖二十七年復橋劉先生壽六十夏五月有一日其誕辰也先生之子承道如其期為先生壽維時與承道同舉

者白下則李子嘉樹蔣子圻鎮藩子立卿薛子儼伯果子汝開張子汝敬朱子時舉新安則程子惟道蔣子啓明張子時平江子仲文維揚則楊子惟一陳子名甫張子選伯袁子民望李子紹芳吳門則聞子良材廬陽則徐子時珍張子允弼宛陵則李子直之吳子汝淵朱子子成章子子常唐子吉甫侯子子文廣陽則巫子宗臣潤州則張子公甫王子時用吳子宗高暨子凡三十人皆以先生子行與耕觴焉子曰事若不如吾願而有適然之合可以遂其天性之樂者承道之壽先生是也先生以年少登賢科為時名流既而主教中牟為士嚴師其相繼補郡縣也為天下良吏使先生竟其所施當以功名出自首猶將去其鄉其能久脫世故徜徉泉石間乎以承道之才益以先生之度訓視名丁未榜取諸寄爾使承道之試春官得以此是年進且以王事去先生矣承道固善心養故官千萬里外其誰與主此觴乎吾同舉三十人者雖稱兄弟然皆四方之人也非以卒業成均而客留都固渙焉不相值即使以期至未必其若是偕也又誰與羣然拜堂下共致無疆祝詞以表承道之獻慶乎故知先生之不出承道之承第與吾諸人之得與俱乃益知先生所以壽矣蓋人惟有限於天者雖會聚飲食之歡數亦奇而不偶今是三者之無不偶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九

意者天相其合而人力所不能與是先生之壽殆天予之  
而不限也矧其掛冠之蚤久已厭薄榮利澹然自全其天  
真而承道之孝又善養而不違其志則先生所得於天者  
寧止是哉古人稱六十始壽百年期願先生由始壽而即  
期願他日徜徉泉石者當亦不減於今乃承道仕以朱紱  
歸視今燕喜當有加諸同舉雖各之其鄉復可期而至則  
斯會之續所望於將來者未已也予不能於文詞辱諸君  
見委故述其稱願之意如此云

聞太碩人節壽序

戊申

聞太碩人者予同舉聞子良材母也碩人出自聞良材又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十一

以聞氏何以外氏也君子從父氏不從母氏良材之以外  
氏蓋從碩人依於是長於是者故因以為氏也婦人之義  
遠父母以終其身碩人實歸徐而聞氏焉依權也何言乎  
權蓋碩人之歸於徐纔六年生良材始七月而寡族有諷  
之改節者碩人恐為所奪且知徐之不足依也遂棄其業  
挈良材以復歸於聞又以母碩人欲使其身從母之節而使良  
登甲戌春榜有文行名碩人欲使其身從母之節而使良  
材即舅氏之教則其歸而依於聞與良材之外氏予固  
知其出於權也歲已亥碩人以其節旌於朝越七年  
年良材以其文登名於春官碩人於是蓋能以節義

身而又以文章成其子也於乎難矣今世士大夫安常履  
順或能勉於為義小有適然之變加於其身即退怯而不  
敢前甚則蕩然喪其所守而不自惜又其甚則甘於覆宗  
墜氏而不知善其後者相踵也處孤危艱苦之際而能不  
失其身與成其子之賢者在君子猶以為難况婦人乎婦  
人之行其載諸簡策照耀今古者予得二人焉一為共姜  
婦而節者也故不貳其夫一為孟母母而賢者也故能成  
孟軻氏之賢是皆以一行稱而碩人於此二者能兼而有  
之是共姜孟母合而為一人也於乎難矣難矣碩人壽將  
七袞時則與良材同舉者自程子惟道而下謀所以為碩  
人壽以予與良材皆吳人誼當有言乃以是屬予予惟碩  
人之壽雖於禮為羞於古稱稀然里巷之媪有是矣不足  
為碩人異至如壽以節節而與其母俱能以其子貴且賢  
者則惟碩人為然碩人蓋吳中一人而已矣他日太史氏  
傳貞節以備風教則其終身歷履當收入史傳中作當今  
一難事不獨我吳人傳之為美談也然則我諸人之為是  
舉豈徒以其年哉碩人壽誕在明年之蜡月而惟道等若  
千人之請以是年夏故預祝之良材歷秋官事事且畢歸  
而舉觴有期矣予適留白下不獲偕良材以往故又遙祝  
之皆以義起者也是為序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十一

贈李守耕六十序

己酉

今之以言贈人者非譽之過即云不敬其人予懲此不  
言為贈久矣守耕李公者澄江李子之父也戊戌壬寅二  
年子薄遊晉陵李子因受經於予其兄應文亦同予策硯  
友也道義相期情比骨肉者已十年乃今九月有三日為  
公六十誕辰李子兄弟且稱觴予得無言哉即言予無庸  
於譽李子亦無庸於予之譽也予惟世之享有天壽者率  
以安逸致之而人子奉親之壽以為孝也又每求諸聲華  
顯赫之際以是為能榮吾親也公平日勤以治生儉以奉  
已其家雖處饒裕不以一日自暇逸事無小大必親之李

姜鳳阿文集

卷之

十三

子之學於予也蚤作而勤思食粗衣惡無少年裙履之氣  
予甚嘉之既而求李子之所以然則皆公之教也夫造物  
者實惡盈公不以遠豫康其身而與世之為壽者異予則  
信夫公之所以壽有以厚其命於天矣若李子之壽其親  
子殆不能無疑也李子之學也苦每百里寓書必以名不  
成無以及其親為耻乃至以卓犖不羣之才嘗為諸生第  
一人而每就省試輒數奇而不偶今其優下第以歸也得  
無有戚戚於心乎夫以吾之所自得者而較諸一切世故  
其輕重之相去不啻什伯千萬九區區之名乎昔毛義  
以而喜以為為親子獨謂夫義之所以奉其親者未差

蓋使家庭父子之間知所以談道樂義而優游以年歲則  
雖啜菽飲水猶當以天性之歡而超出於富貴之上況李  
子之不為貧者乎且今之鳴玉曳組者不少矣而以善養  
其親者不能十之一二李子即不遇猶不失以善養況李  
子之才與年又充滿其前路者乎公為造物者所厚期願  
上壽可望也李子能以公之可望者勉於談道樂義以承  
之而世之所謂聲華顯赫之事則聽之於天而不為戚戚  
於是也斯可謂善壽其親矣李子名鳴韶字應虞與其兄  
並為文士予所期於李子者大故因為公壽而以是規之

北山張翁六十壽序

庚戌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十三

嘉靖庚戌婺北山張公壽六十九月念又四日其誕辰也  
公之子時平自京師歸謀所以為壽予將以予言為時  
平侑公觴或者曰今之以言及人者必嘗交游其人或其地  
與時皆相值乃可也子平日寔未識公又自潤至婺殆千  
里以其期則去今尚遠也子之為公壽者何予曰事若不  
吾與而情不可以已者予之於公也蓋時平於予有三同  
予於公有四尚焉往者時平舉於鄉於予為同榜既而卒  
國子業為同舍乃今數千里風塵險阻又去其發之友同  
舟於予蓋行坐必俱者累數旬過相規疑辨相起也夫人  
以邂逅之雅旦夕之遭猶知以子及親則三者之無不

同不足為時平壽公歟予雖不公識然公之為人則嘗因  
交時平聞其槩矣撫二弟無私儲予尚其友貸不取責於  
人予尚其義居門內不專以恩勝予尚其嚴又嘗於其鄉  
以剛腸嫉惡好善予尚其直夫人有尺寸微長好事者猶  
相與形之論述侈之詩歌矧予實有四尚於公是又不足  
為公壽歟雖然猶未也方今世態碌碌若羣蟻之趨於殪  
不自知其形神之勞而人子稱善壽者亦必名顯之祿奉  
之始得為孝子則以為人之享有夫上壽也要在能全其  
天而人子之壽其親亦惟勉其在我者而已矣聞公因山  
築室雜蒔花竹而日與諸伯仲游息其中時平以卓犖奇  
異鳳阿文集

卷之一

十四

偉之才而不過於時予晨夕察其所為曾未有幾微不平  
氣是公能不溷於世以全其天而時平將勉其在我者以  
奉公也公之所尚於予與時平所同於予者又奚啻前數  
者之可稱而已哉自遠寄言如接諸面若夫地與時之不  
同者殆不足以限予也是足為公壽也已足為時平  
壽公也已予友自某而下凡若干人僉以予言為然請書  
以歸時平遂書以歸之

贈僧官無碍上人膺選序

壬子

儒釋之不相為謀久矣然有不容以無言者若予於僧官  
無碍是也蓋自漢唐以來釋氏之教始盛行於中國不

其為之徒者習之雖服儒衣冠號稱知道者亦多喜其空  
寂高妙而信乎其說故當時有大賢君子者出必深憂而  
力辨焉為其能為吾儒病也方今儒道大明如日之中於  
天無有能晦蝕之者乃無碍則雖習於其教而其心恒嚮  
慕乎儒見吾徒有力於學而脫於凡近者則每每愛而親  
之敬而禮貌之不啻若其徒之相與莫逆是以遠若近凡  
吾徒之業於儒者無不知無碍之為人而樂與之游蓋無  
碍之從事於擇也不惟不為吾儒病且於吾有推遜羽翼  
之意焉若無碍者其可謂僧名而儒行也已抑不特此也  
予更於無碍有深惜焉我國家登崇雋良不惟其類雖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十五

黃冠道流亦躋膺仕陟崇階若今之神樂諸祠觀以其教  
而領宗伯奉常者相踵也而獨於釋氏之徒則有新焉蓋  
惟少師姚公一人以靖難功冊封榮國為名臣舍此固不  
能以一二繼見矣予交無碍久嘗諦觀其為人其材足以  
任大其量足以併包萬夫其堅忍之操足以履諸艱而不  
亂他不暇縷數即如寺圯而更新之任人所難人有無賴  
嘗加以所不堪卒不與之校甲辰乙巳值連歲饑疫人相  
食寺之待無碍而活者幾百口倉空無升斗之儲朝食及  
午無碍不為戚戚竟賴以濟此非有卓絕過人之才殆難  
以及此也夫以若人而為國家當一面之寄朕懷乎何

止將刀有餘而無碍乃獨以釋氏之徒止於為是官而不獲一展其蘊此豈非予之所深惜者哉予家自予先大父以來予伯叔兄弟暨予從子輩以鄉居入邑咸於無碍乎主歲辛亥無碍膺選於天官以歸予家無長少咸欲持予言為贈予平生不作釋氏文然嘉無碍之以釋而喜予儒又惜其官之止於釋也於是乎言以贈之

題恩菴李公七十壽圖

戊申

嘉靖二十七年恩菴李公壽七十予叔辛樵西園二君暨予兄廷用其甥也以蜡月十有五日為公誕辰乃取日之升芝之祥松栢之茂山與水之深繪為一圖屬予題其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十六

端以壽予惟公為予母外兄亦予舅也公之所以壽予知之矣嘗將於公之鄉見其鄉之人以訟而勝為才以氣勢相陵轡為高公獨忍於處事不與其鄉人同好尚平居遷然口若不能出聲遇事若不敢前公之鄉人率以是為公所不足而不知此公之所以壽也蓋其貌癯而心康俗薄而我淳居今而有古人之行公之所以孫其真金其天者多矣老氏所稱早服而重積者非若人之謂歟予叔若兄之為是舉暨予之為是言寔重公之為人不徒尚其年也雖然是圖不足為公重予之言亦何足為是圖重然渭陽之情均出於衷則有不容已焉爾

與金沙孫氏婚啓

為九兄作

戊申

竊以簪組名家風振愛暉之業衣冠末裔遼漸釣渭之賢自甘齊鄭之相懸敢望朱陳之同好先是不才與親家執事虎關問義曾深同舍之情既而舍弟暨令舅先生鳳籍聯名無茂通家之誼連姻有約數載於茲伏諸君道義之交造百代雲仍之福今愛素開姆訓無忝四德之稱小兒初就師資未副一經之托適者通塞修之成議占鳳其昌結韋固之良緣桑龍有待龍山叶吉用申判合之盟鶴水騰芳英遂親成之願子孫衍慶祖考流光其無以不勝祈望之至不勝納聘之儀敬陳副禮伏惟台慈俯賜鑒入不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十七

回諸葛氏婚啓

乙酉

竊以東陽貴派追龍卧之高蹤南苑微支附鷹揚之遠裔執事蜚聲縣譜暨九令弟夙稱華國文章不才托跡丘園無大小兒未學過庭詩禮自意分懸於齊鄭敢期好締于朱陳乃者誤煩匪斧之求鶴山錫慶朕辱多儀之及鶴水騰芳今茲願潤藍田吐食牛之奇氣孫女凝淳雅室叨中雀之良緣適同判合之盟庶遂親成之願子孫孝德祖考流光其無以不勝祈望之至不勝回儀敬陳副禮伏惟台慈俯賜鑒納不宣

李應虞墓誌銘

辛亥

傷哉吾李子應虞之不壽也自古有志之士率能副其所期待以見於世或有不究其用而局於數之短者若漢賈生唐李長吉近代徐昌國其人然賈之出而遇其主也既少酬其志而李若徐亦雖然文章名一時畧足以自見矣以應虞之才與志卒莫見於世不能副其所自期其意忽而有是也如萬鎰之寶琢之已成器而毀又如芝蘭之芳於室人未及知而竟以萎也嗚呼傷哉嗚呼傷哉李氏之先有萬十公者宋隆興中自淮泗徙今輞川里遂世為武進人蓋十二傳而生應虞之祖某某生某即應虞之父守耕也守耕配某氏生子四人長為鳴岐即字應文者次鳴崗次即應虞又次為某應虞生十有五年而學為文又二年而補靖江學生蓋其以秀穎超出之資而益以堅忍果確之志其歎李氏之衰墜也思與其兄一振起之每從兄學於外非歲時省親不歸日習而夜思無間寒暑布衣蔬食不一日使其身有奢豪流浪之態蓋自弱冠時已駸駸有儒素風矣其為文也奇傑雄偉若洪河大川之方至而其氣不竭曾學裁菴古趙楊公午山靳楚馮公象岡江右胡公皆賞識之每試為諸生首者非應文即應虞也人以此稱應虞兄弟乃應虞則愈自淬勵日與應文爭其力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十九

墓苑務以發科第立功名顯揚其父母為事歷癸卯丙午

已酉試於留都皆不利乃歸謂應文曰學之不精文之不純其黜宜也於是開竹徑而作舍焉六經百家之書充棟而積乃應虞則又遍覽默會日有事乎其中一切外務舉謝棄不復與既而又謂應文曰以一人之見而欲盡窺古人精義此并盡所以拘於虛也吾今雖少有知得無類是乎於是又移笈就正名輩若今雙橋丘君文江黃君皆經師授居無何丘君黃君相繼以取第而登朝矣又以予亦舊有授經之雅復將以今年春聯席於予先以去年之十月人來問館舍聞應虞病疝卧未起予曰此旦夕之為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十九

於此嗚呼吾黨之士自今其孰有相知相信如吾應虞者乎應虞每來予鄉予鄉之人無賢愚小大皆愛且重之比聞計予鄉亦無賢愚小大皆感歎或泣下嗚呼今而後復望應虞之來予鄉以慰予及予鄉之人其又可得乎應虞名鳴韶應虞其字也平生最孝友處從父及行輩皆以禮居鄉恂恂交友能不欺下至戚從亦恩以遇之其氣貌若退然無能而或以諸難扣其應則井井如也自少至今凡二十餘霜皆力於學不少怠所著有四書集解五卷春秋管窺二卷藏於家其卒嘉靖庚戌十二月十五日距其生正德己卯四月初八日享年三十有二娶吳氏生男二可

曰學期用世數一何奇志在希顏壽竟如斯遇不繇才命其可違鳳凰之丘生不以為號死以為歸嗚呼應虞

祭南山婦翁文

壬子

嗚呼七襄而七不為不壽多息且才德亦云厚若予於翁則有私病翁來予家予方童蒙翁實器予許予婚姻予遊於鄉乃始委禽乙未之春予妻來歸甫及九年蘭焚蕙摧予眇焉鰥惟翁是倚且推予雖曰為寡翁官歸予予愛弗弛既哭予妻又撫予子乃更二霜予繼令室翁以愛推如翁自出丙午秋舉予上春官翁來顧予式燕以歡忽若有思涕焉則潛喜為予樂悲以女酸自此去予亦既五載予每省翁翁頽日改予竊憂之且憂且疑果爾一疾以至於斯嗚呼予翁予生也鄙人不我多翁則予隨既贖若夢為念不已區區微名猶挂翁齒乃繼自今翁其已矣予窮孰憫即過孰喜翁壽而強人曰翁康予悲予妻不稱翁腸子孫滿前人曰翁昌翁殮皆在獨予妻三此非翁可以無憾而予則私為翁傷者耶牲醴之設用告予哀翁其有知一歸乎來尚饗

李邦江先生祭文

為少邪門人作

戊申

惟公稟天地之正氣以生子性質直而不欺壯歲始釋褐登朝兮以文章節行推於時惟瑾蘭之在武廟兮氣蓋



灼而莫敢違彼 宗藩之怙勢以虐民兮又孰能於逆鱗  
乎是批公直已過理不屈兮理不能以奇禍而中之臣王  
禮法如江都兮王僅惟以忠而見疑嗚呼世人不能寘一  
錢兮公雖百萬而可揮誰不惜身以求全生兮公視死其  
猶歸自公棄官還其鄉兮惟圖史其日相依介然不苟同  
於俗兮卓爾為善人之師兒童走卒知公兮士類信公如  
蒼龜某等亦以桃李新陰在公鯉庭兮謂公當百歲以慰  
吾私夫何一疾不起兮使予心慙兮其如饑嗚呼才本濟  
世兮不竟厥施有子大儒兮祿養無期是用告哀兮陳辭  
真體公其有知兮歆享於斯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廿三

御試策一道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以獨運於其上  
而後天下之治本以立必有所以分任於其下而後  
天下之治功以成夫上而敬天下而愛民君之道有  
當盡者而盡此以獨運於上則帝王所以出治之本  
也賢而忠君不賢而欺君臣之心有當辨者而辨此  
以分任於下則帝王所以成治之由也是故其道存  
乎一心而其應達於四海其事委於百職而其用效  
於一人勞逸之機由此以各得其分而明良之遇亦  
由此以共際其成然則帝王之盛治其孰有不由於

此者乎欽惟

皇帝陛下以

上聖而續丕圖

推達孝以弘至理當重熙累洽之後正道久化成之

時

澤流寰宇

德蓋華夷此可謂千古而間值者矣乃猶不自滿假

進臣等於

廷而策以君臣克艱之道臣固知

陛下之已聖而不自聖極治而憂未治也臣雖淺陋敢不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廿三

吐露其愚以對揚

休命於萬一乎臣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上而天心為  
所當體下而民隱為所當恤其道誠不易為也臣之  
奉君亦以為民也上焉不可有負於君下焉不可有  
負於民其道亦誠不易為也是故君有仁政之道為  
所當盡而所以盡之者固惟君之誠臣有賢否之殊  
為所當辨而所以辨之者亦惟君之明爾此為之陳  
謨雖以交儆乎上下而要之盡其道以慎其辨者則  
實君之所以享天下之逸也臣嘗考之古先聖王其  
所以盡夫克艱之道而獨運於其上者亦惟敬以事



天仁以愛民而已矣夫天之敬也而為奉若為欽崇  
為天戒之克謹為上帝之昭事是聖王之克艱於其  
敬天而敬之也民之愛也而為利用為厚生為困窮  
之子惠為兆民之康寧是聖王之克艱於其愛民而  
敬之也自是以來若漢唐宋諸君誠如

聖制所謂昏才之主亦多而皆不足以語此矣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復萬古永寇之舊

成祖文皇帝輯寧邦家成萬古教化之功如錄精誠而序

諸忠君孝親之首策編心法而明乎人心天命之相

通因早而晝夜躬禱日食而元旦免朝非我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四

二祖之敬

天而為克艱者乎如教民之有榜而丁寧乎民俗之親讓

務本之有訓而備悉乎農事之勤勞遣使者以行賑

貸樂縣令以捕逆移非我

二祖之愛民而為克艱者乎我

皇上承

睿宗獻皇帝文考敬德之貽荷

章聖皇太后太姒思齊之慶鍾江漢長發之祥膺

帝天元后之養於

用郊之祀典而釐正之也既以專致乎我將之誠而又

欽天有紀災異有

詔凡所以為對越之地而思以答

上靈之心者則既無不用其敬矣於四方之貢獻而節省

之也既以深得乎民隱之實而又幽風有詠無逸有

歌凡所以念小人之休而思以為天下之所者則亦

無不致其愛矣由此言之

陛下之運治於上而克艱以為心者曰仁與敬信乎合帝

王

祖宗而一之者也治本之立夫固於是乎在矣然而君者

主其逸者也臣者任其勞者也君者如天之運而一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

廿五

無所為於上臣者如四時之行五氣之布而各效其

用於天者也古先聖王之時或平水土或教稼穡或

典禮樂或明五刑或若鳥獸草木或任奔走禦侮執

非臣任其勞而君享其逸者乎我

二祖之時或談謀帷幄或專任征討或為之經綸或為之

定律或效忠於作鎮或同靖乎內難又孰非臣任其

勞而君享其逸者乎臣伏讀

聖制有曰朕由脆及與未嘗敢忽何為臣者無克艱之思

至以欺謗之甚者明示其戒而又以君逸臣勞言行

之不相副者以為視聖訓如空言大哉

皇言其所謂明見萬里者乎夫

陛下於一二逆儔之敗露者則既有以洞燭其故矣臣復

何言臣惟因

陛下之所及而論之可也臣聞之天之於萬物也無不並  
覆而無容也而物有不盡同者則天以其日月之明  
而照臨之以其雷霆之威而震懾之

陛下之於羣臣非即天之並覆而無容者乎臣下之自作  
不靖而卒抵於法也非即物之自絕於天而為日月  
之所畢照雷霆之所震懾者乎聖王之時若四凶之  
長惡不悛而為虞廷之所必去三監之挾武庚為亂

其鳳阿文集

卷之一

廿六

而為周室之所不貸者是不可謂無其人也而自此  
之外則皆贊襄之賢薦舉之忠而要不足為聖王累  
笑

二祖之時若胡藍之蓄異謀而罪在不原孟觀等之構逆  
而法所必誅者是不可謂無其人也而自此之外則  
皆社稷之良干城之寄而亦不足為我

二祖累矣然則

今之懷欺與謗而勾沙漠以為骨肉但逞劫主之逆而  
不顧胞與之害者亦若帝王之世

二祖之朝要不過一二逆儔之自絕於天者耳而此亦豈

足為

陛下累哉蓋

陛下之以聖德而中興於上也雲龍風虎之會天下既知  
所以觀感而濯磨矣而又加之以紀綱之素正誅賞  
之素明則夫震厲作新之際天下其復敢有自負於  
君自于乎憲典而懷欺與謗君逸臣勞之說徒言諸  
口而不知實體於身心者乎臣伏願

陛下於此普垂日月之照少霽雷霆之威而內外庶官咸  
與維新若天之並覆無容乎萬物可也雖然以其至  
大者而例之於其他所謂欺與謗者臣固信其不敢

其鳳阿文集

卷之一

廿七

復萌於心矣然而臣勞之義不能盡效於下如四時  
之行五氣之布以共成乎天道之無為者則未必其  
盡無也臣又伏願

陛下嚴唐虞三考黜陟之典體

祖宗所以別賢奸集奏議之心而甄別之天下之百官責  
之以吏部之考課天下之將領責之以兵部之薦舉  
掌邦禮者必欲其直清掌刑禁者必欲其欽恤

國計之委於戶也而出納之委其心邦土之委於工也  
而管作之由其道如是而已學校之儲以德行為首  
而庶幾乎實行之無不修之以舉之設以韜畧為先而

庶幾乎全材之可以得其心術之預養可以望其事  
業之光明而居則為正人端士出則為良臣賢大夫  
矣由是

陛下以其仁敬之道而運之於上既若天道之無為而羣  
臣者各致其能以相濟亦若四時五氣之效用於天  
而君逸臣勞之義又豈有不共底於成者哉抑臣於  
是而又有以探其本焉蓋然心乃用賢之要而學之  
緝熙而無間者又人君所以事心之道也彼帝王之  
精一執中既有以為明揚之地而我

二祖之所以用得其人者亦自其心之返視却顧心之  
善風阿文集卷之二

明鏡止水者而得之是學以事心者固君人之所當  
先者也臣嘗莊誦

敬一之一箴而仰窺乎

陛下之聖學夫既遠符帝正而近契乎

二祖矣然而人主一心乃萬幾之所交集而衆欲之所易  
乘者也危微出入之頃而或必有間焉則甄別之本  
幾何而不失矣乎臣以為匪敬信弗聚也則惟敬以  
持之而所謂郊則恭誠廟嚴者趨者以是而為德之  
聚焉可也匪一信弗純也則惟一以守之而所謂肅  
於明廷慎於閭居者以是而求德之純焉可也敬怠

純駁之少殊此心信易以罔終也則惟常敬常一以  
盡焉而所謂終如其始日新不已者又以是而不  
已其德之純且聚焉可也若然則是天以不息為運  
而

陛下亦以不息為心精明昭鑒之體既足以洞析乎忠邪  
之辨而純一不貳之天又有以獨觀乎化理之原股  
肱之良由此以得其人而喜起之盛亦由此以匹其  
休矣然此非

陛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哉臣芻蕘之言非敢自附於  
心志之明白者惟

善風阿文集卷之二

陛下其垂擇焉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子宵  
天威不勝戰慄隨越之至臣謹對

奉剡川先生

某無似辱收寶講席之末茲且六七年矣中間迹雖少疎  
而漸磨砥礪之益所得於先生者甚多某竊賴先生以為  
終身依歸不止文義之仰可斤斧而已也昨試禮闈以先  
生之教幸與甄錄復幸有少湖翁為知己某私心竊喜以  
為二先生均繫天下之望然出處殊塗久矣而某以先生  
之門人得為此翁所簡拔意者天相二先生之合先生之  
道將有大行之機故使將於先生之門如某者得以先生

之教而遇而所遇又此翁也初於衆中相見未敢以先生  
之門人自通此後又緣朝廷有選館之命衆方以來薦  
爲事某不敢私候其門以負先生故事隱其說而不發亦  
冀勉率先生訓言少自樹立不爲門牆蓋久之則此翁亦  
或自相信耳不識先生以爲然否榜初下時即擬附履中  
奉書左右不謂履中即行某追訪不及故稽至今茲專托  
道卿代候憐翁老先生暨應貞應禮二兄不及另東侯四  
月間小僕回當一一申謝也風便惟不吝教音更惟爲道  
自重以慰瞻戀不宣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冊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 中秘稿目錄

時政論

憫農詩 五言古

君子之學欲自得

聞諸將獲捷歌

心統性情說

擬觀苑中穫稻 七言律

重刊文章正宗序

賦得秋菊有佳色 五言排律十二句

讀曾南豐救災議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一

御賜會武宴詩 七言律

明明德於天下

入館新晴喜述 五言律

致廣大而盡精微

重城新完登望 五言排律八韻

先器識而後文藝

惜陰詩 七言古

擬冬至賀表

聞鶴唳詩 五言律

盧溝河重修隄岸紀成之碑

積雨獨坐有懷七言律

奉荊川先生書

明故南山劉翁暨趙孺人行狀

先妣金孺人行述

祭曹母蔡太夫人

祭南母李宜人

祭吳母蕭太夫人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二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 中秘稿

門人晉江張治典編次

莆田唐守欽校正

廷試館選稿

時政論

臣竊惟

方今時政之至急者惟內安外攘二事而其要在於得人夫天下之事亦多矣而臣於時政必以二事為言者誠以今之內寇外虜其勢誠急不可不為之所而守令將帥二者則尤二事所繫以為安危理亂者也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三

譬則人有疥瘍之疾而又外為寒邪所薄即元氣猶充盈而壯盛者亦不能不少受其累苟惟擇醫以分理之則其效固可立而待也而又何元氣之足慮哉

恭惟

陛下以

至聖御極而當道久化成之餘此足以追唐虞而直上之

矣乃猶進臣等於

廷而俾之列論時政臣固知

陛下之以二事為慮而思以為之所也夫天下之大猶之

一身以

今之明良相與治化敷宣之後而猶內有寇盜之虞外

有胡虜之橫是天下之元氣雖極其充盈壯盛之時

而亦不能無疥癬之患與寒邪之薄於外也夫以

朝廷之腹心元氣其所以調燮而保護之者是固

廟堂之上有為之國手者以任其責矣若守令之求民

瘼與夫將帥之捍邊患此非衆醫工之事所當分效

於下者乎且試言今之徐克之問民之相聚而為盜

也掠行舟而奪人之財為一方患有識者每以

國家數百萬歲漕由淮以入會通此其咽喉是有可憂

者矣臣以為此輩蜂屯鳥集本非有不軌異謀第以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四

饑寒迫切無以為生故不得已而相與苟旦夕之活

而為之守者令者不思所以撫綏而安定之是以至

於此也又若胡虜之侵擾我邊也風雨飄忽其來不

常人又以往者懸軍深入薄我

幾旬彼未有創艾而去自此必謂吾易與有輕中國之

心是又有可憂者矣臣以為

國家立邊防而衆建總鎮將虜患是彌而往者之事特

緣諸邊有首尾之畏不務勤力以折衝之故虜遂猖

獗而無憚耳由此言之內之有寇盜之虞是疥癬之

疾外之有胡虜之橫是寒邪之災而守令將帥之不

稱其職是又醫工之以治疾為事而不務求效也然

則為

方今時政計者亦曰嚴守令將帥之選而已矣不然堯

舜之世古今稱治之首也亦何不免於盜賊姦宄蠻

夷猾夏之患而其所以為化理之圖者又何食哉之

說止於十二牧之咨徂征之舉止於禹之命而已乎

故知臣愚之論亦堯舜已試之道而

陛下所嘗用其心者若夫救荒敷以恤民隱撫流移以惠

困窮設重關以壯

國勢脩邊屯以足軍食則又安攘之節目在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五

今日業已圖之而臣愚不敢縷數以瀆

聖聰者也臣謹論

憫農詩五言古

恒陽久不雨白日何杲杲嗟茲於皇楚行且鞠為草

惟

聖所無逸念我少與老痼瘵若切身稼穡一維寶積憂通

彼蒼辨誠格

穹昊重辛陋曾霄六事邁商禱

天意忽然回塵氛倏以掃蒼生信有辛黃茂乃不稿所

在麥秋至恩等

造微臣何所頌永頌歌天保

閣試稿

君子之學欲自得

天下之理具於心君子之學亦學乎心而已矣夫心存乎中至微而不可見者也其美以學為曰學乎心者學乎心之所具之理也今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倫在人而其理則咸具於心心有是義夫然後可以自得其君臣之理心有是親夫然後可以自得其父子之理以至夫婦兄弟朋友其所以自得其理者亦莫不然蓋始之學也學乎其所以為義與親之理即吾心而學之而非學諸外也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六

終之得也得乎其所以為義與親之理即吾心而得之而亦非得之於其外也是君子之所謂自得而欲之者也若使方學也不學於心而學之於心之外其學之而久也不求得於心而欲得之於心之外是猶執塗之人而謂之曰予未能於君臣父子之道爾易弗推爾所有以與我不知是義與親之道吾心之所自有也不學乎心不求得乎心乃欲因人之與我而得之此豈所以為自得哉記之論射亦有之君有君鵠臣有臣鵠父有父鵠子有子鵠射也者各欲射己之鵠也夫己之鵠何在曰在乎心君子而欲自得其君臣父子之道是欲自求其君臣父子之鵠乎心而

得之也此孟子之所謂欲自得也然則學者亦惟求得乎吾心之鵠而亦可以言自得矣世之習於宋儒之說者曰自得者循其節度而自然得之之謂也未不究其所得者之為何而但欲自然以得之譬則行者之歸北胡南越不務求反乎其家而徒從容緩步以無蹈乎欲速之戒者耳是其可以言自得矣乎故欲求宋儒之說者必先明乎愚之說而後可也

聞諸將獲捷歌

旄頭自古稱天驕蠡茲犬羊黠且驍

神亮皇帝正臨御乃爾弗率同三苗將軍各重推轂還中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七

多車騎無嫖姚

皇威一奮揚虜魂盡以消我軍甲无耀白日胡頭血洗黃

金刀獸奔共喙息狼望成蕭條百萬軍聲震屋瓦朝

兒不復南牧馬甘泉從此絕烽烟豈以身親度遼者

車鑾鼓關關開道

王師奏凱還

九重已寬北顧憂百官齊上平胡篇我亦願有獻獻之

丹宸前在昔周王之盛時太原薄伐稱萬金驅使出塞即

已矣何用勒石于燕然常將干羽舞兩階會見窮厖

絕漠之酋長來享來王萬萬年

心統性情說

人之主宰乎身者心而已矣而心之為說則宋儒嘗言之曰心統性情夫性情二者似各有所屬矣而乃以為無統于心者何也曰性心之理也情則由心之感而動者也方其事物之未我接而思慮之未起也此心之中其所以感應之理蓋森然具矣及夫有觸于外有感于中時則其森然者緣性而動由衷而出隨感而露其藏若有迎其機而不容以遏者此固心與性情通一而無二之說也蓋嘗驗之夫人於孺子之入井而惻焉致傷視嗟來嘽就之及於己也慨然而不屑過大人長者于墜而退然若不敢前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八

人之有善有惡則又炯乎其好惡之不能昧也是固夫人之情要必有所以根抵于其中者此則情之所自來而謂之性者也夫性與情其孰非人心之所無而有之者乎故人知性泯于無情通于有其澄然而靜者為性油然而順以動者為情而不知心也者則固合有無動靜而一之者也蓋惟其虛也故性於是乎具焉而性即心之體也惟其靈也故情于是乎出焉而情即心之用也譬則水然水之分而為名川三百又分而為支川三千者其流也而其出自大山之下者則其源也夫知源流皆水也而水固可以無統夫源流則知性情皆心也而心固可以無統夫性情

矣是說也非止宋儒言之亦孔子孟子之說也孔子之

易有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言心之統乎性情也孟子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直指其為仁義禮智而名之為心是言性情之統于心也是固溯流而窮源合源與流以論水者也若以心自心性情自性情不知所以理其性情者即為蕩事其心之道其諸析源流與水而二之惡水之濁而不知所以水清之道者歟嗚呼世之學者其相率而蹈此弊也久矣愚故因宋儒之論而為之說如此云

擬觀苑中獲稻七言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九

昭和殿外露華濃

仁壽宮前

御畝終祇為豫遊歌夏謠豈將禾稼納幽風近天喜觀先

秋稔率土還期樂歲同開道諸州新被水

君王應又切

宸衷

重刊文章正宗序

文章正宗者宋真西山先生之所集也其文自左氏國語戰國策先秦兩漢以至韓柳諸家其詩自卿雲孽壤之歌中更漢魏迄于唐李杜其類分而為四有辭命議論敘事



詩賦之目其卷二十有四其名正宗夫文章自六經以還  
無慮數十百家中間若左氏國語之類其說亦龐然雜陳  
矣而乃為先生所取又得以正宗名何也曰正宗云者去  
其不正而歸於正之謂也六經之文上明天道中苞物情  
下陳王化其所以傳之於久如日月之明江河之流亘萬  
古而不可泯滅者非以其粹然出於正乎是集也其說之  
在諸家者雖龐然而雜陳也然一經先生采擇其幾於道  
有益於世用者取之否則去之則龐然者亦粹然而歸于  
正以辭命則王者播告之文於是乎在亦典誥之體也以  
議論則君子論列之文於是乎在亦謨訓之遺也以敘事

集風附文集

卷之二

十

則一代之沿革一人之始終於是乎畢見焉亦春秋記載  
之法也以詩以歌則風風乎一本於性情之正夫亦三百  
篇之餘響乎然則是集也雖未能追配六經並傳於萬世  
然其所以明天道苞物情而陳王化者亦庶幾於六經之  
正焉雖未可語於日月之明江河之流而要亦其光潤之  
餘也於乎文章若正宗者其亦可以傳矣彼蕭統之文選  
姚鉉氏之文粹采及于虛大人諸賦既皆夸誕而不經而  
園池譙集諸無用之作亦多派連光景之辭而毫無益於  
世訓至於盧橘夏熟玉樹青蔥黑雲壓城甲光向日等語  
皆戕之集中而不能以一正其誤則固遲而未必能還名

擇而實駁者也其將何以傳哉先生為有宋名儒其為人  
非統與鉉所敢望此其集所以超出於選粹之上而正宗  
之名且有因先生而重者愚故於其重刊也序此以弁諸  
首云

賦得秋菊有佳色五言排律十二句

青女正司令黃花開滿籬與松分作迤和玉鍊成肌逸客  
幽閒態仙人綽約姿凌霜猶的的團露更滋滋秋色既堪  
把寒芳還自怡穠花何必慕徒爾逐春萎

讀曾南豐救災議

自古救災之說如富鄭公趙清獻諸君所嘗究心之事

集風附文集

卷之二

十一

皆於當時有濟於後來可以為法至如發數升之粟以  
行賑卹亦荒政所不廢也愚目邇者河汴水災及河南  
山東徐邳等郡災歎嘗為

國家求其說而不得既而讀曾南豐救災議乃不覺喟然  
嘆曰深乎其為當時至遠慮也抑亦當今對症之方矣  
乎夫農工商賈要使不失其業凡以為

國家根本計也而當時議者率以移民移粟為秦漢以下  
之善政故凡可以苟旦夕之計而待數升之給於其上  
者皆將棄其故業去其鄉里損其所有而不顧不知民  
緣此而日流亡國家緣此而坐失數十萬耕桑之衆邦

本一搖其元氣將日就衰耗而不可救藥非所謂計之得也南豐之議蓋曰民饑而止於發數升之廩既不足以全活其命且於給散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人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必至之害也不若下方紙之詔賜之錢五十萬貫貸之粟壹百萬石而事足矣夫其所謂賜之錢貸之粟而事足者蓋欲預處於民病之先使四民者各得以不棄其業不去其鄉不損其所有因上之貸而治其生庶國家不失其耕桑之衆邦本不搖其元氣亦不至於日就衰耗而不可救藥也此議果行則可以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十二

為根本深遠之慮而富鄭公趙清獻諸君所嘗取效於一時之權宜者且不必於臨時而屑屑焉以講求之矣况所謂發數升之廩又下而為設粥糜者哉

今日數省之荒歉不啻如宋一路水災北直隸與河南山東徐邳地方密邇輦轂關涉漕渠其所繫之重又不啻如宋諸州患害而已南豐此議誠當今對症之良方而所謂五十萬之錢百萬石之粟則所治病之藥物也昔魏相條董生之策蘇子亦嘗表上陸宣公奏議夫古之人固有舉已試之方而用之者矣愚因讀此而有感於時事故書此以俟夫賢國者有采焉

御賜會武宴詩七言律

九重新擇拊髀憂多士爭先側席冰樞府張筵佳氣勝大官分饌寵光浮嫖姚事業何論漢且免干城盡屬周更有上台明燦燦龍沙應見落旄頭

館課稿

明明德於天下

大人以天下為責則其學焉而亦以天下為事也非其求之於性分之外也天之生人其性本渾然一原而萬物本吾一體大人之以萬物為一體也誠有見於一原之理吾之所當自盡而天之賦予我者本如是其大而不容以自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十三

小也天如其大以生我而我則自小之規規焉學之止於己而已者此則楊氏之為我老子愛其身以為天下之為耳是尚得為大人矣乎故知太以者非徒欲其自爾餘而已也吾之明德其根於有生之初而涵於至靜之中者夫既明靈瑩徹無蔽而無累矣而天下之人其德之所以明靈瑩徹無蔽而無累者即於是乎取足焉此其故何也曰吾性之所固有本達之大下而無二而天下之德其所以待我而明者亦我性分之所當然而非過用其心以為此也夫若是者亦豈必居大人之位而始得以為之乎亦以天下之責人人而有之則其以天下為己責而學之為

大人也亦人人所自有之分也若曰吾事吾責也吾學吾事而已於天下何與此其學術之非不但失之於一偏而無以盡乎明德之量究其自私自利之心則已不勝其彼此間隔之患而將去小人不遠矣且試言舜之窮而在下也天下之政非其所親履而習為也四岳一舉於堯而堯命之位斯時也以五典則從以百揆則敘以四門則務務焉夫舜於天下之事豈至是而始一一以為之所也哉亦其有以蚤修而預養故也惟顏子亦然方以克復為請而於四代禮樂之大者即從而斟酌損益焉此豈用心於外者乎亦有見於性分之所在必如是而始盡誠不欲因其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四

困窮之身而一日以廢乎此也夫以舜之未遇與顏子之窮均之為匹夫耳而其具則皆大人之具也今之欲學為大人者當何如亦曰明己之德而所以明天下之德者其具為已全明天下之德而所以明己之德者其道為始盡達而為相則舜可也以其所以事堯者而事君則固大人而已試者也窮而為儒則顏子亦可也以其所以為邦者而修之於家則固大人而未試者也夫試不試吾何庸心焉亦惟其有大人之具而已矣嗚呼此固大學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非若後世之說以明德新民判然析其條而為二也

入館新晴喜述五言律

聖世儲材日天開五色暉萬方均照耀多士倍瞻依喜見陰霾淨同歌湛露晞玉堂已清切况復被

恩輝

致廣大而盡精微

今夫人心一而已矣而以為有廣大有精微君子之有事於心也於廣大則致之於精微則盡之若是若非有二也亦曰廣大者吾心之體也精微者吾心之所以為廣大也今夫天垓然太虛合萬有而併包之人見夫天之大矣而不知日月星辰之為章於天者則天之所以為大之體也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五

夫人之心亦何以異於是蓋人之有形於天而有生也虛靈內蘊其所以渾涵於無外恢廓而不可限量者夫既與天而同其體矣而其中之所有神明不貳之真為萬理統會之府而幾微疑似之際有毫釐千里之辨焉廣大者固精微之所自出而能盡其精微者為能致其廣大者也何也吾心之中其至精至微之理本秩然而無不具何其廣且大也然乃有時而小者凡以私心之為蔽而精微之未盡爾是猶天有雲霧之障蔽斯失其日月星辰之明而無以盡睹乎天之體也人惟於其私心之障蔽而悉去之幾微疑似之際不失其毫釐千里之辨而萬理之統會於

吾心也斯有以復其本體之全渾涵恢廓而不可限量焉  
譬之於天雲霧一開則日月星辰皆昭然其莫掩而天體  
之大者從可睹矣然則曷為而兩言之曰窮大者多失其  
居此子思所以言致廣大又言盡精微而要之非有二也  
張子曰能虛心然後能盡心是固當大其心以為析理之  
地程子曰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  
大而無餘是則又見夫析理之既至而後廣大之在我者  
愈無蔽也廣大精微是豈有二心矣乎曰致曰盡是又豈  
二用其心矣乎或者泥於存心致知之說而謂心自心知  
自知不知心之知覺即為知知非有外于心而所謂大小  
莫鳳阿文集

卷之二

十六

重城新完登望上言排律八韻

南面開新雉層關擁上游龍興周甸服虎視漢神州保  
障恢

皇畧聲靈伐虜謀登登方集事赫赫已宣猷玉署時乘暇  
金湯一縱眸

帝圖天並羣

王氣日爭浮踐華年殊短臨江運易休何如此都會上陽

萬年秋

先器識而後文藝

唐史載盧駱王楊皆以文章有盛名裴行儉以為士先器  
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然而浮躁淺露引事爵祿之  
器也其後四子果如其言皆不能遠到而當時謂行儉能  
知人君子曰行儉之以文藝為後善矣而惜其所謂文藝  
如四子者不但當於言語先後之間品評之而已也六經  
之文由聖人精蘊而發易以明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理  
情性禮以正行春秋以公是非是皆因性命而立言天下  
古今所謂文之至者本之則有實得措之則有實用由之

莫鳳阿文集

卷之三

十七

則可以經當世而適於治故觀於其文而聖人之德可知  
也四子之文何文哉沿江左之餘風而為是揣合低昂排  
章繪句之習其文也靡矣夫文不足以載道而又無益於  
世月謂之小技君子之所不齒况又下而為文之靡乎且  
文章與時高下實關世風而吏部以進退人才為職則夫  
出浮靡之士以為當世之一戒亦其事也行儉官吏部職  
銓衡進退之柄惟我是司世道之污隆亦惟我是賴乃不  
曰某也賢吾用之某也不賢吾黜之文之靡而無益於世  
用且害焉若四子者吾其切戒而深斥之徒以器識之不  
謂其他日之無令終而冀以售其知人之說夫四子而

果無令終行儉之說則售矣向也使勃無墮水之患照隣不以惡疾死實王不以從教業誅烟亦不為盈川令而止並皆濟賑仕而秩華要則天下之望將於四子乎在靡然之風若水之日流於下而莫之能迴也為行儉者其將聽之而已乎抑求售其說而不得而復將有以救正之於其後乎吾聞術者閔人而謂之曰某當貴某當賤既而果得售其說矣則人始從而予之曰是善於閔人者也夫行儉之得售其說於四子也亦善於閔人者而已矣而非所以官吏部職銓衡之道也或者曰周官有六藝之教而文與焉蓋先之以六德六行而始及乎此也則固先器識而後文藝之謂也若子之論殆謂夫文藝可盡無矣其無乃非古人設教之意與其先後之定序乎愚應之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無器識文藝而有之者周官之所不廢如是而差其先後焉文固不可無也若四子之文藝則皆離器識而為之乃所謂秋實之盡喪而春華之獨存者蓋惟其言之有枝葉也是以非盛世所宜有耳不然六經之載道其有益於世用也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之於民生是惡可以一日而無是矣乎吁此行儉之於四子謂其器識之無取則是而惜其所以處四子者猶未盡也雖然風雲月露之陋唐初諸賢所不免也而行儉不是獨能先後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八

辨焉夫行儉不得為良吏部矣其尚可免於習俗之移人也哉

惜陰詩七言古

人生問學須及時學不及時其可追長江日夜流若歌潛滔東去無還期白駒之景正如此青雲兩翼常易絳古人愛及寸與分而我悠悠乃若斯既知此生不虛生胡為暮而寒間之日新又新彼何人湯盤昭揭真吾師吾人稱為萬物靈良以心能念在茲若與草木同腐腐安用天地生我為少年放浪不勉旃老向白頭空自悲世人但解惜費金誰解惜陰為更宜黃金費盡當復奚歲月冉冉豈我隨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九

願將世人惜金意對此流光時三思

擬冬至

賀表

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有八日臣某等伏遇長至節

稱

賀者當復地中正屬仲冬之候天關子半方備亞歲之

儀玄堂御而快觀乎

飛龍黃鐘吹而允叶於鳴鳳百僚胥慶萬國均懽欽惟

皇上

睿知聰明

聖神文武續

二祖

六宗之丕業闡三皇五帝之令猷

玉曆初頒

帝朔共遵乎夏正金湯再鞏

皇圖遠邁乎漢京治統因道統而益尊武事典文事而無

重鑄錢發象喜

聖澤之流通北虜南夷仗

皇威而遠定

郊禋甫畢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廿

景命維新此皆君子道長之幾寔惟

聖人化成之效乃者芳芸生而候節柔嘉挺以應時登臺

望堯雲盡成瑞藹立表觀舜日漸覺舒遲方茲迎福

之辰寔為履長之始策占天紀仰應軒圖樂奏雲門

俯從周典且等濫叨清署幸際昌期恩宮線之新增

愧獲才無裨於補衮念璿璣之始運慚管見莫助於

窺天伏願

德與日新

道隨陽長

乘生氣以推行時令

體天心而贊成歲功萬物未生荷

皇仁而曲遂一陽方動與

泰運以俱亨臣無任云云

聞鶴唳詩五言律

鈴索中宵靜華池月正明忽聞千里外時有九皋聲應無

稻梁意故薄雲漢鳴嗷然呼不可徒以愧吾生

丁巳閣試授官稿

盧溝河重修隄岸紀成之碑

京師之西南有盧溝河者即古桑乾河也其源出自雲

中桑乾山經今盧溝橋東南下合白河衛河以入于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廿

海河傍舊有東西二隄我正統弘治以來屢嘗脩築

以防水患維嘉靖三十幾年河決東隄且為民災時

復有修築之議方戒即工天乃大雨連日平地水丈

許漂民田廬溺及官所蓄修隄物料民小大病於涉

號呼籲天有司具狀以聞

皇帝若曰吁惟天畀予以所履薄海內外國華予子一人

不獲痛若在于矧今密邇

輦轂其何忍坐視度地居民實維爾司空之責于是

命尚書某侍郎某專治其事內官監石少監某戎政大

臣某咸往來督理之時維決口當先施工河身當疏

一 濟令廣東西岸高下當審橋空洞淤淺當挑自尚書  
某以暨乃僚屬固不勉效忠勤次第如所上請一  
一舉行以仰承

皇上德意其工費取諸本部題派未集則借處以應措辦  
其徒役取諸戎府班軍不足則召募以廣興作工匠  
造置動求有法官私供應事須酌宜其東岸自回龍  
廟狼窩口以上長以丈計者五百有二十則疏築並  
舉小屯村諸處以及西岸陰山迤南一帶長以里計  
者九百有奇則築而不疏隄高二丈有七尺河深一  
丈二尺其廣倍之石為丈四萬而木視其萬之數木  
為株以百數者七十有三而贏其餘其他物料率多  
稱是共為費五十餘萬金而足經始於某年月日至  
於某年月日而告成焉是役也我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五

皇上憂民濟物之誠上通於天而咨溺之仁遠符於堯禹  
故於

聖意所注如響斯應方其百靈效職而庶民子來以相與  
共底乎平成之偉烈也意者玄天眷佑默相厥成是  
以土無滯費役不淹時而兩隄夾峙屹然有磐石之  
固集闕隄上之民居者相慶於家行者載歌於途回  
思往昔漂流之苦真若更生而皆出自我

皇上一人之賜則我今日所以壯萬國之觀而萃千億武  
之

皇圖者端有在於是矣猗歟休哉先是尚書某等以工完  
聞於

上且援

先朝事例請為文勒石以光示

聖德於無窮某忝輔臣謹拜手稽首為文以紀成事

辭曰 於赫

皇明奄有九有肇建

京師為郡國首虞溝之水上受桑乾太行下注滙為大川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五

西南經行實惟襟帶隄障橫流惟民所賴天雨弗休  
水成巨浸漂我田廬民病滋甚

帝聞曰吁惟汝司空其為予治勿俾民窮惟時臣某以暨

臣禮內監外勲郎官濟濟仰答

聖慈惟勤與忠小大職業罔敢不共乃驅乃馳乃詢乃謀

乃遡厥源乃窮厥流度事緩急相地要害孰所當先

孰姑有待口曰狼窩廟曰回龍其地最大尤難施工

村名小屯及于陰山東西相望波衝其間或疏或石

地各有宜或築或修事咸如期財無耗濫民鮮勞瘁

學半前人厥功則倍有隄皖皖其長如虹孰敢有之

天子之功下民昏墊

帝曰予耻天下有溺

帝視猶已乃命作隄爰屬我臣非臣之能惟

天子仁遠歌室慶隄成而然太平有象于斯見焉萬方會

同是為周行仰瞻

廟謨孰敢不王惟隄之成實相于天永護我

明

天子萬年臣謹撰文光昭

聖德勒石堅珉傳示無極

積雨獨坐有懷七言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廿四

簷聲幾夜響空階小閣深漏日未開銀燭有花敲易

落玉人何處望難來身憑一几惆悵將化心到千江蝶

屢迴愁緒不堪思遠道秋吟強學杜陵裁

奉荊川先生書

某於丙午冬辱收錄門下每期身心意念之間刮磨洗刷

以不負先生之教而不徒以其舉業文字見齒於門牆此

夙願也然自去冬奉違以來既不獲時領面教春間附書

左右仰求闡導又未有一東賜答遂疑棄之夫以初進寡

與之人時當杜門已不能無孤陋之患而館試或有高下

自覺勝心猶未盡忘譬則一舟隨風飄流於大川之上無

有與之操其柁而理其帆檣者行且覆矣先生天下之仁

人也肯使門下之士至於如此而不為惻然矜憫乎正爾

自念忽得王掌科疏稿讀之則又以先生之將出而自幸

其初望之不終孤不自覺其喜動於顏色也方某初第時

寔嘗以一人之利鈍卜先生之出處適來間得接遇薦紳

先達若對山林太史武東楊文選雙江聶本兵諸公皆謂

方今世道必得經綸大手如先生與念菴先生者一出而

任其責乃克有濟其傾仰之誠真猶欲睹麒麟鳳凰以徵

太平有道氣象蓋雖與先生素不相知者亦聞已有翹然

之意而不獨一二賢而有望者默主於其間也疏內欲以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廿五

職方相處雖似非宜部中覆題雖未有明說然聞周旋委

曲實出諸公至情而北足以行之機將在於此先生素有

濟世之具且在盛德必不以昔官疎而今郎官為嫌天下

之舟方且有操其柁而理其帆檣者時運有關此又不止

某一人之私慶而已也風便先此奉布草草乞台照正寒

更祈為國家自重不宣

明故南山劉翁暨趙孺人行狀

癸丑

翁諱錫字壽卿別號南山其先蓋山東人自元末翁之九

代祖某始徙居於常為武進人國初有諱敬者以才行

舉於朝同知欽州府事凡再傳而及於翁之曾祖某祖



其生璘為府學生配陳氏孺人生子二其長即翁翁配  
趙氏孺人孺人故山西按察司使趙公敬之從孫鄉進士  
趙公慶之妹也翁少丁外艱居兄弟長當其家之事而  
能以心計其才頗長於生殖始其先府君之捐養也門戶  
落然翁以其居積之術行之數歲其家乃日以饒裕正德  
間有恩例授翁 德府引禮舍人翁雖有章服之榮然以  
不由庠序顯且苦於官其地者驅使之而不已也故又輟  
棄去初與孺人處久而無出乃娶謝氏生子七人女二人  
又納某氏某氏生子各一人方孺人乏食而無所出也翁  
年且四十其於後事自以為無望矣既而生子妻若其弟  
妻鳳阿文集 卷之二 廿六

也素性不妄施予然於暑月每施行者以茶人有死而貧  
甚者或予之棺不從其家取償與予再從父宗賢交而善  
比其死也則為撫其遺孤長而後已其為人孝義而能有  
終類如此孺人出自名族有賢行事翁以禮撫諸子女愛  
有加其卒以嘉靖甲午某月某日距其生成化乙未某月  
某日享年六十翁卒於嘉靖壬子正月八日距其生成化  
丙申十二月二日享年七十有七子八人有娶醫官楊濟  
之女大獲縣學生娶予再從父宗賢女早平大化娶國子  
生陳汝立女大章娶鄒平知縣葉文茂女大雅府學生娶  
廣東僉事陳子善女大用娶予從父古田知縣重育女其  
妻鳳阿文集 卷之一 廿七

妹共十餘輩其邑中論子息之多者則稱翁為首翁昔撫  
弄其幼子與女每喟然歎曰吾安得盡見其長而婚且嫁  
畢吾事也既而則又及翁之身盡嫁娶以畢翁事每就翁  
起居人爭前而致其意遇翁誕辰奉觴而進者蓋接踵也  
夫事有出於望外者斯足稱異翁之晚而多子且各見其  
長長而各婚且嫁皆出於望之外也亦異矣哉翁性孝嚴  
時祭其先府君泣兩行下母陳孺人時或以事怒翁繼以  
羹楚翁亦跪而受之不少違其祖墓之傍地族有鬻於人  
者翁亟贖以歸於墓孺人之卒既越數年矣翁猶戒其門  
以內曰吾先室之靈方日與我周旋爾輩其慎毋忽以時

一切而殤皆謝出大韶娶丁某女某氏出大直娶舉人顧  
以新女某氏出女二人長即予妻早卒次適段沐亦皆謝  
出也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翁卒之明年其子大有等  
將以十一月十有二日奉翁及孺人合葬於平江村之新  
塋先期走使於 京師圖翁之所不朽於其墓石予惟  
為童子時已為翁所賞識許予婚姻予妻之猶在室也孺  
人撫而謂曰汝當為官人妻吾其從養於汝病且死猶以  
予將至戒勿予慢予妻亡翁實善視予子辱其易嘗之前  
一日昏昏若夢語謂予登第戒其家速賞報者夫以予之  
微名昔固未有成也翁與孺人乃念而不置若此乎今年

而有成矣而二人者皆不及見且予妻未及為官人妻而輒先棄予以逝予子於其外祖及祖母之裏事方從予於此而不能一與執紼焉皆予之所私痛而不能為情者也故於其來請也諠不可以辭謹狀其生平之畧如左而仰乞夫立言者有采焉謹狀

先妣金孺人行述

甲寅

母之先郊村金氏世為武進人外祖諱某外祖母儲氏予先母孔損我諸孤既五載先君石溪公始娶母母之繼予先君室也逮事先祖母潘潘性嚴急子若孫諸婦少所當意母獨以柔順見稱喜予先君亦性嚴急母亦以柔順承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廿八

之於內寔多有助云予諸子時有過誤先君或加譴呵母必於其間有周旋掩護之意予家故薄生計先君志高邁而性開曠日惟訓教子諸子為事不屑屑治生然家之生齒日益繁予及予兄案學於外復當有所資送予兄憲課農以耕維母寔任其百責於內辦學資治農餉蠶桑績織之事咸由母處分故予家雖貧而稍得以給亦母之力為多與予先君處久之生二弟二妹予兄弟皆相繼畢姻事予兄之子亨若京亦皆有室矣母猶不以姑之禮自亢每諸婦候姑起居母氣殊溫溫一似為婦時狀予先母有從滕夏氏者在先君左右久先君初議母婚人謂母必不能

容母既至則撫夏有加凡家之事若衣裳酒漿之類一以

委於夏故門內無間言而母緣是更享其逸族婦有性妬悍者咸化之予姜氏之群而為比隣也數十室其散處在田者約如之婦女長少無慮數百十人歲時相與無不人得其歡婢僕有不可或不免簪楚即令人覘其受簪屢惟恐傷之蓋其處婦奴以下有禮遇婢僕有恩其天性然也歲壬寅予先君之變母哀過遂患瘵疾瘵甚繼以嘔血既而又患瘰癧愈而疾作不已遂瘰癧然體肉脫盡然其面貌猶如平常時故予登第後必欲迎母於京邸予兄及弟書來皆言母弱甚恐不可行予以為弱自母體之常至此庶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廿九

其可愈母既至于晨夕察之始覺其骨立而形變予曰是猶未有他恙庶其猶可愈也乃稍久則日寒熱自汗既而又以感風卧卧起之日適同館諸兄為予稱母壽其夜遂以停飲食於腹痛不可忍予亟召醫醫至竟不可救藥矣時嘉靖甲寅正月二十有六日也距其生弘治七年十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一先君諱某字純甫石溪其別號也子男五人長憲次案次即予寶又次寅宋女四人長適謝元貫次適邵夔次適薛季龍又次適吳培孫男十五人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二人其詳具載先考狀中始予先君在時使寅宋分習詩春秋經命予及兄案各授以

漢故實屬兄而宋屬予先君既謝養二弟一妹皆未畢婚  
予家止祖遺宅一區予兄弟五人者咸聚而處於其中  
時皆未令得所也既而二弟者各以其所業補縣學生二  
弟一妹予三人皆為畢其婚嫁祖所遺宅推以與二弟不  
從二弟取直母於是乃若有不安於其心予迎母既至  
京師朝暮饌食或少豐即似不欲食病且危而急矣弟宋  
以從行侍母湯藥問所欲言曰何言又問於兄寅得無言  
否曰於寅亦何言竟不及私而逝予惟世之為人繼母者  
非酷虐而仇疾其前室子即為私蓄以貽已生子兄若姪  
皆由母而婚且嫁予以獨幼小由母而長又由母而獲有  
其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卅一

祭曹母蔡太夫人

蔡丑

於乎夫人少孀龍湖為公賢偶佐公治生日增其有隘公  
之居言聞其淑公官司徒夫人則守美為公成疑為公剖  
豈惟公配實公良友夫人深居於子之為若友益損若行  
醇疵凡外之事動罔不知即小有愆亦罔不規蓋夫人之  
於內翰匪徒撫之有母之慈勗之以正兼為嚴師丙午之  
秋惟內翰卒業國子以其言揚公訃自北舉家榜皇乃今  
年春惟內翰獨步春官莫與頡頏母訃自南如公之傷於  
乎昔偕公老願未獲償今子有祿竟不及將彼蒼者天一  
何茫茫人之為生離而有合譬則陰晴夫人離公而公長  
世內翰離夫人而夫人竟隕其生離而不合何斯理之難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卅二

明憂樂悲歡事不同行歡樂方盛悲憂常屏夫人聞子之  
喜喜方未已而大命以傾又何斯事之不足憑我聞內翰  
來以去冬夫人強遣憂心則忡大科之得樂則有同內翰  
得之不暢於情而戚其中戒行有期且膺重封夫人曰嗟  
予已七十行將焉從乃姑止行竟以考終官為侍從人稱  
曰榮內翰則曰予惟予母此亦奚庸乃日以疾告遽爾罹  
母氏之凶方夫人之不樂登道與內翰之連疏乎九重  
也人曰異哉止一子而難於就養官三月而遽圖冥鴻詎  
知夫人之遲遲其行蓋微兆之先見而內翰之汲汲於歸  
乃其一氣之感通也耶某等情均里開館重婚姻或亦通

家未契或為宗黨中人聞夫人之告變咸茹歎以含辛追  
令子之莫及嗟執紼之無因敬陳辭而遣其庶哀情其少  
申夫人有知其鑒茲忱

祭南母李宜人

癸丑

嗚呼天生達人必予賢配子承義方亦由母誨有家咸宜  
稱美自昔尊卑長少異情同適若宜人者其可以為則矣  
我聞宜人少歸南公公績於學家務身嚴百辛劬劬於  
舅姑曰養與祭咸克相夫有子曰軒叔後維字匪徒愛之  
而勞以義蚤賓於鄉宜人未置乃今登朝母心始慰女  
志同行在古為難友於姊如人得其歡嫂繼兄室少以十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廿二

齡宜入下之氣貌恂恂愛而有偏亦人之情從女若子視  
猶已生家人而離每自婦人公之兄弟更數十年而終無  
異心曰惟內助周旋維繫之寔勤也公每官游宜人必隨  
其家人望何時來歸公歸林泉宜人攸託乃遽至此公誰  
與樂昔遣叔後庶其念我名成登選謀歸不可妄圖迎養  
而遽罹此禍嗚呼遺勞在公遺教在子遺愛在其家易其  
有已此叔後之所以肝摧腸裂而號呼不止也嗚呼是豈  
惟南氏一門表不能忘凡我四海同升聚此一堂方將砥  
礪學行討論文章而叔後獨以憂去能不使師為弟子泣  
而友為友傷也耶雖然脩短何憑所貴不朽宜人之壽雖

五十九然乃憲伯之妻吉士之母龍章自天赫赫昭受麟  
趾發祥蘭芽方茂天嗇其年而昌厥後嗚呼若宜人者其  
亦可謂不朽矣千里寓真涵淚潛潛情共愁雲達於渭南  
尚饗

祭吳母蕭太夫人

癸丑

於乎人情孰肯甘隱約而舍榮利其在婦人交隨尤易而  
期子之貴者亦惟其祿養之可觀若夫成夫之高成子之  
賢不失其取舍之大分於貧賤富貴之際者寧不為卓然  
而特異於惟夫人太史從女少歸楓翁百辛咸茹懷璧不  
售翁將遐舉隱居林泉夫人寔與有子成名曰惟先生兩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

廿三

郡文學十年明經自官迎養堅不欲行官況若水母心則  
寧於乎夫貧我俱子祿弗以躬節苦而自甘聞官冷而輟  
喜若夫人者豈惟婦人所不敢企雖在丈夫戚戚於途窮  
而不能超出於聲名利祿之外者亦豈能視此而匹其美  
龍章寵褒行將有期態夢兆祥蘭玉其在茲八表而四又  
孰不曰壽考之維祺而遽爾聞訃憾若有遺子母至情曾  
不及以執手而一訣而終天永違此先生所以有無已之  
悲而薦紳大夫士凡有知者因先生之以艱去莫不感歎  
而嗟咨實也鯉庭桃李久辱栽培受知先生夫人是懷前  
於平原後於蘇臺每擬相造展拜堂階夫人不住予不果

未茲於先生幸獲趨陪意夫人之將至則瞻昔心事庶其  
可諧而夫人已矣此又予一人之私哀薄物寓真情實無  
涯夫人有知其鑒之哉

姜鳳阿文集卷之三 讀禮稿目錄

贈江陰邑侯中石金君序

送西溪劉二守同知長蘆運司序

崔母尹太夫人壽序

列崔母尹太夫人榮壽錄序

刻育吾萬君餘稿序

謁關里記

登太山記

書二記後

題丁君勸世文後

祭陳母劉太夫人文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祭曲阿叔父

祭同年史筆峰

奉存翁徐老先生書

寓金沙奉荆川先生

論講學

與陳文楷

論義政

與西溪劉二守公

論城守

奉畢松坡先生

論學職

與王會沙

與蔡可泉中丞

論講學

姜鳳阿文集卷之三 讀禮稿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侯官趙世顯校正

贈江陰邑侯中石金君序

丁巳

萬金之產方祖父艱難創立時百辛咸茹九有風雨霜雪  
泥塗荆棘之苦無不以身冒之用能聚其所有以傳之子  
孫子孫不賢則不能追思其前人開創之難而相與守之  
於不墜其或賢矣而未必其才之足以守也則亦未必其  
能善守之也賢且才矣足以善守之矣其家設不幸而有  
適然之故子孫中一人身死於禍其一人則能消禍於方  
萌斯二者蓋於家均有賴焉子則又以為創而非守則創  
者徒勞而不免於廢墜一人身死於禍而無有善消禍者  
以繼其後則禍將結而不可解矣故有善創之業不可無  
善守之人而身死於禍尤必有善消禍者方可以全之於  
其後也江陰之有新城始自麟陽趙君成於雙渠毛君蓋  
所謂艱難創立如百辛以聚其所有者也繼毛君者為鶴  
洲錢君錢君下車之三年海夷為患瀕江海皆苦之而江  
陰尤被其毒時嘉靖乙卯夏五月寇薄江陰城下錢君歿  
然率其眾以出遇賊死之方是時江陰危甚其君子以喪  
其父母為感其小人以矢所恃為恐譬則家有適然之故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二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三

其主不幸而死於盜賊之手舉家皇皇然後之繼至其家  
者殆亦不易於為力矣予友中石金君自高安以才優調  
江陰授以趙君毛君所已創之城而值錢君創敗之後蓋  
有守家之責而適當家禍方萌之時君之不易於為力也  
甚矣乃君為之則不以其力不易為而不力於為也始至  
之日寇已稍稍退矣君度明年必未亟戒其眾蓄薪以待  
變實廩以待食脩火具以待城守練士以待用凡所以為  
先事之防者無一之有不預及次年春寇果復至賴君之  
有預防於是江陰城中變有餘薪食有餘廩城守有餘具  
士有餘勇凡所以為臨事之備者又無一之有不同至若  
選委曹簿某使當城上事君從中主畫以策應四面則尤  
有集思廣益之遺風焉既而賊眾數萬并力以攻者再越  
月竟無柰江陰何城卒無事是猶家有寇難主人百物之  
備足以自固其垣墉而又推擇家眾之賢者以相與同心  
扞禦於其外也然則趙君毛君固善創於前而君其善守  
於後錢君身死於禍而君亦善消禍於方萌者歟夫趙君  
毛君方以正直敢言為名御史錢君以慷慨殺身為忠臣  
皆江陰一時之選也君復以一人而脩三人之烈若君者  
其亦可謂賢且才矣軍門奏功監司舉賢能吏相繼上其  
事於 朝部取檄且丁君去江陰且有期有黃生某者感

君有活江陰之恩而恐其後來者無以正君之休於是述其鄉人之意來告請予文以贈君子惟君與予為同年進士予與黃生又嘗同游師門予既喜君能行其志樂為道之而黃生父子無所為而輸財於城上者且累數千其請於予也又與予師之弟應貞甫偕來皆予之所得辭也故為序其事如此雖然予之為君序其事將以告君後來者非獨贈君黃生之得請於予予蓋為江陰之人共言之亦非獨為生也是為序

送西溪劉貳守同知長蘆運司序

吏有不宜於俗而時乎命之為俗吏也官雖遷而不為榮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四

職有不便於冗而時乎授之以冗職也秩雖增而不必賀何也才固有所不相近而情固有所不樂為者若今西溪劉君自我郡貳守而同知長蘆運司是也夫郡貳清望並運冗司劉君賢者而財課能職也古昔興利之事俗吏之所能而儒臣長者之所不能蓋鐵權酷之論桑孔以為便而賢良文學以為不便今舍清望而就冗司以賢者而任能職是俗吏之所能而責儒臣長者以必能桑孔之所便而亦欲賢良文學以為便也名雖遷而實若左人情或以為喜而於君必有所不樂矣乃金壇尹趙君微予文以贈君之行而欲為君榮且賀焉何也曰此殆國家用人之

深意而人或未之察也惟王論道宰無公孤者始得坐于其側而上下其議論以啓王心此乃當國大賢之職任也然而邦之財用貨賄之出入其多寡盈縮之數惟宰得以知之其均節制用之柄惟宰得以操之其以式濫授於其屬而會計其歲月日時之成亦惟宰得以詔王而廢置之是固非宰之所當為而亦未嘗不無為也後世善理財者其勾稽出納之任亦往往不用吏胥而用知禮義士人為之此亦豈士人之所當為也哉良以財賦不由宰相則利權散出而耗蠹之害激出納不用士人則弊孔百開而乾沒之患起是以古者大而為邦國之財小而為有司出納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五

之財上自論道之相下至於知禮義之士人皆不問其才之相近與其情之樂為與否而九俗吏冗職之所宜為盡舉而畀諸其身反若不量其才不察其情病之以其所不能而強之以其所不欲此其意蓋惟潔然不少縹於利者大然後可以統一利權而塞其弊孔之所在其於用人之際蓋有深意焉而或者不察則以為宰相士人不當待之如俗吏授之以冗職而不知惟宰相士人能論道而知禮義此俗吏冗職之所宜為不得不一舉以煩之也運司以鹽為課關國家財用貢賦之大計而出納勾稽之數亦與存焉是非真能論道真知禮義之人殆難以潔然不縹於

利而我劉君之為郡貳守也攝行郡事者一下行邑事者二皆未嘗有一錢持歸而去之日如始至君可謂不少觸於利矣又其以士人之身而行且有論道之責則難以俗吏冗職之所宜為而一舉以煩諸君君固不當以其才之相近情之有不樂為而有所辭退避於其間也况長蘆為古興鹽首地 郊廟祭祀 官府膳羞百官廩餼之用於此焉出既非他運司比而敢戒從事使其上供之物無一不富而且精又非君莫之能為然則君之才固無不相近者而其情亦豈有不樂為是為君榮且賀矣雖然是有又有所當勉予將於君之行而有望焉儒者經濟學術要在興利弊為國家效實用而行已志非一切可以苟然而已也准鹽之價高於天下視長蘆不啻三四五倍又彼此相望水道可通若因漕舟之使用宋人轉搬法而以滄鹽通之於淮則兩相適均我公家固可不煩費而坐增數十萬 國課矣此其利之當興者也滄洲置司與 京師密邇而蒙右便於請托故嘗有鬻賣之弊地當南北往來之衝而往者權璫使經其處動以道路費為請故又嘗有奏給之弊鬻賣於蒙右則商中曰少而課日就損其害也在國奏給於官監則橫取於北爭售於南商病而民亦擾矣其害也在民此則其弊之當革者也夫此一利二弊

者固皆儒生經濟之學所當講求而不但為俗吏冗職之所宜為然而我 國家分地有拘不得互相賣買非敢於破格開請則雖有大利而不得與而權豪積習從來已久非忤一萌輒有奇中非敢於為國歛怨則雖日睹其弊而亦莫可救解也然則是說也人以為難而莫之能行久矣君今為 國家總利權於一方而方且求塞其弊孔之所在是三者乃其盛政之大者也請君勿以為難而竭其才致其情以為之母使諉曰吾於此本不相近且亦不樂為也吾但能潔然不少緇於利而敢戒從事焉則吾事畢矣是子有望於君而亦君之所當勉於將來者也予既著其說因書以授趙君使歸之君以為送行序云

崔母尹太夫人壽序 丙辰

親之教其子也其道在於成子之身而非徒以其愛之謂也子之受教於其親也其道在於自成其身而非徒以其養之謂也子嘗以是求之古人其能以是道交相成者在嚴父於其子猶以為難况母子之間乎然則母之能成其子子之能以母教而自成也蓋亦難矣申國夫人以嚴訓行於其子榮公公亦能奉母之訓為世所稱是固可謂母子交相成也然以中國之動有法則而又益以正獻公之訓焦先生之師嚴以相與維持於其外也不可謂一無



所助若榮公生於相門其所資藉以養成其德器者當亦多矣蓋不獨已之能自成也然則母之無所助於外而能成其子子之無所資藉於人而能有以自成者斯則為尤難矣予又嘗求之古人若孟氏母子其始之窮也三徙以為教惟母氏一人寔主之既無有可與維持之人而力學於道以追夫魯國大儒者而幾與之並則又其子之所自得而無所資藉於是母能成子之身與子能自成其身而不徒以其愛與養若孟氏者蓋千古一人而已矣較之申國之事豈不為尤難哉予同年友賜谷崔君少喪其先公其母尹太夫人撫君兄弟三遺孤以居艱苦百端無中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八

國之助榮公之資藉而幼孤晚寡乃甚於孟氏所遭之窮當是時夫人無三徙之迹而有斷機勉學之誠君雖去孔子之生為甚遠而願學之志則亦未嘗不奮然於千百載之下其為司理於吾潤也惟夫人千里就養歡然撫君如其初君亦得以朝廷之祿供夫人旦夕之奉而不負其少年之所自期其愛與養可謂無至而無不盡矣然而其所以交相成之道則不在於是也夫人勉其子以仁義之格言既不承孟母家訓而一錢不入私橐惟君之蒞官人真有辭齊卿祿之風非亦所謂成子之身與能自成其身者歟吾郡士大夫服君之清德相與推其所自歸其感美

於夫人而夫人行年則既七十而有五矣於是又相與咏歌之以為夫人壽而且以道君之賢予惟具中善者事中壽具上善者享上壽所謂壽者非徒有其年而已也人生萬有皆可毀惟以善成行則自卓然於天地之間久而不磨故上善當與穹壤相弊其次為者則容亦有時而盡申國之善中善也歷數百年之後必能有勝之者若孟母則上善也更千百載而常勝則亦更千百載而常存故古今稱母氏之壽者宜莫如孟母矣而寔其子子與之賢有以成之茲欲成夫人之上壽而進之於孟母之列謂不在君不可也予素與君以道義相期既無庸隨眾以道君之賢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九

而君為齊魯間產又孟子之鄉人也故因壽夫人而致望於君如此君幸無以予言為迂而相與勉焉是為序

刻崔母尹太夫人榮壽錄序

丁巳

近世士大夫居官其秩之將滿也必各有所得而去最上得聲名其次得利祿又其次則因得利祿而得聲名皆有求而得者也夫有實斯有名有官斯有祿若形影然足是求用於求哉然有實不至而名至祿有常而利無窮用無窮之利以希實不至之名者斯則有用於求而實近世士人之常然爾予同年友賜谷崔君為司理於吾潤幾三年滿矣而一無所得於官蓋因利祿以自封與奉利交以貴聲

一節既君所不屑為至於希合上官使聲名滿人耳而  
所求也然獨汲汲以奉母故吾潤士子與其旁郡之有  
聞者知君之無所求而其所自足者常在於倫性間也於  
是推本其母尹太夫人之賢相與作為詩文以效南山祝  
詞積之既久篇章且侈然富矣君固他無所求而喜於得  
此且於諸君之意不欲使其虛而無所自也於是彙為若  
千卷授之梓人而屬予序之予惟古人秩滿而去止持一  
錢以歸者人謂之廉而琴鶴自隨之風至今可想見焉君  
之將滿而去也脫然於聲名利祿之外既不若近世士人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十

所為而一錢不持一琴一鶴之亦無有也君誠無所得於  
官矣雖然啜菽飲水猶盡其歡況以朝廷之祿為母養  
乎遜世而不見知猶當處之以無悶况君實嘗有知己為  
楊之乎聲名利祿間君誠一無所求然使君他日持此刻  
以歸其孝行在家庭而其清風被於寰宇較之一錢之取  
一琴鶴之隨其所得為更多矣予素重君為人既於君命  
不可辭而又知君之所得於官者非古今人可以較量其  
多寡也故借題其首如此云

刻育吾萬君餘稿序

丙辰

人言舉業時文與古文不同調故今之從事藝苑者必棄

去時文不為而後能為古文予以為不然文章在明理說  
意不在詞華苟能探見本原直寫胸臆而自成一家之言  
則雖不文纖濃葩艷以為篇章爛然之地而其言亦未始  
不文此蓋時文古文之所同而云有不同者特在體裁音  
節之間少當有辨焉而非判然絕不相似之謂人之欲學  
為古文也亦非必棄彼而後能為此也近時書坊中傳刻  
舉業文稿無慮數十百家中間若予師荆川先生及昆湖  
諸公不過數人能探本原寫胸臆為文以淑後進而名當  
世其餘則多枝詞蔓語率不根於經訓理學甚則勦說於  
人苟技時好而不能自成一家之言予每病其多而無取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十一

至欲假手祖龍以為一快而不謂予亦嘗有書義百篇刻  
行於金臺市肆而不能禁止是予之所深病於人而於  
已亦既不能免矣居無何乃適有王生守中惲生華卿良  
卿兄弟持其所嘗受業有吾萬君稿示予而屬予序之子  
惟予之所自病者方在於此而乃為君序行斯稿是復以  
此為君病也雖然予嘗讀君之稿既終業而知其能進於  
古文矣稿有經書義及鄉會中式卷共若干篇皆能發明  
經訓而不畔於理又多出己意不蹈襲人是予所謂探見  
本原直寫胸臆不求文而自文者殆亦時文而有古調者  
也夫唐瞿諸公方以古文名家予亦自信其所為文與古

同調頗有勉進于將來而不但以其百篇之傳為已病君於政事之暇聞亦好為古文詩歌間有傳示於人而為君序述其意者則君固求進於古文而與予同志者也倘由本原胸臆之高少致其體裁音節之辨作為文章遂成一家以與唐瞿諸公者並傳於世而予也亦得以附於其後則斯稿之傳豈徒不為君病將不益為有光也哉君固雅知予予愧無所效尺寸於君而王生憚生之以序見屬也其請之又甚固故不得辭而題其首使知君之時文非一切枝詞蔓語勦成說而投時好者可同固不必棄此而後能為古文而其將來之所勉進當亦有以名其家使唐瞿姜鳳阿文集卷之三十三

謁關里記

嘉靖丁巳予內艱服闋還朝舟抵沛聞前路挑運河阻不獲進時家二兄呂漬先生以應貢同舟上而邑人某某及長兄麟皆在予云生不遊聖人之鄉嘗以為此生不了事今關里在望而舟行適有阻乘間一往馬可乎眾皆曰可於是謀於沛縣令臧舟夫兄與夫以行時三月某日也

是日至滕縣滕縣田野多不耕一望荒萊極目又見民有完稅而官為簪花纓綵鼓吹迎送者蓋又以完稅為僅見予因舉井田之說孟子所以勉滕文者諭縣令勸民力於耕民力於耕則土易闢而稅亦自易完不煩令長勞耒耜令唯唯蓋口以為然而心未必然知其力不能然也歎息久之次日去之鄒鄒孟子之鄉具承冠拜孟廟時孟博士方緣事繫獄而其家子弟延予飲乃有伶優在予又歎息而去之絳絳山望而過恨未有登山主人也又次日抵曲阜縣齋宿而後敢謁廟行釋菜禮焉禮畢世職令君某導引予觀先師手植檜已枯君言此物隨時代為榮枯予

姜鳳阿文集卷之三十三

曰今方盛時然則檜且向榮矣既而又導引登奎文閣閣藏秘圖古典先棟既而過杏壇杏壇二字乃金人党懷英書既而又導引謁啓聖公殿殿五楹既而又導引觀金絲堂堂亦五楹其取名蓋以魯共王事聖公某張燕招飲於其廳事以方居喪不出陪而博士從父某為主人燕罷謁顏廟陋巷有井井有亭而顏氏子孫少既而由龍門往孔林拜墓禮與謁廟同墓之東為伯魚墓而子思墓在其南次第拜而畢乃始一縱觀墓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曾相韓叔節造又次觀子貢舊場場在墓西南林廣約十餘里有異草奇木木名

楷者尤奇其最大株相傳子貢手植殆未必是此木性不  
曲而理有文人以比文王墓之模木誠重其名然以爲梓  
爲杖恣遺贈四方之賓客似非所以重也人嘗言此梓中  
下無荆棘而上無烏巢先師在天之靈實使之始不信今  
見果然尤世間奇特事是日晚仍宿於公館次早往拜周  
公廟廟在孔廟東北去城三里許公之後爲東野氏其奉  
祀一人來見微弱矣周孔本同道均大聖而後人之盛衰  
迥然別不能不爲公興慨也是日還公館世職君送酒來  
示不陪以上下禮處予予不敢當也卻還之令設於中堂  
俟往拜而領其意蓋聖人子孫當往拜賓主禮當然也先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十四

元力言路不遠當一往而世職君亦再王從史之次早爲  
具輿從趨于佳子因遂往馬廟中古碑刻甚多以元不及  
諦觀令人搦得之持以入之於行笥

### 登泰山記

由曲阜行半日至兗州府府公朱平野名應奎辛丑進士  
其先我丹陽人而占籍於京師以子遊 魯藩而不入城  
也携酌於城外相款敘 管王亦遣官送禮馬次日至寧  
陽縣縣即春秋時魯閭地次日過剛城屯留宿又次日至  
泰安州州守徐順齋節督糧計部羅小山廷紳二君皆癸  
丑同年先一日已上山予從州佐某覓肩輿由紅門入約  
行十餘里經回馬黃峴二嶺西行轉東北上而下又西行  
轉東北則下而復上盤曲雖有上下然路稍平如此者九三  
處以里計者亦三遊人至此稍舒快名其地曰快活三又  
五里至御憚坪宋真宗駐蹕之所所有五松高約數丈偃仰  
若蟠虬然相傳秦始皇封爲大夫者羅徐二兄下至此適  
相遇茶罷則上者下下者上各分行去自御憚坪以上皆  
石磴與人用布牽挽而登又五里至十八盤盤曲約又數  
里至峽口高處石門題曰南天門又三里至絕頂昔人紀  
遊者總前後謂共五十盤予登晚應接不得暇忘之矣山  
頂有碧霞元君祠元君莊嚴相類女蓋女仙不知何以祠

山上想曾於此修煉而得道祠可也祠於山之頂若山主  
然而人之乞靈此山者盡歸感應於元君未可也寢殿乃  
後殿名塑一女像寢於牀而覆以衾應義則惑矣不但  
涸藁山靈亦豈所以禮元君乎 國朝陳氏沂泰山考  
曰宗言為群嶽之長又據博物志曰天孫言為天帝孫  
主召電東方萬物始成能知人生命之長短以此知能為  
人禍福者山靈也祠以嶽神名正矣山一以嶽神為主  
附於山可也愚民謂禍福皆由元君遂將以  
掩山靈焉斷斷乎不可也道士言越觀峰下壁立萬仞者  
為捨身崖人有投其身崖下為化去而仙者惑甚矣惑甚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十七  
矣當聞於所司時有以禁治之勿惑於求長生而每每自  
喪其主也嶽神祠之後有磨崖碑乃泰山銘唐玄宗御製  
碑書大徑三寸許頗奇偉乾封年間有登封文字寸許類  
聖教序者更可觀被閭人磨去書忠孝廉節四大字於其  
上古字今不復存殊可恨玉女池上一石埋土中相傳李  
斯篆字又多漫滅而不可辨認矣又上極高處有玉皇殿  
殿前有秦碑碑高二丈許而無字不知何謂或云有字封  
禪時頌功德之文蓋韜之也予聞日觀峰五更鷄鳴後可  
向東海望見日始出欲往觀而以水少裝綿寒氣不可禁  
於委妝香錢官借羊裘披以往果於鷄鳴後見圓圓日

赤色從海底漸升上初若動搖不定當由水澆漾使之然  
奇觀也觀訖下就玉女池公館早飯天明矣白雲無心其  
去來亦無時時時著人衣裾上眉睫間少陵所云盪胸生  
層雲始謂想象摹擬而得今即躬逢目睹亦不過如此又  
少需而日出適雲復滿山皆雪色日光映之白雲溶溶在  
其上約尺餘令人疑睇不能去又一奇觀也是日山上已  
晴而山下雨下山時始知當由山高雲在下故下雨而上  
晴然則又豈非一奇事歟是日早飯罷從南天門盤舊路  
而下下則布牽挽在輿後至岱嶽觀在宋為天書觀則羅  
徐兩兄皆先在而設席為主人者徐也羅邀於次日同遊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十七  
靈巖寺相與窮山下蓮花鵝龍諸峰水簾泉桃花峪諸奇  
勝而予以南來舟當已過沙河及濟寧待應久不應久留  
滯相駭隔遂辭謝去此及濟寧則舟果先至待久矣  
書謁關聖登泰山二記後  
既營二遊畢舟中訓示兒麟曰孟子云遊於聖人之門者  
難為言夫聖門之言至言也惟有得於其言斯消亂衆言  
可得而折衷矣是之謂難為言又云登泰山而小天下夫  
天下大矣即登泰山何以能小之蓋惟道高天下斯所以  
能小天下也在吾人當何如古人以三立為不朽而常存  
能立言然後有合於聖人之言而能難為言能立德立功

然後能道高天下而可望其小天下不然我且為清亂之  
衆言我且眇乎其小又安能如孟子所云云乎小子識之  
吾始以不拜闕里登泰山為此生不了事今既拜既登倘  
猶然故吾更是此生不了事也小子聽之有志於三立言  
思所以可傳德業思所以可久可大又有志於三立之不  
朽而常存也斯無負於茲拜茲登矣於乎小子其尚相與  
勉之

題丁君勸世文後

丁巳

予少時頗欲學為文章而不能深求其理其或不關於世  
訓不屑也既而讀丁君所著勸世文然後知文章自六經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十九

之外其有益於世者甚少人之工為侈詞蔓說而不足以  
勸也反不若山謠野語切中於倫理事物之大端而其言  
反足以動人丁君非能文者其文頗類山謠野語亦非文  
章家也然推其勸世之意則凡倫理事物之大端無一不  
備其詞雖俚若能與六經同其指歸而反為侈詞蔓說之  
所不逮於乎文章在有關世訓而已矣文苟足以勸世則  
雖頗類於山謠野語而不必工然則文亦何取於工也哉

祭陳母劉太夫人

文塘陳邑侯尊堂

丙辰

於乎夫人惟夫人早稱未亡從一而終矢死不貳有捐舟  
風侯方穉年氣已稱雄母施內訓與中國同成侯之材擬

楠杞梓中於棟梁以獻天子乃命我侯作宰於此平反  
日多母心則喜夫人之節皎如明星未旌於朝先殞厥  
生愛日而慕惟侯之誠祿養方始遽隔幽冥子良於吏母  
寔教之封章弗待蚤與世辭賢侯惠政亦母之貽民感母  
恩與侯同悲昔來自閩春風畫船今發雲陽永違重泉侯  
始迎母緣衣翩翩今奉母歸喪容晏然造物無心亦有哉  
培母之仁厚詎宜早摧邑中聞訃小大嚙哀奔走臺端乞  
侯復來侯之來也於義不可民咸曰吁誰其蘇我某誼忝  
通家分猶子行方以表麻不敢登堂祥禪之後擬一稱觴  
予服未除母已云亡迨母誕辰侯亦一方願竟莫酬心能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十九

不傷予妣於京懷歸為瘳聞母之疾亦與此類倏惟聞函  
痛心無地萬里孤身悲哀獨至侯今所遭視予何異感念  
今昔令人心悸祖戴伊通孰清路塵迢迢岐路眇眇河津  
竟歸母鄉澤陰在民我哀母氏有懷未申聊舉此奠以寓  
吾真蓋大母之感衆皆為其父母致悼而侯以憂去予則  
又以同年兄弟而倍有酸辛瞻送臨風有淚如霰靈其有  
知予衷是鑒

祭曲阿叔父

乙卯

嗚呼吾叔父之去吾而歿也今已十有八年矣而高風亮  
烈之在人者則雖死而猶生昔於吾黨蓋嘗以詩書仁義

為宗盟孫者賴以見撫爭者就以取平橫者視以知戢善者仰以有成赴人之急不啻如己之困揚人之善甚於彰己之名惠有所富加不問其人之能報貧有所富濟不必其金之在麓恢廓之度併包乎萬夫之衆慷慨之氣推蓋乎一時之英至若持已御物尤敦且誠人無微而肯忍懷有吐而必傾蓋吾叔父忠義性植剛大天成故於已每處其厚而與人不愛其情此雖已陳之迹然自今數之猶歷歷而可稱希世之珍方期大書有美欲施云胡不究尼父有言惟仁者壽吾叔父非仁者與而年止半百豈斯言之或謬海邦授任未試一割之能吳門養病遽屬兩楹之候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十

閩人失天郎官須宿命實使然於誰致咎實也不敏少常受知長志四方更辱提携人言吾家發科自叔父始取進上自吾始吾與叔父均為姜氏白眉而不知吾之榮有乎今日多叔父之所貽人又言叔父尚通吾生也固水火之性似不相宜不知叔父於生前所以矯吾之偏起吾之志而相砥於有成者雖叔之親而實為吾師昔吾為劉氏議婚也叔父以身後托吾而曰子其不負於他時吾唯叔父之命不敢失墜尚賴吾父兄之間相與晝夜以圖惟官令而既有主矣使叔父反生則斯言亦庶幾於不欺祖載之日適吾苦居銘行於墓惟德於祠皆吾永以自盡之事而

吾於叔父猶若有不盡之悲蓋以哲人既萎門戶日衰為吾宗姓致悼而非止一人之私酒醴既設有涕漣而永世之訣盡於此詞

祭同年史筆峰

丙辰

嗚呼筆峰汝竟至於是耶天之生才非曰徒然將為世用身名必全惟君之才若刃之出於硎迎機斷擊見事風生始上春官以經術名方嚮於用為國之楨云胡奪君之速而使君之才美竟埋沒於世而不見其精英惟天有道善則降祥彼傾此培乃理之常有訓於家實惟君事不用為教覆與君異彼人惑之於君致忌乃扼乃擠竟贈君累疾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十一

君者死君疾者殞君方得直明君之志云胡天道之不可信君亦與彼人而俱逝謂才者用君施不究謂善者祥君年不壽禍機所自室中之戈命實勅之君其如何予少與君嘗以同經疑辨義析聯袂蜚聲歲之丙午同歌鹿鳴約予婚構予感君情辭君齊大君鑒予誠予病在憂憫予號乳扁舟過子海予全生君施厚矣報何以稱始君被誣予愧不能直君之無罪今君即世予恨不能起君於九京墳有宿草始一未真憶君平生淚欲如霖

奉存翁徐老先生書

其聞士之欲有主於世者居必有賢者為之師出必有賢



公卿為知已然後可以言過而是二者則又人所不能兼  
有者也某也少得從游荆川先生今復為翁所取拔之於  
衆人之中而思有以陶鑄之夫翁與先生均繫天下重望  
乃方今後進之所共推以為今之古人者也而某皆出於  
其門其所遇亦可謂幸矣然在某則方恐恐然常若甚懼  
而有所不敢以自安者蓋士必有以自立乃為無負於其所  
遇而所貴出於大賢之門者非徒借其寵榮托以自重而  
已也某去春遭先妣變既不得於館中終領翁之教言歸  
奉尊命移家於常日侍荆川先生之側辱先生亦日有以  
與進而開導之矣乃緣命薄數奇既以傷寒脾泄之後經  
年杜門而今春痘疹三犬子復相繼歿凡悲憂毒痛至  
不能堪之事舉集於不肖之身而不能以一日自遣坐使  
歲月為虛精神盡耗爾時且不敢望身心體驗稍有得力  
即欲與經史文義分析性命經濟條件了一課程亦往往  
力有所不繼而無以盡如其初心之所欲為每清夜圖惟  
恐於他時有老大徒傷之感則雖得當世大賢為之依歸  
而不能無負於其所遇反不免為門牆罪人此某之所以  
懼而請也倘蒙台慈垂憫而終教之使其門下之士有以  
自立於世而不至為門牆罪人則為幸大矣奉違以未時  
刃馳仰乃緣未得其托未敢通書亦猶在京時不敢私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廿三

候門下之意也故因萬思節兄來便謹此申候此兄亦先  
生門人故敢以其秉曲之私奉白葦左右而不為嫌伏惟  
尊亮

寓金沙奉荆川先生 論講學

邇來得從吾師於金沙日間至教方自喜以為此生之大  
幸而吾師則遽欲去此地矣悵悵當何如悵悵當何如某  
昔從游門牆意吾師教人惟於氣節上立脚義利上認源  
頭便了人生大致故每每自重其廉耻而欲於微芒毫忽  
之間積而養之以不失此身於可賤之地去歲居常時時  
親炙道範則又見吾師性情日就中和造詣日底純粹德  
業日進光大行方智圓之說時落其衷較之向之所聞似  
亦更有進矣然未知吾師胸中乃有如許寶藏故又欲求  
見龍溪一聞其論如冬遊記所載諸語使此心豁然以為  
求進於淵深微妙之指南而金沙相從以來時得一見寸  
寶則知吾師中之所藏淵乎不窮其精光射人處如出火  
之金又純然若經百鍊而未已者蓋吾師於龍溪公其立  
身雖各有地而超悟絕人學問蓋世則未可以彼此定優  
劣也某方自幸以為不必於他求而吾師亦時賜剪拂若  
不忍以終棄矣然而定居之約竟不獲終某又竟未能移  
家以相從於所往豈非心誠未至而緣分尚淺耶是可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廿三



也此間講論有數番精隨格言竊欲編次成帙携以入京時一披展以為身心之助而徒舉其端緒莫能就是尤可歎也金沙似難久居吾師既不果來某於此後當觀事勢漸圖遷徙教邑庶於人情稍為相安耳吾師若往宜與幸早決之某得少閒即來追隨山中與恩節諸兄同請終此教諭也時方擾擾更祈慎於出入為道自重以慰瞻戀不宣

與陳文塘 論荒政

邇來救荒之策第嘗欲少效其愚於左右而久病未能且聞執事者苦於補糧之無虞而於此亦未有暇也乃今則

美鳳阿文集

卷之三

廿四

似已稍遲矣姑試以其一二言之如呂城壩之剝運客貨雲陽驛及夫厥之覓送官舟皆市井中未必饑而死者往往則名其間以為游食之地其為脚行及夫頭家又多以廝養無賴參伍於其間而饑殍流離之人則無從得與甚為非計宜以審過饑民中擇其可備雇而食力者於壩則貴之脚行於館驛夫厥則賤之夫頭家各令收管數百人每日人以其備直授之而勿有侵剋勿令失所是公家可不費一錢而能全活數百十人之命亦一策也河工給散一節則聞兄已有處分而無俟於弟之細論矣至於饑民有老弱疾痛不能轉移者似當隨鄉著驗不問冊籍中登

美鳳阿文集

卷之三

廿五

名與否九為吾民而饑甚者予之官票以俟驗賑庶幾里非諸人既得以面相質正無有欺蔽而於審實之後亦即隨鄉賑之又使富民出粟無有轉輸之勞且得施惠於其本鄉乃其情之所樂而小民當受惠者不至扶携道路伺候公府亦其事之所甚便也近見信吾兄亦有此議兄試問而酌行之可乎築城事弟以歲歉昔嘗勸兄求寢之而今則又悔其說之誤蓋弟初意實望當道諸公亦如吾兄親見吾民之疾苦特甚於他郡而庶幾有以寬之故欲已此大役與得專盡其力於荒政而今則監司糧道亦以旁郡之例一施於吾涇又或以丹徒金壇之例一施於吾丹陽矣昨者王兵得免數百人解額此魚死之餘德惠政素孚於軍民得之而海防錄兩派及萬餘至預備徭役一半者則兄之力所不能免於諸公者也夫吾邑之款逮則數倍於蘇松常近則又非若丹徒金壇之猶有洲田圩田可以少收者比為諸公者既無由親見其然而特寬之矣然則為今之計更莫若與減工其可也蓋築城非私吾民實將以屏衛畿輔所派銀兩據此而請留之彼諸公者必皆喜吾之能任此而樂於見從吾所請萬餘既得以留而不發則先開城濠於事必有端緒而因工以聚失業吾公私亦或可以兼利矣王兵先解之家令其出直以共此費

不足則求丹徒及他郡之協助不足則或又預取差銀一  
年於今年之冬如近日例又不足則於夏秋有收之後令  
鄉民計田市民計開架而各少輸其所有如兄前日之說  
亦皆義之所不能辭而其效則不必責之於旦夕者也夫  
率作有漸而賑恤有資則富民不至告勞而貧者蒙濟豈  
不為兩得哉知兄一人為吾民而焦勞久矣故敢少效其  
狂瞽之愚若其可行與否則惟兄自裁之而非弟所能與  
也

與西溪劉二守公 論城守

公於兩年間再有來去某皆以表麻居鄉養病杜門失禮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廿六

為甚近聞使車下臨又緣病客金沙未得即走拜門下更  
用歉悵奈何公清操惠政久著在民今又借重敝邑則吾  
民所恃以為固者公也某喜幸何似第城守之策要在有  
備而錢糧器械以及一切防禦事宜所當預講而早圖者  
恐不可視為泛然之事而緩為之救邑既無可守之形勢又  
未有所以守之之具所賴者一二士民願相與同心戮力  
於其間而又城郭內外各自為心恐臨時易於搖動不免  
敗事惟公有以聯屬而團結之爾某之客於金沙實自春  
初與荆川老師有歲脩茅山之約故同寓於此而近時  
寇迫孟河以南鄉人一時無備遂爾倉卒歸之然去我桑

梓終非鄙情之所樂也公如採及葛莢尚當有一二狂瞽  
之論為公陳之而我邑城之居或從是亦可卜矣先此草  
草伏惟台原不備

奉畢松坡先生 論學職

某無似辱門下獎進之恩尚未知所以為報奉違以來忽  
已三載懷仰之私久而愈增雖在夢寐中亦未嘗不神遊  
於左右而犬子連喪病苦經年竟未能通一書以少見其  
意昔人所謂陸氏一莊荒矣歉悵奈何雖然某之所以報  
門下者固不在於禮文疎數之間而門下獎進某之初意  
當亦望其不相負於後來以為酬恩報賜之大者而不責  
其禮文疎數之間以為厚薄某雖歉悵無任而其日夕稍  
可以自解者猶恃其有此也夏間得邸報知門下有浙省  
督學之命喜不能已蓋以人才盛衰實關世運其選舉之  
責在禮部其進退之權在吏部而始之所以作養成就以  
充選舉之數而備進退於他日者內則國子司成外則督  
學憲臣之職任也以門下素望不為吏禮二部不得以選  
舉進退天下之人才而徒遷轉於刑名錢穀間六七年士  
論每為門下稱屈然卒有今日之命其於國家人才雖  
不得如吏禮二部選舉進退之於終而猶得以作養成就  
之於始與國學等是於世故不為無所關繫此某所以聞

命而深為門下喜歟雖然人才在我。國家禮部但能選舉之而已矣吏部但能進退之而已矣是皆於盛衰之故無所與國學雖有所與然亦拘於一定監期不能使之久從事以底於有成即有所成亦僅拘於見在人數不能於數外有所增益而造就焉然則有與於人才盛衰之故而復能底於有成其成也又不拘人數而能有所增益造就焉者非督學憲臣之所得專者乎是督學憲臣者其確能使吏禮二部坐享其選舉進退之成而國子之作養成就亦反不如其能有成與其成之有所增益於數外也故於此復有說以獻焉。國家養士要在興起實行講求實學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廿八

以成實才今天下尚薄華而忘本實靡然一風而浙士或其尤也往者督學下其條教於有司學官未嘗不以德行為先然往往是一故事有司學官所以惟上之命而奉行

實譽而非虛言有飲於鄉必其德足以師於學者夫然後禮而賓之以勵世風有貢於學必其行足以無忝於學職者乃許之以砥磨後進行果稱優文雖劣而必獎行如有玷文雖優而必黜低昂輕重惟此是示而意之所嚮人必從之此其所謂興起實行之說也行果成矣使其不講經濟不通世務則亦謂之腐儒而已故又當與之講求一番使他日不為無用乃以仰副朝廷側席之至意古人之學方為童子已從事於禮樂射御書數而藝無不通今人垂老矣竟不識此為何事古人以世務為學故仕而有優今人脫却舉業方可向學而一履仕途便有牽制甚至詞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廿九

章足以誇詡一時而尚不知有菽麥之辨者以此而為文學高等甚可歎也昔者洙泗之間相與授受其為邦為政之問答未嘗不留心於世務而與射禮樂皆聖門有用之實才故由求點亦其所自許者如是而聖人亦果如是以許之要知古人學問種種是實故以其所自許與其見許於師門者不謀而同如此下此如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已有公輔之望而胡安定教授蘇湖亦分門講肄使各專一長以見於世蓋其所以為學而教尚皆有古人之意在也今之馳騁於筆翰佔暉於口耳者非詞人即學究耳而要之皆無用於世故願門下以安定自處而期望浙士使

人人有志於文正公所為通經之外各試一長閱卷之暇面究其實不但如經義治道之分齋而必有先憂後樂之實事如此則人才必可為世用矣此某所謂講求實學之說也夫此固皆門下所以為成就實才之地某則某以為以言教之不若以身教之使一人教之不若使眾人分教之何也門下諸學官之師表而諸學官者則又此多士之師表也門下道德文章為海內望今且不暇他數即此六七年間恬然於刑名錢穀之司而不為之動難此為學官表率為浙士師已有餘矣獨所謂學官者多是老年閑冗無志進取而頑鈍嗜利之徒以善人而欲率其徒以興行

東坡文集

卷之三

四

講學豈不難哉荆川先生嘗言為數郡得一良師孰與為數郡得百十良師其意亦為此也門下果聽舊堯之言多方以風勵學官使人自為教以濟門下心思耳目所不能周則浙中人才之盛他日升於國學選舉於禮部者必且甲於天下其進而用於吏部也必且有進而無退而門下所以作養成就之功於是為不可及矣某也辱收門下請矢心磨礪以其學行之勉進於將來者為浙士先而不徒進其區區之臆說於左右則或門下獎進某之初意而亦某之所以報門下之一事也某北上伊邇不任瞻依草率具啓伏惟台亮秋冬之際更祈為道自愛以慰鄙私不宣

與王會沙

弟辱與兄有四同蓋謂同年同部同館同巷茲四者特其迹耳其可以要諸久而不替者則寔在於心事性行之同而不徒以其可同於人人者為親疎也兄之心胸如青天白日其制行能超然於勢利之外與人定交寔真有彼此切磨之益而一切面是心非浮薄狡譎之為不以一毫少加於其身心弟方倚兄為三益之友是以密邇卜隣非徒為兄寔自為也乃今則不獲遂所圖矣哀苦中增此感愴日夕不能為懷奈何奈何昔荆川先生與陳後岡諸公在館時日嘗以此教行古道弟願兄亦以此要之於久而不替而不徒以其所為四同者為足以盡相與之誼而已此則弟之不盡之懷所為惓惓於既去之後者也兄其以為然否途次接荆川先生一書論及士君子出處之正昭若發矇兄果有從游實意弟歸當首道之吾二人若能以名節務相砥礪以無負此公之訓則此生亦可以不虛矣其也窮達利鈍抑又何足論耶別後尊體想已全好園宅小大想各享嘉若可從容則昔所論事亦不必舉矣荒迷中語無倫次萬萬亮之風便幸不惜一寄音容即更望善攝以慰不宣弟某疚一身昔承百凡憫念敢并謝

與蔡可泉中丞 論講學

昨承教諭及周遊四方乃是孔門派頭於世道不為無補而結廬山中會友講學為宋儒平生最得力處二說甚啓蒙昧某平日於師門亦嘗聞此敢不佩服然鄙見則又以為今世士大夫之患非關不周遊四方亦非關不結廬講學其大要在於習成世態靡然一風先達諸公不以道義引進其後輩後進之士不以道義推崇其先達諸公至於儕輩中亦不以道義自相切磨而徒為一應含糊避避漫不可否之說以免身患而取世資有能談及性命談及經濟者不以為迂腐而不適於實用則以為輕躁而未近於老成緣是聖學愈無人講授世道愈無人擔當此有志者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廿二

鄙而進教之抑且禮文之間假借太過真是休休有容氣象而又諄悉見誨使於儕輩中自相切磨十數年嚮慕之意真能使人不孤何幸何幸某竊惟今之大賢君子其出處有關於世道者自在位諸公之外近已有一二進用之機而公之盛心必欲盡使出而效用於世公與先達諸公真能以道義引進其後輩與其儕輩中真能自相汲引而切磨矣某於後進不敢自謂其有道義然以道義推崇其先達之念則不敢不勉進於將來而儕輩自相切磨之益亦當奉公之教以終其身而未知後日之進果何如也以某私心計之誠得諸公主張於上而世態之習成者為一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廿三

變焉先達諸公人人肯以道義引進其後輩後進之士人人肯以道義推崇其先達諸公至於儕輩中亦人人肯以道義自相切磨而性命經濟之學人人肯相與講求其實而盡得其指歸人之日力聰明雖因舉業稍悞然於登名入仕之後即人人欲於古人之幼學追而及之雖不必四海周遊深山結廬而聖學之講授世道之擔當當亦自有人矣然此特在一二有素望者示之以意嚮之所在有以聯屬而感召之而非公則莫與倡之於其先也故因差人回便而奉布其愚如此人才之盛衰世道之污隆惟公其留意焉不宣

姜鳳阿文集卷之四史館稿上目錄

瑞應王芝頌有序  
代閣下作

進白鹿頌表

聖壽萬年頌有序

賀萬壽聖節表  
代閣下作

萬壽聖節賀表  
代閣下作

萬壽聖節賀表  
本院作

賀元旦表  
代閣下作

賀元旦表  
本院作

賀長至表  
代閣下作

賀長至表  
本院作

擬賀雪表  
代閣下作

賀雪表  
本院作

瑞雪應祈賀表  
代閣下作

靈雨應祈賀表  
本院作

大朝門新成賀表  
代閣下作

白角鹿賀表  
本院作

賀白兔表  
代閣下作

謝恩表  
本院作

謝恩表  
代閣下作

謝恩表  
代作

謝恩表

代閣下作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二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晉江周良寅校正

瑞應玉芝頌有序 代閣下作 丁巳

惟

皇御極三十有六載秋七月既望

上所居

仙宮之東

暖閣之北有玉芝生焉夫芝者靈氣之所鍾而仙人之

所如也柳宗元以為天澤餘潤之所蒸出古靈芝歌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三

又以為聖人延壽命而配上帝之徵故知和氣所蒸

必生靈物而上壽之主動有真符先是海內守臣各

以鮮芝來進獻者極千餘本而產芝之地亦不止數

十餘處乃今復有神靈美瑞挺生于

宮掖之間則是遠極際壖皆太和之洋溢近居

禁密尤靈秀所獨鍾其為瑞應明矣又思

仙宮乃

宸居所在而

聖誕適仲秋上旬芝之生也復應其地與時則是

九重瑞拱之內地寶不愛萬方稱慶之先天瑞昭與焉

瑞應中之瑞應又明矣且嘗考之于古遠方所載無

禁地所生既不能無有其盛所產之地與所值之時

亦未必兩際其休于此而有一焉猶且侈之聲歌形

于簡策將以仰吞靈貺而光示後昆矧今嘉祥視前

無備則我

皇上所以致精虔之極動形氣之和仰格於

重玄而永膺乎多福者方將配上帝以為壽且以超于聖

而獨隆矣不有紀述曷揚盛美是用忘其蕪陋敢撰

瑞應玉芝頌以進蓋竊比堯封之祝亦偶同周獻之

呼云爾頌曰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四

於赫我

皇昭事

上玄小心翼翼終日乾乾惟

帝一心通於九天太和薰蒸靈祉集焉彼茲者芝實惟仙

靈列脂之狀鑲玉之形曄曄含秀刻刻揚瑛鬱為積

瑞生于

帝庭時爭來獻產自九州惟此嘉生增

帝之休

宸居有殖兜若丹丘

聖誕降祥如錫箕壽古來休美難于殫述瑞應昌期尤未

前聞

皇則有之瑞應乃并軼漢甘泉陋唐延英惟此靈姿和氣

所鍾伊誰茹此太極仙公

禁庭產玉華渚派虹事適有合壽應無窮萬邦獻慶茲

惟其展明明哉

后天命用申自天貽貺歲歲常新臣謹作頌以告我後人

進白鹿頌表

戊午

茲者浙直總督胡某繼奏進白角瑞鹿臣仰惟

皇上

一元默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五

五氣均調適當獻

壽之期雖有迎祥之慶惟白鹿諧聲於百祿故

玄天貽貺於

九重霜冕呈儀合二瑞而並遊於文園呈文毓秀兆萬年

以協應乎軒圖記載有光流傳無數臣恭逢

休美不任欣愉謹撰頌一篇隨本上進伏乞

聖慈俯賜鑒覽臣無任云云

白角瑞鹿頌有序

且聞王者之於禎符每不易得而其得之也尤或難

兼惟今年夏四月督且某既獲白鹿於海上之丹山

以獻踰數月秋閏之季又獲一白而角者於微之齊

雲巖而繼獻焉臣嘗考之是惟瑞光稟精金宿應色

其用稱仙人之馭其義兆景福之祥其以千百年之

質而獲獻於

聖明之朝其為萬壽無疆之應彰彰也夫是物在古一詠

於周文之圓瑞矣然以色則未必其純白而不麗一

獻於黃帝之時白矣然以數則未必其獲雙而若偶

故知曠千古而一見已足為百王之所珍况以數月

之相去而獲夫兩獻之繼陳者歟且齊雲巖者乃

上命新構以祝釐之所而八月仲秋實我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六

皇上誕降之昌辰也今嘉祥之未適當其地而際其時則

聖心通於

九天而瑞應超於萬世所謂無感而不通殆若有響而斯

荅矣臣竊以為獲自齊雲蓋

皇上壽與天齊之兆而角出諸首斯又

聖人首出乎庶物之徵也不有揄揚曷彰盛美臣忝陪臣

謹拜手稽首以獻頌頌曰

惟王承聖白鹿乃來惟聖聲祥有先必關於惟我

皇澤被九垓久道成化猗歟休哉惟此瑞物瑞光之精有

白其質千歲而成我



皇之德合於太清受此禎符御以長生四月維夏獻自浙  
中秋亦有獲白嶽之峯海嶽效靈不謀而同咸貢厥  
珍呼聲如嵩始獻者鹿繼獻者角若友斯求若配斯  
作軒圖之昌文圖之樂

一皇是承千古有卓毅瑞於前鹿獻於後動者植者並微  
休祐衛芝護躡與鶴為偶常遊

上林為

皇獻壽惟彼白嶽仙人所嬉雲亦高美山則齊之靈氣所  
鍾蓋在於斯界以嘉祥百祿是宜

聖誕之辰瑞開其先崇撰落成神貺蒼馬惟山齊雲惟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七

聖齊天臣謹作頌

天子萬年

聖壽萬年頌 有序

戊午

臣聞聖哲之生必有徵于休應帝王之壽每預卜于  
嘉祥考古所稱難兼斯美故如斗樞繞電華渚流虹  
是固為應期之瑞然未必每歲而屢臻又如嘉禾靈  
芝仙禽瑞獸是固為曠世之禎然未必如期而適至  
乃若百順駢臻萬靈協應式當誕降之時屢有瑞嘉  
之休瑞應歲同仙禧日茂益踰億萬載而僅有實為  
千百王所獨隆也恭惟

皇上

德本自然

道通太始

心遊希夷混元之上

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乃仲秋之十日雲維

聖誕之期先是

上玄以靈貺來錫神芝則表異于四方瑞穀則鍾靈于

內苑玄鶴之降無歲而不然白鹿之來有雙而必偶蓋

方電繞虹流之日適有川呈嶽貢之珍古稱難兼今

為極盛況以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八

大朝新舜門之闕

壽明考周室之成適應茲辰天人交慶休嘉超出于千

古和氣充盈于兩闕此豈非

聖帝之玄符

仙靈之休應歟臣某欣逢

盛美章際

昌明同為嵩嶽之呼敬效華封之祝是用撰為

聖壽萬年頌謹拜手稽首而上獻為頌曰

惟

帝一心

乙亥所通動合無形穆乎淵冲惟

帝一身太和所鍾四時元氣在

帝之躬迺茲仲秋為

帝誕辰三靈有慶萬邦惟均虹光電彩薄于

紫宸蒸為嘉祥乾符坤珎燁燁者芝茹于上仙同此仙

驥屢呈

帝前瑞庶來告軒圖永延同穎之秀於周卜年乃建門闕

時亦告成惟

殿有構曰為壽明斯千落之攸躋攸寧

聖誕適逢萬壽之徵凡此休嘉孰使之來惟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九

帝大德為天所培故天於

帝有先必開神人交欣郁乎休哉自來禎祥實難蕪美孰

當其期膺此多祉超古軼今惟

聖天子

寶曆綿綿曷其有已齊雲有獲齊天之祥箕翼並永天

地同長臣願

陛下壽比天皇作此頌歌惟休無疆

賀萬壽聖節表代閣下作

戊午

伏以

天心時若

聖壽日增應五百載之昌期既迎祥於震夙新億萬年之

景運方納祐於泰來

九重映南極以生輝萬類仰北辰而獻慶恭惟

皇上

道通元始

德合太清

神遊天地之先致中和以臻位育

治出帝王之右本玄默而勅時範

至誠悠久於一心和氣薰蒸於八表是以仙芝由外方

來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十

獻獻慶皆同瑞穀自

內苑降生年年不爽惟

神聖鍾其靈秀本真精以潛格乎

上穹故天人告以禎符昭

大德之允升於元壽茲者

誕辰載值

休養重中玉露零空與

皇仁而俱湛金蟾耀魄同

聖智以並明當冀開十英之辰適萬祝萬齡之候已與丁

而同祿歲干妙合乎天干癸逢酉以相生月建喜臨

乎月德

天意為

一人而開壽域

聖躬膺五福以集仙禧電繞虹流遠迹休徵於往昔鳳儀

獸舞普稱歡祝於寰區蓋自

二祖

六宗以來寔惟無疆之盛雖由三皇五帝而下孰如有道

之長臣等獨冒恩私久塵輔弼

龍光忝密勿首百職以瞻依虎拜率班行倍羣情而忻

喜千秋獻鏡庶追盛事於唐臣萬歲稱觴擬續新詩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十一

於周雅伏願

堯年永而益永

軒曆昌以寢昌乘三紀之餘見金母三千年之華實累

八年之積履莊生八百紀之春秋成

治世安樂之音屢歲聽謳歌於四海遷化國舒長之日

普天齊仁壽於

一皇臣無任

萬壽聖節賀表代閣下作

丁巳

伏以

王者惟君萬邦朝野徵太平于有象

聖人受天百祿臣民祝壽考之無疆方茲虹流電繞之辰

正值川至日升之候慶綿

宗社歡洽寰區恭惟

皇上同奔競競合文豐登

奉三無而成德積慶日昭格乎

上玄徧九有以覃恩仁化每旁流于下土膺寶錄以紹

九皇之統握瑤圖而逾三紀于茲

道久化成

功豐德茂嘉禾靈芝未獻四方表瑞應之徵南夷北虜

就俘萬里廓妖氛之氣太和洋溢福慶駢臻協氣薰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十二

恭休嘉並至惟

淵衷畏天而時保故

曆算履帝而日增茲者序屬宵中時方秋正金蟾幾望仰

聖德以增輝玉露初零與

皇恩而並湛茲適

誕辰之載值喜逢

景命之重新

御曆弘開當易文三十六宮之數

帝國肇肇詩雅百千萬載之基

九重映南極以生光萬類拱北辰而增色臣等叨依密切

幸際昌明躬拜

千秋愧無補于唐臣之獻首稱

萬歲徒有同于周獄之呼伏願

帝德日新

聖躬天保三十年一華實因挑熟而歲進九霞之觴八百

紀為春秋等椿榮而日衍萬年之祚臣無任云云

萬壽聖節賀表 本院作

丁巳

伏以

天開景運五百歲而生聖人世際昌期億萬載以綿

寶曆感樞星于北斗乃為帝王誕降之徵光極照于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十三

南天實惟人主壽昌之應歡騰朝野慶協臣民恭惟

皇上道合重玄神遊太始

一德已潛孚于感格尚乾乾以為心萬民且盡底于康

寧猶孜孜而圖治

功收靜默

化極中和

來瑞應于四方歌頌並堯民之擊壤

廓妖氛于萬里威靈邁舜世之舞干和氣薰蒸休祥泰

集

帝運當日中之盛

聖躬萃天保之休茲者玉露零宵金風應節月魄滿長空

而增色虹光流華渚以開祥人歌有道之長欣逢

聖誕天錫無疆之祐章屬

明時由茲三十六年至于百千萬祺

一人多慶年年遇海屋之添籌萬國來王人效山呼而

薦祉一時稱盛千古莫倫臣等玉堂徒忝清華金鏡

無裨獻納仰

聖明于五位叨近龍光祝

天子之萬年惟深虎拜伏願

德因日進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十四

壽與天齊

丕誕昌熾之禧

永撫盈成之運

一後三光而不老長享太平

與萬物以皆春同躋壽域臣無任云云

賀元旦表 代閣下作

戊午

伏以曆紀元辰三朔啓青陽之候時稱首祚九天迎

紫極之祥月首四序以建寅乾禧茂介歲越三旬而

逢午泰道增新用騰海宇之歡普效臣民之祝恭惟

皇上

道通元始

德合太和

齊政授時三光由之宣朗

撫辰凝績五氣無不均調並時雍風動之休隣道久化

成之效茲者璇衡改度玉曆回春當七十二候之初

正三百六旬之始帝出乎震際四始以開元人生於

寅與三陽而並泰歲獻椒花之慶普天稱

聖壽於萬年日舒葵英之華率土頌靈長於百世陽和有

象物熙熙盡樂乎堯天春色無邊民皞皞相忘於舜

日由三十七春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十五

景命再握瑤圖肇億千萬載之丕基永綿寶曆臣等首

百官而獻歲徒先休日月之光同萬物以主輝竟莫

報陽春之德歡欣倍切感激難名伏願

葆一炁之元和

薦三靈之茂祉

聖得天而常春不老總八區皆入春臺

國保泰而延壽無窮舉四海同升壽域臣無任云云

賀元旦表 本院作

戊午

伏以三元啓祚九天開黃道以常新四始迎禧一氣

轉洪鈞於不息月建寅而純乾應占陽德之方可歲

逢午而休泰增兆輿圖之永固普天效祝率土騰歡

恭惟

皇上

德茂淵冲

道隆熙洽

上玄納祐志先天而事每不違下土覃恩福錫民而心猶

未已

會聖神文武之極臻至治於無虞

膺祿位名壽之全享靈長於有道茲者條風屆序木德

司辰惟歲月日時之初乃朝宗親遇之首萬方稱慶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十六

陋漢庭元會之儀百職受成布周室始和之象歲獻

椒花之瑞欣逢舜旦之光華日舒葵英之長章戴九

天之浩大年光浮動合宇宙以皆春物候熙和過蒙

區而生色由

聖合天心之至健故

國運同歲運以維新調元氣而降貳氣既妙協三陽之

泰配靈春以施膏潤遂普增萬物之輝蓋千古履端

之一時實百王正始所僅有也臣等濫叨清暑幸際

元辰感

聖德之無涯愧沾初澤知

天顏之有喜徒仰太陽伏願

茂養元和

誕膺休養實復寅之迭運午又午以重逢以八千歲而

為春

聖壽與天同久卜億萬年而過曆

帝休如日之升臣無任云云

賀長至表

已未

伏以

泰轉一元

亨運與天行而不息乾乘五位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十七

仙居共陽德以方新觀瑞登臺雲紀太平於有象迎長

立表日延

聖壽於無疆通宇宙而占萬物之亨普臣民以稱

九重之慶恭惟

皇上

元陽天授

剛健性成

兼太極之動靜以函三

合天地之清寧而得一

一誠茂贊屢臻位育於中和

四氣旁通游獲休徵於上下茲者殷冬屆節亞歲陳儀

符周統以得天推軒策而迎日星當昂見時逢九地

回陽子正天開候啓八風順序饗

郊神開闢旅用虔修靜養以迎禧諧鍾律清塞氛應肆

樂寢兵而增泰當七日來復之際正

一皇履長之初斗建日曜生氣方拱臨於黃道星珠月璧

陽光適輝映於

玄都擬約天之居以奉

上玄真若神明之臨鑒本初陽之義而正

宸極懸知耳吉之鼎來因日至而首承茲至之休遇陽生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十八

而永受長生之福是宜山芝

苑穀先馥芸柔荔以迎祥白兔玄禽同獻舞鳳儀而獻

瑞蓋預徵億萬年之遐筭而允為千百載之昌期也

臣等早荷甄陶久司密勿

堯天浩蕩亦嘗效葭管而難窺舜日舒長但知傾葵心於

所向伏願

恭隨陽長

豐宜日中驗飛反謹七政之齊

皇仁並

鴻鈞而造物親添繡明五章之用

帝德無

龍象以生華

一陽新居逢一陽之佳節而日培日華萬壽

景命屬萬壽之

聖君而愈引愈長臣無任云云

賀長至表

本院作

己未

伏以

子半回陽萬國際天開之運午中舒景

一人增日至之休均調淑氣於黃鍾識乾元之復轉茂運

仙禎於紫極喜泰吉之鼎來恭陳亞歲之儀遍洽熙

美鳳阿文集

卷之四

十九

朝之慶仰惟

皇上

至誠無息

剛健得中

求端見天地之心

齋戒具神明之德

三靈薦祉動臻化育於無為

一系通

玄屨獲休徵於有象乃者天元紀順日來迎長方茲周月

之授辰又親堯星之正昴陽始升而陰皆退伏時在

亨泰之機月幾望而日就舒遲世兆昌明之會若生

荔挺爰知物候之先春辟令珠聯載遇天行之屆節

奏咸韶之舞肆樂惟時清南北之氣寢兵伊始祥光

與陽光而並燭嘉氣逐和氣以旁通常七日來復之

初正

九重迎福之際况日從黃道行將登四海於春臺而

聖作

玄都適又正一陽於

宸位

神錫之號

美鳳阿文集

卷之四

廿一

天相其成日新而又新既為

聖德光亨之應陽長而俱長實惟

人主壽昌之徵是宜

駿烈芳猷超出於今古而致歡聲喜色普祝於臣民也

臣等叨遇

聖明忝為侍從雖瑣戾飛布幸生成有賴於

鴻鈞而宮線增添愧補綴無裨於

龍象傾心就日徒知頌

陽德之亨仰首書雲何以繪

天工之妙伏願

乘生氣以推行時令

體

天心而贊成歲功萬物之生荷

皇仁而曲遂一陽之動扶

國運以俱升

昌熾壽域歷億萬載而永作當陽之

主

元會運世冠千百主而獨承迎日之禧臣無任云云

擬賀雪表

代閣下作

丁巳

伏以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十一

皇天眷德瑞雪應祈六出飛霙四野徵太平於有象三登

錫慶萬方擬玄造於難名來歲占豐普天同潤仰惟

皇上

心弘濟物

志切勤民祈幽雅之年穡事每留神於宵旰省災疇之

歲時艱恒軫念平閭閻方

朝堂應

聖作之期正黎庶效子來之日雪愆常候殆天意速相其

成冬不祁寒由

聖人能免於患乃猶過頌

肅慮俯動

淵衷謂國家興役以時事雖賴重玄而克集念民人所

天在食歲必因三白而始登爰繁

寧壇時修躬禱蠲展戒事務求精意之潛通申命竭誠

遂致休徵之協應竟天普遍式呈五穀之精舜畝績

紉用表雙岐之瑞蓋

皇仁與物咸若有感則通而

聖志先天不違如響斯答此固天人相與之盛而實民物

阜康之由也臣等無補變調徒慙履澁祝

聖君歌天保期永揚載穀之休憂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十二

盛世頌年豐庶少吝生成之賜伏願

仙禧懋而益懋

靈貺增所未增消毒害而不至封條世世際熙和於玉

燭兆豐登而惟取盈尺年年足富於金穰臣無任

云云

賀雪表

代閣下作

己未

伏以

聖祈靈澤一誠潛格於

九玄

天降瑞霙六出巧呈乎三白均灑普天之潤預占來歲之



豐感應有徵神人胥慶仰惟

皇上

功參元始

道合泰清

超千古而運化樞

配兩儀以立人極

覃恩海宇久稱齊治之巍巍

加志問閭益表文心之翼翼念食為民之命惟有年是

祈謂雪乃穀之精以及時為瑞茲屬嘉平之候尚愆

淹渥之期恐妨農事於來年爰軫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廿三

宸衷於夙夜

命使交馳

宮廟諭至再興至三

聖躬親禱

殿壇心惟專而惟一方備齋戒不圖精意之遽孚俄而

同雲默見

玄機之已順初霏微而點綴恍疑漢苑之先春繼霖霖以

霑濡喜兆周田之稔歲且和氣消沴將應清遠塞以

無虞而厚不封條抑世卜太平於有象是由我

皇上近

天都而躬叩故天聽為之益早正

陽位以心齋斯陽和易於醞釀在三靈如響之斯恭信

一德有感而必通且等無取燮調徒多沾被荷

天工莫為助愧屢書魯史之年含至潤無能名惟敢上

封之祝伏願

天休滋至

帝眷益申

屢豐年以足公私歲歲興歌於萬甸際

聖世而堪耕鑒人人擊壤於堯衢

陰陽永無愆忒之時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廿四

天地共此久長之運且無任云云

瑞雪應祈賀表 本院作

戊午

伏以

一人致零禱之誠靈澤自

重玄而貽貺萬國啓年登之兆普天因三白以占豐惟

帝命有眷而必申故

皇仁無施而不洽堯年錫慶萬甸騰歡恭惟

皇上

德配兩儀

功參三極

恩雖已覃于澤物

心則每切于憫農以邦本在民乃所天莫急于食而穀  
精惟雪其常候不愆于冬茲者日至初迎

郊禋聲舉方一德格天之際正百神受職之時數花之

瑞零業已見

天心之順盈尺之祥降更當祈歲事之康爰潔

齋壇用脩躬禱秉虔將事冀精意之旁孚申諭戒期庶

休徵之協應果爾一陽之氣醞釀成和六出之花連

翩飛素杓霏微而點綴在

天工有若呈奇繼霖霖以沾濡凡土膏無不蒙潤禾麥允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廿五

宜於來歲豐登預卜于先時且厚不封條既近蒙中

之瑞霽而和能消沴遠清海外之塵氛此固樂歲之

徵而實

聖王之瑞也臣等叨聯侍從幸際

昌辰沾餘潤于清班雖職詞林而耻慕梁園之賦物荷

生成於

玄造但歌農事而欣比周雅之頌君伏願

十日兩五日風熙和永臻玉燭

九年耕三年蓄富稔恒足今穰物阜而民安世世徵太

平于有象天長而地久人人祝

聖壽于無疆臣無任云云

靈雨應祈賀表 代閣下作

已未

伏以

靈寧脩禱

皇誠遠格乎

上玄甘澍應祈

聖澤旁施於下土惟時雨在恒暘之候故年豐為

國泰之徵和氣匝天懽聲動地恭惟

皇上

巍巍盛治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廿六

翼翼小心

恩將遍九有以皆覃

德必奉三無而始懋以民為邦之本當知夫稼穡之惟

艱而食乃人所天尤繫乎雨暘之時若茲者時方屆

夏雨稍愆期謂三農必有此乃有秋致閔已勤乎

睿念思十日若無之則無麥懷憂更切於

宸衷乃飭臣工用申齋禱就

寧壇而躬叩陋魯重辛仰

昊極以虔脩邁湯六事務使誠在幽其必貫勿以天為遠

而難知果爾

一德所通

几天若喻月雖無待於離畢山則俄見其出雲妻有淪以  
占豐細無聲而普潤由中達外不疾不徐雨公及私  
既優既渥變飢稷成樂粥豈惟盡百穀以仰榮去灾  
沴為休嘉方且重九譯而稱聖蓋山靈河伯寔同  
明主之憂故甘雨祥風咸自

早沐

湛恩首沾膏澤致鶴鳴而作頌等雀躍以揚休身際年  
登僅可方曾史之書於時逢歲早捷有愧商臣之作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廿七

霖伏願

自天降康於民歲富雨旬乃雨由三十六雨以徵太平  
年復有年歷億千萬年而開

昌運世世永臻玉燭家家共足金穰臣無任云云

大朝門新成賀表 本院作

戊午

今年某月日伏觀

大朝門成者門闕煥然南面過重新而增色衣冠萃止

北辰待衆拱以成尊私開闔闔於

九天永其與國於萬禩禪生宇宙慶浹臣民臣等誠懼誠  
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國家工役之興動喻歲時

而就緒帝王棟宇之制每窮壯極麗以示人圖龍刻  
鳳輓經數載以訖工絕漢凌霄徒取半空之去地孰  
有天人協應文質兼脩不周歲而成功參一中以為  
則若今之盛蓋古所無恭惟

皇上

德懋淵微

道隆繼述

弘施仁覆與天地為解懷

坐運化樞順陰陽而闢關乃著術

天心之仁愛固不宜曠歲而莫承念民力之艱難似未能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廿八

同時而并舉願象魏布法之所在舊章為所當先而  
維皋嚮明之居於時宜尤不容緩乃茲

門觀首事經營蓋嘗以茅茨土階為心故雖葺之質而

可用雖葺可用乃真見乎天地神明在上寧避

天之號于不居改奉天舊號出由是

九重獲天相之休既更冬而和霽兆姓效子來之助遂計

日以落成是雖財用之必需實由仁義以為嚴肅

雨觀之山立竊比於

聖道之高堅觀重門之洞開仰見夫

至心之正直况

一皇誕降之先正百工告成之始應休徵以發揚盛美盡

人人頌

王者之中興落大壯而登歌永昌將歲歲獻

聖人之上壽臣等叨司玉署濫歷金門自惟通籍之有年

深懼立

朝之無補日新成而稱賀僅有同於燕雀之私躬入覲

以趨賡愧莫接乎夔龍之武伏願

考宣王之室遠基周道之昌隆

開舜帝之門上跡虞庭之喜起擬蓬海金銀之璀璨惟

一人茂集乎仙禧並中天日月而升恒與萬國同躋於壽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廿九

域無任云云

白角鹿賀表

代閣下作

戊午

今年某月日浙直總督胡某於徽州府齊雲巖繼獲

白角鹿以獻仰惟

聖旦在邇而仙瑞屢臻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稱賀者

伏以

玄天眷德白鹿呈祥迺至治之休上瑞應昌辰而載獻錫

長生之慶真符待

至聖以丕承

一人永軒曆之增萬國普克天之祝恭惟

皇上

化成熙洽

德合清寧保四氣於太和通一心於元始通者以齊

在昔嘗多靈應之徵而崇禱自今用廣虔備之助乃

五成

賜額之際適

聖誕降祥之先俄爾

帝德潛孚

天庥協應瑞方有穀而仍有鹿會萃乎陰陽動植之精英

獻得於海而復於山盡發乎天地山川之靈秘際電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廿

繞之辰而仙禎茂集福真來以如期炫霜凝之彩而

御苑並遊天若作之為配况角環自首應

聖逢首出之時而巖號齊雲為壽與天齊之兆故乘彼仙

公之馭雖云下托於人眾而受茲

王者之符永克上承乎天貺益金精化質既更千百歲而

後成則

寶極延禧當踰億萬年而未艾以今夏秋之交兩見其盛

蓋雖河洛之異難並其全臣等自歌鹿鳴即叨

鴻造應車輜於畫質愧徒當夾輔之占表瑞物於金方冀

終遂獻環之願伏願

四靈畢至

百祿是適

繼文應以作歌歲歲享周王之同樂

等舜獸而率舞人人慶虞帝之遐年巨無任云云

賀白兔表

本院作  
已未

伏以

昌辰誕

聖四方稱普祝於堯封靈既應圖雙瑞故殊珍於文園惟

天篤

一人之祐斯

美鳳阿文集

○卷之四

廿一

帝徵萬壽之休率土歡均含生喜溢恭惟

皇上

道凝乾始

德象帝先

身肇四氣之和醇化孚而天人協應

心含一元之秘嘉氣電而達通薰蒸

玄功集有美之

仙禧

洪造介無疆之

帝祉茲者金塘耀魄玉兔呈儀並越裳之雉以生輝同虞

舜之獸而率舞爰爰之詠雖自昔而有聞曷曷之姿

則於今而僅見一牝一牡妙陰陽配偶之宜不復不

先適嵩嶽歡呼之候事同神授性若天馴獲地而港

云七星名有符於北斗獻期以秋仲八月色正應乎

西方曙彩由海畔雙呈行且見蓬瀛於海上瑞物自

軍門來獻豈徒兆奏凱於軍中昭

九重景命之符既以身臨卯地錫

一皇長生之慶是宜首降月宮蓋我

皇上由

孝稱一德之純可通乎天地故壽應千齡之永自協於

美鳳阿文集

○卷之四

廿二

休祥如此也巨等永福為儒拔豪從仕叨塵侍從自

惟株守以無能章際

熙明均荷且張於有造伏願

世臻上瑞

天與人文

帝眷中以重中

天休至而滋至

定洪範之皇極時時膺五福以皆全

素太陰之真精永永復三光而不老巨無任云云

謝恩表

代閣下作

丁巳

伏蒙

聖恩賜臣無支尚書俸臣具本辭免

宸命不賜允俞謹頓首陳謝者伏以

朝廷之班祿有常本不容于濫受

君父之制命無二又何敢以固違未獲允辭實增惶懼竊

念一政機首贊庶祿塵縻八座兼官昔既謬膺乎

寵數千鍾加俸今又特出于

殊恩將因進食以懷兢深愧自公之無補茲蓋伏遇

皇

道通元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世三

德威上蒼通虹流電繞之昌辰有鶴降之生之嘉瑞此

實由

一人壽考之慶乃錄及諸臣贊助之勞首念臣某界茲加

祿賞不因于功懋食有愧於人浮雖常袞有懷而莫

申即原思欲辭而不敢遂使臣庶官首列每多負乘

之憂三俸兼支益重伐檀之耻臣敢不仰思

聖德俯念民膏懷敬事後食之心勵公爾忘私之節深惟

叨冒冀圖報稱乎

鴻休勉效驅馳誓竭此生之驚力伏願過

于周歷享國萬年應

聖祝于堯封受天百祿臣無任云云

謝恩表

代作

丁巳

嘉靖三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吏部節該欽奉

聖諭侍郎某加太子賓客仍與二品服色兼官如故欽此

續該吏部進繳

聖諭緣由奉

聖旨是三侍郎兼官除侍講二字欽此咨送到臣臣於某

日具本辭免不獲允俞謹稽首頓首陳謝者伏以分

漢庭四老之榮師資比職舉舜世五章之典華袞均

褒項因成命之莫回遂致恩私之濫及俯躬拜命拭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世四

目生榮竊念臣學僅通經才非適用久塵詞苑未稱

任使於編摩誤侔天官無補分毫於藻鑒茲蓋伏遇

皇上

心游太始

德合重玄方茲誕

聖之初辰適有自天之珍貺仙禽獻瑞示

九重上壽之徵靈草呈祥表

一德同天之應

聖心嘉悅

帝澤旁施謂臣常有供奉微勞故爾特隆眷遇

休命

青宮加賓友之號仍貳銓衡玉堂除講讀之銜單稱學

士職由

天授名一官而實兼數官恩自

上裁階三品而服同二品且俾凡微一芥等於禮卿兩臣

感出捫心慙生飾體受而非據虛叨

鶴禁之班服以拜嘉徒取鵜梁之誚臣敢不勉圖舊任

敬佩新恩承

帝眷以論思冀答乾坤之鴻造仰

皇猷而黼黻誓彈犬馬之驚私伏願

壽考萬年

姜鳳阿文集

卷之四

廿五

本支百世增

一人元良之慶長握瑤圖均萬方衣被之仁永綿寶曆臣

無任云云

謝恩表

代閣下作

丁巳

恭遇

帝田秋穫以香米飯薦新于

內殿畢因頒賜臣等者風香聞

帝收農功收歲稔之成雲子出

天厨時食應秋嘗之薦德馨黍稷惠徽神明爰頒近稱之

臣用普豐年之瑞睹勻圓之玉粒美比青精翻膏潤

於金匙芳生白粲蒙自

天而貽貺謹正席以先嘗入口嚙恩儼奉

天顏於侍食俯躬拜賜欣遭

聖世於含哺臣等無任云云

姜鳳阿文集卷之五吏部稿中目錄

送少江挂君之任漳州序

送賜谷方君權木荊州序

送司諫心齋張君權余河南憲司序

送二十兄信甫守茶陵序

送三十一兄仲宣分教餘干序

送青田尹少山丁君序

贈光山司訓雙嶼法君序

贈南京戶部尚書石渚先生馬公考績序

贈平齋唐君涑水宰邑序

姜鳳阿文集卷之五

奉賀大宗伯李泉孫公六十壽序

贈即封君野莊荊翁壽序

封吏部中華施翁暨鮑太安人七十雙壽序

趙母郭太孺人八十榮壽詩序

初封劉母都太孺人榮誕無六十壽序

燕臺耆社圖序

沈母高太孺人六十壽序

宣城唐氏祠堂記

復齋說

張節婦傳

明故須君元配郝孺人墓誌銘

寄真賀母

真儀制君大梅史年兄

祭溪軒徐年伯

侍御嚴泉生父

哭尊師荊翁文

祭樓怡泉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二



送少江桂君之任漳州序

福建之漳州為郡濱海我東南頗年有海患之患疑漳之海濱人實左右之維今年春朝廷以漳守缺雖其人命予同年友成都往君自武選郎知其府事蓋選而任君也予因送君而謂之曰漳故名郡其民皆天子齊民乃獨以濱海故蒙不韙之疑於人予為漳人耻之太守與民誼均一體使其民以疑而蒙耻何以稱守賢予又為太守耻之雖然徒耻之不可也聞漳之濱海人利商舶輕遠遊其出也每多齎而後返故人以多齎而返也而疑於其所從來其居者悍強號稱易訟而難治訟或有不勝吏下之獄則往往越獄而入於海故人又以嘗越獄而入於海也而疑於其所從住若然者蓋亦有一二可疑之端矣然未必實有之其在濱海之人容或有然者然亦未必漳之人之盡然也又聞其人以濱海故頗知海道之遠近夷險其海濱業漁之人時往來海上得見夫海島中人習熟其詭怪惡劣之名狀而其刀鏢弩矢機發火攻之技又一一能當其所長而無庸於畏避故知漳人之足以制此寇也

當不在廣西兵與永保諸土兵下第愚無豪傑者相與倡率之以效用於朝廷爾夫漳人不惟不真與寇通乃其所長且又足以制寇若此子固為其人耻之為其太守耻之而於心則終有不甘焉其說蓋莫若求自效而謹約束庶幾可以明其心於將來故今為太守計請與眾約曰爾輩力能禦寇此寇請從警殺以自明否則居者無輕於訟商者無輕於出出而不吾告者罪以人所疑勿赦也為漳人計請如太守約曰吾輩力果能禦殺此寇亦請從警殺以自明否則居者不敢輕於訟商者不敢輕於出出而有不太守告者罪以人所疑不敢祈赦也若然則太守與其民之耻可以兩殺而俱雪而國家東南之患或從是其亦少彌矣然則君之拜漳守以往也又豈獨為夫漳人已哉

送陽谷方君權木荆州序

權利司也司權者以不取為廉而權之入於公者則以取為能官有深於權人必目之曰是非廉吏其或不深於權矣而權之政有不以時舉人必又目之曰是非能吏權以廉且能為最蓋權利之行業然也其或廉且能其廉者曰權利司於權之利惟我為不取能者曰權之利其入於公者惟我為能多取夫以廉自見者以不取形人之取而欲儆

有能名者以取形人之不取若然則又奚取於廉且能於  
荊州之有權司以權本也自 憲廟始其始以漕舟諸費  
病及於軍民故權商本以資 國用其後奸商大舶往往  
有隱蔽而逃權者故又算其舟而併權焉其持廉秉公之  
命申諭於權司者蓋從來有之其為 國之課則未始有  
定數也乃聞前後權司早者不足於廉高者又以廉形人  
拙者無能巧者務踰數以求能名然則安所取中歟曰唐  
虞之際比屋可封蓋人有廉之實矣而未聞以廉自名漢  
至武帝桑孔始行權以其能著名於一時然事非盛世所  
宜有也今 天子方隆唐虞之治將使人人有廉之實而  
妻鳳阿文集 卷之五 五  
不惟其名又 國家之富庶有四海當不屑屑焉計此一  
方之入以較多寡有無矧 朝廷方採木於川貴而荊州  
適當其道路之衝則此一方者又方多事之時也權司欲  
苟免利謗於其身必將置一方之利病於其身之外而莫  
之恤而求以踰數為能者商必病而不至夫商病而不至  
其勢且移之民而國亦病矣故善權者無苟免利謗於其  
身而使商與國不至於無病其可也嗚呼方君素有志於  
廉者其往司權於其地也蓋嘗以課入之不足為已憂夫  
君誠欲為廉且能矣然苟有志於為廉則以廉形人或其  
所不能免而苟以課入之不足為已憂也即不求踰數以

為能將不憂其不足數為不能矣乎予以為士君子脩其  
行於身期以不辱乎其身而非必廉於人以為潔脩其職  
於官期以不負乎其官而非必過於人以為能吾苟不潔  
於權而權政舉則其數之踰與足也吾無庸取必焉上以  
唐虞之盛世致望於 明時下不欲以桑孔之所能而自  
處也其於權也庶幾矣時與君同經義舉進士而同時送  
君者几十人皆曰子之言誠可以明權而有助於君之往  
也請書以贈君遂書之

送司諫心齋張君擢僉河南憲司序

給諫廣平張君以 上命往僉河南按察司事人惜其去

妻鳳阿文集 卷之五 六

則謂按察刑官僉其事者率歲久乃得調今君又以 天  
子耳目臣自禁近而出於階若遷於人情得無為左乎予  
曰此 朝廷所以重用君也昔在唐虞時皋陶以陳謨協  
禹佐帝迪功乃苗頑弗率有寇賊姦宄者於是始命以象  
刑從事是以知蠻夷寇盜之虞雖盛世不能無而明刑弼  
教之治雖聖君不能廢皋陶之謨方以言惠而底於行矣  
乃遂用之以明刑也此豈以刑官為不美哉其所重誠在  
於此而謨明於先刑允於後此蓋堯舜用人之次第也今  
天子聖化熙洽方將躋四海於唐虞而知人之哲與古帝  
王並每諸司以疏上也稍善即從報可無留難真可謂

俞成風而言罔攸伏矣頃緣有司不能恤刑無以仰稱

德意至屋 札諭着痛在躬此其心又即堯舜刑期於無

刑之心也矧河南在古為要衝四戰之區其人多右武而

習豪天下之奸萌亂本將在焉先是寇盜之雄往往竊發

每煩調遣而後能平又其疆界與兗濟諸州郡夾運道相

東西為 京師咽喉勢當逆應則其地不可謂不重矣茲

出其耳目臣以明臬陶之法於此蓋方以此重用君而當

今人才若君者則固能勝其重者也始君舉進士登朝

既嘗獲遂其黎獻帝臣之願而由進士以為曲沃宰也曲

沃故堯舜都君能脩明其遺化以治最聞而入司 掖垣

以來又嘗論列者至再且三以陳臬陶之謨於 天子矣

乃今出而為此官也所以銷奸萌而折亂本仰禪乎堯舜

之盛治者君將於此行而有卜焉由茲言之 天子方以

臬陶待君而君亦非負 聖明者君之去也方當為君慶

奈何以為遷而左又泥於久乃得調之說而惜之歟雖然

臬陶以直溫寬簡期進其德於在官之日而兩謂九德云

者則所以陳謨之本而協於民之中也君行矣九德之目

君必嘗習聞而身有之矣然謂之日宣者謂其宣之而非

止於一日謂之日嚴祇敬者謂其謹之而非止於一日

也君如臬陶先陳謨而後明刑又知其所以陳謨而明刑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七

者由此九德以為之本而又日宣之日謹之也則君之為  
堯舜之臣而仰禪乎其治也斯不為忝矣時送君而惜其  
去者自檢討馬君而下九十人余曰子能言刑官之所以  
重而又雅知君也請書以俟君於他日遂書之

送二十兄信甫守茶陵序

今之所取於有司者廉與能而已矣其名為廉也謂其皦  
皦然潔而已矣其名為能也謂其表表然才而已矣夫所  
謂皦皦然潔者非真潔者也非真潔者即使茹百苦以為  
節却千金以為高猶不得為廉也況其未必然者乎所謂  
表表然才者非真有才者也非真有才者即使習術足以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八

先人聲名足以震世猶不得為能也況其未必然者乎所  
以然者何也為其養之者無素而所以居是於已者本非  
其固然也若其養之而素居之而固然不皦皦然潔然平  
亦未始不潔也不表表然才然平亦未始不才也若是者  
有廉之實不必有廉之名有能之實亦不必有能之名是  
則予所謂廉與能者君子兄信甫其人歟兄為鄉貢士餘  
二十年貧不肯以事干人人未嘗稱其守於用世之學既  
講之熟而且精矣人未嘗知兄有才兄固不皦皦然潔表  
表然才也今其授茶陵守以去譬則數十年之金日鍊矣  
八日精矣是能出而濟於世之用也可運而睹也又譬則

數十年守此金也而不一毫涿是終不一毫涿也又可逆而睹也若兄者其真可謂不皦皦然潔而潔不表表然才而才者歟諺云能為良士必能為良有司因兄為良士固知兄之能為良有司矣雖然皦皦然潔表表然才者今之人所為亦今之人所取也不皦皦然潔而潔不表表然才而才者今之人所不為亦今之人所不取也兄固為今之人乃獨潔而不皦皦然潔才而不表表然才也將不取於今之人也則若之何曰天下有不當為雖千萬人共為之吾不為不害也天下有不當見取雖取及千萬人吾不見取不害也蓋吾所不為不見取而是則是之在吾一人者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九

本不為寡也况未必無一二人者與吾共為之且亦於吾有取乎於乎今天下之趨於名極矣反而向於實者或其所時也夫時果反而向於實也則所謂不皦皦然潔而潔不表表然才而才者安知不有千萬人共為之又安知其不為千萬人者之所共取也哉兄若曰吾今出而為守方求見取於今之人吾姑舍是姑亦皦皦然潔而已矣表表然才而已矣此則非予所望於兄亦必免之所不為也請書以驗兄於來日

送三十一兄仲宣分教餘干序

農之耕也期於獲獲又期於多然農以天時地利人事三

者不齊期於獲而多者未必其皆然也故耕十而獲九者有焉獲八七者有焉不及而獲者半不及半者亦有焉夫農以十耕而十獲為期然以期於是而果能若是者亦寡矣今夫士之學也猶農之耕也學焉而有過有不遇亦猶耕而有獲有不獲也予家兄弟以壬午庚寅補為邑弟子者凡五人壬午則予兄廷和再從兄信甫庚寅則景舜仲宣及予再從弟某也夫予五人者皆嘗為邑弟子試諸有司矣凡試有司者未必盡出諸弟子上即出諸弟子上矣亦未必能以弟子業而人人遇也今予兄廷和及景舜皆附名選籍方嚮用於天官而予同時仕者三人焉是予五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十

人者能以弟子業而人人遇也皆所謂耕而獲者也夫試出諸弟子上章矣今又章而人人遇則章之尤者也章之尤者寔在予一家予方為予一家喜之寧得不為予一家忘之歟先是信甫兄往守茶陵予素既有言矣今仲宣兄又往分餘干教也復當有以送之夫送之而乃有是耕與穫之說也則諸為餘干弟子者將教之耕乎抑將教之穫乎夫以予兄弟之從事弟子業也固章而人人遇矣然非不耕而穫者也章而人人遇者固可謂人耕而人獲矣然亦非耕而必於穫者也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夫易之意豈以為耕不當獲畲不當畲也哉亦謂夫耕者不當期於穫

留者不當期於畚爾夫耕期於穫穫期於多在農者人人有之然是乃農者之私心也學期於遇又期於人人遇在為士者亦人人有之然是乃為士者之私心也惟不期於穫不期於多而穫且多不期於遇亦期於人人遇而卒無不遇也夫然後可以獲可以遇矣兄於餘干諸弟子若若教之耕此則兄之所得為也若教之耕而必於穫也此則兄之所不得為也兄以兄之所得有事教其弟子又以兄之所以遇而無私心者令弟子使自處焉庶幾其無負乎雖然勤耕者每多穫情作者必寡登于家四兄者其相與為弟子業也不可謂不勤矣乃所獲止於如是若予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十一

情而終年厭飡焉是予人事之不盡而徒有賴於天時地利之適然者予殆不能無愧於四兄也予既以人耕而人穫為予家喜又以予情農而反獲之多也為予愧且予家故農家也故因逸兄而以耕與穫之說兩忘之愈嗜知予之穫為可愧則知兄為未盡穫而將有待於其來矣兄往請因予愧以自安且以轉告夫為弟子者

送青田尹少山丁君序

予觀周禮大司徒之所教而實與以至閭胥族師黨正之所書鄉老鄉大夫之所禮賓而登之於天府者無一不主於德行道藝以為俊造之所由升而樂正司馬所以論秀

辨才告於王而官之爵祿之者亦無不論以是辨以是馬乃知古之取士也純以行其所謂言揚者蓋士人所自論者而其上之人取之非若後世明經帖括詞賦論策之文上以是試士士亦狹是以求試於且而不復考問其素行之如何也嗚呼唐宋而後自進士之科設鄉舉里選之法廢士不脩行久矣我國家歲貢一途由鄉而升之國猶有古人之遺意然每以資序進不以行舉且守鄉校久其人多老而不適於用其甚者并其言無可取焉夫言者今之所以取士故今之為士者爭脩言乃士之言又往往若是然則士由貢途其人不老而適於用聽其言有可取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十二

者斯亦難矣矧如古之所謂德行道藝其人哉士生於今而誠有若人者亦可謂卓然矣予友若少山丁君蓋其人也君自少即以文行名方為童子已能受知賢有司蓋君之為人欲造古人而與之並其文無一世俗語每出其心思之所自得而以古聲調發之是真能脩行而脩言者使君生於周時方當甲俊造之選居論秀辨才之先乃屢試輒不遇既而循歲貢例卒業於成均屢試又輒不遇於是竟獲薦之青田尹以去夫君以其行欲同於古人而世方以言相求是則宜不遇已即如其言於時宜有司者一也汝雖言而不獲售且君前後數十年其試於有司者一也汝雖

試則利以糊名易書與三年大比試則不利是豈非君之命歟 國家設科方以言取士君之情言不在古言揚者下乃自少至壯屢試竟不一過而今之以言進者則未能盡出君右也是又豈非世風之一變歟雖然君固不老而適於用言與行皆可取者也成周以還無言行取士莫如漢故漢世良吏為多予師荆川先生嘗恨不得一試於吏事而予亦竊有志焉又聞我 國初嘗舉行徵辟之典時則有劉誠意章中丞胡縉雲葉南陽者首應是舉佐 國家開萬世之基業夫四君皆處人多不由科目進而犁眉公者又青田產也先是吏部惜君之就選而首擇是地以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十三

界君亦未為無意君行矣如君者定可方漢賢良文學高第乃其授是官於青田也適當四君鄉土君則又能為師門之所欲為他日發抒其所自得措諸政事功業間近可俟徵辟之典於昭代遠不失與古循良吏並傳於世則君之不過安知其不為過而世風之趨於變又安知其終不挽而之古也哉予方愧以言進故為此說以送君而荆川先生者海內士言與行之宗又方有事於浙上君往請以予之說質之而自勉之於古則德行道藝之卓然者求始終合於今則科目不過而以政事功業過是又予之所望於君也

贈光山司訓雙嶼法君序

周禮大司徒實與賢能使出而長治其民其老而倦於從仕不敢煩以政也乃始尊之為師使教其鄉之子弟今之歲貢士既為師矣乃或又應舉或又以遷職為令長是古者由選舉為弟子為令長乃始為師而今則既為師乃又為弟子或為令長也古今之不同何若是歟蓋聞古者以德行道藝取士而鄉無不實之賢故士有德行道藝於身者咸得以時效用於其上而無有壯暮疾節之歎今 國家以言語文字設科以糊名易書求士士固有遇有不遇其不過者始就教職為人師然多不肯甘為此也於是又出而求試於有司又或以行業超遷去長治其民此今之士所以既為師又或為弟子為令長也然則古之士一何幸今之士一何不辜歟古之為師者雖詔於天子無北面今之為師者人以其職卑而官冷往往輕且慢之古之為師而老也天子且有憲而乞言之禮醕有導噎有祝其所以養之者蓋無不備今之為師而老也非其上之人眇小而視之即其為弟子者亦且羣然而非笑之詆毀之矣然則古之為師者一何重今之為師者抑何輕歟古之為師而老也一何貴今之為師而老也抑又何賤歟雖然士之有辜不辜此時制之使然也若其為師而有重輕老而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十四

責有賦此則非時制之使然亦其人之自為重輕有責賦也古者師以德行道藝為教而亦以此備責乎其身今之為師者身與弟子無責焉其為教惟課書升散而已耳其甚也雖課書升散亦無責焉惟見其猥瑣無用表顏可笑而已耳又其甚也則誅求其弟子以濟已私而充歸案又惟知如是而已耳夫古之為師如彼而今也若是亦何怪乎今之不公若歟雖然人之所以自重而可責者在今古非有二也居今之輕職而苟以古之重責自處為今之師而寓古者德行道藝之教於其課書升散之中其幸而遇也則選舉可也令長可也其不幸而不過也則雖選舉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十五

不偶令長之不得為而終焉為此若古之鄉老亦可也在官則重於官在鄉則重於鄉夫苟能若是則人又烏得而輕重貴賤之哉予友雙嶼法君者始為郡弟子每試輒冠軍弟子繼由歲貢士登天曹兩試又兩冠天曹士先輩多器重君期以首多士中選然君應試兩京兆凡若干舉皆不過於是乃就職為光山司訓云夫為今之師良非君之得已然君嘗學於荆川先生之門而年適強仕又方有志於學政之一新君固有以自重而可責者也固非猥瑣與表顏者也固非所謂誅求其弟子者也惟是挾所長而不過於所遭故又欲求試有司與他日或超遷為令長以庶

幾於一遇此雖君所不能忘情然在君則又非苟於求遇者也雖然如君之行業使當銓舉之任者而果欲得人亦豈能使君終不過哉予與君同游師門予子麟又嘗及君之門既為素相契慕而予又適以史官出視四川學政則予亦適有師人之責者是不可不與君共相勉也君去光山以己未之六月予時留京師有贈言之約而未及踐今由便道過其家因書以貽之

贈南戶部尚書石渚先生馬公考績序

尚書尊官也考尚書而詰封及其三代榮遇也履尊官而遭榮遇若我石渚先生馬公者在南中蓋董董一二數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十六

矣或者以留都散地戶部錢穀冗司公賢者又歷年多能效其忠勤茲又以獻最受知天子宜留侍天子左右乃竟還之南也此豈所以重用公哉予曰不然富人有資產遠不能時至而身理者必且擇人任之夫任人於遠非遠其人而然而任若人者以經遠業亦非以其業之遠而遺忽之也今兩京並建以據天下之形勢事權統體於彼此蓋無所重輕而留都者又帝業根本在焉其為國家之資產大矣故其倉儲米粟帑貯鈔銀絲麻絹布凡邦賦之出入畧與今京師等內府之供應百官諸生之康操以至內外軍衛之屯牧餉糈凡邦之用與今京師



地官各分曹而對掌之若乃民數登於天府寔惟邦本而  
累歲版籍藏諸玄武中洲者獨以責之南司計此則今  
京師地官所不與也比又聞江海間倭奴為患南司馬機  
務所關方有事用兵然非取財於戶部則莫能濟事時方  
詘於經費諸冗食為國耗蠹者殆不可更僕計然非戶部  
加意節縮則財亦莫能有贏由此知留都重地而戶部  
者蓋今之要司也公今還重地總要司為聖天子經遠  
業而藏國之富於南中天子方宵旰南顧不遑南事而  
遺忽公則其用公之意其不為重歟在昔保釐東郭惟畢  
公以父師往冢宰寔詔王論道乃邦之財用貢賦又一  
一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十七  
為之均節之不聞周天子以東郭為散地而屬之弼亮四  
世之元老亦不聞詔王論道之人於邦之財用貢賦以為  
冗司之職業而有所不屑為也留都之重不啻東郭比  
而今之財用貢賦與古冢宰所均節同故古未稱度支使  
為計相若然則天子用公之意其不為尤重歟雖然公  
國賢者能自重者也聞前時以戶部在南中者多不樂居  
之因考其績往往求改陟華要去公固樂居此雖考其績  
不求以華要去也予聞盛世用人不求華要者卒未始不  
華要若公之能自重有克勤小物之風有論道佐王之具  
在聖明必又以此知公行且相召以華要改陟公美先

是周鄉太僕白屋劉君光祿古泉盛君尚寶五台徐君謀  
所以贈公而屬予言及聞予言三君者乃皆曰公真能自  
重以取重者也請書以俟公於他日遂書之  
贈平齋唐君涑水宰邑序  
天下至難為者邑宰也尤至難為者則令畿輔之邑宰  
也夫一邑之政天下之事皆在焉舉以一人而任乎此也  
上所承者上官臨我以分下所治者民待我以恩中所接  
者四出之過賓暨邑中大夫士望我以禮旁所窺伺者老  
胥猾吏與凡狙詐奸狡之徒又觀我以明與斷宰既以一  
人而任其事又欲以一人而各中其宜誠亦難矣然更有  
難於此者則在今畿輔而邑者也夫在畿輔而邑者  
其地權貴人之所密過豪右無賴之所窟而為奸或當諸  
未往孔道國家有所徵發則必於此乎取之上官有越  
分以臨我賓大夫士有非禮以望我者於是愚有所不能  
濟明與斷有所不能施則宰之術窮矣人又不肯坐待其  
窮而不為之所也於是始巧為彌縫一切之計苟旦夕以  
求還轉去而宰之所當脩舉者其職業且盡廢矣於乎今  
之宰畿輔邑者其相習而為此也蓋非止今日然矣有  
能不相習而為此奮然欲脩舉其職業且不為毀譽得失  
所搖動者此豈今之流俗人所能哉予友善平齋金壇唐



君者蓋庶幾其人也君少小有抱負其門生故友多已為清華顯官而君之屢試於有司也竟不一遇竟由歲貢士授官易州之涑水宰其邑云夫涑水者國在今畿輔而邑者也邑以近山頻年有水患民不得耕朝廷方興殿工伐石於其旁近邑當有工役之擾民不得休息故邑中諸所難為視他邑既不少損而是二者之為民累則不惟几為邑者之所無雖同為畿輔邑者亦未必盡若是難也然則宰是邑者真可謂難之難矣君固能知其難然而非畏其難者也君為諸生時侃侃直己已能不受人屈抑其言曰人而以死生利害入其心者非夫也夫死生利害

姜應南文集

卷之五

十九

大矣且不能入乎其心况今毀譽得失之小者乎予固知君之無難也君今事上官以分上官亦不至過其分以相臨待賓大夫士以禮賓大夫士亦不得非禮以相干愚有所當濟期於必濟明與斷有所當施於所當施而施焉權貴人無所用其勢豪者無賴無所用其奸食艱於所出而耕者當竭力勤於所供而作者得息至難為者亦至難為也若然則於畿輔邑有餘理矣此蓋君之所能為者而亦予所日望於君者也先是他使者出境上君以非其所按部却不供應部大臣因留石往其屬私有所需求君微知部大臣杜其所需求人或有撓阻者君曰君商吾且

去由是無或有撓阻君者於乎此亦可以觀君矣方君之欲去也猶以邑故無誌故名宦未有祠必營此去乃不憾夫君既欲去矣猶有事於誌若祠其志蓋將自托於不朽者非苟旦夕者也非苟旦夕者其去當俟還轉乃可而君意必欲去然則自托於不朽者果當去苟旦夕者果當以還轉去耶此在司職陟者必自有說當無待予言然使涑水人而得聞予言也必且執子言以撓留君矣君其慎無言去哉君其慎無言去哉

奉賀大宗伯李泉孫公六十壽序

代

今年春三月二十六日為南宗伯李泉孫公六十初度時

姜應南文集

卷之五

二十

御堂君先述給諫劉君嶺等十幾人者皆公丙午授文留都時所取士先期謁于請文欲以寄壽公于聞公每歲生辰縣欲獻戒勿通賀者即諸子姓稱觴拜壽禮亦堅拒不許今持予文以往公不入則且若何且今世士人不論德與爵何以第年及即賀客滿堂張樂設宴者累日世風靡靡方伏公以此為承學公既足以矯世而鎮俗矣公意又以為父志烈先公盡忠於運濠之亂時終身懷感焉故不欲揚已以寓遺慕若是則公於此又真足以勸世而化俗公信無待于文也子諸君亦何用乎文為雖然予文終不可以已也蓋予既以此題公乃公意有不釋然自慰

者予又請為公解之夫人親生無益於時無聞於後者斯  
不論年齒長少均不可謂之有壽若子而無可以壽其親  
者斯亦不稱已壽宜矣今先公忠名義繫表表在天壤間  
久而愈著 國家旌揚忠義之典施及於身後者又久而  
愈隆公以文章德行褒然為我儒臣之宗望又足以世其  
先美於不替在先公蓋至今猶生壽固莫或過之而善以  
其身稱親壽者宜亦莫若公也公亦可以不憾矣且公即  
日當入司台銜首佐 聖天子迎淳養和普升斯世於康  
寧仁壽之域凡叨受公施而頌公休美者四海九州之人  
將同然為詞以稱祝公公亦安能一一以拒之歟先是太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廿一  
夫人壽誕亦戒勿通賀者亦不許諸子姓稱觴拜壽公時  
為夫人子嘗率諸子姓遠巡拜賀者幣即不入文亦間一  
展覽焉乃今公子姓以登 朝躋仕過半留 京師多不  
能從公為膝前之舞即如公往年事遠巡拜賀者即相  
率以文祝公公既身行之於前其又將何詞以相拒歟予  
與公同舉乙未進士同直史館又嘗官於天曹同為少宰  
丙午校文之後適又與公同事當為四海九州之人首倡  
而祝公若莫如予知公不予拒而查君輩出公之門方亦  
求附於公家之子姓莫遠巡遙拜亦不為公所堅拒也故  
予於其請不辭而為之序如此云

贈即封君野莊荆翁壽序  
襄陽龐公躬耕峴山自謂遺子孫以安然竟以鹿門之隱  
辭世榮而逝身名燕山實氏教其子五人皆能發身科第  
而躋致清華然未必能為龐公事故知享一身之安與遭  
際一時之榮盛斯固人所難無蓋天亦有所偏靳而不予  
也予鄉若野莊荆翁者平生惟取適於田野之生業積仁  
累行為鄉善人邑大夫賢之每每以鄉飲請謝不肯往有  
不入城府之高風四子孟韜仲韜叔韜季韜皆夙稟庭訓  
叔韜舉今年己未進士仲韜登名壬子薦書其兄弟五立  
而山出方相繼以文學登 朝與孟韜子勉學一人適符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廿二  
燕山五柱之數是翁有龐公之安而又將遭際乎實氏之  
榮盛也若翁者真可謂燕人所難而天予其全者歟昔莊  
生以不恬不愉為非德非德則不可以長久故欲長生而  
久於世莫若由恬愉以致之史稱龐公入山採藥意必有  
真仙者與之從游而諫議君之以靈椿稱老其歷夫年所  
之多又可知也夫龐之以安遺後既近於恬而實氏之義  
方教子樂其有成也當無有不愉者然是乃所謂偏靳而  
不無予者爾而天猶壽之翁今寔無有恬愉則翁之可壽  
於上壽也予益有以預其卜於天矣雖然是在諸子若  
孫所以善於承翁者何如也夫近名者起爭近寵者生

人情有之翁之子若孫於是且日近名寵則爭與懼駭駭乎將不免矣故使車馬日喧闐於其門而躁進競求之態亦日出於其家榮盛日加乎其身而寵辱日驚乎其心若然者是使翁恬不怡愉不愉也使外境日以開而心境日以安聞視榮辱利害之適然者一如寒暑昏旦日相代於吾前而於吾本無與焉若然者是使翁怡益怡愉益愉也龐公之子承公所遺之安其耕於牧伯大人之前而不之輟也可謂能以恬相成實氏曰儀曰儼皆以清白夷曠不負其家聲是皆善愉其親者也孟軻兄弟能如龐公子與實氏儀若儼者以安靜無事養翁之恬又能以清白夷曠

姜肱阿文集

卷之五

廿三

日愉翁於晚景使翁怡益怡愉益愉而不使翁恬不怡愉不愉也則身閑而白日知長心無憂而天年可引也是不於荆氏有望歟是不於荆氏有望歟翁年七十有七九月廿九日其誕辰也叔韜授浙之烏程尹將稱觴於家而後之官因以贈言請於予予既嘗連姻仲韜而勉學者又予兄廷和子婿翁蓋子姻家長故不得辭焉道翁所以壽與翁之子若孫所當壽翁者如此叔韜持予言以歸其尚質之家庭聞而相與勉焉他日能使翁父子以兼有龐實之威美而傳之將來於以壽翁於無窮者則方有俟於予與氏之脩其職而此固未足以盡翁也

封吏部中華施翁暨鮑太安人七十雙壽序

池川之青陽有九華山焉在江以南最稱盤亘而秀出盤亘則氣必厚秀出則其靈必有所鍾得氣之厚與為靈秀所鍾者其入必壽必才且賢封吏部中華施翁今年壽七十翁配鮑太安人亦壽七十而仲子欽甫方為名吏部於朝其兄弟四人某某某若某者為鄉善士為邑俊髦又方若蘭茁而玉立蓋予所謂壽而才且賢者於翁一門見之乃其家寔居九華下則以氣厚而能鍾靈若此山者有以發其祥也予聞蜀有青城山山之下有老人村以故其居者多有壽今九華亦有老人峯適與之相類韓退之嘗衡

姜肱阿文集

卷之五

廿四

山之氣與嶺嶺相磅礴而意其清淑所鍾產有異才今吏部君兄弟寔應九華之秀而生則翁夫婦父子其所得於此山者信亦多矣然青城壽應普徵於一方而翁夫婦則止發於其兩人之身泛以及之者當不若專而受之者之為盛衡邨間產昌黎蓋庶幾一遇其人而不可必而吏部君兄弟以才名蓋當世所稱則既表表然著矣由此言之翁夫婦父子其所得於此山者將不為尤多矣乎翁誕辰在九月二十四日而太安人亦適以十月三十日生其家屬祝先後相望吏部君方拘職守不得歸而鴻臚沈君若其同郡姻友也請予文以發抒其馳慕之至意予惟仁者

以樂山而壽其胸中蓋未嘗無此山也又天生才賢將為世用如古稱嶽降而生申者此何止一郡邑之秀而已聞翁平生向善無所累於其心今與太安人壽年而並壽始不愧仁者出其胸中之山日與夫九華之勝兩相得而樂之其壽當亦與此山並吏部君既鍾此靈秀以生則固申甫之儔匹而其身蓋天下之身也能因此而以天下為心進退賢不肖成其功業與九華增高即山之靈將喜之矧於其父母哉然則翁夫婦之壽固自有合於此山者在而吏部君之壽其親則亦當勉於其大者而不徒以區區之觴祝為也予生也鄙不敢自謂為山靈所鍾然素欲遍遊海內諸名山以償予志他日倘得至九華尚當追南山嵒高之咏歌登天柱雲門而作賦明翁夫婦所以壽與吏部君所以克配申甫而壽其親之大者於沈君之請也姑書此以俟云

趙母郭太孺人八十榮壽詩序

嘉靖歲丙辰太史趙君宗南迎其母郭太孺人於京師太保東湖陸公以門楣之重爰作室以居之而扁其堂曰榮壽明年丁巳八月有六日為太孺人八十誕辰予同館諸君取唐人集中壯堂千歲壽侍奉有光輝句為韻分賦詩歌以觴太孺人而予當賦且序焉夫榮與壽二者世稱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廿五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廿五

不可得得之未必能兼其燕而得之也亦未必其事之若方至而未有艾也乃趙氏於此非所謂其感者歟宗南以文學侍從天子太保國之重臣或承其內或奉其外太孺人既嘗以乳姑之孝受朝廷之旌命今也年登耄耋方安享祿養於其間斯可謂榮與壽兼而得之矣又太孺人氣和而體強其算當日增宗南方嚮柄用有台鼎之階而太保與國同休所以承之奉之於將來者當日隆其褒封寵錫之典繼旌命而及於趙氏者當日有加是其燕而得之也又真若事之方至而未有艾也夫趙氏何所積而及此蓋方太孺人之乳姑也聞有天光燭室之感旌坊伐石在山溪淺不得通俄而兩涯成川遂不勞而達於家此豈非天意之所在歟古之聖賢論天人感應之際每若影響而本其所以取必之道則嘗在我而不在人故云仁則榮又云仁者壽又論為仁之本而云惟孝足以當之予以為太孺人所以奉姑者孝也宗南所以能顯揚太孺人之孝者亦孝也皆孝則皆仁人也天相之矣不然何其幽室之中而有光燭之山間小溪而俄爾匯成巨川也然則趙氏之榮壽其兼而得之與其事之若方至而未有艾也非自其再世仁孝之積以感召之歟國初有劉氏婦者亦嘗以乳姑受旌其事頗與太孺人同然未必其榮

與壽之能若是子鄉有新文禧公於其母夫人八十壽辰  
同館閣者蓋亦嘗分賦此詩之韻而為壽矣然又未必其  
仁孝之能有感於天今太孺人躬劉氏之孝而宗南於史  
館方將有以匹文禧之休愈榮則為養愈備而壽之源愈  
關愈壽則歷年愈多而享有此榮也愈無盡其道取必於  
已其事感通於天劉氏之所不能兼而文禧之所不能如  
者永於趙氏見之則方其天光燭室之時與山溪之涯而  
為巨川也蓋已為日升川至之兆而吾黨於太孺人亦不  
必更端以致祝矣詩韻九十字同館之得預者十四人故  
周矣而復從其初以俟夫後來者續而三四周之亦如太  
孺人之榮壽凡數周於花甲云

○卷之五

廿七

勅封劉母都太孺人榮旌無六十壽序

劉母都太孺人以子諫議君子京諫瑞安績為天下賢令  
最既寵膺封錫之典於丙辰秋九月矣今年己未春三月  
又以其貞節懿行所嘗從一於先瑞安者得聞於 朝而  
受旌焉旌命下劉氏未幾乃十月戊申適又為太孺人六  
十誕辰侍御見心沈君比部新源江君以子等與子京同  
丙午鄉舉士當有言以贈以屬之子子惟 國家所以褒  
獎臣工而風示海內者封典旌二典而已仕始封及父母  
以父母能成其子與其子之能於官考而能稱其職而旌

與之大有加於婦人之守節者則以待天下之能不貳其  
夫者也子蓋嘗求之父母之教其子有成也母為難百執  
事以考最而封及其親也府州縣有司為難妻之能不貳  
其夫也無成其子為難節多苦又壽為難今太孺人堅忍  
其節以從先瑞安而終其教以成子京子京能奉太孺人  
之教恪共其官守而以縣令封其母又能使其母以節而  
受旌也旌而適又與其壽之期相值也則是 朝廷之大  
典與天之所以永錫乎人而不可必者其事皆人所難而  
其慶舉集於太孺人之一身其至如期而其輝映於後先  
者若相望也是固由太孺人能為婦若母以臻茲盛美而

○卷之五

廿八

為太孺人子者子京者其亦可謂能為子矣雖然能為子  
然後能為臣移孝以為忠者臣之分而感恩以圖報者則  
尤臣之心也子京於母氏之得封也則宜思之曰母受  
朝廷恩無能為報所寄以報者我也則由縣令為諫官方  
亦有難於稱塞乎於母之以節而旌也則又宜思之曰從  
一之義臣道與妻道同而吾蓋仕之初志亦未始不大心  
以靡他也母實有令德而不能推此以夙夜初志之謂何  
乃可以有負乎故體母之心而益求勉稱於其職從母之  
節而益思勉脩於其身若是則子京之以賢有司而進為  
賢卿大夫也母稱貞婦子稱孝子於封錫之賜為無忝而

往命亦為有光且也由始封而累至峻秩崇封由六十始  
壽日躋乎期頤上壽而未有艾也恩寵日隆而聲施之無  
盡焉則所以壽乎太孺人者亦既多矣時子京弟某某與  
其嫂錢孺人奉太孺人留吳下而子京受上簡命方督  
視殿工以不得歸而奉觴為歎雖然此何足為歎乎固知  
子京之意方圓之於其大如予所謂勉稱其職勉脩其身  
者以為壽而不徒在於一觴之能奉也是為序

燕臺耆社圖序

燕臺耆社圖者南野馬公因其子太史君體乾迎養於此  
日與諸封君朴菴彭公等十一人相與為社而樂之而繪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十九

為是圖者則體乾也予聞古之社而相與樂也若晉之竹  
林蘭亭皆於山林唐香山九老宋洛陽耆英不於山林則  
皆於其鄉未聞有去山林與其鄉而相與為社於朝市之  
間乃足以為樂者也燕臺即今京師其地為天下朝市  
之會而名利之爭在焉公等乃於此為社體乾乃又圖而  
屬于序之果其樂有同於古之人歟曰士惟有所貴於身  
不可以遺世而有樂也夫是以在朝市則不樂去之山林  
則樂而家人父子不能時相聚於一堂之上者每有去國  
懷鄉之感又其甚則仇離之憂生焉夫是以有取於其鄉  
也公等皆能教其子使出而仕於朝而巳則放浪形骸

笑傲山水無所牽挽乎其身亦無所繫累乎其心憺然而  
往脩然而來其出也其相與樂者四方之人也其入也其  
祿以養者其子也其為歡於前者其家之長少也又其久  
也則四方之人皆亦其家之人也如此則馬往而不為山  
林又馬往而非其鄉也哉予是以知公等之足以樂也又  
有異焉以竹林蘭亭所以樂於山林者求之公等則能以  
公等在朝市而樂乎山林之樂求之竹林蘭亭則必不能  
香山者其樂於其鄉也使不於其鄉則未必樂公等非  
其鄉而樂則固未有在其鄉而反不樂者也且古之人與  
其鄉之人而樂之而公等則又與其四方之人而樂之然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二十

則其樂也孰樂歟曰樂之於其身固不若樂之於其子之  
尤樂也士以其身為世用者外而軒裳珪組勞苦之形  
內而寵辱利害憂乎吾之心方其為勞且憂也思所以解  
此而去求以脫然無累於其身而不可得而及焉雖得解  
以去也則又已迫乎頹齡暮齒之無幾而樂之日亦少矣  
惟夫樂之於子者以其用世之責付之於其子而巳則享  
有夫遺世之樂以樂也有軒裳珪組之樂於吾身而不勞  
乎其形有寵辱利害之交于吾前而不憂乎其心地無朝  
市山林鄉不鄉之殊尚無壯暮而其樂皆在焉然則公等  
之樂豈惟同於古之人夫亦古之人所不能兼者歟竹

林蘭亭其後之人圖之香山者莫乃其人自圖之而公等則其為之子者圖之夫圖因人而重非人以圖而重也古之人雖不能無乎公等之樂乃其人則多有稱於後世矣公等有遺世之高使為公之子者又各有名世之事業以相與輝映於其間而使夫古之人不得專稱於後世則所以增重此圖者其不既多矣乎予與體乾同以春秋進又同為吉士史官其義不可自同於眾人故因序公之樂而望之以此亦自知其所以序公者不能增此圖之重而方有待於體乾也公等十二人各有齒之序與其鄉里姓字當書乃體乾則已列于圖之下方予故不復具云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四十一

沈母高太孺人六十壽序

婦人失其所天而斬以不奪乎其志也至憂至苦凡天下至難言之情至不可堪之事舉感而結於其心集而投於其身往往摧沮鬱抑慘焉不任其劬勞而不獲享有夫暢遂康寧之福故古來節婦多不以壽母稱間有以節而壽者又多門戶落落以筑然婦人者當之無由以昌大其家而成其子此雖理與勢之固然殆天意亦有所斬而不肯子之以其全也予嘗以為節而能壽斯固婦人之所難能若其節矣壽矣又能昌大其家而成其子即世稱傑然丈夫者猶或有歎於是矧於落落門戶而當以筑然一婦人

也歟予鄉之石埭有沈母高太孺人者年二十餘即以從一之義為其先君子某號沈公守守四十年視其初猶一日可謂能以節著而今年為母六十亦既以始壽稱矣乃其家由母綜理日嚮於成譬則臣人受顧命於君艱危百出由母之教而日嚮於成譬則臣人受顧命於君艱危百出許以無負而期已以必濟其於將來卒能光啓令緒保定其君之子孫而已亦與有榮名焉是真傑然丈夫之所難能而母以一婦人者能之也若是者其果用何道以臻此予聞之勉而為節者其節苦安而為節者其節甘所謂甘與苦云者不獨其心甘之苦之乃其人生平之甘苦亦每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四十二

每由是為今母之節蓋所謂安而為之者安則愉愉則可以樂其性而全其天天安則又慮而能應能應斷不憚難而足以集事又譬則臣人者其為忠而果出於安也節愈明則愈從容時愈艱危而其慮之也愈詳故上焉於君於國下焉於身若難於無濟而無有不濟者此蓋母之所以能此之道也抑又聞母之生也以八月十五日是惟秋中月光盛滿之時秋金氣月水精水得金而盛月因秋而清蓋其精氣之相感也人之操行能與秋月同清當必有得之於天者而又稟乎其氣之盛也則其發而為才與用也必弘母之所以能此其或又以是歟由是知天意於母不



惟予以其全而無所斬蓋於其有生之初其所以賦畀之者固已多矣然則母之壽與母家之昌殆未有艾也理問君與今廣西大叅松坡畢先生連姻予於癸丑會試為先生所取士雖未及識君而交其人然以先生之言可信又其托不可負也故為君稱母壽若此君於他日能奉母之節以守官推母所以成家成子者於以體 國而有及於民馬上以待母之旌命於 朝下以其立身之不忝者為母顯揚之地斯謂能善壽其母矣斯謂能善壽其母矣

宣城唐氏祠堂記

宣城唐氏建祠以合祀其祖唐君名某者屬予為之記將以傳示其後人予與君皆丙午鄉舉士又雅相善而予家亦適建此祠也遂不辭而記之曰人之本乎祖以生也祖之始蓋一人之身而已矣一人之身則亦一人之心而已矣其傳之子若孫又或傳之子之子若孫孫之子若孫以至於親盡而又傳之子無窮也則或為數十人之身或為數十百人之身其形體各不能相肖而其心亦遂判然如其形體之不同而莫或一之蓋凡有族者皆然矣今欲於數十百人之心有以一其判然者若出於一人之身而莫

之有違也其不亦難矣乎雖然是有道焉數十百人之身本之吾祖之身本一身也數十百人之心本之吾祖之心本亦一心也

心本亦一心也以身一心之分本其所以為一身一心者而思以合之其道蓋莫若存宗法而建祠夫祠之建以奉乎祖也祠蓋祖宗神靈之所依而宗子者吾祖之嫡派則尤其精神血脉之所以凝聚而貫注者也今人登人之堂則必思其人況於吾祖而祠以奉之也寧有不思之者乎故春而秋霜之候惕然愴然其天機蓋本自有感而合之於祠者則尤所以感動其機者也機有動矣此而無以維之則其感動於一時者能保其不終息乎故又以為思吾祖而不得見見吾祖之精神血脉其尤所凝聚而貫注者猶吾祖也於是又於宗子乎是宗宗子者因人之宗我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世四



若手足之相應耳目鼻口之相為用舉數十百人之精神血脉無不聯屬而通貫焉即是而謂數十百人之身猶一身其心亦猶一心也豈不可哉唐氏在宣城姓最稱著蓋世為鴈翅錦川唐云祠建於宅之東區其制前為三門中為廳事為廊後為亭為別室其主自國初始祖公而下皆得與其向始祖西南餘以其次為序又其餘亦以其次分列於東西其祭歲以春秋二舉凡祭之事主於族之長者一人其東西列則以嫡長孫一人行事族有言必以告有不率者悉取裁於族長必有以訓之訓而猶不率者必有耻辱終無煩於官初以祭非有所本無以合其衷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而感動之故始乎祖之始又以大宗陸為方今所不講故又令族長與宗子者參主乎其間蓋習舊用宗法而能合其衆者也其事始於君之大父其父某族於從父某而樂與衆之者則其族之人亦有力焉歲時享祀一如父子兄弟之相會聚其有所教戒亦如家庭之相與唯諾而莫之有違也若唐氏者其真可謂數十百人而能為一心者矣雖然天下之心一也能使一家之心猶一身者今因惟唐氏為然其積之而久久之而有所興起於人也又能使天下之心猶一身者亦將自唐氏始然則唐氏之為此舉也不其善與又聞君之先君方為太學生已有志於范文

正公之行事而其家又適為宋泰政唐子方後人君命舉進士為司理推廣乎人心之同他日必有所建立於天下能成太學君之志而不愧乎先世之流風此舉蓋其首善也故因記君之祠而書以俟之

### 復齋說

復之為義在天道與人心皆有之故一陽之生是天之所以復也一念之覺是人心之所以復也夫復卦之應其候在十一月冬至之子半是天道藏乃一陽生也然則人心亦可藏一覺歟曰不然人心蓋時時覺也方其有所蔽也非利之候乎一念有省悟斯一念有覺覺斯復矣其不為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物所蔽者是因其常覺之時也然則人心雖謂之時時覺時時復無不可也夫豈惟人心雖天道亦有之天道之利也人曰群陰用事生者於是乃不生矣不知生之機寔未嘗不在乎群陰用事之中雖如昔人所謂居大冬者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也則言碩果不食夫方利之時而已有果將復生之象則其所以生者即於其所以利者在矣由此乃知天道亦時時復其應在十一月者其常候也夫卦以一陽生而為復三陽為泰泰者世道所以為復之成而人心所以為覺之效也人心之覺無時而不然世道之泰無時而不當然然乃有不當然者為有所以利之者

否之者故也人心而無以剝之則剝之柔變可轉而為復之剛反而人欲亦為天理斯固無不覺矣世道而無以否之則否之拔茅可變而為泰之拔茅而小人亦為君子斯固無不泰矣然則世安從泰曰由人心覺而後泰心安從覺曰由靜而後能有覺也復之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泰之九二爻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夫復者動之端也乃欲養之以靜而廢其行道省方之常中行者泰道之所尚也不求諸泰而乃於其心之包荒者馮河者不遐遺者朋亡者以求之夫亦以聖人作易之意非靜則人心無由覺故復當

美鳳阿文集

卷之五

廿七

以靜為養非人心覺則亦無由以成泰也故又欲即人心以求泰數人能由靜以求覺由覺以求泰斯可謂深於復矣廬陵王公以復名其齋因以為號蓋知究心於是者其子都諫君內承公教既嘗從事於靜以求覺之功外繫當世重輕又將有開泰之責於其身者是則君之所以承公之大者也予既因公以觀君又將因君以占世故於君之請也為著其說如此

張節婦傳

張節婦者彭城伊氏女也生十七而適同里張順居十年順卒又七年而縊於順墓合葬焉初伊氏父某母某氏生

無子而有四女伊於女中居第三父母甚憐惜之然伊因寡言笑甘淡泊性不為之改其適張順也順家固貧然又能甘夫之貧茹百辛以奉舅若姑不因出自饒裕家有厭苦意居夫喪既三年矣猶時時毀不欲食雖然若不能任勞者及聞夫墓崩則又強力以從事躬親修築不肯委其役於人以舅姑數欲奪其志知不足依往依其母以居然織紉或有餘財則又以歲時餽遺之不緣適奪故於婦道有關焉一日舅既納人聘乃謂姑曰弟言僦居東鄰姻家携以偕往當不可辭伊聞之即與母訣而屬其妹曰汝其善事母吾此去恐不復來矣訣已就道其意故令行緩移

美鳳阿文集

卷之五

廿八

日使哺伴憇姑他所請拜夫墓乃行蓋已覺舅氏謀將死於此寔不欲從姑言與偕往而姑時乘老不覺也比晚牧豎駭而奔計其家果遺以觀則見順塚傍有二坎蓋伊以手爪爬掘而成而爪血所灑處則伊自縊死矣死之日有伊某者於伊為從父治棺合窆順所如其志也時為正德丙子六月之八日距其生成化乙巳年止三十有二伊舅姑恐以納聘徙居事獲罪於官竟寢其事不以聞後若干年予適彭城某子州學生某始為予道其詳如此予既嘗為史官當著其始末使傳於世而世有全節若伊者則又予之所樂道也故著而論之論曰夫人於生死皆有兩焉

非身履其順而心安於為此者難於得其所允難於兩得其所也伊氏生丁窮厄而死安節義人咸謂生不得所死乃得之子則以為生死有二所無二理人惟能得生所也乃能得死所今伊甘荼苦如齋而視死如歸是生與死所兩得之也於乎人有養一身之逸欲苟一時之生者往往自謂其得所不知由賢者而觀則豈不為兩失之歟伊之此其舅姑不能收其從父伊某能收之死而當以節著也其舅姑畏罪不敢以聞於官某子某乃欲表揚幽隱使聞於人人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於乎人又有敬人之賢與能彰人之善者其視張氏舅姑與伊氏父子亦畧可以觀矣亦畧可以觀矣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廿九

明故須君元配郝孺人墓誌銘

婦人之行考古詩書傳志所稱無所關繫於世教者則畧而不書蓋以為不勝書也其在於今有力者往往托之文字以求可傳則雖法不當書之事亦無有不書者矣而莫說又多夸張失實而不足以取信於世然則欲求其人之可傳者必也質諸古而行有可書書之今而其說足以信者庶其可乎予嘗往來昆陵時得見蔡軒須君君鳳屬古貌樸然若非市井中人平居少所繫戀但時與里井耆舊結林泉之社尚半自娛有古隱君子風人曰須君之族

也是其為之內者之有以助之也君二子學之達之學之嘗學於予師荆川先生達之嘗卒業國子並以雅志有稱於鄉閭間人又曰須氏子之能爾也是其為之母者之有以教之也予於是乃始知有郝孺人蓋孺人配須君有淑德於學之達之為賢母云孺人之卒也學之達之托予內弟劉子謙持令計部東浦謝君狀來請銘予與達之為劉氏僚婿又嘗與學之同游師門義不得辭然亦適丁先孺人歿將以服闋還朝姑諾之而未有以應也既而予謙寓書京師為須氏申請者至予於是乃始銘孺人按狀稱須氏門以內事悉由孺人故須君得以樂其天年學之達之之始向於學也孺人寔能以隆師友為獲其所成就蓋亦出自母氏為多是予所聞見同也又稱孺人養姑孝歲時奉先必豐潔其所饗祀御下性稍嚴然達之則殊有恩子以為孝養姑舅氏當是孺人助須君之首行而達下之節或亦其所以教學之達之之推是予聞見所未達也而推之子所聞見猶信夫孺人助蔡軒君教學之達之行有關於世教既質之於古而有可書而謝君所為狀適同予所聞見與推之子所聞見而信則又非夸張失實而不足以取信於世若孺人者其亦可以銘矣孺人之父為邑散官諱思昇其所適須君籍即蔡軒君生於弘治予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四

四月一日卒於嘉靖乙卯十一月九日享年六十有四葬於某年月日其地為某處某塋子男二人長廷仕為縣學生即學之娶高某女次廷伸為國子生即達之娶于先外父劉壽卿弟劉某女女四人長適陳舜言次適張館先卒次適國子生吳岱又次許聘縣學生褚泮亦先卒孫男五人某某某某孫女幾人其所與識婚姻者皆邑著姓與官族也銘曰夫為隱君子稱文儒內行有裨賢名與俱某地之幽有石藏焉予銘也信庶其可傳

寄莫賀母

嗚呼吾母汝奚為遽至於是耶前歲丁巳予將挈汝女而歸阿父集  
○卷之五  
四一  
止也母寔不忍與為別而謂之曰汝夫婦偕之官信美事也即吾疾不能起且奈何夫母固自慮其不起今竟不起耶又前歲丙辰母嘗以內弟頑疾而疾也予來京師時頑疾猶疾母疾猶寔以頑疾也今果以是疾不起耶憶昔母之以汝女托予也曰莫汝夫婦居相近他日寔善視吾老也又撫頑而屬予曰吾獨生是子又莫汝教以有成也今母言歷歷在耳予不敢忘而天涯相去母老不能一奉焉竟至於此頑竟不能教以有成也予其何以為情耶予子麟幼失恃而汝女之母之也母寔嘗教詔女曰汝勿以非汝生而不善子是子也既而予子庶若慶若慶皆相繼生

母又寔嘗教詔女曰汝勿以汝有生及所生之能相繼而有二心以子是子是子也歲在甲寅予以先妣喪歸自京師嘗深而病瘧且不可收藥矣母寔嘗為予百方禱於神而日無厭食夜無寧寢也越次年乙卯庶若慶若慶皆以疹相繼死也母寔痛惜之又憂女之遭毒痛以病病而難於胎且育也又嘗為女百方禱於神而日亦無厭食夜亦無寧寢也乃今則予幸無恙矣麟也賴母之慈得以長而婚矣汝女又如母之祝言而以去秋之九日卒生子雙兒於京邱矣夫母禱予疾而愈暨汝女之應母禱而胎且育也而予與汝女曾不能奉母之老以至於此予大子賴母而長與小子如母之祝而生也而予曾不能教母之子以有成且致母以子之疾而至於此也予又何以為情耶雖然有望而不能副與厚於施而不報予誠有負於母矣乃予之心則終不忍負母也今即不能奉母之老他日猶當奉翁之老以從母言母之子予即不能教之於已往猶庶幾可以成全之於將來也數千里寄莫不能撫母之棺而一致其號慟之私惟直寫衷曲亦莫母之有以諒吾心而已矣於乎母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尚饗

莫儀制君大梅史年兄

嗚呼朝士因同鄉而加親兮斯人情之固然若乃以勢分

而難合兮惟吾省其關焉踰一方之各從子終大會之未  
緣伏君心之獨厚兮每每欲倡之於其前在同志有一二  
兮亦方與共圖以周旋君今而遽至於此兮又何望乎斯  
誼之復聯自君之鳴琴而去聞兮繼捧檄以來燕因拜官  
乎蘭省兮每究心於遺編冀苦攻而力求兮將前脩之比  
肩積勞瘁於旦暮兮遂構疾以相纏方期勿藥而有喜兮  
胡遽永還於重泉惟君以神明而作宰兮既小試於烹鮮  
陟儀曹以為郎兮傾漢庭其孰能先本慈惠以逮人兮有  
口碑其方傳守直清以約已兮雖賈棺而亦無錢凡我鄉  
邦之長少兮蓋皆於君乎是賢何君之反歸其故丘兮惟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四三

靈旆之翩翩君才宜遠到而位不稱兮是固由於賦命之  
偏嗟君之親老而妻與子之方少兮奈何其即於中道而  
棄捐實等叨同鄉典同榜兮或又叨屬乎姻婭痛君之以  
長者而不壽兮感君之脩鄉誼而未及全茲陳詞以申其  
芳亦聊以告吾黨之微虔倘高懷之可追兮猶庶幾慰君  
之靈於終天君之知與不知兮使予涕兮連連尚饗

祭溪軒徐年伯

侍御巖泉生父

惟翁生理無不成德有造詩書富藏丘園高蹈貌恭溫溫  
行焉慥慥清脩苦攻曰從所好少不事機械執漢陰丈人  
之勞長不入城府勵襄陽龐公之操在物不忤矯性佩安

予之絃遺世獨立掉尾學莊生之釣惟侍御君寔翁令器  
翁不子之使後翁季侍御登朝翁教所致祿養不居以  
明翁志福壽康寧方為翁喜云胡一疾遽爾不起計聞謀  
歸於制不可侍御曰嗟何以為我乃以疾告私喪以行雖  
拘於制不抑其情矧朝廷方有恩命臣人奏最於天  
卿者許停已褒勅賜封所生侍御君有侍於三年之後  
而一盡其誠則翁於生前雖不食其有子之報而其既歿  
也將不厚享其榮名也耶實等忝通家之末誼傷蘭焚與  
蕙摧聊緘辭而寄奠為侍御以告眾官守有稽雖不能代  
翁之子而執紼然職業於史猶庶幾可以記翁之善行於  
將來尚饗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四四

哭尊師荆翁文

維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五月丙寅朔越有十日乙亥  
門生某謹為位於天寧之僧舍告於尊師荆川先生之靈  
而哭之曰於乎惟公道德文章為世著龜泰山梁木舍公  
其誰方以教時而一出何期與世而永辭凡吾同志之士  
亦既以聞訃而為公悲矣某也屏將門牆數聞其至生我  
成我恩何有二寢哭之哀方舉雖嘗聞訃音而致傷心喪  
之禮未成故又假僧寺而為位憶昔浙海之行曾於茲而  
信宿送盧溝復良鄉若情牽而意逐驛亭杯水之酌酌方

無幾有疏食水飲之風詎意數夕之歡談竟兆乎終身之  
痛哭顧予之驚鈍而非先生誰肯策厲之以為才擬陳詞  
以一寓筆欲下而心摧膽去遂之在目人何時其能未塔  
有鈴而為聲若助予之興哀尚饗

祭樓怡泉

惟君學究軒岐心比陽春誠於濟物厚以逮人嘗盡意以  
為醫而未始責人之報每赴人之有急而不異謀己之身  
自君未遊於今幾秋苟以疾告君則必投小大賢愚待君  
乃瘳衆德君施恨莫能酬勲戚貴臣言有二公感君之誼  
多君之功或因義塚之倡有取捐捧資以成君之志或以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五

四五

太醫之名相薦貽章服以華君之躬客死獲收宜報在冥  
白髮冠紳為君之榮人亦有美君則能并期頤壽域擬君  
必登詎意賀者適在君門乃反用以為吊將於人而致憫  
先自己以興悼當由世事混茫人不可乎預料抑豈遠而  
難知將謂無天道耶某等與君交契蓋皆有年古心古貌  
惟君是賢君今已矣能不惻然同舉茲真用以告虔扶君  
視歸君寔有子能世君德君為不死君歸重泉名在人下  
靈其有知一末鑒只

姜鳳阿文集卷之六 史館錄下目錄

奉寄荊川先生書

奉寄荊川先生書

奉覆荊川先生書

奉荊川先生書

奉荊川先生書

奉寄荊川先生書

奉寄荊川先生書

奉寄荊川先生書

奉寄荊川先生書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奉寄畢松坡先生書

奉寄畢松坡先生書

奉寄林平泉先生書

覆王思質總督

寄何吉陽中丞

寄唐惠菴

答唐惠菴

再答唐惠菴

覆唐惠菴

與史靜菴父母

論學

論職仕

論抑情

仍論所以當抑情

論免馬之非

寄羅兩巖侍御	論免馬之非
又寄羅兩巖侍御	論備賑
寄都松溪郡伯	論地方事
寄方七峯侍御	論地方
寄衡崖賴公	
答張繼源侍御	論防禦
寄張仰川	論學職
寄鄭湘溪	
與徐東山	
寄崔暘谷	
寄崔暘谷	
寄何肖山	
寄徐鳳竹	
寄萬履菴	
寄唐毅菴	
寄重菴歐菴	
寄王方麓	
寄合族尊長	
請郭東翁座主小啓	

姜鳳阿文集卷之六 史館稿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莆田王大道校正	
奉寄荆川先生書	
前月白伯倫人回曾附一束想已達上矣此束始終語意皆受之存翁某不敢有所增損然其意則真是相知相愛而欲相成之甚非一切尋常推挽徒以薦賢一事愜物望而了世緣者比也愚至既在服中且須繳還無疑吾師出處關世道大機方今世風日頹須得大有主宰者一挽回之然覺甚難為力此某所以每私心付之於歎息也海上姜鳳阿文集卷之六 三	
今秋想已無事吾師服闋時憑決再來通書之後或可一到任但恐明年有警則兵憲遷除似在所不免爾存翁之意惟欲別有處分然竟不知果何如也清宵教諭未獲嗣聞瞻望師門不勝戀慕家兄還先此中布因履任諸兄在即草草未盡欲言乞尊亮	
奉寄荆川先生	
昨尊使允臧還曾附一束蓋是存翁意如此渠欲俟周回二道長題本至後方有處分庶不作兵事起用今遽轉職方則似元若父子實主張之而所謂通融合併之論恐亦未盡然也以愚見料之不久當即在本司轉授正郎職銜	

以觀吾師經濟學術此固無所不可但見近來又選職  
諸公每有題請輒伺候於兄老之門似非吾師所宜爾雖  
然一時事體或亦繁乎其入吾師既為世道留念當自有  
轉移作用之妙要於無害而期於有濟如昔所獲聞智圓  
之說以行於其間非區區淺陋所敢窺也唐勝還附此請  
教夢寐官場瞻依諒不遠矣未盡之私統俟面時悉之不  
宣

奉覆荊川先生

近於伯倫處兩接手書知差事將完還朝有日私幸請  
教有緣也拙民為兵之說亦知尊師所不喜弟西塘有聞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四

不敢不言蓋亦彼此欲效其片曝之愚得未諭當即往告  
之矣感使言尊體尚有未安豈日夕過勞不得靜養耶病  
未殊不自覺又塞上秋風頗早而嚴程趙事之勞以一身  
獨當之衣食起居之節恐不可不加意自愛也至祝至祝  
永寄蒲洲詩覽悉此兄之作已發發成家矣職業有拘之  
人方爾從容諷誦覽此態生魂耶鄙意以詩文須先知  
法次須胸中積蓄奇寶然後流而出之故欲少待其蓄然  
竟悠悠正不知胸中奇寶當於何時始積聚也風便附此  
請教兄次草草伏惟台照不宣

奉荊川先生

別後無便止寄得馬竹崖念憲一書今此兄以事當降調  
此書想不得達矣差人未乃承手教無聞道履已全愈甚  
慰仰思良鄉之別碗粥杯水彼此亦分之即此光景便見  
吾師有疏食水飲孔門相與之至樂由此而推便亦自有  
萬物一體饒飽冷煖無不自我而共之之真蓋有道者作  
用自是如此然否然否舟山冠已驅逐當自先聲所致新  
春海防佇聞良畫此亦吾師之素養與素志也不久策勲  
還朝聞當以京營事相煩北虜南倭既一身親經累

之然後坐運廟堂以中權制勝於天下我宗社億萬  
年之安永永有賴焉則吾師今番出處其有出於獨官獨  
美鳳阿文集

○卷之六

五

詞之上多矣乃知人有學識者自無施而不可何必復還  
翰林然後為稱耶某於歲前奉尊教時出白雲觀靜坐莊  
子粗完讀尚未熟然胸中一似有潑潑流轉之機春來正  
看榜嚴俟了此再理會易後并討分曉如何也伴還時適  
有小冗未盡所言伏惟台亮

奉荊川先生

一別遂逾三時仰思徒勞書問不獲時相寄殊耿耿也良  
畫猶未上海氣乃爾孔熾部中倉卒遽加職銜便欲以東  
南事相委此在吾師義不避難而種種實學當見種種實  
用弟如良醫脈經素難無不精熟至於診病用藥則未之



一試恐猶不可不斟酌爾人來傳言吾師每出嘗以小舟傍大舟行有欲求見者輒蕩槳避之此在軍機秘密固非淺識之所能窺然使常為此人反得以窺伺我恐又不可不審也前時聞主脩海防蓋為賊未來時計也今賊勢既猖獗如此似當先了此賊乃始防賊於後來譬則寒邪在身先須發表然後調養元氣耳然否某一春應酬會試諸公極其勞擾吾師所謂世俗心腸也正業雖少廢然胸次覺有自樂處從此能漸開擴見得自己已有真光景不為世情所遷改便當頂禮老師矣今且未敢自謂已得也庸仰兄來附此道郵意庸卿所養得之師門為多今授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六

青田又適在屬下惟吾師始終成就之草草伏惟尊亮

奉寄荊川先生

某無似辱尊師收賓門下以來每每欲啓發其顛蒙而登之於賢者之覺路亦每每欲勉其樹立表見之大者而進之古人深夜精論人有不與聞者某獨幸而得聞為多每竊私念以為自有父母生我以來惟吾師之恩寔與之並而深愧無以為報惟是生得一女獲供箕帚於先生之子孫乃某生平街結之私至為小犬構婚雖曾對尊便私一吐之聞有微兆之時雖萌此念而未卜天意之何如然又卜尊意之何如也今者聞先生果生女孫亦果有不棄

之意是吾師前此之恩造既與天施等而今此之垂念又足伏枕者再決旬日呻吟痛苦中忽聞力溥傳言不覺喜動顏色若沉疴之遂去體也極感極感謹先脩楮少中鄙悰餘俟肅沐積誠以仰求門下不宣

奉寄荊川先生

齊東薄孫鎮行後聞道體欠安甚用懸憶日來正歉脩問無便忽得手書知已調理平復矣甚慰甚喜此疾存肩背江西提學時亦曾有之醫書載失血一條原不為大害但多自勞心中得未此則不可不慎也師旅饑饉兼任二者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七

之難自是聖門實才實用老師從根本上做必有可觀所謂毀譽好醜利害一切由人真有道之見極服高論弟人身上事要亦是我分內事九所接人所處事須令件件得所方為學有實用處吾師今為國家大臣非復前日比擔當世道之重又從此始之胸中真有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境界其處人應事又真有休休有容氣象然後可以聽其毀譽好醜利害之自來蓋毀譽好醜利害其由人者固當置之於度外其亦有不由人而由己者則當求所以善處善應於其間而不可忽也愚見如此非是欲老師於世情上做工夫亦謂大臣小臣於道雖無二致於作身則

或有所不同爾某讀書未有所進近來因看莊子及釋氏一二種書後頗覺纏縛少解又得少潛相近時時不逆胸襟執滯處似亦漸有圓活之機世情罣礙處似漸消釋得一二分但未知此後果何如耳明年老師以大拜止上或某得差遣南來當親執所業面求印證可也謝恩表純用歐蘇家體而用事精切處更出入於王金陵周益公之間真是作者昔韓退之因文章以見事功今吾師將因事功而發揮其文章垂諸將來並可作三立中事業殆非某一門生之私言也去人行役未盡所欲吐伏惟照原機務紛冗更祈節勞自愛以慰仰斗之私不宣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八

奉寄荆川先生

九月內自尊使行後絕無南來信息殊用馳慕比日想已按節淮陽海邦旌幟當亦有一番增色矣前時聞用兵進退給餉盈縮之數因與共事者志睽而多有撓阻乃今則似中權獨運可斷可專之時且以實心行實學當見種種實益而東南數百載之安謐吾師能造之於三年期月之間決不為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等事弟聞不久即將有卿貳之命恐事不就緒及為有道者所歎歎耳然小用則小效大用則大效隨處以發揮其忠而乘時以大行其志則心朝堂主張之得宜而亦門弟子所望汲汲於先生者

也撫巡一方俗情雖不當徇然蓋從出格則過客與屬吏中恐以沿習不慣不能相安反不免有禮不及情不通處幸惟斟酌乎道俗之中如何齊東簿孫鎮未便先此代而布草草乞賜台亮正寒更祈為國自愛以慰瞻戀不宣

奉寄荆川先生

久不得來音甚用懸憶一月前荆仲翰書至云於京口候謁老師知淮揚已寧復將盪平殘寇於崇明之三沙秋冬間當自奏功闕下也為慰久之通聞此賊負固難勦而老師出兵動欲身先士卒身先士卒方可責將官用命此固一說但勅書中委任責成之意恐只以謀議督率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九

為主而此外原非已責今人因避事而不免壞事誠為可惡若因惡人避事而過於當事亦豈非賢者之過發之太激切耶或者謂三沙之賊其勢已窮惟當坐守以斃之不可與戰此亦不知果何如也荆叔翰未附此通候叔翰舊出門下今為屬官則是始焉聚首於一堂者師生也今焉共事於一方者上下司也纔復仕途便賴近老師以登覽路在叔翰一何幸歟病中草草未悉所欲吐伏惟尊亮吾師斯道宗盟國家柱石萬萬自愛勿以輕敵為忠勇也不宣

奉寄畢松坡先生

數載奉違宮墻昨幸得於 京邸親炙教範又緣應酬碌碌不獲悉所欲吐至今尚有餘歉吏人及令親唐丈來兩承寄書皆道義骨肉之至言敢不矢心佩服弟愧迂疎恐不能勉進於是爾公文章道德寔可為世師表然猶以不能苟投時好暫寄天南如某之不才於俗有忤固宜然也今日波瀾靡靡既末由一挽迴之功名事業無可自見更別無一策可以為永容取合之地惟是退居山林成就一家言語庶幾可以仰答知己不負此生然老泉有言苟非天之所與求一言之幾於道不可得也此事予奪既由於天亦未知前生曾叨此緣分與否且當徐以聽之耳尊諭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十一

奉寄畢松坡先生

春夏來公想赴嶺南蒞任矣關中繹思教旨所謂寧靜淡泊之說自是有道格言敢不終身敬佩乎至謝至謝某拙性不好紛華自謂於淡泊上稍有近似乃是非毀譽之間不能無動而波瀾靡靡竟未有以身挽其趨每一念此即有拙簪入山之想然久之尚未能決以此知寧靜二字乃非對症之要藥也雖然能淡泊則凝神之地自不致

之擾今此中不足於寧靜正由某所謂淡泊者雖於時好之投差有分別而一切世情尚自牽纏不斷故爾比日常從白雲觀往來坐卧異於古人文字中求一良師友以為切磨身心之助倘有所得庶不仰負老師之倦倦也風便幸不惜一開示如何多禪之地幸惟善攝道體以慰郵悰某翹首宮墻不勝戀慕之至不宣

寄林平泉先生

某自為諸生時即知海內有公每誦公文章心切嚮往焉既而游於荊川先生之門見其稱先輩中能以行義自砥不負科名者如公不過數人則又慕公德行愈益嚮往前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十一

年癸丑辛爾泰竊登 朝其所蒙獎進者林對山先生也先生於公為門下士其道公文章德行之高處愈多而且親其嚮往之心愈益切乃知某雖未及識公而親聆其議論然所得於公以為自淑之地者則既多矣敢泛然自同於史館中之後進而已竒家兄某歸便附此以自見其平生之私乃其所欲請教於公者則固有在緣冗次未暇及也草草伏惟台亮公高卧海邦不以功名富貴為心而朝廷有此舉措似與荊川先生之出均為世道嚮導之一機望更自愛重不宣

覆王思質總督

從兄某以辛卯叨附榜末某也又忝為同鄉後進之人知  
仰我公久矣雖然公之德望與山斗齊其勲業又將勒之  
鐘鼎垂於不朽某之所以仰公者當又與四海九州之人  
而共之不在於區區之末誼而已也方切馳慕乃承手  
教并禮幣先施焉何敢當何敢當荆門重鎮國家方倚  
公以造億萬禩之安而邇來論事者偶有相左蓋聞其意  
實同於韓富上殿之爭而相成之義相愛之情當有非形  
似所能窺傳聞所能悉者是嘗於元老啓中密言之而不  
知公之能諒否也某初進晚生何知大計即有一二傳言  
亦自是衷曲中彼此當吐露語而不謂誤達於明公能不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十二

令人愧耶伴旋附此申謝草草未悉所懷伏惟台亮

寄何吉陽中丞 論學

方今繁海內道望其尤表表然者不過數人而公其一  
也數年懷仰不能於京師中一窺有道官牆乃於別去而  
徒動嚮往焉柰之何柰之何近得中石呂先生心統圖說  
讀之因得讀公之序作蓋於此獲領教言為多然鄙意有  
疑欲請諒亦門下所不棄也夫即造化本原以論人心圖  
之立論誠可謂通天地人物於一本矣然於學者下手處  
則未可一施之也思慮應見誠不可以為道昔人言思以  
通微慮善以動則思慮亦豈可併廢乎空虛混合之說誠

自逆其感通之原而淪滅之昔人言人心中當使空洞無  
物又言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身心性情亦豈不可以感通  
者乎僕以為由思而入於不思則當思而思當慮而慮乃  
所以為何思何慮之地但不可為朋從之思爾易言朋從  
爾思乃人心之私此則最能害道其與應見在學者誠不  
可有者也由識而通於默識則空空無知未嘗不為真知  
以虛受人者正是求合於太虛之本體但不若佛氏之苦  
空老氏之虛無爾苦空虛無乃異端寂滅之見此則尤能  
害道其與吾儒之是非在學者誠不可不辨者也公又言  
觀天地於聲臭之外則靈臺賢愚莫非成性不以形骸貴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十三

賤而異觀人心於聲臭之外則剛柔善惡莫非天理不以  
耳目好惡而殊此則至精至微之論真足以發明乎圖說  
之蘊奧者而僕於前說之疑亦或可以因此而互發焉蓋  
中庸由下學謹獨推至於無聲無臭之妙則思慮未嘗盡  
屏而空虛亦未嘗置而不談也今公以無聲無臭為貫乎  
天地人物之中而不能遺亦豈盡屏思慮而不談空虛也  
歟其所謂思慮蓋謂朋從爾思之思其所謂空虛要亦是  
二氏之空虛爾夫朱子專主道問學象山專主尊德性其  
後來猶不免乎俗學禪學之流況思慮應見之為支離破  
碎空虛混合之為異端寂滅乎公之高見或出於此非亦

學所能窺也但如此則少却下學一節工夫不知學者當於何處下手爾公固上達高明若某則正當從事於下學者故有疑於心而不敢不以請也風使望以前說之是否與所謂下手工夫一一剖析而指示之千萬餘千訓導荒係從兄亦有志於學者茲忝屬下倘不惜引進於門牆而使得與聞其說焉尤所望也不宣

寄唐惠菴 論職任

兄行後不久即得手書捧誦再三知高懷雅志迥出流輩多矣敬仰敬仰人生相知在以道義相信期於久遠而彼此求有切磋之益尤今人所難兄超然采及葑菲期以古

善鳳阿文集

卷之六

十四

人事業交脩而罔棄積此一念便是今之古人第須愈久愈進勉勉而不懈耳地方荒陋將因澹泊明志以為將來得力之地此真名言而奔走塵寰頭面易改尤見兄真能有體驗處非泛常居官一切世套比也來教以弟為有知欲使時有寄言裨補盛治弟本無知於兄高明亦無所庸言但思兄此官刑官也以刑為職民之司命在焉而委曲遷就於監司諸公之好惡其因而不能自盡其職者固非仁人之用心至於激切太過必於仲已之見而誠意未孚事多直致反或有不能保全於其間者亦非仁人所以善用其心之道也近來監司諸公往往寄耳目於節推節推

不能正己而徇情以為愛憎固無以為取人之則其或庶靜正直足以為取人之則矣而責於人也無已是又以己律人之過非所以與人為善之盛心也弟於兄不憂其委曲遷就自盡其職而憂其激切之太過不憂其庶靜正直之不能愛其自謂庶靜正直而求於人者之太全以是二者試時時一省之於心如何弟言本無所增益於兄過承相信故少露其愚如此耳風使更不惜一印證可否古人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祠堂祭法兄家既是合族共在一堂以弟愚見為兄參酌古禮當止於高曾祖考四代羣族之昭穆而共列於中擇一年長而有行者主祭雖不必宗子亦可四時俱就本翁行事歲旦則如先儒之說設紙位以祀始祖後稷子孫照世次遞遷方可入與而無有過四代者乃古禮與今制然也此說與古禮已多不同但畧倣古意而已拙作不敢便脫葉須得見明示乃可成一家之言庶幾專祠中行事與鄙說不相背馳而可傳之於永永也不然祠自兄家之祠記自記弟一篇空說不惟弟所撰為不經而兄家之美意且反為不美矣然否然否敬同年楊景強來便草此請教揚與敬同年王晉州二兄皆弟所謂庶靜正直者也久當見知臺下幸一試之不宜

善鳳阿文集

卷之六

十五

答唐惠書 論抑情

數月不奉教音便如年歲想仰之私正爾切切忽承手書  
下領非同心能有是耶謝函悽愴情真藹然所云令兄遠  
來而有責恙令姊相依而竟跌年無嗣此是人生至痛至  
苦之情兄并遣此其將何以堪之然以為自此百念俱灰  
則恐兄之所見所養猶然有未定者在也一切世情淡薄  
乃泉受之固然從此中見破而有反念光景此便是真光  
景矣若因六根七情銷鑠推阻恐猶是我不能為主而諸  
凡業緣外障猶得以牽我而轉動之是我平日真主宰工  
夫猶未有得力處也弟從來所遭變故數倍於兄初甚以  
為毒痛而不能堪亦真有百念俱灰之意今久之乃覺是  
真根子不足所以便銷鑠推阻如此爾此是自身體驗之  
已見者故敢為兄言之非孟浪之談也今欲勸破承魔  
須提醒本心預將自己生死場中點檢一番若能立得脚  
定便可望得力處矣然否然否兄清操雅志推此蒞官已  
能超出流俗多矣然亦未聞於流俗人有不宜也望更勉  
之荊翁前門建白諸疏誠是其平生有用之學今往海上  
經界必更有可親兄能知此真誠此翁亦似已知兄矣碑  
文承揭寄如獲百寶之藏多謝他有可龜章不惜再訪致  
之如何聞貴治大寺中有華嚴合論刻板弟欲即兩部此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十六

必須補償可也荊翁托此而去煩為留意至感

再答唐惠書 仍論所以當抑情

久違教音忽接來翰殊慰頃仰之私前所云六根七情銷  
鑠推阻亦是為賢者過之而發非是當承處并謂當廢衣  
也來翰云每思做人道理不越平者友志貞是儒者正論  
若此根不立誠何足以為人至於毀不滅性喪不踰節衰  
麻哭踊有定數周旋登降有定儀則又所以防人之過而  
約於中者也此事在兄似誠有過處故欲以此奉抑至情  
又兄最高明可以隨處醒發故又欲於此令兄體驗一番  
庶幾百磨百鍊始人情至難堪處有以備嘗而熟諳之反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十七

歸真性之淡泊使他日於生死場中一切放得下耳非是  
老佛家所謂無情之泛論也由此則知兄所云別為一路  
意思與前症若不相涉者其或亦可以相發而并悟矣因  
苦楚而自求出頭乃是吾人學問討得力處非謂只漫然  
不苦楚便是此種道理也恃愛每不覺多言幸更有以教  
之千萬

覆唐惠書

尊卑承承手書問及賤體足知遠念數日間幸已叨庇獲  
愈矣記父緣久稽壽命故強留差人三四日以待持去倘  
冗中草草塞白愧不足傳示久遠也同事自始祖以下皆

祭於制有不得為而族長主祭在古亦未為合又春秋止  
二舉似亦稍疎至於不率者罰以物尤近以利誘人不可  
以訓數事於弟意頗有不安然兄家業已行不更矣故各  
為幹旋之說蓋所謂師其意不泥其迹之謂也然否然否  
上石須得鐫寫手熟好庶可搨以流傳盛美為不虛而鄉  
村醜拙態亦專仗粉黛而增色爾勿哂如何來書中以不  
能停妥及恐墮落為憂此見兄日進之驗蓋兄之本來不  
憂其墮落第恐不能停妥爾既欲停妥又欲不墮落此所  
謂智欲圓而行欲方也貴同年趙司倉兄會間道兄稍不  
能承順上官乃是能立脚處而兄亦適以停妥為難可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十八

與史靜菴父母

論免馬之非

公立心行事絕不似流俗中人故開不為流俗人所喜乃  
志行有出於流俗之外者其人當自與公相知非一二流  
俗人可得而軒輊於其間也是在公之自立自信而已人  
固有不客於流俗而中變以為求合之地亦或有不堪流  
俗之意而處之則又不克於過激者皆非所以處此之道  
也毀譽利害苟不入於吾心則適然之未當一以任其自

至然久之卒亦何嘗無公論我常見士大夫盡其一生之  
心力以奔走於毀譽利害之衝竟不能免彼而得此乃知  
詐偽無益徒增醜耳公深愛報露其愚不識以為然否  
別來馳慕日深擬於今冬獲一傾倒乃 朝元盛典不謂  
又援事例止矣瞻晤無由此中正切耿耿適又聞尊夫人  
之變令人驚悼益不能為懷奈何蒙莊之論雖少涉於不  
情然其所見似亦甚為曠達願公以此自寬庶母戚戚以  
過傷也聞賜廳夫六名數既太多又以擾及鄉人之故殊  
不自安前於陳文塘崔賜谷二兄在縣時或止受步夫二  
名供肩輿之用或并乞不編鄙意正為此也僕今已去教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十九

鄉而公復有此惠則誠過於厚矣然此乃逐年編審之事  
在公猶得以主之而於民亦未至大損僕即受公之惠亦  
不至為民所甚病而深慙也至於免馬一節赴告憲院而  
轉行臺下者此說則甚為不通寒族之人見近地士夫有  
合族免糧免馬故事竊欲做而為之而不知其事之已定  
而不可也馬冊十年一編與黃冊同既無有數年可以更  
造之例而舍下之馬九十數足欲因僕一人之故而盡為  
派養於民間則通邑之怨必且叢於僕之一身而不可解  
是利在一家而怨在一邑合族之人享其利而僕不肖  
之身當其怨也於理可乎此事若因昔年曾有編造之弊



而一為釐正則可否則是愛族人而不愛僕將來違禁買利之事必且日甚一日而於僕有不勝其累者矣望喚戶長到案諭以僕意當體仍煩作一申文轉達此意於敕同年蔣道長處則為愛僕多矣近虹洲秦太僕行已曾具告相見當自知之萬勿徇姑息之愛反有出於執燭童子之後也恃素愛不覺多言伏惟台亮千萬

寄羅兩巖侍御

論免馬之非

敕處馬冊十年一編造與黃冊同一定之後則民間雖有更微與士夫免額雖有吏寡不同亦不得以一人一家之事私損益之何者為其事之干眾若定而不定恐將來有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廿一

不勝之擾故也寒家以軍為戶故戶上田地亦以丁眾而數多昔年造冊時弟雖忝竊登朝然免數不及他士夫之多與吏書多捏姜姓馬頭而裁以細撒幫戶蓋從來弊端之固然且其事到今已更五六年矣弟昨行後家間戶長戶丁竊料穀所兄與弟同年相知遂不使弟聞而輒行告獲穀所兄以弟家事也亦不及詳其可否而准行之夫遂免於野人之所得為也爭免於室人之所不得為也今不求直於編造之初而欲爭之於既定之後我免馬一足則必有多人養馬一足我除一馬頭則必有人頂替一馬頭是猶不遂在野之免而爭在室之免徒欲借弟之力以較

量毫未於鄉人而不顧弟之歛怨於鄉人也弟之為族人者奈何其不相體至是乎夫士夫不能少有益於一鄉一邑而徒爾取怨於一鄉一邑之人弟之所不欲似亦兄之所不取也此意已面告虹洲太僕及以書達敕縣史父母公想因史內艱去故未及寢爾使節按捺之日望行牌敕縣速已此事并此後家下有人假冒相干者一切麾斥之則為道義之愛多矣弟嘗以為士夫不干謁上司及府州縣上司府州縣亦以道義愛其士夫方為兩得前者喪中少與諸公接面蓋出此意而不相諒者則以為簡知兄諒我必不以為簡也故敢一布其悃私雖然若弟之卧病郊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廿一

外常禮俱從畧兄行又不躬送都門則真可謂簡矣萬萬恕之伏枕以薄儀上更祈破格賜存草草容嗣音不具

又寄羅兩巖侍御

論備賑

弟數年來以道義相知愛仰望於同年交契中然同年交契中非以為橋而干譽即又以為偽而不情故族間人有求索弟每裁之以義分每每為當事者所更蓋云以此為惠乃從來物情之常然而不謂弟意真不在此恐其生事於後來反非人已兩利之道也告馬事乃其末流濫觴而然非賴吾力主持之則弟之平生將無以自白而取怨鄉閭有不可復為者矣生我知我古人並稱以為莫大之



恩弟之感兄當不在尋常形迹間也非佞非佞長淮南北之民方枘腹以待賑而園計又真不可以一時有虧訪之兄所轄地方又無此歎彼收可以少為通融之策雖切痛心誠難措手古人言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仁人與念及此自是我南畿之福也某聞戶有大小家有貧富大戶尚可支持小戶須為措處聞前時編造馬冊州縣有餘馬編刺而頑民有影射弊端如寒族所借以為調者此或可為貧者一處補然法立不免弊生非良有司奉行德意恐反緣此而為民病故多事又不若省事之愈也荆川老師素留心世務又方與兄同事一方如欲有所規畫幸不惜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廿二

具

寄都松溪郡伯 論地方事

舍人孫山至得接手書恭審道履亨嘉政澤敷洽某不勝欣戴第禮意過隆令人不敢當耳敢不敢謝去年寇至淮揚竟不聞於我南岸一泊蓋公以雲間素定之籌策城已試之畧有以落此賊之膽而奪其氣是以我民小大用倚公如長城而一江南北分為安危其明效可睹也敢不再

蘇州軍門近報渠魁已獲果爾則瘴海有可清之機矣東南民力之盡莫甚於此時而吾閩三邑實不當蘇松常一大邑之地徵調多寡雖云視地廣狹然以一府而隨三府之後其事體亦畧相當至於水陸之衝疲猶或過之近年被寇在蘇松固為特甚而我兩辰受禍亦似不輕聞當事者聚以安地視之有常之征彼免而此不免額外之派彼停而此不停吾民亦既可哀矣又三邑之民金壇差以僻而稍安其衝繁勞擾貧苦凋瘵之極在丹徒與丹陽同而丹陽復多留都一路供應近又以一小邑二三年間連築兩城民將何以堪之此則可哀中之尤可哀者也伏乞尊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廿三

既借且募某不勝惶悚不宣

寄方七峯侍郎 論地方

地方多事仰借高賢譬則危羸久病之人非高妙國手莫與因方盡意以求濟於萬全此固我四郡之所咸賴然以

廷羸久病之人欲求濟於萬全而累此高妙國手獨苦其  
心以為因方盡意之舉此又僕一人之所甚不安也民貧  
歲歉之後誅求須少寬方得復元氣於將耗法稅兵緹之  
時裁革須有漸庶可除客邪於外未此症在四郡之屬邑  
皆有之乃敕邑則尤其甚者蓋如元氣盡耗而發表不止  
晚仍有客邪外來岌岌乎危矣謀承下問僭布其愚如此  
雖然在高妙國手知已因方盡意獨苦其心以求之此何  
用私布其愚耶某也方以一家廷羸久病之人仰求萬全  
之濟於臺下百九惜處當唯鈞裁是聽此又何敢私布其  
愚耶在京多簡正爾悚息忽辱馳教益增愧感使還殊草  
草伏惟台亮不宣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十四

寄衡崖顏公書

前月安溪張尹文卿來曾附一柬想達矣此後數日聞海  
氛孔熾而閩中羽書尤急門下住札自在建寧延平間  
雖此尚遠然折衝良策蓋出之經綸老手當素定矣浙直  
近見畫上欲擊賊使不得登岸此是下一摧鋒先著極似  
有見乃閩寇則水陸有之其水賊又先已登岸者也賊長  
技在陸戰今既登岸則便以其長技來我矣奈何愚生之  
見以為多築城堡堅壁清野以待寇至彼無所據掠勢將  
自分分乃可圖也然漳泉間城守又往往多失此豈非有

司不盡心職業抑由軍政不立法不重之過歟近世以選  
將練兵信賞必罰為兵家常談不知兵家正當首先此使  
我氣勝而令得行然後從事於設奇遣間扼吭擗虛使賊  
人不能為備乃是明於標本之論而所謂身先士卒與士  
卒同甘苦者則尤所謂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近見樊  
道長疏謂奸萌亂本自有所在似別欲一處之此尤方今  
所難第未知此公作用真是何如耳某無所知恃門下素  
教偶露其愚風便幸恕踈狂更不惜一載示也延平府湯  
經歷來草此申布不宣

谷張繼源侍御

論防禦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十五

弟昔遭變京邸蒙兄俯念館誼百九垂慈三載表麻中病  
苦百出未能脩候脩謝反承手教遠及足切至情感愧何  
似海氛孔熾賴兄惟中運策已收盡定之功經濟實學業  
已見諸行事故仰敬羨第此寇由海道來往出沒不常而  
風四係陵寢重地淮陽為運道咽喉不可不預為之所  
誠如高明所慮來教又以無兵無將為急誠然然愚見則  
以為方今但患無良將爾得數良將專有事於一方召募  
徐邳箭手及沿海沙民為水陸夾攻之用設奇按伏動不  
古法而堅銳之陣衝敵為難且又使兵將相習如臂指之  
相應令出而不貳法行而無效捷之事或可濟不然雖時

時調發土兵狼兵勢難久用又悍狠而不可制御反見其無益而有害也軍門記功當是兄之責任弟以為不必專論首級專論首級則人多見利爭奪而往往為賊所中其或因而敗事者多矣然否過承相愛偶露其愚緣差人行迫尚未能盡所欲言乞台亮

寄張仰川 論學職

邑而得良師一邑之幸然以邑之良師於一家更有賴焉尤一家之私幸也微邑之子弟幸得借公為師模而舍問諸第姪及舊時相與門生輩尤切待磨礪陶鑄之益此非某之所私望於門下者乎師道得失實關人才消長政

姜鳳門文集

卷之六

廿六

治汚隆其所繫本不為輕今之泥常格了事者課書升散之外無責焉甚之則并常格所當了事亦付之漫然不省矣間有一二高者又以口耳講學為務稍涉迂濶而反不切於心身日用之實師道所以不立蓋有由也愚意每謂文學與行義相兼乃師門所以立教之方群弟子而課之文使其文學粹然一出於正而日熟日精群弟子而課之文也即勵之行使其行檢亦粹然一向於正而日磨日鍊焉如此則是常德行道藝之教於課書升散之中不必以口耳迂濶為高而自得乎身心日用之實人益已益當期舍下諸弟姪及門生輩學未加進行未加精尤勸

行此以為砥磨之助此尤某所私屬於公者也白雲屈致之約正擬以此意面吐之而從者遽發歎不可言家兄四先此吐露其愚然否幸不惜一相印證病中草草尚容嗣音請教也伏惟尊亮

寄鄭湘溪

曩時鳳野兄為司理敝地無小大已能傳誦其休聲今公之仁明妙用更不相推遜乃知學有本原者其設施自別而名實相副非一切悠悠以爭趨者比也小郡叨借明公前後蒙庇甚多方以未能脩謝為愧乃於十月望後得接手書不惟獎借之過抑且齒及維揚舊雅兼念我民情風

姜鳳門文集

卷之六

廿七

主之稍淳諄切厚意令人愈感而不能忘衝疲之地一切供應不支自蘇松經歷而至者每如探金谷遊武陵人繁萃既入目則不免厭貧俗而陋荒野乃執事之見獨與人異此豈非道有獨得而情無外遷者歟知重知重早荒之後過承軫念某亦嘗一再懇告於司計者聞不能破格處分徒可付之一慨也使此申布草草未盡所欲言伏惟台亮不宣

與徐東山

古道人與古道人相與不必促膝為歡而耳目肝膽未始不相通若勢利人與勢利人相與則不必促膝為歡而亦

欲其耳目肝膽之相通也斯則難矣執事蒞官九九年於句曲真是循吏傳中人物而再為部使則以不能苟徇時好去非所謂古道入耶若某則徒爾嚮慕而未能力行何可便以此自附雖然亦不敢不自勉也隣封知仰有借公為郡之意雖不止一日為然然與公識面則惟清源道中一泊舟之頃爾而此後遂過蒙賢橋梓以道義相許丁安仁至又承手教惓惓欲進之於古人之列且詞誼溫溫若接面談真不必促膝為歡而耳目肝膽殆無有一之不相通矣佩服來書知公精力未衰為公私喜又公之去官也且三年於此矣三年之後公自謂精力未衰而三年前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廿八

人已謂公老疾而當去則又不能不為世道一興慨也雖然古之人不必其事事盡傳於後世即如循吏傳中苟有一行可以稱最已能使其流風之不盡泯况公寔不讓前人者乎僕方以此為公慶而又以其未盡發者當於賢即一洩之為公之後人慶也以此與世俗人較量其所得孰為多寡蓋不待明者而能辯矣敕郡無緣雖不及借重公乃句曲之甘棠尚在蓋未始不波及我民世道無緣雖不能使公盡行其志乃公之所自得者則多矣某無緣雖不獲與公有促膝之好乃其耳目肝膽在彼此無有不通則亦何憾於公之去我耶風便附此請教冗次草草未盡所

欲言萬惟亮之

寄崔賜谷

尊事弟不能委曲即處之致煩翰使往返者再愧罪殊不可言雖然兄之清名直氣古道古心則緣此日彰著縉紳間似亦可以無負相知矣弟時與悟齋兄戲言兄操行在今時罕有乃是點光景人弟輩無所為而時時為兄強聒一番亦是點光景事也古昔盛時未嘗有此氣象在今日則不可不存此氣象耳從者來京當在開正及仲春晦朔之交握手論心諒有日矣時方睽違又正寒沍萬惟加餐自愛以慰遠懷不宣

寄崔賜谷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廿九

弟承兄道義骨肉之至愛故有聞不敢不盡有言寧過於直而不敢欺昨所言方愧拙直太過乃荷盛德包容又從而獎借焉何敢當聖賢以夷狄患難為吾人位分之當然不徒只經過一番又用以為堅志熟仁之地麻城信多事而難治其民亦信難馴兄所遭當不至如夷狄患難之甚也願更勉之身心檢點處日密則義理閱歷處日精凡有不適志事動如師保相臨而客氣所在務消克之果爾則為兄終身之助多矣然否然否弟以大病杜門者將有兩月外間一切俱不與聞而前此曾會諸公道兄之歷介正直者蓋眾口一詞也時則仁村令伯之說亦稍稍有公論

矣雲澤公使還偶因伏枕不能悉所欲吐草草萬惟願原之

### 寄何肖山

兄卓然高志弟所素仰數千里遠來方期日夕傾教庶彼此得以道義切磋而遼陽之命遽下昨於兄行若飛鳥之失羣不任悵惘奈何方今世途擾擾惟高視千古者方能孑然獨立兄亦可謂其人矣遠近瞻矚之迹望且置之兄之才正可求進古人遼關稍暇幸脫落詞華日從事於聖賢之學則此行未必非兄之一助也弟平日亦不敢自棄但馬牛之齒已長恐切磋少裨益若大無成故欲以此盡屬阿文集

卷之六

卷之六

冊

### 寄徐鳳竹

春間丁安仁行曾附一書達否從來謫官以夙望自負不肯素位而安而其安之也又嘗廢弛職業坐待運轉殊非有道者作用弟以為此身在職原不隨時貴賤但位與分則不可不同於職中此亦於道當然非由人能屈伸我

也知兄素養此等處必有分曉亦聊以請教如此爾金以受鍊而益精玉以遇錯而成器饒陽之行正兄鍊金錯玉之地幸更勉之如何餘干司訓荒係弟從兄也分雖隔於同胞誼實無乎師友且其為人非衰頹遲暮不能自立者比倘推年家之愛少知鞭策或可更進一步也恃愛草草伏惟台原風便更祈不吝教音千萬

### 寄萬履菴

第四五年不與兄面晤亦竟四五年彼此不通一音昨於四月下旬得兄書殊用為慰然以四月中旬聞老師函計悲苦中因得兄書尤更增一番悲苦也老師此出有識者

卷之六

卷之六

冊

其以一身之通塞占世道之否泰今方為北運已矣吾輩雖各以一官散之四方尚與他日行藏同舍無不與俱或然而見諸事功或歸而相與發之於議論附青雲以掩獲世此蓋兄與弟所為切切也今未及少遂亦竟也矣感念及此能不為當世痛之又能不為吾輩私痛之耶兄生平志行純然不雜真不愧先師付托之重如弟老大無成連運多吝雖一步一趨頗謂有自信慮然未知畢竟如何也別來聞以實學實心惜之政事餘楚開題應皆有感事足慰懷仰弟方仗吾兄有切磨鍼砭之益而來論斷未幾惜太過疎為不敢當爾師模今已永遠惟是彼此關心期

於有立雖在千萬里外亦時望賜教言相規砥庶幾於法門為無負也令姪玄卿兄為先生子今有承家之責當日使於庭訓有光風便曾寄音問否恃愛草草統惟辱亮不宣

寄唐疑卷

人不祐賢者終領當世之責任使老師壽限竟止於此此既可為世事痛悼某以不肖之身辱與進門牆鞭策成就方自幸有所依歸而遽聞此此尤可為某一人私痛悼也聞訃以來每日行住坐卧皆若病心而解體以此知兄文終天之痛尤不能堪雖然哀之於身後則莫若追念其教言於生前先生雖已即世其所不死者固在也是在吾兄及吾輩為門生者相與勉之而已矣所喻先已切切繫念不獨兄為之子者有是心也治喪之後聞當一來京師諸所未盡諒尊使一一能轉布矣承家之要恐不出靜重周慎數字令叔及同門中老成諸兄凡事望咨議而行井以此質之如何連日雖執心喪尚未及為位郊外一洩其慟哭之私故淚腸鬱結而不能盡幸惟亮之

寄重菴 歎卷

大賢即世海內凡以道脉相通者無不嘆惜而悲痛矧吾二兄及令姪尊兄乃先生之愛弟愛子及我門生輩當切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世三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世三

受老師父天高地厚之恩者乎數日來痛不可堪以此知三兄之情更有甚於此者恨不能即生羽翰一訴彼此之衷曲也雖然徒哀亦何益耶先生有已就之緒惟吾輩善繼之其未就之志亦惟吾輩善成之耳古人言即日有四方之賓來人將於此乎觀禮久之而百凡應務須盡從恬養靜守以無忘先生之訓言此固我二兄之餘事至於令姪尊兄時相與勉之於大事期以道門之慶成身成家於將來則尤我二兄之責任也連日雖執心喪尚未知所以為情茲將討求古禮為位於天寧僧舍追老師去時之踪跡以少紓鬱慕痛哭之私而未果即出故尊使行殊覺腸結而不得盡也懷亭閑野止菴慰懷諸兄想時時有相嚮失聲之舉弟為一官所羈徒增愧恨耳不宣

寄王方麓

弟與兄跡若不甚密而情多契合始焉如落落而終則愈久愈親蓋所謂道義之雅君子之交其分誼自宜然也以此觀之世情中吾二人者亦可謂獨得其趣味矣此在四海九州之遠猶將追伐木之風以相求矧於同產一方又嘗辱在世講之後者乎此兄所以有不棄之說而弟亦私心切切欲以葭莩之末求附於兄而未之遂也捧誦敬礼為之泫然此意即嘗於舟中對要挈遍談之而盟言在手

尚當書諸紳終祈必踐此約為慰爾幸毋忘幸毋忘弟為  
里遠遊之人最者輕於為別猶冀於途間一會晤一對吐  
庶可少紓離憂也兄今又當往海右豈非天實為之使若  
參辰之相望耶悵悵悵兄引古人語自謂誠款乃爾若  
弟誠款正亦不敢自後於兄也便風布謝之書不覺多言  
至此亦緣情不能已又念此後相去日遠雖欲通此一書  
問亦難故耳舟行不大熱賤眷亦叨賴粗安承尊念并尊  
賜過厚統此致謝草草伏惟台亮

寄合族尊長

祠堂之建所以奉祀祖宗而規約之設所以聯屬祠堂中  
人以求無玷於祖宗也叨伏族中尊長卑切既相與協力  
建祠使歲時祭享有所而瞻思會聚之節亦既不至於渙  
散而無統矣但世風漸以不淳而人心未能歸一不務其  
實而徒舉其文似非我祖宗所以裕後立教之遺意也謹  
以族長意模倣古今善門家範定為規畧五十條某與新  
授餘干司訓三十一兄同在金臺寓舍逐一商訂乃并已  
行祠堂條約繕寫成帙又以勸善記過簿二扇一同寄上  
望我祠堂中諸叔諸兄請無族長各分長大人俯賜檢詳  
如果所開條件有關世風可裨族誼乞行頒示合族人等  
相與講明遵守共成禮義之俗仰增先世之光此豈惟某

一人之私幸實我姜氏闔門之福慶也某不勝申懇祈望  
之至

請郭東翁座主小啓

恭惟三元伊始百福維新以文章司命之元公當人物銓  
衡之重寄道達泰而日長慶履端以首臻德協文昌望歸  
山斗某等借陽和於桃李均荷栽培介眉壽於靈賜冀修  
頌禱候 華軒之早降馳素劄以先申惟賜寵俞不勝榮  
幸

女鳳阿文集卷之七 西川稿上目錄

刘家禮儀節序

刻南軒先生集後序

刻入蜀稿小序

辛酉四川曲錄序

送憲伯星野盧公入 覲序

送大方伯西泉楊公入 覲兼考績序

送大叅鄧山章公榮轉山東憲長序

奉賀大叅洛南陳公榮轉本省憲長序

贈都閭近湖崇君榮任廣東序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一

送北潭熊君以獻

萬壽節之京師因贈封君古疾翁七十壽序

賀封中憲大夫心堂章翁暨屠太安人七十雙壽序

預賀封君王川周翁九十壽序

提學道記

悟軒記

振德書院記

保寧府學傳古鍾磬記

西征記

遊峨眉記

邊學議

驛傳議

茶法議

鹽法議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一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同安林一材校正

列家禮儀節序

予惟古禮不行於今久矣冠禮廢士不知所以成人婚禮廢則正始之道乖喪祭之禮廢而士多忘其祖遺其親矣甚矣禮之不可不行於今也記云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夫士與民其分亦較然有辨矣矧謂之有方無方則人之所自為貴賤也非由禮之有用舍歟不惟是也相鼠之詩於人之無禮者而又深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三

致刺機焉乃人之所以生死亦寔由之矣然則禮之於人其不為至要矣哉予奉 命督學以來懼無以稱塞其教士之責任而知禮之在蜀中者尤不可以已也於是求文莊公丘氏所輯予朱子家禮儀節梓行於學宮凡生人予之一書而告之曰禮而謂之家禮者古乎其可行於家者也而其本則始諸身家禮而又謂之儀節者言乎其儀文與末節之謂也而精微之理寔在焉士之欲學斯禮也則如之何予聞禮以正家亦以治躬躬者家之所取法也故必身無失於禮而後其家可敬也禮行於仁仁具於人心為性而性者即人之所以生也故必得其所以為心夫然

後禮可行而性斯可成也夫以身而教家以心性而求儀節則是書也豈古人之粗迹乎雖然身之所自治者即家之所常行者也心性之所可通者即儀文末節之所可求者也爾諸生惟從事於家庭日用之常而不使其身儀焉以自放惟於其所謂儀文末節者以求之而母或視儀文末節為粗迹也於以治躬於以成性斯得其所以為士之貴而亦無失其所以生矣如其自甘於無方之歸而不足以為士也其甚焉雖生而若失其所以生也則雖人授是書其何益之有是則予所望於諸生之意也故因刻成而書此於其後爾諸生凡受是書者其尚相與勉焉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四

列南軒先生集後序

南軒先生集刻行於世久矣方洲洪公於督學西川時又刻之成都學宮蓋以成都先生故鄉而欲以其書風其鄉之為後進者而教之也孔子於義利之喻而指其為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孟子於善利之章尊以為之也而指其為舜跖之所以分夫善利亦義利也義利相去之間而人之所以為君子為小人為舜為跖者在焉其著數可謂嚴矣然所以為義為利則未之及也而其說至先生而始明先生之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夫一念所為之有無本皆所謂義也先生

則獨指其有所為者而明其為利夫利之為利人之所知也義中之亦有利人之所未知也直探隱曲開發精微在先生固為有功於聖門矣然於人所未易知者而欲使之知在公其無乃為強之也歟夫利端日開而良知日發誠方今積習之固然然即其鄉之先賢所發明以教其鄉之子弟則其說猶易曉而其風猶易以興昔者孟子之於孔子自鄒至魯亦惟其地之相近而易於興起也故得以沂其源流所自追顏曾而興之並今先生乃廣漢產而廣漢之於成都猶鄒魯也諸生生於其後得無有聞孟子之風而興起於先生者乎此蓋公所以刻行是書之意也予聞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五

司馬相如楊子雲皆成都人皆嘗以詞賦之才擅名於百代今其鄉人之後進者追而慕之亦蔚然以文名稱蓋因其風之未泯而足以興起焉者為獨多也夫以時先後則二子遠而先生為近以地則均之成都故壤也生同地者興於其遠而近則反或忽焉是不為惑歟且文詞易溺而學術難明藝苑之小技則知慕之而於聖賢之大道則反不知慕之也是不為大惑歟此又公所以刻行是書而致望於諸生之意也予謀承公後督視學政既刻家禮儀節以教諸生又惟公於義利之辨為素嚴今蓋本其所得於先生者以著教予愧不能仰承公而願有勉焉無欲勉

禮以為諸生倡也故因公而書屬予以序而發明其意如此為諸生者能讀先生書以求所謂義利之辨又能求之儀節一書以敦行古禮則人心風俗或可漸次而歸於正遠於淳而予之不足以仰承公者或亦因是而可以追公之一二也已

### 刻入蜀稿小序

古今方有事用世者多不暇工於詩即工矣亦多不足於春容閑雅之思其詩而工者必窮者也窮者以阨於時又多不免有窮愁怨歎之聲求之人情蓋往往然矣撫臺少郭雷公有公暇蕪言八卷既刻行於中州其受保釐之命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六

而入蜀也因被言者言當暫歸其鄉以待辨計前後在蜀境兩閱月而共得詩三十首當暖履應酬間猶思如注其去也以人之所難堪猶坦然情見乎辭即三十首而其全可槩見焉蓋有春容閑雅之思而不為窮愁怨歎之聲若公者其以大臣之才識器度而兼有夫詞人之長者歟某兩得授簡於公於詩之工既因公以觀詩而於公之去又因詩可以觀公也故刻以傳又因公命而僭題其後蓋知公所以自樹於將來者其本有在當不止於此也書以俟之

### 辛酉四川齒錄序

今之同年進以兄弟稱者有二一為鄉同年則同舉於鄉而合乎鄉之長幼齒而為兄弟者譬則兄弟之同胞者也一為會同年則同舉於禮部而合乎四海九州之長幼齒而為兄弟者譬則兄弟之在九族與中表者也若然則情有親疎其施當亦有等差矣乃今之人施於四海九州者每甚厚在同鄉反不及焉親疎厚薄往往易其常分而不自非也非以四海九州之人彼此可交宦其地即上下內外相承可交相引也而不得不交相結乃於同鄉則雖親且近者多不可以此而望之也故情亦因以遷歟又非以人情遠則猜嫌無從生近乃相嫉而相擠其情與勢亦所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七

必至歟噫嘻此市井小人之道非所望於君子之用心也君子而從其主司者登進於朝與其類同為王臣惟以勉而效忠於國為其兄弟相戚之大義斯則以行義相砥磨以情相好即無論親疎遠近均之當厚而不薄無疑矣乃其常分則亦稍有先後之差焉譬則同胞九族與中表稱兄弟者固非可以混而施之也在同鄉同年中非有不良士違犯名義在所必棄而不得通者則兄弟無絕道其以行義相砥磨以情相好序當先此而後彼亦無疑矣否則厚於九族中表而於同胞者反不免薄也夫兄弟賢則父母之心安賢而且翁以為能順其親者非真能為兄弟

者乎今四川辛酉榜所舉士皆良士皆能為兄弟者其主司若監臨王象陳公及廩內外諸公皆嘗以此致望於多士子也以南畿產叨視學政於此而南畿士稱同年不薄者莫如予丙午蓋厚道能自近始而予之為主司者亦嘗有以倡率而風示使然今所以倡率而風示多士者在諸公既懇懇然至矣爾多士其何忍負之名典義之不顧而或薄以為道將有後日悔將貽主司者憂爾又何敢負之合鄉與會而同為王臣也則以義以情不問親疎不計遠近而盡從厚道以相勉凡為同胞為九族若中表者求以不忝於兄弟之義可也其或就一鄉而論則以義以情惟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八

親疎遠近為先後而厚道之施先同胞次乃九族若中表求以不失乎兄弟之等差可也使其從事於君子之後而甘自蹈於市井小人之所為有泰於其義而泰其等差名相好而實則相擠為是兄弟之不得為實與實而不相俞也殆見主司者之望失而父母之心傷矣是其可以不勉乎哉嗚呼是其可以不勉乎哉

送憲伯星野廬公入 觀序

今制藩臬二司下及郡州邑守長三年乃入 觀觀乃各上其所司之長或與其屬治行於 朝因殿最為去留即占昔群后四朝而以三載廉謬幽明與夫三年大計詳史

之治而誅賞之法也夫幽明之實何以得之吏治之上  
下亦何以誅賞之哉嘗聞唐虞敷奏以言而成周之取士  
也亦以言揚言者所以抒下情而徹上聽永行實而著功  
能故古之觀人者於是乎取之而人之見取於上其為言  
也有二蓋方為士而言可以揚則既非不能言者以言而  
敷奏於唐虞之世則必其言為而無不公者也夫其能言  
之而又能公言之矣故當時若禹皋益稷之讓周公召公  
之訓誥德元壬人所以親信而疎遠六卿九牧所相與偪  
率而阜成者賢與否易以辨又易以為用舍政治之得失  
能達其情亦不能有以飾其情也上焉九有益於家國之  
事鳳阿文集  
○卷之七  
九

上之人無由以聽之惟其不能公言之故上之人亦無由  
以公聽之此後世之治所以不古若也今之時何時哉  
聖天子方隆堯舜之治司國柄者又將以成周治官之法  
仰承德意公其聽而嚴明以操切之則方今百執事賢否  
政治得失其有待於能言而公者無疑矣噫嘻若予僚長  
星野盧公非所謂其人歟公自少以能文名文也者蓋古  
而成章者也公文昭好司馬子長其論事似劉向每見公  
操筆立揮若不假構思然於幽隱難發之情無不由而中  
直而有倫焉故觀公之文其能言可知已又其平生心事  
坦易洞達與人雖不甚姍姍而有懷必吐然又不可干以  
私故觀公之為人其能為公言又可知也昔孔門設教有  
四科門弟子以言語政事稱者各有兩人焉皆不獲無其  
所長又不獲棄時以自效是知士不生唐虞成周盛世則  
無以依附青雲雖有言而不獲售有志者徒徃徃付之於  
一慨良有以也公以政事而兼有言語之才可謂能言而  
且公其所遭際亦可謂有其時矣巴蜀去京師萬里其  
小民連年以採木入山有勞苦欲休之心山林澤藪之利  
病非公不能達其隱以休息其民而若上下草木鳥獸公  
方以憲伯應朝憲伯者蓋以刑為職而皋陶所陳周家庶  
人所寄所以贊襄乎堯舜之治而共成成周有道之長者

又公歲業之固然也假使當官而不言其言也又未必能為公言此豈帝王盛世所宜有哉予固知公之必不然也故因送公之行而以是望之雖然予非能言者別教以公言自許乎第錄司中故事其贈言適當屬予故於諸公之托不得辭而序其說如此乃所望於公則亦諸公者余以為然而不獨予一人之私也

### 送大方伯西泉楊公入覲兼考績序

方伯以三年覲於天子其歷官久政有可書者則又以三年考其績焉此國家之制然也夫方岳大臣其官階與尚書等公卿之位可循次而得故由是官適遷者其歲

集鳳閣文集

卷之七

七

月以旦暮計其視居此官而急於去也又往往若傳舍然然則以方伯而考其績者少矣其以入覲兼考績行則其尤少者也我西泉楊公以四川左方伯應朝京師又兼以考績行其僚友鄧山章公等咸雅重公屬予為文以送之予惟修舉觀事者例得稱其僚屬之殷最以贊計吏而三載考績則以自上其最賢所以裨政治而關理亂於天下也今天下爭口辨亡其實人以苛察相高又多飾已美以炫示人欲其以一人之是非而當天下之公以一身之進退而關世道之理亂也其亦難矣予嘗於都門一邂逅公今又復倚公久見公貌古而詞寡蓋終始一致云夫彼

集鳳閣文集

卷之七

七

古者心淳詞寡者行謹公為人蓋為實不欺謙厚而不伐居今而猶行古道者歟夫惟為實不欺則其於人蓋未嘗以訐為直以察為明公非公是因人所自有而一不以已與焉如是以稱人之殷最其何爭口辨而苛察相高之有惟謙厚而不伐則其於自為也蓋又未嘗以矯為嚴以多才為能即有能有功亦泯然不萌其矜伐之心如是以自正其最其又何飾已美以炫示人之有昔東陽絳侯兩人言事不出口與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助成有漢一代渾樸之治而少卿深厚不伐善使朝廷莫能明其功張子孺以為行職典樞機然屢辭大位不敢以權寵自任斯四人者或以為實不欺為時所稱或又以謙厚而不伐為世至所信皆足以增重漢庭流譽來裔今公為人與四人者頗相似乃其助成國家之治與所以受知明主於將來者當或過之來年之歲當當天下朝元之期惟公以敦龐古貌鶴立班行中既足以師表岳牧羽儀天朝為國家太平偉觀其以殷最論事可可否必不煩詞說而是非咸得其當至於觀事既畢而自上其最於天官也則必不肯自敘其年勞以美遷轉同於世之為巧宦者蓋其於為人也亦有善而不沒其於已有美而不欲居公平生心事如此故觀公以推賢讓能為心實有師師濟濟之風不矜不

伐將舉天下而莫能與公爭焉故行也方且有裨於唐虞  
黜陟豈徒少助夫漢治之近古已哉予聞公自諫議為大  
衆而嘗以六年考其績今又以方伯考三年績是今之以  
旦暮計者而公侯之以十年不以為遲視居官而急於  
去若傳舍然者人情皆然公視之若居其家亦不以為久  
也噫若公者其於今真可謂難其匹矣 聖天子方以功  
能之實操切其下又方以躁趨競進為戒而求老成人若  
公者以圖共理夫誠得老成人若公者即晉之於公卿之  
位其夫亦當寧所汲汲乎若然則公之侯以十年者今且  
得之於旦暮公不視其官若傳舍然乃今則見公離傳舍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十三

而方以公卿之所據者為其家也書以侯之

送大叅鄧山章公榮轉山東憲長序

山東古齊魯之地也齊席霸者立國之餘其地憑負山海  
其人尚詐力而矜功名魯則以孔子之故鄉猶有詩書禮  
樂之遺風焉其在於今齊魯間頗號稱無事然古者魯參  
去齊以獄市為寄蓋其俗從來多詐而易擾東魯地濱漕  
渠南北亘長且千里渠東西小大又往往以牽挽供餽而  
疲於大東之轉輸夫俗擾則民易為亂以擾俗而多疲民  
則其民又易於思亂 國漕所通乃 京師之咽喉其地  
又重地也以咽喉重地而國家之奸萌亂本將在焉是可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十四

不逆為之慮而思得其人以興理歟予係長鄧山章公自  
叅知蜀省政事轉而掌憲於茲意當國者亦姪奸萌亂本  
所在思得高明重厚之人煩以鎮壓而消弭之而憲僕又  
刑官之長夫刑以禁奸亦以弼教則所以定擾俗起疲民  
而復還鄧魯舊轍之舊者固知非公不可也蓋公以精明  
果決之才既未嘗不屑意於刑法吏治而敦大寬裕以為  
量又真有古大臣風以公而掌憲於茲其必有所以禁伏  
轉移之術弭之於未形而登之於至理者當國之意蓋方  
仗公以保釐茲土又即此以為公大受之階故不得不煩  
公一行爾不然藩司之貳與臬司之長皆為三品方面其  
階次特在正從相去間以公方器之大又雅有聲望即躋  
致廟堂之上以坐斷國是乃其稱也連遷序進之舉豈所  
以施於公哉然則公此行固無不可予輩亦可以為公賀  
矣雖然予又於此行知公有至樂者三焉公兩親在吳門  
今年當七十舉觴之期嘗以不得歸為歎乃今得便道過  
其家製官錦為舞衣婆娑翺翔久之乃始去江淮一葦其  
家慶又時時得通非復巴蜀吳會萬里相望比此公生平  
一大快也公又以生不遊聖人之鄉為非夫又嘗恨不得  
如司馬子長窮極登覽以發抒其文思之奇妙乃今則當  
覽拜孔子闕里得以目覩其百官宗廟之盛美而於政刑

之暇又將有泰山滄海之大觀焉公可謂所往皆適美乎  
嘗為公作雙壽之序知公孝思獨深亦嘗以拜關里登泰  
山知公此行之甚適故松送公而道其意如此公其圖之  
公今受知 聖天子曹相國之命旦暮且下其以被召而  
還 朝也從此去其親當復稍遠而司馬子長之願恐亦  
不能以無遂也公其早圖之幸無使他日有瞻雲望嶽之  
作徒以寄思於不盡云

奉賀大森洛南陳公榮轉本省憲長序

國家藩臬二司以財賦刑名為職所以求民瘼察吏治有  
官聯而毋或為侵官也若分局而對掌然官於是司者積

美鳳阿文集

卷之七

十五

資以遷則臬而藩藩而或又臬也又若循環然由此以累  
至部院大臣公孤峻秩蓋往往有之矣乃人之性度有寬  
嚴而才有能否故有長於此而短於彼能其一而不能兼其  
二者雖或適遷乎二者之間累至乎部院公孤諸大臣之  
位然多不能兼其長而無以稱重於當世若然者蓋往往  
亦有之矣乃若性度無不裕如而才無不稱在藩司則藩  
司重在臬司則臬司重雖未即涉乎部院公孤諸大臣之  
位而部院公孤諸大臣之望已隱然足以動天下而不愧  
也非真世之所謂大臣者歟噫嘻予僚文洛南陳公益庶  
幾其人矣予始承事公於藩司大森時見公氣溫然和貌

退然能下量亦寬然如有容也既而遷長憲於此日相與  
周旋焉則又見公溫然和者栗然莊矣退然下者銳然前  
矣寬然如有容者蓋又肅然總持於上使頽情而奸且猾  
者無所容矣以公政行不出歲月間而所為如出兩人此  
豈公之更易其性度而遷改其常然也哉嘗聞士君子才  
而後適於用養而後不局於才干將莫耶之器必百鍊而  
後成梗枿杞梓之材必閱歲而始大何者其所以利而才  
之也公生於廣而交其鄉之賢者數人焉如泰泉黃公栢  
林何公三洲李公等蓋當今所謂文學行義表表然著者  
也公生於今而又尚友其鄉之為先賢者二人焉一為曲

美鳳阿文集

卷之七

十六

江張公一為白沙陳先生二公者蓋古今所謂文學行義  
尤表表然著者也夫近取而遠稽則所當必當名身而實  
著則所得必真公於前數公者或姻或友既以博極其善  
而取之於後二公者又手携其像隨所往而若致若存焉  
在鄉如此在天下可知敬善如此則其進於善也又可知  
矣若公者真可謂才而能適於用養而能不局於才者矣  
予蓋嘗竊窺公中惟無所不有是以財賦刑名無一不得  
其理寬嚴之節亦無一不中其施在藩則藩為重在臬則  
臬為重也公間關世途頗久而其得於養也又最深非所  
謂百鍊之器閱歲滋深之材矣乎其由此而陟乎部院公



孫諸大臣之位也蓋可計日而待其由藩臬二司之增重而即移此以增重乎 廟堂也蓋又可坐策其必然矣公始持憲即威僚屬間行拜禮從古且慶賀交際咸去幣而用帕省一切繁文務從本實察吏嚴又不為苛判事予方私慶得與公相遭又私恨以轉官當去不獲終受公德施而徒為諸公之獲從公者喜也故書此以志云

贈都閩近湖紫君榮任廣東序

嶺南之地古稱揚越今為廣東省云廣東去京師萬里許沾 朝廷治化稍遠又其地在海濱間往往憑負險阻以多盜聞近者連閩楚而動株牽蔓引未易卒除也至合數省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十七

力以期盡定殆亦勢使然爾夫兵家要在擇將將須人急莫若就旁近求之而都閩與藩臬兩司並建則所以統諸事權而制御全省之樞都閩而須人急尤似不可遠求也乃近湖紫君自川帥轉而往掌其司事夫蜀去廣蓋亦萬里許 國家求將於萬里外而君亦自萬里之外往亦猶用古之法歟予聞漢攻南越因巴蜀以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番禺而司馬氏之舉吳也王濬樓船實自益州東下此非但蜀兵可用而材有足資爾也蓋蜀道在長江上流如建瓴水雖遠可星馳至又因遠賊不虞吾至也故又可隱形以用謀兵家者亦往往資之矣法曰兵之情主速又

曰神無聲微無形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夫漢徵兵於蜀殆以速而勝司馬氏造戰艦於蜀殆以隱形用謀攻人所不戒而勝是二者皆所謂勝算也而君之見求萬里外亦庶幾似之矣始予與君同聞報轉官當去予以督學去為諸生所牽挽不得即行而君之去也不俟部檄下不為宿戒乘江漲而東肩輿蕭蕭暑暑真若星流而颺發也非以 朝廷用君知其可用而才之君之急於去也亦知

朝廷所以用君之意思以其才放於用歟予又聞海寇虐

循嘗窟宅番禺矣連威孫處之由海以襲之也不數月而克速故也秋武舉具報休士示智高不為備邕州既近乃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十八

逆戰歸仁浦為賊竟不得據崑崙而敗匿形故也夫是二者之皆為勝算也亦今人皆用之而效矣君急於往得無亦有意於是乎夜郎兵且下而南越平王益州秦龍驤鷄首之續與孫狄二君所以吾擴賊巢而稱為名宦撫者君或選而專任於軍門或但坐間規畫而共收底定之功也予將因君之行而再睹其威美焉夫君自蜀往是可用而才者由於蜀而成功成於定粵也是又建威武舉之功名再見於定粵也予既書是以贈君又嘗使史氏使能紀君威美於將來使追前人者亦予事也君勉乎哉予且執筆以俟矣



送北潭熊君以獻 萬壽節之京師因贈封君古疾

翁七十壽序

賢父兄之樂人人欲之然未必人人能有之也 聖明之遭際亦人人欲之然未必人人能得之也人而樂有賢父兄矣遭際 聖明矣出而仕也遠在千萬里外親不得俱又不免有瞻雲興慕之懷而僻壤遠服之臣自 京朝而出者時時望 九重於天上即欲一再就班行拜舞玉輝下亦杳然無期也乃君子去其親遠俄而得還於家致祝焉臣去其君遠俄而得還於 朝致祝焉以賢父兄之樂而得抒其瞻雲興慕之懷以 聖明之遭際且又自僻壤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十九

遠服而入就班行得歡呼舞醵於 九重之前若子係長北潭熊君者其為喜可知已其為喜可知已君自比部郎出守衆郡逾四載乃還憲副於茲計前後離 京師且數年由衆入蜀嘗一過其家計今亦且年餘矣聞蜀去 京師皆萬里蜀去其家者數千里以千萬里之遠數年之久其一旦得還也既以獻 天子萬壽行而今年某月某日適又其嚴尊古疾翁七十誕辰也夫祝親於家祝君於朝皆人生所難無君以一行而兩得之其得之也又從千萬里數年之久遠也是不可為君慶歟雖然臣子之壽其君親必有所以獻君之獻也則何以予嘗從君得觀前家

訓及聞蜀間所寄君家書無慮數千言其中操切君行業語不及私皆古之人言與行也而君能夙夜勵志足以仰

承而無忝 聖天子方以唐虞岳牧事業責望於其臣君

前後歷官廉公明威皆能表出流俗則君真能為翁子能

為 聖天子臣矣予知他非翁喜惟持清操歸則喜他亦

非 聖天子喜惟以能盡其職業為獻則喜今君即以君

親所喜為獻也是因君一行而知 國有良臣家有令子

真能為其君親壽者亦莫君若也是又不可為 聖天子

與翁慶歟夫以遭遇聖明與得賢父為之子也既為君喜

而慶矣乃 國有良臣令子如君者獻壽於君親又足為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廿

聖天子與翁喜且慶焉是一時君臣父子之間交相喜而交相慶也一何其感歎一何其感歎若子也追惟家庭所聞亦嘗以清修砥磨為訓既不能無感於君故因送君而拜且舞也恍如邇王清而上紫霄則又不能無羨於君焉雖然予以君末僚為翁通家子行既得觀君之家訓而私淑翁矣若因君以修舉行業無負明時如君所以獻於天子者則方於君之行而期勉於將來此則又予之私喜與私慶也同僚諸公凡與送君者余曰是宜為序遂序而歸之

賀封中憲大夫心董章翁暨屬太安人七十雙壽序

人有日周旋乎親之左右遠其膝而捧觴焉以為養與壽者然而其親心不悅何也無所以當其親之心也人又何必周旋乎親之左右不必遠親之膝而捧觴焉以為養與壽者然而其親心悅何也有所以當其親之心也夫所以當親之心者豈徒以色養之能不違觴祝之能舉而已乎是必有大於此者而特世之人未之知也今失世之人責其子以能養與壽也則曰色養之不吾違觴祝之吾舉不離乎吾之左右而永吾心悅如是而已為之子者其自以為能養與壽也則亦曰吾色養時不違於吾親吾觴祝能以時舉不離乎吾親之左右而求吾親心悅亦如是而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廿一

已雖然是豈所以語士君子之親與士君子所以奉其親哉夫士君子之親其始之生其子也懸弧而射者六曰願吾子長而有事於天地四方士君子之奉其親也曰親期我以天地四方之所有事而我乃不能如其志焉非孝也改其始而脩終而翼其成凡所以行立而名就身過於時而功加於天下者皆親所汲汲焉以期其子亦子所汲汲焉以自期而求以不負其親志者也夫期而有獲焉人情之一快也期而有太獲焉人情之一大快也然則世有魏王程勞民事難家千萬里外而驅車就遠道者親與子雖相離然於此有交快焉此豈可以世俗尋常之禮論哉

子嘗謂離而能以志養親之享其子之奉也為多謂度九折之坂者為忠臣亦非不可為孝子也今大叅鄧山章君父封中憲心壹翁暨其元配屠太安人其所謂享子之奉為多若君者其所謂度九折之坂而能為忠臣又能為孝子者歟君以甲辰進士嘗歷官楚中滇中茲復來巴蜀皆遠道翁及太安人雖不從養然而其心嘗悅君每去其親宦於遠然未嘗一日少懈於其官蓋翁及太安人以君有以如其志而當其心故能安之君亦知其所以如親之志而得當於其心者誠在於行立而名就身過於時而功加於天下誠不在於色養之能不違觴祝之能舉而已也然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廿二

則事親若君者其又所謂能養與壽之大者歟昔龔缺夫婦相賓敬古今以為美談然未必子之能當其心狄梁公過太行山而瞻望白雲知親舍所在可謂能寄其思矣然又未必其親之悅與否也今翁與太安人寔有龔氏相敬風而又心享君名成澤施之慶君自入蜀以來每有太行瞻雲之思而其得悅於親心也又或為狄氏所不能無若君者其真可謂能以心養又能以心壽矣從是以往君之位當益尊志當益行翁與太安人悅於君之有是也心益豫而體益康人情所大快者方當於君之一門而見之則君之所以為親壽者其不為既多矣乎其不為既多矣

翁在吳門君以從事於此不獲稱壽觴膝下然君之心則  
同日周旋乎翁左右者故遙祝之今年七月廿三日為翁  
七十初度太安人少翁一歲其七十壽誕在明年之某月  
某日然以能偕老德又堪相配為世所難故又齊祝之予  
僚長藩司西泉楊公而下臬司星野廬公而下閫司則河  
山張公等共若干人去君之鄉也遠雖不獲登君之堂群  
而祝遂巡而拜從世俗稱壽之常禮然以君之遙祝之齊  
祝之也故亦為君遙祝之齊祝之而予以鄉人為諸公序  
之為君喜而又私祝之

預賀封君玉川周翁九十壽序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十三

天地和而後生人人之生也能不傷天地之和者斯能全  
其所以生矣能全其所以生乃始能長生夫長生之道固  
在不傷天地之和乃天地之和人則何以能不傷之歟今  
夫心在人而稱天君氣在人而稱天地之塞則人之受生  
於天地也心相通而氣亦未始不相屬也其在古若今往  
往然矣故人而一念有合於天地者即一念可通乎天地  
之心矧其自一念而積之者乎人而有一人與天地相肖  
者即一人亦可以感乎乎天地之大矧其自一人而又積  
之者乎一念之積也為百千萬念一人之積也為一家百  
千萬念之和與一家之和其積而感召乎天地之和也豈

嘗有微應亦往往可占焉故夫人入其門登其堂其益然  
焉煦然若春陽之在其室又若負冬暄而相與以適也其  
家必積善者也何也其和氣足以感也入其門登其堂其  
凄然若厲風之發而成冬陰陰然若入於幽崖暗壑之中  
而嘉咈之氣索乎其無有存者其家必積不善者也何也  
其乖氣之感然也然則人能以其百千萬念之和與其一  
家之和積而感召乎天和者是謂能全其天能全其所以  
生者然則其能長生也無疑矣山陽之木其質必堅水陽  
之魚其性必若何者其和氣之得於天者為多亦物之有  
以全其天也夫以全天而殖其生在物且然矧人哉矧人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十四

我予嘗因交妻山周少參君而得聞其父封君玉川翁之  
為人又嘗因翁之為人而得其所以壽矣若翁者蓋予所  
謂全其所以生乃能長生者也聞翁有古道古貌盡心和  
而氣亦和焉其生平無他嗜欲惟以積善累行教其家課  
其子若孫為事少參君奉翁庭訓惟謹雖去翁數千里外  
留其夫人若諸子代之養乃其心未嘗不時時在翁翁咸  
少參君為時名臣成其婦若子以承翁之能孝又能以一  
鄉之善士自成其身而其心猶若未已也所謂百千萬念  
之皆和者非歟少參君於翁以祿養養形心養養神而夫  
人與其子又能為君以色養養翁朝夕而莫之有違也所

謂一人之和積而為一家之和者又非歟老子言純氣之  
守和和曰常莊生又每稱恬愉為德可以長久夫和乃能  
常恬乃所以為愉皆予所謂不傷天地之和者也惟翁以  
之則翁之壽其有涯也哉又聞昔賢於一念之善以為祥  
風和氣在焉又或以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故周家卜年卜  
世皆過其歷而能安享夫有道之長今自翁之祥風和氣  
而充滿於其一門則雖謂太和在於翁家可也然則翁之  
壽其又有涯也哉翁今年年八十有八上元之三日其誕  
辰也僚案諸公辱與少叅君遊而皆雅知翁且知翁壽躋  
期願上當未有艾而為君預稱九十觴焉予以翁鄉人當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十五

紀其說既書此以賀侯他日歸尚當拜翁於其家入翁之  
門而登其堂則翁所以益然煦然其和氣之足以感者當  
必有以親見其然而足徵予言之不為妄也已

### 提學道記

川省提學道乃察院行臺改而為之而主其改為之命者  
則侍御今少司寇劄泉鄭公也初院在按察司左其與司  
相去蓋一垣而近爾凡上之傳宣播告其不可以已者既  
無一之可以避凡下之承受唯諾其以耳屬而聲相徹也  
亦無一之不聞於是院嫌司曰我臺也奈何其不避我乎  
司嫌院之嫌已曰我亦臺也奈何欲我廢公家事以相避

予兩相嫌而兩不相便者蓋非一日然矣嘉靖丙午撫臺  
東沙張公改帥府為都院邇三年公始按蜀乃改舊都院  
為察院徙居之而命以舊院改今道云初道在城東北隅  
去司里許每日督學使從司出而視篆於其西也頗嫌遠  
胥吏防閑頗亦有不便焉蓋司始與院相嫌也以其近道  
之與視篆而嫌也則以其遠院司之不便也人已兩相形  
而見而道以不便稱則惟已之出入是虞而於人無與焉  
乃今則院與司其兩安人與已其亦兩適諸嫌相忘而諸  
便俱即也斯不可謂統體各正而人情亦各相宜也歟若  
夫規闢而地近勞節而體隆遇朔望有事而關重門坐廣  
堂連攝諸生於兩階也既儼然可以容其疎通之壽矣居  
常也則戶從傍出而隨憲長公以下出入一切瞻防騰聞  
皆可仰成於司坐卧食息亦皆可專在於一而而非若曩  
者往來更徙之不定此尤督學使之當德於公者其改道  
以後事雖或不盡由公然皆公之遺也於乎若公者其真  
能消嫌萌弘便益人已無得而有施於斯文矣乎叨受督  
學之命而道經維揚以入蜀也將公以中丞理驤政在焉  
為予語其致且命記之予惟公方有建於天下不獨其按  
蜀之政為可記其按蜀也宜於人者聞甚多亦豈獨此一  
事為可記也哉然予受命於公而身履其地所重而當記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十六

者此一事也故記其事如此雖然予之記其事也將以告夫後來者亦不獨為公也

悟軒記

人之於學也妙在一悟而已矣工匠氏攻於其藝而志有所獨疑神有所獨運也蓋往往若有悟老佛異端之徒以其教之空與寂也而有脫然以妙解者不將不逆離相離空亦往往有悟焉夫工匠氏之業儒者所不屑為而老佛異端之徒則其所外焉而不為者也然彼皆有悟而吾反不若之何歟彼專用其心而此不免紛然以雜出彼蓋超脫於耳目聞見之外而此則有以沒溺之也夫所謂分其

蘇鳳阿文集

卷之七

廿七

心而沒溺之者固惟以聲華利祿之為累矣然嘗求之於今抑豈惟聲華利祿之能累人也哉今夫文章家其繩墨則工匠氏之規矩其悟則其所謂巧也今夫學術家其宗旨則老佛之法門其悟則老氏之玄佛氏之三昧也夫文章學術世方高之從事於斯二者宜有悟矣然而亦卒不悟焉何也蓋方猶管窺詞之始而已有功名富貴之念雜出乎其心其以講學而為名也談高吐妙則尤宦途之龍斷與所謂終南之捷徑也夫以此而求有夫作文講學之名即使為名而為之乃名心亦利心也矧其借文章學術之名以承所謂聲華利祿之實矣乎則其終年終世而不

能悟卑之而不若工匠氏高之而反不若老佛異端之徒無惑也雖然知者吾心之本體而悟則知之妙也吾之所有有也吾欲作為文章焉吾心固自有真訣也吾欲講求學術焉吾心固自有道妙也方其求之也一念不他一物不著思極而擬於鬼神之通積深而期於江河之浸其求之而久也當必瞿然而覺恍然而得渙然而無不通超然冷然有不可以言語形似者矣此其求之文而真訣在我自可以登乎作者之堂求之道而道妙我得焉自不患乎聖賢之不可幾也然則文章學術之為悟也其可以聲華利祿之心而求之也歟方洲洪公督學於巴蜀校士之暇

蘇鳳阿文集

卷之七

廿八

振德書院記

蓬州察院行臺左舊學廡址在焉先是蓬人或利其地庶幾學可遷則地可請而得也故倡為遷學之議學既遷他所矣適信州藩君時宜來為守知議者意不之可乃因其地後有文昌祠前有三司廳事而稍大之扁其堂曰文選門曰尋孔顏樂處門以內左右各建小廳事分扁其門曰

脩曰齊若號舍相對然而名為振德書院將使州子弟候  
上官於此者時以思顧名義而亦時有所請益焉其帖以  
居守者則僧吏普鑒而屬之募徒以耕入其地之租以儲  
脩葺之資於他日者則僧官性林也予自去年以來兩校  
士於蓬果之間滿守凡兩以記文為請及予轉官且去而  
潘猶要於路請未已也予乃為之記曰潘守所以請予文  
不已者非欲明其意以傳示無窮矣乎今夫民之為道也  
性一而倫五學焉者學其所以一與五而已矣教焉者亦  
教其所以一與五而已矣書院以振德名非謂性道在人  
有出於是一與五之外也蓋性道不可益而教則有所可  
善鳳阿文集 卷之七 廿九

國之並建而未始別有其地師資之益止取諸師儒朋友  
之相與聯也而亦未始別有其人今於學校之外乃復有  
此書院之建也其子弟未必日歲脩乎此其師儒朋友之  
相與聯也亦未必日講習乎其中也非唐虞成周之制而  
欲以振德為名焉其可乎哉雖然予嘗知潘守之意矣其  
曰文曰禮云者即予所謂一與五者之博約也曰脩曰齊  
云者即予所謂一與五者之體用也於孔顏之樂處而永  
以尋之於文禮脩齊之間又即予所謂一與五者之旨趣  
也是不但求之師儒朋友之交而於上官之有道者有儀  
刑有誦法焉不但歲脩講習於庠序之司而於庠序之故  
墟亦冀其觸而有感思焉無往無非師資之人則亦無往  
而非其得師之地此蓋潘守所以為振德之方而善得乎  
唐虞成周之遺意者至於因僧人官吏之可與而遂欲進  
之於門牆之外將使達人者毋或萌其非分以請地之私  
心則尤其寓匡直之深意於勞來輔翼之中而於予所奉  
行督學 勅諭其佩服而遵守之也無不周悉而詳盡則  
又將以虞周之法制布堯言以訓多士而真足以傳示於  
無窮矣予忝司教士之責於此然於所以教士者未能有  
所加而去方用為愧而潘守以振德之說請於予殆若有  
所助於予而斯舉也殆亦予之所取而喜於從之者予其

察以辭乎即滿守不之請予猶將樂於為之言矧又要於  
然而請不已也予其又容以終辭乎書院前為門中為儀  
門又中為廳事後為文昌祠傍左右各為小廳事皆其所  
常用局者其別一區則僧吏所也共屋若干楹學廢址共  
若干畝歲計入租共該若干是皆所當記也故書

### 保寧府學得古鍾磬記

先是保寧府學以先師廟祭器多缺請府補修方議命工  
也而府所屬劍州適以極地得古編鐘及磬來獻曰州於  
制不得用此蓋府所宜有也於是郡守羅君廷紳請發學  
宮以備丁祀之用且請記於予予時以校士迫未暇今復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世一

來校士郡二守馬君逢乾節推胡君執禮復申前請予乃  
始記之夫祭由器舉誠以樂宣而鐘磬所以終始樂音則  
樂器之大者也鍾磬得而全樂之音皆舉矣昔漢得古磬  
於獲為水濱而說者謂陳禮樂以明治化唐人達車鐸而  
極地得鍾焉用以節樂其聲遂和夫特於斯二者而各得  
其一焉乃謂於禮樂教化有裨補也若是則是寔將有事  
於先師孔子而一旦無得之其得也又若有所待而應期  
以出焉其為禮樂教化之所裨補也不其將有徵歟不其  
將有徵歟雖然孔子之道以其金聲玉振之大者塞宇宙  
而啓聲音固不以鍾磬之有無為續絕也是在賢守長與

師若弟子者明其道以相授受使先聖人大成之遺音不  
至於絕響斯真能用誠以祭聖人也已故祭器必鍾磬備  
而後能盡誠以祭若其求之無聲之先以為鍾磬之六者  
則尤能盡誠以祭之道也鍾十一律呂皆備磬得者九二  
初羅守為予言鍾無有殘缺磬亦無有損也蒼古渾堅是  
必古時物予視之果信然云

### 西征記

嘉靖庚申之五月予自史館外僉西川憲為督學使八月  
來歸涓吉將以十月十一日戒行時適酬應過勞致患瘡  
乃遲至廿四日又遇沈侍御過河下沈名陽疏見心予同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世二

丙午舉而西川直指使也迎送逾三日為廿七日晚始發  
緣病後邑中親友皆不及辭謝竟發舟次日至府城會同  
年季給諫連江奔乃翁夜晚於舟中吊之會徐尚寶雲岩  
即存翁相君長子也次日日物物各分散先一日府公錢君  
桐陽邀酌予以父早渡江為辭錢既欣然許至次日風大  
作錢知予不果渡復來邀仍赴召又次日日仍又阻風至十  
一月朔始得渡時親友送者雖以病陸續謝去然尚有二  
十餘人臨江許為別以風作皆力辭過江雖兒麟亦止之  
至夔州欲與大中丞陽華章公相會登岸即促與人以往  
至甲留飯而出是日揚州二守周良嗣合川來拜次日別



章公又別伴耕及應奎兩叔蓋兩叔先自過江相送辭而不能免者至儀真縣尹章朴來見驛中供應頗奸頑其晚守備江岑耿君留飯時同席者王揮使臬王表姪上舍應時亦皆為予而送者也初三日友人潘白山子某來見丙午同年曾春元曉峰設席餞於家是日至六合時縣尹同年史君小方以憲因往太平典史某及學訓王宗彞相見有巡江侍御祝華封名堯煥者亦同年也予止於公館一拜渠未及答拜而去初四日至來安典史某迎於道宿公館次日遂行途中與來安尹某相遇初六日至滁州時印馬侍御羅兩岩公欲按部已發猶為予少留彼此各相拜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廿三

而別言種馬折價之非制但每駒價止二十四兩可矣晚為太僕秦虹洲楊南溟留飯各敘年家之誼次日行至火柳驛丞誼言前驛為池河相去甚近乃傍晚猶發取防送於大柳巡檢司從人受其侮晚於昏黑中行二十里始達池河初七日至定遠縣尹鄒孟哲不迎而送之恭蓋予從兄茶陵守同選也初八日至北爐橋止宿壽州遣官使夫皂相迎甚盛予未得其說意州守陳懋興青年慕文學故有此比至則陳守託有疾不出是晚渡河及壽州州二守郭某揮使李尚志陸和郊迎甚恭既而潁州兵備公吳同年龍川遣使來迎云近相待三日不見到而先往潁州

以俟乃知迎者之盛為龍川而然非陳守意也初十日早學諭張公訓導黃大壯項相率諸生來見張因敘與王少潛兄同輩視又為荊川老師所知出郊前數君者復候送其晚宿于州之正陽鎮即廢安豐縣也衛有千戶夏勳百戶某戎服導從至此次早送過河乃去十二日至潁上縣縣尹陳大化所千戶某等來見十三日至潁州兵憲同年吳龍川果在焉晚留款次早親送至西湖上四賢祠相別四賢謂晏元獻歐文忠呂中公蘇長公皆相繼為州者也西湖已廢而祠猶在有詩留贈龍川別去路逢州守劉如訥言乃祖為東山先生我朝名臣也途次與立語良久乃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廿四

別十四日至太和縣縣尹祝爾介丙辰進士也十五日至沈丘縣尹汪鎰為予丙午同鄉舉先以公差出聞予至星馳來次早留酌而別十六日至項城縣尹黃鶚不在十七日行八十里宿於途次萬金家十八日至汝寧府郡守同年祝君世廉留酌於天中書院即漆雕開祠也李義河給舍謫為此郡倅曾通帖致意有同年孔一齋太守來顧予時以崇府朝見不便故不及進城相拜而去甚歉然十九日至確山典史孟某鳳陽府臨淮人也二十日行六十里宿於竹溝鋪巡檢某率百人親為司柝以警夜廿一日至必陽二十二日至唐縣二十三日新野明旦為長



適同年溫高產僉憲先在至期同行出使禮畢即行行七  
十里至呂堰驛溫先行予以夫馬不便留宿馬次日午至  
襄陽兵備公耿敬菴與汪南明太守皆來顧先後設席相  
留耿留飲仁皇寺同席有查都司某汪乃鄉同年又最有  
名於文學政事者夜談至漏下四鼓方散去次早行汪追  
送道旁復辨論良久乃別廿七日宿於紫店廿八日過穀  
城縣尹管君名廉者茶陵兄同選又德化人舊父母蔡欽  
齋公姻也留話偶洽因托寄蔡書儀而去其晚宿石花街  
廿九日午過界山驛予時欲登太和留家眷在後宿於驛  
因山高甚留一僕防護乃先行宿於清微鋪三十日登山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廿五  
過遇真官乃乘山輿登焉時未敢歷覽惟留飯紫霄道院  
至一天門乃却輿步行行十餘里宿於太和宮薛得山提  
點處次早為十二月朔日登絕頂謁玄帝訖還至薛處飯  
已復步下至一天門乘山輿還紫霄託提點齊龍湫為設  
醮保安家口涉險遠行訖乃留飯飯已還經南巖諸處晚  
至遇真官宿初二日至均州因州守發夫違留訪淨樂宮  
高人吳海索幸遇馬鎮守內臣呂公名祥者欲來拜乃往  
會之晚仍往海索所與之極論儒佛老莊身心性命之學  
其人無所不通蓋嘗仕而隱者第未知為誰耳初三日至  
鄖陽都憲張公鵞山相邀即其衙舍留酌張蓋講學者意

頗厚席間論亦頗詳遣人先導且出一詩賜送初四日行  
三十里已晚宿於馬場鋪之民家初五日冒雨行七十里  
宿於箭嶺鋪初六日經鄖西縣縣尹王君弘訓甚相敬懇  
留不可乃晚宿觀音堂鋪是行投山傍險蓋生平所未經  
歷其日過娘娘山土地嶺二險處時又遇雪每遇懸崖陡  
壁步過之甚慮內子及平生兒不能堪此然竟無虞也次  
早白河縣典史某率夫皂挽舟相迎請予從白河至洵陽  
此一程約有三百里予既病山行聞有舟可從甚喜及登  
舟以往則見石灘險處水聲若雷商人有覆溺於灘者乃  
知此行不問山程水程皆極險昔人所謂蜀道難豈非凡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廿六  
入蜀之道皆難耶初十日由洵陽又泛舟行一百二十里  
十二日至全州與李沾渠侍御相遇過此早有舉人十八人來  
見各乞卷稿去分守郭兩峯少叅携勳於西郊演武場送  
別是行因晚予乃乘馬行七十里至恒口鋪宿十四日至  
漢陰東門有扁扁曰予貢所經行處蓋文公濯臺舊地也  
大尹劉一博迎送留款甚殷動晚曾延醫楊鸞診視內子  
痰紅病十五日石泉十六日宿于中路中經饒風嶺即  
宋吳玠敗兀術處也十七日宿衛門十八日宿真福鎮十  
九日經洋縣洋縣有五雲宮生儒數人迎郊外先是生儒  
數人迎郊外皆父兄為學博川中有致托意意數生當亦

為此相見則致詞云窮壤孤生以舉業仰求指蒙內三生曰楊增元王大奎馮元吉者則以春秋經義無傳致求尤懇廿日宿城固元吉策騎送至城固欲擔笈從學於川予辭以職業之不便指授大義數十遺還此生言辛酉若復下第當未卒業予辭之不獲乃許而別去廿一日至漢中府李質齋太守川之安居人留酌於拜將壇有一侍御鮑君繼田名承蔭者帶官川中茶法故亦以本省巡察禮見之過一日候其來拜乃行時同年李崑岡二子生員某某來見廿三日自漢中至黃沙驛又至沔縣有武侯人龍廟因過其下具衣冠拜瞻久之留一人榻廟中唐人碑而姜鳳阿文集

兵少予應起日即此已為多矣彼不解吾意而去次日行六十里至劍州又次日為辛酉年之元旦予早起於州治行朝拜禮次往文廟拜先師廟在城之外拜訖遂行初二日宿於中途之鋪舍初三日至梓潼路經文昌神廟具衣冠拜焉縣官為設牲醴欲予致祭予曰此張星神何可以是褻之遂去次日至綿州山中夜行者四十里次早會同年金排江兄飯於其宅而行之晚至羅江宿次日為正月縣尹同鄉焦湖也次日至漢州宿於新都又次日為正月之初七抵省城三司諸公以故事迎於錦官驛宴畢諸公陪見撫臺近山羅公次早為初八始履任

遊峨嵋記

嘉靖壬戌初夏方校士川北接邸報轉少參當分守河南乃還錦官將携家行適甚暑暑累難於征觸而峨嵋則所嘗欲遊出川後恐不可復至也於是同年何儀部鳳野相約聯舟進及青神拉前輩太史方池余公同往抵嘉定則給陳表澤門以還客為主入同宿陵雲分韻得隅字賦望峨得華字次早戒征夫與之俱時六月某日也一日抵峨眉下縣至白水寺約四十里宿焉由寺而上則我從行人不慣涉險用僧夫舁肩輿以登凡六十里而至山頂峨有三二峨三峨皆蹲伏於下予所登大峨也山多土而石少

竹樹叢生夾道中經雷洞坪諸處以竹樹叢生夾道也雖高而不甚陡登頂則晒經丸屋玉壘及岷雪諸山最高遠處一舉目皆在望山高故風亦高當大暑之月猶水綿而擁爐若隆冬然聞前時永炊米不易熟後有人傳煉水法水經火沸者三始可以炊可免取水山之下而兩殿用銅鐵瓦蓋覆方不為疾風飄去非仗蜀府力不能也此為普賢道場故多娑羅樹普賢綠草木皆蕭鬱青葱可愛殊不似寒地所宜生最奇景小鳥飛鳴近人或欺人手掌啄食了無驚怖僧人呼為佛現鳥時去時來即家禽不能如亦一奇翫晚與三公宿殿後爇閣次早起而四望見白雲從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廿九

山洞湧出朵朵如白綿花倏忽間飄揚滿空則恍然銀鋪極目僧請再留信宿庶可見佛放光而從人於山間土中多拾得指大石皆六稜似水晶真門隙縫有日光處光一縷而射皆青紅五彩色僧言佛放光雲與日相掩映之時多有之其色正如此而滿山皆然真又天下之奇觀也予因悟雪精不化結而為小石滿山雲與日相掩映其光衝射滿山正如門隙縫之光殆即所謂佛放光爾於是不果再宿而下是行也儀部鳳野則夜寢而魂驚夢中每以陸山下為恐澤門則猶用聲樂導從登山其俗氣將不免為山靈所非笑夾江毛青城太史貽予書謂峨眉之勝每在

虛無縹緲間始焉彌望無際渾成銀色即佛家所謂兜羅綿世界又謂此山秀甲天下當於虛無中求實境不當但求諸林洞之奇是則然矣至謂雲氣已平諸大山似海中諸島而青城一帶有如海門島焉諸山浸在雲下則玉壘一帶如繡如帶而不可名狀旭日初旦陽氣始升則白雲諸峰其邊尖凸凹處渾如金相玉映而比之玉壘尤奇噫嘻太史蜀人其誇蜀中之奇乃爾非即相如楚人誇雲夢之富不自覺其稱之過歟因放光石悟僧人所謂佛放光者以得此山之勝儀部給諫君皆不免俗而毛太史又不免誇敢以質諸方池方池曰然遂各賦登峨詩相貽贈而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四十

予又記之如此

### 邊學議

川中各邊如川西之松藩疊溪川北之龍州宣撫川南之九姓長官司上川南之建昌寧番越嵩鹽井會川五衛川東之石柱酉陽二宣撫皆有學其人才未必彬彬稱盛朝廷亦未必待其才之養成出而皆為世用亦建殿廡置解宇張官吏設廩祿一一與內郡縣等令我學使者亦一一教督之與內地同奚為紛紛然不憚煩如此乎良亦以夷方之人少聞見多推魯而朴陋棄藝之良或亦與我中土無異教之以詩書禮義既以感發其良即不能取科第

致身於華要而予之以歲貢俾其因此以觀光上國覽瞻  
都邑之壯麗與夫聲名文物之盛歸而傳語其父兄子弟  
感上恩德俾世世不敢忘負乃國家建學化夷其初心  
本為此也今士大夫家或不能教其子住往求改邊學真  
以內郡邑平常文可在夷方上因竊取其歲貢易於成就  
以為出身之捷徑自為計得矣如朝廷何予嘗謂開此  
一途則士夫家子以功名之易就或因而沮喪其進取之  
高志是非所宜且朝廷以此待夷方而士夫家之萌此  
念是將以夷方待其子爾是則尤非所宜也予於條教中  
既塞此干請甚峻守此禁甚嚴先改去者責令還後將告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四一

改者杜勿許時諸公多有能諒予者此風且為之絕予甚  
喜然恐予之既去也念將復萌予又甚為懼故著為邊學  
議將以告夫後之督學者務相與信守之使朝廷之教  
化得及於夷方使諸士夫家不至以夷方之人蓄其子是  
則予所望於後來之一念也雖然川中賢士夫蓋十人而  
八九其為士夫家才子弟蓋亦十人而八九也使人人不  
願改邊學則人人皆為能教子其子弟亦皆人人而為才  
子弟矣予以川人士愛予甚又敢以是日望之亦將即以  
是為報云

驛傳議

川中事例凡通運所官船以江水汛急下而難於上也故  
每所得倒換而轉與我江南例可以久乘坐而長川行駕  
皆不同緣本省舊規已定不敢有所從違以本省之驛傳  
道可以彈壓之爾惟夔州府與荊州府係川湖兩省交界  
夔州所官船使客乘坐而下峽也荊州府所屬歸州所船  
不依川省例不來上水迎接即過渠本地渠本地亦不來  
候替而使客者每每亦乘坐順流東去不復停泊以候替  
時又無可以彈壓之者於是船每每以水逆而去遠力不  
易於牽挽而船夫往往逃船隻往往朽壞錢糧無從措辦  
而川人之受困殆亦無從控訴矣予督學時偶帶管驛傳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四二

兩月惻然有此深念曾具文撫按兩臺煩關行楚中之兩  
臺彼此著為定議此往而彼來一如川中每所倒換例歸  
州之來替與夔州之得替彼不甚病而我甚便乃兩利而  
俱全之一法也倘使客以順流東去為快而不復有所顧  
惜於其間則請疏具題得指名參論之榜示通津務相省  
諭蓋即停泊一兩日以俟候替於行者不甚妨而返還者  
則甚蒙濟亦何不可之有愚見如此當時兩臺者皆憚其  
會議煩難尤憚於會疏之恐有窒礙也遂寢閣而予亦遂  
歲考川北於川北即聞報轉官也而遂去迄今猶恨前議  
之不獲申不知此後川湖兩省其事規果何如予以為此

雖一事苟關係地方利病則凡長民者皆所當留念而不可忽也故既去摘議而筆之於策將使後來者有考焉

### 茶法議

四川之茶自巴州通江南江等處買者賣於松潘與腹裡地方自巫山建始等處買者賣於黎雅烏恩藏地方巴州通江南江等處茶引本州縣截一筒江油聽茶法道委官盤驗截一角松潘截一角然後發賣巫山建始等處茶引楚州府截一角嘉定州截一角雅州截一角碉門茶馬司盤驗瀘州盤驗泊船於河下聽茶法道委官盤驗稱掣至黎州截一角然後發賣其從來事規然也松潘與腹裡所

善慶附文集

卷之十

四三

賣茶價賤而利輕黎雅烏恩藏地方價貴而利重蓋由松潘舊人貧而資於茶也不甚急黎雅烏恩藏等處西南夷其飲食乳酪脂膩物頗富侈而每嘗以茶為命茶所以貴奸商有告討松潘茶至黎雅賣者有告不准而私自往彼販賣者其原皆由地方武職等官貪利而不畏法相與勾引而容縱之而黎雅守備為尤甚茶法道覺察不周撫按官禁治不嚴巡茶御史又遠不能知或公聽而私容或又增引以至千萬往往以為泛常而付之於不足愛惜於是番夷不仰我為命而輕易於犯我違憲或從是始之則茶禁不嚴之過也今惟嚴為之禁告討往彼發賣不准告增

茶引不准私販有禁武職等官勾引而容縱有禁前此增引卑如例守備等官容縱有實跡者參奏處治如律如此違夷庶幾我乎此開朝廷之威令所以行於西南夷蓋所繫甚大不但為茶法一事利弊所當與卑之小小者國有聞故著為議如此

### 鹽法議

川鹽出於井井皆鑿石而成其為工力煩巨矣而井有大小大井課重而利多始亦不甚為累自大井為水滄浸也於是水淡而鹽利少其淡甚水遂煎不成鹽矣竈戶以負課往往逃竈戶逃則課益負額益虧於是川之鹽政始敝

善慶附文集

卷之七

四四

後設為法大井開者水滄浸者令竈戶開小井以補課額止令補課額可也乃或於小井另徵課民戶有私開小井者量令幫大井所虧課之一二亦可也乃或又重徵其私井課夫其另徵課與重徵課也謂可以溢額而然不知竈戶以另徵課也不利於開小井寧負課而仍前逃民戶以重徵課也以失利於私開小井即開者亦往往填塞而竈開由是課愈虧而川之鹽政益敝矣後有一公建議大小井並均令報官發賣每鹽百斤給票徵銀六分輸官以抵課通融積算亦自謂可以溢額不知報數發賣者官自為市然煩且勞既非體報賣之際無從而一一稽查之勾考

之勞且擾不勝弊又為非算為一費數不充非求溢額反  
虧額歟愚以為天下之利始神於下終乃可歸於上九事  
皆然而益法其一也嘗見川人鑿井架木為梁而置鏈於  
索末懸秤從高下鑿石鑿而碎也輒取去去輒又鑿其而  
以蓋甚艱上人不予以利勸使鑿猶非所樂為况又另徵  
重徵以相困是趨之遯坐令填塞而廢閭閻於益政焉似  
濟今第令大井坍者水滄浸者恣竈戶開小井以補課不  
足則容令報民戶私開小井者量為補所虧課一二要在  
不虧額而已而不必求溢額竈戶與民戶兩皆不失利而  
後公家可望足額人情然也嘗以此告之益法公此公以  
為書生言無能有所裨補漫不應故復筆之將以告夫後  
之司權者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七

四十五

姜鳳阿文集卷之八 西川稿下目錄

祭荊川先生文

祭孫季泉先生

祭錢曉樓

祭李母楊太夫人

祭樊封君

祭憲副富順李公

祭李母晴山憲副乃堂

祭中江溺生

奉存翁徐老先生書 論西川人才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奉李渠翁

寄華陽章公

寄羅念菴先生

寄羅念菴先生

寄汪南明

寄唐惠菴

寄太嶽張公

寄劉養旦

寄楊朋石

寄李裕春

寄高鹿坡

寄王會沙

寄胡廬山

寄大洲趙公

寄大洲趙公

寄大洲趙公

寄余方池

寄陳松谷宮洗

寄任中齋

寄熊南沙

寄黃梓谷

寄周松崖

寄毛青城

與王近山

答張養齋

寄陳洛南

奉羅村李公啓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二

姜鳳阿文集卷之八 西川稿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莆田唐守欽校正

祭荆川先生

嗚呼衆於俗為易隨惟有志乃能立非高明之與遊孰景行乎先哲惟先生卓然不苟自少之時蓋方修業於舉子即以聖賢而為師蚤歲登朝名魁海內勵行飭躬道高當代義關身世再疏皆休未歸林泉樂以忘憂學者赴之如渴與饑及門之士虛往實歸精金百鍊幾二十春秋世而出乃隕厥身於惟先生文章道德為世著龜藝無不通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三

用無不宜義利之辨如析乎秋毫而不爽出處之審能勇於急流而不疑由初仕以至沒齒未嘗有一絲一錢之輕取自暗室以及大庭亦未始有一事一念之或欺學識其大尤博而精根究百氏豈惟六經千古獨得千古折衷既深發乎周孔之秘妙以尊德性以道問學又總集乎朱陸之大成至若道義苟非在一介而甚重片言有諾則雖死而亦輕人之與先生處也方交緣未湊之初若越南燕北之難乎其合及其道洽而情契則又不異乎手足骨肉之真誠知先生之深者謂其無私而難悅從先生之久者又信其有懷之必傾蓋先生既嘗砥礪乎名節又能涵養乎

性情是以智圓行方無乎患之和而尤不失乎夷之清也  
胸中有藏既富既盈發而為言如叩斯鳴詩則子美詩聖  
堯夫別傳蓋無二妙以為一於以摹寓乎性靈文則儒先  
之精史漢之法既可橫視乎名輩抑疑前身為莊生方其  
凝神注思筆不苟下則枯枝蠅甲碧落蛛絲若將嘔出乎  
心肝而未已及其理到情會得意而得言也則又百轉百  
折隨物賦象一任其曲直與縱橫嗚呼人一死而皆空惟  
三立為不朽若先生之於世其可謂能為有矣故嘗以為  
授先生之詞可盡南山之竹叩先生之蘊若撞鬼氏之鐘  
乃其傳世之寶用世之具雖少見於文字之流傳以及刻  
篆鳳阿文集 卷之八 四

方憂制移家昆陵師模是為戊午之夏應召北上某迎自  
京實慰予仰歷先後九數載每追隨乎屨杖時策騎以相  
過或操舟而同往指前修之可躋撫俗學以興歎深夜款  
款之談幾忘勞而達旦剖疑開幽更端發難提醒我心庶  
登彼岸許我婚姻孰為先容感恩在心欲報無從持瓣香  
而舉真敬以為乎南豐惟暮靈之降只其少鑒于予東尚  
饗

祭孫季泉先生

惟公世德忠貞家學淵懿天子以全人舉其至智圓行方  
樂和禮備德行文章卓然名世自公登朝於今廿年清白  
善鳳阿文集 卷之八 五  
始終人無間然人九有大執云能謙江海之下公心以馬  
素我文衡翼群為空賢閔造士恂恂同風兩貳太宰繼掌  
南宮掄才典制為時宗工士林有公邦有著龜惟山惟斗  
於公是推位陟上台壽登期願人為公祝孰云不宜乃公  
所享竟止於斯自公而言官至尚書不為不懋六十之年  
不為不壽然自人而言眾望所歸而有施未究豈天意於  
人容有時而不厚故使令德於天不盡蒙其佑耶某也隸  
闕校藝辱收門牆朝藉通名獲交賢郎感恩未報徒結衷  
腸瞻送靈輿有涕浪浪敬為南豐永以辨香尚饗

祭錢曉樓



嗚呼錢君汝竟至於是耶憶予甲寅之夏自京師抱病而南也醫咸謂予從治乃康君獨危之憂心皇皇既而斑發於體魂遊於林醫皆莫予措手矣而君又以為無傷日再決旬從予於鄉疑神察予不與毫芒予以垂死之疾賴君而獲全也而迄今已及幾霜君固醫之良也胡為一疾而遽至於亡予中表有賀君者疾用弗廖既瞑其目出繼賈棺泉環而哭君自外來診而謂其族曰是尚可生奚而忍使其顛覆果爾枝刺無義遽遽然若夢者之得覺於一宿賀蓋至今無恙也君又胡為而不能自起其生竟於其中年而不祿始予剛君以金以幣君言不欲尚有他真乞

妻風阿文集

卷之八

六

子贈言庶可傳世子許君而未償也方時自遠以相寄子留京師君書數數言每期子無負斯諾子今來歸良欲就君而終其約而君乃棄子使子心其何能樂耶嗚呼雖生者與死者若循環之相繼君閱此諒已多又何足以為異人修短雖有期然孰壽而孰夭為神術之有傳君固有以不死矣而亦何恨乎即世之太早尚饗

祭李母楊太夫人

惟母純德懿行鄉邦同聲得天靈秀鍾靈精去寔生大賢為時保衛均調元化以佐聖明惟帝有臣惟母有子出承謨謀入奉甘旨感孟犧之恩勤御膳與而送喜

母以樂康胡一疾而弗起自公扶視上下瞻依天子愈公以與公違四海同悲亦以公歸刻公至性能不致慟乎慈憐也耶於乎元臣宅憂古無其事惟富鄭公與今為二相公銜哀情則靡至自他人言良足稱異身名並揚福祿駢萃生壽死榮亦既於人情而得遂矣某也桃李新陰栽培自公聞母之訃若痛在躬徒感恩於師門一展拜而無從敬緘詞乎萬里托哀思於飛鴻惟東帛與辦香用以將手私衷有微誠兮欲往隨江水子俱東尚饗

祭樊封君

妻風阿文集

卷之八

七

維公劍南耆德三代遺黎淳心直行里閭同推藏詩書以稱富尊孔孟而為師進諸郎於庭訓期效用於明時果爾震器騫騰早通金閣之籍仲英秀茁繼生玉樹之枝知公一經之有托者謂公義方之報本公生平之無愧者則又謂公積慶之基王氏之槐業已卜新陰於有日燕山之椿方且寄莊莫於無期何鸞鳳之章欲下而龍蛇之識遽罹是豈造物忌盈不終乎善良之佑抑亦塵寰厭虐將安乎冀尾之駟也耶鄉國失典刑之望家庭增慙慕之悲岷峨若為公而慘色錦沐亦哽咽而流漸嗚呼傷哉某也同年令子頗深公知隣封沾被如受公施慨老成之永逝嗟令德之難追隻鷄絮酒以為奠聊以申乎通家之私

祭憲副富順李公

惟翁岷峨淑氣所鍾館閣名公之胃才既孔良德亦云懋始因執法而著聲繼為臬司之領袖瓌瑋之器方期大授竟解組以歸來共開雲而出岫知公者孰不謂公優游林泉當享有乎期頤之上壽詎意以一疾而不起竟殞夫寢室之宿天寔為之人胡能究雖然自公一門而言不可謂所積所享之不厚矣詩書世澤下克開麟鳳之祥禮義相承上不忝簪纓之舊父祖子孫亦既哀然而出於一時之右福祉之來又方未艾於後如澄江東下其流不窮又如遠山疊疊愈出而愈秀此固公一德之遺然亦豈非彼蒼姜鳳陶文集卷之八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八

所以為善人之佑也耶某也嘗為先公晚進及與令子同時茲以春風而坐諸士又曾吹拂乎玉樹之孫枝通家之誼寔在於斯乃欲一荆識而無從也則何以少罄乎衷私羞醜之設侑以此詞公如降軹庶幾其鑒之

祭李母 晴山憲副乃堂

惟母相夫成子為國生賢劬勞聖善鄉邦推先憶昔令  
子之登朝也華要歷官玉堂青瑣出典郡符於遷若左  
人所不樂心乃安之福不自受將母是貽由郡再遷臬司  
之貳自滇蜀來母不可致侍養不可維母之命慈顏速違  
於誰獻慶盡室而留單車之官膝下有孫代父承歡惟子

念母終不能忘每一興言涕即浪浪四時逍遙冀就安恬之賦 九重祈請幾上令伯之章豈謂孝思不遂宦途多牽方典校文於瓊院遽聞傳訃於終天是何天意於人乃有不然而子有厚積母不獲享其全也耶某等分猶子行情切私衷令子之痛怛如在躬望飛雲而不見欲往哭以無從收緘詞兮寄真托哀思於秋風

祭中江溺生

予奉 天子命督學於爾西川與爾生儒實兼有師保之義今年之初正予以蒞任來自江南道經漢州之鴈江後人告予前有數生於此有溺舟之患予惻然憫之擬於津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九

渡有司人悉有言相與預防而久計用保爾等無虞予方以行役東南未果修布遽聞閔凶悔可奈何夫有言未施事焉攸濟非獨有司者不周於防實予之過荷爾良王沈委深淵豈惟爾骨肉之痛亦予之傷是用遺爾師爾友同來祭爾且招爾於水之涯爾如有依其早瞻顧爾室以迓爾菟爾有遺骸惟爾開誼戚屬諒能爾收爾父母妻子有不得其所爾邑令長能爾憫卹爾其勿有怏怏以傷爾神免生修短命實在天貴賤賢愚同於一盡凡今所遺自古已有之爾其安焉以妥爾靈予有哀腸不能自達代此遺告如予臨視爾其知之嗚呼爾其尚知之

奉存翁徐老先生書 論四川人才

近聞世道賴翁轉移在位者將遂有節儉正直之風矣此誠千古一時也但成泰每由於拔茅而真才多得於起廢某近備負川省嘗因延訪而得數人焉敢敬以聞之於左右內江趙前輩某博學遠識高行古道有擔當大事之才有挽回頹俗之具此蓋受知門墻久矣其餘如南充王亞卿廷夾江毛內翰起才識超邁行履端方杜門居鄉而不以一事干擾公私此皆流俗之表表者又如資縣周郎中冕粹養經墳片而志操愈明合州文給諫方苦行止窮約而表裏如一以雅純則有富順謝僉事廷蔭德足以表俗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十

奉李渠翁書

恭惟 門下春育海涵陶鎔天下士多矣以某之無似亦蒙收錄門墻思有以與其進而保全之前時嘗得之於妻弟鄭生梓私相告語乃知天澤本不擇物而施天施本不

待報而然然物之得施於天者因化工之造就而靈蠢小大無不各遂其生成之性夫既各遂其生成之性雖未能圖報於天乃所謂本乎天而親上者其意蓋若相歸向若相依附而亦未始自外於天之所覆護也 翁今有天澤之施於某也雖未嘗顯然以相示某也心知之亦心感之孤寒草茅今即未能為報然而歸向依附之私則方以畢此生而為心而不敢忘其生成之所自日夕圖惟惟知如是而已入川之後誠恐瞻依雖切脩候有稽謹專遣家丁代布鄙悃回首官牆不勝戀慕伏惟恩慈垂照不宣

寄陽華章公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十一

某抵舍後每日應酬冗沓故於差人還時止作得泛常謝啓擬稍暇更一吐露少申請教之愚乃今則行期迫甚愈迫則應酬愈多精神愈不能凝聚以此見定靜安慮自是聖門涵養之妙用非可以強求而力致也然否然否公以誠心古道為方今士類所宗仰而加意後進常欲留得此一脈在尤可以仰窺正人君子之心觀昨日於某之懣懣與進便是此等氣度便可為世風轉移之機弟因匆遽戒行不能少盡鄙論明此恐亦不能時傾高論為歎歎爾由襄漢入川之意已定謹遣家丁仰叩餘力於門下附上土燈二架少將情誠微私知公能鑒人誠意於帶帛之外

故不敢以此為禮也特愛草草伏惟台亮冬初屆序氣候不常更祈為道自愛以慰瞻戀不宣

寄羅念菴先生

某自童稚時即知有念菴先生文章道德學者共師法之不獨聚然為子大夫之舉首而已也道駕幾次來昆度某時為諸生方治舉子業未能求見既而自丙午擲舉以後知求見門下矣時則先生不果來某亦不果往也此意惟與荆川老師及貴門生正甫少衡諸兄時時道之非先生為世道強出得於京師參對即某等操舟東趨訪先生於匡廬衡嶽之間其夙願如此乃今則先師即世正甫與某等亦各以轉官散去某又僻在西川先生離合不勝其痛悼與感慨矣奈何奈何入川道出劍州為觀劍閣與晤令弟尊兄兩事而牽挽也元旦就道楊柳未及寄書故專托致郵意於門下時以出巡期迫諸欲請教處未能少布其一二尚容齋沐積誠以請何如方今以道望繫海內重輕者不過數公先師既不幸則所賴以主盟當世者在門下責任愈重矣望更加愛以慰仰思千萬

寄念菴先生

西蓬校士陽岡丈於適中發到手教知門下以先師一脈獎與後輩愛念惓惓真不減於其在門之士某甚感且喜

然緣此念及先師則又因感而翻增悲痛也大洲先生自京師來言及先師心事即素以道義相知之人亦無有能諒之者過關中會浚谷公其意亦頗有疑夫數公者蓋海內所謂同志而同道者也今已若此矣况後世乎公作雖當稍遲恐亦不當過於遲也西來絕無唐氏音問承示墓期竟亦未有東去者日夕徒耿耿也奈何奈何家祠不自揣量僭求大賢之作冀傳子孫永為世訓以未得躬請方用歉愧乃荷公即有允意發存光寵嚙佩寧有窮已耶農家子朴意僅存故稍肯相就亦家常事務殊不足仰瀾清覽也主祭者初只我西分長房一人後以惠七八九三分子姓稍稍急欲約束之又東分已分戶而其子姓實不能舉欲聯屬之故各為立祠各為立主祭者以口時祭於各祠惟歲旦餘慶堂從始祖合祭一次祝文仍只用西分長房一人名某者其餘雖初獻五人俱行禮然不為主而祝文亦不列名蓋統於紙牌所祀始祖安公一人而祠由我建故我西長房為主爾未知是否望公更一指教之令弟先生雅醇清飭自是有道家風小官薄祿知亦不屑之但使因此而稍練世故稍借此以進性情功夫似亦不為無補也望公割愛趨使早來至囑某與大洲公言及公動後只在一室中習靜大洲欣然便有往從之意蓋以為此

是千古聖賢真作用也伏牛山創建云欲作書相邀渠蓋  
徵宋儒于山中結廬而望公來作宗盟爾此意思亦極好  
故便為及之恃愛草草如家書伏惟台亮

寄汪南明

樊城夜談幾乎達曙高論發越千古至今猶使人記憶不  
忘敬服敬服兄才可當八面故事事欲求看脚亦事事欲  
求到家可謂有無人之勇矣然鄙見則以古來學問如將  
家用兵貴精不貴多孔子欲執射御以成名亦教人以務  
博之不如務專也董賈之治道不能兼馬鄭之經學李杜  
之詩法不能兼韓柳之文章蓋精神有專用而學術有專  
攻古人所以得稱名家者非亦良有在歟兄之才力足以  
無此其志亦銳然欲兼此而不少讓但壯年以後志向少  
有所分恐精神不能歸併一路及不免有博而難成之患  
此達巷黨人所以致惜於孔子雖未為深知孔子之言而  
區區一念之私則亦頗似之去冬途中覆謝所謂頗有商  
量者此也茲聞督學之命且下矣此後以文章造士正是  
兄之所長與其所好而輟解簿書之勞又可以為歸併精  
神之地惟兄其留意焉朱山丈行時弟情緒頗苦又方兄  
兄不能悉所欲言風便尚容嗣音以請教也不宣

寄唐惠卷

善風阿文集

卷之八

十四

善風阿文集

卷之八

十五

去夏弟之出也正兄入為吏部之時弟時為兄喜之然亦  
為弟自喜之何也人才有關世道而吏部可以進退乎此  
督學則可以養育乎此者也弟以其正養育之兄又以其  
正進退之則世道何患於不轉乎雖然弟所養育者止於  
一方不能遍及於天下兄所進退者亦往往以權不自已  
有主政不如副郎副郎不如正郎之說人言亦有然矣弟  
則以為一方天下之積而主政者則亦即日之副郎與正  
郎也果能盡心乎其職但患不能養育一方之才何患不  
能遍及乎天下其為吏部主政者但患為主政時驕過而  
不留心則副郎正郎時亦復如此因循耳又何患權之不  
自已哉兄在真定時不作世俗寒暄時時有一書彼此欲  
相印證今久不通此書矣若以吏部自有格套不可如昔  
時之漫馬以及之則是弟以隨俗待兄弟不敢也兄實有  
近道之資又素能虛己以聽而弟逆以此意自外於兄弟  
亦不忍也朱山丈素為同志相成友其來也可以此書寄  
此外則亦宜慎之弟在此本無不樂但近歲戊午所生小  
犬此則為痛毒難堪耳弟昔以初破袁魔相勸乃今體驗  
之則尚未能可見言易而行難又此情亦終無判斷之理  
也徽州潘貢士名侃者來京曾寄一書達否病兄中草草  
不悉所欲言伏惟台亮

寄太嶽張公

某於登朝之日即荷不郵嘗聞人前有項斯之稱每於心  
有私感焉既而幸從史館之後時時得造有道之門亦時  
時得領精心遠詣之高論若將有以教之昨者叨轉而外  
也獨於孤危踪跡指示其一二而宴賜之禮多出於常格  
外又若將有以憐而惜之自惟迂陋其何以得此於門下  
豈亦取其氣味有同在後進中謂其差可與言故歟竊惟  
方今以文章道德兼而有其實者海內諸名公可數也而  
門下則尤其表表然者得門下一言之獎其為榮且幸亦  
多矣矧承素教而又憐惜之若某者其為私慶當何如又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十六

寄劉養旦

昔從會沙兄處得聞兄志行政業卓然超出于流俗之表  
私心嚮往者久之已未春止得於仁山劉丈之傍近一對  
晤爾爾時便覺氣味相投有欣然定交之意而徇徇未果  
兄亦或未之知也此後兄以捧檄來京師授官天曹弟便  
得往來無間兄亦似莫有逆於心不知人間有形骸勢利  
之隔誠是樂聚每思出郭之遊僧房對榻月夜披襟高樹  
涼風陶辭蘇賦吾三人者既同坐而共賞之又同聲而咏  
歌之意此後此樂當未有涯也而春明萬里之感乃即在  
眉睫轉移間何聚散之不定如是歟行時極承不棄抵家  
入川一路俱在兄迫中以半載而考周一省日夕無有休  
暇又以小犬之變病苦相仍形神盡瘁以是尚未及修謝  
修候歎當如何歟當如何兄以道望素銓衡其作用當自  
與流俗迥別第一難長安便有如許俯仰正不知何以為  
之所也風便幸不惜一教之家兄伏尊庇稍得免於罪過  
弟聞有歸興要是農家子習慣成癖不慣裹章服作吏如  
稽叔夜所云而弟亦頗有兄風故往往於世路不相宜爾  
然否然否劍州之羅判念蒼先生弟也因便時得通音知  
先生世念已少而吾輩為微名所縛不能訪之於洞庭衡  
嶽之間殊可發一慨也蒼溪陳學博會試之便附此一布

鄺悌弟恃兄門牆道義一脈相通又輒恃舊愛不復作世俗語萬萬亮之

寄楊朋石

公清名播滿海內在同鄉尤以學行表表著稱先師荆翁生平少許可每屈指數公不置其也無所比數惟是親賢就有道一念亦不敢自後於庸衆人前歲於京師每有趨造輒出自中誠然彼此皆時相遇竟不得一晤語自南宮公見之外杳不可繼親光儀也豈積緣淺薄又當由鄙劣無似無因緣一定交門下耶雖然是終不可以已也今世波日頽惟有道一脈猶似相通某即官牆外望然既素仰公何得不一披露肝膽耶江夏陸敬諭之任緣丰仰願切切令以鄙人聲來見陸在儒官中亦可與違者也幸不惜一教之冗次草草未悉所欲吐尚容嗣音以請伏惟尊亮不宣

寄秦裕春

弟與兄一別不得兩晤者十餘年矣踪跡雖疎然此心則未嘗不時時在左右也弟初弟兄外補後承寄言君子所恃惟心惟道至今佩服以為名言兄間關中洛中者數載畢竟以氣節文章為時所推重雖似稍遲乃其所自作用則真以心與道二者見之躬行蓋不惟論萬君子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十八

不為空談且即此推之為作人造士之術亦自有餘矣鄒晉為聖人之鄉泰山滄海為天下之大觀遊於斯者必有冥會而遠覽弟曾於鄧山丈送行文一中一發之此亦吾丈之餘事也敢併以寄一嘆方麓兄靜而且恬其告休豈其志趣然耶萬里以聲相通恨緣兄次未能吐盡衷私伏惟台亮天遠更祈為道自愛以慰仰思不宣

寄高鹿坡

數年懷仰京邸得相過從時領清誨自惟迂疎不為有道長者所棄每切有私慶焉去歲弟與方麓兄皆以外補去冬底乃聞兄亦有王門之行一時聚散遽爾不定而令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十九

弟老兄丈之變更更為可傷奈何奈何兄道能自得於一切升沉世態諒不介介於懷且以清暇無事得遂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乃是作者本心身前身後試一較量其重輕當自有辨而桑梓在望家慶又時時得通此又兄生平一快也然否然否弟在此亦無所苦第夏間喪戌午所生小犬惟此為毒痛不堪爾可泉老先生未便附此一道鄺悌兄次草草未盡所欲言伏惟台亮

寄王會沙

弟與兄別去且二年矣中間書信相通止由孫青神來往者各一耳此外杳然奈何奈何秋間得廬山兄書與歲底



陳洛南大參家信至貴鄉汪理問來任及近日茶陵家兄  
書來皆言尊體得遇良醫已全愈矣真若沉痾之去弟體  
也甚喜甚喜弟與兄自登第以來以心事之偶同也故踪  
跡亦最相親密即彼此家居三年其音問亦未有若此之  
疎者今乃若此乃知古人落月屋梁之思與蛟龍波浪等  
語種種自思念中出之弟今亦種種頗有積懷弟未由一  
發抒素何寓廣幾一年兄嫂以下想俱安便弟在此亦別  
無所苦止是戊午所生小犬又以痘疹殃及不堪耳一落  
風塵既不免有如許俯仰而又為微名所縛未能即脫然  
引退致遭此毒痛於千萬里外惟此終日為難遣也又半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十一

載校士頗勞至今尚帶孔移小未如往時以此益用馳念  
兄蓋在兄則且當以養身為先校文尚是第二義也聞龍  
坪丈頗能相體惟此亦差用為慰耳川士文義亦可觀第  
二三場稍疎士夫不深刻可相慶但諸生行近利而不憚  
多欺思一為挽回之計恐未能遽如所望行之久持之定  
當亦稍稍轉移也廣中如何彼此務有益於風教方為不  
虛此行然否此間佳山水頗多一出門便如圖畫張於目  
前甚愜生平第緣勞兄之後無情緒未佳未能一一與之  
應接今歲考當得自由矣以後有會心適意處幸彼此不  
能寄聲隨聞隨兄長篇短札便即附之望兄勿憚其煩家

兄處差人選長沙草此寄宅上轉寄兄有書即送家兄處  
亦可數載相親今即東西極相遠亦不應闊疎乃爾也臨  
書不任惻惻不宣

寄胡廬山

弟違兄教者年餘矣承寄到魏曉山主政及陽岡近山二  
實文凡二書而弟所寄則梁欽州一書爾弟心事兄能諒  
之故不以音問疎數為計所計別後業不加脩徒碌碌俯  
仰殊不快此則不敢告於他人而為兄聊一言之相知故  
也丈夫生世既不能特立獨行以卓然表著於時又不能  
即引身而退杜門窮鄉發抒其所自得以成一家之言而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十一

徒爾僂僂其形低下其聲氣違其心之所欲而戕賊其天  
性非大惑歟湖北頗聞無事自往來應接之外歲猶得自  
由者強半弟近處省城兩三月以來耳目鼻口俱非已用  
即有時作為文章亦多是隨世低昂之詞少有自見人便  
指以為狂目以為過豈此官與此情雖暫相遭而終不相  
得歟可笑可笑近由來來能道兄之詳知兄頗無不快於  
此又近因長沙汪理問來任知會沙兄疾遇良醫已全愈  
此二事頗用為適馳神緬想猶一似長安對月時意與此  
外非世俗態則盡是世俗語言爾近寄一書奉念翁言不  
知何日不為微名所縛得訪翁於匡廬衡嶽之間出其平



生所聞以相印證蓋直木不可使之曲遇相知者不覺一發其狂而吐露其真性如此也幸勿哂更一教之近山丈在此甚承相愛渠亦甚敬兄故托之寄候動履兄以履養丈還去弟亦以此丈去均有離索之感奈何元次草草未盡所欲吐伏惟尊亮

寄大洲趙公

恭惟門下學貫天人才兼文武乃當今所共推尊以為泰山北斗不獨我詞林之宗匠某也瞻依雖無自而嚮慕則有年矣私心切切亦不獨以門下為史館中之前輩而已也往甲寅乙卯間先師荆川翁時過金陵與門下相印證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廿三

所自得某時以憂制不得俱既而某以服闋之京師則文旌又適南指矣機緣未偶每用為憾乃今幸承之大方請教有日其為私心喜慶當何如耶蓋此中山川古來稱勝傳門下而益增其高深某此來亦惟以得覽此中山川與親就門下為生平之大快非佞語也今海內名人先生有闢世道重輕者不過數人先師既不幸則門下與念菴諸公其責任當愈重矣望益自加愛數日即出嘉屬兄次草草未能脩吊真之禮亦未能悉其中所欲吐尚容嗣音以請伏惟台亮

寄大洲趙公

某始叨轉貴省時於私心有三喜焉一為江山之秀可恣意登覽二為人才從古稱盛得相砥磨乃是平生最樂事其三則以有公在庶幾朝夕請教終身得有所依歸不徒差慰其瞻昔之仰思已也履任以來奔走不暇佳山水雖多尚未得一從容寓目才賢雖不乏人然止以藝文相校未能有以教之雖然此尚有待也自公之被召則某欲時時面領教益如珠江中與聞徹夕之談眇未可得矣快當何如快當何如雖然公非棄我者也曩幸得接手書數次中雖獎借之說過多然種種精論足發顛蒙即此已可為終身佩服之地矣矧危氏之鍾懸以待叩本於來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廿三

者不拒乎此某所以雖奉違門牆而其私喜則猶有在也恭惟門下以天人經濟之學受君相深知茲行當晉陞上台鈞陶海內其被茲簡命也殆亦通轉之階爾俟之俟之今秋貴省士以才名入轅者信多然而冀北之馬猶不能無留良焉如震器亦其一也趨度之際望更令勉進以俟識者假限願寬幸勿以考期在念兄省中作此候狀語都無倫次伏惟台亮天遠更祈為國為道自愛以慰瞻戀不宣

寄大洲趙公

大洲兩三日追隨過承教諭殊甚聲音弟緣携家行不獲

遂紫巖之約自以領教緣尚淺不能無去後悔憾爾廣元  
道中接得一郎報知 廟堂近有設施頗關世道否泰因  
此知門下紫巖之緣亦似頗淺而出世法恐未可即為世  
間法也七子大義年載間若未能了事且以著述高手  
與經綸老手暫更卷舒如何如何外承許作先子墓表此  
則待大方一揮而就非七子義比幸勿一併推托途次聊  
達下悰草草乞台亮

寄大洲趙公

其十數年思慕宮牆昨便經貴邑復為公冗所迫不得踵  
門叩請方用為歎乃承 公枉駕遠郊徹宵賜教曩時惟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廿五

見 荆翁老師論至此亦惟領 荆翁老師教每至徹宵  
忘疲今又幸而得此於 公真可為生平之一快矣所謂  
珠江勝事其待以增價者當在僕不在 公也倘冗還省  
既得 公真切翰教又所發差官書亦適至雙璧在手令  
人執說不能已此已為莫大之賜矧又兼以玆貺遠將  
耶感刻感刻 今器近覽所作學識與眾別真有 公之  
家風初場稍令改就純雅清活即可望高發矣此與鄧生  
手頗相同煩 公轉一督之兩駿當並馳千里也病冗中  
先此附謝尚容辨誠申候外妻表弟鄭生梓書物自京師  
寄到并附上草草統希亮不宣

寄余方池

何何出川猶憶大峨之上提挈縈和鏗然有餘響焉携妙  
作妙深東行蒸觸炎暑伏白雪高調而忘其疲比持以入  
洛則滿室照耀又恍若山顛放光時景也敬佩敬佩別未  
駐劄河南郡城塵鞅拘牽大不似曩時興味然時一想及  
門下之高則清風故人穆如相對頗覺塵襟一爽第高山  
流水知音漸稀殊令人日夕耿耿爾令情在陳留尚未及  
一相通其旅道守巡則已具道水玉相輝之雅矣更旋附  
此一致仰思草草未悉所吐更容陳留翔便悉之伏惟台  
亮外望峨峨及登峨諸作倘得一假松雪翁筆法刻之凌雲  
白水兩處則為蘿當倚長松並稱高也不宣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廿五

寄陳松谷宮洗

某前月抵蓬陽丁郡守相見即問起居知門下連有子夏  
氏之戚甚為不能堪於乎此某舊所嘗毒痛也計所遭即  
不論單喪者庚子子女三人乙卯子三人乙卯長者九歲  
經書能過誦十一而能把筆為文次兩人亦日記數十行  
皆可人意而皆在旬日間失之昨携一犬又跌喪千萬里  
外某傷於虎多矣今用相慰翻變色增感焉久且難忘矧  
公新雅此苦痛腸猶未定耶次郎聞已有鳳毛之奇路人  
皆為公傷之某叨末誼更不待言也雖然亦嘗聞之矣先

師荆川翁昔曾以手書慰諭言欲為人所至不能為之事則必能堪人所至不能堪之情今猶未能勘破衣魔他日自已於生死場中恐立脚不定終不免皺眉也公道能自寬誠不必以此為解然誼由天性一時或未即抑情故聊用作戲劇語爾然否然否春雷已動神物猶未飛騰在鄙念則殊安之蓋歸自萬里既得奉慰膝前又養成大受器業隨公行乃即接武玉堂此則是一段適意事也咫尺相去以行役間中未能瞻望顏色俟秋中由閩從舟泛巴峽或可一傾倒諸所未盡統俟爾時悉之草草伏惟台亮不宣

姜鳳雨文集

卷之八

廿六

寄任中齋

某自為童子時即知海內有翁既而得將荆翁老師之門每見稱數海內諸有道名公又稱翁不少置以是未及登朝先懷斗山之仰久矣蓋不徒以玉堂先輩始知休附門下也某無所聞知惟生平嚮慕有道門牆及注意佳山水亦自謂不後於人昨者承乏名邦深以得望見道顏與一登岷峨為此生之大慶今聞道從自遠來歸又方以校士稍暇登岷峨亦且有日其為不孤此生喜當何如第先師時已即世言及於此徒有喟喟流涕爾某曩昔家居之日亦以適遊五嶽與先師相期不謂先師由世緣未斷後

出而有剡門浙海之役某也待罪史館者三載洛塵滿衣每於馬上有深山之想而拘牽至此今見翁超然於埃壚之表若將與異人者將乃知仙風道骨惟有宿世緣分者能得之而塵網中人徒碌碌為可恨也正仰忽接手教深慰鄙悰時緣病新起未能一一裁布俟即日出貴郡時倘不見魔門牆尚容齋沐積誠以請爾不宣

寄熊南沙

僕自少小便知海內有南沙先生以文章道德名天下蓋昔借屈毘陵時毘陵之人不問賢愚小大能頌公休美而某之得聞於先師者則尤深且多也承乏大方得登高賢之門飲食之又與之上下其議論自慶良不淺矣乃復兩動教札無以腆帶先施焉其又何以當之感謝感謝令器得公家學之傳自可遠到志在春秋其筆力亦頗相宜但恐三年間習之不熟爾經義信有五卷在第一生持去恐妨他生肄業也且即携以出川北未果呈上俟有再命或來春校士貴郡便持以相授爾先師語久藏篋中未有倫類容稍暇編次請教也不宣

寄黃梓谷

公昔乘五馬於雲間某時方童子也乃廡公仁恕之名久而愈彰我吳人至今猶稱黃公不少置茲幸承乏貴省則

又聞公寔講明心性之學而操行尤足以表正鄉閭蓋學有其實不徒取辦於口耳者夫古來循吏儒學傳中一得掛名焉即足以傳示不朽公今者其將兼有之乎捧誦來教雖多出過獎之言然因是而仰窺高明則有道之蘊亦一二可畧觀矣敬仰敬仰秋中按合州歲試寔擬取道遶寧一申造門請教之私不謂即以叨轉當去不遂所期奈何遷官而喜本常物之大情若某此去正自以職業之未盡舉為不滿也令器以公心取之升菴先生後人亦以公心留念乃某分義之常然而過煩長者齒及何敢當何敢當俾旋正冗未及悉所吐伏惟台慈照原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廿八

寄周松崖

公立 朝為諍臣居鄉為賢士夫其發之於文章議論也又足為純然不雜之儒世泰更新則所賴以挽回世風者舍公將誰歸歟蒼生繫望久今適當拔茅之期未容安石終作東山主人也切俟切俟僕出川時吟生持大作見贈讀之皆有道獎許願迂陋何以當此雖然某所以外補與公所以家居皆緣取嫉當路其氣味則亦稍相似矣豈執事者於此亦有取耶同心同道敢僭以白首相期更還附此一布懷念草草未悉所吐尚容嗣音乞尊亮不宣

寄毛青城

公抽簪謝却塵鞅絕不談世間事其居鄉也亦絕不以一事干及有司惟與峨嵋青城日相酬應真可謂離人而立於獨脫然於埃壘之表矣敬羨敬羨昨者以登峨之便獲奉道顏種種清論足興起人乃知此間既有此名山便當有公為名山主人山靈有托將待公而增其高又不但公能與此山爭高也途次遠屈軒從登堂草草瞻拜又張樂設醮皆出珠數使我後進者何以當之正爾懷仰忽枉手書清惠對使慈嘉殊賁行色兼獎借之太過益不知何以報稱於來日也倖旋附此布覆冗次草畧尚容嗣音以請伏惟為世道自愛念以副蒼生他日之望不宣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廿九

與王近山

古人之相與定交也有相視而嘆莫有逆於心者弟以迂拙寡諧之人今來承諸公推心忘分吐露由衷每竊以為生平之私慶而公於弟尤似數數焉惟恐其惜之保之之有不周此其為感豈一語言所能盡耶見公平日心神之所措注時有憐才重義之雅如前歲浙中之張生與近日洪雅之陳生皆自公之一顧以空冀群將公亦謀以愛二生者愛及於弟弟於此意猶不敢當而不謂公之更有加於此二生也勞苦中每得公一字一言如夢者有以覺之韓退之所謂一噴一醒然者蓋在公誠意薰蒸既能透

入人之肝骨心腎而天地間自有一種靈機活物真可以使人鼓舞而不倦也佳章妙翰如出水芙蓉的的鮮明有一塵不染之妙而芬芳襲人處不待十里秋風乃始能得公才真似之矣第愧凡卉俗品無以仰附孤標奈何即日已發為越雋諸生所留明日承紫城文許不牽挽駕一舟相送早即發矣初十日當抵敘州倘更賜傾倒尤弟不盡之私公言沉吟妙適必更有奇句見示弟積困之後既不能自適其適若又不能適公之適則當奈何差官還恃愛口占手草殊不成脩覆長者之禮幸千萬恕之不宣

答張養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卅

某以迂疎得附僚案之末時因公事相遭幸一聚晤每晤語使覺形神兩忘禮數可俱省也非以氣味偶幸有同所謂莫有逆於心焉故耶執事天資朴實入道有基加之家學相承姻友多助其以文章道德卓然名於時有自矣乃猶過自韜遜於鄙人燕石之投也謬以為隋珠夜光而留貯焉中間獎借語多使人愧不敢當惟是於聲華利祿之中悟其所謂真心者而存之又不以有心係詩文色相而於真性之動水一脫然有悟處此皆公之名言也敢請書紳從事期不負此心於將來又承教使求諸為貢呂刑二篇更感更佩蓋財賦刑名誠是當今經濟之大者迂儒弱

於詞章而不通世務是以儒俗分而政學皆為矣自此若此勉強一二稍有所聞知以為他日須敷之地則執事之賜也來書把翫再三以聖賢精論發之以史漢格調不但可為名言蓋又彬彬名家矣當書諸冊時真座右比韋絃焉其過獎處則更當因愧以生勉也途次龍潭飛落猶可中四十里程冒大雨山行水涉備嘗艱也兩日又阻留不得前殊可悶得手教頗為豁然昔人謂杜工部詩能愈瘡今兄書能撥悶乃知古今高手有對也來貺種種清奇俱拜嘉矣使還附此致謝草草千萬亮之

寄陳洛南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卅一

別來旬日餘離思尚不可堪過保關而東也東道主甚少故人稍覺稀疎矣龍潭棲止荒疎猶可消遣第自此至廣元途次雨如注山行似海濤泛漲水每每衝溢行者腰膝間與人行潦水渾渾中幾有及溺之患而近縣數里則四山雲合清晝冥冥傍晚乃渡舟抵縣始得安全耳差吏李嘉禎因煩文選擇而使之之意且言文預策止路之難再三囑之令盡心以效用此非元公偉度又最鍾愛其孰肯慮及此耶至感至感臨發適本司汪知事來見故托之一道郵際汪敬卿人也其意以母老欲求一進表差遣便為省覲計度年表差人時大央喬轉第鄉人相遇萬里外不

欲直拒之亦久客惜人情之意耳事由門下知必能以錫  
類為心不待瑣瑣也西路尚有應酬無可呈覽容嗣音以  
請不宣

奉羅村李公啓

恭惟司空相望總憲臺尊柱石邦家採名材以身為則謀  
謨宗社居藩屏乃心在王休休徵吐握之風蹇蹇著賢勞  
之節百僚師帥四海具瞻某忝以同鄉叨為未吏未能脩  
謁本緣職守之久稽乃荷垂慈誤被恩光之曲照捫心感  
愧引領瞻依是用專布下忱敢代庭叅之謝并將菲物少  
充觴祝之稱自知事體未諳無柰衷私難已仰祈鑒亮不  
任悚惶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八

鳳阿文集卷之九周南稿上目錄

太中丞梧岡陳公文集序

奉存翁老師六十壽序

遊華山記

遊嵩山記

遊王屋山記

重修伊洛書院記

鎮平奉國府祭田記

由洛入閩記

議處孟津供應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議興伊洛水田

議防緝礦強

議輕減糧則

伊瀋紀事

大中丞梧岡陳公文集序

指今之人而目之曰是古人也斯必其人之可取者也觀  
今人之文而稱之曰是古文詞也斯必其文之可取者也  
夫均之人與文爾今何亟稱於古若是歟蓋嘗求之人之  
能為古者渾然若璞訥然若不能言其心與貌又純純然  
致一而不一也若今之人則多浮夸不情矣文之能為古  
者若璞中之有玉若訥中之有藏言焉心與貌致一而不

二言與行亦相副而不違也若今人之文則又多支蔓而  
不經矣夫人惟有取於古使居今而能為古人者有一言  
之幾於古焉人必稱之曰是古人之文也是文因人而重  
也文惟有取於古使今人而能為古文詞者有一行之幾  
於古焉人必又稱之曰是古文詞而其亦庶幾於古人  
者也是人又因文而重也夫是二者交相取而交相為重  
若此使有人焉能為古人又能為古文詞也則人與文其  
不為兩有取而兩足為重矣乎雖然難矣顏淵閔冉之徒  
與子游子夏皆聖門高第弟子乃其以德行文學稱猶不  
能彼此兼有也矧他人哉然則人與文皆能為古也則是

以顏淵閔冉之德行而兼乎游夏之文學也斯亦誠難矣

是故重厚者少文不言者能躬行其以文相應於中外者

未必能重厚而躬行也然則人與文無能為古者雖古之

人猶難之又矧今人哉又矧今人哉以某觀於大中丞梧

岡陳公接其人若從絳侯萬石諸君者游讀其文則煥然

中外相應之餘響也若公者其殆心乎顏淵閔冉之制行

而又欲求升乎游夏之堂者歟公既以其人為文之本又

嘗為某言曰吾平生頗好太史公文文始末從一意發不

欲為支蔓語此則又公為文之法所以能為古人又能為

古文詞也若公與文其當兩取於今而兩足為重矣乎於

戲其亦可謂難矣文若干卷某自督學出川而公適至川  
開府某既去公猶命某序之某重公之命雖既去猶為公  
序之若以臺司相臨而欲以是謏公既非公所取若以某  
嘗與公仲弟名甫同年舉而又欲以是私公則亦非某所  
以承公命之意也是為序

存翁老師六十壽序

古來為元公達人稱壽者當亦不少矣乃其文多不傳於  
今某嘗於藝苑中因文考意得可壽而壽者兩公焉一為  
司馬溫公一為歐陽子方溫公之居洛也天下莫不望以  
為相其相也又莫不望其相而久也當時天子眷注之於

上賢士大夫翕然依歸之於下百姓則皆遵道問安請留  
衛士見之則無不舉手加額外至夷狄之君長亦多問公  
起居因中國相司馬而教其邊人無或生事於微外夫合  
上下內外遠近而一其心同其詞此溫公所以為壽於天  
下也若溫公者其所謂望在天下則天下公祝之者歟歐  
陽子文章名天下其求士也每甚於士之求公當時出自  
公之門者皆極一時之選而蘇氏父子為最蘇氏子瞻為  
最子瞻感公知己每自敘其拔援受教之私以頌公休美  
於文字間者殆不一而足至推韓孟以配禹而又推歐陽  
子以比韓孟歐陽子之道蓋得子瞻而愈益尊則子瞻所  
以壽歐公者多矣若歐公者其所謂恩在士人則士人以  
其情而私祝之者歟夫均之見祝於人也然或以人望歸  
之或以士心屬之在元公達人猶不能相無以為盛也若  
是乃其道足以繫天下之望而恩足以得士心古人之所  
難兼以一人而兼有之也求之於今若少師存翁相公者  
真可謂其人矣翁有司馬公之望而又汲汲焉以歐公之  
得士為己責蓋自其嘗學司成之日而已然而今則人望  
士心久孚而兩得之時也今年翁寔首司政本又九月廿  
日為翁六十誕辰舉四海九州之人以翁首相之始壽之  
始莫不欣欣然願致其祝而某也為翁癸丑所取士雖不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四

望子瞻然於翁有文忠之私感焉故既為天下祝之又  
以其情而私祝之雖然其情則私其說非有私於翁也昔  
子瞻於宋既嘗因天下之公心本兒童走卒之知以稱溫  
公而於文忠則獨致推尊之意而曰此非予言也天下之  
公言也然則某之為是言以祝翁也亦豈某一人之私言  
也哉夫某誠不敢為私言矣乃若未盡之言則有之夫古  
之人所謂立德立言立功三者皆士君子所以能不朽  
而存者也其為壽孰大於是翁嘗舉三立之說以策士於  
南宮既本乎不朽而存者以發之今佐聖天子以堯舜  
無為之治而遠邁成周有道之長則亦自其能不朽而存  
者以贊襄之由此知翁文章事功所以表著於將來者當  
上追皋陶益稷之謨而比隆周召之相業殆不止如二公  
之所就其壽當亦以隆古上壽為期與君威休與天下  
同躋於仁壽之域又豈止如二公之所臻焉而已乎某既  
後二公之事以祝翁又以出於二公之上者申祝之蓋不  
敢為私言者乃某所以道翁之實而尚有未盡之言以俟  
祝翁於他日者則某未盡之私而終亦不敢為私言也

### 遊華山記

嘉靖壬戌子由西川學使轉河南之少參以欲登華山也  
故不取他道歸而直從關中以入於洛時則孫淮海同年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五



曾學關中意可仗為登華主人先以書相聞煩一力導之行比經臨潼三原間則知淮海拘事體不獲出而遂次往住與俗子相違意興稍為阻然終不可以已也於是真家春於華陰之公館而與同郡吳藩慕汝山偕三四童僕以往汝山蓋川瀋照磨羅官歸而子罕以行者時八月十一日也先由與從至青柯坪道院中經希夷養硤具不冠拜取其所茂大頭願觀焉果魁然與人異因作詩紀之而宿道院中語道流欲登山諸道流皆聽而請曰數十年未見有登者如學道孫河西按院耿皆一望而退倘有失罪在某等此未敢輕易從命也知其堅不予可姑諾之而并衣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六

我僕從皆不携曰可則登否則已於是一道士隨予行先試登玉皇閣次早則由回心石登百丈崖南天門二仙橋雲臺峰次第而上道士曰可笑公若有神力而前路亦略相似可笑矣蓋予預辦窄袖短衫布鞋襪為登峻險具身輕而心又素無恐怖必於登此道士所以驚而謂有神力其實非有神力也少停憩而上車箱谷若君洞日月崖金天三元二洞蒼龍土地嶺總仙洞諸所經皆陡峻而日月蒼龍崖嶺其所鑿石孔僅可容足半趾尤為陡甚於是以致疲又暫停憩洞中洞有道人者來予前以無可供其為泥子笑語從行僕於山中取野菜野菜煎煮而食曰

此皆行糧皆汝地所有何謂無可供具耶是晚藉用茅宿洞中之地上次早至玉女峰觀洗頭盆盆乃鑿之峰石上著於地杜工部欲以仙人挾挂倒之要亦未親見而意想當然爾於是又謁九天聖母祠北望仙人掌南望南高峰而過雷神洞細辛坪又望朝元洞全真巖而上西峰頂焉頂有石長二十餘丈濶一二丈許橫亘山之頂巨靈神祠在其傍不知巨靈為何神石似他來則不可以力致謂其生與山相連則實不與山相連也詫異者良久因與汝山坐石上一覽秦川為小蓋真從未所窮觀極覽也於是下從鎮嶽宮觀玉井井亦類人間者不甚大而十丈之花如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七

船之竊安所從實此乎以此又知此乃寓言而未可以為實然也觀訖則又還至總仙洞宿焉前此道人者取山藟作供予亦食之聽其籍用茅而仍與之同宿於地上出佩囊所少有相遺贈道人忻然受且問予官署所在將於他日者相造請也予笑而不荅遂下山予惟韓昌黎登此山目眩而心悸不能下發狂慟哭至作書與家人訣煩一縣令力乃縋而下得免焉予今所遺皆俗子倘如昌黎且不免為所非笑安能得其力有攸濟乎然則昌黎之過縣令乃昌黎之幸予遇俗子而不至為所非笑則亦予之幸也汝山與予既同下還憩青柯坪乘間而問曰某每經陰

恐公若不恐此山之下昌黎不能而公能敢問何也予應之曰是亦有說焉凡涉險當先忘險真能外形骸一高深宵中原無有險在比既在險也勿背山而面谿勿臨深而望遠勿為趑趄難進之態勿起恐懼將墜之思步步而移之不敢有濶步也念念而持之不敢有逸念也斯為濟險之道斯予所以能下此山也歟若昌黎始上宰相書後有收骨瘡江之託於其姪湘既不免於富貴場中有所希觀而干請又不免於生死場中有所眩惑而顧惜宜其難於此山之下也後來與大顛等遊稍悟無生法忍當已能一夷險齊死生矣惜不令於此時登華山也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八

遊嵩山記

嘉靖癸巳予自河南少參轉八閩學使五月之某日從洛啓行將抵家而後之任諸生者卿貢士劉登庸李青等郡邑兩庠生高平李贊劉慎等童生張滄等二十餘人皆遠送相隨行過僱師辭不肯去遂相携為嵩少之遊時家弟寅亦適在先至少林寺邀諸生同午飯飯罷觀僧衆比鎗棍藝蓋此寺之僧從未以勇藝聞前此洛河盜起白晝殺會手未平於孫家灣嘗應募聽防勦盜息而罷遣者今來見故試之有遊僧小山之徒與大洲趙公素相善領趙小止觀佛書知力不給也稍助而去去由佛殿入

堂堂後為立雪亭惠可受法達磨處予謂諸生曰昔楊中立將定夫雪時侯師門後儒已稱盛事今惠可立達磨前雪沒腰猶不去視楊游事師禮殆過之以此知吾儒向道之勤反不如佛氏子立志之堅焉宜其接承鉢真傳繼達磨初祖稱二祖而吾徒於師門授受未能盡得其要領坐此爾諸生皆曰然既而從西北上山二里許至達磨庵則見石壁上隱隱形見拭之而益顯蓋達磨面壁逾九年之遺跡也予謂諸生曰精專之極石可貫形入焉達磨面壁石是已吾徒曾有是乎倘果堅焉若而人精誠可貫金石於理容有之而惜乎皆不能然也諸生試相與共勉之諸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九

生又皆曰然既而又過會善寺觀元人李雪庵得光所書茶榜字徑三寸許頗道偉又上之則為嵩嶽祠祠在黃蓋峰下此山礧礧而大若不似岱華之孤高而從下望則巍然於中土者惟此山為然古謂中嶽居四方之中山大而高曰嵩其稱王嶽之尊以此太少室東西相對峙以其下各有石室而名而少室在山之西在寺之南列寺前若其屏障然其中間有佳處唐李徵君渤號少室山人者嘗隱此初與諸生約銳然欲陟其巔窮其勝不勝不窮不已也既而又以榛莽叢生路蒙騎難適子肩輿不能進諸生者亦跋蹇而不能前而片雲從山洞時時出雨亦時時從半

上飄灑濕衣諸生並以艱於行來告予為少緣幸相與喟  
然歎良久於是不得已遂巡下下至嵩陽觀觀亦已廢惟  
二古栢漢封大次將軍者及唐李林甫觀記在爾登封劉  
尹來見問上院中院與石堂山紫雲洞諸勝者不知所在  
又問啓母石第向渺茫間遙指示而云說見淮南子謂為  
塗山氏所化又惟誕而不足信據語及茲山多荒毀殊不  
及盛華之峭而奇劉尹言西華自清柯坪上下有道流焚  
修以守勝槩而東岱則香大聞天下其修造歲每有加於  
前時茲地恨無名山主人所以不同若此相與喟然者又  
良久是晚暨弟寅宿公館諸生者各取便宿外舍次早來

華鳳閣文集

卷之九

十一

見邀共早飯飯後往觀周公所製觀星測影二臺臺新甃  
土圭等製亦若新造者蓋皆近代物而做原製時新之諸  
生問於予洛邑天地之中果中否周禮稱茲地陰陽所和  
風雨所時果和且時否予謂洛在天壤間繁華美而言未  
必中然中國之中也取四方道里均便於朝會之戾止貢  
賦之輸將故成周定東都於此陰陽風雨本乎天未必此  
地者獨和且時予駐此幾一年見其地得四時風氣為正  
較之西北東南偏於風則動氣濕熱稍不同而風雨亦稍  
似有節序雖謂和且時亦未為不可也諸生又皆曰然且  
別且請所以為教予即請以遊嵩山言吾人向道未必能

精專如達磨未必能堅萬如惠可倘果能然則由周公製  
作求公之所以聖由崧高誦嶽降之詩求申甫之所以賢  
取諸志念當有餘措諸行事當亦無不逮於茲遊為不徒  
於予言亦為無負矣諸生又皆曰然然以予力辭再送也  
乃拜而別因書以為遊嵩山記

遊王屋山記

嘉靖癸亥春正月某日子分守周南與分巡愈憲王西瀛  
以伊瀋事當有所請於撫臺石屏胡公公時出巡衛輝府  
予兩人以賀正旦節為名同往見後當由輝孟河陽渡  
河還洛而以王屋山在望欲營一遊王屋即高貢底柱折

華鳳閣文集

卷之九

十二

城者是以山形如王者車蓋或又以山伏如屋而名聞其  
中有佳處故欲遊而謀之於王文文忻然許可遂相携同  
往云先經輝縣觀百泉詩所謂泉源在左是也一方池水  
泛從地起其漚泡若星動而雲蒸出不竭上有書院又其  
上則蘇門山孫登所嘯處邵康節先生安樂窩在焉窩中  
塑有遺像予兩人登拜訖下乃各宿公館次早同往濟源  
縣謁濟瀆祠祠之北有北海神殿殿前有池池之西又一  
池中通焉蓋濟水所經流而其源則來自王屋之天壇伏  
流百餘里至此乃復見流至溫縣之魏公臺入於河為貢  
所謂導洧水東流為濟是也自此西南行四十餘里登秦

嶺過劔河堡又西南行二十里至陽臺宮宿宮在山南麓  
八仙岡上唐司馬承禎修煉之所而白雲道院乃在寥陽  
殿之東白雲者承禎道號也從此又下山行百餘步至州  
羅子祠烟蘿子者道士言晉天福間人於此得仙藥異麥  
餌而服遂辟穀而仙去今猶建祠祠之又五里許上紫微  
宮宮前有金書榜曰朝真門門內為天王殿榜曰天下第  
一洞天又上一層曰三清殿再又上一層曰通明殿中設  
昊天上帝之像又東北行三里許至南天門謁玉皇殿殿  
東有清風明月二臺皆巨石又行數十步至絕頂入虛皇  
觀謁軒轅廟真君祠於是陟三級瑤臺臺東西二峰相望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十二

太乙之為濟源與濟源廟之有神債皆惑之不可不辨而  
孟津之供應則民情之至苦不可不達為之處者也唐詩  
云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太乙為濟水之源從山上流  
而下信矣世傳折城之山升日氣於天落五斗峰化為濕  
雲自石竇中滴水降於池而為濟源子惟濕雲實水所滴  
能養而日氣時或不升則源且竭矣恐是天地之氣自下  
而上故水亦自下而上其從山頂出者淵淵不竭而然如  
所云黃河之水天上來必亦有所以然謂星宿海在崑崙  
山頂氣惟上升故水亦從而上行如此而非真有水從天  
上而來也惑之當辨者此也濟源廟之東池世傳能出物  
以應人之求謂之神債此尤非東池與西池通水從西流  
而之東也物亦可從西泛而之東其所出之物皆布絹之  
類可浮於水面者則然而金銀重物則否其為布絹之出  
也先此春深夏月間有之而深秋冬月則否要是奸人者  
借神廟放債之名以取利爾聞有負而不償者今遂不復  
出以應人矣以為神怒而然不知神固聰明正直而一者  
也豈若是其貪又豈若是其昧乎惑之又當辨者此也孟  
津始濱河而縣也使客過河無留理夫馬廉饒費協助他  
驛通可也今縣避河崩而徙向河以南者五十里使客過  
河而又經行五十里也勢必留而宿宿則無不供應理矣

縣寔困苦供應而又以供應費協助他所也能堪之乎民情之至苦不可不速為之處者此也予也遊茲山而於茲山所當辦者置之於不辨既非所以明理而解惑實承乏此地以好遊而於居之失所者又漫不加之意也古稱遊而使民休者謂之何獨奈何不存諸心也故為之記庶於剖千古之疑救一方之困因茲遊而兩有裨益云

### 重修伊洛書院記

伊洛之有書院以祠宋諸大儒而興起其鄉人之子弟求以不忝於西鄒魯之稱也乃學憲吳君伯通因邵子安樂窩遺址於成化歲己亥檄有司改而為之其營建顛末載

善鳳阿文集

卷之九

十四

諸憲副胡君謚記文備矣予始至洛即訪其地首造馬王則止頽然一字僅存爾蓋即金元時所建九真觀改殿宇而用以為祠經洛水泛漲後其荒毀欲傾圮狀若不可以一日支也書院以闡揚儒教為名而仍用異端若氏之殿宇為先賢祠又塑像神主雖然混置於一堂之中若不可以一日而為訓也予目接而心慨良久因謀所以新之時分巡僉憲汾州王君文翰通行部過洛與給諫謝君江陳若麟適家居僉以為是予於是乃始委官經度地因於舊第基垣築令稍崇固以防水患而良材堅壁之用為因於舊者約十而二三之間工費取諸義勸而罪輸力抵敵諸

顧募又取諸配發之因徒在郵傳久者亦時予之食而一用其力焉蓋財不費公帑而役不及民是予所以興是役於洛也其制前為門中為奎聚堂又中為九先生祠後乃為安樂窩堂之前東西各有小房為間共二十有二門以內則建坊而扁曰周南小閨里蓋如前人記中語欲表其地果侔於閨里也役興於三月初旬至五月終而告成事計諸所費共二百餘金而足前後不百日而訖工亦可謂用不浮而事易集矣祠故有曾齋許公主據舊碑刻所肖像止九先生而不及曾齋故去曾齋為九先生祠府東關故有九賢祠予以前郡守者得諸夢而為此也既為香

善鳳阿文集

卷之九

十五

冥難信而又兩祠主皆同故去東閨祠而專奉今祠為乃若殿撤而改為祠安主於堂歸塑像於窩俾各當其名實而可以訓又帖給傍近地以予邵氏子孫及黃冠一人者責之供居守掃除之職事俾可以久此皆得諸鄉先達尚書孫公應奎等之教詔而予亦喜於從之者也六月吉旦予以祠成率官屬師生致祭安主而孫公等皆同予拜祠下且以記文屬之予予時已聞報轉閩省督學矣故既去猶記之記曰安樂窩之廢為九真觀也在金元無足論矣予獨詫夫觀復為窩又改而為書院殆將即其地以講明乎諸大儒之學興起其鄉人之子弟也而訖不聞有毀道

論德之訓以傳於今今所聞於昔者不過攻文詞取聲利如是而已爾夫文詞聲利之易於溺人甚矣書院之為教也而果止於是則何以賢於金元人之所為哉故予之新此於既毀也誠欲即其地以講明乎諸大儒之學而興起其鄉人之子弟不徒在乎攻文詞取聲利也祠適成而予且去矣是使我不得於此乎談道論德以與二三子者共成其志也於乎盛而衰衰而復盛斯地之氣運則然矣乃今適脩毀振衰之時而予志之不果成豈天意若有所靳而不予我也歟雖然氣運之盛衰由於數而人心之動也有機自予之欲為此也僚友則王君樂於助予鄉大夫士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十六

之學而知道者則無不交口贊襄予以君子則卑用其誠以小人則爭效其刀凡我府縣衛所諸君無不欣欣然共樂其成而二三子之從予游者亦無不銳然欲窮伊洛之淵源而願為其入室弟子也夫人心之動也其機信若此乎其不可已也即丁運數式微之候猶將有以振起而挽回之矧今寔既毀復新衰極而盛之一邁會也歟予逆知洛人從是必有志於聖賢之門牆因伊洛之傳以溯洙泗心印真能不忝於西鄉魯之稱也故既經理祠事俾可以訓可以久矣又為著其說以貽鄉先生與其子弟與後來凡有事於洛者共相與勉焉於乎因建祠而感動人心於

以講明乎諸大儒之學又因講明乎諸大儒之學也而益以感動乎人心使斯地斯祠可以常新而不毀也則是諸大儒之道既興伊洛三川而流行於無窮而祠之建也當亦與天壤而同久予雖去洛乃天意所以予我者良亦不為靳矣良亦不為靳矣九先生位次舊以齒序首康節次濂溪次司馬公橫渠明道伊川次乃朱張呂三公今仍其舊而凡有勞於茲舉於法得書者並亦列其官爵名姓於碑之陰

鎮平奉國府祭田記

鎮平奉國府之有祭田蓋出自奉國崑崙公之遺志公元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十七

配張淑人得請於王遂成之其克終承先志欲以貽諸久不廢者則公適長子奉國中尉西亭君睦樛也先是崑崙公欲以祖所遺產讓其諸父昆弟獨計地五頃餘密通先墓者當存之為祭田然既盡所遺以克讓則又義不可復取矣於是已私業如其數易之公疾且革猶屬張淑人不以置公之歿也淑人啓請於王竟得請如公志而公冢子西亭君具其事請記於予予時參汴藩以遷去方視學於八閩未有以應去年冬及今兩走使京師請終前諾乃為記之予惟古昔大夫士以有田而祭在今則因祭而始或有田然今士大夫家祭有田者蓋少矣其在公

族人非貧不能為禮即富而不知禮者此於爭且不免焉  
糾讓歟糾讓歟夫刀雖必競人情也今罄萬金之產以讓  
地取頃之五於四十餘頃中即以為受讓者公祭之需猶  
義不取出所私有易之殆於讓之中尤有讓焉者非公心  
誠好禮其孰能為此噫嘻若公其可謂難矣夫以刀雖之  
必競也在丈夫猶然矧於婦人乃公配張淑人能必成公  
志公冢子西亭君能承所托不負又能因公義讓而興起  
盡出公所遺產萬餘金以歸諸弟君弟西園君睦槩為公  
幼子亦能推母所予宅二區還讓於其兄妻成夫之義子  
廣父之慈弟匹兄之美仁讓風起而禮義俗成於公一門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十八

五分高廟三頃如其數無多寡焉西亭君義舉聞海內  
他才美多可書今自祭田外不書書其重者并供太史氏  
後將屢書而不一書爾

由洛入閩記

予之分守周南也駐洛九九月而叨轉憲使之副於八閩  
仍督學五月接郵報當行矣為 伊藩處分事未竣撫臺  
胡石屏公書未再三留恐代者未知其要領屬驛傳劉羅  
陽帶官分巡河北守巡張瑞泉朱忠齋以勘事同身浴咨  
謀議於予必得當乃聽予去而糧道張公某當米代予者  
則遲其發恐至則予遂行難於強相留也予亦以地方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十九  
勸議未定士民心皇皇不忍遽舍而去先發家眷行留旬  
日以去後所當預計事密關八款授三公乃六月某日發  
先一日啓 王辭謝成禮 王及其弟萬安皆有以贐俱  
不受洛中士大夫尚書東澂孫公等二十二人者彼此並  
饒別予所新構伊洛書院中次日諸公及守巡三公又並  
燕餞於郊外府縣學諸君各分遠近送皆別去而張守守  
蒙携酒榼又弘送三十里郵亭中酒罷涕泗橫流拜於地  
不能起蓋感予請發罪囚寘臬司獄為遠其禍患借補遺  
欠以報部使者為免其論調也洛城之百姓農工商賈以  
及技藝人多泣送於途次如偃顰以除盜孟津以寬恤其



氏供應其父老並手執炷香後先叩送道傍致感謝意諸生則日浴而送從子遊嵩少觀測景臺春元劉登庸李貢生員高平李贊劉慎王汝漢司講邵方允洙來必上孫先過張楨溫溶童生則洛陽之張滄孟津之張福等追隨二三百里再信宿而後別去過鄭州黃生通理者嘗及門授經者也將迎皆百里遠入省城則三司循例舉宴餞九三日左方伯趙安節公以子于敏等嘗為品評文藝率以及門修贊執弟子禮不得辭撫臺石屏胡公追感前時在洛同憂患為之泫然而西亭王孫則文學行義相向慕以居先宗正喪不能出而屢遣人邀過其所居再一談乃分袂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廿

此君蓋真氣味相似非若他王孫僅能不俗而已也行時同鄉則李月山司訓周瑞泉藩幕尤纏綿過陳留其縣尹王克育西川人方池余太史壻也為外翁致登城清興卷予亦託以寓書為謝過歸德郡守羅雨岩癸丑同年前在御史臺嘗督理馬政於我南畿留酌而宿次早行過此以住少有相知者矣抵真州以疲勞於車馬從所司覓一舟泛江直達於金山泊山下午飯飯畢乃渡京口時府中諸公多公出丹徒一令君頗俗氣遂不留晚即舟行抵邑寓邑父母愛泉李公也謁文廟相拜後并拜三庠師以火症作不能應賓客杜門養者累三旬而後入鄉謁先祠會族

眾姻友來顧方始而部札至則程期迫甚矣初擬告展限於部科不允則遂乞休致我族中長少偵知之坐於門強之啓行不得已乃遂携家眷就道過毘陵孫石雲自丹陽來送郡縣朱希桂楊少虛各相邀一赴之而乘晚即發次自玄卿唐文孫舟携酌送至錫山界上錫山惟一會馬竹厓同年過吳門則直詣陳文峰公在馬文峰公癸丑同年又閩人也其禮意極優隆既延款又操舟送至吳江界乘裕泰冰玉泉諸丈以冗迫甚彼此僅一相拜而無錫長吳三令君禮甚倨蘇守設席相邀不待而竟撤送殊可笑事也自此皆不赴招行次武林浙省諸公皆不及相洲問權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廿一

關蔣使君容野招不赴惟座主畢松坡先生携酒於柳洲亭僅一往而撫臺趙劍門公遣禮來送直指張公某具書幣馳使者致殷勤意追及於富陽視關中所達諸俗子迥然別過富陽江從行僕王文溺水死意與殊慘阻過此而東抵廣信又過此則遂為閩境矣

議處孟津供應

嘉靖癸亥春正月予分守周南見撫臺胡石屏公於衛輝從河陽渡河還洛孟津之父老攀予車泣且訴言縣苦過客供應而先以供應費協濟他驛適為重複而煩劇也縣令馮又力以為言予許為之處比至洛則移文方伯趙安



節公驛傳命憲劉羅陽公煩掣回周南新安澠池等處諸  
協濟以甦孟津民困二公謂事已前定久皆不之許可予  
病之於是凡可以加意孟津者無不為之所盜有沒官賊  
如驢騾馬牛之類悉發縣令代民應過客而縣馬往解周  
南驛走過者嘗為王府人所把持而抑勒每疋費及三四  
疋猶未已予戒王府人毋侵與該驛事侵與而或有違犯  
罪無赦而令孟津第解馬不復仍前解銀也每疋約餘馬  
金二三疋以此所餘之費即買馬供本縣走過得餘馬凡  
十餘疋并發去驢騾馬牛約省孟津民費之半猶恐予去  
任後無有為之處者而民困終無以甦也於是自為文呈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十二

兩臺後過編審年永永不許協濟他驛逾預著為令兩臺  
皆報可既得兩臺報可也又移文藩司驛傳二公乞不致  
仍前時漫然不留意民病庶可少瘳於是且聞報轉官去  
且著為議以告來者夫民猶子人者其父母也一子受  
困憊而他子者力有餘能相濟又嘗領其惠當有以相償  
父母以為事前定新不出一言相教詔也於心何忍乎於  
心何忍乎兩公者之於孟津真猶父母視子困憊忍不出  
一言相教詔令他子者復還其故物以相濟也後此遇編  
審之年有予文及兩臺皆報可之令在又所還其故物也  
可以處倘猶然不為處則恐益甚矣予固知後來為方伯

驛傳者必能以父母斯民為  
心必不至若是忍也故著  
為議如此

議興伊洛水田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  
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  
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  
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  
而近又有鳴皋順陽濟民等渠  
氏縣之東澗水則零折而為渠  
也可以灌蔬園則亦可以灌田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十三

澧澗載在經史流經府城外夏  
可以隄障之車庠而耕種為水  
穀孫公公言不可蓋其人習於  
勞而又不諳墾墾之制不慣於  
寧嵩縣亦已有水田其民頗稱  
田之人於我縣松及永寧嵩縣  
九伊洛三川之民與統稻之利  
運官去八關矣洛民每苦糧重  
糧格不行予嘗為之請輕折而  
水田之利咸每畝可收穀三四

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  
田乎予嘗舉其說以告東  
種早穀憚於胼手胝足之  
我種耘耔之方術也聞永  
饒裕予方欲募召能作水  
之已有成效者以今教乎  
於此一方而惜乎不久即  
疏欲興汝南道丈地而均  
方伯公靳不許每畝之倘  
鍾其每畝所上報一斗比

之我蘇松猶為輕則爾即不盡水田也以水田與不水田相參錯為輕重數年以後歲稍多收民間或亦稍致饒裕如永寧高縣也糧則稍重於輸將不為難亦何至強聒於人前仰人鼻息而不蒙一許可也歟予請輕折而不得欲與水田以利其民而以轉官去不獲遂予心又以其大夫士亦安於故常而不樂為此也每每又歎之且去且著為議以告後來者後來者倘有江南人繼予官於此舉予說而行焉其士民倘有因予說之在因後來者之主張於上試相與一為此也倘有成則予所著議不致為空言矣月望之日望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廿四

議防緝礦強

河南諸礦洞每為山西界長垣等縣群不逞渡黃河南來盜發而為之窩主勾引之者則我本界近山洞諸富民也事露每推委以為流來賊為此急捕之則散去緩之則且復來我官府中人利其有每為之耳目偵伺動靜以告而有司者多庸才致為所蒙蔽不察爾予視事周南盧氏監生鄭濟與父鄭道家有葛園王萬二洞其礦石煎銀最多而最有利雖經官府封閉每招致外界人私開取曾為府中吏皂所索詐時適鄭道死濟指人命告前所索詐吏皂予廉得其情罪吏皂而坐鄭濟戍邊多方營解不脫也因

指示富民盜礦者以為戒於是礦盜始稍息云強盜首巴

忠化王松者率其眾殺司捕朱平於偃師縣之孫家灣以報平緝獲其黨宋簡之仇恨時傳言盜揚旗振鼓於白日殺人勢張甚也聚而不散也撫臺石屏胡公檄予河南止及大梁三道同會兵進勦河北張瑞泉少參駐河陽大梁史觀吾僉憲駐汜水各領兵數百人相期約同行事予以為盜么麼爾業已散遁何用會兵為且會兵非奉 旨不可也於是單車按部偃輦詞知神隄等處係盜藪而巴忠化之弟忠會實通賄典史劉相竄名在縣充司捕首以為忠化耳目予因期會史君蓼子峪鋪過神隄集保甲長點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廿五

閱其鄉兵有名在籍而人亡者私記之故遣忠會令捕前盜徐邱間而忠會竟蒙蔽匿不往縣令紀文緯不知也予還縣即疏名懸賞捕籍在而人亡者又捕忠會於其家抵以法於是捕者前後至如所密授十常得八九焉計共獲真盜四十餘盜首王松自偃師巴忠化自大梁並緝獲而強盜亦從是遠息矣予惟礦盜從外界來然實地方之富民為之主於鄉如鄭道父子是也強盜從本界往然亦地方之奸黠為之耳目於官如巴忠會是也予治鄭濟而為礦盜主者懼予治巴忠會黜典史劉相而為強盜耳目於官者戒矣然則九近礦洞富民當責令礦不開取礦開取

罪無赦九職捕司捕者當責令盜不生本界人有冒可疑往外界者坐以盜并地方保甲長容縱而不舉者坐以盜之黨並罪無赦若是庶礦強並永永息乎是為議

### 議輕減糧則

河南府地瘠而糧重與河北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同汝南南陽二府地稍腴而糧額甚輕洛民孫繼忠疏請丈地均糧久行下而無有當其事為之處者嘉靖癸亥甲子間安陽郭東野公由太宰居政府以河北三府糧重民困也言於撫臺蔡白石公公下藩司議糧不可減而折色之則例有重輕則可以通融美汰是在司計者左方伯與糧道二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廿六

公劑量而均節之也二公議河北三府悉予以輕折提郭公言而予所分守河南獨寘之於度外予為不能平移文兩公請如繼忠疏丈地而均糧度不可則亦如河北例予輕折特在轉移間爾左方伯趙安節公始亦慨然許既而竟不之許也請再且三終不可予喟然發歎曰河南北均之朝廷亦予河北有大老在位則其民盡蒙恩而河南獨否予之不才無論已洛有尚書孫東澂公在臺諫亦方有人不能為其民請命於院司蓋緣尚書公與司諫陳仁泉謝岷山兩君已家食其勢力不能動院司意兩侍御史一泉董李村又方居寢苴塊無有為之申理者而予外補

綿薄之人欲以空文相強聒口舌爭所以不能見信於司計兩公予之過也於乎其民則何辜何不幸如此乎予且轉官去而心猶不能平猶以為予之歎於是復以繼忠疏具文請於後撫臺石屏胡公時已為夏五之候前徵已過後徵未議及也固知無益於事第予心有不忍已焉爾夫上人者於其民貴有一視之仁而不當以世情為薄厚自今院司諸公如行繼忠疏則當均其重糧於汝南如照河北例則當以折色之輕者予河南而不當忽視之漫忽之稍有仁心有公心者決不致大有軒輊如前日允而竟不允如兩公也愚今者為議非敢形兩公之短將以告夫後來者庶幾因予言而動念或有裨益於我周南民因云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廿七

### 伊藩紀事

嘉靖壬戌予從西川學使轉而分守周南也途次聞有伊藩事當屬予處分而伊王者素強暴濫雪不遵奉朝廷法紀前撫臺張公某論其諸不法遣官勘未結適南臺林侍御某又論其有不軌謀下撫按兩臺并勘處而予以分守當其地於是山川陝抵洛家屬即寄洛同駐札不如前此者有所畏避往往自致疑侮既履任朝見王知王多猜忌而剛愎最難於處而會典中諸儀節不可不敬守致令執以有詞也於是——查照行長至節隨王行禮後即去

姜鳳阿文集

朱芝九

十八

姜夔文集

卷之九

花

27-606

持之急予言溫犯罪由從王擅出城非大故且比時護衛在猶王府職官也時華典膳誠夫方執役於左右予指之曰此亦非欽依罪犯予王必以其等偏請令華隨某出與溫一同逮繫爾蓋華其所最愛知必不忍也故改爲難如此王果詞屈予又以牆垣拆且半其人出入無忌難呵禁正私心自計慮而王以外人窺見其家室欲予爲處外護予謂長史司移文來即請於兩臺爲處軍民兵每面各與二百名委官分領防守彼意防外窺內吾則防其內之逸於外也予又謂朝旨督責我輩急欲還所侵地於民而上堆積不可丈意王必請夫車代運土而王果以爲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予由是檄取高盧兩縣毛兵二百名駕車以運土實亦防其人當發汝州安置者匿不肯出欲乘其出而驅發之也而坐委千戶高冠顧廉兩人者領其事此兩人蓋有能之將日運土密令司詞察夜則留土車中攔塞各街巷口而即令毛兵執器械宿車下蓋柵門故爲該府所拆毀使其人黃夜出入於彼便於我士民甚不便今爲此募防前此者之驚亂且安士大夫與彼中有嫌怨如王給舍溫少參等家寢處之憂危也方滿城驚亂瞻予自分必不免寢家屬一室自爲院落者局其門令一二綱紀僕守於外而予則專處公庭策應蓋死生以之矣事既定予又惟事常防

未然豈可坐致疎虞若前此草草塞責蓋身家安然後外患可禦也於是計築高臺於署中寢家屬其上而予則修砌西城樓身處其間接官屬發文移以便行事而城垣之堅固庶亦可恃無恐也築三日夜而臺成高計一丈八尺拆花前小廳事三楹造於臺之上周遭設女牆若城垛不爲階級而用長梯上下上訖則抽去携置薪水凡爨具畧備於是寢家屬而予則時有往來焉每漏下二三鼓即乘馬出巡王城四面諸夜巡員役而臺下則守以洛陽孟津民兵共百人孟津者蓋感恩赴義而來者時則西城樓修砌亦完固備不虞登而居以行事即據以爲固而後不果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用也兩臺所委重陳石兩君者已勒成獄詞且疏聞始令予守巡兩人知予以爲坐太輕恐不中律例難覆行而撫公不可蓋畏該府勢不敢也第屬予上記首揆徐公乞主張驅發事予如公言作一書轉達去請廟堂之上早賜決斷而密示施行焉庶早全河洛三川百萬人之生命疏發訖兩臺及陳石兩君還汴分巡君亦還汝而以一切當防範責之于予予恐首下有驅發不可不逆慮不可不預爲慮也於是密與陳指揮邦裕謀製造四方顏色大旗大書給憲票受投散字爲四旗幹置衛中備臨時照方色豎以散遣群不逞又爲小木牌五百餘面上書能投散即重

辟許未減計托王所親信華典膳臨時發蓋分巡君置華  
於獄而其妻告出城避禍予許而為之問舍館於偃師安  
置之實則竊置之將因以用其夫於後來也聞王宮尚千  
人各執兵守門禁備衝突尚似有可虞王每醉中囑語即  
登高牆亦當殺十數人快心於平昔所仇恨其亂心尚似  
未已於是密囑高冠顧廉兩千戶因管運卒帶禮門伺察  
宮中動靜於其人恐之以事機之危急譬曉之以禍福利  
害之猶可轉移離其人之心而內豎齊其者其所用事人  
亦欲依罪犯所當發而蔽匿王宮者也齊私懇兩千戶  
輸誠款效勞於我以祈免且許送出被禁銅三儀賓許

鳳阿文集

卷之九

廿一

永年潘漆郭一桂子伴不然也而實心許之謂府中人欲  
脫罪而免禍吾自有榜文示朝廷曠蕩不赦恩若謂私  
相結納則不可兩人達吾意於齊齊果送出三儀賓於某  
日夜子乘夜送嵩縣令縣尹郭嵩為居停主館教之待信  
票取用乃可遣母令得逸也蓋前此分巡君以王曾縛三  
草人書今上與裕景二王名射之言之謂藩王獨  
得繼大位時從事於詛呪儀賓知而言於人故被禁銅分  
巡君欲釋華典膳出獄抵三人者免禁銅實欲奏聞其前  
事而被王援會典為詞謂儀賓非所當與也因人肆怨學  
焉遂因三人出而遣良醫郭泰來請也子亦援會典為詞

以為儀賓原不屬我我安能知之彼知拂吾意事機且發  
而禍亦且不可測也此如庖丁解牛既有以中肯綮而批  
其卻又以華典膳家屬被吾羈置偃師華亦心歸我不復  
顧彼矣而漸使其黨心離又以犯重辟承奉棄全趙用等  
百餘人皆解送榮陽就撫臺審發轉禁省城之臬司剪去  
其黨與而該府校餘裴天祿等皆橫置府官張某蔣某者  
擒捕得立致死其所最仇恨許都閭庶李指揮臺孫等皆  
出之獄相繼效用於我每月操練軍民兵賞令精習射藝  
時或耀武揚兵焉以奪其魄渠恐將來有事勢已孤無復  
能為也於是始知懼子又慮其懼則生計或如徽藩之逃

鳳阿文集

卷之九

廿三

或又激生他變也於是預有以防之四面月城之內每夜  
宿以捺丁每門五十人門內外皆鑲鑲鎗吾自掌之關顧  
外委官率民兵隨地方為防守河南北兩涯凡可入京之  
路隨地方置番緝為隄備此不得往彼即來亦預令所司  
者置於獄即京報彼亦不得聞而於罪犯之當拘捕者令  
勿捕移文長史司請於王自解發庶亦可免朴責以全該  
府之體西洛民有報復王人者必禁戒有投匿名文攻發  
該府陰私者必罪如律庶又有以安其心既而勘疏下禮  
部部議果以所擬輕難於即驅發下兩臺令更勘而撫臺  
不俞輒以推廣聖恩諭安人心出榜曉諭令揭示洛城

中予以為若然則王且即恣肆洛城之民又被毒害猶前  
矣於是命火之而王果來請答以初無有乃已蓋予處分  
訟府事業已有成畫定策而首揆徐公恐吾不能辦遽轉  
八閩學使欲以脫吾於危地王聞予當去也即且萌報復  
念於城內外之士民其士民聞予當去心恐感懷畏撫  
臺相留為善後之策故遲代予者不之遣而先遣河北守  
巡張瑞泉朱忠齋兩君以勘事來驛傳劉羅陽以分巡君  
被論去來相代仍託三君者固留予不即聽予去予亦不  
忍遽陰去周南士民而思以為之所先發家屬就道予為  
留者決旬餘比將行猶循例朝辭王王設宴於酬勸問深  
美鳳阿文集 卷之九 廿四

無所深故中心服其曰美玉無瑕蓋亦其中心語也張朱  
劉三君者以撫公意時來請所以善後予於是列八款緘  
為帙者三焉於三君郊餞時手相授愛訖乃分袂八款者  
一校尉正丁其開來人數皆平肯助之為惡者也宜擇有  
身家頗良善者坐定六百名與之庶不致仍前生事矣一  
樂工查係民樂為所強留者皆宜革一 欽依罪犯前拍  
內尚有九十九名未解第宜移文催取不宜遣人勾攝若  
占據 明旨固森然在也一婦女原退未盡者但行原委  
王節推拘冬親面審的乃發還庶不受其欺誑一侵占官  
民地基須兩臺親臨委官逐一查給方可不致徒有受地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廿五

感歎且云先生可謂美玉無瑕使早得先生來當不致此  
先生為人端潔而平恕於已無失而於人無過求前此者  
萬不如蓋前此者嘗受其餽贈事又不為之處比餽我金  
寶書篋中又貽我酒二尊謂王自用之美醞幸勿轉送人  
此其中亦必有物在予並令高顧兩千戶面送還至於千  
秋冬年三大節例有賀亦每有所答於故事不得辭嘗受  
數幣一琴瑟以轉送方古田同年方其內親帶發洛陽縣  
易價共計十餘金轉發照府孫善繼經衛李元領修萬安  
山下范文正公墓上之享堂工完仍移文長史司啟王知  
謂移此以修先賢祠墓勝我領惠多矣王以此知予從米

虛名耳一四面巡牆防地方守城門各員役雖為農事  
暫掣者三之二其運土夫車數雖甚少然俱不可輕動也  
一千戶顧廉甚老成有心計九該府出入人宜悉委查緝  
一凡前所委官恐王報復人懷懼而都司許廉指揮溫如  
玉李夢孫生員李矩皆其所最仇恨宜加意保全八款之  
外如三儀賓寄居嵩縣者倘彼仍前強不率難為勘處則  
縱之詣 關奏發其往事方色大旗仍專託陳邦裕主之  
保無負撫公及予所作二書稿并小牌五百餘面後或奉  
旨驅發時專責成華典膳轉呈通而給散華妻已質當能  
制其命當不致為私恩懷貳心也予且行且思 國家有



此一大事嘗欲身殉其急又嘗身任其憂勞與有所報效  
首撥公恐予力不能辦遂轉去是為愛我者然非知我者  
也事關國虞民患後來者當有以處此不可不記故記  
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九

廿六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周南稿下目錄

蜀府左長史芝山李君墓誌銘

修范文正公祠堂祭文

伊洛書院成祭九先生文

洛中三先生祠成祭文

修改賈太傅祠祭文

祭封君靜泉郭翁

祭兵部尚書鳳泉王公

奉存翁老師書 論治

奉存翁老師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一

奉存翁老師

奉存翁老師

寄羅念菴先生 論山成

寄石鹿李公

寄余方池太史

寄陳洛南

寄孫淮海

寄孫淮海

寄孫淮海

寄孫淮海



寄胡廬山

寄周鶴皋

寄王方麓

寄陳近衡

寄徐龍灣

寄李少莊

寄趙安節

寄傅廓菴

寄默齋許老先生

謝洛中士夫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與劉子重茂才

寄耿楚侗 論學政

寄趙大洲公

上胡石坪撫院啓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周南稿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晉江周良寅校正

蜀府左長史芝山李君墓誌銘

蜀府左長史芝山李君卒之明年其子四川成都府學生今改山西平陽府曲沃縣學生承顏予所督學時門人也持從兄少泉侍御狀詣洛請銘予惟君與予相與於蓉城錦江之上者逾年其人予所雅重諸子承順承志及子婿因生鶴始亦以寄籍成都為諸生與承顏皆予所與進而侍御君言又予所信也銘其可辭哉銘其可辭哉按狀君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三

諱鈞字季和芝山其別號也世家曲沃之南莊莊去縣二十里界在喬山汾河間蓋靈秀故所鍾云曾大考諱齡大考諱楨皆不仕考諱浩登某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卒贈太保謚莊簡莊簡以其官得贈祖若考並為兵部侍郎而生子三人長鏞即侍御君父以進士仕至應天府府丞次鏞又次即君也君以莊簡征流賊功蔭授南京詹事府主簿未幾忤當道意出為陝西延安府神木縣知縣在縣九幾年用言者薦陞太僕寺寺丞居無何念莊簡公家居而秦晉地相接壤於迎養頗便乃陳情乞為秦府右長史已而陞左嘉靖丁亥丁莊簡憂去至癸卯服闋乃復除今官

為初君以官詹居留郡年少爾而江左之豪傑多樂與之  
游蓋蔚然有清華望然君則持已謙與人恭不自有其有  
也故時譽益歸之神木絕在西止微與難鷹隣而邑無有  
六曹掾供事其軍民多流徙里老多不謁見長官徒以邑  
名實視鄉邨保聚等爾而適欠積累歲不得以時上輸君  
為令長故閱閱子也然能以身勞來未幾而六曹咸復其  
役流徙者還適者樂於輸將蓋駸駸然與內郡邑同風矣  
由是薦君者章十三上乃始就徵於天官徵既至部擬授  
君乾州守士論譁然不平有登吏部堂而訟言直君者卒  
得白授太僕丞其見推公道類如此君為太僕輒能於太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四

僕及先後為秦蜀王相則又輒能於王相職事所至得主  
者心皆有褒揚語而在蜀為尤尤為久而且安皆一時人  
所難能也君生平能忠信不欺與人交最能久又性好施  
不為子孫贏餘計以是交將半海內而家無餘貲其才足  
以大用於世而實行能副之恂恂氣貌視若無有然叩其  
中裕如也以陸沉王門久多掩其長不自見晚所可見者  
惟工音律善詞賦及精絕於丹青數事爾所著有詩若干  
卷藏於家君生為某年某月某日以嘉靖壬戌秋八月二  
十六日卒於蜀享年六十有三娶張氏封安人先公三十  
年卒繼娶呂氏阮氏子四人承順承頤承教承志承順娶

同邑魏淵女餘皆未婚女六人長所歸即因生鶴餘亦皆  
未嫁聘承順等卜以今年十月某日葬君於祖塋之次而  
予為之銘銘曰才本用世掩於王門貌入丹青久而常存  
有善在身貽諸子孫厥後之昌可徵於斯言

### 修范文正公祠堂祭文

惟公後樂先憂布衣公輔忠義一生流風千古我來駐洛  
敬茸公祠鄉邦景行依歸在斯

### 伊洛書院成祭九先生文

洛陽書院成祭九先生文

惟安樂富康節居之張程司馬往來于斯上邇瀛溪下及  
海翁南軒東萊道脉相通千載淵源一堂師友洙泗並傳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五

河洛同久敬茸此祠以時瞻仰永祈壽靈佑啓吾黨

### 洛中三先生祠成祭文

開卷盡白鹿齋劉聘菴

於惟講習河汾淵源伊洛復性無忝明極有作或歷為臺  
或居黃閣督學秉鈞勲名超卓惟此洛中同時三公往哲  
稱盛來學取衷承先啓後伊誰之功庶其鑒之以傳無窮

### 修改賈太傅祠祭文

惟先生本仁義追論秦於既往明經制欲防漢之未然輕  
去就同先生識超於感鵬之有作視孔孟為用舍道存乎  
吊湘之命篇使漢庭而果欲興禮樂也則方有取於君之  
以年奈何其以通達治體之才而竟止於一席之徒前也

郭丹也因官未改葬君祠廟貌重新亦以一寄乎瞻思而已

### 祭封君靜泉郭翁

惟翁 聖世黎獻中州典刑稟天完德嶽上靈教成於義方足追蜀三陳之庭訓德微於謹厚不減漢萬石之家聲乃家宰公寔惟震器侍從銓衡華要無二惟翁山居澹焉諧世門罕有雜沓之賓家若無顯赫之勢辛酉以來仕路廓然公以清德承翁志先晉履跡於泰茅如連翁寔娛之以順天年風清世熙自公轉移四時頌公曰為翁施願翁壽康以慰公思久公在 朝仰禪明時去歲壬戌翁

姜鳳岡文集

卷之十

六

壽七旬九月之初為翁誕辰觴祝未幾方擬燕言之繼就訊使言旋豈謂來計之遽聞於予仁壽而善百祥於天道為甚通則陰德之在人庶遐福之伊始是何天之速奪乎善仁翁竟以一疾而弗起使公也 因翁之戚而去天曹將誰實佐乎 天子也耶某也以執事在鯉庭荷栽培之良久雖叨參乎汗藩尚有拘於官守始焉未能以捧觴而踵翁之門今茲不獲以聞計而撫 羽之柩兩為公而銜情殊使我以心疚末帛辨香儒官是將未償壽篇竟待其章陳牲於俎酌醴於觴欲一拜而無伏於云佳徒九迴而如結於衷腸蓋既緣元公之以憂而公上為 聖天子增崇

予之歎息又自惟明生之感恩而無以報也下為吾座主致終天之傷尚饗

### 祭兵部尚書鳳泉王公

惟公伊瀋間氣嵩少精英鄉閭著蔡邦國儀刑始以中秘儲材而出撫邊陲也既能以文事而兼長乎武事繼自外臺督學而累官少宰也又嘗自文衡而晉貳乎銓衡南省崇資雖欲投閑於皓首東山堅卧未容失望於蒼生乃申帝簡乃卜人情仍掌戎政仍為武卿 九重眷倚方殷咸佇觀休祉之駢集而一疾請告未幾又詎知夫大命之遽傾於戲官至宮孤不為不懋年近古稀不為不壽歟歷久之施既云究謀猷孔多志亦云售黃門銀臺燁燁華貫輝映後先閭閻稱石棠穀之褒因行以授似公勲名其亦足以不朽乎某也庶常與選叨追仙館之踪某也震器同升辱在通家之後方以居是邦也均得事其賢者為幸而乃老成云亡竟不獲遂茲緣於良親一觴之舉燕詞為情非及我私亦仰為 國家致傷於舊舊而已尚饗

### 奉存翁老師 論治

今天下賴相公主張 國是上佐 聖天子熙那崇正抑統獎恬苞莖之風遂惠忠諫之門大開此豈非千古一時世道之一大快也哉欣慶欣慶雖然竊有說焉人之寒邪

姜鳳岡文集

卷之十

七

感觸於腠理蒸而為熱症者法當汗汗則必用麻黃桂枝以表發之然後寒邪散而腠理不病邪毒鬱結於臟腑積而患滯下者法當下下則必用芒硝大黃以推瀉之然後邪毒解而臟腑獲要術者不一表後則寒邪無由散不一推瀉則邪毒無由解故也夫祛邪治病之方在今誠不可少矣然或但以祛邪治病為功而不知有和中養元之術則夫推瀉表發之不已也將不為腹心元氣之損矣乎今者祛邪治病之方既已用之而輒效矣獨所謂和中養元者其說蓋嘗試一用之而猶似未盡用也某觀近日邸報見臺省章中有正人而目以為邪公心而指以為私者亦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八

或有摘數苛細等於吹毛斥及往事無異所謂追放勝者此在廟堂之上亦既有以辨別之禁戒之矣至如功有足以贖罪者非量從末減之條恐無以為效死宣力之勸過未至於太甚者非少私包荒之度恐無以示自新改轍之由蓋風寒邪毒之治固以汗下為功而汗之下之忌於過則亦所以為腹心元氣慮而非謂風寒邪毒之不必治也夫誠汗之下之而不過美使汗下之後而無道以處之又可乎某聞良醫治疾有瀉以為正治法亦有瀉而兼補以為從治法者則汗下之後固當亟用參苓白朮以補麻黃桂枝芒硝大黃之功而參苓白朮則固非藥竈

能盡蓄在醫師尤不可不旁求者也今間有負海內重望而養高山林若將終焉者有嘗批鱗效忠且甘成謫而九死不回者有因事註誤閑居久則涵養滋深絲絲多則堅忍必熟而其人其有足為世用者其次亦有清潔好脩不慕榮進而以其身為一鄉一邑之重者此非猶醫家之有參苓白朮在於藥籠之外而足為和中養元之助者乎夫祛邪治病之後瀉固不可不補若徒補而不求所以補亦非所謂和中養元之道也今朝廷於相公方專有腹心元氣之托則汗下之後瀉而兼補又廣求所以補者或亦急治其標緩治其本所當兼用而不可偏者也夫恕以待物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九

則中人可因過以勉備廣於求才則賢者得乘時以效用狂瞽之說惟相公留意焉某久叨養育每聞廟堂有處分恰當事知相公用意獨深而又樂觀聖朝治化之成欲少有裨補而無由也故不自知其迂而僭布之某瞻望台階不勝悚息謹啓附啓前者所獻壽文既為翁所不納矣今猶錄一別摺跪進於左右蓋翁所不納者言過其實者也若鄙作則自謂頗能得翁之真又因以司馬相公為說而并欲以其變更之太驟者啓翁一試思之則所謂阜慶益稷周召之作用未必不即此而存和中養元之術亦未必不即此而得此

其所以又冒進其說於門下也辨吏郭宗堯過洛時蒙翁  
頒賜教札深以地方事為念其佩服慈育不敢畧刻有違  
茲因閭鄉縣典史魏朝相來便教用果覆代申即私餘不具  
奉存翁老師

某外補未及兩年即有中州少參之權知門下惻念踪跡  
孤遠有此量移感激之私何可云喻初聞往札河北之輝  
縣密通官牆頗便遣人代祝華誕故先遷限三月而早赴  
任此至則知佳札乃洛陽也此地有伊府雖素號難處錢  
糧雖亦素稱難完然苟積誠守正攝節僅微需或漸有次  
第但山西之夏縣近開礦穴未塞而本道地方去此止隔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一

越一河永寧宜陽盧氏嵩縣等處頑民素有盜礦風而沿  
河一帶如新安陝州州縣往往煽搆而窩匿之恐成激變  
故臺檄交下責之守巡用兵勦之則未必濟事撫之則見  
利之徒未必肯從某竊以為此輩但可潛消不宜激處昨  
已携家出居洛城冀便往來督率躬親拊循以圖未效第  
用兵勦除之策非書生所長未知何以善其後耳伏望師  
翁於廟堂之上指授方畧終始成全之如何去國史而親  
案牘離儒生而課俗吏此亦經濟之學所當講求即費心  
力何敢辭勞至於生平所未睹者則不敢嘗試而輕為之  
不能不有望於門下開其愚而教其所未逮也不宣

奉存翁老師

某鄉也誦法老師翁江浙餘教而頒布之於岷峨錦江之  
間雖以迂劣寡昧未為趨趨步步以肖似師門作用之妙  
然波緒所承在三巴人士亦似蒸蒸然有感動興起之一  
機矣乃今洛城之事至大且難而其於政體事機又多有  
三昧未經練習履緣是晨夕不寧深以不克擔當為懼既  
而又竊思我師翁於十數年間身履疑逼幾見中傷乃深  
思密運圓智旁行寔能使保身之哲與持身之正兩相得  
而兩不背馳焉此雖門下生由間值養自夙成正惟弟子  
所不能學而亦不敢不學焉者旬月以來憂思計畫事求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一

不失誦法初志章稍就徐緩今亦漸覺有成緒矣第恐人  
眾日久怠心遂生雖於撫字激發之際亦嘗默以說道使  
之然須 廟堂早賜斷決密示施行庶為當機而不失也  
前者撫院差人還報聞以一不肖之身由荷慈念感激不  
勝茲於董侍御兄來便敬布郵私某瞻望宮牆日增戀慕  
伏惟為道自重為 社稷蒼生自愛以仰贊清平悠久之  
盛治而俯慰四海九州屬望之心不宣

奉存翁老師

附啓此間一方塗炭萬姓倒懸久矣若不從前此科參部  
覆之說照依鈞陽驅發事例處分則將來報復之慘必有

不可言者前此人傳彼府謀逆滿城出竄而出者若流水之就下而不能禁止比時因共處城中又百無一備故有徐圖萬全之請蓋為一城生靈計也今照撫臺區畫日以運土巡緝為名調集夫車密行防範已久仰仗廟堂主張於校尉樂工俱有限制奉此得以揭示招散而其黨從是似漸有携貳心矣此正可以斷決時也董兄到時恐猶未慮故敢有此止露伏惟慈亮

寄羅念菴先生 論出處

曩也寓川時時以往來人便猶得一起居門下承公不棄亦時時惠我訓言今遂杳然矣奈何故某自量移以來每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二

有私論曩外補時人多惜某遠去乃某則以名山川獲遂勝遊兼得與公相通自謂有如許清適今自遠量移且在中州矣乃某則又以奔走風塵中且經年不得一領道論反不覺有如許俗冗態也今弟尊兄在劔門緣州郡所遭皆俗子遂少相知某物物出川歧望不得一再晤殊用悵然昨書吏還曾寄一柬竟未知得達否也今世道頗似嚮亨拔茅成泰須得海內大賢為之領袖而養高杯泉在此時則恐是第二義爾蓋聖賢之學以用世為先以忘世為戒此等處在老先生必自有見矣但傳者言終歲棲止一棧不復肯下不知中間作用之妙何居在叨愛如某者不

能不疑而頗有謂也今天下如一大舟漂流於瀚海之上妖風怪浪一時俱稍稍向息舟可行矣然舵師尚似少人又如人患滯下疾者用大黃芒硝下之且再三矣然未有參苓白朮以補養元氣其人必遂厄巖若公者固今之所謂操舟之舵師補養元氣之參苓與白朮也公於此時奈何猶棲止一棧不思一應天下之求也歟雖然天下尚未聞有求公者在公自處則然矣萬一於公有求焉公何忍以舵師之良坐視大舟之漂流而莫或一操之又何忍有補養元氣之具乃坐視天下之元氣日就耗損而不一補養之歟某以為世為欲致唐虞使不得皋陶稷契以共成濟濟之風則終是三代以下家數爾今天下果欲致唐虞盛治當必不能舍公而他求公素以聖賢自期待恐亦不當自處於沮溺丈人之間以為高也某雖晚生然恃公道義一脈故敢僭言之世尚未聞求公公心事亦未必爾也而某心則誠切切故又敢預言之楊斷事人還便附此致候意風便幸不吝一通教音不宣

寄石虎李公

某無似始為未授官之初既蒙公引進而培植之既而外補之日又蒙公矜憫而思有以保全之某之常以疾而杜門又嘗養疾於郊外也人或指以為惰公獨取其避喧以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三

進業人或又構以為非公又獨明其為違俗而遭謗夫世之有求於公與能為公報者亦多矣某未嘗於公有求公又明知某之無能為報也乃不於彼乎屬意而於某孤寒無與之人獨憐憫焉蓋聞古有吐哺握髮而身下白屋之士皇皇焉若不及者其天性然也公非所謂其人歟公於某其知我之深殆真與生我者等而公之立心則又非獨異於今之人其真無愧於古之大臣矣月初得邸報恭聞晉貳宗伯視蒙玉堂在聖天子既為倚畀得人而某也亦幸依歸有地蓋為天下賀又於某一人有私喜焉是用專遣家丁代申鄙悃不腆之幣亦少將敬私而已殊愧不能為禮也不宣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四

寄余方池太史

新歲承令倩王陳留寄到手書并嘉儀慈真藹溢感不可言時洛城正多事徇遛中一東裁謝殊愧草草乃於五月之三日復接到季春望日書公之愛念可謂惓惓教引之不置矣何敢當何敢當緬惟峨峨山色常在公亦常常為峨峨主人新詩妙翰當又與茲山之勝並傳於永永而辟穀以從游亦松孤棲以怡悅白雲則老仙翁自有忘飢妙方出世真訣所謂擊壤悲歌鼓盆哀思亦安能為達者病乎過承相愛敢譔以此言進幸勿笑其迂如何陳留尹政

行俱卓卓真不忝婦翁水清他日建樹諒足為門楣增重矣冗次潦草無愧之將惟賜亮至荷

寄陳洛南

某無似叨侍左右歲餘眾中每辱留貯教言惠愛時時出常格外至於遊藝出蜀時佳章寵贈逾溢百朋而臨別則去之後尤更種種真意繫人心膂知門下弘度無所不包乃周悉懇至處則真所謂推心置人腹者顧迂陋何以當此乘秋東行入關登華誦贈遊諸作徘徊明星玉女峯上覺詞芒又與泰華爭高矣至感至仰弟伏庇以八月廿三履任數日後即往汝南見巡院駐劄之地乃洛城非河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五

址也此中大有難處想吾丈稔知之以地方曠徒竊發號稱多故自申陽抵汝鄆間方一巡行整刷一二額數事未及就緒而黃洛交界忽傳強寇充斥則撫臺羽檄交馳又汲汲走僦葦間食且不得下咽矣回視曠昔從容錦水之上燕語西亭者未可即弟輩外補人謂僻遠不知有如許奇逢勝遊今得量移又在中土矣乃不虞又有如許艱掌要之浮生難料緣分不常此可為人間世發一大噱也多過之人誤承獎借陳司訓址上自汴城寄到手書開誠讀之情真溢溢愈使人感刻不可忘方今時政一番更革卿席久虛佇聞大拜以慰遠懷吏人還敢附此預報傑製

相對師保若臨此更非筆舌可謝也兄次草草未悉所欲吐伏惟台亮

寄孫淮海

弟愚限本在仲冬所以早之任者為向關中行則道由中土於事體不得復還南故先期入洛而所以間關過陝為欲會兄與登華嶽覽形勝兩事耳今兄咫尺不得出殊令人惘惘又途次多俗子相逢亦殊不可人意然辱兄兩番諄切手教并大篇滿紙貽之又竟遊說經臺及登西峯絕頂升高望遠足眇人世自是生平一幽探奇遇不止如明道所云足疲馬倦深山裏猶勝低眉對俗人也如何如何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六

兄云時事既更弟且召還禁近故當齎其顛殆不然也弟連年登岱宗太和峨眉皆齎其顛自是生平粗豪乃爾尚冀他日遍遊衡嶽匡廬天台鴈宕武夷諸名山即未能資藉山川靈秀一吐胸中之藏如太史公所云當亦不失為天壤間一放遊矣此亦是生平一適意之期也兄昨遊尚未登千尺踪上豈懲昌黎事而然耶弟不敢自謂能過昌黎直粗心大膽爾兄如未能亦不可強也佳作首首清逸殊不類世間吃烟火物然此作猶似渺茫為未親履其地耳弟每過一處即有一二語收入奚囊中然未成篇章字間中稍編次之倘似音響當書以仰可斤斧然自度不及

兄之新奇也山中歸華陰適縣尹以生辰會客張樂設宴不得一相晤因自發一刺曰使僕如昌黎於峯頂發狂慟哭欲望此尹百計取之豈不難哉乃知癡呆人自有天幸無庸以途窮仗友生也又渭南見有兩古刻屬署印者為捐之屢囑屢不應緣癖好未已去華州猶遣一隨行吏煩覓搗手而自辨工料卒不應竟煩一學諭覓工始得之以此又知兄雖多方訪求此物有司終是相欺瞞也弟未得者今仍書一單附上得不得當聽之弟自入陝以來驛站所解廩給銀未嘗敢受然此輩多欺匿幸轉語驛傳公為一查理恃愛不覺潦倒萬萬照亮諸所未盡俟續者奉布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七

不宣

寄孫淮海

曩也蜀與楚隔越難通每得兄一書則情真溢於筆札今過陝不獲面駐洛而書信反杳然焉何耶兄才望與道望並茂獨坐皋比為諸生師蔚然時所推重如弟去文史而親案牘離儒生而課俗吏又洛中至號難處加以寇賊充斥於四郊食不得下咽其為鞅掌亦甚矣近雖畧有次第然恐非疎拙所能辦也兄將何以教之乎少湏兄近過此談盛美不輟口謂關中士子山野伏兄嚴以治之弟正謂教士子不在嚴也昨過咸陽聞取入學者兩生弟甚詫異



人才待養而成豈宜若是過求耶書院之作養拔其尤而教之庶幾亦古人振德之意弟則又以為已不符常課督下無模範而徒爾羣居亦空費廩餼爾二事偶所見不同故敢便以相正幸不惜一開諭勿便以為意見不合置不復談也冗次草草容嗣布翔便亦乞時時通一音千萬

寄孫淮海

新正後聞文從方臨漢中既而又聞即鳳翔諸處無何則又聞了商洛闔省且竣事矣一何神速也曩有所請以中心有未安又恃愛久故敢一相印證可否爾來教若漫以相應豈中有不可其說耶弟與兄亦自謂心相知道求相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八

濟矣乃猶不肯吐心見示是切磨之益終不可致望於友朋間也千萬念之千萬念之弟駐此初以河賊山獠交發督緝在外日居多而此心常安乃今則憂危計畫日無厭冷夜亦無寧寢矣蓋古來城守之策敵在外者易為力而患在內者難為防今處其難又當之以綿薄之質此所以覺心勞而力費也以此知勞乃弟命中寔有之一官量移去遠就近人謂我漸得所矣而所遭乃爾敢謂濟我者能害我耶最恃兄愛故敢一吐露兼發一笑幸勿以傳示人也京朝考察同年淪落頗多而為門少莊二兄皆出少莊今人古貌訥口朴心時輩中最難得者但少內翰戲儀

爾而禹門則又兼有其文又不知何也要是後來補授者當然蓋弟與會沙兄四人一體耳夫與其謫於今孰若并外補於昔耶以此又知人生處世其升沉遲速與一切外來利鈍皆若有默持而預定者要在以我為主能不失其本心而已然否然否嵩崖兄來便附此一道仰思兄次草草千萬台亮

寄孫淮海

三月間承差王銘過陝曾寄一書想達矣昨大洲老先生從京師還云承致書而未及相面此公海內大望籍中先輩兄失之亦一闕典也弟正校士特出錦屏山挽留兩日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九

亦多領未接之論珠惟平生大段此公精處高處多從老莊撈得來而種種學術足可窮究真是當世人物弟恨未能久從之游耳京師所聞別自有說正不足為此公累也兄新任聞已考數處美接壤聞風令人興起弟聞會沙兄訃音欲哭之不能出聲殊為於悵難遣耳好友滿天壤間不可多得今失此兄何異失却左右手也痛傷痛傷知兄亦周此情故敢及之新都謝尹來便耶此一致訊謝乾菴兄同年也力不能救之珠愧所托見時望一賜容接如何燈下草草乞台亮

寄胡蘆山

正初由榮澤渡河而北適逢端學諭自楚中來接得手書  
承教示稿紙且知兄動定為詳而近山回更及已東差吏  
雖不相值書雖亦不及寄到然知兄注意懇切且慰且感  
久之又行路正困煩時得此良足為一爽矣榮轉稍速以  
前此為炎熱人所疎久已增望當超履而石廩鎮山二公  
相知又石廩公知弟與兄氣合心同故聯其名以相表如  
朱教所云亦容有之此亦一時可人意事也兄昨疏辭則  
於事體猶欠安矣然此亦豈非所謂賢者之過歟會沙家  
事伏承兄與霽雲公處分可謂不愧生死交矣如弟尚未  
及作一字以寄我永悼之思則殊歉歎也去冬貴省學憲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缺聞欲以此見履後竟不果蓋當事者相體諒耳今又作  
贈中陪點聞即有轉動機不知弟意擬稍遲以代朋石正  
為會沙欲往冀少盡區區一念之私而未得知得如所願否  
也然聞已生有腹子則可為此兄不大飲恨矣墓銘弟當  
如諭作之而以表待兄弟尚未得即成稿也蓋吾輩所知  
更當與其宗部所稱家世所流傳者一相印證乃可正初  
郵中曾寄茶陵家兄及長沙林太守程別駕二兄書托及  
此此時尚未知會沙生有腹子也抑雅地僻俗淳正兄可  
肆力之所又瘴鄉雖此尚遠不必過疑在彼想不久當亦  
有學憲轉矣弟駐洛中適當艱大之會愛勞計畫未有寧

己時為地方事則仰望 朝廷早賜斷決為身家則緣同  
處一城猶冀稍從容可圖日前之安然身家非所敢顧也  
兄言在楚中日事奔走雖有為援之心亦無日力以給弟  
則以為每存得為援之心在則利害安危皆當聽其自至  
而又何憂於日力之不給耶愚見如此不識兄以為然否  
令叔在汴與許司馬尚未暇相通少待可也唐詩律選序  
絕佳中所採及諸律即兄文可並傳矣此間適當出川孔  
道時附京差人寄書頗便楚中地圖倘已取得併煩寄及  
之正相念斷事楊先生過洛云與兄舊憲友也燈下漫草  
付家僮代書之時緣漏下二鼓當出巡視防緝員役遂不  
及親書千萬照亮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寄周鶴皋  
憶昔京師相與追携辱執事不鄙同會沙兄時過我晤語  
甚適也無何公以就選出都門僕與會沙同日外補謂天  
涯雖隔越尚兩人間世同處冀他日聚首有緣乃不意執  
事補南銓既未由一叅承而會沙又竟長往存亡聚散飄  
忽不定可奈何可奈何仰問忽枉使翰開緘讀之則情真  
藹溢獎借過其情願迂陋何以當此惟是此心不敢有負  
知已期以道義申言相勉庶可奉覆門下爾然否然否去  
冬明廬山書來言會沙得一遺腹子聞之極喜極悲母私

念竟得貴省一缺往撫其孤而哭之於墓有宿草之後低  
回久之竟緣拘滯不敢以私干人而止乃今因公愛雅戚  
戚此衷殊覺潸然不能自禁也公能追憶其生平狀其行  
以示我當為一銘墓中之石蓋昔承廬山有此托故忘形  
一吐之勿以狂僭見諱如何更旋適東發兄甚草草語無  
倫伏惟台亮

寄王方麓

方今世態擾擾如萬蟻羣趨於糴殊可憎厭弟今雖在殊  
方冷局然亦未能即超脫此一關亦方自憎厭不暇也去  
歲聞兄掛冠長往始雖撫膺太息以惜賢者之去然以脫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廿二

身雖境作當今一罕有事如暑月中梅花真可以蒙點仕  
途光景則又未嘗不歎兄之高而私喜吾郡之猶有人也  
仰問得羅江令兄寄到手書於途中携以入關陝登華山  
宛若有道同行恍然是昔年並馬登山意興則又竊念雖  
遠遶教範乃氣味未始不同精爽亦未始不飛越於左右  
第今尚隔越未知聚首如曩時當在何年爾未嘗以文翁  
為不足稱而當有豪傑士薄王褒揚馬而不為者此名言  
也弟即不敢當其人安敢自外於兄之教耶叨轉中州去  
圖史而親案牘始雖覺勞今亦漸有次第矣久之當能使  
滋味旋生忘却塵鞅也特相知敢私及之長日閉門知兄

與古人為徒精金百鍊終當為世大寶幸千萬自愛懷  
西令姪行附此一道鄙悖草草乞台亮

寄陳近衡

三載相違去秋於襄城會晤連日雖稍得吐露衷私然一  
別且如許久矣心旌日懸未獲一寄我思方用悵悵忽接  
手書厚真義藹溢滿紙感慰不可言思親情素知最切至  
外既曲荷師訓內復承承母慈則兄之姑寢此念乃天理  
人情當然惟於職業勉修乃所以為顯揚之地自有在矣  
新詩把翫自是作家可謂失其故步耶所論時事及洛事  
均為至到鄉承覺有可疑近委汝州萬學正署印矣蓋以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廿三

兄分推及此承欲全之故也伊陽真有志可與濟源止一  
晤面尚緣事聞出詿誤想不久即得白矣適用之學在存  
翁要是問氣所生如兄文亦庶幾似之弟敢望復塵耶此  
舊交代渠益多疑且拘鑾俗見故少丈夫襟期爾此事已  
為陳迹但可付之一笑也米山兄論及弟一段乃此兄誤  
愛之意弟即不敢自棄亦何敢便謂能爾弟自外補以  
未既得少嘗世味而量移中土之後則山嶺河魁以及伊  
府諸事憂勞計慮從心中理會一過雖未必真能有所補地  
方乃已身日經鍛鍊磨礪則自謂稍稍有受益處矣兄公  
人是愛公人此真名言不惟不敢怨尤此輩且當真心德

之也草窓書讀之一過知兄文論事論理俱了了此菴正  
坐疑不能明之病故耳四冊子所載伸幽亮節兄費種種  
皆是真實作用使世間人每若此則何利不可與何弊不  
可革耶經營筆札為心之累一段推到無所為而為本體  
上說最為精透此是性命經濟合而為一之說也當書諸  
神佩服之外曹縣令曹子弟同門友也望一善視不宣

寄徐龍灣

彼此雖同事中州猶以南北相睽隔時耿耿相念也矧今  
又將舍此而去後晤杳然未有前期耶悵悵悵悵升沉利  
鈍自是外來者適然之遭於我亦無與若看得莊生及楞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四

嚴諸書熟後胸中便自無一物挂碍便可虛已以遊世矣  
知兄文達人於此諒亦不甚著意第我相知者不能不繫  
念耳雖然古來文人多遭此坎壈蓋名者造物之所忌故  
也夫造物尚忌人取名之多況人乎要之遇與不遇在吾  
人俱自有安身立命之地不全靠外來者為主也風花雪  
月隨物品題此是一段小小樂事亦可作一小歇脚去其  
大處則又在我自為主憂違樂行俱自有一段靈光直射  
千古當與天壤無弊者在則造物雖忌我亦安能終困我  
耶僕曩補西川頗自謂有得處不敢以告人今於兄之行  
情不能以已也敢一私布之拙作十數首錄上以乞斤斧

別後世俗拘牽態盡掃除之時不惜一寄聲也不宣

寄李少莊

始弟之出兄嘗為我致懷悵悵焉乃不謂逾三年來兄亦竟  
有此也夫人生屈伸聚散忽何常彼其雍容廊廟與奔  
走道途瞻依日月與笑傲煙霞在形迹雖稍有間矣然要  
之能各適其適則具吾隻眼看破千古凡外至之適然者  
當如鳥聲之過於耳飛塵之不能障吾目昔人所謂吾自  
有尊足者存故也弟三年來未嘗有一念自怨恚人與當  
勞而憚勞處雖不敢謂胸中素定然於義分則頗能自安  
於經行眺覽之便則頗以良緣自適此其所得較之曩昔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五

寄趙安節

某無似百九承公垂慈感不可言通中承發到催糧公移  
知公為地方軫念真如父母之於諸子輕重適中思人人  
而為之所第河南府所屬糧重雖稍亞河內而衡發之苦

當又遇之彙承西允縣與輕折某已對衆播揚仁聲今猶  
泯然冰行猶以孤孽之子未沾慈父恩施爾洛民孫繼忠  
見有奏乞欲與汝南道文地均糴此中處分與此後冰折  
若肯許留意則猶孤孽之子所不忍絕望於慈父者也風  
便附達下悰草草尚容專懇如何承發下吏胡泮道中事  
漸簡不欲以此冒破公家廉餼併舊農民張懷仁者俱送  
上統惟收役外按院入省倘有當行事宜望不吝指示容  
并謝不宣

寄傅廊卷

僕無似幸結前生之緣於嘉陵錦屏之上承乏西來獲與  
高賢參晤過辱真誼雅教非尋常格套可同瀕行款款不  
忍相舍而佳章為贈從遽養正氣發之尤出百朋之賜多  
矣至今懷感雖夢寐猶若接我西方美人於嘉陵錦屏之  
上良緣猶似有在也別來叨駐洛城塵鞅拘牽大不似曩  
時興味古道古心永言相期風便幸不惜一鞭勉之更還  
便附此致謝草草未盡所吐幸千萬照原不具

寄默齋許老先生

某自少小時即領公論教茲幸駐洛自慶遠請有緣矣乃  
不謂竟爾稽違又竟去不果也此豈非緣淺之故歟昨者  
薄儀少將微誠既荷獎借不敢當又復叨有嘉刺兼嘉節

之賜殊令人几杖增艱也謝謝公圓理圓行種種超絕當  
已妙悟不二法門何言未暇小乘也弟恨其塵根未斷雖  
於公一叅對問尚少緣分况求了義以登覺路耶西行人  
便當以此達之胡少叅兄使知公有衆生病即我病意尚  
冀一超度於後來也不宣

謝洛中士夫

某自幼即知洛邑為天地之中其人才又為天下最然思  
一遊其地接其人未得也乃今得遊其地而接其人則風  
氣之正士俗之厚果不棄夙昔所聞知如門下盛德大望  
尤此中之表表者而不才多過之人乃獲承教掖之愛於  
左右一何幸歟駐洛凡九月餘中間以公事拘滯不獲時  
相過從方自愧請教之日少而於瀕行辱禮意優渥每  
逾溢涯分感不可言別後至七月之十日始抵曲阿大病  
月餘杜門於西郭今始能入微里謁先祠緣是遂稽留送  
役未遑謝私歉亦不可言兄次先此代叩草草未悉所欲  
吐伏惟台亮

與劉子重茂才

自予初入洛時一見吾友眉目便覺神思暢朗有蕭然物  
外之期既而辱相與也談性命經濟俱了了而卓然之志  
非流俗所能同甚恨得子之晚乃又恨去子之大早也文

夫志意相許心在言先既願為天壤間偉男子諒亦無負  
第猶未離人間世覺別來多繫念耳余兄高世孤標西川  
先生閉門純養皆吾友所當受其益者願更時有請焉母  
徒在於一浮名之必得也書院記已寄來矣刺手恐欠佳  
一視之正須仗此以為伊洛增重若拙作則本無取也元  
次草草千萬亮之

寄耿楚侗 論學政

人言某與臺下莫逆最所疏論俱出自廬山兄及我數人  
者商量為之今別去三四年未嘗有一書相通問則此心  
事易明矣雖然商量疏稿事乃謗者予我以名掠兄之美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廿八

初未有此影響也然而不謂之莫逆則不可乃濶跡至此  
豈將假此以明謗耶不然胡為其竟闊跡至此也南畿士  
人喜得師嘗欲作一書以寄賀為昨叨轉河南分守伊洛  
事以一身當之竟爾因循比以轉官未歸聞車徒往池安  
未果而遷至則期限迫甚竟促裝行矣知公能諒我於形  
迹之外故彼此俱無書可相忘也然否然否出蜀由陝登  
華山見所題希夷峽手蹟駐洛見所留石經俱神往久之  
昨還時已用木櫃同弟所藏書置尊經閣中不識兄知之  
否也南土士風漸澆賴我有道在上轉移不難弟須嚴潔  
而力挽之乃可望有成效爾敝府城有一鄉先生唐鑒門

門守窮餓且死不肯一干有司常州府學一生鄭淑航詩  
貧甚雖十錢斗粟拒人餽送甚堅而妻子時以饑寒交謫  
不少為動與武進之金九皋宜興之王革皆為先師高第  
弟子府學金本中志行純然不雜微縣之賀傑東桓皆能  
倡率為講學之會有志於明道此當出格優禮以轉移世  
風者恐不可不加意也又如先師既建祠而神主未入但  
扁以文章名家是遵何義我義有所當起禮有所當崇奉  
而隨人喜怒以為行止此是流俗人所為蓋不能不望於  
臺下之釐正也原呈聞頗嫌未盡弟忘其陋謹撰一稿寄  
上事皆紀實而不敢涉私倘師生呈請時惟早賜施行不  
妄鳳阿文集 卷之十 廿九

留意會沙兄早世近溪廬山穎泉諸兄皆遠存止聚散之感想彼此同放一及之兄次草草乞台亮

寄大洲公

初某之叨轉青省也以公家居冀得時請教而私喜既而公有計部之擢道且大行則為天下公喜之既而又西歸則雖不為天下喜猶得以時請教其私喜猶在也乃今公尚家居未起某又以叨轉出川公私兩喜皆不獲遂矣奈何雖然世事今已有一番更新拔茅成泰此蓋其時也願公勿堅東山之卧則某所嘗為天下公喜與為已私喜者安知其不兩有待耶行時極承款教弟輩嚴之遊以携家

鳳阿文集

卷之十

十

上胡石坪撫院啓

恭惟重陶唐九族以唐堯仁法亦與情而無盡經伊洛三川而行禹智心常接亦而不辭每思貽萬姓以保全今果獲九重之俞允士民伏賴遠近瞻仰當榮陽父駐之餘適許省言旋之日分當候雖嘗諭止於教言禮屬衍遠尚自不遑於啓履

鳳阿文集卷之十一 八閩稿上目錄

福建鄉試錄後序

福建武舉錄後序

送太僕卿魯源曾公序

送心泉曾公榮轉雲南少參之任序

送侍御同川李公還朝序代二華軍門作

奉賀東泉汪公六十壽序

奉賀大中丞讓溪游公六十壽序

旌武夷記

議防倭

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議勦除山寇

議文場

議武舉

戶部員外海橋夏公墓誌銘

封君秋田謝公墓誌銘

野莊荆公墓誌銘

顏母鍾太孺人墓誌銘

天游楊君墓誌銘

祭懷東婦翁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內江張季思校正

福建鄉試錄後序

嘉靖甲子秋八月癸酉福建鄉試錄成某以職事當序諸  
未簡某惟國家取士以文以古言揚之制他日出而仕  
也亦即以言敷奏於上蓋唐虞成周皆用之則上所取  
士所待取非言莫以也蓋亦自唐虞成周皆然矣今年春  
禮部列議上請檄所司取士文必純正簡實有益於世  
用乃入彀今所奉行秩如也此非慮士為文不及言揚敷  
奏之盛而思以挽之於古也歟御史陳某奉 上德意惟  
度惟慎飭戒簾內外百執事各奉 上德意亦惟度惟慎  
今觀所取文果純正而簡實無鉤棘侈靡諸浮薄不經狀  
登策設論果人人可需經濟實用矣又豈非諸士秉遵時  
會各吐所得思以無負於唐虞成周千古一盛時也歟雖然  
士有所言有所以言一時感奮信難欲愈久愈感奮尤難古  
昔明良相遇言可底績矣則猶慮有靜言庸違者以厠乎  
其間周制鄉三物之教以六藝與德行並乃學非言偽之  
辨其致戒每惓惓焉然則士固以言見取又不徒取其能  
言而已也洪惟我 皇上應元祐之運以明揚天下士

十有五舉於茲道久之化域樸濟濟又寔為 壽考作人  
之徵我大小士蓋人得黎獻 帝臣之願海隅出日亦罔  
不丕冒久矣矧八閩方多事時蒙 上注意出多士父兄  
子弟於水火海甸既清 皇風宣豔茲又寵借爾以風雲  
之奇過諸士蒙 上之賜可不謂至沃乎夫士以韋布之  
賤遭逢 聖明蒙 上沃賜誠所謂千古一時不可不思  
所以圖報而朱熹氏諸大儒皆閩產皆能羽翼六經發揮  
孔孟精蘊所謂聖門之言言之至者也爾多士能由諸大  
儒之傳推本鄒魯務正學以言今出而言揚敷奏於時務  
正言以圖報稱不惟不文是憂惟徒文是懼言與行務期  
相副罔或有欺乃終始務期言行相副亦罔或有惰居則  
學孔孟為儒因言以明道術出則期與舉廢畢召為僑匹  
因言以立事功則庶幾爾多士上不負 聖天子下亦不  
負我所司我所司亦因爾多士以報 聖天子萬分一否  
則是為庸違之言而已爾是為學非言偽之辯博而已爾  
不惟爾多士將以徒文進不終齒錄於 聖世我所司以  
進徒文士不能稱 上意旨當亦與有責焉某為此懼故  
以告爾多士其勉之於乎其尚相與勉之

福建武舉錄後序

今年嘉靖甲子福建當開文武科相繼掄才維時御史陳



某監臨文學既翕然稱得士矣再閱月乃偕我百執事觀射於講武之塋先是聞士有相代射更其人入試者御史令射者咸分行左右侍勿他徙射已九兩射入式例得較文者悉召而前籍記之於是射無一人得相代試無敢更其入者蓋皆前所無事時騎射士先或九發而九中矣乃步稍不稱則覆令人盡其所長於是又并得數人入試試而當以文藝舉者溢往額不勝舉也又議以強半文燕射其三之一則射燕文分次前後登於錄以充選數具前序中是役也秉誠心塞奸實惜才而慎重是選之意蓋亦前所未有也錄成御史以某司監試屬簡命申序諸末某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四

惟我國家養育人才化成道久而八閩以海濱鄒魯稱其文學彬彬然盛矣乃將才則前此尚鮮有著者自東南多事以來仰屋我皇上宵旰之慮拊髀興思每用人出常格外士能勦力行間有奇功必尊官之過年徒步起布衣不數載而躡致叅遊總鎮之通顯建牙擁旄為一時軍鋒冠者蓋不啻十數輩矣由是八閩士多感奮思自致於青雲之上故今爾多士人人能挽強校藝人人能談韜鈴信有所自則今之八閩雖稱為海濱燕趙可也昔周盛時以國家之干城而且免野人能為之至於為大將總征伐者蓋武功成而文亦足以為憲焉斯時也固人人人才者也才

而能有其全者也今國家方文武並用以隆有道之長而聖主申飭茲典加意於求才方亦與文科等重爾多士校藝談韜鈴人人能矣亦人人能兼有文技之全以與茲重選矣則豈惟燕趙哉感遇風雲圖惟報稱雖由此為三代之將亦可也夫鄒魯燕趙乃文武之淵藪占稱將相所自出之地茲果得士焉如燕趙人有古良將風亦增重茲舉能無負君上之知遇矣况庶幾干城文武才耶某甚為爾多士喜雖然亦竊有懼焉古所謂文武才者居則為置免干城之士出即為羔羊正直之大夫其或為大將總征伐於外也以嚴敬共武事於君而又以孝友相觀資文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五

德之助於其友若而人者皆實副其名行足以表其才者也今爾之得以才自見而皆名盛於一時也亦謂實有可副而行足以相表爾若以人人能校藝談韜鈴而曰我國家之干城也以粗翹之藝能浮夸之論對人人燕有之而曰我文武才也則是有燕趙之名而歉於其實得干城文武之形似而尚失其真其將何以居盛名效實用而無負於君上之知遇無忝於茲舉之所以重乎故某既為爾多士懼則請為爾籌之今夫鄒魯文士之堂奧而燕趙者古名將之領袖也燕趙名將即未能燕文武而有其全然皆重然諾而輕生較然不欺其志能仗義以殉國家之急

其忠勇天性蓋視三代之將為近之爾多士欲為三代之將以無負君上知遇無忝於茲舉之所以重也舍燕趙之忠勇其將何所從乎故欲為三代之將者請自燕趙始備欲窺聖人之堂與者當先自鄒魯始也爾多士激烈請與源慨投筆行且策名大司馬以元帥見謀故因比燕趙於八閩而舉三代之將干城文武之實才以相勗又以文武舉皆得士則山東西將相之儲方併出於爾一方而御史皆監臨其事某又督學使也而亦與茲役故因致望爾而冀以轉告諸文舉士云

送太僕卿魯源曾公序

東坡文集

卷之十一

七

去就出處古今惟孔子能當其可惟孟子能得孔子之全蓋雖志既於無所就而道窮於所如有不合則輒去在孔孟如一轍矣然而其汲汲皇皇去若不得已則孔孟猶一也心也太僕卿魯源曾公居閩藩且三年而以請告去廷推命且下猶持初志竟去也疑與孔孟之道若不相似然孔孟方春秋戰國時道不行猶汲汲皇皇不自已今公之道未為不行乃竟決於去何也春秋戰國之時臣各君其君君亦各臣其臣然猶於彼不合則之此此不合則又之彼也今天下一家又未始有不合其輒言去若將無意於世者又何也聞公嘗有去志於八閩謂臣以往時去公則

自惟職司國計方海上用兵身調餉不得言故濡忍之久似矣今無可去矧方有新命下非臣子可言去時也然竟去無乃公欲因一去以明志歟夫汲汲皇皇豈惟春秋戰國士為然即前時吐握之風微士嘗恨無有知己者推轂之於其上今者泰道方新方有人推轂公當此時猶欲因一去以明志其去也若猶高卧而不肯出殆非孔子孟子之徒矣雖然公之去其迹則然乃公之心予固知其必不然也公蓋魯國曾子之後人曾子之道受之孔子而傳之於孟軻方其有去志而未果也蓋真有遲遲去魯以師命久於齊之風矣今即去安知不尚有汲汲皇皇者於其心乎公往在山東嘗以愈憲方麓王公請告去而樂為之言蓋羨慕王公之去而致望於其再出謂其方壯而有以出也中丞南明汪公昔為監司送公也因公之去亦有怏怏心動之感焉乃今以除命方新不忍去昔怏怏動今蓋又怏怏然定矣公與汪王二公方當強仕時齒固皆壯其有以出而無可去也則又與二公同至於除命方新丁適又同汪公汪公既怏怏無去意公則又嘗羨王公之再出雅重其為人其在公自為也亦或可以反觀而自寓矣聞公家居能奉親取友足自樂然非以疾自托者也始雖因一去以明志然非忍負明時高卧而不肯出

東坡文集

卷之十一

七

也公雙目炯炯若神即有疾必易愈愈則當事者嘗奉  
上旨必且轉聞於朝即召用公公如汲汲皇皇誠亦有  
孔孟之用心其於朝命再至也必不辭然則去就出處  
得孔孟家法不忝為曾子後人者宜亦莫若公若公者乃  
真所謂孔孟之徒歟乃真所謂孔孟之徒歟予叨受公知  
而有感於公之去以送公則不甘謂予趨公出也則輒心  
喜贈言久而後始就蓋予之趨公出也惟此時宜然爾乃  
予意則不專在於送公也

送心泉曾公榮轉雲南少參之任序

嘗讀南豐文其謂宦於遠者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  
美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艱難困苦之情狀蓋無不備  
言之矣及聞宦遊之說於人謂宦乃所以為遊則又以為  
遊而適也夫宦為遊而適豈其宦於遠則不為遊而適歟  
予惟天壤間惟遊為適亦惟速遊為最適遠客散人可以  
恣速遊窮勝事矣然而力不足以赴惟從事仕宦者力足  
以赴矣乃方宦則拘且勞宦而不於速也或為嚴程所趨又  
冗且迫皆未可以語遊未可以語遊則亦未得為適也若  
夫惜車馬之便寬日月之期則惟宦於遠為然方其過途  
緩程且邀遊且行適也暫離案牘之煩勞亦暫免冠裳之  
拘繫千萬里內九為道路之所經行山川之所瞻矚一泉

一石苟可以為心神之耽注耳目之欣賞者天若假以良  
緣焉無不為我適情怡性之地則是變更寒暑而後至者  
其為戒朝奔夜皆吾所以遊之時也力兵曹伍而後動者  
其為選舟易馬皆吾所以遊之具也此豈惟速客散人力  
有所不能得即宦未必速者非拘則勞非冗則迫亦豈能  
遂有此哉然則宦未必遊而適其所謂遊而適者乃宦而  
速者也同年友心泉曾公僉閩憲既三年而擢雲南少參  
將由閩以還廣又由廣而後入滇人謂公速公自謂亦若  
以為速也雖然豈未聞宦遊之說歟請述予往事為公道  
之即用為公解之予往者因從宦而行僕得入齊魯之郊  
美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拜關里登泰岱攬鄒繹之暮雲觀滄海之朝日予遊興方  
蒸蒸起既而又自京師以職事朝諸陵占國家王  
氣所在時乘暇入玉泉山遊碧雲紅光諸名剎因宿焉  
人謂予得勝遊矣乃予意則方寓形寓內而游神於方外  
未已也既而果自京朝補西川人為予言蜀道之遠且  
難動有春明萬里之感乃予則自謂勝遊方始爾於是携  
家戒僕從由果漢往則陟太和之顛游嶓冢之曲逾漢江  
經劔閣以觀觀西方之形勝既而按行部中則躋拔峨眉  
瞻對崑崙岷山川南北諸名區若中巖陵雲錦屏佳山水  
每出必過每過必登覽窮日至往來嘉陵錦江上順流而

舟瞬息數百里則生平未有之奇也非遠宦何以能得此其還也過棧道歷關陝憇老氏說經臺洞因而遂上華山至西峯之絕頂一覽秦隴為小繼以分守駐洛洛背河叩面而伊闕龍門嘗往來函谷虎牢間始自襄城之首山次中嵩太少室次周公測景之臺又次王屋蘇門無不周遊適覽以窮其趣其自中州遷八閩以來路經瑯邪適又與友人一游息其深處今者則又將南望大海西窮武夷之九曲焉自惟迂疎生平有天幸乃得從遠宦以恣遠遊非宦何以得遊非遠宦抑何以得遠遊若此也公居閩出入寇盜兵革中良久良亦自勞苦矣茲得一遠遊殆天欲使公公有以適情而怡性歟入滇其道有二由川則予所嘗來往予既誇其富以壯公之行其或由楚而黔則洞庭沅湘九疑衡嶽而上皆予所嘗欲遊由夜郎牂牁下番禺古稱閩廣間道亦予所欲窮討也公倘由此他日必又舉以誇於予予必又因公以意動而神往今姑舉其端尚當為公作宦遊記罄予之迂疎以修公生平請從予言知為遊而適毋惑南豐所云以為不得遊而適也僚長泗橋陶公等屬予次第其語以送公因遂書之

送侍御同川李公還 朝序代韓二華軍門作

今天下猶一身也分省而設小大百司譬則人有百骸皆

為身用而省建兩行臺以都御史御史撫按於其地也非猶手能握持之耳目能視聽而口能言之相與綱紀其得失以效用於身也歟始在兩臺蓋開權均而勢等也其後撫臺有地方之責任則或以督兵理餉身親百司職事而侍御君得聞其可否於朝於是握持之權雖尚在乃時或自同於百骸之為身用而耳目口所以視聽而能言者時亦或有所偏屬侍御君類以伺察譏訶為能於是一體相成之意少矣又其後侍御君於撫臺則惟伺察之譏訶之不但少有一體相成之意為撫臺者肘殆時時掣而手亦若將無所措矣往時嘗竊見而心病之乃某年月日子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上

承督撫 新命從事於閩海時所與共事者今侍御同川李公公風裁獨持又有寬然長者之心故壬戌之役予得少效其尺寸於平海始由公與自聰明口語告詔以相裨益既而則由公寬我於稠繁譏訶之外能一體以相成也然則公有功於八閩有甚於予皆大矣公今以竣事還朝也功未蒙賞而予則先有溫叨焉予殆不能無歎於公之行又予寔資藉公聰明告詔以稍得展布其四體予視公若左右手今公舍予而去若失左右手然予又不能不慨然於公之去予也雖然今天子方隆功懋之賞以勸天下如公能存御史體不言功功固上所首予臨軒召

對必首以功不自言超遷公矣乃若天下一身則不獨關為然也。聖君賢相方共調元氣斯以登四海於至理普天職司皆朝廷四支百骸所在其精神血脉殆無不通貫而汎注公自耳目論思進而有腹心元氣之托於天子則閭閻省者固公所嘗網紀之百骸予固公所相成之一體也。廟堂之謨謀其功當不在閭海下當亦不忘閭海於心而聰明告詔自達以裨益予者必又多矣則予於公之行也又奚以歎且悵為又奚以歎且悵為

### 奉賀東泉汪公六十壽序

東泉汪公者憲長南明君再從父也君為予言乃翁某號封君從父某號公及東泉親從三人皆齊年生今年癸亥適皆六十壽期也翁正月某號公二月以懸孤之辰次第舉觴於家皆嘗徵文致祝矣乃十二月為東泉公期當亦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十二

有文以續家庭盛事以予為同年友又方為同僚於此文當屬之予且嘗為文致祝者金君盧君皆督學使予方與二君相承適亦督學使也當不可辭予聞而異之曰嘻有是哉漢田子真宋韓獻肅公兄弟皆三人有稱於時田應庭樹有榮悴遂相與和好然未聞皆以壽稱獻肅一門榮盛眉壽同時人人侈談之然未必齊年生也乃今某翁兄弟三人相和好而壽壽而又以齊年生亦齊年稱祝也斯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三

不亦難矣哉斯不亦難矣哉嘻是足為君壽東泉矣雖然君之為東泉壽也蓋其意亦無壽乃翁云先是君以持憲理兵事身從海上之役不得歸養翁亦以八閩方有警不果就祿養於君蓋兩相違者數年矣君始單車之官留其夫人以代侍尊章屬其弟若子以養父母及大父母乃思慕猶明發不少置翁亦以海上之役時憶君蓋又兩相念不已也君於是托其養於家人子弟間而寄其思慕於二公翁而入也則聞執甘旨而奉溫清惓惓姁姁所暮有其人悅若君之色養於左右也翁而出也聞時時列孫子席長筵亦時時會天倫而敘樂事則又悅若君之稱壽獻觴於其前也予以是知君與翁雖相違而若不相違雖兩相念乃彼此時得舒其念者賴二從父周旋為多則君安得不為東泉公壽歟故又知君之為東泉壽乃所以壽翁也若君其可謂能養能壽矣昔者狄梁公身從王事以行役登太行顧白雲而思親舍瞻悵久之是仕而不得養也潘安仁將賦閑居以供膳朝夕遂覽止足庶浮雲是又養而不得仕也君今身從役於王事而心養於家蓋不必有飛雲行役之瞻悵而於翁昆弟班白之歡時若親御板輿而近周家園馬子雖自今行見田氏之庭樹經百歲而常榮輝氏之眉壽翁三人享之於身而以其勲業之盛俟諸

君與君親從兄弟若夫效梁公之忠著安仁之賦又君素所優為則茲舉不但汪氏一門之休光殆亦古今最苛絕事故予喜而為君紀之若予三人者同以督學使為君稱壽後先則亦因君家之盛美而托其名殆不足紀也

奉賀大中丞讓溪游公六十壽序

今年某月日前中丞八閩開府讓溪新安游公六十初度新中丞南明汪公命某為文馳脩其觴祝某惟有宋名賢其家於洛者以著英真率相繼為同里尚年之會維時司馬公年未及宣徽王公留守大名並以德里表著得列名其間至今相傳以為盛事今游公家居與大司馬梅林胡

夢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十四

公少司徒恩菴鮑公及某公某公等皆生同郡而相得雖未必時為會如洛然以衰然之望同出於一鄉徜徉山水意必能追洛中諸賢而與之並汪公才名遠出宣徽上亦時有家洛列名之思公今行年適又與司馬公與會之歲同則新安在今視昔洛都之盛當亦無少遜公茲辰當亦與著英真率並傳盛事無疑矣雖然著英真率其得以盛事相傳非取其能為會而已也天生一代偉人為世大用方其父勞於王事也當有所以休逸而尊禮之其休逸而尊禮之既父也則亦不容忽然以忘世為也故古者在

有休假賜告之典禮在臣亦時有江鄉廢廟之思何者

勞逸之理難偏於一塗而上下之情恒貴於相體也申溫二公蓋嘗身居洛而望在朝廷矣方寓洛為會也身雖未出乃入相聲名已隱然傾動乎一時既而申公起於前溫公繼起於後兩賢名相事業成之於著英真率之後為多不以身既壽而心遂忽然於忘世也游公往年從事於閩海之役可謂勞矣天子聽其還鄉里待召用蓋即古休假賜告之意所以休逸而尊禮之乃公休逸而尊禮之既久也能無江湖廊廟之思乎今鮑公既出矣公等殆不能久家居也詩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公之得以讌喜而受祉也未必非上之賜書云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則公所

夢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十五

以圖報天子亦必不以既壽而忘也龍卧洛濱都門餞送之詩昔儒為申溫二公評出處某請歌以侑公觴燕亦為公促駕云

遊武夷記

予為學使於八閩也以入閩由七盤關即發遊武夷之興時以嚴程阻後又以校士期迫前後兩經行皆不遂殊為悵然嘉靖乙丑冬叨轉南奉常當出境聞泉南蔡公元偉號松莊賢者也時客居建寧素仰其人恨未相識既相造而相識即驩如平生因相約為武夷之遊時十一月某日也次日同至崇安山在縣南三十里相約同往山下宿

真觀山東南皆枕流水溪九曲非舟不可以濟故又次日  
同操舟先遊一曲登一線天巖高靈巖兩石相倚中一罅  
可以窺天也故名諸生從者建醮則魏廷言陳三樂李兆  
庚揚璽等崇安則某某與予長兒麟俱約共十數生各操  
舟前後進而時時去來飲食遇勝處則並停泊一登蓋茲  
山石而帶土從舟中望兩崖皆竹樹叢生慈蔚殊可愛而  
水從東來繚繞群岫間流而合於建溪自是人間世別一  
境界且舟且籃輿且涉水且觀山亦自是人間世別一遊  
賞與致由二三四曲經大小巖換骨昇真諸巖洞或躋攀  
或一望而即過如是以至於五曲五曲之北背負大隱屏  
美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七  
前有平廣地可敷故晦菴朱先生精舍在焉予與松莊具  
衣冠同拜先生遺像諸生者亦復先相繼拜訖乃人自  
為群亦人自為登覽務窮山之勝或訪鍊笛寒樓之遺跡  
或坐溪中派巨石上咏而歌或登高明之樓覽望群峯拱  
秀蓋人人自適也而予與松莊則共坐仁智堂各以平生  
學問所得於朱先生者因茲遊之閒暇一相與印證其可  
否蓋不徒為流連光景耽翫山水之浪遊而已也飯罷各  
登舟鼓柁而進登接筍巖過一汪姓道人能詩畫善談論  
疊疊似非真能出世人登天游峰入其菴又遇一劉姓道  
人此人則禮數簡略有希言鴻濛之風坐一亭良久默然

而已此峯巖獨陡峻松莊與諸生多畏怯不能從惟麟身  
甚驕捷達險處若鳥過而操舟真不忝乃翁風度又由此  
再鼓柁而進西窮九曲盡處則望見人家村落聞鷄鳴犬  
吠之聲蓋突然又鄉莊景山之勝將亦於此乎窮矣於是  
相與操舟還順流而至大王峯之下峯又名天柱擬一登  
顧梯級木為之疑其朽令從者試先上聞發折聲知不可  
冒危險取傾墮遂一望而止暮仍宿會真觀松莊請何以  
為題抑何以為諸生別予惟茲山勝槩在九曲其溪流似  
楚中之漢江然不如漢江水之廣接筍巖石壁似西蜀之  
劍門闕然不如劍閣之崔嵬而鞏固大王峯從下望如鄒  
繹然不如鄒繹山之大學則學焉因九曲溪流以求漢水  
之廣因接筍巖之石壁以求劍門關之崔嵬鞏固因天柱之  
陡峻以求鄒繹山之大因高以益求高因廣大以益求廣  
大斯可謂善遊抑又可謂善學也已又聞魏王子喬乘時  
人得道此山而尸解於漢桓時此山蓋神仙窟宅故山之  
兩崖多仙院幽貯巖穴間今猶隱隱可望見荆川老師亦  
嘗遊此山為予言大王峯上有二仙坐化其形體今猶在  
此皆出世法而文公先生選勝珠茅建精舍於此山之五  
曲招徠四方學者相與共發明聖學其所傳千古猶不磨  
亦惟此山之靈能相之此又能用世與能傳世事視仙家



別為一門者又迥不相類矣松莊曰敢問所安予曰晦菴先生從事聖學亦嘗旁及於玄門如參同契之書有註可見也諸君力能為則請兼為之力不能則亦惟聖學之從而已矣以此為遊武夷旨即以此為遊武夷記其可乎松莊曰可予於是遂記之

### 議防倭

倭之來在海或仗我中國人為船主比登陸則又仗我中國人為地主蓋倭以剽劫我中國人為利而我中國奸人則往往以得主倭為利直浙皆然閩為甚閩之泉州尤甚禦之法莫善於洪武初湯信國海上之經畧其法自遠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七

東山東直浙閩廣凡沿海要害處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而閩之五水寨尤石畫也廢不之講久矣嘉靖癸亥甲子間二華諱公來開府提督軍務與總兵戚南塘共訪求信國之遺蹟修復之西為烽火門寨在福州寧德縣地方與浙之溫台接壤次西為小埕在羅源連江長樂三縣地方又次為南日山在福清縣鎮東興化府地方次東為浯嶼在泉州府永寧衛同安縣地方最東南為銅山寨在漳州府漳浦縣鎮海衛及玄鐘所地方彼此接界而接哨又防之於海之外是最為策之善者漳之月港向為倭窟穴今改設海澄縣於防禦亦為得策矣第從此更東

南則廣東界而閩廣交界之所為南灣灣中有柘林有金嶼有臘嶼虎嶼有石獅頭嶼有雞母灣有牽猪灣有龍眼沙灣有雲蓋寺灣有清灣有深灣又有許朝光新舊城山嶼在大海洋少人屯聚地甚遼闊而又有險可據近年海賊吳平曾據以叛造居室起敵樓於娘娘宮灣口之前倭泊蒙衝巨艦於灣前深處我師攻之不克賴戚將軍竭謀悉力僅能驅逐之於廣海而其他地方未聞有所以經略他時倭復來與我內地賊互相結而盤據為閩廣間腹心肘腋患此不可不逆慮謂當於五水寨之外於此更設一鎮即其所為新舊城所為官室敵樓增置而修葺分兵分戍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九

守之地可以耕海或可以漁即可省兵餉之四五或即召募土著統之以能將為防海永遠計亦一策也又若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而防之以其時防當如五寨控海之外不當於陸於陸斯無策矣禦倭之船當高大高大則我能衝壓彼彼舟小不能當我也我之長技在大器在長兵在完完居前而夾用長兵大器斯為善用長技者矣諱戚二公敗之於仙遊驅出其巢穴盡殲之於廣東之界上用此法也濟倭之人在士夫家之門幹在我學校中一二無恥生亦或利倭之來相與將迎而羽翼之如所謂程新所謂朱熙載者則軍門既嘗正法而予亦



吾點草其一二示諸戒矣是在後來者加之意時做猶數事振飭馬海氛庶可逖息乎

### 議勦除山寇

福建之山寇汀漳為多阻山中險隘為巢穴藉剽劫民間者以為糧倚近寨諸奸狡為耳目而我學校中一二無恥生時為之謀主羽翼揆以取重於有司因之以為利其積漸非一日矣前時將官不能兵不諳曉諸險隘道路之迂曲兵每不敢進而坐視其剽劫之四出竟莫敢誰何也有司者率惟怯畏首尾惟奸人言是惑每與之私講解贈賂之請無犯所屬地以為信子庶得汀生陳某者慣通賊為

集賢閣文集

卷之十

二十

不才有司所藉賴真以苟免其地方之失事予欲行點也乃為之祈免再且三予不可竟點之又庶得漳生曹某曹某者許為縣招賊首賊首要利不遂誤其縣官親某者被禍於土樓予亦欲行點而海道公以守延平時喜兩生能曉暢賊情力為解予重違其意姑革廉侍後改既又結納南賴軍門借軍功撥予收復也予亦竟點之我軍門南明汪公與總鎮南塘戚公共議勦汀漳巨寇藍松山等治近寨諸奸狡為賊耳目者抵於法而無恥生予又屢行點無與主其謀者矣勢且孤兵可進其時也於是募知山中險隘首為向導檄參將王如龍等引兵三面進圍困之賊既

集賢閣文集

卷之十

二十一

不得出未由以因粮於我又無有為之耳目羽翼者我兵日糧營連日逼近其巢穴以守之固賊欲逸而不能於是日饑困多死者凡兩月餘千人中招而出者強半矣死者又三之二其不降被殺者賊首以下百餘爾剖其腹腹多草乃知賊已糧盡而坐困如此也夫山寇據險隘以為固則我不能入而攻而我奸狡人無恥生為之耳目羽翼則彼固便於出而掠司防禦者所以袖手無策而不才有司往往與之私講解真苟免以無事其弊坐此爾今奸狡入正法矣無恥生相繼點矣熟知山隘道路者多應募為我用矣我糧營而進堅壁而守之以坐待其困憊彼所蓄財糧曾不能以歲月計所屯聚之聚本為合不堪驅以戰彼不能出而掠則無從得食而我既可以入而攻則彼勢自窘我不輕進輒發致犯其困獸之關則彼有漏死穴中而已聞陽明先生昔勦平南賴山寇及有事於廣西之兩江八寨嘗用此法以取勝固知千古破山寇之法當不出此汪公戚公殆亦倣而善用之歟抑猶有說焉奸狡人為賊耳目者在軍門總鎮能正法而學校無恥生我學使則僅能點草而已陳某者以被點尚未省應武舉曹某曹某者以被點而卒從海賊吳平此非不才有司知而猶起文送之海道公弱其言猶愛之為之救護哉然我愚以為除

惡務本是則軍門總鎮之事也而設縣張官撫且治於賊巢之傍近賊平之後事有不容緩者聞東西洋地方案已有成議請於朝是又在軍門主持終成之蓋設方略以勦除賊使前賊不能為患設縣治以控扼險要使後賊不能又生發是皆保安一方所以為萬全之謀千百年之長慮也聞陽明先生用兵平賊後亦往往請設縣興學校為善後計是亦往蹟之可尋者予故併著於議將以告夫後來者云

### 議文場

今天下文場弊日多而八閩尤甚予為學使因校士真知美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二十  
之蓋其弊非一端矣獎有懷挾有傳違懷挾不在袖不在襟帶間但以至薄紙至小冊子寫至細字或納諸空心硯中或藏諸餅菓油燭中或又縫紉於京報之底內甚至細書兩股肘或又濃書於淡色青衫之裏甚可怪甚可恥也傳遞之弊往常賄通有文生又賄通史書得粘貼同號舍或臨時賄囑同號舍之有文者代為之或賄買號軍為之借倩於隣號之有文者或有賄埋文號號舍下預又賄囑吏書買得其所埋文號之號舍是在監臨且指與提調監試兩司務相與稽察而防範甚至賄賈直指兩司隨從吏奉為袖弊生冊摺於點名後即暗處手授之此則尤獎端

之不可究詰者也是在直指兩司自以公心查禁而一切應役場中者皆宜少而不宜多此外又有拜詞生於有司認字蹟而取之之弊是又在監臨公慎擇有司之以文行著稱不私受門生者取以為閱卷官別設一外簾閱卷所為置之不令與受卷彌封事而兩簾殊卷簾內外分校閱簾內外所取卷送兩司覆精校而監臨公又於兩司所取卷重複精校焉所取或不中式則嚴蒐其落卷以所取之當否即定擬有司者當官殿最自無不竭其明不公其去取者矣至於行賄財通關節等弊在閩省比我南畿尚似少萬一有之蕪而得其情監臨公即注官箴不謹倘更有他賊跡即坐以論罷可也雖然此在文藝公去取當然爾行則何由知之愚以為言者心之聲文果平正通達即其人必亦有志行可取萬一有文優而行劣者是又在督學使訪之當黜之公且正不使其以能操觚幸得濫廁於賓興則善矣予嘗黜三四生文優而行劣者建陽南平長泰漳浦各一生建陽南平生終無成長泰大士夫之子行最惡劣而被革漳浦生則慣濟倭後又從海賊以能文敢大言欺總鎮軍門總鎮軍門始為其所欺終擒之以正法此等生若容令進場得以文優舉則名為興賢而實大不肖者倖進矣甚非 國家所以設賢科求得士之意也因論

科場獎當釐革而併議及此庶幾來監臨公督學使並允  
採擇云

### 議武舉

予於八閩所職者督學使文事爾比文場竣事而復將有  
事於武場也直拍陳海山公檄予與場事予辭再且三不  
得請於是從公閱射前兩場畢乃於九月十三日入簾同  
協堂憲副劉我松年文司監試總領典校事既閱第三場  
策論訖當第甲乙榜中時右方伯某公以提調閱卷得一  
生薦為首而海山公難之謂其文信可而於題旨未為中  
的也則以所取卷總屬予裁定予又再三辭不可也乃用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二十四

陸延平胡福州所首取生為一二某公所取第二為第三  
予所首取第四公以為當拆至第二十卷止予請於公閱  
武舉每科少中會試者非文不長射劣爾蓋海濱生東  
南風氣最弱地力不能挽強予往往被黜不獲以三場策  
論文自表見故少入彀者今請二十名以後惟箭多則取  
如何公又以為然於是令諸君所取文優卷並拆名置案  
上內如予言惟箭多者取焉二十名外又取二十二名是  
科武會中式二人皆二十名以後箭多者也蓋在西止當  
文兼射在閩省極東南則當射燕文謂所重在射不當專  
在文也然則閩武生當求精習射無疑矣夫閩為風氣故

猜也士生其間者力既不能挽強弓則曷能使之精習射  
歟予聞藝以久而漸熟習挽強則力亦以久而漸生予嘗

分守河南而捺閱其軍民也以營陳非所當先每月惟專  
校射視中多寡賞罰焉始猶九矢中二三後中五六又久  
之中七八後則九中多矣發矢也始猶高久之則皆水  
平高苗頭者絕少矣中州人力比八閩信強勁然射之中  
多由久而熟射之能水平也亦由久而力漸生也請移此  
法以教閩閱射其將漸精乎閱射精閩生中武會不難矣  
雖然射時將家一藝爾將才更有進於射者今東南稱大  
將兩公馬一為戚南塘公繼光一為俞肝江公大猷戚公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二十五

嘗總鎮閩而俞公閩產也其熟獸稱著閩廣間表表矣所  
著襄陽集及劍經蓋射術載其中而將畧在焉是諸武生  
者因學射當併究心者也請著為議於武舉中因文以水  
射又因求射以求得大將如戚如俞倘一遇其人為  
國家放大用於來日則予武錄序所云海濱燕趙殆又不  
足稱數矣是為議

### 戶部負外海橋夏公墓誌銘

予昔偕計北上與今戶部負外郎海橋夏公同車其未就  
車也不與人爭車既就車也不爭車中善所以居既就車  
而與數人者共一車也魁梧之體蓋凝然終日坐無惰容

亦無有傾倚態焉予以是每私心敬公既而同于舉癸丑進士往來交好秉曲兩相吐予喜與公文方莫有逆也乃今年之七月予轉官來歸則公已即世經年矣公之子禹謨等將以十月之某日葬公於峴山校新阡持太僕錢公狀來請銘于惟交游中能坦然不設城府似公幾人予最知公又方悼公之亡也銘其可辭哉銘其可辭哉按狀公諱儒字汝醇嘗讀書海會橋南僧舍因自號海橋居士其先汴人有諱德者仕元為淮南路判官家於淮高祖考良自淮徙居潤城曾祖珪又徙居丹徒鎮遂為鎮望族云父鑒字文和別號西庄以公貴贈承德郎母徐氏贈太安人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廿六

承德公生子男四人伯偉仲仁叔信公即其季也生而警敏為邑弟子有文譽以禮經中應天庚子鄉試其會試則予癸丑同年進者也初授知浙寧波之鄞縣陞授南京戶部江西司主事卒乃止今官馬鄭故倭奴出沒要區民患甚迫切而民力甚窘惟公寓節縮於調發供饋中由是民賴以不擾地方亦卒賴以無事始倭之逼鄞也城議更築公曰修之便卒如公議修之果稱便語在石塘閭太宰記中時當道有因軍興議請預借歲辦者有欲主令富民造兵器供軍餉者公力言不可於郡守咸廢不行雖忤當道意然公以欲紓民持論正故其人雖甚憮公而卒亦不能

中傷公也乙卯慈谿被倭其民奔鄞以避時賊勢猖獗甚有議拒弗納者公斥之曰此皆朝廷赤子奈何分彼己忍使橫罹鋒刃耶於是大開城門納之賑處得所慈民賴以全活甚衆鄞有爭水利而積歲不解死於訟猶不已者公為築隄黃潭決塹張村利興害除而爭者遂息有冤獄不得雪亦有疑獄不能明者公一辯其枉一使伏其辜而或肖公像以報或又以異政稱焉是時總督梅林胡公侍御玉泉趙公沽渠李公交章論薦大要稱其慈良朴直簡約寬慎如公之為人其遷留部去鄞也邑人遮留之不能得則為勒石樹碑以識去思今觀東湖黃僉憲公所為文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廿七

大要又謂凡几抑抑春煦冬溫亦可謂得公之真者矣又如權杭稅而不為溢額之取以要能名但謹稽查除積弊而已其在留部則以倉米浥爛憫倉官王仁之無辜而以他羨餘補之卒全其家以歸公行事務寬大其可稱類如此公始以不及被考當落職也人多為公不平乃公則固怡然就道方擬改選天官也而疾作於瀛海道中比亟馳還則竟不能起矣於乎以公之德之才而壽與官僅止於是此豈非命歟公為人質實而重厚孝友天至處兄弟終始無間言分財遜祖遺業不取養從母徐事寡嫂韓恤族妹皆極有恩調故舊親友能滿其望待從子禹甸無異

已子其教之也亦如教其子云蓋公以長厚之道居家而居官乃其天性之固然至於視隣邑民同也民視從子真猶已子則尤公之厚尤為人所難能者也公以其年月日卒於家距其生正德丁卯享年五十六配嚴氏封安人側室蔣氏子男五長即禹謨邑庠生娶陶某女次禹貢娶禮部儒士錢文女錢即太僕公弟也次禹功娶太學生何喬年女次禹鼎聘府庠生居哲甫女俱嚴出次禹時聘尚寶卿新弘女卒未娶蔣出女二人長適叅政茅鑒子湏以許聘府庠生戴麟趾子先得孫男一道隆幼未聘銘曰德厚而年不為壽才大而施未及究天於善人云胡不佑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七

山新阡期公萬年名比羊公庶其無恭焉

### 封居秋田謝公墓誌銘

按狀公諱緯字文卿別號秋田居士其先蓋江左名族也祖居邑之懷南里曾大父某以富戶充貢筮苗稍廢其業公之祖諱某者始徙居郡城今某幽宅尚歸然存故里云公生而岐嶷少好誦鄒魯言尤工書織好道動益上通鍾王矣於是謝秋田書遂著名郡中人從公求書者戶外屨常滿郡大夫聞之因辟公為從事功曹居無何即棄去曰非吾志也乃以所學教授生徒兼課督其子都運君兄弟都運君兄弟文與行皆蔚然有成出自公庭訓而多

都運君始由計部轉而刺括也公親蒞括謂之曰括俗淳習儒簡訟汝其專用拊循毋事紛更為以貽民惠苦逾三年括政成僅轉今官公則又貽君書以為古之廉吏多由能職以自表見汝第勉為之勿謂此官為不當汝意也故都運君奉公訓言惟謹所至有廉能名初公喪浦安人都運君浦出也而方在署亂公愛都運君異甚蓋自以憐君少念浦安人最辛勤故見君猶見浦安人也既而都運君連第登朝矣公繼娶杜安人適又喪時都運君之弟曰敦曰徵曰敕者又方幼未立也公則又愛三子也異甚蓋又以都運君既成名而三子者則方幼未立也而又喪其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

七

母故見三子又猶見杜安人也人知公之能教又能用其愛指諸子如此公為人坦夷汪濊善與人過失人亦不能測公之淺深雖處窮約每悠然自足不一日有戚戚容其以都運君奉計部最受對命於朝也章服軒乘輝煌閭里鄉人咸為公稱榮公則又冲然簡樸而和易殊不異曠昔時為人人以是又知公之能處乎約無驕蹈也如此公少失怙恃依於異母兄某某以嫡庶故快快遇公人多不可堪公友恭則逾至比兄亡凡治喪之費一出於公使其厚費不以累所遇有幾微然於懷為郡功曹時同事者生註誤法當配公憫其無辜引以已歸由是其人獲以

自全而公亦旋得白馬又有金銘丞王某者以被逮潦疫疾亟與通求居停莫有許者公獨延之家旦夕且死為料理終具聽其歆且奠於中堂不為忌人尤難之生平不以盛怒加人雖僮婢有過但小加誚讓而已終不以重楚相及也人以此稱公為寬然長者由親及疎由輩行及僕隸其能厚道待人類如此公生於弘治乙卯卒於今年嘉靖癸亥六月廿三日享年六十有九初娶即浦其繼即杜也並與都運君貴贈太安人浦安人生子女各一人子即都運君多教舉庚戌進士娶許氏封安人女適高節杜安人生亦三人即教教教教娶陸氏徵娶張氏皆郡庠生教娶妻鳳閣文集卷之十

命服兼軒嗣公者有言尚未能報公之恩德居其厚裕及後昆知公者又有言尚未為大公之門惟公德教雖凡猶存光大之慶未盡於公身是宜在公之子孫野莊荆公墓誌銘公諱樹字汝德家有蕭野田別業公父事十府君寄耕於是號樂耕故公自號野莊以示不忘先志之意也其先世居曲阿之某里自祥十公壻皇塘來令尹氏遂卜居之傳及公蓋七葉於茲矣世以力田為善能振其族故皇塘之荆氏稱邑中著姓云公性孝弱冠即喪父事十府君能奉其遺言慎以養身勤以治生惟謹事母許孺人能得其歡從父享十一君早歿無嗣從母賀孺人却族人爭繼者必欲得公為嗣子公曰某獨子豈宜為人後於是固讓於爭者而不得乃生事死喪奉賀一如奉許孺人而所遺產則悉歸賀孺未嘗有寸土一椽之受即受必酬以直明初志非利其有也公為人小心謹畏又素能以厚道居己人有非事相干者必直以理或曲處以情不煩官府也而又能坦然忘其入於既往其與人承接雖卑賤童豎必婉言和色款及之無惡聲無傲容蓋公生平雅性如此每歲歉人饑必賑貧者以粟有稱貸不能償者報大其券有鬻產者多以厚直酬之雖增擴祖所遺業數倍頗致饒裕而能

得人人之心故荆氏之循理畏法能大其家世者必舉公為稱首焉自中年以至於老無歲不追致名師無師不加隆禮故能教諸子俱有成孟文炳季文煥並遊國學升上舍仲文肇叔文煥先後領士子乙卯鄉薦而煥登已未進士自為程令陞戶部某司清吏司主事諸子若孫者蓋方嚮榮進未艾也而又能推其餘以及族人之子弟其族人之子弟願鄉薦升國學補邑弟子貢者多至一二寸輩出自公開導之力為多蓋公奉其先府君遺言即推廣以教諸子若孫又推廣以教族人之子弟故荆氏之能教其子有成又能波及其家慶於族人也亦自公始之若公者其可

善風阿文集 卷之十 三

謂吾鄉之善人也已初邑大夫有以鄉飲廣請者辭不肖赴曰某何德可以當此戶部君始授官為程自京師還而往及自為程轉官來歸兩持海內諸名公文為公壽巡按我蘇松文峯陳侍御公聞公好善有子楸有司致冠帶書衣於門以為公八十優待之殊禮公皆謝不敢當曰某此生有餘榮當亦有餘愧矣戶部君在為程時迎養再三公因一至焉日惟以勉強行善事及平反獄囚二語教詔之不已去年冬疾且亟矣猶以勵清白無墜家聲為諸子囑不已也於乎公無一念宵忘為善亦無一念宵忘教子為善其為人類如此若公者真可謂吾鄉之善人也已生於

某年某月日卒於去年十二月之某日得壽八十元配馮氏先公若干年卒側室吳氏亦先公若干年卒子四人即炳燁炳煥炳娶高氏燁娶周氏燁娶徐氏燁娶鄧氏炳燁燁皆馮出燁吳出女二人長適于從兄某次適鍾卿孫男六人炳子勉學國子主娶于兄某女燁子之封聘武進周某女燁子之奎聘武進吳某女八壽聘京口曹某女煥子之鄉聘金沙范某孫女之圻聘于從子某女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諸子卜以明年正月某日葬公於某處之新阡與已葬為孺人合窆馬先期以狀來乞銘墓中之石予觀公修形美鬚氣豁而神爽其相頗類昂霄之鶴

善風阿文集 卷之十 三

雖既老而耳目聰明步履強健猶若壯夫竊嘗心異之故往年因舉恬愉之說以壽公稱其有襄陽龐公不入城府之高為能恬以養神能教四子一孫有成足追燕山之實氏為能愉以自樂其性以是願公期願上壽且備膺祿養寵褒於將來也今公所享雖不為不壽且榮乃竟未滿百歲未授褒封遽已矣雖然公之為人足稱於鄉閭其壽有出百歲上者若夫褒封之典則方有待於諸子若孫蓋如取諸寄也是宜不足為公憾而予以姻黨之知公者宜為公銘銘曰登耄年非不壽有可以傳為不朽以善教成子名身前宜褒身後榮寵之身實之子在公一家足稱美吾



為銘納諸幽石不磨兮幾千秋

顏母鍾太孺人墓誌銘

鍾太孺人者封 南京大理左評事長沙樸菴顏公元配  
雲南按察副使衡屋先生母也大孺人既卒之三年先生  
以服闋赴選天官某時承乏翰林辱以墓中之誌見托既  
而先生補官去 京師某亦尋出為西川學使彼此宦轍  
所經不獲相邂逅凡數載於先生命久未有以應也今年  
甲子某自汴藩改視學政於八閩先生自其家以江西右  
方伯春江董公狀來申命之惟某既出史館先生猶追念  
曩所托不置數千里命使寓書何敢當又惟先生昔宰吾

美鳳阿文集

卷之十

附

潤之金沙也某為諸生時即嘗以文藝受知則因先生以  
知太孺人莫如某者矧又有命自昔其何敢辭按狀太孺  
人家長沙之善化鍾故邑里中望族也父海以高行屢為  
鄉飲賓母胡夫婦潛德有梁伯鸞孟德耀之遺風焉太孺  
人生而有淑德於女中行居第三父母最憐愛惟第三女  
人謂鍾氏女有賢行亦惟第三者以最稱踰并以擇配歸  
樸菴公公故仕宦家子清白相傳生計頗落薄惟太孺人  
脫簪珥躬織紉周旋歲以儉成其學業立德養甲戌  
公連捷鄉會試以某人榜進士知四川重慶府之巴縣在  
官務抑豪右志不得盡行惟太孺人力勸公解印綬歸既

歸猶及奉竹軒先公里第每以嘉辰夕奉觴為壽惟太孺  
人寔協脩色養終竹軒世以孝聞公喪先妣黃哀毀有禮  
事繼母任尤能當其意惟太孺人亦善執婦道能得後姑  
心尤他子婦所難公多子而善教文學行義人盡充其才  
率蒸蒸起惟太孺人寔能以中國家訓相成故各有成立  
如此公性朴如其所自號太孺人亦雅不喜奢自公家居  
後優游泉石間數十年太孺人每親執酒漿供祭祀賓客  
事事能適公之意以相與白首先是嘗從公泛舟通惠適  
方有時行疾舟人不便迎醫令僕從遍施所携藥餌以全  
活病者其賦性恬淡而好施蓋亦與公同氣味云生於成

美鳳阿文集

卷之十

附

化之庚子二月有八日卒於嘉靖乙卯十一月某日享年  
七十有六其塋即於是年十二月十六日與樸菴公合窆  
於嶽麓祖塋之次其受封則以先生大理評事任遇九廟  
成推恩也子男五人長嘉賓國子生次嘉會即先生次嘉  
善舉人嘉慶國子生嘉兆庠生孫男八人若愚舉人若思  
娶閩氏若孔娶陳氏若朴若虛若訥聘黃氏若春若禹若  
啓孫女四人瓊英玉英蘭英字胡春戎子克誠雲英字瞿  
賒尹子順曾孫男一人其端庠生他婚聘皆名族已載樸  
菴公誌者茲不復詳嗚呼太孺人生於鍾為淑女歸顏為  
公今配於舅姑稱孝婦於先生伯仲則又稱賢母焉乃若



早勸公歸田能不慕榮利又能以藥物施病者有濟人利物心是又男子所難能事若太孺人不惟兼女德之全抑可謂有丈夫之志識矣是宜為銘銘曰嶽麓之原有舊其阡曰惟顏氏先坐在馬鍾太孺人與樸菴公言歸於此生死皆同妻從其夫婦相舅姑猶似一門既恬且愉我敬勒銘為納諸幽名山是宅經幾千秋

### 天游楊君墓誌銘

天游楊君與予交十七年矣始於庚戌歲聯君偕計歸舟舟朝暮泊君亦朝暮見時見君持論高貌揚而志壯問出所為初稿予予知君文士中最超邁者每私心奇之己未

集鳳閣文集

卷之十一

七

君復上春官予適承乏太史氏時相過從見其持論高貌揚而志壯猶昔也一不遇即飄然歸人勸之仕不應蓋世方濶故不屑於仕君其介然不群翩翩濁世之佳士歟乃癸亥冬予以視學入閩則見君論議種種多折衷洙泗灑洛而發揮其所獨得其壯志猶然氣貌則殊恂恂矣既又出所著閩學源流及困學二錄者相與叩證可否銳然欲登聖賢之堂與君蓋又道求自得非但高一世以為志而已也予於是蓋三見君每見每不同如此君可謂進矣乙丑還自春官方寓書勸予以正學迪士勿人人殊言猶在予耳未忘也乃遽聞君已矣斯文之痛忍言耶嗚呼尚

忍言耶冬十一月予轉官來歸道由建既臨君之喪猶感悼不能置今年丙寅春君之長子德興急持王雲竹先生狀數千里來請銘予惟先生行高一鄉方檄學官有司率諸生及其門其言可信予忝君道義交久又雅知信君者其忍辭不銘君耶君諱應詔字邦彥嘗讀書武夷天游峯上因號天游山人其先來自鳳陽府壽州延壽鄉始祖朝先者洪武初隸戎籍從征永平陣亡二世祖福補其伍以功歷陞都指揮僉事自楚閩調閩行司遂家於建高祖釋世襲建寧左衛指揮使後調泉州衛管事曾祖海由祖職陞至本司都指揮僉事祖松歲貢生任香山廣州二儒學

集鳳閣文集

卷之十一

七

司訓父輝隱不仕云君之未生也其祖嘗夢大日照其家紅光滿室君應是兆而生生有大志年十四從祖宦學廣中二十而遊庠序三十一而舉於鄉嘉靖辛卯科也祖初於廣試叩君所欲為君言欲讀盡天下好書幹盡天下好事做盡天下好人自童稚時其志已如此既而嘗携所業京師京師人張氏崑崙者號能詩文一見稱為司馬子長李太白復生君亦不以屑意切嘗慕諸葛武侯范文正公為人嘗慨然著中興十策欲上而不果又嘗謁徽國文公祠仰而嘆曰服儒衣冠若他日不殂豈於是非夫也最後又嘗自言得及孔門當與諸賢分半席而坐然則君志自

有在一詩人文士稱名家曾足滿君意耶初自壬辰舉進  
士不第遂通遊燕趙齊魯間久之歸充然若有所得其卒  
業南園子也獨心推奉常呂涇野公師事之公稱君心地  
光明具有作聖本體其與相知者商訂所學每云學以寡  
欲為本以不愧天為的人有橫逆相加報受不報又自謂  
能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君於學真可謂有得矣  
蓋其志直欲齊古人不苟同流俗嘗即所居作道宗堂奉  
祀孔門諸賢聖下及有宋諸儒及涇野公日揭公所嘗著  
數於壁間若日與衆對又作日史自謗蓋真能不愧師門  
不欺屋漏者其取諸人為善也始以能詩文通交當世名

身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廿八

士如王遵嚴傳丁戌諸君皆生平極相許可藩臬郡守而  
下有崇尚儒術如雙華柯公健菴舒公存菴松澗二金公  
等皆忘形忘勢分願與君交而東廊郭公龍谿王公及子  
師荆川先生凡名公訪遊武夷者非君莫與俱至於親往  
衡章介菴二先生間君志篤於學多神性而心許其同年  
友松莊溫陵蔡君慕君之高遊謀居建以日相砥磨蓋皆  
人所不能得者君之有得而日有進也蓋非君取人即君  
取於人誠不為無所自矣若君豈非流俗中所最難者歟  
所著自二錄外有衛道錄以斥禪學之非有五經辯疑四  
書要義以發明聖賢之真旨然志未就竟歿以沒可惜已

君性孝友以父母早謝養嘗著懷親賦以自憫年餘六十  
猶思刻木事之其自廣絮其祖及祖母鄒二觀以歸也君時  
年以爾即能如老成人間有虎大虎嶺與一僕守空山遠  
曙竟以無虞遇盜彭蠡湖中流擊楫自若忽颶風起須臾  
舟竟脫僉謂孝感致之愛異母弟應誥施及其子公輅等  
不異己生莖故友謝君阜情反出謝君之弟上可謂有厚  
道居鄉不泛交不妄取與然或急難解紛倡義舉作士氣  
則爭先為之惟恐後處家以嚴教子弟以禮平居無事足  
跡不履公庭一布帷經十餘年不易固其性然亦由學  
力所到乃能然也君生弘治辛酉十月十五日卒嘉靖乙

身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廿九

丑十月初三日年六十有五配邵孺人先君十年卒以丁  
巳年十二月十八日君自治生墓成而莖孺人於其次其  
內行具龍谿王公誌中子四長德興郡庠廩生娶李氏次  
道輔甲子舉人娶朱氏次文載娶謝氏次朝範娶王氏女  
二貞適彭以旂鸞適雷世澤孫男二廷襲娶徐氏廷節幼  
孫女三方適雷應治靜莊幼所著天游集二十卷困學錄  
四卷所編閩學源流錄十六卷俱行於世乙丑冬十二月  
有七日德興等莖君天湖山即君所自治生墓邵孺人所  
先莖處也蓋既莖而後請銘銘曰詩賦文章李白馬遷人  
或稱君君不為然建有大儒曰惟夫子思齊未能為君所

恥言足文身洙泗淵流子稱克家禮樂箕裘昔世方淵十  
舉未仕今時已清一疾弗起考亭之哉可卜千載惟君斯  
仁父亦不改

祭懷東婦翁

惟翁天挺直躬人中著德孝友成行享於鄉國從義不回  
從善甚力宗鄰視之並以爲則翁之先公以世德稱曰惟  
家嗣不承家聲惟太孺人時或也慈長而承歡猶孺子慕  
翁於諸弟且撫且誨有師之嚴有母之愛費有所當節財  
本用之不輕義有所當施則棄亦不吝於傾是非取象月  
旦周風買田周族希文是宗以棄官之早而庶幾於彭澤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四十

之元亮以城府之不入而比之襄陽之龐公非所謂異代  
而同調均之爲末世之高踪也耶某也晚出翁門素辱翁  
知休戚相通道義相期昔予別翁應翁之哀今烏來歸果  
爲翁悲自翁之云遊也鄉無老成家長著龜此已增我一  
方之感嘆而如渴與饑矣矧予之於翁而終言永訣其何  
以慰吾之私墓下之真情因詞見三上翁腸有淚如霰尚  
餐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二八閩稿下目錄

奉存翁老師書

奉存翁老師

奉存翁老師

寄嚴養齋公

寄羅念菴先生

寄羅念菴先生

寄汪南明巡撫

與劉羽泉中丞

寄金松澗

寄周洞巖

寄周洞巖

寄劉我松

寄王近山

寄龐惺菴

寄高鹿坡

寄胡廬山

寄胡廬山

寄吳悟齋

寄王會泌

論講學

論士習

論著述

論學職

論學政

寄孫淮海	寄唐惠菴	寄唐惠菴	寄戚南塘	寄俞行江	奉林對山先生	奉林對山先生	寄鄭環浦	寄王雲竹	寄洪方洲	寄蔡松莊	寄蔡松莊	寄楊天游	寄陳對溪	寄丁少鶴	寄孫石雲	奉存翁老師小啓	奉袁元峯閣老啓	奉李石鹿閣老啓
			論地方事	論士風	論風教	論久任	論風教											

卷之十二

二

三

奉錢汪南明撫臺出巡啓	奉錢戚南塘總戎出師啓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十三

三

三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二 八閩稿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莆田王大道校正

奉存翁老師書

附啓學職之當久任視他官為尤某前者於西川未得久在地方甚用為歎茲遇廟堂主張科疏部覆已經奉有行矣觀典章賴栽培得免罷斥此後若有循例遷轉仰祈暫停寬假歲月外郡則歲考得以巡歷一周省城則書院作養諸生冀得相與稍久庶有轉移以收末效而某一人之私情或以三載之考叨有贈典以馳先人則師翁莫大之恩賜也某恃翁恩猶父子敢以情布伏惟台慈俯賜矜登錄上書院規程一帙請教風便幸不吝一批示至懇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四

奉存翁老師

恭惟四相同朝同心同道同致太平有道之治定賴我師翁旋乾開泰於其先抑何盛歟昔嘗歎悅世風之日下不謂遽轉移至此我翁經綸老手真可謂高出千古矣某在陶鑄中亦得以與觀太平有道之盛抑又何幸雖然以世道則誠幸矣若某之自處則殊未敢自安也昨者因請久任而早得內遷轉南未幾轉北又繼之從來未有如此出格者初以奉常改北日承顏色於師翁開闕之時此猶可

以稍安今偶叨陪銀臺為侍缺奉常之地而誤蒙聖恩

即有如此超擢從來又未有如此出格者也某自聞報以來感恩揣分日夕傍徨莫知所措本月廿九日吳子言見北上曹附小啓偕布某以不才叨冒感激而不自安之意無欲有所請教於門下時聞此兄從陸行故敢以先容相托不謂其又便舟也茲違家丁代申感謝衆私并具所欲請教附以呈覽固知於例未合於事體亦為未請無素中心不安情懷難已恃翁父子師生仰祈慈念一賜可否之某生平不欲以名位先人仗翁之教使某從此進安不在諸同年先尤不在諸同館先內安已外免人非下可以失効愚忠上可以報答君相之知遇則為終始成全大矣某不勝激切祈禱之至伏惟鈞亮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五

奉存翁老師

論講學

惟翁以清德師表天下昨於禮部議選舉法既欲挽回淳薄以端士習茲當計吏之期又以公心主張於其上使世風日向昭明誠千載一時也欣賀欣賀某惟人才倚養而成人風由教而善八閩習俗較之西川稍不如轉移亦似稍難蓋士人志向不高由義利不明義利不明由教不立爾今於科場後欲經理書院以文行志三者分取諸生肄習乎其間文優者令以文無行志行可者令以行無文因

邵魯遺風做蘇湖教法經義治道各分一門通其一乃蘇  
其餘力行學文各定其等獎乎此以勵乎彼文不取填套  
冗長而務以心得為妙趣學不尚空虛口耳而務以躬行  
為實地析義利之秋毫明心性之宗旨積之以久磨之以  
漸率之以正孚之以誠或者士心可稍向高明而風俗亦  
可漸還淳朴矣雖然教必得其人而後立學必待乎講而  
後明其不能以此身為士人師而徒求之於口舌言語之  
間其為口舌言語也又恐淺陋粗鄙不足以發明聖賢之  
精要而切中乎學者之膏肓則於師儒朋友之聯及為無  
益而有損前者助教李棟壯上曾寄錄延平生問答一帙  
甚屬阿文集

○卷之十二

六

正將求教老師以為教諸生之地爾久不蒙裁示可否茲  
因通候之便而復私有所謂馬夫因師門之教以能為歸又  
因延平生所嘗與聞於師門者以風動全閩之士於以特  
移浣薄而挽回淳古使教立而才成他日可以備禮部之  
選舉充吏部之權用以無負相公德意皆將於是乎取之  
然來自惟則非能立教而講學者此弟子一念微誠所為  
汲汲致里於門下之與其進而指其迷也不揣僭有所白  
某不勝悚息之至惟門下有以終教之不宣

寄嚴春齋公

去冬曾附興化府推官周希旦具啟上申賀私想達矣

惟門下以文章道德為當代名公行即晉陟上台生調元  
化凡海內大小人士盡歸門下陶鑄中某也無似寔首蒙  
陶鑄有年每自恨圖報無地公近因科疏履議學職當  
久任此正某夙心也惟是八閩士習較他省稍難轉移近  
於養正書院分文行志取士充肆身自處於其中朝夕漸  
磨遠邇風示必罄一得之愚以冀收未效於萬一然亦非  
稍久不可茲者親典章仗戟培得免於罷斥之列恐因循  
例叨轉事難就緒緣此不避忌嫌敢以情布某或奉職無  
狀續當論罷則不敢辭如其未然則望寬假歲月責以有  
成而某因三載之考亦或得以少盡其私情用報老親於  
地下則公莫大之賜也生平進步不敢冒昧有干惟此一  
念不能自已又知事非干進或亦為公所不罪也特愛輯  
露其愚伏惟慈鑒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七

寄羅念菴先生

某自先師捐棄以來每思迂疎陋劣之人無從質疑受益  
顧海內宗盟如公寔繁斗山重望前此擬轉楚省一階冀  
得於微麓經行之便一造請以抒積悰不謂今又遠出八  
閩而大賢於時事又似未有出期緣是日夕殊耿耿也今  
春蜀閩幕有揚斷事者從周南入京師曾附一書托轉工  
役聞令弟尊九轉許州二守擬得於汴城一會晤敬詢劬

後以接來教如曩昔於川中時得通彼此音問此中正切  
切乃不謂五月間叨轉東還時令弟則尚未赴任也抱歎  
至今懷慕殊不可云喻近以校士過汀州見長汀王尹奉  
詢起居知此尹即公門人也從此備候有便矣私心甚喜  
又聞主張貴縣圖冊井井足貽數十年均平之益於一方  
此賢者經濟中一事以此窺公未盡忘世私心又甚喜王  
尹敬道德履亨嘉及令器尊兄雅志則又喜不能定若親  
叩函文獲覩有道休光於一門也某無似忝司風教者再  
曩於西川奉公真切訓言以文行操切諸生雖行之未久  
輒叨轉去然川俗稍近淳樸似亦有一二末效矣非公其

妻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八

孰成之茲來閩省其地利心競習漸淙頗深較巴中轉移  
似稍難而迂拙於此又或恐有未宜惟是積誠守正化誨  
之不已在鄙念則亦不敢自怠竟未知可否如何也惟公  
垂念不吝時時開迪使不墮落則終身受益多矣切伏切  
伏先師建祠已就為觀所撫臺以生前簡禮之故不悅於  
其身後而有司承望但扁以文章名家主尚未入近為常  
郡六學諸友作一呈投遞督學耿公此雖未文似謂於先  
師生平亦頗得一二形似謹以原稿錄上請教望批示  
誌銘專待為泉壤增貴某行時舍親玄卿兄托驛方過  
行狀此時想亦可執筆矣狀成容專人叩請如何正肅

未入川某時已先出川矣天之限人每如此可為一慨此  
兄文學政事能不忝門牆邇來未知時時得通訊否也特  
愛冗次草草如家書狀伏惟道慈亮之外家祠仰乞大作  
以垂之世世倘已脫葉幸發來吏費下至荷

寄羅念菴先生

歲前於臨汀校閱之後曾遣吏人賁小啓走候門下時則  
以王尹為公門人故喜於通問得便也此吏未還報而邵  
武學博李君以轉太學博未辭知又出自門下喜此君雅  
志甚得老師法門相携連日彼此不忍捨時則魯原曹丈  
適出公一書中言右手不能作字問而始知道體久欠安

妻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九

蓋緣未聞故前書失於奉訊歎不可言此症當是風濕所  
致豈庭戶久不出四肢血脉覺有拘滯不能流動乃爾耶  
某以而隨時隨地若真趣活潑時或出而游衍登眺於外  
以發行其胸中之所自得此是一疏風順氣散也久居一  
室終歲不與人接應無乃有幽鬱乎公道能自得誠不放  
以是相窺乃晚生所以仰思門下至情則等於子弟之戀  
慕父兄是以不覺其多言如此爾伏惟尊亮

寄汪南明巡撫

昨差官還閱草草附短啓上謝殊愧矣恭此後又經月餘  
矣正於十日前發送役全齋所寓校文編還報忍過瘡作

又停閣十日餘積仰愈久愈深然積愆亦愈久愈甚也仰  
祈門下慈亮之惟荆翁老師具一隻眼能得古文人作者  
之妙於千百載之上惟鈞臺獨立千古能知荆翁所以知  
文之妙處而銳意欲表章之皆可謂一世之豪傑誠不可  
無一言以弁其首於以傳之於後來曩求大序蒙慨然許  
矣望終其諾千萬某不自揣量亦欲聊綴數語於編末以  
一鳴二公之用心愧病未能然亦終不敢負此心也已刊  
新篇共六十四卷半年間自病苦酬應外即字字句句皆  
經暇日但可云勤拙相補爾望轉發善梓之某意此編詔  
制尚未備然係王言不應混入卷中擬另編首卷一二另  
製鳳閣文集

卷之十一

十

與劉羽泉中丞 論募兵

浙閩事關唇齒而義為人則軍門汪公舊子民與總兵戚  
公所嘗訓練而感乎可用者是以此樂於用之而彼亦樂  
於為我用也浙能為閩受募而應援浙施誠歲歲及閩矣  
然聞人言應募人數在浙中有難於稽查而約束者不知  
此事曾經 題請必有文移相通正為浙中存體可以稽  
查而約束之也不然則從私募可矣人又言欲以嘗來閩

者分定班次以應閩中之募果若是則嘗來者當遂為調  
戍爾人何以堪今聽其願否而募募而之也歲一聽之還  
蓋是順人情而使之真視浙人即閩人無彼己也昔也驅  
民而為兵今也欲驅兵而還為民此誠是良有司事然使  
不銷之於無形不鎮定之於其上乃以一旦操切之而拂  
其中心之所利欲即為浙慮恐亦非得計也若使哨官名  
總於其縣有司有執禮物來見者則以為其所轄兵得還  
有吝惜退縮不來見者則以為其兵不還此亦豈良有司  
所以驅兵而還為民之實意哉惟公察之

寄金松澗

鳳閣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某昔讀臺頭每嚮慕公今者得依附末光果以志行相似  
日契而日親譬如飲甘泉焉所謂淡中之味久而愈長者  
非歟奉違以來日夕精爽猶若在公左右決旬餘乃出大  
安挈家行甚遲滯然此心則尚以去公為甚遽也道中事  
務多草草仗公必有以正相成處尤是去後之一幸省城  
諸生初甚苦其習之難挽諸生亦甚苦弟之嚴昨相別時  
乃覺多有感動者三四百里追送而牽引猶或出於勉強  
而然至於不言而涕淚橫流如陳鏡輩此何因耶以此願  
吾文勿停閣書院之課督也春秋傳義弟拙稿也初為諸  
生謄寫之不給故發書坊梓行之今解到弟行矣望查福



州府屬在書院之同經者人給一部其在興泉漳者則發  
該府轉給如何賜送官兵能知吾文意甚効力皆願送至  
常山侯弟登舟乃還弟亦欲藉其力一送之知吾文意亦  
欲其如此也容附謝行次意到即書語無倫次萬惟台亮

寄周洞巖

別來不覺兩旬猶滯泉南蓋為同惠等邑閱卷及雲川兄  
強校儒童以致稍廢時日如此後是恐福興等處皆援以  
為辭矣奈何以此思吾文道義真愛相體相成人感不  
能忘也雖然雲川亦豈得已哉多考二百餘生即了却渠  
一念然士夫家托不肯一一依徇而士夫家亦頗翕然見

妻鳳阿太集

卷之十一

十三

稱發落後無一生喧於門告於路者春元未見欲有所干  
則閉門謝之亦怙怙不復有一言說校之津俗迥別此又  
不知何也細思漳俗要是稍向朴則稍亦向野伏門下以  
禮樂陶養一方擇人分訓使人人能求情性收精神以成  
揖讓而明教化即此便是聖賢作用文翁在蜀風斯下矣  
此豈獨第一人當知感而知服耶僕之僕之接到魯原文  
書知欲以請告乞身於事體亦謂當然能以青年決不  
肯苟令人增敬弟輩方領教愛而遽相睽離又方於清  
時令賢者欲引去令人殊增感慨也然否然否此中士大  
夫性來又達且不得窅兄次了序記二文發差官還報草

卓如家書狀且不得一乘筆親書歟甚明日往莆陽後瞻  
望又漸遠矣人便或過中時不吝一言常如面談如何臨  
書若對光儀不勝耿耿

寄周洞巖 論士習

寓漳旬日受教益則當佩以歲年且慈謚禮隆願行復承  
愛念不置而與人為善一既真誠則尤是從來所少真所  
謂道義骨肉異姓同胞也感戰感戰方今風俗之薄惡寒  
自人心薄惡中來彼中勾夷倡盜種種敗壞處兄經累  
海波當見日清而人心士俗則尤所以致此之根更當有  
以拔除而轉移之士夫舉人見百兩銀如性命關繫一般

妻鳳阿太集

卷之十一

十三

昨眾舉人送至江東猶要之不已云此乃是舊規稍難  
從便似憤激為舉人時已若此他日登朝安望有清節直  
氣耶以此推之生儒胸次意見即是此胚子耳作養之何  
益願兄加意於施仁高則賢潘桂芳諸生稍稍與之講明  
聖賢之學以為轉移人心風俗第一義若消除得人心真  
盜賊根子勝如殺却百萬倭奴也此事惟兄能為之亦惟  
兄能聽之故去後不覺饒舌如此弟四夜達旦不就寢覺  
火動而勞不可堪今且杜門將息兼一了泉事乃還興化  
想尚有十日留家通請教稍便茲草草尚容嗣音如何

寄劉我松

今之碌碌仕途者能無形人短以見已長懷溺念而冒清  
營一膜之外便為胡越終日之間盡從矯飾者乎此猶當  
世之所取者若其不足取則益又不足言矣惟兄存諸  
中純是真根子見諸外純是真本相無有一念欺偽不着  
一毫粉飾歷事久而行愈勵交人久而情愈親真有為地  
方任事之實心真有為僚友任慈之厚道幸載以來受益  
無量方期峻擢以補公道於前此不謂清時猶復有此舉  
措也此於兄本無損在兄本亦不以此為損第吾輩一時  
相與頌號直道誠心彼此皆坦然不設城府而兄有此行  
熙臺又以賞捧去益友睽離不能不耿耿繫念爾別後每  
捧手書若接晤語至於按長樂月餘展校獨處每日腸用  
九迴迄今猶未能平也文旆既還潮恐未能即為出計更  
後言圖式堂構方事經營似有定居故鄉之意然來翰則  
又言卜居宜興已決竟以達之當事大老可相欺耶以此  
知兄必不然也修途聞兄嫂三姪俱安為慰還潮後則又  
入奉大夫人之歡出接鄉里親友承慰意額話道故舊非  
亦人生一樂事耶果爾則身外微名又何足為我戚戚也  
雖然既與長者有言矣故卿之遊暫用為適則可若欺長  
者而不遷居不赴部則非弟所敢知也原發碑文四幅已  
刻成帙司中諸文皆有為孝子表揚盛美之心弟不敢獨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十四

居凡我一司同僚皆列名其下廣為徵詩文併傳完日容  
續上可也揮汗極草草似家書狀伏乞尊照

寄王近山 論暑述

西川一別不覺又三四年矣每懷門下休休之度於人無  
所不愛其愛弟也則尤未可以尋常比數碩薄劣何以當  
此別來由洛心關前後歷三省遭遇長官非止一二中間  
相愛而相成者不可謂無至於推心置腹真有元公偉人  
氣量似公真不能以一二數也曩在周南聞當有學使遷  
轉冀欲告之當事者請稍遲以待楚中之缺弟為公及會  
沙爾既而八閩命早下遂不及言至今用為悔恨因念昔  
從京郊文游如廬山諸公西川僚友如公舊友人如會沙  
可謂同心同道今乃相隔萬里外而會沙則遂幽明永訣  
矣言念至此可為酸楚弟平生無他長獨交情自謂不薄  
矧又莫逆如公等有如許離憂種種在心弟未知何日可  
得聚晤一傾倒兼可免牽繫此懷抱也公本用世大才又  
方際明時而東山久卧似非所宜每念及即為公不能  
平既而又為公思之宦途作述終是酬應中風塵面目不  
能成就自己一副當出世言語大作可追古名家家居既  
久胸中寶藏當時時有光怪出見線一琢磨便可為希世  
物流傳今古當使人人稱珍以此較之近代熟名其肯輕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十五

遽以相易耶然則公雖居山林亦未嘗無以自重無以自樂也第未獲一對吐廣和如西川曩時為耿耿耳故邑有一練湖中有一墩名道人墩可數十畝廣周遭皆水非舟楫不得通而舟楫在湖中甚少近始輸直於官請而得之他日若卜築成可遂幽棲了宿業亦是此生一適意事每念猶恐未能早遂此以此知公之樂當已先得我心同然矣救卿王判來便報此附白以代萬里面談情長語多漫千萬照原之

寄龐惺菴

弟自丁巳歲於京邸別公迄今已七八年餘矣由川洛而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十六

閩凡三轉皆在風塵中動經萬里行役獨私心馳慕公清節表表每不任高山之仰中間量移大梁駐札周南則公所嘗振揚風紀故地也屬吏曾叨按劾談及之猶似風來凜然誠可謂當代真御史矣入閩以來尤切依戀方以關寄莫候為歎乃今表兄黃學諭至辱手書獎借滿紙無清既自遠胎之良用為几杖之愛感愧更自不可言也浙與閩壤相接聞弱便入境蕭然無一人敢干法紀更足為慰大丈夫遭際明時通行而身榮豈不為生平一快哉弟碌碌無可道然奉兄教雅但不至甚墜落爾久任之說曾諸目弟始之冀動拙稍相補非敢謂於一方風教真能有裨

也公更何以教之我松兄相與半載事事受其益別後殊令人不能忘奈何其不理於口至是耶即一二事近曾具達存翁老師聽不聽未可知聊盡吾心爾陳判募其之便附此一道郵私揮汗草草伏惟台亮

寄高廣坡

去夏龍峯丈由南陽入閩中途次寄到手教并嘉製數種既穆然清風入懷又璨然琬琰在目欣慰歎服不可言夫此乃兄之餘也已足超邁流俗傳之無窮矧寶藏秘而未出者尚富有耶聞天萬里忽接來書知有尊翁老先生之變初甚為兄不堪既而知以情湯藥親視猶為孝思所安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十七

則又稍稍慰我遠悵焉蓋使官三京朝或方岳去桑梓遠恐未必能有此也由此則害我者亦寧不為愛我耶弟外補後每每以乘除往事自寬頗於世情不甚牽繫弟前時好友一時俱分散去不獲追我燈前月下之清歡是則為耿耿爾去年欲得貴省一缺仍擬與兄周旋并哭會沙兄於宿草之墓樂作書白之當事者後竟以半生藩籬未容遂剖破而止至今尚有餘歎也合併既未有前期則天涯相許以不負恃有此心亦尚冀便中彼此時一寄聲短弟今在閩而海宗丈為閩人此則通候之一便也長篇短札卒不惜時相與吐棄論心如何歲前在順昌得與川樓

晤語亦談兄交誼為多今接兄書恨不又即會川樓一談之也兀中殊草草無倫次伏惟台亮

寄胡廬山 論學職

弟目前歲去洛入閩後未能繼通一書甚用繫念近得即報知兄榮轉西川督學喜不能定非為兄得轉一官喜蓋督學教行道亦行又弟所嘗薄遊之地兄必能為第一備所未逮故不獨為兄喜亦為弟自喜之也西川士子近朴若於公道中稍存厚道一時即能感孚雖去後亦尚有憶念未忘之思在弟且然況以兄之純然道義作用其不尤易易乎夫督學以道義法紀二者並行而自守則尤貴定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十八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十九

歲曾寄一書達之楚侗公意亦同此不謂其以鄉士夫例不蒙吞書亦可發一笑兄今得無亦類之乎揮汗極草草伏惟尊亮

寄胡廬山 論學政

一別之後遂間濶數年彼此相望乃各在萬里外天之限人一何至是也雖然前者弟叨轉時煩兄作陪兄以當事者知兩人心同道合故聯其名以相表今以弟舊遊地舊所督理事而煩兄相繼為之又安知非聯名相表意耶弟未久彼中所行多未周決伏兄以道義更一振舉之三川之地兄之教化大行而弟亦因兄以盡所未盡尤一適意事也川生近朴而易於嚮風曩在川北歲考稍示以意旨所歸重即蒸蒸然起如保寧劉生存廣元倪生懋德王生之臣劬州張生中燦皆卓然粹然可與共學遠道者中燦與潼川生詹弘道白士偉士信等欲相從至洛以卒業弟以道遠難之皆悵然形諸簡札士偉至引僧有渡海求正法眼者曾不憚驚波之險而彼欲萬里來學不蒙賜允要是積誠未至用以自責士信初自潼川隨過錦城校章句至滄時疾且亟與昇以歸猶感念不少置俸係前學使停原生佶降青生弟皆迂執不能為之一處至今尚有餘愧又巴川一新進生王與瓊亦銳然有志於聖賢之學皆可

與進者成都府學生蔣三畏趙元柱等及資縣冷適震皆  
文行不群而元柱則大洲先生子也初弟出川時諸生扳  
挽不能已其送行有遠而後歸者則近歸者彼此輒相拜  
問弟別後起居至昏夜猶叩扇造請如是累日川人之厚  
至今猶令人懷之乃聞三畏續考下等初許中際逢震及  
新科陳生維直古生之賢可發解今陳古二生聯第矣他  
諸生尚留滯可念也士風川北川西為上川東南稍次士  
大夫家居如資縣周松巖遂寧黃梓谷閬中劉亦齋南充  
任中齋富順謝左溪右溪熊南沙夾江毛青城巴縣曹白  
山合州文少江及大洲公皆一時之表表者春元如閬中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二十

傳泰內江趙蒙吉雲陽朱好謙省城劉大昌諸君亦居今  
而行古道者也督學開世風故附以聞於執事者巡歷考  
校之暇幸留神垂訪隆禮加意以求轉移世風千萬近已  
作書附敕同年何鳳野家人茲送陳獅岡吏還又便附此  
亦知萬里寓書之難故不嫌喋喋乃爾揮汗極草率伏惟  
尊亮不宣

寄吳悟齋

憶自戊午腰運動踰數載光陰殆似隙駒之過中間升沉  
否泰慕同世事一番更新緬思忽若夢中事惟公以懷忠  
抗疏直聲動海內身抑而道愈伸如弟獲在相知交契之

未乃說者謂疏草實共相成緣是有西川之出移洛寓閬  
壯遊萬里自是生平最歡適事弟名實未副而冒爾分兄  
之美且既出而再叨轉若兄猶間關百粵未能稱人意為  
耿耿爾雖然曲突徙薪所云縣已中今正 清明有道時  
也寧使施公恩澤在焦頭爛額下乎行睹 聖明思忠言  
賞先見賜環之命即旦夕下矣敬俟之發侯之東西奔走  
每私詞動定於交游間知處瘴鄉無恙時有艱虞旋即亨  
吉以此知天生忠直以為國家備嘗艱難將為即日大受  
之地而隨處必有神明呵護則彼蒼所以保全善類之意  
殆亦不偶然也鳳野兄每聚晤即私論曩時心事知渠通  
問數四而弟尚闕候至今亦由遷逐各在天末少得托綢  
便故也雖然乃此心則時時在左右矣正想仰聞忽武生  
諱時匡者云是令弟遂草率具此以一通數年驟瀾之情  
時巡院陳海山公正從三山出廷建酬應冗沓中殊未盡  
所欲言伏惟尊亮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廿一

寄王會沙  
新正茶陵州皂隸陳儀還便曾具一柬托令送宅上轉寄  
未久即得即報知兄當調任豈尊體不耐校閱之勞故有  
此處抑別有說耶吾輩處世但能反已無咎一切外來毀  
譽利鈍皆於我無與然或果有未盡處因人觀已亦是一

切磨之法也此等慶幸勿忽漫放過居官居鄉俱當有安身立命之地弟不慮兄之介介於此但恐漫然置之不屑與不問耳弟亦為老親強力在此兄所慮事與弟頗相同且少忍之望勿萌他念至屬也自廣還長沙必且有半年留聞尊體得遇良醫已全愈更一調攝令強健如初弟時天意或肯從人使吾輩數相知或再有合併之期乃是此生良緣也萬萬念之萬萬垂聽之兄入廣後未嘗有書見寄今還或虛山兄或家兄處皆可附書一過風便不論長篇短札即寄數字庶免日夕懸念如何如何冗次草草萬乞尊亮不宣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廿二

寄孫淮海

自陝洛睽違以來東西相去幾萬里每於門下有停雲之思尺素久未一通方用耿耿春初忽丁順慶寄到手書如接晤語殊喜慰不可言錦城參藩駐守自臺司徒未外頗無事餘閒可仕學半又西望青城峨眉秀色若圖畫足發吟興想著作日富且精乃黔蜀策相錯家慶得時時通尤兄至適地至樂意時弟雅望方際清時時方以出格用人想柄召當在即來教云欲自引在此時於賢者恐非所宜也然否然否弟叨冒兩省學職一無裨補惟是挽回頹俗一念則不敢自棄於知己近以欲遵部行久任冀稍得

勤拙相補無乃為迂乎風便幸不吝一裁示之冗次草草乞台亮

寄唐惠卷

昨方洲洪太僕行曾附一束先後達未可知也弟前此經年無書蓋兄且不便耳然兄亦久無來書何耶世風日清兄當事日近正人君子可以彈冠相慶矣雖然言易而行難機易失而時不可再平日料理得十餘臨時只做得七八分何者事有不盡由我故也若平日料理分數尚少欲求臨時盡如吾意欲不貽後來之悔何可得耶此古泉愛日之說所以弟深有取而前書持以奉告也方洲為人甚端方古雅有擔當世道之志但性度稍褊隘其鄉人多不喜之耳大段關中士習與川洛不同不以近利請囑為非其好惡立論多與人殊中有表表然者其人即多不足於中和此風氣然也弟居此亦多不理於口然性取信此心所恃不敢相徇亦不敢薄惟如是而已來春若不蒙罷斥更欲待一考滿為先人計且此官須稍久方可望有成效又於難處處稍就砥磨亦未必非身心一助爾望兄勿以為迂更有以教之淑齋兄來兄附此道意同年中就試南宮者漸少矣幸少加意不宣

寄唐惠卷

去歲承寄手書冬底方於閩省接得之中間多道義真切語至今感佩不忘入春以來即奔走兵寇間至月初才了得考校事先因旅邸喪一小大家中喪二孫女情苦既不可堪又積勞之後加以此中物情難於調劑用文武火候法究曲處之亦覺甚難為力以是鬚髮漸斑皮骨皆空矣拙管之想無日不切切徒以老親一生教養欲守一三年之喪又恐不可必得徒令人心勞耳兄空鑑久懸茲將入縣時矣前時至滁陽會同鄉盛古泉公極稱兄留心人才弟雖私心喜今正兄作用時也佇觀之佇觀之考功文選正即果得其人便可望世道有六七分轉移今世道仗兄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廿四

轉移處不少望更努力勿嗟過古泉相別時每致意云請公愛日蓋恐當事日子易過不可再得此亦名言也弟今亦為兄致此意恃愛勿罪疎狂如何弟錄了校務便有堂道各印務之勞又有場中文字托不得即了業債自七月以來每夜達旦不就寢居半矣是以甚草草然方洲公同道而同志者渠亦甚留心人才故敢煩寄此書又楊朋石袁裕春諸兄皆自外入亦拔茅成泰之機也然否便示之未盡之私容嗣請乞台亮

寄唐惠卷

論地方事

入秋以來因洪方洲大僕徐淑齋兄行凡兩寄書想後元

何達矣茲於興化周節推來便又一致郵意蓋周同鄉尤為更密而興化則殘破之地又有言當請教也興化自被倭患以來士夫播遷於外者不肯還居其鄉有司就選不肯赴任謂其地經兵亂無可依藉固矣然獨不聞有人事挽回氣化之說乎今府縣佐貳皆一兩年缺不補或補而不來士大夫僑居客境今始有一二公稍歸然尚半在外欲求地方之勞來還定似未可得也夫士夫不歸其鄉在吾等官於其地者力能勸說之若選官不肯赴任此則非貴部為之所不可蓋遠方陞選不若本省改調為是強人以失望而來不若款動人以過其望之易致也如府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廿五

佐有缺即以本省縣令有才力者轉補縣佐有缺亦即於本省雜職中有相應者轉補其轉補也非品級稍優即遷轉稍驟以誘致之官在本省既難於不赴而望過則易於從如此即可望官充其位人盡其職業而地方事或亦漸可以幹濟矣府止知府及節推兩人縣惟縣令一人節推應朝俊獨守令兩人在爾有一陞任同知聞已決無來意他亦未聞有陞授來者即如學宮及府縣廳事皆已發有帶銀牌者矣以無官督理尚經年不買木興工而滿城皆瓦礫荒毀之地則他事之難於就緒可推也郡中今歲又發一解似氣運亦漸轉移若即得人共經理之豈非復元



之一機也歟然此亦所望於賢者之一事也風便附此一布其愚幸有以處之元次草草如家書狀千萬照亮有可見教處亦不吝指示恐不宜寥寥無一音也不宣

寄戚南塘 論士風

公用兵十算而八九勝虛形而實心求之既可謂古今妙手至論漳州之冠不足平直是人心風俗日敗壞為可慮又真古今名言也佩服佩服兩月駐漳聞與洞巖兄意合而情親其氣味薰蒸乎感必有一番轉移處僕也忝司風教亦不敢自外於二公然恨不早過漳得從二公後一與觀作用之妙也今世俗雖以好利成風然尚畏法聞漳人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廿六

則好利而不畏法士大夫家子弟多招納群不逞之徒或以罔利而致亂至於生儒之無籍者亦往往自同於群不逞之徒或亦好利而敢於為亂風俗因人心而日以壞也即海夷不復來山寇不復作其去海夷山寇無幾矣况又有以釀成之勾引之乎昨有士夫子被許係于學校者亦嘗為一發動生儒係于接濟者亦嘗為一剪除然恐揣未治標卒難轉移也書院中近取志行可進如施仁輩數生與之講授切磨冀以風動其鄉人然此又非稍久不可至人所謂非三年必世不可得而改者正此地之謂也

廟堂曾有闕白欲為地方久留公而僕亦近從郵議

任自某始蓋不獨煩公鎮閩戒倭靖一時之海氛誠欲代以潛消亂萌於僕學政亦有裨補耳然否然否林子能受公提醒之益誠可嘉獎但所著尚有一二欲請教處故久未奉報非敢真之度外也施生辱公相知在漳曾有賜札其家豈亦用此以風示其鄉人耶咫尺相望不得即晤語專此一致候私不敢具禮蓋欲彼此俱脫繁文直從真性也泉南聞有發報知有公在此何足為惠惟多寡適番聲聞則亦煩一示之草草伏惟台亮

寄俞盱江

某昔在乙卯丙辰間讀公劄經嘗有不得同鄉之歎既而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廿七

於遵嚴公文字荆川先生議論中得公之生平為多乃竟以奔走東西未能一遂其仰思聚晤之懷茲得承乏名邦相聞不甚遠隔適緣校務填委未及通訊於麾下方自情歉忽接手書過承獎借兼清惠來自殊方尤感真愛不以世俗禮相加也謝謝當今名將可屈指而數若公蓋又古來名將非近代名將也二華譚公近面談而致心服詳矣使還附此一遵郵悰元次草草未能悉所吐乞台亮

奉林對山先生 論風教

某承乏名邦年餘矣去秋文滄父母北上曾附短牋請教於左右寔緣菲劣膺此風教責任又在公桑梓之地恐以



門下士不能稱塞其萬一即貽門下羞故汲汲焉冀有一  
言以發我也既而久無來音某亦以校務填委周歷八閩  
未暇乃夏秋以來則恐門下持文柄來我南畿錄士而丁  
第輩當與試場屋中故又欲通書而未敢乃今則兩事俱  
竣在某不嫌於通書在門下亦應有以終教我矣貴省古  
稱海濱鄒魯非徒以其文也今也文多套子語乃士風亦  
稍稍下無乃大賢久在 朝其鄉之子弟無從而就正請  
益焉其所以風示而轉移之者少歟近承尊翁老先生從  
留都寄示亦以士風不逮前時為言以此為司風教者之  
責極知名言所當佩服而遵行第惟某不能以此身為士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廿八

人師徒欲求之於口舌言語之末卒無有所以風示而轉  
移之爾此又不能不汲汲焉冀門下之有以終教之也場  
後畧料理書院即遷以為督學公署而空其旁近舍宇分  
文行志三者取士充肄其中冀先除去套文早行稍稍進  
以安定教法然未有所以為教也望公不吝開示指其迷  
而一登之於覺路夫教其為門人者以及其鄉人公亦何  
忍不為此乎德門貴族落然如儒生家絕不以一事干擾  
公和不必慮也宮院榮授當即為爰立階梯而北闡典校  
文人雙盛便是濟濟登 朝者皆出自有道門牆同心體  
國功在 清時大矣風便附此一中賀私草草未悉所吐

伏惟台亮

奉林對山先生

論久任

去冬兩接手教知門下倦倦念及欲進之於大賢君子之  
覺路而燕有及於其鄉人至以風俗衰薄為禍亂之所由  
興而欲某示之以禮迪之使明聖賢崇肯以為文階種種  
格言也佩服佩服某也無所比數幸出有夫賢君子之門  
墻茲又以大賢君子之所宜行教而進之敢不勉以從事  
第迂拙之人志雖有在而力不加恐無以仰承德教是懼  
爾歲試四學諸生已竣事中閒急行寓下稍示嚮方而於  
書院拔其稍優者相與漸磨砥礪冀以風動全閩然自惟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廿九

非稍久不可昔於西川以 觀典後例遷而去至今猶悔  
其事緒之無章昨不知避忌僭具一落達上存翁相公春  
翁鎮翁二冢宰公冀得少假歲月以責其成亦遵奉天部  
原行也倘罪過未甚彰著尚為地方所容里門下借鼎言  
其許之倘奉門下之教得以動拙相補使士習稍有轉移  
他日不至以既去而得罪於公之鄉里且於三年之考或  
亦得以少盡其私情則為賜大矣承寄示佳錄經書義力  
追古程式二洗近時之繁無論策發明理致揚確今古首  
序及第五問則真 廟堂制作之文皆秦漢古格調語也  
敬誦之敬誦之昨閱錄中論及後序燕二絃義今奉去武

策論後序正自恨學步未能爾便風幸有以批教之附  
便故申候冗次草草未悉所欲吐伏惟台亮

寄鄭環浦 論風教

某主平迂拙無他長惟是海內大賢君子訪求推遜冀以  
起我之愚或資以共相與講明世教庶幾稍有利益於  
時則一念可以自信承乏名邦竊聞高行久矣每恨無以  
起公於東山仗公表儀頹俗而霖雨蒼生非經貴邑知久  
杜門謝客私心傾企冀造公之廬得領一言之教以少慰  
其素素乃不謂公肯命駕來會有先施而教之之盛意某  
自惟疎陋何以當之何以當之汾陽祠侍教終日竊窺公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三十

古貌古心實言實行令人鎮浮消躁真若親登古人之堂  
而受其指授發明之益誠不在多言而意已獨相契悟矣  
別後時切仰思方愧碌碌無能繼有印證於門下諸生來  
乃承手教及之開函捧誦則名言滿紙又令人玩味欽仰  
之不能已也今世士子正為勢利語徒重稚時便習聞於  
其家庭父子之間其長而遊於學從事於師友也亦只是  
習為勢利事爾中有一人不為勢利語不喜勢利事者眾  
反指為迂而笑之譬則一國之人皆狂有一不狂者眾反  
目之以為狂也來教誠切中末俗膏肓昨所以取新生及  
同為其質地尚存根基尚未盡壞故欲仗公時賜提醒以

成就之冀因以風動他生爾未須強以高深幽遠只從淺  
近處指點如此即為義為君子如彼即為利為小人如此  
為君子他日不問升沉利鈍皆好如彼為小人他日不問  
升沉利鈍皆醜只令討究公平生履歷學公平生為人便  
是為義為君子便與世俗行事好醜迥別此某所以有取  
於新生而使之及公之門以冀他生亦有聞而興起也暑  
中不敢細煩操切時令伺候門牆一來開悟而以其勤惰  
謹忽時賜教示在僕亦時得一謦發之則為益當旬多矣  
承示令器質弱多病姑俟平復乃來一考校德業并因此  
一閒公食息起居渠在公左右自是問學之大者知亦能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十一

寄王雲竹

某久仰斗山茲幸承乏名邦方喜諸生濟濟在門兼以一  
不肖之身時亦就正有道不謂遽叨轉去某不難離閭實  
難離公左右及諸生有雅志者奉違以來無日不瞻戀宮  
牆第春仲喪孫卧病動經月餘而撫公委寫校文編未畢  
遂留送役久稽修謝為歉耳貢生文誠令叔楊生德與及

湯薄米三辱手書憊憊愛念之不知此生何緣蒙賢者與  
進乃如此太夫人舉事既舉讀禮之暇仍望進諸生於門  
督教之將來以文行登朝者皆出自有道門墻僕亦與  
有光寵多矣不才叨冒大過誠未知所以自處且公以大  
賢久高卧而某等濫廁榮名能無厚顏曾有小跡具辭未  
審得上與得請否此不敢告之他公恃公道義相知愛故  
一吐露冀便中有以教我爾樹石道南之說在貴鄉諸友  
誠長厚如不肖何果若心相知道相濟恐不宜有此舉望  
千萬論止之陳友鏡聞收某行後遂毅然告休此吾黨所  
難用此可以愧我輩浮沉者第未知此後何所事事幸轉  
達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冊二

寄洪方洲

方今士不修行而失學久矣此蓋上之人所以教之未能  
當亦由鄉無先正無以登之於覺路也門下以文學行義  
稱於海內而邑中後進文行未聞加修焉豈非徒游門墻  
者尚少歟某承乏於此正所謂教之未能者伏願門下同  
心欲轉移世風不應獨善以孤後進之望亦不應坐視某  
教之未能也專擇首取生儒十數人令提調教官引之  
立門下幸賜與進教以修古行學古文轉頤風而還擬俗

某不勝祈望之至不宣

寄蔡松莊

某生平自知無他長惟是親就海內大賢君子冀得聞所  
未聞燕或時相與一印證可否少有裨益於身心乃由一  
念忠赤所發忝竊一官謬司風教則於海內大賢君子尤  
其職業所當延訪而親就者往夏歷建松澗僚文冗中曾  
一談公之高時以行役不暇且謂公泉人當於泉中訪求  
公不謂公實居建也僕未及寓書致訊乃僕之過辱公先  
以手書嘉集賜教於李生之來非謂其氣味有同在執事  
不嫌於先施及之耶捧誦集中所著種種精詣真見公造  
道有得處至於素履之不苟又得之李生楊生及金文之  
推獎不置令人心往恨不能即造公促膝一劇談也楊生  
還便附此一致仰私并道謝時揮汗極草草諸所未盡統  
容嗣音請教伏惟尊亮

寄蔡松莊

僕初校建士時從金松澗諸公間即知有執事以道自重  
能表正鄉閭矣時以校務紛冗未能求公既而思泉南諸  
公堪為諸生正法席者莫如公亟令譚尹致郵意方圖歲  
以後即與退齋雲竹環浦諸公相繼為我造士則叨轉余  
下不果矣何天意限人不欲成全盛事如此既自恨相見

相求晚武夷之遊連宵對吐自謂猶有宿緣然又自恨相別之大遽也別來每憶道義高情時時磨注楊生至忽接手書中多實得名言足為近時講學者之砥礪而金陵換英印證新功之說尤足使人興起公言無資不勝前今或有求公者即剡門亦當相屈耳況金陵耶雖然即不論出處士君子心同道合在千萬里外猶常似促膝傾倒也兄次未及續陳先一道所以仰慕而懷感之意此後有使彼此不論長篇短札時一寄聲時正暑幸千萬為道自愛不宜

寄楊天游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廿四

惟執事以淵然之蓄粹然之養適遇清時正泰茅登進之期也乃復懷珍以還豈非天將有意於斯文令執事發揮其所自得上繼先大儒之遺緒下以其餘推之以嘉惠鄉之晚學後進正執事所謂不得志於今則取責於後歟執事欲為吳虞齋胡敬齋陳白沙三公又欲上之而若漁洛諸公仰窺所自期待大矣世路一遭遇知不足為執事低昂也承獎及作新變化人才之難易不敢不勉但愧未能以身設教爾風便幸不惜更有以開示之震器請告還省附此一道仰思諸所未盡統容嗣布草草伏惟尊亮

寄陳對溪

昨歲校閱相遇幸知執事瀕行得觀詩文諸作則知而相期也寔擬褒然舉首為子大夫先既而春雷起發則果開如所料乃中秘則果與妙選豈非萬里外一快心事歟盛從南未辱手書亦一一函及之何情詞俱腴也手託佳卷不多讓省元公猶為執事不滿於所遭雖然士既發身登朝矣則一切文藝品評低昂及後來閤中每月試序先後俱不必介諸意念惟是行業雙修華實兼茂他日得為文章宗工為時名臣以無負盛時養育乃至冀也僕嘗溫罕選中與試者凡四而一獲居首其三試稍下初時猶似名心未忘既而痛自抑勵則僅能使爭心不起爾因知此處君見得定勘得破真是半生好受用也勿以為迂宰相與一印證如何僕曩以孤寒不能隨時至有後來齟齬若今公道清明端修者人人揚眉此更為執事慶多矣尊翁止上附此道郵私病中草草幸亮

寄丁少鶴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廿五

前月邵樛朽於邵武相見得接手書知兄動履甚詳一別六年彼此兩動懸憶每稍閒即不任停雲之思然兄文能自立自守卓然為古循良吏久而不遷益徵操行表表而弟周流川洛八閩亦奉兄之教不敢自同庸眾人此心采乎契固千萬里猶對面也然否然否曩有疏請知為友人

所阻當已息念士君子惟勉其可自盡者此外一當聽之於天耳承教雲川一段說話不知從何處得聞弟待此兄可謂極破格矣自校閱以來泉南士大夫皆極感此兄不已不可謂弟無所與也此兄亦極言弟之厚處今乃云云得無此兄有背面乎然此兄每稱兄高雅而極其相慕則又非此輩人也大段弟處僚屬間每欲以道義相成務從其厚而公務有不辦則操切之稍嚴或者彼不領吾厚而嫌吾操切之似過爾承兄諄切至諭敢不佩服而勉之於將來至感至謝八閩士風不似西川遠甚其習俗如流水之難挽其套文若塵土之難除今雖已遍歷積勞後皮骨

雲南文集

卷之十二

書六

皆空矣知兄政暇從容諷誦更足令人情性也家鄉無所聞兩家兄與令兄皆亦不得轉官都混入邊局中豈是吾邑中風水使然耶二家兄恙稍可矣令器尊兄恭喜已也髦士之選小姪交得同進是兩家盛事猶然扳附未已也兒屢取應試首戒裁矣學未成且抑之亦是教之之一事今春養一小犬兩孫女甚不可堪近生得一孫惟此稍可自解也兄家事嗣有便風可一一細示之聞閩之壽寧去處只兩三日程果否朱翁若來分守已再三道及兄渠同門有志者當不以格例懸施也寄上薄儀充令郎賀意其雲南基子則自川中特携奉贈者更一稍此藝如何弟三

年不彈生甚矣兄今不必勞心能勝我也仰雲來便正兄喜草草如家書狀亮之

寄孫石雲

經年緣校務填委未及通書一論此心前者便中承手書見寄則道義肝膈滿紙感佩感佩閱中人情初覺難處久之則亦稍稍定矣蓋以薄見疑者弟本不薄以私相干者弟不可干以私以浮言撓惑者弟亦一切任之不為動此其所以定也此則仗兄教我多矣小兒久踈問學蹉跎兩科已是六年從此再令往苒歲月則恐漸長漸不可成就矣蓋其專閱舊文不務研究義理以空疎無實胸次欲望

雲南文集

卷之十二

書七

筆底不窮竭不蕪陋俱不可得也茲入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奈何徒羨魚不結網耶此間近已分文行志三項發取郡邑各生使充辦正書院中趨令早來得便事有本源有頭腦學問庶可望夾持成立不遂墮落耳渠意亦言欲來故遣人特回迎之但行後非兄文及老親母為我作寓中主翁主母則媳婦小孫恐無倚傍難放心也專此致懇幸賜許可早遣之就道若到此在年內或正月內則猶可為一料理書程乃出遲則恐當往漳泉歲考不得相值矣人行促草草幸不吝更滿紙吐露以抵面談不宣奉存翁小啓

恭惟均調元化生致昇平茲當觀典舉行之期寔惟公道  
大明之日本清濁為去留之地既至公而至明寓愛惜於  
曉沐之中無且憊而且勸正路由茲日開世風為之一清  
某每荷保全無能稱塞施而莫報徒感鴻造於難名拙補  
以勤冀獲驚私之少登下情別具鈞聽仰干仰惟尊慈俯  
垂鑒察不宣

奉朱元峯閣老啟

恭惟門下贊 聖君建 皇極首膺輔弼之新名佐一人  
師百僚雙晉公孤之上秩古今罕此休遇朝野侈為美談  
蓋由忠誠結 九重之知以致 恩寵出群公之方凡為  
臺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人士均屬瞻依某也荷陶鑄之有年恨報稱之無地昔叨  
守洛因幣帛不敢過於門牆茲幸寓閩冀言詞可一表其  
象素積寸誠以修尺楮少布驚私向五雲而望三台有同  
雀躍

奉李石鹿閣老啟 時與養齋家宰同被閣命

感時黃閣三公相望盡歸於梓里同日白麻雙拜台司並  
列於槐階 主睽恭隆士心允洽恭惟大魁學士早傳史  
漢訓章官保秩宗茂典唐虞禮樂蒼生繫四海之望久知  
化樞當屬於文昌赤心結 九重之知忽聞綸諭游加於  
輔弼應期爰立為世具瞻素履一生德隆而位與俱顯清

風萬古身尊而道抑何高同升如尹如虺合志為周為召  
君臣契協謂可濟世運於明良朝野歡忻何啻等人情於  
夢卜某也隨風塵為下吏仰霄漢於上台風威大恩軫裁  
小賸恐違嚴禁不敢具一絲一帛而充賀儀欲達私衷惟  
恃有此念此誠以表依戀切愧滌濡之難既自惟鴟竹之  
孔深仰祈鑒原不勝悚息

奉錢汪南明撫臺出巡啟

恭惟望重文昌匹周佐為萬邦之憲籌深武曜邁漢才折  
千里之衝茲當移節鉞於漳泉行且靖妖氛於山海新頒  
教約存大體而畧細瑕舊擁旌旄由上郡以經下邑總六  
臺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條察屬吏浮費首節手無名駕四牡建行臺廟謨足徵於  
有截天與三台獨坐人推萬里長城為府維風八郡恪遵  
平憲紀綽騶清道一時欣親乎曠儀職等均承陶鑄之餘  
幸托光華之末攀卑並道叨達結轍以聚觀供帳南郊款  
率傾城而出祖

奉錢威南塘總戎出師啟

恭惟執事佩登壇之印用上兵以伐謀擁開府之旄總中  
權而制勝茲者欲靖大半之群而奪其魄先作魏勝之氣  
以養其威義旗直指泉漳先聲遠震潮急盡發浙閩之號  
鏡誓清山海之妖氛將威尊而前茅戒嚴軍容盛而細柳

增色聞風膽落行看醜類就纖計日功成佇聽元戎奏凱  
仰公風雲馬上欣逢四牡之結我榮詞我冠蓋道傍敬具  
百壺而開祖席先馳短劄專候高軒伏惟俯臨不勝榮荷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二

四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三銀臺稿上目錄

擬辭右通政疏

丁卯考察自陳疏

請查催武臣冊結疏

乙丑八閏歲貢生齒錄序

劉王太史詩小序

奉賀郡別駕東溪黃公獎序

送雲川周君改守永昌之任序

送公麓湯君判忠州之任序

請仲兄呂漬先生赴選序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奉賀成國葵亭朱公暨令弟都督蓮菴公壽序

奉賀封御史槐庭王翁七十壽序

奉賀封君思誠碩翁及元配曹太夫人榮壽序

奉賀武母畢太宜人七十壽序

奉賀路母陳太夫人七十壽序

王太史傳

陳迪功夫婦同傳

贈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率菴吳公元配王恭人夫婦

同傳

遊西山記

擬辭右通政疏

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臣姜某謹 奏為懇乞 天恩辭

免重任事臣由進士叨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陞四川

提學僉事河南右叅議福建提學副使於嘉靖四十四年

十月二十八日接到吏部某字號文憑一道陞臣南京太

常寺少卿未及到任間又於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二十九

日接得部報內開臣陞通政司右通政臣以一芥草茅誤

蒙 皇上收錄養育詞林遷轉藩臬近居學職方欲以久

任懇祈旋擢京堂已自謂 恩寵叨冒不期庸謬又有改

除實出非常豈勝感激臣拊心循分夙夜徬徨其不敢自

安有四請於 君父前一鳴之臣惟循資適轉乃臣子之

常分臣由編修歷外任未滿七年而叨轉五次其不自安

一也外官內遷已為過分奉常未任復此冒榮其不自安

二也立某請修 大誌自應顯擢如臣之愚而以陪推叨

作正點其不自安三也臣同年進士見任京堂官不過數

人同時在翰林者多未及九年考滿臣自外來即在九卿

之列其不自安四也奉常為典樂美官通政係納言重寄

唐虞盛世惟夔龍能稱其職在夔龍亦未嘗驟轉而燕焉

之臣本才力綿薄知術短淺其何能以堪此而一旦驟轉

有昔臣所不能兼者臣之冒濫甚矣夫以臣本冒濫不堪

如此 陛下其亦奚取而用之乎臣又惟 陛下之尊

天也 陛下之命即 天之命也 天之尊人人之所欽

奉天之命人人之所敬承然而人有情衷 天必察之人

有呼訴 天亦必聽之何者以 天雖居高而聽則卑也

臣等用臣雖云已有成命而臣之懇悃敢冒 尊嚴惟冀

天高聽卑有以察臣之懇而聽之爾 免舜在工臣愚欲

共成師師濟濟之風不敢虛飾辭讓煩瀆 朝廷欲望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三

聖慈矜臣不才自知於臣職稍加裁損或容且赴太常原

任庶安常分誓畢愚衷臣無任披瀝祈懇之至

丁卯考察自陳疏

通政使司提督膳黃右通政臣姜某謹 奏為自陳不職

乞 賜罷黜以新 聖治事伏覲 詔書內一欵六部等

衙門四品以上官俱着自陳欽此欽遵竊念臣草茅賤品

樗櫟凡材曾玷詞林三載既未效論思獻納之忠繼叨學

憲兩任又無有立教移風之益方期久任閔省補拙以勤

豈望驟轉京堂改南而北矧黃稿撰武臣封贈之文係是

國家重典清階列文職卿佐之末尤為臣子至榮叨冒以



未療曠為甚茲遇 聖皇御極之初萬物幸同快覩似臣之愚固均在 上造生成之內但以 至治維新之際百度無不改觀如臣不職實當居庶僚擯斥之先懇乞 聖明特賜罷黜則因臣不職以儆有位亦仰禪 新政之一事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請查催武臣冊結疏

通政使司提督滕黃右通政臣姜某謹 題為查催軍職冊封冊結廣 聖恩以勸武功事臣備員騰黃管理軍職官 封贈誥敕每年查撰黃稿二次遵例會同中書科掌科事禮部主客司郎中閻恩學兵部武選司主事羅大祀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四

查得 內府收貯 誥敕共計三百八十二軸係是先年駁查未報以致積滯數多如此巨竊惟 誥敕係 國家重典文臣則 內閣諸教房掌之武臣則臣掌之皆出自朝廷恩命封贈各官身妻及父母祖父母等重其事而不輕所以勵世作忠之大者也武臣得封者從初封祖父以後累代相承共為一軸與文臣身世自為一軸者不同蓋世世相傳之寶總在於此若因一事差違一人停閣遂使世世相傳之寶不得家藏而世守之似非 朝廷所以崇世勲而勸武功之意且夫膺封典以先家世在文武諸臣蓋均之有是心者今年恭遇 皇上登極覃恩凡在京文

職各官自一品以至九品咸得叨與 盛典曠恩而武臣應得之典乃往往因事駁查以致積滯數多而不得以時請給似非 朝廷所以恩覃百僚而仁同一視之意也臣自到任以來屢行兵部轉行五軍都督府查催前項冊結中間雖有一二開報終屬衙門隔別文移往返耽延未便仰惟 萬壽聖節在通兩直隸衛所及各省都司例有進表官員來京伏乞 敕下兵部查照各衛所請封職官姓名除不係祖父本身真正軍功冒濫請乞者不關外其餘逐一開送五府責令進表各官領文催取結報前來以憑臣愚覆查撰給仍每年查催一次著為定例力不能違者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五

務俾得達以俯順下情例應准給者務期盡給以仰宣上德庶各官傳家世寶得以家藏而世守之而上沛一視之仁下遂各得之願凡蒙賜諸臣當知所以感恩圖報於將來矣再照見今邊境失事武功不競致臣我 皇上有所解之思倘因此以風示將臣使知 朝廷所以厚待有功如此於以振作士氣而興起將才則豈惟前項蒙賜諸臣知感荷 聖恩於無窮凡中外為將臣者均知所以感激而思奮矣 陛下若允臣此請容亦激勵武功之一機也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緣係查催軍職請封冊結廣 聖恩以勸武功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乙丑八閏歲貢生齒錄序

鄉舉里選法不行於今久矣故今世士不務敦行而徒尚浮人有識者每歎之歲甲子部議天下歲貢生多衰頹謀迷之人不堪舉徵所司取年壯而文通者予時督學八閏奉行惟先又惟朝廷以超貢為名且方破常格待士予首先奉行奈何以尋常調求得士歟於是取正副二生次又取及四生者相兼試以年以文可矣若行弗稱弗取也蓋於正副生無苛責於他生有精選焉通全閏計得六十九人榜示而宴禮之如賓興之典維時八閏稱得士既而諸生者試於廷又試於禮若吏二部皆相繼褒然舉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六

也人於是稱天下歲貢生惟八閏能得士雖然八閏生文可稱人知之若其行亦可稱人則未必知之也使士有行可稱而國家以行求士每若此則古選舉法庶可繼見於今將舉天下稱得士美豈獨八閏生可稱哉時諸生者做鄉會試序其齒為錄予因刻而序之且以志吾喜與諸生者共喜之云雖然吾既為諸生喜乃又不免有懼焉今夫士修於家必求無墮於官慎厥終必期無忝厥始爾今為茲錄也其先後以年序似矣然有進於年之外者非謂以行相砥歟若曰某視某年稍先也以行之修則未必能稍先也某與某年相若也以行之成則未必果相若也始

以行取終乃不以行自見焉則何取茲錄而徒以年之先後為將不為爾諸生恥抑寧不貽予之恥矣乎吾共為爾懼爾其務以修於家者施於官務以慎厥終者如厥始始而以文試褒然舉首也既而以行自見亦褒然舉首也斯則予所期待於爾諸生爾諸生所自期待蓋亦有日矣爾其勉之今而後上以為朝廷得士慶下以風示凡海內之求士者是又在爾諸生於乎爾諸生其尚相與勉之

刻王太史詩小序

太史王君詩超脫塵俗每心喜之然恨不多作其止也求諸其家及嘗錄示予者五七言律絕及古風凡得三十首爾他或尚有稿然多散失又恨不能全得也君於當代詩人嘗推何景明清新俊雅可登作者堂戶故其格調頗相似又嘗言詩不在多若唐杜審言暨近時能進士詩皆少而可傳噫君詩之少豈識歟予與君為莫逆交惜君早亡不究其著作之志然嘗私擬君詩如一種仙品不可使湮沒而不稱也故為刻諸簡并題其後如此庶覽者因君之一班以知君云君諱學顏字少潛其出處頗未詳予所作傳中茲不書

奉賀郡別駕東溪黃公鑒序

丹陽邑小衝疲甚能因供應節愛為難邑運道居蘇杭

上流而受其洩能蓄而通為難其蓄而通也又以省勞費  
能如其法式為難當斯三難者雖真令久於任亦未易以  
治最稱也刻署邑其人哉郡別駕東漢黃公視邑篆凡數  
月事無不就公而理凡邑之用無不顧公而節縮過客不  
言慢民不言窮凡邑之公私因公善於理亦無不兩利而  
俱便矣獨計以運河時當浚浚不可勞費及民也於是括  
所治訟得贖金例不聞於監司者若干節縮所過客公禮  
費若干又自出俸餘若干共若干金因農隙募民以從事  
浚二旬而河工告完往來利於涉役不淹時民不知有官  
府之煩我也一時監司諸公並以公為賢檄府縣交行獎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八

乃大中丞姚江周公憲副蒲阪馮公則獨以濟運稱云先  
是邑屬張其事於庭屬予為文以相與侈公盛美我小大  
德公之施亦皆發予有以侈公盛美也乃公自視殊歛然  
意不自滿以今時為殆方書察云急則治其標爾方與民  
圖久遠計求治其本素爾即得代去止此以蒙獎乎予聞  
深遽公意然適應召入都雖謙未未有以應也乃今則聞  
邑侯張公丁艱去公當復來且歸所以久遠及民求治其  
本我小大方喜公復未安得不為恣其善及要得不推明  
標本之論為公一指陳其梗概乎蓋嘗以邑中本所當治  
有二其一改金壇之助役以為吾代後較京口其二則當

練湖之水以濟運也嘗稽之冊金壇以地之偏故有助役  
於我我以糧之餘故又有剩役於京口之驛適然彼之助  
役為虛名而我之有剩役於京口也則不免實累欲使彼  
不為虛名而我免實累則莫若以彼助役代我剩役即彼  
役不加而我得免於役矣非因供應需節愛之大者歟又  
嘗考之志湖以練名者蓋上下有二焉各為三閘相施受  
以節蓄其流而於冬春間用溉田之餘注之河河東西則  
京口呂城其相去百餘里而近修築閘壩而浚深其中以  
受湖水之洩此從來濟運之長策也今廢不講久矣上湖  
之三閘日就頽圯水大發即大注下湖之三閘不勝其度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九

水即大走走且盡則冬春間無可蓄而湖底歲歲為通衢  
可揚塵矣修上下湖之三閘以待蓄修京口呂城之閘壩  
以洩其蓄又非蓄而通能如其法式所謂一勞而永逸者  
歟此吾邑中標本論所當講者他公多已能漫不留意惟  
公能不自能獨不漫能留意其復來也必且久今適冬春  
間可興作時也公邑屬其以前所稱為公賀以後所稱為  
吾致望於公獎屢至不已今聞有薦公者矣獎薦交相加  
又不已必蒙破格超擢公他日以超擢去能貽我久遠計  
必多標本兼治民病不其有瘳乎則公於此當能滿其意  
不止此以蒙獎而歛然於自視矣

送雲川周君改守永昌之任序

滇南去京師萬餘里而遠永昌去滇南又幾二千里而遠滇遠矣永昌又滇最遠郡也遠郡例不於科甲選除乃同年友雲川周君之改永昌其有說歟予惟醫師之治疾也腹心腸胃之間湯藥易達矣若四肢之難於達非有以引經不可而足穴涌泉之地則尤遠尤最難達者也非藥物最有力最善引經能達不可然則中州近壤乃所謂腹心腸胃之間而郡若永昌者非足穴涌泉之地賴君最有力最善引經能達歟君前此嘗守泉泉閩支郡也閩稱遠省泉又稱閩遠郡君為泉幾三年而甚得其士民心既去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十

有遺思焉君蓋嘗為四肢引經而效矣則茲永昌之為足穴涌泉也非君最有力最善引經能達孰與達歟然則君於茲行也其可以釋然而無疑矣君為予言昔叨守泉泉固遠又方用兵海上之日也人乃言某以求而得泉今之補永昌殆為是歟予惟事可以相類而並觀心可以有待而得白泉與永昌均之為遠郡而泉適用兵之日又人情所避君不樂得永昌則前此何樂於得泉哉第以醫師之於藥物求不在藥物而在醫師也始用君於四肢而效故又欲用君於足穴涌泉之地殆醫師自當然爾於君何與又於君何累焉使泉可言求乃永昌亦可言求歟因泉而

泉昌之往不足為君累因永昌而明泉之不為求此則

為君喜也然則君於茲行也不惟可以釋然而無疑可以樂而往矣夫四肢腹心同一經絡也治四肢與治腹心亦同一功效也故謂足穴涌泉之地不與腹心腸胃相通不可若其善引經能達於足穴涌泉而謂無補於腹心腸胃也又可乎哉又可乎哉君第樂而往請無疑於人之言人將於君而論功焉是乃所以善應人之求而自能明我之不為求也

送公麓湯君判忠州之任序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十一

公麓湯君謁選於天曾得判四川之忠州將行請予言為贈予嘗學於荆溪之上君之兄子嘉弟子承子志子一子敦皆嘗從予遊得交乃父賓東翁翁親貌而心古以孝友清白傳其家其一門長少訥然循循然皆不言而躬行有古萬石君家風既而嘗視學於八閩君之兄侯官簿子良從兄延平幕僚子明皆嘗為予屬官又聞翁亦嘗在汀幕父子兄弟皆能約已守分無愧於官常蓋依稀古循良焉君而學於家則有翁家訓在其出而官於外也奉翁家訓以往又足以有為不忝也烏用予言為聞此州之別駕在昔有陸宣公者其人雖往意其流風必尚存君往此地適又同此官果能追慕前修即師法有餘矣又烏用予言為

雖然予既交君父子間於君請誼不可辭君雅欲能其實故以言請其志亦不可虛也予聞言貴稽實志在竟成訓有承於家而不能推之於幹國豈真能承家者乎古之賢者適與我同地而同官其流風又尚有存乃我承籍之幸若無以心師而躬蹈之且貽玷前修矣君蓋篤實能有終者予知其必不然也故敢以是告之抑予又嘗視學西川忠士人外秀而中慤其民俗蓋易於治而君才又足以治者也以能為之才撫易治之俗苟能終守其家訓本孝友清白之行以圖古循良政業行不徒見諸言志不徒藏諸用於以追慕宣公心師其人而終蹈其往躅即未能追宣公而與之並當不失為良有司不失為良有司將不得為宣公之徒於家訓益有光歟予又聞入官蒞政在訪求土俗而宜其民欲師法古人者於古人遺蹟所存又在有以表揚之以寓其尊崇嚮慕之意予嘗欲圖寫全川形勝以訪求其民俗而獨重夔未果又嘗因先武惠太保陸公之托欲為經紀其先公墓田而未有暇也夫官其地則必思所以宜其俗慕其人則必思所以表其賢淑忠之初君其勉為之予將因君之雅志而觀君初政又將因君之初政而觀厥成焉是予所以交君父子間厚望於君之意亦或所以請於予之意也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十三

請仲兄呂瀆先生赴選序

仲兄呂瀆先生績學負才有用世之志而兼其具乃屢試有司不遇也以嘉靖之癸丑歲貢於禮部既卒業成均而需次選曹焉且過期矣猶未聞有行意歲之內寅予實自八閩學使叨轉南奉常因過家庭而從容言及之先生曰吾志在汝汝苟有行於時即汝猶我也既而實又叨轉納言且應召復從容以為言先生曰試觀來秋汝子麟吾子言及交有偕計者挈與俱未晚也既而三子者秋捷無聞恐先生行遂已實乃貽言以請曰先生之就選其遲遲而未決也豈未聞種木者與藝禾者乎今夫場師之種木也冀其材而用也農父之藝禾也冀其稼而穡也木且材禾且稼矣乃不果材而用稼而穡也如場師農父何吾兩人者皆先大夫所種藝也皆且有成矣獨先生無意於材而用稼而穡也如先君何故以予視先生譬則連理之木同畝之禾也予既幸以材而用稼而穡矣先生乃獨材而不用稼而不穡焉非也以三子者視先生又譬則方種之木方藝之禾也三子以未材而望用方稼而望穡若先生則用而不於已材穡而不於已稼也亦非也且先生之遲遲也豈有疑於匠氏之不我顧而自嫌所就為若稊稗小者也歟夫貢途本正途也新天子有詔方以歲貢士與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十三

材甲並重而今之求材藝別種類者惟公惟恕又方若樹  
藝家以遺材滯德為戒其在先生則固樸樸良材黃茂嘉  
種也若以予苟有行而先生可終已焉則慈滋甚矣憶予  
方稚齒而失恃先恭人也八歲即從先生寢處自食飲坐  
卧几一切起居皆屬先生撫視其學也自攻句讀以至析  
經義為文詞几一切誦肄皆經先生指授然則予兩人者  
固皆先大夫所種藝若予則又先生所培養而材耘耔  
艾而獲有秋者也昔蘇子由稱長公子瞻撫則兄而誨則  
師今先生於寶貽以師之嚴兼母之慈矣而豈他人兄弟  
比即眉山友愛不過也夫眉山兄弟未嘗不並用於時而

集鳳阿文集

卷之三

十四

先生以予故坐欲自廢焉又可乎哉又可乎我故自今世  
道而言則知先生必當以材而用稼而穡自予而言則甚  
不樂乎先生之材而不欲用稼而不欲穡也予既以時方  
並重貢途為先生請又為予致私請焉倘以予言為可信  
其即幡然以乘 明時母謂匠氏之不我顧而自嫌其為  
穡穡小成亦母或以予用即先生用予穡即先生穡而遲  
遲而未決也

奉賀成國慶亭朱公暨令弟都督箋卷公壽序

維隆慶改元八月廿二日為太師成國慶亭公五十有二  
之初度先是公介弟太傅箋卷公以今年春正月有三日

五十初度時方有 國家大事朝士大夫不敢為舉觴至  
是乃併舉之子姻家中表錦衣明君且感激恩私請予言  
以同壽二公子惟二公親昆季為勲戚大臣並顯名於當  
朝在 先帝時以文撰並入 內直並拜師傅尊官 今  
上龍飛首先翼戴或翹然鶴立班行中或親護 鑒與侍  
左右以榮盛並稱一時而又友愛天至為人所難以是為  
二公同壽是也若以為一人私感之而乃私致祝焉則非  
矣蓋二公者皆今之所謂社稷臣也其忠赤之同則 兩  
朝 聖主能知之 天能鑒之其德量勲業之同則朝士  
大夫能頌之四海九州之人皆能稱仰之今者由始壽以  
至期頤上壽行且與 國同休與天下同躋於壽域蓋在  
二公者均為 天之所相固無待於人致其祝均為天下  
之人所共稱祝亦無待於一人者之私致其祝也予今為  
胡君言以同壽二公蓋亦推原 天道知二公之同享上  
壽為必然兼亦為四海九州之人同致其祝為 國家頌  
休慶於二公莫因二公以壽 宗社於無窮爾予固不敢  
為私言亦不敢為胡君有私言也

集鳳阿文集

卷之三

十五

奉賀封御史魏庭王翁七十壽序

御史今之所貴而行年七十則在古以為稀有封御史實  
而年登古稀者人為其親欲之然而能兼得為難即兼

得之子方為御史時則當持憲節按行所部動經二三載去其家不得代即得代亦未必適承家慶而躬致其觴祝也侍御王君子脩以巡視關西茶馬竣事還朝適泰最得封乃父槐庭翁如其官是年冬十月廿又三日適翁七十誕辰君又適奉 上命巡按真定得聞道還親致章服而奉觴焉非於人所難得能兼得之又非所謂適承家慶而躬致其觴祝者歟夫封親為御史天下之至榮也壽親以七十人子之真樂也以茲榮壽雙慶而適得躬承焉又方今為侍御者之大快也君歸以此奉翁而翁享君之奉於此行也龍章炳煥易冠巍我繡綵相輝映而頌歌相唱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十六

和也玉帛相承而觥觥相酬酢也冠蓋繡絲車馬往來雜沓而閭巷喧填也噫嘻其可謂盛矣哉我吳中人必相傳以為美談必誇以為一時盛事為翁父子賀賀亦吳中人且與君同丙午舉獨可無一言為賀乎雖然賀之賀翁父子也與夫人吳夫人以榮感為賀實則以不有其榮感為賀何者惟不有其榮感乃所以為榮感而可賀也聞翁嘗推遜昆若孝生產而君持已介一無取於人非翁能敬君庶耶近時臺體多崖異為御史欲惟君獨不為御史說於奉翁雖樂於守官則殊就就焉非由翁又能敬君庶耶夫庶則能於其官聲振而秩易榮他特加及翁封也亦日

易峻謙者和之表謙則和氣感召於一門翁心果和樂也則愈壽愈壽則享君之奉愈無窮亦所謂謙受益也此非不有其榮感乃能為榮感也歟是則為可賀也已足則為可賀也已君行時餞送都門者計部解君希文儀制張君汝升主客范君子謨等亦同丙午舉也皆有詩歌贈君其致送賀意與實亦畧相似云

奉賀封君思誠顧翁及元配曹太夫人榮壽序

計部錫山顧君將監理倉務於彭城光期謁予而言曰吾父思誠翁以今年十二月廿一日六十誕辰吾母曹先九日而同年生恭逢 聖天子登極草恩幸並受封敢請一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十七

言以為壽子曰嘻有是哉同年生而同壽適又同時受封也果有道以臻此乎君曰吾父天性孝友吾母能敬養舅姑素以賢子婦稱吾父待族戚中人有禮義吾母處妯娌無間言吾父寓順遂境不見憂喜色而吾母於戚復恩嚴並施又如理家政井井以至能教其有方則內外均著此美彼此能相濟而相成久矣今者叨沐 榮封殆由能教某所致其克臻並壽於今也當亦有積於冥冥之中歟予又曰嘻有是哉同年月壽同時受封而乃由同德以臻此也然則君所以為親壽可言矣聞之古云事君不忠非孝也故孝莫大於忠君聞之古又云孝子不置永錫爾類孝



不能錫類非孝也故孝又莫大於錫類夫父母愛恩命於朝廷未知所以報而寄其心於我能善體親心而圖所以報朝廷焉非徒義不可逃而亦心不可解在君猶親也斯之謂能忠君也已父母有同德以承天休而我亦有同德以承親之慶如其孝而孝焉如其友而友焉如其處人而遠下又如其憂喜不形而寵辱兩忘焉凡吾為國猶親為家也斯之謂能錫類也已夫忠君乃孝之大能錫類乃皆所以能孝親之節目也君果能忠君而錫類如此斯可以言孝可以言孝斯可以言壽親矣毘陵京口兩郡大夫士方結鄉會京師而翁及太安人受封典被章服以舉鳳阿文集卷之十三十八

恭賀武母畢太宜人七十壽序

經言妻道與臣道同嘗下上古今而得其說因知際遭遇而成全有不盡同者云張留侯間關楚漢以一念為韓未已爾乃橫陽之嗣韓祚終於無成狄梁公周旋偽貳之朝盛陵復反正矣顧所奉者長君也非幼孤也然則其程嬰

乎下宮之難趙氏無可為矣嬰與其友圖回生死難易間卒全趙孤能倭成季宣孟之忠勲而不至於無後其志遂其節明斯非所謂難能者歟畢太宜人者予同年友汝礪甫考功武君母也方其先大夫用之公之早世而宜人之为未三也時方妊者三月焉蓋眇茫爾其為男與女未可知即男矣其長且成皆亦未可卜也乃宜人能不奪其志平生礪甫躬養且教以觀今日之成是趙氏猶已生之孤而武氏乃未明之孤也以此較彼非尤所謂難能者歟先是歲癸丑宜入以其節受旌於朝適若干年為某甲子又以礪甫貴而受封章焉今年六月十五日則其七十誕辰也同年友若干人將以通家之誼為礪甫致祝於其母而予當有言以觴宜人予惟壽不徒以年若干所稱三君子事雖未必其盡成志雖未必其盡遂然要之皆能與天壤同久皆可謂能有壽者矣夫以三君子者而事或有不盡成志或有不盡遂非人所能也天也宜人妊而果男焉男而又果長且成焉長且成也而又果賢焉此非獨宜人



甫祝也已其真可為礪甫祝也已同年者僉謂當書此以歸礪甫因書以歸之

### 奉賀路母陳太安人七十壽序

維隆慶改元冬十月廿又五日為先祿丞路君汝遵母陳太安人七十壽誕同年友心養王君等皆年家子將為君馳詞以獻觴惟君則以太安人不就養京邸身方為上敬共膳羞方日趨侍班行未得請以往歎然若甚不安者予因慰解君曰君於太安人壽誕而歎然若不自安也得非未就潘安仁閑居之賦而徒懷狄梁公望雲之感矣乎予惟人子於親信以承顏造膝下為悅然乃有不得承顏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一

造膝下而親心之悅有甚於承顏造膝下者為能以心養也君宰臨漳嘗一迎太安人之臨漳矣太安人以君能謹於官臨下莊而居已約也則喜曰吾未為觀汝從政非為就汝養也今汝能謹於官以奉吾即不從汝勝汝甘肯朝夕矣由是君陟儀曹轉光祿皆迎養而不赴而君之弟某又能代君為養者故君寄色養於其弟而已則每有心慙焉每患所事於官皆奉太安人教惟謹人謂君能敬共膳羞趨侍班行惟謹也皆其視膳問安之推子則以為惟君能敬共膳羞趨侍班行以奉母教惟謹也而母心悅則君所以為視膳問安者勝於承顏造膝下多矣然則君鄉也

能移孝以為忠今始能因忠以行其孝歟閑居之樂凡安

仁所稱以奉母者君之弟皆能代君為之而君家固近太行下昔梁公登太行以望雲而興感君今依五雲以望太行而每有心戀焉均之能以心養者也夫能以心養則亦必能以心壽矣今茲之稱觴而致祝也其為壽有大焉者又何必承顏造膝下為歟心養王君等咸曰予之言既足以慰解君又真足以壽母也於是書以歸君并因君以為母壽云

### 王太史傳

太史王君諱學顏字少潛別號會沙其先歐陽氏安福人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十一

自安福徙湘潭居虎陽陽家因其姓故鄉人於君之先以陽姓稱而君家祠主齊身稱陽公其後乃遂為馬姓蓋南人方言不辨王陽兩說也君父相璠植菴由歲貢司訓於潛母張氏君寡兄弟兩生其生也幼即不凡兒童時即解排比聲律年十六兩補博士弟子十七而就諸生試執高第受知督學柘山田公公命受業前內翰僉憲後同陳公兩公交口賞稱奇士不少置君由是遂擢名諸生中二上四而領癸卯鄉薦三十四而登癸丑進士第與選翰林讀中秘書明年甲寅舉忠劾乞養歸歸乃遂省植菴翁於於潛翁適捐養君遂丁艱家居逾三年為歲戊午以服闋

通 朝授編脩又逾二年庚申以忤權要人父子與予皆  
外補督學使而予得西川君得廣益權要人父子與予兩  
人者方密通故離之萬里外若展參然始最相親而終乃  
相遠焉殆亦數也君蒞廣之明年為歲壬戌竟以疾卒於  
廣年四十三於乎君竟止於是耶君素憤嫉世污欲相與  
有待而從事乃竟止是耶初君之在中秘也力為古文詞  
銳然欲登作者之堂不求俗人知而將求知於知我者既  
而又幡然有志於聖賢之問學忽一日謂予曰今先輩中  
以文章無性命經濟足以傳後不忝者惟荆川公爾聞子  
嘗遊其門吾亦將往焉予私念荆川 方家居而君儲養  
善風雨文集 卷之十三 廿三

通為主毀若燬燼更端發難時相與揚權今古而剖析淵  
微談性命經濟亦時及談文易時正甫主窮理惟德主樂  
天苦心適志兩不相取乃兩以所自居折中於予予曰皆  
是也然貴相濟而相成其少潛乎有胡之研窮又欲有羅  
之樂惜也樂有限而著述未富今已矣此豈非天限之歟  
先是權要人之子勢壓諸公卿諸公卿無不屈已下之君  
獨輩行視不為加禮適又坐與予交善時譏者謂予交善  
言官言官有論及權要人父子謂予陰左右其說坐是遂  
外補波及君內翰外補蓋數十年以來所未有事也君亦  
不以動意先於場屋中以文受知內翰一公為權要人所  
善風雨文集 卷之十三 廿三

清貴而忘已擇交虛懷受善則真儕輩人所難能然竟以不拘清貴體貌為儕輩人所嫌而聞之於權要人竟為權要人所指摘而出不知此殊不足損君也初補學憲廣東以病不諳俗欲乞休恐因稟擬為權要人所中傷姑力疾以之官其既之官也則又力疾以勉修其職事所課督廣士率務實勝率以砥行義為先然病日甚竟不起君前後歷官不過三四年為翰林督學皆以不能久於任不究其才用殊可慨然在翰林則以直道不容於權要人為督學則竟以勤事死於事若君者其亦可以不憾矣夫其亦可以不憾矣夫君性孝奉祖考翁能養其志不違居翁及張

集鳳阿文集

卷之三

四

孺人喪皆能來而有禮喜施予其三族尤喜周所交緩急交義洋洋能不愧古人九海內正士善類即未及交亦時用氣合而情往予試南宮榜初下君首先擇交衆人中廷試聯名二甲同事於考功既而又同與中秘選予以憂去君以養病去然竟亦憂也予憂中喪三子君亦適喪其二子為選朝先後補翰林外補皆為督學余憲蓋終始踪跡大都相同至京師逆旅屢每過從相期于東亦東于西則又從而西或對戶或屬垣皆可呼致來往也每出入未嘗不並轡而連袂步月天街移榻僧寺徹宵累夕無不論心吐東為予或時縱狂談君輒心可有言不可告人者輒

告君君亦每心藏而不漏有過未嘗不相砥磨有善亦未嘗不交獎而共勸則君與予蓋又不徒踪跡之同而已也君夷曠好遊始以省親於潛覽天目之奇既而以訪拒山公尤溪窮武夷之勝既而又以外補陸行數千里且病且停車太和下陟其顛而泛漢江馬子生平頗好佳山水又與君興味頗同外補西川適亦在佳山水處彼此寓書相要約他日各著遊名山記以相貽各因山水之助吐所自得以相印證惜彼此遊未通文未成所自得未及一吐而君且先即世矣嘗惡權要人之子納賄而竊柄害正人壞國事恨不請劄尚方今其人已伏法惜不令君及見而快

集鳳阿文集

卷之三

廿五

之又嘗有志於清世當代一二公者方需次於相俸而有經綸之具者也君每竊歎曰嗟乎安得此公柄國使世道清夷而正人盡在位乎今也適逢其時矣正人多在位而獨少君更為可惜也君娶楊氏繼娶為史氏史孺人生二子臘哥樓哥即前憂制中並秩者妾徐於廣生接哥君卒後亦秩有女四人而無子以族人之子守元為嗣而更其名曰繼善繼善娶江氏為邑庠生君且入廣貽予以書曰吾此行有二快心事一為登太和其一則撫繼善為嗣也君胸中不挂一物不操一塵故能狎視塵俗而眇棄榮名至撫人之子為己子也於人情不能無感慨意君獨以為

快心真可謂能混身世而忘人我於乎若君其尤可謂達  
矣君卒且葬正甫自楚貽言曰子與王君處最密知君平  
生最詳當為誌納幽之石而吾表其墓既而繼善貽予以  
他請狀誌則多失實而畧蓋作者未得君平生又時以權  
要人父子尚在稍為之隱避未足取信於後來予悲君之  
志恐其遂泯泯而無聞也故為之傳而論之若表則仍以  
侯正甫正甫當亦無讓云論曰予著王太史傳而因推之  
於天道有疑而難明者三焉謂年不及始壽女而無子位  
未為稱其才爾夫頽淵歿而名稱於後代今固有不朽而  
常存者白居易以弱女非男然慰情則良勝於無而賈生  
之未為遇也今讀其書猶足以經來世而措於用則生亦  
豈為不遇哉君實無此不如人意者三事每念之輒為酸  
楚不可堪雖然君年過頽氏子一紀矣有女慰情可同於  
樂天而嗣子也才君則自謂能快心矣有賈生之志而未  
及施乃施之於官者未嘗負亦未嘗一無可見於身後君  
未為不賈生若也然則天道於君其有所靳也歟抑果無  
所靳也歟

陳迪功夫婦同傳

迪功陳翁諱時諱字宗堯居碧溪之上自號碧溪始占貴  
銅仁藉其先世西川富順人富順之先蓋又江右之廬陵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十六

人也翁始祖福壽自廬陵舉孝廉以尹富順卒於官因家  
富順其後翁之父半酸公掾銅仁因又家銅仁云翁以銅  
仁歲貢士授湖省景陵丞階迪功郎歷任九六年而終始  
皆以廉能稱然竟落職翁配富順熊熊孺人有賢行予同  
年反珊鳴仲其子也鳴仲既取進士翁自貴寓書有徐圖  
報明主之句孺人亦以乘時行志時有期於鳴仲然鳴仲  
仕竟坎坷未能滿其親之意識者於是皆有餘憾焉翁官  
小而才大堪繁委其在景陵也潛汚被江漲患承委築隄  
隄堅而費省委輒致 先皇帝駕幸承天御用器物災承  
委督造又與修 顯陵工市物料多報羨餘委又聯致上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十七

官多器許翁乃竟以不能干進甯止景陵丞蓋其命也孺  
人於門內序艱難備嘗九米益零雜老切寒暑無不賴以  
濟而尤得尊嫜心其才頗類翁翁去官之日行李蕭然  
不辦買舟費孺人歸索所携止布葛亦無甚而性皆好施  
其夫婦皆以明於財為其鄉里所予先是翁為貢生時半  
酸公受倉氏職於關中坐餉違誅誤繫獄翁質選引得錢  
以往營脫之而室適遭燬有勸翁指以為證據棄引勿取  
徐報其人後來者翁以負德不義謝不為竟償如約孺人  
嘗以善承家為如所忌虐使之不免也而終如之世無怨  
言如亡為撫其遺孤令嫁娶皆得所士大夫嘗稱翁能以

貧賤質稱儒人能以德報忌是尤為義為人所難能而翁  
事親孝孺人能得朱君意旨尤善奉姑姑許疾且革猶手  
指天以願報賢子婦為訣豈翁孺人其天性亦真若配偶  
然歟何每事皆相類如此於乎是其可謂有同德也已鳴  
仲間關世途初為行人以忤權貴改授戶部主事後又遷  
謫轉徙至同知兗州府而止嘗自恨不能顯其親欲乞言  
於當代名公真為一闢揚家世而未遂也予雅重其人原  
其志為表著而論之論曰賢名在人蓋為千古榮名焉不  
專在名稱位號間也陳翁夫婦有同德即是以為名榮有  
餘矣矧若子復能肖大其令聞哉翁位不稱德以其餘德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廿八

鳴仲鳴中亦間關坎坷復將以其餘遺翁諸孫聞翁諸孫  
者蓋方蘭茁而王立足為鳴仲諱子殆天所以予鳴仲昌  
大其家而究翁父子之志於未艾也又聞鳴仲嘗從松蘿  
程先生及王岩余公遊於義命之說習聞矣固知於世無  
慕若以賢名為榮名則世方有求於鳴仲與翁諸孫之方  
見求於世也殆可坐而策乎殆可坐而策乎

贈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率養吳公元配王恭人夫

婦同傳

率養吳公昔京兆悟齋君之父元配王恭人其母也公諱  
炳臺字朝望嘗從趙竹岡先生講率性之學因自號率養

以公能坦率如其所自號亦皆稱率養公率養公云先  
世由延陵徙括之遂昌唐祭酒金智因避寇徙仙居遂家  
仙居其後代有聞人曰福曰芹曰渭能謙金敬栗事在浙  
省通志里名厚仁以此而宋時科第甚盛前後計四十六  
人有龍圖閣學士康肅公諱希者德業顯著為當世大儒  
與兄知府公謙西安令君詠並力學砥行能興起其鄉人  
事又在朱紫陽集中由是仙居之吳氏遂為邑著姓然相  
戒不仕胡元故元朝無顯者至我明興始復通朝籍焉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三

廿九

公六世祖伯仁府君生丈夫子三人子淵子俊子蘊子俊  
生文惻府君是為公高祖文惻生紹興府君錄錄生叔深  
由歲貢生授福建汀州府經歷歷君生子七人榮賓榮  
賢榮贊榮賀榮貢榮贊榮泰榮贊即公父也號小隱初亦  
肄業學官以弟賀泰中鄉舉遂棄其業而專意以教公  
為諸生每試輒高等最有名然屢舉不利也亦遂專意以  
教京兆君蓋公家累世之積德而未暢至是至大發其慶  
祥於京兆君由公教善所致君之為諸生也公教以學行  
當不忝古之人如小隱公所以教公者既舉進士司理校  
雲間教以母道求寧受不及之名母寧使百姓以苛政為  
已病倭奴寇雲間君方有事城守也公教以悉心於城守  
城安則吾安即應召為陳官携家入郡教以盡忠於官責

既又慮其過激也託友人何君全所夕規誨令勿過激必  
賁揭公歸後君抗章論嚴相高父子贖貨妨賢專朝權  
誤國事請誅之以謝天下逮詔獄滿戍橫州道經錢塘上  
公與君外父慕峯尹公侯之於傅氏之竹亭君臨泣請  
以遠庭訓至此公言取義每由舍生今得生當喜不當有  
不悅於乎父子而不忝其可謂賢也已其又可謂榮也已  
方君之下詔獄也相高密啓先皇帝吳某主確有人欲  
如此詔旨切責必得使之者君初言天使之謂天還獲  
惡相高蓋天所棄既而言太祖在天之靈使之謂高  
廟神靈欲保其宗基不令為奸人所壞既而又言孔仲尼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世

使之自謂幼讀孔聖書當效忠以報朝廷誓不敢得罪  
聖門玷名教時錦衣陸太保與中貴黃同聽斷以君所對  
聞於上上乃已蓋相高疑次相徐存齋先出為君場  
屋知已主其說而某與何君全皆君同年友相厚善必嘗  
為君商確有所左右於其間也不知君忠義性於天其家  
教得之於公為多何庸子等主確為第相高父子徒持猜  
忌心肆螫毒而令人劇虎牙爾君戍橫之幾年甲子春正  
月邑人訛傳君有不諱於橫公驚悼走視之時適廣寇克  
斥獨冒瘴癘兵戈間行四月始得達既至君固無恙喜而  
留君所經年乃歸還及蒼梧忽暴疾遽不起時乙丑年某

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九今上登極奉遺詔旌直臣  
於是君召還為吏科右給事今年遷順天府丞以建儲  
恩贈公如君官元配王贈恭人云蓋聞王亦實有女德能  
以孝教勤儉為公賢內助於生前而僅得年二十九公哀  
其不壽又哀其賢也不再娶論曰今人生止一子憐愛之  
無不至容縱之無不為君實鮮兄弟而生又早失恃也乃  
能教以正穉齒時即責令挾策負笈遠遊從師其及雲谷  
公之門也布衣草履伺候其門墻久乃通贊茹百辛以從  
事於問學蓋得諸文信公言知其如此君即堅志非公其  
孰能割心愛強遺之君由直言謫戍投荒萬里乍相見而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世

即且相連也非公又孰能無兒女仁終教以正慰遺之由  
此知君之忠義終與始公成之也今人喪妻者無不再娶  
矧方壯而有室之年即能鰥以終焉非公固不能如此當  
亦由恭人之賢有以維繫乎公心而不貳其節操然則恭  
人之賢亦因公而益彰矣於乎公於京兆君為賢父於恭  
人為義夫乃恭人於公不亦可稱賢妻也歟愚故同為傳  
表著之將以勵夫世之為父子為夫婦者

### 遊西山記

曩聞西山在都城之西最稱勝與少潛王丈相約營一遊  
久未遂一日丈與胡正甫羅維德鄒繼甫諸丈過予門約

於次早偕往予次早當治具為主人已夙戒延賓矣答以若尋第先往予於又次早當追及可留而宿相待也所延之客有明逸王丈在焉忻然欲與俱又次早約王丈同出阜成門並馬行經西湖湖方十餘里即玉泉之所潄匯流經大內注都城東南入於大通河為京師八景之一者隄東稻田千畝恍然我江南風景也西去三里許為功德寺寺即金章宗芙蓉殿已半毀僅存後殿兩廡蓋宣德間重建造甚弘敞今亦漸就荒圯矣王丈馬適後候其至午飯於此飯罷同觀玉泉泉噴薄出如沸轉激散為谿池池上有亭宣廟巡幸時駐蹕處行二十里至碧雲寺正甫少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廿三

潛等果皆在果留宿相待也而給諫胡祈禮適亦來於是相與坐池橋且酌且觀金魚投以餌逐隊來若相呼浮水面久乃始去又歷觀寺僧庖厨外引泉水澆澆流取以入庖可廢及其殿後之山上為中消子姓者樂立規制備極工巧蓋天下一壯觀稍上為香山寺寺有流慈亭殿臺石又稍西為虹光寺寺一名紅光從高望西湖景如畫繞出門正南維德繼南三丈皆告別而明逸方來亦堅欲與同轉留不可竟同轉云留者止少潛祈禮與予三人爾三人送諸丈行後遂相携陟平坡寺於山巔寺殿閣懸翠微中蓋西山於此為最高處路甚窄而險乃說平坡以山頂建

寺殿平坦也是晚三人者同宿於寺明月在天坐露臺若清晝談頃心神豁爽各有詩以紀茲遊之勝次早僧請登樓答以再來予詩所云共宿談空月誰留出世名高樓且莫上九日再來登即指此是日子三人乘馬而還前後行後人時時追上前人於馬上觀山色談勝槩且行且遊觀且誇詡來時所未周還補之故延至日晡後始入城北及門而胡丈省中吏來謂耿在倫侍御論吳默泉太宰波及權貴人疏下矣蓋祈禮預知之胡羅鄒三丈或亦知之而予與明逸少潛不知也無何則正甫陞出湖廣明逸山東皆僉憲又數日而予與少潛亦僉憲相繼外補矣予四川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三

廿三

少潛廣東相去蓋萬餘里時謂予兩人素相厚而相親權貴人實不喜予兩人者之相厚而相親也故離之萬里外蓋疑耿文疏予等於遊西山時共商之故一時有此慮而不謂予與明逸少潛三人者實不知也自後予與正甫兩王丈並分散不獲再聚首矣羅亦差後與鄒亦外補羅守寧國鄒視山東學政而予今幸內轉提督武臣諸勅於銀臺時諸丈皆在外而少潛則永辭人間世矣予因刻其詩為之作傳而惻然有感於往事乃追而記之如此人言予自詞林出而間關世途者五六年為里中說夫所擠排時為予不能平而不知予生平最好遊因茲山之遊得勝而



出出而得遊楚鄖之太和西川之峨眉關中之華嶽中州之嵩少王屋蘇門與八閩之武夷又其他形勝之次者如川之中巖錦屏關陝之說經臺洞洛之伊闕龍門及夫百泉諸山九天下諸勝地遊而覽焉殆且半非因茲山之遊其何以得此然則里中人猶是愛予能成予志者故追而記茲遊殆猶感此輩而非如人之言有所不平於此輩也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四 銀臺稿下目錄

中順大夫陝西苑馬寺少卿內菴曾公墓誌銘

黃母曹碩人墓誌銘

祭冢宰栢泉胡公

祭封太史南野馬公

祭王會沙太史

祭葛和溪太僕

祭尚寶朱芑泉年兄

祭給諫何朗峯年兄

楊南溪尊翁年伯祭文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祭明母丁太孺人

祭王冢婦蘭恭人

祭陳母張太孺人

寄譚二華書

寄塗任齋

寄董李村

寄洪芳洲

寄洪芳洲

寄林退齋

寄王雲竹



寄金松澗

寄陸五臺

寄徐鳳竹

寄胡廬山

寄戚南塘

寄戚南塘

寄戚南塘

寄尤西川

寄蔡松莊

寄蔡衡山

寄陳中齋

寄于勵菴

寄傅廓菴

寄內江趙茂才

奉迎樊西田僚文啓

○卷之十四

上

鳳阿文集卷之十四 銀臺稿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莆田唐守欽校正

中順大夫陝西苑馬寺少卿內卷曹公墓誌銘

按狀公諱鑑字子重一字萬甫號內菴蓋宗聖曾子後人  
祖居江西贛州之興國其先諱據者新莽篡漢二年由興  
國避地始遷廬陵吉陽鄉子二曰閏曰瑒瑒後復遷於虔  
其來自虔遂占德州衛籍則國朝洪武庚午自公五世祖  
諱思敬始也思敬以子清貴天順中贈監察御史清生倬  
倬生淳淳生乾乾即公父都水翁母王太安人公生十四

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三

年而補弟子員勤學蚤有文譽嘉靖癸卯以書經中式山  
東鄉試癸丑登進士第初授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提督  
沽頭等關逾三年丙辰以滿考得封其父母公亦尋陞營  
繕員外郎郎中管厰甲廠庚申出知寧波府事壬戌冬陞  
陝西苑馬寺少卿未任而卒先是公以赴寧波任還過其  
家承歡都水翁膝下戀戀不忍舍因謀疏乞終養翁翁不  
可強之之官比轉苑馬還未抵家先二日則聞翁訃猶及  
視含歛然以不達其初志哀特甚卒蓋以毀云時嘉靖甲  
子春三月十日也距公之生為正德乙亥享年五十初公  
之在沽頭也沽頭故有湖租課及曠役贖金店干公悉獲

為官貴一無有乾沒如前時弊是以脩葺啓開皆如期明  
政稱最能舉廢造盛甲舊緣中貴人多私庇護率侵月而  
為簡公先事中飭一不為撓由是所造皆堅利精好亦最  
有稱於工曹寧波為府素捕難治時又適有倭警公事事  
能鎮靜調停劑量節縮故一時敬發雖勞辛而群小不敢  
衆間為奸其所至稱理又如此至如在活頭地昭陽湖禁  
予貧民便以濟歲饑又務節省里氓番役行署者在新興  
復東錢湖奪豪右所私擅以予民溉田可千頃餘遂為奉  
定等七鄉久遠利而酌議四明諸驛今均輸之官免民辦  
尤繫內地去思故沛民謀建祠生祠公以公力止而寢其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四

治寧波往往見許津要然氣獨小民深德公則每形諧歌  
謠至於今未泯也性最孝友事父母不獨死能象生又能  
養且能以長厚世濟聞弟鑛鉉皆賴公以底於成立所  
自有生產能避及之從弟鑑早失怙恃都水翁救為子公  
視之能如其親弟朋親族能以義交友能信嘗受徒課督  
舉子業能教待里中人能不有其官勢故公捐館後吊而  
哭於庭者踵相接下達里巷之常人亦莫不因公之卒而  
捐與啜嗟歎息焉蓋不但有稱於官中其居鄉又能感動  
人如此娶宋氏封安人以庚申歲卒於寧波之官舍先  
郡水翁墓之左年四十有四其德足以配公子男一傳習

國子生娶州學生楊湊女女一適州學生葉敬應孫男一  
孫女一俱幼傳習卜以今年十一月有四日將穿宋安人  
穴合葬公先期走京師以狀請銘於予予與公同年進  
士又雅知公且嘗有諾於傳習矣銘不可辭銘曰惟公之  
賢可後宗聖人浮於官壽歟於命在國能臣在家能子  
公歸茲丘終幾千秋石可泐名不可毀

黃母曹碩人墓誌銘

黃母曹碩人者鄭州黃茂才諱甲寅之母鄉貢士黃生通  
理祖母也先是嘉靖歲壬戌予以佐泰汴藩分守洛陽時來  
往鄭境上黃生時為州弟子負謁予請受經學焉予諾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五

而以所嘗著傳義手授生生由業是經中丁卯鄉試亞魁  
既上春官竣事矣猶就子郎中學不少怠輟也榜既下而  
生不得第眾皆稱生屈乃生曾無樂微獨持進士太康王  
君狀謁予請曰通理之祖母曹碩人殯在堂父苦塊處且經年  
而不肯就子婦養碩人先生言以畢喪事庶其可少紓父  
哀以致吾為子者私慕乎時他生落第皆歸獨生守郎中  
不肯去請益堅予以是益重生為誌其祖母墓按狀碩人  
曹氏州廩士曹公諱環者第六女生年十五而子歸茂才  
黃公世忠世忠字繼勳黃生祖也繼勳公年十一即補州  
弟子負少以奇儁稱難其匹惟碩人溫惠寡言笑蓋稱公

好述云初繼勲公業於儒而碩人以勤儉相周旋其教子  
右孫為儒也惟勤惟儉一如相夫子之初蓋於繼勲公稱  
賢內助於生父子又稱賢母賢祖母云繼勲公父踰落魄  
叟者性嚴甚時朴賁公即亦抗及於碩人碩人含涕忍性  
而受之孝養不為東繼勲公方強仕之年即下世而落魄  
翁與其姑張時則皆七十餘矣諸子方稚齒而家又方索  
惟碩人攻苦茹淡其勤儉更加於前時以執婦道而成母  
訓此蓋他婦人所難能也碩人生於成化二十年九月之  
八日終於隆慶元年某月某日享年八十有四子男三人  
甲寅甲士甲魁甲賓即通理父娶靳氏甲士未娶而卒甲  
魁娶張氏孫男二人長即通理娶周氏次為甲魁子順理  
曾孫男二人一衣一袍一衣聘州學生劉一擢女曾孫女  
一人納長史蕭守身子名立義者聘皆通理生也生為子  
言其家三世茂才父僅以廉養而志未獲申生舉於鄉貢  
客方在門而孺人竟弗起其父苦塊處而未肯就子婦養  
也殆為是歎嗚呼若孺人與生父子其可謂賢且孝真有  
不可泯者予既從生請以畢其家裏事若生之父其亦可  
以弗占塊處矣孺人墓在州西二里許祖塋側蓋啓繼勲  
公墳合窆焉而予為之銘銘曰惟鄭之黃世有文章父祖  
子孫皆遊州庠伊誰成之碩人之功內助外教古賢母風

妻鳳附文集

卷之十

六

為未止人惟母心疚于孀孫科方昌厥後奈何一疾遽以  
凶告賀未離門即繼以吊城西之阡是曰首丘與夫子合  
應幾千秋

祭冢宰柏泉胡公

惟公與古為徒以介自持儉德堪百僚之表率端行為後  
學之楷模以天部而首屬乎大賢庶其吏潔而俗移清風  
所漸羔羊素絲几繁人才之進退與夫世治之安危蓋皆  
於公是賴奈何不究厥施於乎歟迺撰而無文古道存一  
時之僅有錢買棺而不足廉聲徹九重之深知道不謀  
身嘗得公之正於平居之日語不及家因表公之忠於疾

妻鳳附文集

卷之十

七

年之期公本自建於生死抑又何過於嚙悲第以公方應  
召而未也懸衡素鑑曾幾何時積勞成瘵以至於斯正人  
為之失氣朝紳執輿表儀寒士嘆知己之主學者悼哲人  
之萎聖天子方待公以保治某等亦方仗公以共贊予  
雍熙公今逝矣其將美追致咎彼蒼者謂胡齊公之太早  
歸青人事者又云用公之稍遲我邦之小尤重嗟咨某等  
薄奠備以蕪詞乃上為朝廷惜下為士人哀豈但專為  
乎鄉曲朋者之私尚譽

祭封太史南野馮公

惟翁氣鍾天地之厚生稟太華之精禮樂詩書成于性為

國器忠信仁義重聲望於鄉評昔因大官之榮養嘗自遠  
道以相迎惟板輿其戾止就他翁而結盟本燕山之義方  
追洛社之耆英繼述家園若遺世營有山林泉石之野興  
無冠裳珪組之勞形子貴身閒方期多社之驛集有疾弗  
起何意函訃之忽驚惟太史君不奉翁於面訣致終天之  
哀鳴容戚方纍纍心疚方筑筑惟帝有臣張編序之虛  
席惟翁有子嗟吊臨之傾城竊念翁等之於令子也獲聯  
名於鳳籍又同進以麟經均在翁為子行尤不能以忘情  
具絮酒與辨香愧意重而物輕共陳情於墓詞聊以表乎  
微誠於乎年登耄耄不為不壽官封太史不為不榮在翁  
生死兩無憾矣在今子又何憾於翁之存順而沒寧也耶  
尚享

祭王介公太史

惟君豪傑自負聖賢是師直諫高明為吾之寶君亦環取  
予為相知金蘭之托庶其在茲子之迂疎寡諧於俗遭訕  
被擠不一而足君獨謂予慧也可屬於予定交古道相易  
予病孤介孰為同心我鳴君和如鶴在陰子嚮幽憂孰耦  
知音蒙君見賞山高水深彼人信謔日子雖忌予就君謀  
坦不為意繼皆外補乃相貽累君去南荒安焉如寄入廣  
之札來自青神津踪半世藥裹一身淮陰月夕蜀道風晨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八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九

好我懷中乎未申始上玉堂同寓京邸屬過從無日  
不爾東粵西川終乃萬里何期別君君竟已矣昔我友朋  
道義交情君於其間事予猶兄存者睽違尚期合併獨君  
隔予生死幽明為君撫孤欲求楚果義難干時於誰關說  
欲營一賻臨君之穴適聞內還不果而輟自君云亡於今  
幾年追憶情衷恍如目前媿姻為約遠乃已焉留帶歲筭  
今猶宛然世污共憤幸逢 昭代君今焉如予惟予在昔  
將私吐輒與君對今吐之人誰為予諱燕予之橋為君故  
宅君歸於斯言安其魄三尺孤丘百年駒隙身後留名雖  
埋不沒墳草既宿子哀未忘每念及君淚先浪浪曾有心  
許未及君償君名雖存德猶未光我作君傳有言非誇梓  
君新詩爛然雲霞君喜予書如錦畫沙併書此詞歸於君  
家曰正與蘭湘鄉所有即墓土毛聊薦君右君在生前性  
好飲酒遠寄其觴還能飲否

祭苟和溪太僕

惟公謙承人後艱投已先慈和樸諒性之於天鍾嘉陵錦  
屏之奇秀為閬南川北之才賢才有用每國事而多濟行  
無頗能處心以不偏歲庚戌兮登 朝試金沙兮烹鮮遠  
愛兮棠陰正茂去思兮口碑具傳臺端就微 殿工是程  
盡別弊釐不日而成 帝心則悅曰予殊旌方衆納言尋

貳同鄉鬱有美兮不居因請告兮避盈庭闈兮聞訃  
凶兆兮先萌還拜僕正以酬前功兮方期簡命之重膺  
嗟禹湖兮龍去衆欲從兮何因忽無疾兮登逝若有  
兮攀麟仰惟梓官兮在途護以萬騎兮雲屯恍如見公  
兮司僕為帝前驅兮清塵於乎昔之去兮生不忘寧親  
以為孝今之來兮孔猶異從君以為忠惟新天子念  
公之功既寵以龍章之渙頒又賁及馬鬣之新封人方羨  
公恩禮始終則公之止於斯也抑又何用於怨悵也耶某  
等後先同寅誼均骨肉賀未幾時即繼以哭想靈旒之翩  
翩與魂氣而俱之羞殯藻以為其聊相與致吾之私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十

祭尚寶朱邑東年兄

於乎天道其足占乎人事其果信然乎以君之才將欲短  
之乎則孰嘗稱之為賢以君之位將欲擠之乎則孰又進  
之於先文行才美本堪世用兮何待於人力之援援中翰  
儀曹乃君固有兮孰取夫符臺之遽遷謂仁者必壽仁如  
君兮胡為而半百之當其年謂盛德者必有後盛德如君  
兮又胡為而棄棄之無可延天生才兮胡為而不究其用  
人踐君兮又胡為而輟出於求全其最可傷而可悼兮則  
以方官孤飛之失路遽哭永遠於重泉雖然柳州阮於位  
兮長存者未始不傳樂天無兒兮尚有可托於詩篇君雅

志清修兮其長存者固有在何憾於買棺之無錢生免本  
自能達子身且不自有又何有夫名位之前與不前今而  
後既已為冥莫之歸兮則萬事總付之於茫然將造化不  
能盡司其權兮又豈人情可得而售其偏某等辱君榜末  
既皆知君之能然兮其亦奚用於涕泗之漣漣

祭給諫何朗峯年兄

惟君侃侃之直蹇蹇之忠坦坦之懷休休之風以才則批  
蒙莊之卻恢恢乎其若有餘以量則開叔度之陂汪汪焉  
其寔能容自君登朝以暨沒齒慕善之心日勤未已皇  
華使命給諫風旨四海想聞方自今始天之生才胡為其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十一

楊南溪尊翁年伯祭文

惟翁高蹈立國娛情圖史小憩塵寰大隱朝市依南郭以  
棲遲課東臯而耘耔躬勸儉以立家不義方而敬子討  
章寵膺方被青紫今子未歸方羞甘旨方集良朋方日燕

壽方稱百歲以爲期胡遽一疾而弗起於乎仁者之壽是  
宜翁有之而胡不享其全慶繼以吊又胡相壽於翁之門  
而使人不得其常理某等叨係通家休戚相同聞翁之訃  
若痛在躬不能臨殯而執紼者實拘繫乎自公教誥真而  
陳詞者聊以托憂思於悲風

祭胡母丁太孺人

維母德本貞靜性慈慈恒一晚微坤順早著慕樛木仁  
於遠下廣嗣續以爲心擬萬章儉於持家甘辛動而自茹  
追昔舉案稱賢事夫君同遊仁壽之鄉迄今斷機能訓成  
令子夙擅文章之譽綸封寵膺極典親御子承母歡母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十二

因子豫偶失意以貽憂致向表之爲慮方陳余伯之情欲  
望九重以仰祈未就安仁之賦竟以一疾而奄去於乎  
昔也哭翁今失母慈十年兩喪皆於京師乃翁稍養方  
令子上玉堂之日今母終天適令子去玉堂之時既遭蘇  
長公之遺簡復嬰梅聖俞之憂思天道人事並丁艱危凡  
我通家能不念此而益用爲悲也耶翩翩丹旆言歸故丘  
扶輿孤舟渡同河流辨香爲其維以告喪母也有知其鑒  
之哉

祭王太孺人

於乎惟慈人生自德門嬪於名族柔順而貞窮窶以淑相

之外罕有出言門以內久微雅肅舉案同德耀之心斯換  
追樂羊之獨惟納言公奉職維虔惟恭人能勗以鷄鳴警  
戒之篇惟納言公昌後是先惟恭人能成以龜斯和集之  
賢尚書爲舅不恭令婦爲納言妻足稱良偶儉勤之節不  
少哀於富貴之餘龜勉之勞猶親執於疾病之後鳳章寵  
加賀方及門駒隙騰轉哭遽臨臚豈但凄然涕洟之重  
者傷荀神而擊莊缶凡我皆納言公之僚友亦寧不爲之  
寃驚而心疚也耶昔從西洛其來也喜今歸北邙蘭焚王  
毀維賢有夫維似有子於惟恭人可以不死

祭陳母張太孺人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十三

惟母成夫以家恩勤拮据成子以身義方詩書有家能操  
言豐其儲有子能成言大其間拜官參軍奉母慈旨夙夜  
在公稱母令子奏三年之最錫鸞回之寵命於楓宸  
馳二親之榮騰燕賀之歡聲於梓里方圖畫錦舞衣綢繡  
豈期訃音忽焉來傳遂使婦奔姑喪而先行獨渺渺乎迷  
涉乎冰川子持朝命而後發繼繫繫兮踰履於霜天旬  
旬之故九民猶然矧我國鄉以義相先共結爲會令子在  
焉今以艱去能不使某等爲之心惻而情牽也耶撫棺執  
紼是在吾黨道遠莫從徒懷愴悵寄其馳詞借少若長北  
風其南神與俱往

寄譚二華

中入至獲接手書三復情詞知公於某誠懷德不以  
小肖而思有以進之與之談當世之務也某惟憂獲  
身見公大才高識熟於事機而勇於擔當以為真不世  
出人豪方推避敬服之不遑不自意謀亦為公所知悉  
顧一無知然自謂能知公則頗嘗以此自知而入都以來  
時得見當朝大老諸公蓋久矣且能某以晚進方隘幼  
未敢出口一恣談論乃私心則時推服公以為公在諸公  
中尤不易得之才恐當自許自任為世太用以無負天  
所予不應獨游心蟻轉蟻旋之間以為可以自快其  
憂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古

也方池公誠非其至公誠別有所即授出其上矣然張留  
侯李鄴侯二公非實有志於出世而嘗用世者歟顧公為  
國家當大事策大勲之後然後從事神仙家於以保全身  
名而任其所之於六合之外亦留侯鄴侯之高蹈也雖然  
二公亦非其至者公於不肖欲勉而進之於古人之事業  
而不顧其不能惟公實有此具而顧欲以能自遜耶此實  
一念私誠誠欲為當世求公而不顧公之即萌此念以避  
當世之見求也然否然否過承腴儀不敢當然及不敢不  
領計今與偕所公雖未得代恐已出西川境上矣不敢有  
所附容別附以中謝私如何兄少草草伏惟鈞亮來教不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十五

欲以大用自居亦不欲以用之於所難自避惟達人有此  
實才有此實見故又有此實論如此敬服敬服今用公兩  
廣間雖與廉將軍思用趙人之意稍相左然得與俞虛江  
共事亦一快也遊兵破虜其論高出千古足為壯上一解  
顧然恐主張之者尚少望且養得一輩可用之才出自麾  
下將來不必人主張公公自主張時以此用人必能盡見  
行事而坐致成效也計去此恐亦不遠矣僕藏此於胸中  
且未敢泛以告人也胡廬山兄養病因疏上已得請然  
果病不可支耶抑有所托而然也僕自謂與此兄莫逆今  
此兄去莫須因僕春正初二密語傳示即動念否但得  
渠病不甚不論有托無托皆可省繫念一二笑風便望的  
示之千萬

寄奎任齋

鎮撫廬灼至得接手書并疏稿再三讀之事事精詳種種  
確當知門下於八閩其用心良獨到亦獨苦矣敬服敬服  
閩中用兵以來大要以餉不足為患今所陳如練土兵清  
貼駕定營式清冗冒各款專為省費計古人所謂去其害  
財者誠至計也然無乃太精數乎公在閩自能為閩節縮  
即他日簡召後後來者得無難為繼乎蔡鄧二尹以才優  
調新邑誠可謂得人然二子者得無有不樂乎公勇於任

此在廟堂與閭人亦樂於聞此在某嘗叨愛則獨知公苦心獨謂當稍從寬爾若公自能刻勵當賢者所難此亦只某知之在諸人未必盡知之也復將兵所以杜奸萌備衛守所以防不虞蓋皆精思遠識切中機宜而月港東西洋二處創建尤不容已即裁革各冗缺畧足相當不早施行寇迫資為窟宅尤為慮遠察微至劉呈省之論某亦獨能知之因事業以發揮文章如公真可謂難矣黎鄧二尹須激令銳志當前不以為苦乃見公雖強人所難然能善用人所不樂使還時使筆草草殊未盡所言伏惟台亮與董李村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十六

昔忝守洛自愧無補地方尤自愧離任太早無以少申敬私於門下閭中尺素冒通又愧未敢為謝乃并辱來教齒及何敢當何敢當惟門下練時務而存古道遂養淵停大才刃解茲借使車接洽我江南我江南風清澤流川嶽且增高深矣時事民瘼誠倍佳昔然仗有公在何患馬家居聞報時已心喜預卜之不待久乃始見也不才弟叨冒太過昨具疏辭以例未安不果上碌碌因循尚未知所以自處恃素愛幸不吝一開示其愚如何教縣有當舉行四事如移館驛以便城守經理練湖蓄洩以濟運文地清糧以免虧併從民之便自出工力開濬白鶴溪河以通舟楫謹

擬前院文奉公祖曾有行皆停開至今恐亦門下所欲聞者查案果可行行之亦吾民數世之福也承問及敢附以聞使行迫殊草草伏惟台亮賜覽存不宣

寄洪芳洲

差人至知兄丈已蒞東省青齊之富強鄒魯之風教將從是有賴矣忻慰忻慰來教念及弟途中跋涉至如斷事以為帶銜官此等處亦問及道及之非真是心相契愛何以有此弟叨冒太過自以晚進之人一旦追附九卿後塵而座主如林對山先生班列及在後於心甚不自安又當事諸大老前止是旅進旅退未敢即有所建明兩月以來延常副應雖多真切交游尚少益覺杜門意味良勝紛擾光景也兄所云贊助諸老調護各衙門聯屬善類主張公論此信是賢者作用願弟迂疎何足以當此其又何敢當此耶高徒吳後菴兄聞此番居鄉甚好其鄉人亦多對弟稱之然竟被論多出自鄉曲中流傳語要是語言激發處多精神收歛處少爾弟非有所懲創而然自謂以幸進先人未知所以自處於事體當然爾然否兄久練大才又擔當最勇真儕輩中所難此轉雖若左然其實是諸老倚任之重如此諒兄自信不自以為左也千里相望往往只十餘日程通訊問相質難良亦甚便此後望不棄百凡有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十七



以教之

寄洪芳洲

承差至得接手書論及今日處京師不可不收歛一段甚為有見弟所謂反其道而為之以至緩急禍患升除運轉皆為之盡其心力則自顧為未能耳何者人固有不當拘而力固有所不可強也故謂平常可親誠是引進中人一說所謂世間法誠然矣以世間法處世人非莊生所云處己以遊世乎此則弟所能勉強從事者也若以世間法處世人欲為之盡其力而因欲望彼為我盡力此則弟所不能勉強從事者也弟惟勉其所可能者而已此外姑聽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十八

如何胡栢老是一有道氣人真心而實做者惜亡矣眼前要再得此等人甚少此亦世道之不幸也鄙願泉來山東督學在兄可為同志之一助鄙嘗之風或可漸復一二分惟兄亦應有以助之然兄望重京堂缺漸多恐亦不久於彼矣得早來京共圖所以移世非又弟之望乎草草乞台亮

寄林退齋

弟也無可比數惟是傾仰當世大賢頗謂有一念微誠可以自許昨幸承乏名邦屈重門下為我與進前生而弟亦時時得聞道義真切之論足慰生平良多願行辱禮意過

其分殊不能為別別來未及通訊謝於左右知世道方艱泰方當起公於東山握手都門有期也乃今則果然矣正慰更不可云喻時事更新之會正賢者柄用之期廟堂方待公以咨謀朝端方仗公而增色非小試非虛拘也望早命駕以仰答君相眷知萬萬昔賢有云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昨者教行莆陽已成孝弟忠信之風矣安富尊榮之效行且於茲行而卜之某叨素愛更倍恒情萬萬也李生還附此以代候逆諸所未悉統俟面時吐之冗次草草伏惟台亮

寄王雲竹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十九

計奉違道既且歲餘矣入都以來碌碌未能時通訊殊歉悵然此心則無日不在公左右也菲劣濫叨過其分特甚無可為道世事一番更新林卧諸賢皆相繼召用足使太平增色而志行卓絕如公乃反拘格例不能首薦之於朝固知公能見諒乃鄙心則懷愧多矣士人從南來皆言諸生及門猶一日教更大行聞此一為解頰蓋古人所云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自是儒者事公今有得於此即將來亦不讓前脩矣矧清時不能求公事當由人於公何與抑又何求耶今秋明春聞士子有挾英登新天子之庭以直言為舉首者必嘗遊公之門者也俟之俟之某叨

道義至教惟有不負此心求不玷知我者爾接得陳司訓書中錄示大作一首乃為僕樹碑之文此事昔嘗奉告以愧不敢當當相體奈何有道故人亦以姑息為愛及居執燭童子下耶事尚可已煩傳語諸學博公及諸友速已之若確文則當敬寫一通藏諸家時用自愧而自傲無期以自勉於將來而已情實自衷非敢為矯草草伏惟台亮

寄金松澗

三復來書甚知不得已情事然廟堂知公業已留之於海山疏論之題覆矣即有病疏其誰肯相信耶况無撫按轉達疏尤難於題覆亦從來事體然也望兄文且少忍於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廿

閨中而強力一脩舉其職業諒嘉擢亦不久矣丈夫際明時正相與勉樹事功之日一遂養病歸卧於山林動經年歲即平生志氣便應盡消磨矣然否兄以弟為相知而相托弟非敢不盡此愚然弟為世道留兄亦正以知兄之深故也幸勿訝其相左而亮其相知有深處千萬又接到後書承示佳作肯遠而調古中多獎借之過願迂陋何以當之然奉以勉於將來則公之贈我乃所以教我多矣計部院檄至應且還旆幸趨吾南公早登輶以寄惠如何差人還附此覆且謝草草乞台亮

寄陸五臺

海內大豪傑有數公於流輩中表表然出僕懷仰斗山久矣初自謂但僕知公爾不謂公之知僕亦與僕同抑何其幸也去秋得朋石公書知門下有倦倦薦引之意僕於此不喜得進步喜得公知既而聞公以直道勇於擔當為俗所忌竟以此去其位僕於此歎公以直道取人乃不謂自以直道為人所不取也公去位後僕再叨此轉猶是公之餘所及弟撫心循分甚不自安有所請而未知得果與否爾爾佩在心久未能自通於門下茲敢借布其區區伏惟台亮

寄胡廬山

論學職尚行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廿

春初承寄手書弟作一書奉答後茂州家兄處人於夏間來復通一書達否弟與兄一別數年相去每數千里然所恃惟此心同爾爾通接蜀人知兄道義足以振作一方人士一方人士聞亦欣欣向風足不負所期矣但聞考文發落後復查行檢次第之若信有此則恐似未妥也蓋尚行誠是師教所先然須另作一款行倘文案因稽行而改則士心恐不誠服要便文自文行自行各有優劣而默寓重行之意於其間且行必慎於所訪賞一人而千百人皆悅乃可彼縣令學職之言可盡信耶弟昨在閩中有一學點行劣十餘人降青十餘人而不自以為過有一學無一人

而不自以為寬閭中士大夫最善苛責人而亦不以此見非至於考貢選近行勘合每名用六人考選不獨取其年壯文通者兼寓古人鄉舉里選法似亦可人閭中士大夫亦似以為可也兩年廷部試皆閭生居首亦畧有微驗可睹矣望兄亦試一行之如何昨求久任不得今恐兄亦不得久於此任也特愛輒附一言幸勿罪狂僭萬萬

與徐鳳竹

憶昔南臺抗疏多及時事蓋方以言為諱時也弟每領教每私心仰兄乃皆以不合於時淹滯久之今際清時昔淹滯人方稍稍奮起矣如弟過叨亦其一人也借重典文固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廿二

是美官重任然大望如兄當旦夕有拜命此或其階梯爾楚中士風較他省開稍厚文字入宗公目當自能辨別其妍媸弟行檢關係人才更切恐不可不留意也行須訪得其實訪行須託得其人不厭廣詢不貴多斥要在以一警百足以震動士心轉移薄俗而已近見有但憑教官開報者殊長賄弊風無益有損此必兄所不取也弟偶一及之耳不宣

寄戚南塘

昨軍門所遣材官領答書行後適陳生自泉來復持手教下及捧誦再三令人壯志耿耿公真一代人豪也中云身

家之念斷斷乎無十全之心又云吹毛之劒用以伐木必

待芒盡而後歸匣中在世泰分當如此此等意氣此等議

論近代將家所無至欲得不才余鈞持衡於中而公任折

衝之寄於外以庶幾長治之規此則恐就誤却英雄乘勢

乘時作用矣然亦將相交驩共圖太平規模不可謂無所

當也公言無轄粵中彼事大掣肘不得展布設廟堂借

公又無轄蘇松亦云不得展布耶事有難易要在我能展

人至於大機所在則惟廟堂能轉移之爾人言公皆在

動處作用不識靜字此未必能知動靜者兀然蒲團灰心

槁形此近似誦經賦詩祈以退虜爾若其勤勞軍務日有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廿三

以揮霍而翕張之恐非靜不能動靜字殊不可偏拘論也公言於無欲上謝彼煩念拋却利害庶乎方寸稍寧畧可酬應萬一而不至昏朦則既已自得其原本矣復何言復何言考據彙集以奉揚盛美謹留諸胸中終當不負此念也所許大作亦惟公終不忘為愛爾送後還附此一布郵私詹後草草代惟台亮

寄戚南塘

昨經梓里接手書種種皆古名將論議其意氣直可等古人入京後又得於敝署見公經畧閩廣疏讀之真以實心欲求見實才功業文章互發而兩得縉紳中為公擊節稱

實者多矣固不獨某之素叨知契為然也別來正切仰思使至忽又接來教開緘若對顏色三復詞旨軍門汪公行後公無乃有高山流水之思乎閩廣似未能盡公之才今掣廣轄專從事於閩蓋新撫公所以專仗公者其意亦未嘗不在也公才望勲名方且為當今冠絕願少韜未盡究之用以其全鋒於他處大發洩之某無可以效尺寸然叨素知尚當自誇其能知人於鈞軸樞機間惟此一念可自許爾八閩學政自惟未久無可稱乃辱公屢見齒及豈所謂愛而忘其醜耶適當鼎湖之變攀號莫及時使行迫據案草此殊無倫次容嗣音以請幸台亮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廿四

寄咸南塘

兩接手教於酬應紛冗中每為豁目而爽心蓋達知已語即萬里猶面矣求兵於兵求糧於糧此是處分閩海第一義第宜漸次收功未容旦夕取效也其任真任怨云云則尤是閩海作用真根子僕向嘗持其說而惜未及效去矣公今以為然非千古所見畧同耶敬服敬服百九知甚難處知亦甚不快心第又須寧靜以待為要爾天生大才當必有大用處爾時朝論紛紛僕亦適冗甚未及縷陳以仰咨來教而差官告行甚迫故先此聊見鄙悰一二俟尊俾行時當另有以覆也草草伏惟台亮

寄尤西川

今晤李春元至得接手書道義情懷暢溢滿紙中間無一世俗語然又恐世俗人得以混公之高而奪其所守豈古所謂遊虛子其人耶雖然因身病家累不得已乃始斷世念公殆非有心出世者聖賢中庸之道未始不存乎其此亦可以諒公矣別來每恨得交公晚又每以未能時寄音一相印可於此心有深歎焉要是塵緣尚在故碌碌世途無暇耳即作此書未閱筆客從外來輒要與俱出以至暮未得歸以此見俗態相牽徒懷馬上抽簪之想殊愧我山中有道故人也來諭所云即政即學即言即教種種皆名言謹書於紳第又未由一面相印可殊耿耿爾附便草此一道仰思恃愛輒敢如家書狀伏惟台原不宣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廿五

寄蔡松莊

陳春臺公至得接手書中引朱子稱李延平一段相勉以充養之功足知友朋間以道義為砥柱庶幾身心有日進處乃是古人用心感佩當如何第入都以來每日只酬應碌碌雖強力杜門時一習靜然於未教終未見有承領處也見麓叅文鐸相繼聞甚有振起斯文之意其於門下知敬慕而推服之乃是學政中一增色事豈獨其聞之江右而然哉薊門勸駕誠是僕一念之真然非私公也亦欲共

世表爾此自有至者幸強出以答之公言欲有此名而不能副則非矣風便附此一道仰思春臺公甚高雅亦流俗中所罕有恨不能得之為桑梓謀也適冗草草乞尊亮

寄蔡衡山 論教

微庠得賢師甚為邑中子弟喜寒氏子弟久疎問學今幸得賢師欲有以指導而歸之於正尤甚為寒氏子弟喜乃梓里整棲息時得一過從焉時得親睹有道光儀亦時得親聞有道聲歎其自為私心喜也亦多矣方自喜幸不已舍弟寅至接得手書乃辱獎借之過則又何敢當耶雖然執事欲有所施及於微庠則同心之舉捧誦來教微首尾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廿六

皆同心之言其甚幸執事之有此舉為此言也惟我有道者終成之亦惟我志於道者終聽之爾身心性命之說在初學生多不可得聞至如課書升散乃教之末也并於此亦將廢矣教其何由興乎故莫若且因課書升散以講求身心性命則俗耳不駭於聽因一二同志以風動乎他生則俗子不憚於從東君乃僕同志友賀生亦微門生也二子能首率公之教僕雖別去何異時時得親睹有道光儀時時得親聞聲歎乎寒氏子弟只靖與言也氣僅可若交筆思雖稍似近文而氣質未能變化至於兒麟則浮氣易動放心難收方以此規切之而未能承領者此正惟有道

老師與頂門痛下一鍼以觀其頑醒如何乃可施教藥之功也承教愛之過不覺漫道及此殊愧無以覆來意俟與施高二友一相印證可否再當附便以請爾書院規程昨似已呈覽矣今仍附一帙以往幸更有以教之不宣

寄陳中齋

得朱書知執事以斯文為同郡首倡喜不可言從來講學者多是談高虛而畧本實僕竊以為不然道在彝倫日用治已治人初無二理故身心性命通之於經濟時務條貫本同昨視閣學時擬做蘇湖教授法以經義治道分門課習惜未有成効已離任矣然至今聞之閣人士則未嘗不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廿七

是其說於既去也幸以此轉質之楚侗公如何兒姪輩伏執事素教得列名稍前然責以實學與實得則漫無有也交平日筆氣似勝麟言其考居後則文疎致然然激勵尚可進者望并有以督責而提醒之萬萬石雲兄道義良友邑中斗山也聞計以來痛悼不可言每思緣薄之人前失荆川老師後喪會沙今又喪此兄聞過無從恐徒是日少進步矣奈何奈何舉鄉賢自是公論第未審學院曾知其人否爾兄次蕪倦中未及悉所吐相期只在此心各努力行業雖萬里猶面也不宣

寄于勵菴

歲底四舍弟還一書殊未盡所言尊件至接得手教課取  
弟前書開門守拙以免尤悔之說而欲通之於居官居鄉  
養身養德即此占兄日來所進更多矣雖然兄未能遂忘  
情於恩慈之間故弟窺兄胸次尚有擺脫未盡處在幸更  
謀來封菲於報處則恩一邊留意於忘處則慈一邊加功  
其於居鄉居官養身養德所進不尤多乎所進不尤多乎  
每與石老相對即嘗慮及兄家以作善而受人侮然受人  
侮而因作善得來則又未嘗不相與喜也兩令器親文想  
皆考居首列而震公在成均當養之日精而日純今秋昆  
玉聯發來春橋梓同登豈不為鄉邦一盛事耶此則更望  
萬兄次草草乞尊亮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廿八

與傅廓菴

入川年餘自不喜有他但自喜能知執事以道高一鄉然  
別來拘格例未能相薦殊歉愧不可言方際清時不應使  
賢者久林卧倘肯肩就廟堂或別有處然計此時尊翁尊  
堂俱年高在執事必不忍離僕相知亦不應以此言相告  
徒耿耿爾別來碌碌奔走未能一寄候更歎前友行遠以  
公務事與諸公方待罪不及悉所吐草草止萬三一

心譜所未盡容附後便續布之光陰道術處處皆同幸各  
努力勉修以為他日一相印證之地不宣

與內江趙茂才

別後兩承寄書足切雅意且獎借太過不敢當惟是彼此  
以行業相勉可慰遠念耳高才大養得尊翁老先生家學  
之傳此於取一第有遺力矣乃久尚留滯非由後場過為  
高遠論人不能知而初場則於時義或稱未純人又得以  
肉眼相指摘耶幸千萬勉其濟未至以副所期不落聞見  
此是上乘語第勿因此出世法其流遂至於忘世也然否  
然否尊翁久為東山之卧茲且屈重台階望贊決早命駕  
以慰朝野切望冀求先子墓永望轉懇早賜脫稿恐遲朝  
後則遂有分心處不暇爾小啓附上不及縷陳知面晤語  
伊邇也周松巖謝右溪二公皆則庸召命川中大賢俱嚮  
柄用矣真可為同心同道之慶五津大昨亦有書趨之行  
奈何不聞動定耶望道此意速令與尊翁同行萬萬

奉迎樊西田僚文啓

恭惟老成謀國望繫縉紳忠謹佐時功施 宗社 清時  
想鳴鳳於 先朝 時肯起龍於近郡暫還納言舊物  
佇登台鼎新階某等雖切仰斗有年每恨執鞭無地景行  
先輩方且倚名德為師資步趨後塵豈徒附末光於餘案

望  
秋馳素創奉促華軒幸早慰 丹永之恩勿久懸蒼主之

美風阿才集

卷之十四

鳳阿文集卷之十五 南雅稿上目錄

南太學條陳疏

己巳考察自陳疏

請中飭監務疏

集齋先生類集序

福建甲子科齒錄後序

送南少司冠洛南陳公轉少司徒上序

送少司成訥漢周先生還奉常提督四夷館序

贈郡大夫栢潭馬公序

贈舊僚丈近山王公序

美風阿才集

卷之十五

奉賀師相石鹿李公六十壽序

奉賀劉總督少司馬二華輝公五秩壽序

碧山張公七十壽序

補壽四泉吉翁八十序

江翁壽序

鄒母張太淑人六十壽序

前丹徒令鹿門茅公策政記

重修城隍廟碑

壽州守甘君去思碑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侯官趙世顯校正

南太學條陳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姜某等謹題為飭監務以廣聖教事竊惟太學乃國家養育人才之地祭酒司業則掌行教督所以為國家養育人才之官也臣等誤蒙皇上拔擢以來自知不才深懼稱塞未能日夕圖惟如講肄差撥等事臣等分可以自盡者俱遵照皇祖欽定監規及累朝勅諭一一推廣奉行不敢別有煩言以瀆聖聰

○奏之十五

其有係干本監事務而臣等不能自專不容不上請者謹列為八事開坐具陳伏乞聖明俯賜采納勅下該部議而行之臣等不勝幸甚緣係飭監務以廣聖教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計開

一修理頽毀堂舍以便肄習據率性寺堂助教畢天能等呈稱各堂強半頽頽不蔽風日其餘梁柱門枋等項亦各倒卸漆漏諸生肄業其間恐有覆壓之患或東西班併在一堂住坐或一堂亦不堪棲止木撐席蔽終非可久之策目今露坐風吹於各生課習殊為未便據此又據典簿廳呈稱本監左右牌坊木朽瓦損勢將頽倒其正街二座亦應修葺

因到臣臣看得率性堂西二間桁柱空朽西五間簷窗倒爛修道堂東四間全壞西二間半壞誠心堂東西各損朽數柱正義堂東西各倒卸一間崇志東五間俱倒而西中僅可支撐廣業西四間俱倒而東中亦向頽圯至於各廂房則無一間不倒卸各班堂則無一處不滲漏從下過之則人人有巖牆覆壓之虞從外望之則人人有頽垣荒毀之歎為此隨即具呈南京工部該部隨委營繕司郎中史文龍前來查看相同除牌坊已經拆卸修理外其堂舍工費稍多例應估計題請然該部遲遲未決以錢糧無從措處爾臣惟國家設太學以養士六堂乃師生棲止肄習之地不應惜修理費使諸生住坐風日中而梁柱朽爛處所脫有覆壓恐非所以廣聖恩而重養士之典也乞勅該部逐一查看議何項銀兩堪以動支大破常格作速興工無致積頽成廢則多士荷帡幪之賜矣再照修理工程凡在官府者多不如私家之經久以未有專官督理也如蒙乞勅該部定委能幹司官一員專一在監督理候工完之日方許別差庶工程可望堅久而錢糧亦不致冒破矣伏惟聖裁

一徵解逋欠銀兩以濟供應據典簿廳呈為急缺膳夫銀兩事查得直隸蘇州府太倉崑山等州縣額解膳夫銀兩俱係南京禮部轉發過監支



改目近查各府州縣自嘉靖三十二年以後拖欠數多又查本監庫貯膳夫銀兩不敷支放深為未便等因到臣據此查得蘇州府太倉崑山嘉定常熟等州縣通年積欠銀共貳千四百四十兩松江上海華亭二縣通年積欠銀共一千九百六十兩常州府武進無錫江陰宜興四縣通年積欠銀共五百五十兩徽州府休寧縣欠隆慶二年銀八十兩寧國府宣城旌德南陵涇等四縣欠隆慶二年銀一百一十兩照得以上膳銀俱係支放六堂師生緊急公用之物通年微解不前以本監與各有司衙門事體不相統攝而禮部有行亦未必一一遵依以致頑玩如此見今在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四

班人少已難支持若來年恩貢等生入監人多用廣又將何以接濟乞勅南京禮部作速行文催解或差官坐徵以濟供應庶養士之需有所自出不致臨期卒難措辦矣再照本監饌肉銀兩係按都稅聚寶江東龍江四宣課司解納應天府各屬稅銀以便買肉給散今亦不行依期上納矣并乞勅下該府一體催解毋致後時此雖細事不當煩瑣於君父之前然亦國家養士之典所關臣等不能專行不容不以併請者也伏惟聖裁一停止民生上納以塞倖途查得納粟馬事例開自景泰年間時以邊境多虞國用十分缺乏故不得已而從權宜之

以此爾然其時所許止及生員所限猶有名數非若近年以來不問生員民生盡許上納而濫收一至此也夫所謂民生者或曰發社生或曰附學名目或曰俊秀甚則并商家子亦開例收納矣其實皆白丁也白丁生心不通文目不知書見在走班者且等亦嘗用心教之但教以背書寫做講解孝順事實并日記故事等書莫令稍知向上則紛紛以為難堪而托故告出矣即今作養既難成才又安望其不貪不昧堪以效用於將來也夫膏粱裙屐之性難於轉移如此矧其間實有罷黜生員市賈廝賤以及犯罪逃刑之人亦或廁名冒進而莫可究詰乎然則太學賢關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五

將不免為舍垢納通之所此誠非聖世所宜聞也假以經費不足在戶部有難於處則陛下登極詔書固云加意節省用自白有餘而所差四御史於各省查進錢糧聞稍亦足濟用矣臣愚以為自今只許生員上納猶可若白丁生納銀事例則斷斷乎所當亟行停止者也假以此例一停止班人少國學不免空虛則莫若於五六年後間一開貢取廩生年壯而文優者如今年開恩貢例而兼以行取以稍存鄉舉里選意則太學養士之效可臻而世風亦可遠清矣伏惟聖裁一惟取舉人就監以務實學查得舉人入監事例曾經先任祭酒程文德具題禮部

行有年矣歷科會試下第之時部示非不嚴切諸生亦多給有入監文引在身但人情溺於便安上官每多假借三年之間因循怠惰不及入監而輒從有司衙門起文會試及試期已近而但取鄉官保結容令入場者亦多有之做致成風年復一年奔走廢學日甚一日至於年邁志灰而後就選則人有肥家私念堪大用者少矣嘗聞宋臣胡瑗以經義治道分齋教授於蘇湖後多名臣出於其門臣等近授以當世之切務如邊防馬政屯田水利之類逐一與之講求人占一長不專口耳章句之末他日有可效用

姜鳳阿文集

卷之一五

六

於明時者亦臣等所以仰報聖明之一事也但各生怠玩日久必須部文嚴催示以不經入監決不許容入場應試方可責其如期而來而人才無廢時失業之患矣再照臣寶嘗備員四川提學親見舉人中有可以表俗而興行者如保寧府閬中縣之傅太力田以供子職堪居孝廉之科成都府內江縣之趙蒙吉窮經而知時務頗有經濟之具蓋其抱藝懷材養高於山林而不肯輕出又非奔走急情之生比也此等之生當破常格擢用如國初之制凡各省有如此等生者宜令巡按御史及提學官訪實一併奏聞庶因催取舉人入監而就其中以得異才可

仰禪聖治於萬一矣伏惟聖裁一處補分教屬官以重課督查得南京國子監舊設博士三員助教學正學錄共一十三員以分任廳堂教習之事近年員不盡補蓋為在班人數不多而虛糜廩祿官多無益也但六堂除陞遷事故外必須常有六員坐堂方可檢攝班生不致違曠今學錄王應桂以進表赴京此外見在坐堂官員共計只四員爾二員無管四堂又如光哲堂琉球國官生亦係帶管殊為未便乞勅吏部量補兩三員前來庶不致缺官廢職於分教亦有賴矣再照國初各官有九年考稱加陞翰林檢討職銜者博士以下等官亦有待及三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七

年考稱行取以備科道之選者今多隨時陞轉不得與行取之列亦無復有超擢之望似非所以廣激勸而重作養也倘蒙准復舊規勅下該部查照舉行以稍重師儒職任而每遇銓補各官之時又須訪果文學行義卓然足為多士模範者方與陞授如臣所舉舉人傅太趙蒙吉等或即任除前項職員以分理教務當必有同心相濟之益而聖化日見孚洽矣伏惟聖裁一量存積分法意以待卓異臣伏讀登極詔書內有三途並用一款仰知皇上求才用人至意臣不勝為世道幸但與其求之於已仕之後孰若養之於未仕之先臣查得積分之法乃聖祖

養士成才第一義也近年亦嘗題覆允行矣然在國  
初則得其人在今則未得其人非太學人才獨盛於國  
初而於今則不然也在加意與不加意之間爾聖祖時  
太學諸生或舉自孝廉人才或出自貢途其後或參以下  
第舉人蓋多經明行修之士也而朝廷又最加意於此故  
監生坐班有至一二十年之久者由廣業堂漸升至率性  
堂積及八分方與出身中間有超越異常者取自上裁  
擢用往往授以科道部屬等官國初養士而用之蓋如  
此其重也今亦題覆允行而未有破格擢用者誠難其  
人而當事諸臣或不敢身任其責爾今當聖化維新之  
日又方恩貢妙選之期諸生中豈無有超越異常可以  
應上之求者乎如蒙乞勅該部量存祖宗時法意  
容臣等用心教養加意甄別果有學通經濟才堪大用者  
歲終薦舉一二請自上裁或只開報吏部待其就選之  
時另示優異以寓激勵興起之一機無其人缺不舉果非  
其人則罪坐臣等庶幾人才以受知而益感奮而三途並  
用將來亦可以應明詔於不虛矣伏惟聖裁一造  
就世勲子孫以光門閥查得公侯伯子孫應襲爵而未襲  
爵與已襲爵而未管事者俱該送監讀書蓋祖宗朝舊  
規及今京師國學見行事例皆然也今見在南京公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八

侯伯子孫雖不及京師十之二三然亦當一體遵承  
行以冀成才於他日者蓋今之五軍都督府天下軍衛皆  
屬焉而例以各爵掌其府事關繫至不輕矣世勲子孫日  
惟執紼自安坐待承襲一旦推舉管事則苦於不通文理  
不諳事體衙門政務非委之首領等官則假托於寫字吏  
胥而已不知此等封爵與國同久且亦京營鎮守之選  
所自出也仰惟皇上以邊方多事方審察訪求將才而  
各爵世受國恩豈應使其子孫悠悠養養以苟叨祿爵  
而不堪任使一至此乎乞勅該部議將各子孫例該送  
監讀書者盡數查送前來容臣等責令背誦武經及忠經  
孝經百將傳等書逐漸與之講解文義使知忠君親  
上之大節於以開習韜鈴而養成器局上或可待開府擁  
旄大用以稍寬明主拊髀之憂次亦不忝名門世開堪  
以坐府管事不至假托政務於人而莫能可否此亦今日  
之要務而職關臣等所當行者故敢併以為請伏惟  
聖裁一查復衙門舊規以正事體照得兩京事體相  
同禮節亦應不異京師祭酒見吏部由後門入後堂而  
南京吏部儀注則云祭酒入前門川堂相見司業例應乘  
馬入吏部前門及二門乃下而南京則於吏部前門外下  
不知何故不同如此臣惟國家優禮儒臣故祭酒得與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九

講讀學士等官司業得與坊局等官皆不拘品級而叨有異數如此也 京師禮節出自 祖宗舊規歷年遵守不失而南部儀注則不知更定於何人之手亦不知行自何時始臣以右通政改今官在 京師見部嘗由後門入後堂而 南京禮部尚書裴某自言先任南祭酒時亦由吏部後門入後堂相見則 南京吏部於祭酒亦嘗照 京師禮行特儀注未及改爾若司業之下前門為前此司業嘗乘轎不可令轎及二門也今臣等四品以下京堂俱乘馬與 京師同則司業既乘馬矣豈可令在吏部前門外下乎恭惟 聖明在上而 兩京禮節各有異同如此恐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非所以明車書一統之盛也今 南京吏部尚書吳某嘗為吏部左右侍郎頗久侍郎林某嘗為祭酒亦嘗為吏部右侍郎二臣在 京師聞見頗真乞 勅下改正行之則臣等仰荷 朝廷德意於無間而事體亦不至參差不一矣再照先年祭酒曹鐸司業童承敘等前後題 准監生有物故者查照 祖宗朝事例移文順天府給棺以營殯殮行兵部給脚力以應付還鄉近日監生趙應奎病故 南京兵部准本監手本亦曾應付脚力但未經應天府給有棺殮爾乞 勅該部議行以廣 聖慈其監生有犯別衙門不得擅自拘提但行典簿廳坐取此亦 祖宗舊規

南京事體相同所當一併申明者也伏惟 聖裁

己巳考察自陳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姜某謹 奏為遵例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公考察事臣年五十六歲原籍鎮江府丹陽縣人由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歷任編脩四川提學僉事河南叅議福建提學副使南京太常寺少卿謫黃右通政以至今官近准南京吏部劄付准吏部咨為遵舊例嚴考察以勵庶官事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這例該考察官負你部裏會同都察院堂上官從公甄別來說四品以上聽捕等項官依擬都著自陳欽此欽遵伏念太學賢士所關祭酒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儒臣重任臣學術疎淺知識凡庸自蒙改授以來日惟濫叨是愧當監視久弛之後適士習難挽之初嘗具八事之疏以上陳庶因一得之愚而自效然而人不稱位力未副心擬設教於因材既不能大成大小欲以身而作則又自知範不範模不模忝教化之司萬分無補論尸素之罰一去為宜伏望 聖明鑒臣愚衷特賜罷斥用為臣子曠官之戒以彰 朝廷黜幽之公臣不勝戰兢待罪之至緣係遵例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公考察事理為此具本差辦事吏 貴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請查問未明事情以申飭監務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姜某奏請查問未明事情以中飭監務  
事先是臣為造就世勲子孫以光門閥 題奉欽依行令  
公侯伯子孫應替襲者各送監讀書習禮比有永康侯徐  
某嫡男徐文偉南京伯毛某嫡男毛祖德誠意伯劉某嫡  
男劉體同時具結送監俱收訖魏國公徐鵬舉男徐邦瑞  
延至一月有餘方領手本前來臣以鵬舉上公送子入監  
反在侯伯三家之後手本開稱邦瑞係鵬舉次男妾某氏  
生又不明言長男有何事故三家有結而邦瑞獨無臣心  
疑之當行中府取具同官保結以憑信據便於收受作養  
蓋慎重其事而然非駁也行後不見邦瑞送到於某月日  
忽遇某省按察司副使馮某係鵬舉婿送臣一揭云是邦  
瑞所開內稱本弟徐邦寧與本監助教鄭如瑾深交酬藥  
肺腑情通乘此送監之時恃有父寵欲圖越次排送如瑾  
受伊金玉寶器又受伊萬金情券重利盡心奸謀撓法云  
曾進言於臣致有出駁臣聞之不勝驚愕詎思得如瑾  
並未對臣言及邦寧臣初不知鵬舉之子有邦寧者獨內  
所開出自邦瑞之口有無虛實遽難信憑但如瑾儒臣已  
邦寧勲臣子也如瑾以儒臣豈應與勲臣子酬藥深交情  
通肺腑不明瓜李之嫌致此莫菲之論即此已非儒臣所  
宜其間倘更有污濫則為賢關之玷大矣臣可容緘之乎

臣忝為兩廳六堂諸臣之領袖如瑾有犯罪將及臣臣又  
敢容縱之乎伏乞 勅下法司以臣奏內事情覆議 題  
請轉行南京法司將鄭如瑾徐邦瑞徐邦寧等行提到官  
逐一研究務見有無的實有則如瑾職罪莫逃無則邦瑞  
誣情難掩邦寧奪長為謀罪不待言倘果行賄有迹情尤  
可惡再照徐鵬舉以世勲首臣而乃徇徇糊塗致落幼孽  
爭端似亦不為無罪併乞 天語飭戒俾知倫序當明系  
爭當杜庶 國法昭彰而監規亦得中嚴矣緣係請查問  
未明事情以中飭監務事理為此具本差辦事吏某肅  
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集賢先生題葉序

功業著於身前文章傳於身後皆當世士人所共事而  
有事乎此也每以未能為憾即能每以未能為憾能而  
又無能矣亦未必身前者盡得直於人身後者一無待  
求揚而載定也韓歐二氏稱大家當世士人人知所以  
尚而師法矣然而韓遭貶斥歐蒙詆訐其人幾不得直於  
時其為文或以起八代之衰雅不投時好未免有非之  
待其門人為之序次而後傳或既老猶編摩不輟身死  
而後時弊而又恐為後生笑也然則功業文章即以一  
人而無能之欲於身前後兩如其意也亦難矣集賢丘先生

由循良吏為名御史陟卿寺拜大中丞其所論建既表表  
然稱著矣乃不理於方開府西川也川人士方感頌焉  
更生然竟去其詩文類葉若干卷未及自校定然竟不起  
於乎先生每歎以百世視此身以一息視榮寵銳然有志  
於功名其文詩賦出入騷選疏狀剴切直披其肝膽他文  
操筆而成動中樞燧即策論舉子業亦綽有古調皆可傳  
蓋嘗自附韓歐者今所遺適似之亦豈非數歟雖然昌黎  
百代山斗歐陽子稱之者曰今之韓愈也而二公寔能為  
後人師其人其文歷唐宋至於今益不朽而常在也先生  
雖曾被論於人其心事旋得自文雖不及手校然可傳者

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十四

亦自存若先生其可以無憾矣先生於嘉靖辛卯壬辰間  
視我南畿學政最稱得士實時年十八而以文受知叨厚  
焉既而幸登朝亦叨視學於川閩兩省時則先生已即  
世久矣而川中大夫士之賢者每相遇輒稱先生撫川時  
善政數十年猶一日及遊於先生之鄉則鄉評推重亦猶  
然一詞也惟文集未校而傳先生之子維斌嘗繕寫以屬  
予寶實碌碌世途久久負此心今稍閒乃始序而歸之夫  
先生卒去今且若干年而西川口碑及鄉評猶在其功  
載史傳應未泯文章雖不獲手自校如歐陽子於其子  
寶雖不能如李漢於昌黎氏為之次其篇統有以之

而增其重然身前事既得白身後又有可傳維斌又足以  
世先生之家於先生人文兩有所肖似而不忝也於乎若  
先生者其真可以無憾矣是為序

福建甲子科齒錄後序

福建甲子科序齒錄成侍御海山陳公以監臨序而升諸  
首矣諸士者復有請於予予惟首序既有言予又何言既  
而諸生者請不置予既去閩且數年而何生邦靖鄭生日  
休張生治具輩猶寓書以請未已也乃又序之因寄語諸  
士曰爾諸士復請於予若是其不置也豈非於首序外欲  
有所請益矣乎夫士先志志同而後同鄉同日舉增重矣

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十五

否則背面相是非貌相取而相下心如水火不相能甚則  
相讓排相傾相害如仇讐然其名為同義以齒錄為故惟  
志同而後同鄉同日舉增重矣雖然志未可一律取也志  
於富貴者厚然以相引而不必其行履之皆不潔志於功  
名者翕然以相成而不必其心術之皆不顯是名為同而  
非所以同也亦奚以齒錄為然則士而果同志以為期也  
又莫若同道同道則富貴非所圖而乘時以射之事耻而  
不為也其趨向同功名非所急而隨世以就之事薄而不  
為也其器局同行履有謬焉同欲要之於是而相與箴規  
其關也心術有頗焉同欲歸之於正而相與砥礪其非也

身所營同術心所存同方在家同為孝子在國同為忠臣夫然後志之同為有取於同鄉同日舉尤為能增重矣抑是說也以告爾閩生尤近之閩自道南以來如豫章延平及考亭諸先生明正學以轉相師授其同時興起之盛或產於一郡邑或萃於一門鄉曾在八閩舊矣則閩固諸儒之鄉而道術之淵藪也爾諸士幸生於其地人人有志為儒能要於是能不詭於正則諸先生所講明於昔者將賴以傳於今其未及施於時者將賴以大行於當世處則同為端人良士出則同為賢卿大夫則斯錄也不但以同志稱雖謂之同道錄可也爾諸士欲有請益於予也舍是其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十六

何所事事予舍是其又何所庸言乎否則猶夫他錄而已矣亦猶夫他錄之為序者而已矣非予所以為諸士言亦非爾諸士所以數千里來請既數年而猶請未已之意也予日望之諸士日相與勉之

送南少司寇洛南陳公轉少司徒北上序

天子御極之明年有以久任請者其言曰諸司階畧相等乞勿更調已奉旨下銓部議行矣南少司寇洛南陳公乃又轉為少司徒也均之三品部階第南北稍差別爾而輒有此轉何歟予惟刑名錢穀之事在古為公卿大臣職任之所宜親故惟三公得參聽刑獄惟冢宰得制幽用蓋

皆有道經綸所在是以古之人均重之然能為國家守法用法者方能為國家守財用財自非數歷中外久又或無以練習乎其事而致劑量均節之意於其間也予往年以視學西川從公後嘗見公督糧總憲能周旋藩臬二司間既又為廣右滇南兩方伯為大京兆以及佐邦刑於南曹咸井井得其體公固中外數歷久嘗練習其事者今經費方缺之甚非公孰與劑量均節以佐國家之急乎則今之刑轉而戶南改而北也天子方有以待公而用之非為更調而已也雖然刑法定於上而施於下宜執而寬財賦出於下而輸於上宜寬而執往見公嘗持是說而各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十七

中其施於西川矣然而非有二術也刑者民之情財者民之心司刑以求民情為先理財賦以無傷民心為先公之應召而往也豈謂天子召我以理財務以財有餘為可當上意旨也歟嘗恭觀龍飛改元之初既首下蠲恤詔寬一應不急之征而內用有所取於計部計部大臣及宰輔臺諫而下皆執不可天子即所欲不遂亦每嘗屈意以相從予茲承乏南雍也請停止白丁生上納母因財用不足而為此以玷賢關涸仕途乃部議亦得允行焉由此言之今天子不汲汲於言財真聖主事也昔漢文帝問相平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不能對而謬以



佐人主理陰陽為職業不知刑獄清財賦理即民物得所  
矣民物得所斯陰陽之和應之豈有大臣佐其主理陰陽  
而於邦民之命經國之大計乃漫然不必加之意者故知  
天子之召用公也非徒以理財有餘望公而公之應召以  
往必即公嘗所以求民情者而無傷民心然則雖由此以  
上佐天子理陰陽真如古之大臣者能為有道經綸亦  
公之能事也大司寇屢川孫公而下暨司屬某君等皆以  
予言為然請書以送公遂書之

送少司成訥溪周先生還奉常提督四夷館序

訥溪先生自諫垣為國子司業人比唐用陽城得周官保

善風雨文集

卷之十五

十八

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之遺意其還奉常提督四夷館  
也奉常提督有事於四夷之貢獻而陽公出遣州柳河東  
以為唐天子欲使宣化裔夷先生茲轉得無似之欺予惟  
陽公居位八年方中敘陸宣公及阻裴延齡作相而先生  
始入諫垣即抗疏效忠 先皇帝因 廷杖瞽失其膚前  
復下詔獄凡五載先生備嘗艱苦視陽公殆過之但由直  
諫官國子事則頗相類爾而今茲之內召又非陽公出  
刺外州比也陽公教諸生忠孝大節猶從事言語之末相  
告戒先生惟此身為士人師其素所忠君孝母友于家庭  
間者皆不言而事故多士信先生以心方且蒸蒸起然竟

內召意者 聖天子以先生教士而效也使之總領乎歎  
觀象胥氏之職業欲因諸生以風示徼外蠻貊則先生與  
陽公不但其教士之效有本末淺深之殊即卿寺尊崇殆  
亦非奔走於外宣化裔夷者可同日而語也往昔成周教  
士有不率移之郊遂屏之棘寄遠方示不復齒今 天子  
用先生以示四夷庶幾四夷嚮風可以一遺德而同俗則  
是古國子不率教屏之於裔夷之地今裔夷求通中國也  
與進之以國子先生所嘗教士而效者異猶以風動之然  
則先生茲轉雖保氏諫王而養國子之遺意亦未有以過  
也况唐用陽城可比乎又惟 聖天子登極以來每留意

善風雨文集

卷之十五

十九

於武備今百司推舉諸臣中可遣方任使者今又用先生  
以文儒提督四夷之貢獻蓋文武並用乃 國家順治威  
嚴之長策而先脩文德以來之者又帝王懷柔萬國之盛  
舉也先生以身教士又以所嘗教士而效者奉揚 聖化  
予無外他日能化夷俗如國子諸生惟先生之內召是賴  
又因能化夷俗如國子諸生也而兩階干羽之化將於此  
乎在亦惟先生之功為多則先生茲轉姑不論陽公宣化  
裔夷即成周六月于襄之績殆又薄不為矣先生行承博  
諸君請所以為贈而諸生中則有君何蕃其人者請所以  
留予生平最嚮慕先生茲幸同事南雍亦最叨受其教益



請留之心不啻與諸生同然知義不可也故既援陽公事以譬曉諸生又推述先生所當有事於將來者致期望之意兼以爲先生贈云

贈郡大夫栢潭馬公序

郡大夫栢潭馬公來視篆凡九月而邑侯孫公至公得代當還郡於是通邑之人不論賢愚長少凡治於公者皆重公之去無不感而欲挽留之其去也亦無不追而思之公未去日可屈指數矣其何以得人心如此蓋惟我丹陽前此稱最不便者凡數事曰文而未歸戶稅則未定也洋宮水未至而文運由此稱否也城濠開而未成徒勞費無益

善風所文集

卷之十五

廿

也東南北諸鄉水利未興惠未除也諸租署不加飭所以治神人未盡也倉廩而積穀少且日就頽圯也邑有誌久未修而記載未備也他興革事宜多類此皆前令所不能舉或舉而未就緒者公聞而病之蓋始至即亟圖修舉焉俄而學宮及城隍廟皆新矣西關開洋宮水至矣架壘龍之橋於當坊而三峰贊其前更新左右兩坊扁以賢關聖城於是宮牆改觀諸髦士皆生色矣濬馬嘶港以達於江其旁近有九曲河者亦次第興工矣城濠成而舟楫往來通行矣社倉增建八區積穀加多矣邑誌修而記載備矣公惟以定稅額爲難事稍後乃清文田之籍而官民各爲

一則則又人人稱平矣其既去也謂郵亭當移設關外以便城守練湖上下開當早修復以資溉而濟運也猶必得請於監司以俟後人者可循以終事而後行則是更數令不能舉者舉於公一人之身而寬然若有餘前令率二三年在任而未能一二舉公於數月間而殆將舉其全也公得人心以此然則公又何以能如此歟史稱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成書耳行聽受口並酬答是耳目手口並用也世稱有一目數行下或兩行下者是形神能錯用而不混也公之速於裁決也豈形神錯用歟其蒞邑才數月而多所建樹如此也豈耳目手口並用歟予惟心可以泛應而

善風所文集

卷之十五

十一

不滯目可以疾過而不遺然無有數行雙下理耳目手口亦無有並用理也當由無人之才又濟之以無人之心而能然爾蓋嘗聞爲政者責集思而廣受尤責愛日而勤施易稱君子以虛受人集思之謂也書稱言人爲善惟日不足愛日之謂也公寔有無人之才而每以虛懷好問樂取人善爲心能集思矣其施於事也聞必期於行行必期於有濟能愛日矣然則公之速於裁決也雖謂之目數行或兩行下可也其以數月而多所建樹如此也雖謂之耳目手口並用亦可也公汲汲有造於吾人如此然則吾人者安得不挽留之於其去也又安得不追思之歟先是傅士謝

君某述其師生之意請予言以贈公而邑佐王君某等又相繼來請蓋各請而予主共為一文也稍稍之既而孫公曰論以合而後公情必通而始協邑與學其共為一文可也於是如孫公言乃共為一文以贈公云

贈舊僚文近山王公序

於乎是非之難明久矣或奪而予或予而又奪蓋有然不可逆睹也予於近山王公事有深慨焉先是公由司徒大夫出守河南之歸德頗不能俯仰人有撫臺某以其私論公公適上計自言於天曹而得直由是天曹以為才改調嘉興嘉興浙劇郡故毀譽易叢生處也公以歸德之治治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三

嘉興而嘉興士民悅天曹又以為才時 殿工急督木難其人乃陟公四川廉察使之副往理川貴木政既而公採木稱 上意旨辛酉冬十月 殿工成公得召還 朝且廷推卿寺旦夕矣而次年春竟以外察去其官於乎公不去官於守歸德被論之日而去於採木有功既 寵召之後治嘉興最易生謗之劇郡既由此致名譽而西川素有公論之地且聲稱藉甚矣又方以功被召也乃反有此豈非命歟惟公雅好題咏以能詩名每吟就即單句隻字有金石聲往往為好文墨者所傳誦蓋公既以用世大才動稱揮霍不比數尋常而又兼有此高藝出群豈惟單行

人側目公孤尖意造物者亦有所忌故至此然則亦豈非命歟然則亦豈非命歟雖然古文人多流落不偶矣乃名稱後代者比比一時之遭際與其身後之傳在達人高士知不以彼易此也公家居久所題咏當日富而日精於前此世途事當亦盡忘之矣予昔從太史後以權貴人所嗔出為西川督學使蓋單然寒生也身又在萬里外公每煦我以春陽之和藏諸此心擬有以贈公而公之去乃公論所不能平故久闕筆適公鄉人黃生臺卒業南園子接公札問公起居知公有以自樂也而予亦為公盡忘世途事故始焉為公有深慨既又為公喜而書此以貽之非能盡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三

公平生聊以代千里面談云爾

奉賀師相石鹿李公六十壽序

昔人稱相道得萬國理相道在心虛而量能容心惟虛故平平則可以順應而不頗量惟能容故大大則兼天下以受而莫能窮其際人謂宰相當持心如水平必如此然後可以言平又謂量無涯則無滿江海不足方其容必如此然後可以言大此蓋千古所稱相器也惟究心聖學者能有之君與稱至平之道可格于天君陳稱有容乃大之德可升於大猷蓋又心平量大之徵驗而彼皆聖賢儔匹其所得於君臣僚友之間者亦不為無所自也三代以來此學

之不講久矣諸葛武侯庶幾心之平者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輕重虛故也然僅窺問學門戶而未究其全韓魏公庶幾量之大者其與人長忘人短胸中不啻黑白而外似黑白不分能容故也然得之天資居多而未為能聞道生今而欲為古人居相位而講聖賢之學有志於聞道者若今師相石鹿李公非所謂其人歟寶嘗觀公虛而能應其心一如水之平凡小大賢愚皆在公無涯無滿中容受始嘗自愧不能得公之深既而又竊聞公言生平不敢作好惡於人惟以平平蕩蕩處之夫平平以為平平蕩蕩以為大而由好惡不敢作於人以為平為大乃知道貴大同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苗

而學幾於無我此公所以心平而量大之根本也商六臣以平格致天壽而有容乃大者於永世亦有辭焉然則公之所以壽也亦豈三代以下凡為相者所可同歟雖然寶於此又知公心不自己亦不自有也六臣以天壽致君年所多歷若陳以永有辭也亦致君多福之永膺古之為相者既嘗因自壽而有以壽其君矣公方以平平蕩蕩為心推明皇極之教言以近天子之光則所以稱天子萬年使四海同升於壽域者公心也行且壽國脉於無窮又豈但相道得萬國理而已哉今年十二月十有四日為公六十初度乃公壽之始成相業之始也寶與元駁王

適同事於此不得隨館局諸君者稱公壽然予兩人皆嘗受公深知亦自惟能知公心而窺其量之大者故敢以千古相器歸公且因究心聖學而期以古賢相事業庶其為壽公之大者云

奉賀劉遵總督少司馬二華譚公五表壽序

劉遵總督少司馬二華譚公有豪傑經濟大才又有神仙冲舉之高志每欲從事於蟬蛻蛻轉期以長生引年乃為當國者強之任邊事而未果遂也然則茲二者其不可得兼也歟予聞張子房嘗授書圯上老人矣老人蓋黃石公其書蓋即素書子房出其餘以運籌於帷幄之中漢方定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五

天下而即從赤松子遊何其高也李長源少遊嵩衡間亦嘗間遇異人矣既又出而參與軍機密議以匡佐四朝而後登真脫屣人或言黃石公教子房以煉氣輕身又教以應機權變長源之志在鳴珂以遊帝都又在絕粒以昇天衡談者至今侈之夫黃石於子房非兩教之也長源之鳴珂絕粒亦非兩用其心以求之也意者一竅玄關可通於九天九地之上下而微無形神無聲之妙所以擒烏兔而戰龍虎者在焉惟天下非常之人能兼有天下非常之事而兵機玄機亦初非有二也故子房煉氣輕身即其所應機權變而長源之於天衡帝都無乃欲神游物外而

特寓形於寓內爾公今當國家重任修邊練兵欲以建萬世之長策他日壯國威清塞塵繫單于頭獻闕下拜爵封侯如留如鄴公意不屑也而後乞身還山或許從遊亦松或留而舍於蓬萊延喜殿開筵公後來事也謂用世與出世二者不可得兼又謂子房長源不可復見於今日豈然哉豈然哉雖然此所謂遊方之外者非所願於公也師尚父年九十餘而猶以鷹揚稱尹吉甫伐獫狁秦膚功而未歸以受多祉其何道以臻此蓋太公以敬義勝急欲也此聖學也吉甫以兼資文武而為憲萬邦也此王佐才也夫不事長生羽化而自爾登脩齡享遐福焉固知帝師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

王佐其所以不朽而常存者即為真仙妙訣而丹丘蓬瀛亦無用於他求矣公方以聖人之徒帝王之賢佐自許其於留侯鄴侯事能兼為之而非所屑豈亦於此而姑有托焉者歟今年某月某日為公五十誕辰公之介弟以諸用公蔭敘學於南國子請書此為公壽予自惟嘗督學八閩受公深知其分誼當亦與以諸等遂書以寄公幕下同致祝云

碧山張公七十壽序

碧山張公由地官大夫致其事而歸也今且三十年矣而足罕及於公庭日惟杜門課子為樂雖公城市中人罕城

市邀遊亦罕與城市人交際而來往前此縣令公有疑其間者而訝之公不以為意即面數不較也夫古人不可見於今矣乃古人所行與所稱許庶幾一過焉亦豈非末世之奇觀歟昔子將稱澹臺滅明非公事不至於室而近代賢者亦以足不履公庭為高今若此則是人以為高者今以為簡聖門師友之所取乃末世所不取也子竊惑之嘗亦竊比公時有不平於心而未敢以語人今年十月二十有六日為公七十誕辰公之子光祿君某上舍君某來白下請所以壽公者予惟公所以為簡乃其所以為高其不取於末世也在公自有可取而公之所以壽殆即其所以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

為簡而不取於末世者得之特世人未喻爾今夫世人者勞勞焉竭其平生之用心俯仰人鼻息日奔走於要路權門冀以忝竊其光榮資其餘潤以為已地其為悅已者之所取謂其能盡禮於我而流俗人轉相視效以成風也不知自有識者觀之其可耻亦甚矣吐納養生恬愉靜焉之人簡其出愛惜其精神不求人知而往往得上壽公非簡者也非學恬愉靜焉吐納養生者也然視勞勞焉俯仰人為已地者則嘗深恥而不為公固近於恬愉靜焉者能簡其出能愛惜其精神矣公之臻上壽於將來也非即世人所不取者有深足取歟光祿君持一圖相示圖有栢有

有鶴又有月與水也而屬予題其意夫相可以歲寒不凋  
公晚節似之石屹然難動公心似之鶴有千歲而蒼者公  
壽似之若日方升若川方至則昔人既著其說光祿君亦  
既自喻其說矣予無容言乃公所以能致此為末世所不  
取而予所深取者則予不容無言也是為碧山張公七十  
壽序

補壽四泉吉翁八十序

丹陽為古延陵乃延州來季子所嘗遜國而去之地故  
邑中千百年来猶能崇禮讓成俗以諂諛奔競為深耻士  
大夫仕而致其事來歸者時相與為會往來真率蓋又有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八

水冠洛下之風焉四泉吉翁先大夫中表也知湖廣京山  
縣改授四川之墊江遂拂水歸有吳公子敬履千乘之高  
志家居無所事事惟時率諸同志為觴咏之會以齒與德  
裴然在者英先歲丙寅翁年八十矣某月日其誕辰也予  
自八閩督學使轉南奉常經梓里中人謀所以壽翁者  
時又適有銀臺召命當還朝而予意不欲以班次先  
同輩具疏辭莫得請而後為翁稱壽也庶幾遜謝榮進不  
忝古延陵之名以依附翁且援司馬公例年雖未及亦得  
列名於會為里中一盛事既而疏為相知者阻不果上乃  
列期赴先皇帝萬壽朝賀久負文諾於心未有以應而

今也適官留都去翁殆咫尺相望爾則自惟去之延陵之  
念即未遂終當有以依附翁即未得如司馬公早與者英  
席末猶可追倣王宣微故事圖寫其形貌姓名以冀來歸  
未晚也而予又外姓子行於翁一觴之情不可無於是為  
此文寄里中人使張以祝翁蓋既終前此八袞之諾且為  
後此者致九袞預祝焉翁他日登期願上壽予得乞其身  
歸耕於延陵之野真率往來時亦得為會以繼洛下水冠  
之盛乃予所以壽翁於無窮或亦翁所許也書以俟之

江翁壽序

子能成其身為孝父能成其子之身為賢夫所謂成其身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九

與成其子之身者豈徒依附青雲能抗致通顯之謂哉亦  
謂能以道交相成爾又惟古者取士有孝廉一科始嘗謂  
孝與廉二者各著其名實以為科今始知廉乃所以為孝  
教其子為廉乃所以成其子為孝也若然者子於致齋江  
君父子見之子兄廷和甫在桐鄉為君僚佐嘗千里寓書  
頌君清操儉德有古循良風而僚屬皆蒙其休不但治於  
君者之德君也予徒白下時交接新安大夫士又聞君之  
父某號翁其為人蓋冲然能約已者時時以訓言貽君屬  
君無顧其家克終其操行為廉吏子聞君於官聞翁於其  
鄉蓋如此夫因君可以觀翁因翁又可以知君然則君之廉非

翁其孰能成之君之孝非君之庶又孰能為之也歟聞翁年已七十餘而甚強健君將自其家迎致翁就觴祝於桐鄉翁亦將乘君之迎一往焉以觀君政成於桐鄉也桐鄉士民感君惠愛而祝及翁者必多矣若予兄則以相知愛最感君者因君以及翁當首先祝翁者也昔人云愛其兄則弟悅予兄寔蒙君之愛則予也亦最感君者因兄以及君又因君以及翁亦當首先祝翁者也祝之則何以夫君能成其身為孝翁能成君之身為賢既以道交相成矣則予之為君祝翁也亦以道交相祝願君始終孝亦始終庶而已矣願翁始終成君之孝亦始終成君之庶而已矣壽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

翁之大無有出於此者因壽翁而望君之大亦無有出於此者是則予所以為兄及君又因君以及翁也

鄒母張太淑人六十壽序

先皇帝時嚴相高信其子世蕃擅朝權誤國事大中丞蘭谷鄒公自御史臺抗章論罷之於是天下皆稱公忠逾七年為今年隆慶己巳今上皇帝登極以來恩簡任忠賢謂所以用公未稱乃收回屯鹽成命召公協掌臺事而某月某日適公母張太淑人六十誕辰公便道過維揚屆其期稱觴焉於是天下皆稱公孝方抗疏論事時人之稱公也謂移孝以為忠今茲衛君命而稱母觴人之稱

公也謂因忠以成其孝是固然矣予則謂公忠無待孝之移而後能為公孝亦無待忠之成而後能盡蓋公始終效忠即公所以始終為孝此公心所自知而人或未之知也今夫擇安便而避傾危在人皆然在婦人尤然方相嵩用事時後先犯者往往履危機而遭毒螫天下忠義之口由是適相戒箝塞者有年矣公一旦犯天下之難以攻之非所謂探驪頭劇虎牙者歟太淑人知是為臣子所當然而無有恐怖心亦無有禁阻語則公之犯難以效忠乃所以成太淑人之志而今茲戮力王事不敢憚其勞於出入奔走間猶然奉母訓如一日也然則公固始終忠而已矣亦始終孝而已矣謂公忠以孝而警待忠而成者非亦知公尚淺者歟昔賢謂孝者所以事君乃今於公而謂之曰忠者所以事親亦未為不可也夫方犯難效忠時人皆為公危之而太淑人處若固然曾不以為危也予因此窺見太淑人心中其順境蓋常在而其天常定矣公顯揚事業在將來當未可量而太淑人當亦安享其子之奉以終福履於無窮然則太淑人之壽固自其天所常定而得而公之壽其親也其亦異乎人之壽其親也也保定少蔡梁公雅善公方圖所以稱觴祝聞予言而心亦知其然也讀書以致祝予固亦雅善公者因遂書以致祝云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

前丹徒令鹿門茅公荒政記

嘉靖歲甲辰鹿門茅公自青陽服除來視丹徒縣事是年適江南旱為災他令長講荒政而莫知所從事也公以江淮吳越間數千里雖飢甚而徐沛以北歲頗登既嘗移檄諸司請開糴糴禁通商矣又聞京師因徐沛以北歲頗登也而未價不甚踴於是議請蠲之外又議請折折於歲額不為損而每石省耗費且三之二其為民賜蓋大畧與蠲等巡撫丁公是其議而疏行之時江南歲漕以請得蠲者四十萬而折倍於蠲其以本色乾僅十之三四而已公為丹徒請而兼及於江南如此又以丹徒之民枕江山而羨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一

田者治相半山田旱而赤地矣猶幸洲於江者因潮以濟溉也而稍稍放於是為通融酌處之法以請而得蠲者與其不盡蠲而折者皆歸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稅又於里甲均徭夫差三者皆援弛力薄征故事請於院司府減免其半以歸於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辦里甲均徭即夫差亦不以及也由是江田不加賦而山田之民因寬稅役也人得以謀生而自食其力公又以此但施及有田者爾若其無田者與有田而田之稱下下戶者未通也於是乃議賑先是公以徐沛間歲頗登而請開糴糴禁也括庫金共五千餘充官糴之本而民有厚於糴者悉令自往糴官不

禁亦若不與也但令棋置所糴於各鄉以待行事既而又

虞里胥者藉飢戶往往欺也則悉召長鄉賦者予以實徵之冊令檢下下戶以聞陽示檢有漏則責令代之輸彼方以代輸為病已故悉檢以聞而不知公以此覈飢戶也凡饑戶之籍於官也既得矣公又以故無籍於官而流且傭於山谷間里閭者未通也於是又議為沿鄉審放之法以單騎遍行縣每至一鄉則故寄籍於官與未及籍而來告者並聽核核而信乃皆粥食而予之印符令饑者執符以受粟而至賑者按戶收符為券前此厚貲者之家其所貯私糴但令饑下戶轉相糴或貸以取償而已公蓋以此為

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一

佐賑之一策亦未嘗奪其有以盡于饑下戶也計通邑受賑者萬八千戶賑而得全活者數萬人蓋前此飢下戶以聽審而守支城市中其為勞且費與聚而為疫屬之患既因公以免而里胥者又無緣得售其奸欺貧者蒙惠而厚貲者之家亦不至失其利又如山田被施而江田亦未嘗有加賦也皆亦他令長凡救荒者之所無也於乎公可謂有造於丹徒矣故公去丹徒已二十有六年而士民思之如一日凡來屬予為記者至山嚴公等數千人其言亦如出一口也於乎難矣難矣予嘗謂救荒如醫病然醫者意也意有所獨到斯神有所獨通虛扁視病入能盡見五藏



癡結人謂虛為非常人能通神如此不知其能通神如此也意則故也公於丹徒荒政豈亦所謂意獨到能通神者歟不然事至難濟至難濟何其善處能兼濟如此也史遷云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今年通大水為災正疾多而病道少之時丹徒士民者安得不思公乎亦安得不為公記其事歟雖然予為公記其事乃為虛扁者傳寫其方書也而水災與旱災異江田澤漫與山田赤地同又在復之長民者按方書而善用其意民病庶有瘳於公通神之治庶亦得其心傳矣公名坤字順育湖之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所可見於世不止此而予所記者荒政也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四

故荒政外不及云

重修城隍廟碑

今制 天子之命吏與其境內城隍之神分幽明而理明則治教政刑凡有事於官府官府主之幽則天時之雨晴年之登耗水火寇盜憂愁疾病之祈禳凡有事於神神主之神與官府者誠陰陽表裏之司矣然而民情有文朴巧拙俗有薄厚澆淳官府能治之而不能盡轉移之是則惟神為能潛牖而默喻而吏治有污隆其為人有賢不肖是則惟神能鑒察之亦惟神為能陰予奪之神主境內治與吏並然而神有專能焉則吏所不得而與也我丹陽治

教政刑凡屬於官府之事夫時之雨晴年之登耗水火寇盜憂愁疾病凡有祈禳於神之事亦與他境同然民俗頗淳厚而知自足大都少紛華習計以為外慕不謙於朴畧而無文是則稍為近古與他境稍亦有不同者即有一二工文競巧之徒輒為衆所不與而不得齒於齊民賢士夫之列意者神寔有以潛牖而默喻而前後邑長佐多賢者即有不然猶未若他境之甚也豈神亦寔有陰助而能然歟然則神在吾境者靈與他境異矣而廟貌久未飭非所以表揚神休而致崇奉之誠於我衆也郡大夫雲中馬公來視篆之五月蓋有感通於神而下令共新神廟時自公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四

而下縣學諸司暨士庶之長少皆有助助各以其力為差共百四十金有餘即以充工料費而董其役於老人張訪等良材美覽輻湊如期丹漆黝垺咸以法故於是殿廡門垣及傍後諸堂舍作者修者計其工之程以次第舉俄而遂改其舊觀而神居煥然稱壯麗矣計前後工凡二千六百有餘乃城中人因公命而樂於從事皆不煩官而集者也工且訖而新縣尹青齋孫公適至其為人蓋亦與馬公同心者道會丁啓文率廟中之道士呂尚智以二公意未請碑記予惟神於二公吏治能始終相之而二公於神廟之脩飭既先後落其成以春神既邑中士庶亦既感神之



有造而相率以少效其勞矣若某也以朴拙之尤而間關於世途首蒙神庥庇於茲舉恨未能身往役為邑人先故不辭而紀其事於石且系之以辭辭曰惟神有靈九天通能調氣序徵年豐祈禱必應神之聰察庶得安神之功此不為異他境同吾神之靈靈獨鍾閭里敦朴如穎蒙恥與澆俗爭長雄吏來往往多名公神若有以啓其衷神之為施厚且隆我士我民感由中民溥吏良有古風願神轉以語太空勿俾巧偽時一訐勿俾汚穢時一達百千萬年居新官於以報神於無窮

壽州守甘君去思碑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六

碑以去思言謂既去而思故著之碑以示不忘非謂官長在任時可以碑即碑不可以去思言也在任而碑於禁例有之載在令甲無敢或違者然則今之口碑非在任而碑歟曰口碑心碑也蓋惟感於心故不覺形於口其形於口而為碑也巷而權途而宣家頌而戶傳蓋不祇而詞不石而若鐫者盡賢愚合都鄙通顯晦皆然上之人非可以強而得下之人非有所要求而然者是則碑於口者也碑於口者碑於心即在任而碑亦可矣若方在任時祇而詞石而鐫焉以為碑則諂者狡者士而使能文老胥奸吏而苟以投其上之好者或以為然其在大夫士之賢者愚夫愚婦之有公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七

心者與夫山林高卧之人則未必以為然上之人或以有所強下之人或又以有所要求而然者蓋碑於文詞碑於石而已矣而未必其碑於心也故必有碑於心者之口碑然後去思可以傳亦或可以傳而久矣壽州守甘君子督學四川時所首取士也其典州之三年為隆慶五年壽之正陽鎮有田生祐者以歲貢生嘗卒業南雍亦予所取其來謁予請文也為予言甘君為守能潔已政尚儒雅往往采風謠問民所疾苦為消除其怨咎建義倉恤孤老賑饑乞事求所以濟我壽民亦事事蒙濟也而尤加意於造士七心懷之表賢顯善不啻出諸口如建專祠祀鄉賢湯公禹旌節婦楊氏薛氏皆合乎輿論之至公而脩築州城不忍勞費及民間鑿小穴疏決石滯流以免水患尤州人所感其性儉且勤最精於吏職而持法寬平不醇用誅罰然有一二舞文者輒抵以罪不因忌器致致殺殺也尤他守所難能生又言正陽故有關機之征有無賴子弟者竄名乎其役中為商舶惠君戕然斥去之而安豐塘即古芍陂楚相孫叔敖所經始者歲久門閭廢圯大豪以佃荒輸粟為名因而侵田業失水利以貽害於他姓君又申明前守粟公某所已行盡追奪而還之官蓋他事之感君我正陽與州人同而此二事者則君所施予我正陽尤多尤哉

正陽人所為繫思於君而不能忘也請為我記君之善政於碑石予固知君者不能無樂克為政之心喜然君尚在壽未可也既而田生之友人劉如川者廬溥者復來請其子生負緯相繼請未已也予則又私心疑曰數生者得非所謂士而徒能文有所要求於君者歟既而君寓書言曰知壽人有此舉不可也已峻拒之固止之矣乃知君固無所強於正陽之士民然而西來過予之人有自壽者有自正陽者予一一垂意試問之亦一一傾耳而試聽之則知君果最於治壽人果心感君而惟于巷宣於途其傳頌聲果若家至而戶到也此聞君已遷計曹大夫行矣而田生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八

者復來其請如前曰如君信蹇蹇亡已有古循良風自其來守吾壽也吾壽不經之費日以省訟日以清民日以安全而無事為士者亦日以蒸蒸起而吾正陽之士民尤日以蒙君之庇而感且日深也請終前諾為書其善政於碑石予曰嘻異哉田生者為其人而不遠千里與其友若子再三來其後一來又適君之既去也乃今可以碑矣蓋君於壽人既為碑於心者之口碑流傳騰播於君在任時而壽人者又欲碑之於既去茲碑也非由諂者也猾者也非由老胥奸吏苟以投其上之好者也生固能文然非徒能文而有要求者也乃今則可以碑矣雖然碑托予言予言

未必可以信即信亦未必可以傳久君即碑於壽願予言未足為君重君則何以自為重乎予嘗過正陽見其人頗恂恂今又因田生以請予言宜可以信君固西川產西川之關中有陳文惠堯佐者嘗知壽聞壽人至今猶思之蓋文惠不但吏於壽為名宦其在閩固亦已蜀名賢也予嘗按閩而謁其祠并得其為人矣今君善政既有稱於壽人又因壽人思文惠至於今未泯者益勉修德業於將來即無論楚相功名且與其鄉先達相頡頏燁然聲施無窮焉予故嘗以文學知君今又以政事知君也則予言亦因君以重或亦可以傳信而久也已或亦可以傳信而久也已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九

君名來學字開之號繼齋隆慶戊辰羅萬化榜進士川之雅州人碑在正陽鎮之北門詞曰惟安豐塘曰為芍陂楚相所遺侵自豪強君也奪之以普厥施其他善政種種而備民之攸暨壽人感君正陽尤異於碑是記抑惟壽人有口碑焉不鐫而傳口碑自心在此碑先可千萬年黃河之來其流湯湯達於正陽君澤在人與水俱長久而難忘惟壽有山山曰八公魏乎其東君望在人與山俱隆瞻仰于無窮壽有故侯其姓曰陳為君鄉人君章堯旃與此公為倫庶幾不忝於斯文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六南雍稿下目錄

永昌守文橋秦君傳

鄉耆蔡翁傳

奉直太夫滄州守丁君墓誌銘

奉議大夫同知饒州府事李君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廣信守見心沈公墓誌銘

認弦質處士墓誌銘

孫婦楊孺人墓誌銘

東涯盧翁吳孺人夫婦合葬墓誌銘

焚黃祭告文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六

祭封少傅心萱嚴翁

祭思質王公

祭林念堂中丞

祭耿北坡揮使

祭畢母孫太夫人

祭楊生增

奉存翁老師書

奉李石翁相國

奉相國松谷陳公

奉趙大洲先生

再奉大洲先生

奉南宇高公

奉南岷王公

與海剛峯公祖

與汪南明督撫

奉林平泉先生

與萬履蒼

與諸南明

與胡廬山

與周訥溪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六

與尤西川

與黃梓谷

與王雲竹

再與王雲竹

與翟震川

再與翟震川

答蔡春臺

與中府韓總廳

與唐凝菴

與洪文振

上存翁壽啓

奉賀中玄高相國啓

覆謝養齋嚴公小啓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三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六南雍稿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晉江周良寅校正

永昌守文橋秦君傳

永昌守文橋秦君名禾字子實子癸丑榜同年進士也初授武康縣尹以能於官歷陞南京戶部主事負外郎郎中又以能於官拜金華守維時虹洲司諫梁由太僕為藩臬使改視學浙中而君以其從弟當相避避而赴銓部則改授永昌守竟沒永昌守云夫永昌在古為哀牢國漢始開之我國家改金齒衛為郡蓋西南徼絕域地去中州至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四

遠矣中州士人從未少仕宦於其地即仕宦其地者非甲科也即甲科必才不稱當遠調者也君由甲科避兄任改而得此得非銓司者之過歟聞君在部需次久請於銓司銓司以未有近地辭君曰苟得南即遠不害意南則稍便家慶爾而聞者以為忤乃注擬至遠郡如永昌者殆亦數也君既得永昌歸意不復往懇而告諸乃父辰溪今存亦翁翁不可但命之曰茲稱饒地汝當酌貪泉以自婁茲又稱最遠地汝當履涸轍以自舒翁送君言視趨君赴部時語尤嚴懇不可以詞說緩君知不可以詞說緩也於是留妻子侍翁養而身自泛大江轉潛霍迂迴全楚歷時兩夜

郎為程萬餘里而遠始達於滇又自滇二千里而遠始達於郡治蓋莫然於貪泉之酌君所能若經險遠道而為忍饑衝寒所苦瘴雨蠻風所侵外勞內憂所感真猶處涸轍而欲舒此則君所不能也君蓋抵郡治凡兩月而疾作然猶強起視事士首鳳繼祖之叛也君奉督府檄調從征不果赴然猶卧而理餉運籌不一日忘所事事其疾以端陽日劇以中秋日增劇無何為重九則君長逝不起矣君卒之日永昌士人皆感泣而經紀其喪事立祠祠之初翁遺書永昌以伯祖中齋郡守生祠武昌死而名宦建昌以相勉君今於永昌生不祠而身後為名宦殆又識也夫子以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五

同年友得交君知君為人性最孝生平唯翁言是信從始不欲赴部以翁命竟赴部繼不欲之永昌以翁命又竟之永昌既至永昌乞生還於臺司而不得也猶泣寄衣一襲為翁明年八十壽度疾不起恐與親歸而驚賓筵以傷翁心則戒行者緩程逾其期於乎生從父命凡為子皆能之知且死而猶不欲傷翁心則非君不能於乎若君者其情真亦可憫矣君年五十葬許溪新阡配葛安人子炳園子生曜甲子鄉貢生皆能以文學繼君之志者也其家世行事具載瞿宗伯墓誌中予不及詳予所詳唯君改永昌以後事爾蓋君於此最可惜予於此亦最惜君故為君傳而

論之如此論曰嘗考君家乘君蓋宋學士淮海先生後人先生坐黨籍徙郴州編管橫州最後又徙雷州而卒於藤川蓋遠徙又客死也君今改永昌而沒於其地豈由家世當然歟聞永昌有諸葛武侯廟以武侯嘗經畧其地故土人奉祠久不廢且以諸葛名其村稱遺民焉君今得祠於此與諸葛同將來郡或有秦村其民或遂為秦民亦未可知也於乎君雖遠死然果能如淮海於藤如武侯於永昌於家聲宦蹟而兩無忝也其可以不恨矣於乎其亦可以不恨矣

鄉耆蔡翁傳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六

鄉耆蔡翁名清字孟潔廬之合肥人南司封蔡君悉曾祖也司封君操行清介以同志時過從白下暇則自言其先數世皆單傳至翁乃始生子五人禎祥祐福程程者君之祖生子六人廷璋廷璽廷璉廷玉廷用廷蓋廷用者君之父即以君貴封如其官者也嘻異哉翁以上其宗姓皆單傳而子孫之衆多自翁始又自翁能教子九再世而遂盛其祥於司封君則君家之秀非亦鍾自翁始歟翁為人心平而用意厚天順六年里中鄉耆缺則衆推翁不置蓋雅重其人也翁既為鄉耆而里中大小一皆取平於翁無偏枉人亦稱翁無偏枉其督兌巢縣水次也出自郡大夫

孟公者選擇而使翁翁能於其事事竣有羨餘若干例得自取翁不取而盡以還之官能不私人亦皆稱翁能不私於乎難矣布衣為里中者非有有位相聯屬而能服其鄉人心非職官受事也而使兒不虧且有餘餘而又以還於官也其可謂難矣翁之賢能大其家世而司封君之賢又足以光顯其前人然不可使無考也故為論著之論曰予聞翁雅不稱號其為子孫者從其性之朴亦雅不以號追稱焉蓋兩得之今世賣菜傭皆稱號翁不稱號也而聲名動閭里問於身後更著也然則豈在稱號歟又聞翁不識書字而處裁動與天理合今世能文章博通今古者率營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七

營身計也而翁以清白傳其家獨不為身計其子孫賢足以世翁清白於將來所自樹且無量然則又豈在識書字歟司封言翁有小影經幾遷皆無恙清翠古朴子孫得共瞻仰以為幸夫翁之一念可通於天可質於鬼神不惟其生平為人所與其所遺像天亦相之鬼神亦呵護之矣於乎若翁者可使其後無聞歟可使其後無聞歟

奉直大夫滄州守丁君墓誌銘

君諱一敬字聚卿初諱傳字道卿別號南屏居士後乃改今名字更其號靜修云君之先為唐詩人諱僊之宋封濟陽郡王開國侯諱疎者子孫元末有諱道成者始居邑東

門里生子德剛德剛生傑傑生士良士良生文禮是為延桂公延桂公生子七人最少曰玘號一山以歲貢授福建漳州府南靖縣尹配湯氏生君及一中乃計部君今出而貳守泉州者與一元一貫兄弟凡四人而君其長也君生十六年而補邑學生在諸生中最有名逾十年為歲甲午領應天鄉薦上春官屢舉不得志乃於癸丑春謁選天曹授江西南安府崇義縣尹君初以及二親在故急於選選未幾竟丁內外艱殊恨祿養未能久然一山公與湯孺人及見君出而仕亦少致君志矣既服闋而補饒州府之安仁君治安仁其勵精有加於崇義乃以性樸直不善事上官不能拘鄉大夫以請托為流語所中幾落職然伏食生及小民交口頌而得白於是改調湖廣衡州府之衡陽君在衡陽逾二年而為孟珙唐巡院所取維時雲間徐相國能知君家宰海虞嚴公與君有生平之雅亦最相知皆以君於衡陽不因調而左遂願墮不振起也於是乃遷君滄州比君至滄州則疾作不能視事度不可起亟馳歸竟不起矣時嘉靖丙寅十一月十九日也距其生正德丁卯八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君自少以能文受知督學諸公為邑侯非泉來先生所深器繼遊荆川唐太史之門文為唐太史所奇取一第若甚易然竟坎珂不能大稱其志氣其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八

三仕為尹也在崇義則念蒼羅宮贊稱其賢初吳侍御  
張獎其政行在安仁則相東胡中丞慰勞其能保障而防  
禦則是知君者未為無人也而不若毀君者能行其言竟  
坐是以調調方以得白而還可謂少伸義又竟不起於乎  
此豈非君之命歟君配吉氏京山尹四泉吉公女也子男  
二人竟賓應辰皆邑學生竟賓娶周氏應辰娶丹徒段氏  
女一人適焉應之子侃孫男二人出自竟賓者曰世仁聘  
睦基紹成女出自應辰者曰世衡聘湯三聘女睦湯皆邑  
學生皆司諫子孫也孫女二人並應辰出君卒之又明年  
二子將以明年己巳春正月之八日葬君於城西南靖公  
墓左侍君從弟吳川尹相卿狀未白下請銘予惟君兄弟  
三人始焉與子兄桐鄉丞廷和甫提兄茂州守信甫同與  
髦士選中焉與子兄弟及未侯門同肄業澄湖之別署終  
焉學於唐太史則子與泉州君相繼往而君亦適先在焉  
兩家兄弟以文行頗頌方出而用於時方相約他日歸而  
結里社同老於林泉也乃不謂君竟有此予何忍銘君乎  
雖然君所如未能究其志是在吾輩有以表而著之吳川  
君既以狀來矣然則又何忍不銘君乎於是既按狀而為  
誌又為之銘銘曰湖之陰城之下有土一杯昔臨湖今  
倚城兮為先公立父在而子從兮究生前以同遊身廣而

友銘兮悅贈言之相酬湖可田城可遷惟佳城有此新銘  
芳行見丁氏汗千百年

奉議大夫同知饒州府事李君墓誌銘

隆慶戊辰四月二十有九日同知饒州府事望溪李君卒  
於官君之子承攢等奉其柩歸將以次年某月某日葬君  
五牧新阡先期介子門人湯茂才敬恩持順天府學司訓  
牟齋王君狀來請銘予少嘗薄遊宜興得交君兄弟因君  
有抗直氣心奇之既而君中式癸卯鄉舉試南宮未遂也  
而予亦與計偕時邂逅北征之逆旅見君抗直氣猶昔日  
炯炯若神期君必取高第立朝為直臣既而不果乃僅授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七

今官予聞甚惜之乃不謂又竟止今官也予既嘗交君而  
惜其不得遂王君又予同志友其言可信故茲請不得辭  
按狀君諱延存字子順望溪其別號也君之先世為宜興  
人有諱順者仕元都省參政若干傳及君高祖迪功郎迪  
迪生處士恪恪生駕部郎中震震生吏部主事景吏部公  
娶於吳生四子長延孫以歲貢授山陰司訓次延儒辛卯  
舉於鄉次延好君其季子也吏部公平京師時君生纔三  
歲爾而吳安人撫之稍長即最以讀先公遺書君由是力  
於學由儒士應試為邑學生最有名庠校中君家自從祖  
方伯公以來皆以治尚書取科第君獨好春秋自謂其筆

力雅稱春秋義體裁遂業是經中式錄文於主司蓋君舉子業經師授兩兄而經義乃其所得李氏以春秋經與尚書並傳家寔自君始也在饒職專理軍政時軍政久弛矣而郡介微信建撫間地險隘易為盜數君素有威稜又賞罰能信必方其飭戎器比什伍而時訓練也精彩為之一雙暇則稽尺籍清屯田裁役占禁廢刑議罷剽軍百戶劉端甫管事軍人者無不心快之又多方行闕謀以離盜黨與申嚴保甲使盜羽翼無所施於是劇賊程萬里張十八等後先就剪除而民間始帖席則皆君能舉其職之功也攝府事凡數月能節省諸供應浮費歲且千金看為式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一

而大使楊愈清以貪被斥吏汪德和以舞文去蓋皆他署職所不能其視象餘干也餘干積通至九年以上君定緩急之期有以勞來之於是輸者蓋穢屬焉訊囚每不喜用鞭箠然情亦往往易得樂平有刁民崔彥三者自履其妻致經死而以誣害人獄久枉不能明君以數語詰彥三彥三服平抵於法其刑平而斷類如此民有割股及廬墓者君以為行雖稍過中然可以風勵薄俗特請於院司旌別之饒士慕君舉學事及門君寓行義舉業中多所造就丁卯戊辰饒連第為最盛亦君造就之功為多前後條長條如東吳觀海頤公故城瀛南陳公及王貴池胡漳浦饒崇

陽史河南孫當塗五方異姓趣人人殊乃與君相得驥則人人莫逆也而院司如撫臺應谷劉公侍御鮑川蘇公方伯雲山曹公憲副健菴張公暨必參益川馮公等皆署以上上考雖西江守巡歲通易饒至兵巡兩臨極難承事君則當人人意無不相敬愛見器重者蓋君外朴而中藻故於所治事無不辦氣抗直而心坦夷無城府故上下無不得其心奉吳安人生養殘思能考待前母范孺二孺人所乳之二女能有恩禮即事二兄能友讓辛卯鄉貢君無後屬君次子承補為嗣以次讓司訓君之子承禕蓋又能以身立政故所如無不孚感如此也君初下壬戌第將謁選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十二

天曹以文受知今相國李公公令待乙丑試而試竟失意比乙丑謁選於天曹又以文受知象軍嚴公公手其文噴賞雖嘗首選者授今官然未滿所許許少須即以異才超擢君夫君實異才也而不果待又享年亦僅五十有三爾年與位皆不稱其人豈非命也歟於乎此豈非君之命也歟君配為張氏張潛張公希顏女也子男五人長即承續初娶金紫圩張雲鵬女繼娶前洛鄆學道女承補娶新城尹湯建衡女承禕娶陳莊丁燦女承調娶漢陽周傲女承祧聘國子舍儲士魯女承補皆縣學生女三人長適縣學生湯敬典次適彭尚德又次適史之臣彭史皆深



陽大族孫男二人從仁從義孫女五人銘曰悃而華襟而才惟君有登一第究所施皆不偶又胡為望其累裔其壽五牧肝君歲焉其可久銘君行傳諸後庶不朽

明故中憲大夫廣信守見心沈公墓誌銘

隆慶三年五月五日廣信守沈公卒將以是年某月日葬于某處其弟太學君陵持尚寶龍海頤公狀來白下請銘墓中之石公與予同舉於鄉其按西川也予不為當路人所喜自史館出視川省學政適先在焉有諸公陰厚予者當路人既有惑志於公而公猶陰厚予未忘也予以此心感公久矣銘其可辭按狀公諱陽字復卿別號見心居士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三

其先有都遠公者北宋時自揚州守危蹕而南占吳郡籍遂世為嘉定人若干傳而及承事郎徽徽生贈中憲龍配王氏公考妣也公少篤學工文以寄籍補上海縣學生中式丙午鄉舉登庚戌進士第初任延平府沙縣令長甲寅以治最徹遷授四川道監察御史尋憂去服闋補道浙江奉命督視屯政於畿內事竣再奉命按西川無何落職為裕州判官量移南康推同知撫州府事用薦轉今官竟年云初公之治沙縣也沙故尚評公不事窮治惟先學校之教導之以德讓士皆嚮風絃頌聲四達流俗為之一變治獄明斷以神君稱延平有白晝被殺不得其主者適

暑月中尸僵而不化入究之然自守以下皆莫能決御史以訊事改屬公公庶知家民所為也但折數語遂承服獄上而覆訊無異詞御史始若浮譽終乃誠心推服焉又聞人有四子而三分其產者最少者不與也而券以元亨利為記少者長而訟於官不能決亦以訊事改屬公公召三子者前謂之曰爾父之意不既曉然悉乎世烏有有元亨利而無貞者蓋爾父懼爾等禍及小弱弟也而不授以紫欲令長而自明欲爾等亦因此自悟爾於是三子者感而輸服如公言其聽斷明允類如此寬平之頃日播傳民間然待吏胥特嚴甚有犯即置諸法迄公蒞沙之日吏抑首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十四

促促不敢寓目金錢几廷費成其條貫可以久文無戲舞其既被召也一吏度公且行不復振切如前時參以為奸事公曰以既行而輕天子法非當官體也卒如律治之也田政多隱占弊其在畿內者皆累朝積蠹與勳戚權豪家有連世世盤據為利故屯政最難戡其尤甚則其在畿內者也前時督屯時御懼誘生而名敗無有能按事以報者自公始正色視事棘棘不少阿得侵隱豫占田若干頃悉覈而籍於官著為令甲也至今猶據沈御史籍從事雖奸豪大吏無不怙怙服由是沈御史能名著海內海內名人爭亦定父公賢聲藉甚然忌者從是側目矣按行西川都

中方持憲廉廉乃遂開落職去蓋猶以督屯時取憤嫉至此也在裕州南康皆屈意供職事不以還客自亢廢而佐撫尤能於官先是公入沙道由信其還也信人聞有沈青天者擁馬首聚觀之爭欲得公為郡而撫與信隣信盜竊發之以公在戒勿犯撫故信人得公為郡心益堅語微於撫臺撫臺每厓周公因信守缺疏公名以上果得請公既守信果最得信人心蓋公治信如治沙不以官成息而簡刑縮費禁需索尚寬大與民休息之意視沙政有加焉於乎若公其可謂民不失望矣歲茂辰當大計天下吏新天子恩善治以變化龍卓異才佐太平撫按思亭任公納

蘇公皆以公名應詔其略曰竊見廣信守陽愷悌之心精明之政端潔之守弘裕之才愛民無異愛子治郡真如治家又曰澤流而法紀不弛訟簡而贖金倍報有守有為任事任忠誠二千石之良乃十三郡之冠也 天子聞而旌異公召命且旦夕下竟疾作不起矣方公移疾求去而監司未許也公自疏以請歸而待命里舍中監司者重公之行疏從京朝請告例以許公蓋特典也然竟不起豈非數也歟公去信之日代者輸庫藏之羨以歸公公卻不受曰以瀕死而受此如初志何公既卒信民繪公像題以贊詞幣諸市比戶戶祝之於乎若公其又可謂得正而斃既

沒世而民不能忘矣狀稱公事先中憲及王恭人以孝聞撫二季為儒紳最有恩誼方強仕時喪元配翟恭人感垂絕之言不再娶愛諸子雖甚篤然未嘗啗為兒女仁性方嚴不可干以私至於微時所交契則禮遇最長厚不以顯晦而二其施尤人所難蓋公立身有道故其措之政事也亦有本如此公生正德戊寅十二月十八日距今年五十有二狀又稱沈氏於吳中為大姓給舍東溟公侍御東巖公皆公從伯父也秩不過大夫年皆下壽乃與公而三然則又豈非數也歟娶翟氏贈恭人先公若干年卒即嘗有遺言令公不再娶者也子男四人長紹伊嘉定縣學

生每試輒高等能世公家學者要陸氏次紹仲聘劉氏出後從弟陶次紹傳聘徐氏出後仲弟陵皆瞿出次紹從側室余出聘賴氏龍海公女也女三人長適李人奇桑卒次適喬本次適吳承顯孫女一尚幼未字銘曰公之得天既云厚公之歷官亦云久天胡不使公上壽天胡不使公太受循良傳中褒然首公有可傳在身後於乎是公所以為不朽

認弦賀處士墓誌銘

於乎位無列於朝身未嘗顯庸於時然而內外之人信重之得其一言如符契身止而小大親疎又無不歎歔涕泗

家哀而戶歎也予鄉若處士賀君可謂能人所難矣君諱鏡字汝昭以性情緩取古人佩弦之義彌認弦欲以矯其緩之偏然竟緩素長厚類緩也君兄為照府君鍾次封計部君鐫弟某次國子生鐫鏞與君六人皆贈兵馬指揮東樓公諱玘子鍾鏞出自鄧孺人而君與某皆夏出鐫周出六人者雖異母生然不啻同母友愛君事夏最孝然奉他母亦不異已生為養也照府君能為兄君能左右之以義家故饒於產而少餘財自東樓公既即世也長君不善節縮而交當世賢達人以公襄事徵文治兆域費不貲君時出私財佐公用之不給歲延名師友教二弟君又時

嘉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七

出私財充館人需既而六人者因多所稱貸且折產而均其所當償長君以君前出私財無所抵抵以產之餘不受又令少償所稱貸以補亦不從蓋君自未室時已能輸外家所還聘金歸於公讓不取其義槩少有聞矣而又獨任一門之勞役終其身尤人所難蓋君兄弟皆漸有名位得不惟役公庭而弟某又素稱慧駿時產雖折然東樓公尸名不分也役往往及於君君不辭所受分產由是日減耗不屑意即以註誤且謫戍亦坦然無怨悔心但云勿令吾母知而驚怖也於乎厚矣他人者蓋銖兩必計毫末必就也而惟君能若此且嘗讓地於兄以成全其棲居讓

於弟減價之半而念及先人締造之艱難其旁近室構皆極高大而華美身處其間而獨安卑隘也若君真可謂厚矣能人所難矣人有負於君當相斂而不能如約者與券嘗付諸火有人於君亦未嘗以權量相較覆也而約信已所當全則雖病甚亟猶手記屬二子令必償親人急難赴之惟恐後一言相許即千金不更也生平不怨惡人亦未嘗為人所怨惡惟性善飲每兄弟族人聚必飲飲必醉醉中猶謹默存厚意無譁雜言君之家鄉人多恃君以無枉有爭者皆待君而後得息也今已矣於乎今之有爵位名號者生不見重於人死無聞於後蓋比比焉君非有爵位名號也而生死皆有可稱其為人所信重乃如此然則又奚必有爵位名號為歟又奚必有爵位名號為歟君元配姜為子從姊子希古從父女也子男二人邦靖邦清皆國子生君嘗勉以善二子蓋亦能以善自勉者靖娶荆洛女清娶東坡女繼武進巢落愚女女一人適武進孫紀元孫男四人學一學本皆靖子學閔學道皆清子而出於東者孫女二人清繼室巢氏出皆尚幼未聘字惟學本聘子從子縣學生士言女其家世東樓公以上具于所作照府君誌中茲不復及云銘曰

人處豐已處約有勞役無愧作此以寬彼以虐謂其人曾

不惡輕施予重然諾心但知善最樂於乎君自今不可作  
我為銘意有托因君厚挽俗傳

孫婦楊孺人墓誌銘

隆慶戊辰夏四月二十有三日貴州按察司知事仲野孫  
君江其元配楊孺人卒於家己巳冬十二月十有六日將  
葬於夾巷里祖塋之次先期君之子國學生之京持儀制  
將君狀來請銘且曰家君辱在親鄰之末今從宦七千里  
外吾母終天不得執手相訣茲且歸於土亦不得一相送  
也吾父之心甚戚焉有不忍者願先生有以表之予惟古  
之仕者不在西封在東境耳目之所交接如不出乎其家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十九

六親故舊之人可以朝夕見如不出乎其里其居甚安而  
其情亦甚適也昔賢蓋嘗道之矣今官如此遠不得携其  
家以行妻亡而不得面相訣葬而不得臨其穴以相送殊  
非人情宜孫君之有不忍於心而之京之為其父請有以  
表之也雖然予觀之京敏慎而有雅志於母喪事必能以  
禮送其終不煩孫君繫念也且官如此遠乃勅銓部使之  
而身就職任者於去來一不由於已然則君之愛亦可以  
少紓矣按狀孫氏為燕山侯子孫孫君之父為太僕卿南  
野公鑒母某恭人而孺人出自前黃里之楊氏其父賓州  
守百山楊公鍾母堵孺人孫婦在武進皆閭閻大姓家故

饒裕而孺人不從官郎者凡幾年能甘淡泊善操持其家

事事舅姑生養死哀能以禮處親疎内外人能有恩誼族

賜田故嘗蠲差而法且變更矣孺人能為九族倡得仍其

舊於是孫氏有女丈夫之稱焉孫君得從速官無內顧皆

孺人能相之之京能讀書世其家亦孺人能有以教之也

生於正德己卯九月之九日得壽五十子男一人即之京

娶雷益州同知鄭憲女女一人適宜興縣學生堵維峯側

室尤氏子一人之義聘周氏孫男三人承燕承素承照皆

尚幼孫女二人納黃氏高氏子聘皆之京出子年未且將

謝卻文字之請而之京以其父不得送母之心事懇相告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廿

既有感於宦遊之遠甚不便於人情而孫君者故嘗在親  
鄰中見其人甚謹而朴知其不忍於孺人之喪葬在之京  
之請非妄也故不得辭而為之銘銘曰

官於遠室家睽絕兮離憂悵悵奈何死而永訣兮官於遠

送內無由兮哀情悠悠尚賴有子能收兮

東涯盧翁吳孺人夫婦合葬墓誌銘

嘉靖戊戌九月二十有一日子同舉少涯盧君父東涯翁

卒既葬淮陰城東三里塘祖塋之次矣逾三十一年為隆

慶改元之三年十二月有二日其母吳孺人卒君兄弟於

次年某月日將啓而合窆焉以狀來請銘予惟子丙午同

舉最稱年誼為契厚君與予在同年中又最稱契厚者故於其請不得辭按狀翁諱恩字子晉東涯其別號也盧之先保定人始祖劉家兒者洪武初因避兵而南家山陽生子保定保定生清清生錦錦生瑞瑞而瑞實生翁山陽之盧氏自保定父子始盧氏以儒起家蓋自翁始云翁平生事親孝待諸弟友愛性諸天養生喪死一以禮不肯苟既易資矣猶手授二子齒髮之脫落今納諸棺有古賢者全而歸之之風與門人解經至子事父母處輒掩卷泣不能已諸生感其意為廢內則少儀等篇諸弟中或患手創甚痛若在身朝夕視欲身代而恨未能以此處聲從無間

墓風阿文集

卷之十六

世

然不但同胞生為能然也居家儉勤是勤於事祀雖極豐而自奉則頗淡泊無紛華心居鄉以直道著聞然不欲為崖異故鄉人親之人或以貿易受翁金錢不覆稱數蓋素信其人也而人有多予翁以金錢者亦必立還之其心存朴厚每如此少穎異不羣為兒時即如若成人既長遊府庠與弟都憲公某並以文受知督學山陰蕭公公以棟宇聯輝屬望其昆季乃弟都憲公果來時取科第而翁竟不偶僅授冠帶以終知者至今猶惜之然能教子以涯君與其季邦子堪仇文皆成文儒知名於當世而都憲公之能濟致通顯為清白吏以貽其子孫又得之伯兄之相成為

多於予若翁者於雅志亦可謂不孤矣吳孺人自饒裕之家歸於盧與翁同甘淡泊奉養舅姑氏厚待妯娌宜其家與翁同稱孝愛脫簪珥躬織紉能佐家用之意而內外親鄰無不蒙其休蓋與翁能朴厚同心者至於教其子若壻毋數十年不少懈則又能為翁而成其志其志行真亦有同符焉於予若翁夫婦非所謂婉德並美宜合為銘者歟翁享年五十有五孺人享年八十有三子男二人長守約丙午鄉貢士即少涯君娶王氏次守邦府學生娶何氏女一人所適即仇文歲貢生孫男七人士傑娶牛氏繼娶楊氏士京聘許氏俱清河縣學士士挺聘閻氏早卒士安聘

墓風阿文集

卷之十六

世

王氏士容士寅孫女四人長適太學生胡維次許聘楊伯溫曾孫男一人夢占聘嚴氏曾孫女一人男貴來聘字者俱尚幼銘曰

淮陰城東曰三里塘盧氏之光於此乎歲伊誰附之維東涯翁與元肥吳馬鬣同封我合為銘貞珉是鐫以冀自今百千萬年鳳毛翩翩龍章赫赫垂之於無叙於乎是為翁夫婦之遺澤

焚黃祭告文

某等仰賴祖宗休庇弟某以官職進贈顯考石溪府君為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妣孔氏及寶三室劉氏皆為

恭人是非常等之能實惟我祖宗積善之餘慶來適授官  
寶通改官皆南來已於墓所焚黃訖敬以牲醴之儀祭告

祭封少傳心董嚴翁

惟翁 昭代逸民東南耆舊山嶽之英湖海之秀萬生賢  
嗣曰惟上公文章道德為世宗工始入詞林蔚然變豹托  
以一經維翁之教繼司 帝綸忠結 主知非翁庭訓誰  
能若茲爰自東銓晉陟太宰虛已懸衡鈞陶四海大小賢  
愚人得其平衆皆知翁有以相成拜相無何疏乞養病愛  
日心切瞻雲情多以三公養盡錦承歡馳一品封身不在  
官人稱 恩榮世所罕有謂翁仁人以享遐者有孫成名  
妻鳳阿文集 ○卷之六 廿年

祭恩質王公

惟公砥節礪名經文緯武才堪濟時志在剛 主自御史  
臺已能卻虜繼擁節旄赫赫開府正邪兩立古今所無人  
附彼奸寔繁有徒其門如市獨公不趨與奸水火能無及  
乎百年同盡人皆有死公死以忠伊誰所使奸昔冒功施  
及稚齒公功不錄乃至於此萊公之丁武穆之檜始焉

人終亦自害作述 聖明後先恩霈憫忠雪冤 綸褒是  
賴一時之屈萬古之伸公則流芳孰與夫自甘遺臭者與  
鬼域而為隣夢我篇廢人稱二難公則有子又孰與夫自  
抵伏法者乃為世濟其奸也耶某等均忝同鄉仰公有年  
或交令子或通生前茲聞即厝執紼無從陳詞達真一寓  
子際尚享

祭林念堂中丞

惟公八閩豪傑九鯉精英為臺持綏母秉自盟昔強藩之  
煽虐遍河洛而為警既連節之潛萌將 廟社以貽憂公  
發其陰下之禮官身幽國除人心乃安惟大姦之秉鈞子

妻鳳阿文集

○卷之六

廿年

招權而誤國雖顯罰之已加猶中藏之莫測公狀其惡幽  
謀竟敗一豎伏辜萬夫稱快於乎人之隨世諾諾成風乃  
孤鳳兮鳴陽惟公之忠人或有言誰微 帝聰乃兩疏兮  
匡時惟公之功似公高才謂宜大受撫我江南施方欲寬  
鉅期一疾之偶嬰遂使百療而不效適當強仕之年遽為  
夢奠之候使人事而足憑曷為乎豐其具而當其就使天  
道而果有徵也則又豈所謂栽培而傾覆也耶某等或叨  
公庇或辱公知聞公之訃無不嗟咨寄其陳詞非公是私  
益上為 朝廷惜而下以致吾士民之悲尚饗  
祭耿北坡權使

惟公泗國華胄京江世德赴赴桓桓將門之特晚總軍政  
登典戎行除器督漕河工江防人皆稱公熊羆虎豹誠合  
其才隨試輒效雪江湯公能清海氛公實協謀以成厥勲  
南沙脅從湯且鐵馬賴公力止萬口獲全皆在括蒼不珍  
餘類公視武莊祖孫同義恥人賄進寧甘李廣之不侯卻  
子悻遺欲成子與之養志有子十八長為金吾三多之祝  
在公非諛奈何封未膺護國壽不登期願公則仁者天胡  
難知雖然夢若為通事固有敬於如此生墓有公亦能  
達乎生死矣某等與公震器同官金陵公葬在遠相送不  
能辨香為其聊將私衷江流百里情與俱東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廿五

祭畢母孫太夫人

惟母坤順成德恒貞秉性母儀素開壺範克正於惟令嗣  
松坡先生蚤歲脫穎巍科成名先生之身推重清時鞠育  
是賴人曰母慈方伯京兆久任稱廉恬澹是甘人曰母賢  
孟懷有成曰惟母教播與無恙惟先生孝色養留曹方乘  
春以思歸來周家園遽終天而永違凡母鄉黨隣里皆以  
失賢母為可傷凡先生僚屬知契皆因吊先生而傍徨矧  
某等感先生知己之恩欲展登堂之拜而未果茲於先生  
之奔母喪也又能不致悼夫師模之去我也耶雖然壽登  
耄耋人生所難三品之誥為鳳回鸞如母所遭既榮且安

於先生子情亦可謂能承歡矣某等官守有稽執紼無從  
薄奠蕪詞聊引私悰

祭楊生增

太學之設寔惟賢關士以卒業來遊其間眾資老成如規  
如矩爾眾所推方有心取前月之初以疾來告既假既曠  
庶廖以報眾曰未廖且聽爾歸云胡不救永與世違凡我  
六堂自友及師聞爾之訃無不嗟咨賜棺乘傳 恩禮相  
送爾志未酬終為可痛於予脩短皆盡豈獨爾然故土一  
丘爾住宅焉尚享

奉存翁老師書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六

久闊脩候歎不可言每士人從雲間至即恭問起居知道  
履康寧足慰斗山之仰又時從悟齋中丞所見老師大作  
種種名言旌忠愛恬皆有關於世教而韓歐古雅獨有之  
用世事業傳世文章翁又能兼有之矣所謂弟子不能學  
也佩服佩服自師翁謝政以來某每懷去念於中未敢以  
告人猶以留都可兼吏隱而成均得稍效其區區故且苟  
延如此爾嘗記前此幾番且有別衙門之轉賴門下力主  
張之乃得此改不然其作南光祿南太僕久矣近聞諸同  
輩將脫穎而前而某以疏陳監務似得稍久於此自翁之  
外舉世既少相知則此地乃某一安身頓足之所而未宜



即望陞轉也。年來老成在位之人濟濟滿朝。皆是有時  
進用而遭境奏功足舒華夏之氣。寔翁心思經畫所遺自  
古大臣既去而功勳猶在。朝廷可多數哉。某也叨蒙陶  
鑄終始成全。愧無能為報。但有此心。不負門牆。冀以為仰  
酬之萬一云爾。不宣。

奉李石翁相國

昨者歲報吏止來。曾附小啓上記室。因舟行恐未即達也。  
張使至。捧接手書。知和衷之說。翁寔躬行於上。使僚案間  
手契如一心。而六卿分職。無或有異同者。又廣冠一旦。盡  
平塞塵。兩載清謐。皆出自無私。感應有道。經綸所致。真十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廿七

古一時也。且聞太夫人就養於京邸。而太翁則仍家居。色  
養養志各得其宜。翁可謂忠孝兩兼。歟。獨慙矣。非佞。非  
佞。監中事規漸定。諸生相與以來。亦似漸有敦行尚實之  
風。此皆仰仗台慈。加意曲成。是以稍得行其畫一之規。因  
材之教。庶幾不負。君相知過。乃某憊倦一念之私。誠願  
寬假歲月。以需其成。而不欲競尺寸之進於班行中也。特  
翁真切至誼。敢附南英丈之便。以其私惜布之。幸賜照原  
不宣。

奉相國松谷陳公

恭惟門下經綸有道。調燮無私。使大小百僚賢愚各得其

勿而薄海內外。皆有安靜和平之福。蓋千古一時而贊  
也。亦在公陶鑄中。昨以職事。課有所陳。既誤蒙采及。封菲  
盡賜。允行天下。士從此不務空談。而敦實行古孝廉之風。  
庶幾復見於今日。惟廟堂轉移。是賴而性學經義之無  
差別。寅恭和衷之無人。已偏黨種種至教。又復先示及焉。  
實何幸。獲荷慈念如此。第自惟德薄力綿。愧不能以身為  
士人師。而徒欲勤拙相補。求之於正容謹節之末。將來恐  
不稱任。使有負知遇。是懼爾。惟公不棄。有以終教之實。不  
勝幸甚。吏來歲報。謹此上候。與居其別。具書籍乃循例行  
非敢冒襲尊嚴也。伏惟慈亮不宣。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廿八

奉趙大洲先生

久不通訊。候殊歉。恭聞經緯。浩沕每當。聖心蓋惟公學  
有本源。而又極誠盡慎。有以感孚於未登對之先。真是從  
未輔養。君德者。所難能也。麻拜應。在旦夕。然稍稍乃  
爾。豈以代者難其人乎。願俟頤侯昨。謬薦西川二高士。曾  
惜重令弟先生。部覆亦云。即推矣。南北缺今時。時有之。然  
久未見。推未審何也。有聞仰祈。賜示某。素辱門下教愛。承  
之以未愧。不能以身為士人師。而徒欲求之正容謹節之  
末。自惟無可自效。幸惟慈念。有以終教之。歲報吏來。便附  
此一道。仰私草草。未能悉所云乞台亮。



舟奉趙大洲先生

惟門下以淵源之學措之於經綸海內望昇平至治可計  
日而待也而對 君之語播傳為紳間此何異古昔都俞  
之盛乎士林益無不增色而實有私心喜不能定以平日  
叨公教最深所依附亦最切也丈夫得志行道千載一時  
知公必不負 聖主第公卿中稍濟以含弘之度寅恭和  
衷相與共成其休美則為豪傑而聖賢矣辱鈞諭不敢不  
吐其愚然自惟涓滴無補滄溟也館局隨眾修賀不敢另  
具書儀以平清禁茲因丘友齋捧之便附此一申候私令  
弟與傳子部推想不樂赴此等處頗關世風願公不必避  
羞厭門文集 ○卷之十六 廿九  
熾時存此念以復回古道可也草草未悉所言容嗣請伏  
惟台亮

奉南宇高公

前小疏蒙公盡賜覆信且中間若有所取而與進之戶部  
復開民生例也公又申明入監事宜俾實司教督者知所  
嚮方而又若有以成就之也自惟晚進迂疎其何以受知  
門下如此惟公清忠不貳正直無私在我派輩中屹然中  
流之有砥柱巍然衆山之有喬嶽實誠秘心慕效之第愧  
步趨不能前而仰止徒歷兩南雅士習近稍端即白丁生  
亦漸有轉移矣皆賴門下指示實奉以周旋所致更惟荷

道元公時督其愚而終始相成焉乃寅之幸亦諸士之幸  
也歲報吏來使附此一道鄙私草草伏惟尊亮

奉南嶽王公

奉違道範不覺再更寒暑矣春間接手教承開心吐衷示  
以道義肝膈語種種佩服不敢忘惟公正色臺端以身任  
天下之重嘗竊聞於石翁相國謂始終不負存翁為世道  
所深賴者惟公公真可謂社稷臣也比來橫議息而奸萌  
日寢國是定而人心不搖中外相安大小各務和衷相與  
非公鎮定之功而誰功歟敬服敬服寶碌碌稱塞無能但  
思勤拙相補不能以身為士人師而徒欲求之於正容謹  
奉鳳門文集 ○卷之十六 廿九  
節之末疎可自愧未審知我如公者何以終教之也草草  
附此代候伏惟台亮不宣

與海剛峯公祖

昨不謂即行不及奉送款款政府何幸今蒙首先照臨想  
一路仁風播揚矣丹陽田糧有虧沒官糧之家一向無田  
乃貧下戶也有有田無糧之家乃富人隱蔽而作要者今  
於丈量之後以文出多餘之田即前此隱蔽作要者令認  
納前此虧沒之官糧在欺隱作要者免其問罪而另升科  
在虧沒官糧之家糧有所歸者得仍前賠贖乃兩便法也  
然隱蔽作要者心猶不足故多紛紛告擾爾殊不知此但

今隱蔽者為通年賠官糧者納糧於後來非是罰出官米也聞每畝亦只二升有零較之原額官糧每畝二斗之數多寡懸殊矣此決不可聽也但十五六等郡地方沙瘠至薄須每畝寬贈幾分或減其原額方可不然民且逃棄舊業矣聞馬二府踏看時適其田中今歲因得雨而禾苗可觀遂贈之少致此方之民有不平此亦須為之處可也然為既不在他人未必能知首尾恐一有更動又不免紛紛爾惟公裁之本監丁祭紙劄照舊規已減五分之三每次取江寧者在二兩外取太常者在四錢外今秋丁業已發粟以後仍欲仰體德意再減數錢若以為二次共十兩有零則欺矣請將抄來之數發下查究之勿緩也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廿一

與汪南明督撫

寶昔叨八閩提挈奉違以來蓋無日不馳神左右也第別許久而訊候少相通殊慙且愧爾昨歲還梓里過京口登金焦二山聞公曾寓此良久且嘗杖履行市中而無有能物色之者真可謂善歲其用矣先師荆川翁有云欲出世必先能混世能混世然後能用世今於公未敢便許能出世然能混世如此非真能用世高手不能也敬服敬服三年靜養經濟當日思而日練文學當日進而日精將來用世與傳世事業有餘矣聞 廟堂方虛獨座見求想

命在旦晚間也敬俟之敬俟之讓老實心古道經綸手亦當在人前而坎壈乃爾殊為世道不能平然苟可以出亦不必拘拘謝諫以沮溺丈人為高然否然否風便附此一得面傾倒也草草伏惟台亮

奉林平泉先生

某於門下不通書奉候者十餘年矣蓋自外補西川以來東西奔走少翔便而近年屢聞 綸命起公於東山冀得於都門參晤遂闊疎如此乃不謂竟相左不果一承顏色以遂仰斗夙心也雖然某私衷嚮往則可謂誠且切矣惟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廿二

門下文章道德裒然為我後進師表初以獨立清修不苟同流輩為公所專長既而聞水鑑無私坐照正邪使人肝膽畢露近叩之一二相知者則又知經濟之學種種出不窮真可謂才德兩全華實並茂也天生才以為世用奈何獨有美而不欲施屢出竟亦屢不果出耶此在老先生必自有高見第我晚生輩無由窺識大賢作用故敢以為請爾某無似於令弟鼻南丈為通家於對山座主則一脉寔相承藉而史館南雍皆後先相望仰承德教休美於無盡至於一念推崇則又在此數者之外別有所依向亦不徒以同鄉之先達而已也茲遣家丁候存翁老師之便附此

上訊起居草草伏惟台亮

與萬履菴

近日吳進士來得接手書知兄相念與弟念兄意同弟對吐未緣每用耿耿爾兄南來出自陞轉則可若欲與豫所相更恐無此理此所以議不合而止也弟安於南而得都峯公共事聚亦甚樂來春自陳去留難定留則稍久為宜耳監中規矩久廢弛茲畧整一二而事多不得專行欲稍復祖宗時監規不得不一疏請然所仗者兄在部當能轉達諸老之前一一為覆議而行之也中間如徵解膳夫銀兩催取舉人就監量存積分法意造就世勲子孫及查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廿三

復衙門事規五款皆屬貴部掌行處補分教屬官屬吏部修理頤寧堂舍屬南工部事皆不甚難處前一款咨吏部覆後一款則貴部覆而徑咨南工行之皆無不可只停止民生上納一款知戶部以經費缺乏甚不欲然疏中當覆行者此最為先蓋於世道最有關也鍾陽老先生素稱有道經綸若果議從停止於自己職業上亦為有光望兄有以贊成之千萬

與諸南明

春暮接手教辱愛念甚懣懣恍似疇昔對時語至取及小疏所陳而於時論中獨存愛而不知之意非公長厚何

以有此近時講學者誠多空言僕自惟學未能講措之實用如來教所云亦無可以當竊慕蘇湖教授欲分經義治道於六館之生時一討論則有之而不謂過蒙知諒如此也草草容嗣請幸惟原亮

與胡廬山

去夏東昌道中一書托穎泉轉致想徹尊覽矣昨秋劉生效程來從歐奉常所接手書開緘若覩顏面至謂兩番見夢兄於弟可謂念之獨深矣感謝感謝承教以仁為己任敬而無失相勉以此為真情而謂文詞功烈不足為欲弟於此究心此甚盛意願迂陋何足以承此雖然其敢不敢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廿四

承來教以求之乎弟惟聖賢論學種種各有門戶而隨人所自入如孔門言仁即有許多緣工夫蓋亦隨人性之所近而語之要之所謂不忍苟已而慢物有惟日不足之憂者則固隨時隨所語而在也兄云懲末世之無真情棄仁而不任緩亮舜孔子之事而亟與後賢競文詞功烈之雄恐弟落此窠臼而思有以振拔之此更盛意不敢當弟所謂任仁之說未知從何處下手昔儒謂愛不足以盡仁公亦未便為仁則仁何若是其難孔門以訥言為仁以學問思辯而仁亦即在其中則求仁又何若是其易弟以為仁道雖大要之不外乎此心存即仁存心亡即仁亡故前

能謹言心即存於謹言之中能學問思辨心即存於學問思辨之中於此求仁庶幾易而可入若泛云愛不足以盡之公亦未能為之而欲別求所以為仁恐遂涉難境無可下手處矣弟性資鈍朴每不欲為高遠之空談兄將引而高之弟固抑而自卑蓋猶然故吾也然否然否穎泉在齊魯間亦專與生徒講求仁之說弟勸之與諸生言且言求放心以求仁為近蓋此乃孟子所嘗言若求其最近易者則正容謹節家庭唯諾之常自是求放心處亦自是學者求仁處然則兄所云敬而無失非即所謂仁以為己任乎舍此則恐亦不免侵淫為空談而無忌憚之說爾然否然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廿五

否文詞功烈離仁而為之乃是一技一能若從此心中流出做出則古人所謂立言立功者在焉蓋從立德中來即三者可並傳不朽也其又何害乎兄向時專用心於文今似判落浮華直露靈根矣觀念養集序酷似念菴文此是兄學有進處雖然縱而放之有心於文而文也抑而歛之有心於不文而文也兄於此尚似着心着意即似着意矣近溪去冬在此時聞其論極有省發處渠論仁即是以人為仁與人乃是合而言之道亦最有理渠言兄初然只讀書作文不講性命今又講性命太過不知其何所指恐大畧是着意否前寄會沙傳中言兄與近溪一段初謂得

其似今似未然風便并兄真脩有得處幸不惜詳示之奉常君以未意而去猶未頌其進當未可量據案草草直吐胸臆自知不足當於尊聽也簡召在即矣勿固執固執亦不克着意矣不宣

與恩納溪

某白為諸生時即知海內有正直忠盡大賢如公者庶幾一遇之既而一晤侍昆陵以為幸然未得面叩悉所欲請也前歲都門邂逅時楊足杜門辱長者於榻前枉問屢致悵悵焉有謂幸矣幸矣乃不謂得同事於此抑何休附有緣如與也第禮節借踰處每不自安而領教未幾忽忽又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廿六

分袂東西矣方聚首時不自覺今別來則始知聚首之難再無疑無從請正有懷無從就而吐也奈何奈何兩月以來日兄兄未及一通訊候乃幸兩接手教猶似面命語中心佩服不敢忘但前書頃數之之意後書則直稱許之得非漸疎遠漸外之歟門下養威而蓄深矣某粗心浮氣正自病顧學而未能至於博大成裕誠之所不足處在此不敢不佩來教如絃常也但所獎借則徒自汗報中藏爾不敢不勉然亦何敢遂承當耶聞道體尚未全愈恐是心思酬應形神兩勞所致望一切且放下為宜也承令弟少峯文念及門下及家兄分上兩重通家遠賜存俞友行促未能

即裁謝容另布幸萬萬亮原殘暑未消更祈為道自愛以慰仰私不具

與尤西川

惟門下倡道周南以傳伊洛心印乃接來書知所相與惟令壻以下數生爾何寥寥也近來聞有講學之禁通行頗嚴此自為偽者發爾吾輩身心口語原無有二又非立門戶圖標榜者第與同志相戒約務躬行為先則善矣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望公留意來諭以泉翁廊翁事業相期顧迂陋何敢當此然此亦不敢不勉也訥溪先生在此相與者久之今內轉去矣向也如臨師保今也又如失師保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廿七

奈何李生還便附此一道謝草草未盡領教之私容嗣者以請伏惟台亮

與黃梓谷

惟門下久繫海內人望又震繫海內道望茲得借重朝紳也如祥麟威鳳無不稱快其親而於郎報中乃兩見乞休之章豈非久咀道真遂厭世味如此耶雖然大賢出處關世道盛衰知廟堂必優意款留在賢者自處恐不宜然如此也實昔承乏名邦時歎世方涸恨不能達之當事者即起公於東山今其時矣而汲汲於言去如人望何且後進有志者方仗公以為儀刑時雖有講學之禁殆為口

耳者偽冒者公不應以此自引去也而輒欲自引去又如道望何差吏吏周責者係貴邑人敢附此一道仰私若寒暄之情睽合之迹不敢瑣瑣敘及也草草伏惟台亮

與王雲竹

朱生至捧接手書開緘三復知門下愛念殊惓惓感謝感謝惟門下道高一鄉望重四海實也無可比數辱高義欲許而進之於同志之末豈薄劣之所敢承然耿耿一念亦不敢自外於門牆第別來聚晤未由扳挽無階以是每懷悵愧殊不可言爾雖然丈夫處世不能究其施於當年自可傳其可傳者於世而人生聚散雖不常然千萬里之遠

姜鳳阿文集

卷之六

廿八

再與王雲竹

久不通訊候懸想為勞去冬對山座主至接得手書開緘三復若獲親承中間情思語疊疊蓋門下於僕真以氣味之同謬相許故不覺致詳如此也感佩感佩承示諸友在門者能不為習氣所染將來當不負有道門牆而僕亦與

有榮美第方 清時海內賢豪蒸蒸起而執事者尚林  
則此則僕等之過也近以職事課有陳請曾薦及西川二  
貢士不謂 廟堂遂破格用之於門下非不在念也乃當  
事甚以俗例拘牽由心誠有至未至耶雖然談道自得以  
師表鄉邦在公亦何待於外第為世道及此則可付之一  
慨爾聞貴省恩貢錄知相與諸友多出自大賢之門將來  
當脫穎相繼此亦公道行之一兆也太學雖是賢關然多  
白丁生澗雜於其中而僕又不能以身為士人師自覺轉  
移之難徒報賴以叨此任未審公何以終教之所云楊君  
書未寄到蓋彼往北而僕南來相左爾來生行附此一道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廿九

謝時適以自陳待罪殊草草容嗣音以請伏惟台亮

與翟震川

惟兄文高才高志不為人所容不容何病昔嘗有之矣在  
達人諒能勘破世魔直探真境胸中應不挂此子弟我輩  
為世愛才為同志惜良友自不能忘情爾某自顧無能超  
漸以入頓每提下等工夫做去殊覺費力乃過承來教獎  
借許以實修真的何敢當何敢當然此心則不敢不自勉  
以答相知者之知我也銓部聞力挽以處此然似又有歎  
歎者之口即果的亦只仍從前議爾蓋聞石翁慷慨屬意  
也兄丈以直道處人反得傾險之謗此事無有十中八九

能信之然歛盡鋒芒以從譙辱此亦吾輩學問中事望更  
留意如何昨行時失禮附便草草裁謝乞專亮

再與翟震川

日來每懸念盛時需才甚急而當事者一為浮議所動即  
雖有愛才之心亦不能主張於其上矣此風日長誠不知  
其所終也兄丈之才正世所當求者豈謂竟至此耶來諭  
云機穿莫窺於世風誠有之然任轉移之責者在一二元  
公亦未嘗無是心而往往付之於事後之一惜則謂僕為  
能躬行挽世也非昔人所云鞭長不及馬腹者歟蓋自信  
未能躬行即有挽世之心將何施空言無補徒負相知爾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四

所冀明道立言與一鄉之為後進而同志者時時講明學  
術於以正人心挽頹俗於一鄉庶幾推之於天下亦不可  
謂山林無事業也風便附此一道謝私無一道仰私草草  
容嗣音以請伏惟台亮

答蔡春臺

久不領德音殊切懸念差人至得接手書開誠三復同心  
語滿紙展讀中吳條約種種皆純然道義作用又實心能  
感孚士民開流俗為之一變欣慰何似以此知吾人不可  
不知學知學則措之政治間自與流俗人迥別可為同志  
者慶矣某迂疎淺陋愧無深造遠詣無能為士人師惟是

朴實一念莫拙補以勤自效然以白丁生夾雜其中覺轉  
移尚難為力也公何以終教之蘇人言及門之會中有背  
面不相副者為其人素無行而借講學名義以售欺於門  
下爾僕以為不然即有此當亦是華心面以相從奈何可  
逆詐如是前此得之所聞承下問不敢不以告也果否惟  
自察之續別刻三書知公有弟家庭自相師友更為心喜  
附此致懷仰意不宣

與中府韓經歷

無嫡立長在禮有之且 國家律例也徐氏應襲屬之其  
長者聞出自安峰公主重因老成謀事能使魏國杜身後  
美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四一  
之爭而仰歎中山慶澤綿長如此昨行覆查益慎重其事  
亦為邦瑞將來地爾非敢也僕處無敢進言者况公補補  
在其誰敢私言之乎曾答拜毛徐劉三公皆云原行未到  
到即結矣中間縱有他助者僕語以原行之意已再三明  
白決不至顯然違犯清議也煩轉語仍照覆查事理速取  
結來監無不歸一之理草草幸亮原

與唐凝菴

遠承枉顧甚慰開懷兩三番對吐雖未為發越千古然亦  
可謂傾倒半生矣既自幸鄙論有合於兄亦喜兄之進真  
起予也方以未及寄謝為歉乃使翰至適又有同調

非又所謂同心而臭如蘭者歟兄言風雪寒雨不足為苦  
弟我居者則不能不以風雪寒雨為行者苦爾來文酷似  
老師矩度然方是入門時未可便道歇脚處也僕因老師  
昔嘗嫌所作之少對曰僕胃中寶藏多時自當發出光怪  
不能已今未也願兄時以此在念即日進而日精矣恃愛  
輒忘其陋一吐之草草幸惟亮原

與洪文振

兩承手書皆欲有益於身心足知高雅為慰客氣與怒氣  
稍似有別客氣只是英氣發之過於已每多自負處於人  
所行事每多不平處遂致激而有此若怒氣則發之更過  
美鳳阿文集  
○卷之十六  
四二  
矣然要之是一個病痛也平時工夫如見蘇公所云提醒  
此心常見已過是一消磨的良方臨發時如孔子所云念  
思難思難則怒當不至於甚是一克治的良方也養到心  
氣平時方可言忘忘則并客氣亦盡除矣此則談不容易  
也望且從前二說下手如何精詣遂養尚少法眼以相知  
可恨今秋若得充貢來國子則聚論有緣矣象川先生行  
迫草草不盡所云容嗣請

上存翁壽啓

恭惟秉鈞上相定策元臣黃閣早辭榮猶繫當朝重望青  
山新結社尚懷為國真忠戴值懸弧之辰皆在掛冠之後

綠野矯矯異萬里之鴻心戀白雲翩翩昂九霄之鶴  
海內凡有知識於翁無不依歸某等在留都備員共七人  
入材館謀儲非一日仁風吹拂幸羽毛之已成化雨栽培  
愧恩私之未報望宮墻但違咫尺於道路本非阻修奈為  
官守所羈徒積寸心馳獻慶難遂賓庭之祝聊通尺楮代  
稱觴龍卧洛中且佇聽綸音洊及陽逢海上勿託言機事  
盡忘不任仰祈伏惟俯鑒

奉賀中玄高相國啓

中宸拜命巖廊孚一德之交上相秉鈞袞局觀重來之慶  
天扶社稷國有蒼龜恭惟老先生學擅儒宗才高王

集鳳閣文集

卷之十六

四三

佐清風化俗信門館之無私正色立朝屬斗山之共仰肆  
聖主興思於舊學通明公趣召於新綸漢幄延登商霖注  
倚宅三台而論道仍燕銜鑑之司班九棘以調元暫曳星  
辰之履蓋寰宇爭傳為盛事而斯文尤藉以主盟凡我後  
生夙承餘教龍門在望擬賡補來之詩魚尺緘詞共效彈  
冠之喜

覆謝養齋嚴公小啓

恭惟門下以四海具瞻故三公榮養方苦塊壘禮之後正  
霖雨繫望之時某嘗材館受知燕以梓里相近未遑頻候  
乃荷特施端模範以表儀諸生捧教言自惟稱塞無地述

權衡而冠冕百辟需柄召尚英拔依有緣莫罄丹衷聊  
馳素札容積誠以專叩幸無慈而俯原實謹啓

集鳳閣文集

卷之十六

四四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七 家居稿一序二目錄

刻東郭先生要語序

刻春秋心問小序

刻湖陰會錄序

姜氏族譜序

丹陽縣鄉約序

鎮江府水利圖說序

送大中丞嵇張公奉侍尊堂沈太恭人還蜀序

送大中丞陽山宋公榮轉大廷尉序

送大中丞雅齋胡公榮轉少司徒北上序

送小溪孫公轉副都撫西川序

贈侍御見雲劉公序

送兵憲春臺蔡公榮轉山西學憲序

送及泉李公由蘇松兵憲榮轉浙江大叅序

送郡大夫一菴王公榮擢關中憲副序

送郡大夫雲屏胡公入 覲序

送郡伯豫齋林公入 覲序

再贈豫齋林公入 覲序

送郡伯蒲山張公擢副山東憲使序

送郡大夫西星鍾公入 覲序

送郡大夫龍谷王公入 覲序

送司理匯江程公榮轉序

刻東廊先生要語序

東廊先生要語三卷其孫都水君某手抄而成編君之同年友司勳劉君某刻於澄江之舊署而予某為序引諸其卷端蓋予某嘗交先生仲子某得聞其家度議論也久而劉君則予承乏蜀雅日所相知也然則源流信嚮有自矣予惟天下稱至文曰六經而惟此能發聖人之精蘊若後代文人之文則僅有其華爾未必能有其精也有宋以來

大儒者始吐其心所自得時見於門弟子卷述中輯而編之為語錄即未為工於文乃聖人之精蘊亦往往而在矣然則文人之文其諸聖人文之餘而語錄中之所吞述其諸聖人精蘊之餘也歟世不患無文患聖人不可作其著作之精亦隨以湮沒而不復傳今讀先生語不任已胸臆亦不隨人口吻也種種格言若身遊孔庭而探得其秘妙於學者身心性情亦種種有益焉是則聖人之精蘊因先生而多所發明謂先生語能明翼六經足追宋大儒所傳語錄者而與之並亦未為不可也劉君令澄江既嘗以先生語之要推之於政治而又欲公此語以傳於人其裨實

瀕行也猶以予所諾序未就業必得請而後去於乎君於先生誠亦知所信嚮矣若予實亦何幸因君之請而得以托名於茲編也歟

刻春秋心問小序

今舉子業春秋者往往難其傳專門名家之淵藪舉海內悉數之不多有也而湖廣之麻城居一焉麻城以是經舉殆居全楚強半故多秘密以相習而私相授受即有叩請靳弗傳專門名家外有可以傳即欲舉而傳諸人人弗信亦弗傳也其為積習之弊蓋從來然矣交甫劉君既為麻城產其家故業是經又以是經取科第後先相望在海內

最有名君又以是經領楚解經辛未進士第於是經尤為有名者其所著春秋心問十二卷由文定有蔡以窺宣聖傳心之奧真可以傳又非靳於傳者殆能一洗其俗秘習而私授之積弊非但專門名家而已也江陰生黃通遊君之門而喜於得其傳又欲公其傳於人也以予嘗與君相遇於南雍忝相知託其伯兄海南君道微予言以為序予固業是經初亦苦於無傳者後有可以傳欲傳諸人人以予非專門名家所自出而未必信且亦未必傳也因君與黃生有感焉遂不辭而題其卷端如此若君之行業則方以業是經而發揮於其身於政治別有可傳者茲蓋其一

云

荆湖陰會錄序

湖陰之會予邑庠諸生暨予家子弟與通從外來者共為之先是郡大夫雲屏胡公校士郡中首稱予邑也可乃庚午秋邑中生無一人鄉舉者公不能平且入覲且屬予以文字相要約為茲會惟時學博殷齊江君奉公教首舉與其事既而喻菴胡君龍田仇君前後至亦相與同心課督之而錄其文者予也錄既久且成帙矣三君者請一言示諸生于曰爾諸生之相與為茲會也不聞農者與射者乎農之耕也有樹藝之方射者之學為射也有教率之法此則為師者能授之子弟為子弟者能受之於其師若欲耕而獲射而可以中也則惟勤功惟專志不憚作勞而時時持弓矢省括焉斯可矣抑惟農之耕射者之射也又不聞有常給之田與所謂貫風而穿楊者乎樹藝之方教率之法予則能舉而授爾諸生爾諸生亦或可以受之子矣若欲為常給之田可以貫風而穿楊也則在爾諸生如農之耕而不憚於作勞如射者之於射而時時持弓矢省括焉期以精於樹藝而俟獲於天所得巧於其心而應於手焉爾今錄中諸文求不說於農氏之方書而合乎學藝天之法則可謂云爾若謂可以耕而十獲百發而百中

也尚惟爾諸生勤功專志勞且習自勉焉予即甚愛爾諸生亦無能於農書射法之外有以為爾助也三君余謂曰然因書以弁諸其首云

姜氏族譜序

吾家來自溧陽居縣東之滕村元至正迄今蓋十世於茲矣溧陽譜言千十一公始遷居丹陽而滕村肇絕世系則斷自安十公以下始可考而知今譜亦斷自安十公始而公之前類闕焉安十公生志三志四二公因所居之東西遂為東西二姜東姜籍本都之四面子實為西姜子孫籍七岳東姜子孫由志三公以來曰惠曰澤曰恩曰榮曰顯曰元曰亨凡九世是在共七十一人我西姜由志四公以來自惠曰上曰大曰乾曰坤曰忠曰孝以及孝之子凡十世見在共五百三十人其資產之厚薄姑勿論所論七十一人者總為惠三公支派五百三十人者總為惠四公支派而兩公支派又總之則皆安十公子孫也實建祠以合族既不敢自外於東族人今為譜又何敢私吾西族人耶故今東西二族共為譜東族譜別纂其世次而卷首則總為一圖不欲令與吾混亦不欲與吾遠離散也圖表之外為志四曰祠墓曰居徙曰仕宦曰昆綸志之外又為傳以紀世德而傳於母德婦行別著焉凡我姜氏子孫知

族之各為譜而又總為一圖也油然而一本之念時相與  
敦敬其世誼而無或以彼此為異同也知祠墓居從之有  
志也履霜露而興感以時思焉無或荒毀其先隴而廢棄  
其祖澤之所存也知仕宦 恩綸之有志也人以義方為  
庭訓期光大其家世無或忘 君恩而不知報也觀傳以  
知世德也由此而善其身又由此而傳示誦誦善其母若  
妻者翕然成禮義之俗於門內外而無或有不率也庶其  
不玷祖宗庶亦不負予實脩譜之意矣乎予實於建祠之  
外買先墓地世守之又開塾置田亦嘗有志古人行事美  
以合我族人而垂裕於將來願力未能即其他稍已有成  
妻鳳翔文集 卷之十七 七

規而田之在祠者尚未足千畝之數費廣而用不給追惟  
吳門范氏之高義不能無歎於心竊又惟江州之陳蒲江  
之鄭古今以義門稱皆由後先協力能倡和相成而范氏  
自忠宣以降亦於文正公之令緒代有增益焉不但責之  
一人者獨為於其先而已也予實所以脩譜之意見於圖  
表志傳之分疏既飲我東西族人時念此以同歸於善若  
夫擴而大之使後人復啓後人於無窮也則惟我子孫豪  
傑有志者興起而勉焉爾於手是又予實所望於後人而  
不敢必者也

丹陽縣鄉約序

惟我 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頒行天下久矣比年以來  
長民者每不能遵奉而行以為諭俗興行之方即或遵奉  
而行期以諭俗興行矣又往往若文具未聞有實心求實  
效者雖行猶不行也邑父母紫亭甘公自微郡之點縣以  
才優調我丹陽携所嘗行鄉約首先 聖諭六條繼以王  
三原公所為訓釋又繼以我丹陽風土習俗所宜公為增  
損四十六款欲以行於境內而屬予序之予惟士夫者民  
之倡而士夫家尤民間所視為從違也公於是訪舉邑士  
仕而歸及諸生中有志行不復為舉子業係鄉人所信向  
者間相與為約正副眾未喻公意或不樂於從也公又以  
問於予予曰是當在予予族眾六七百人公既許自為約  
行諸家祠中服行公之訓請先自予家始予有家規在祠  
方使官法行於我有衆服行公之訓請先自予始可乎公  
曰可以公之可予請也予因言於公曰古稱善政不如善  
教政固不可無教也公下車迄今善政種種而在矣今不  
純任法而留心茲舉也非將從事善教歟予又惟教民當  
以行不徒以言論俗當以實不徒以文公則能躬行以教  
矣所著規條率皆民所當行與所能行由衷而言非若前  
此者徒或為文具而已也是在吾為士者相與以身先之  
以誠心奉上而諭下無或歸觀聽以相蒙蔽又惟吾父

吾士吾民上下相與本實心興實行庶其有實益於將來  
堅持此念無或動始而怠終又非若前此者久而或玩愒  
又久而或遂寢閑也茲非賢父母所以諭俗興行之一念  
終將如其始又非予等一念相成所當終始奉行而不敢  
怠者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其曰孝友睦婣任  
恤云者即我 聖祖之所頒行公今所受職任即古六鄉  
之吏所當宣化而承流仕而還其鄉教其鄉之子弟為鄉  
老者其事則亦予等今日所不敢辭且不敢當者也古者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於公茲舉將亦觀王道之行焉  
請復公命以此公遂書以為丹陽縣鄉約序云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九

鎮江府水利圖說序

雲源林侍郎公奉 專勅領特差治水江南既五年且竣  
事蘇松常三府皆刊行水利圖說以紀成功而我鎮江則  
郡大夫龍谷王公取諸丹徒金壇及我丹陽三令長所撰  
述而總其條貫者也丹徒為鄉八曰崇德曰大憲曰長樂  
曰義里曰平昌曰高平曰潤仙曰丹徒圖與說各二十有  
四丹陽為鄉十曰練塘曰壽安曰太平曰石城曰高牧曰  
桂仙曰永和曰永濟曰仁信曰尚德圖與說各十有二金  
壇分高中低為鄉三為區十圖十二而說則十為中間水  
利在丹徒有山鄉有沙鄉其沙鄉有水有旱宜儲宜洩宜

隄防圖與說備矣丹陽金壇因地形之高下為幹支河溝  
為洲為圩其宜儲宜洩宜隄防圖與說亦備矣又中間為  
橋為閘為岸凡有開水利者無不載開濬修築凡公所嘗  
規畫以底績亦無不編纂而纂著也屆期入梓龍谷公造  
予廬屬為序予惟鎮江之水利以漕河為先漕河以丹陽  
為先丹陽居丹徒金壇地之中受練湖之水以濟運也故  
丹陽之漕河以治練湖為先練湖上受諸山之水勢奔騰  
難於蓄而漕河居蘇松常上流地形高而易於定淺也故  
湖以治湖開為先河以治河開為先湖開治令蓄河開治  
令不走淺矣然而運回船每梗河開不得開故欲使運回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十

船不梗河開令得開也以開武進之孟漕河令放行運回  
船為先前時公嘗究心及此而念同前撫按兩臺胡公郭  
公議孟漕河開矣然而運回船不由以入也湖開治矣河  
開正修京口下修呂城奔牛中於奔牛尹公兩橋兩設閘  
函口以待下板閘水而今者則又創增陵口閘矣然而閘  
之不得開以官舫往來恐猶恐如昔也每冬月苦丹徒丹  
陽之民以施漕河而我丹陽之民尤苦每冬月之施漕河  
也是果誰之責歟予惟閘以蓄水閘可以蓄水而運苟有  
涸則漕河可以不施故使閘設而得開也可蓄水以濟運  
亦可蓄水以足民施河然其事則惟撫臺與漕臺得專之

蓋撫臺主起運漕臺主備運運舡空而回撫臺倘先期令  
曰由孟河入不由孟河入於本舡之官旗罰無赦河開當  
以時開漕臺倘亦先期令曰開設而不開與無開同開應  
以時開而或不開也於本地方之所司罰無赦開閉矣運  
回舡由孟濱河入矣如是又告總漕於淮亦無或有所異  
同而可否也湖之得以蓄者下於河開閉而河之得以蓄  
者不走洩也於是漕舟無不通行漕事無不濟而舟徒舟  
陽之民可不苦每冬月之挽河矣此乃撫臺漕臺事也然  
則公獨無責歟蘇松常之興水利利於挽漕我鎮江他水  
利亦利於挽漕而獨漕河應挽漕乃利於不挽漕而法亦  
可以不以挽漕也又何歟予又惟蘇松常之興水利也利農  
田以足國課也為民以為國也我鎮江之興水利也他亦  
與三府同獨漕河求有濟於國運亦求無病於民生也為  
國亦以為民也公嘗勞心籌此矣顧漕河之水利公得與  
而不得專公所得專者公為之公所得專者公告之撫  
漕三臺一如予言相與處官舡之往來講求為禁令務有  
以相濟而相成焉公雖不得專為亦猶公為之是則我鎮  
江水利之大者也諸如所當開濬而修築既經公規畫以  
底績郡縣諸公者亦既一一奉行而編纂纂著之為圖說  
備矣脩矣當無以予言為也是為序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十一

送大中丞嵒張公奉侍尊堂沈太恭人還蜀序

古之君子真能為乎親則爵祿不能干其守真能為乎已  
則毀譽不能累其心蓋惟性諸天者恒急以重故凡有待  
於外如聲華利祿之類自不容不緩以輕內外人之際  
能了然不惑類如此今之君子則不然營一官即以忌乎  
親不顧也博一譽即以徇乎人不屑也庸心於名利之求  
喪我於得失之途謂周旋禮數為才謂揣摩學事變為智相  
習而不知以為非者蓋舉一世而多有然者矣若我大中  
丞嵒張公則豈今之君子其人歟公奉 簡命巡撫我  
江南以尊堂沈太恭人病思蜀而疏請歸養也蓋真能為  
乎親者 朝廷重公之去雖其代而不許似矣未幾乃因  
言者言更調公公竟奉母去不復需次於官也時有為公  
不平者曰始不遂公去今竟令其去也者則謂之何予以  
為公惟真為乎親以真為乎已也知有去而已矣祿爵不  
能干其守毀譽亦豈能累其心哉蓋公嘗慕李令伯之陳  
情欲如潘安仁賦閑居以見志而薄溫太真之絕裾矣即  
以親故受不建之名如漢史所見稱於吳祐者猶謂可以  
親過而知仁也况實無過可指歟公今奉母沈太恭人千  
萬里而西歸太恭人得遂思歸之願當見晚景之日就康  
強公得如其歸養之初志當見家慶之日以駢臻而子情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十二

之日亦以宣暢太和之氣自此而萃於公之門第又見太  
恭人享上壽於天如令伯之祖母劉行年九十有六而未  
已公亦得如安仁親御板輿而近周家園馬此人人生之至  
樂而公也得之公於此方將感 皇恩之浩蕩以言者為  
能相成而熙熙然相忘於太和之天不復計失牛馬之時  
應又庸知得失毀譽之可計哉雖然於 君命則尤有重  
焉因更調以還公於姑去是 廟堂委曲待公之深意公  
則決於去也除書即且至公當奉母以復出庶於慰親意  
報 主知尤為一舉而兩得矣蓋不必絕溫氏之裾看潘  
生之賦而令伯所云畫節之日長者殆亦公所不容自己  
妻鳳翔文集 卷之十七 十三

歟殆亦公所不容自己歟予曾被枉於時論賴公疏為稍  
得白公今去予乃跡伏山中不能為公一叩聞而言殊可  
愧然公之事甚易白而 廟堂方思所以用公則其事既  
得白矣予信愧不能為公言公固無待於予言也

送大中丞陽山宋公榮轉大廷尉序

今制副都御史正三品視大理而階其上撫臺陽山宋公  
由副都卿大理且留曹也人皆為公稱左子燭謂不然事  
權重輕每視上意所嚮上嚮御史臺則御史臺重上嚮太  
理則大理重漢武用刑威赫切臣下而張湯杜周之徒相  
繼為深文地節元康間實賴于定國廷尉加審慎心決疑

獄哀錄寡是以民自不究舉天下無不稱平焉今大理即  
漢廷尉定國嘗由中丞為廷尉又嘗由廷尉代黃霸為丞  
相矣時則事權之重在廷尉亦由上意嚮廷尉欲俾稱平  
於天下也我 穆皇帝朝柄臣擅威令有所傷害法司多  
承望行事而南都為尤公今去此還彼也非由 今上明  
聖以南都獄有未平其公論尚亦有未白欲煩公決疑雪  
枉一如定國於漢西京時歟雖然漢治未足稱數西平之  
代須公其事業亦未足為公稱許也又嘗求之古皋陶嘗  
作士矣士古理官即今大理正長也方皋陶未得而上以  
為憂也與舜禹同其既為士也則不獨以明刑弼教為已

妻鳳翔文集 卷之十七 十四

任不獨以盜賊奸宄警夷猾夏為己責謨明弼諧又實與  
益稷同夫一理官爾其倚重當時而稱名後代乃如此今  
聖天子方比隆堯舜方眷倚焉益稷為輔弼方求皋陶如  
公者陳九德之謨以共襄化理然則南都應不留滯公即  
召令且旦夕下矣公是還其何可言左人為公稱左者亦  
豈能知公者歟先是公嘗諫為子久未見公也公以叔  
何祈莫事一嘗聲譽於子蓋公實有九官濟濟之風而不  
欲居其至者故第以祈大夫自比擬如此爾君子之遇  
何敢當乎吾氏社稷之國侯公贊成唐堯虞舜盛治即他  
日無能為仗惟效寧寧之老一歌咏明良喜起之休美



亦以托名無窮焉是則予所以見公之大者也因贈公故併及之

送大中丞雅齋胡公榮轉少司徒北上序

讀孟子書至政教之善其所得於民者曰畏曰愛曰民財曰民心嘗竊疑上之人不可以併施而兼得如此及觀大中丞雅齋胡公其督撫我江南也政與教未嘗不併施而善畏與愛財與心亦未嘗不兼得於其民也則又何歟孟子之論為治效有淺深就兩人或兩事對舉而言而中丞撫且治乎我也其於政教二者乃其職事所得兼為公通才也則又以一人者兼為乎此而有餘矣軍務公所提督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十五

今賴公海氛息寇盜寧矣公以為奸宄者勾引倡導之戎首而亂賊之芽孽也是不可不禁也於是庶得其人而自行創治焉俄而奸宄畏則良善保全良善蒙公保全也我江南之民無賢愚無小大蓋無不感公者矣要其終始畏公者一二而愛公者嘗千萬也糧儲公所總理今賴公嚴課以時輸將矣公以為積逋者貪頑之所窟穴而詔旨所當切責也是不可不奉行也於是庶得其狀而又自行徵取焉俄而奸宄者豪者強弗友者無不凜凜以時自清其逋欠而前此所率先輸將者無不欣欣悅且服歸向公矣要其終始得民財一二而得民心者嘗千萬也或謂

撫臺主撫不應行法若是不知公以保全良善為心故不

得不察治奸宄其治奸宄乃所以安良善而不為過也或

又謂中丞導官不應尸小事若是不知公以奉行詔旨

為心故於積逋不得不自行徵取其所徵取乃貪頑漁

國計為已私財而非民所應有之財也然則公使民畏即

所以使民愛其得民財也非即其所由以得民心也歟在

昔舜命皋陶以蠻夷盜賊與奸宄並舉為所當治固知其

以治奸宄為禦蠻夷除盜賊之機要而成周所以均節手

財用之出入未嘗先國計而後民生當時大司徒實理財

之官而於所謂保息六本俗六每憺憺焉蓋舜知皋陶之

明刑能使民畏又知其明刑以弼教也能使民畏且愛故

命之為士以此至於周之九貢九賦未嘗不得乎民財其

不先國計而後民生也則所以得乎民心之大者也是道

也公知之公能行之公今膺內召為司徒貳行且贊襄

廟謨當虞周大臣之責任矣今天子又方有舜聖智

有周成王賢明方眷求臯旦諸名世為良佐他日能使舜

德好生因公等以洽於民又能使關雎麟趾之意因公等

以行周官法度則舉其所當治江南之效所自有虞周大

臣之心效之於嘗寧公能事爾子當叨受公知周江南

子民中尤愛公者尤知所以心乎公者也於公行方善此



為贈而公之屬李君多見者適亦請所以贈公因又書歸李君使持以為公贈云

送小溪孫公轉副都撫西川序

撫江南撫也撫西川亦撫也均之為撫則何為轉此以之彼江南地大而西川稍偏矧都臺僉副間亦尋常轉而小溪孫公之撫我江南也飭吏治恤民隱清田賦消亂萌有種種恩施焉方與我衆相宜也則何為奪此以與彼我衆聞公將行方不樂公未必亦樂於遽去我衆也此何以為賀我郡守邑令長乃請贈言於予欲持以賀公又何歟予惟西川雖遠藩然重地也古來撫鎮臣難其人如唐李衛

東風雨文集

卷之十七

十七

公德裕宋文路公彥博以宰相才而嘗持節兼施其地誠重之矣國朝何文肅喬新林司寇俊胡宮保世寧亦往往由名臣開府又如近時有二華譚公由閩而陝又由陝而川由川而兩廣薊遼然後奉簡召為京營本兵兩尚書以譚公才當大用而每先用之於所難今江南難矣公試於江南而效廟堂之意殆亦以州之難實兼有衛公遼所當籌略公軍民所當綏定國朝諸公及譚公一切所當經畧比之江南尤難而以為非公不可也故轉公以之川奪公於江南以與川如此爾江南之人行且爭於川曰我公也爾何得而有焉川之人行且又辭於江南曰今

既為我公笑爾又何得而有焉此兩地人情然也異日者公能籌邊能綏定軍民如李公文公能一切經畧如諸公及譚公即且簡召公為京營為本兵又以嘗試諸艱而膺爰立秉政釣也即川之人當亦不得而有公矣雖然我江南人與川人不得而有公斯時也其非天下之人所共得而有公之日歟是則可以為公賀也已是以則可以為公賀也已予未及面識公而嘗心仰公以郡邑諸公之請義既不得而辭又以予江南人而知江南人之情嘗薄遊西川而知川人之情也故本兩地人之情以送公又以公才堪大用用之於所難而效為天下人所共願公於將來也故又本天下人之情以願公如此云

東風雨文集

卷之十七

十八

贈侍御見雲劉公序

今之御史臺能舉其職任者每以有風力稱其稱有風力也接其人必曰霜威凜然行部所過必又曰山嶽動搖也必如是乃稱能御史能御史云歲辛未壬申間見雲劉公以監察按我江左公蓋寬然長者於巡行之暇時時進其所屬吏及諸生於庭課以治行教以文獎諭之誘掖之如春溫而日霽於事無過為於人未嘗有苛責焉蓋春風滿座也何事乎霜威之凜然公又屏紛華飾嗜欲撤去供張簡汰儀從所至人相習若不知有臺憲相臨者蓋閭里女

諸也何事動搖乎山嶽若然則公之能舉其職任不他公  
若矣我江左人士乃稱公憲紀出他公上萬口同一詞何  
歎蓋聞公事無過為矣然未嘗以絲髮相假借於人信無  
苛責矣而人自不敢干公以私故謂公春風滿座亦自有  
霜威凜然可也謂公凜然之霜威即在春風滿座中亦可  
也公約已惠良民而臺吏望風往往解印綬去所至不一  
驚擾而舜文奸胥及豪不法者輒剪而去之不少留故謂  
公能使閭里安堵亦能使山嶽動搖可也謂公能使山嶽  
動搖乃所能使閭里安堵亦可也於手難矣然則公何以  
能此蓋又聞公嘗有志於聖賢之學其家庭所漸自有淵  
源故其存諸心措諸身也不隨俗低昂不因人為好惡其  
中空然洞然如不着一意其於事沛然應之曾不與以一  
我亦有移風易俗之具而施為自別有華奸除暴之志而  
聲色不大焉在他公類以刺威為風紀公獨能以道義為  
風紀於等難矣難矣此公之風力所以與他公異我江左  
人士所以獨稱公憲紀出他公上歟予邑中大夫士亦為  
口同一詞者也因公竣事還朝屬予言以贈公予也忝  
公通家末館自惟承寵辱素以來不敢入城市擬公履乃  
謬為公所知公固不以通家私於予予亦豈敢以此私公  
執顧予雖未嘗一坐公堂風中然知公於此中有霜威焉

臺鳳南文集

卷之十七

十九

竊伏閭里在公安堵中久矣然又知公所以能使山嶽動  
搖者亦即此而在也於是予書

送兵憲春臺蔡公榮轉山西學憲序

時方有講學之禁而我兵憲春臺蔡公以嘗從事乎此得  
轉山西學憲也豈廟堂於公之講學獨不禁歟蓋廟  
堂非禁講學也特禁其偽者爾先聖孔子嘗以學不講為  
憂而併及於德之修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人皆言聖人於  
此有四憂焉予以為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乃所以為德之  
修而德之修則聖人所以為學之講也講學者蓋講乎其  
所以修德講乎其所以遷善而改過要之四事為一事要  
之四憂亦一憂爾然則學其可以徒講乎哉於乎今之於  
學而務為徒講者不少矣什伯其羣朝暮其聚散清虛成  
俗而玄遠以相高謂不由下學而自然上達可以頓悟道  
妙謂不必力行而專事致知於以直指人心義博其冠裳  
而實則卑鄙其行檢精深其議論而實則淺陋其胸襟或  
禪其托而儒其名或又舜其言而瞞其行甚則以辯難之  
雄而橫肆其雌黃之口冒正直之譽而陰濟其蛇虺之毒  
仕宦者以此為捷徑積弊者事此為階梯又甚焉則遊談  
之士因此以動公卿市井之徒藉此以干勢利蓋雜偽於  
真之中而真者莫辨以賢者為不肖所欺雖賢者不自覺

臺鳳南文集

卷之十七

二十

也世風由此而漸頹士習日見其難規 廟堂之禁講學  
蓋禁其偽者如此爾若公固孔子之徒其身心有實得其  
家庭間有實修其推之於政治也又往往有實效蓋嘗從  
事於修德而遷善蓋真能講學者也 廟堂方使公以轉  
移世風而身挽手士習之偷薄知公行之我吳中而效也  
於是以督學使改公山西山西古趙代地而督學又教士  
之官也趙代多慷慨之士其俗重節義而崇信義頃歲則  
平陽蒲阪之間漸入於浮靡亦與我吳中同矣 廟堂用  
公於此而予以教士事權殆欲公以嘗轉移吳中者而轉  
移趙代庶幾孔子之學使公以復講於今日而平陽蒲阪  
姜鳳阿之集 卷之十七 十一

送及泉李公由蘇松兵憲榮轉浙江大參序

軍旅田賦乃孔門弟子才所不能無為至於官治而民察  
則尤作易聖人之所取而稱以為難者也公祖及泉李公

以兵道無糧道於我蘇松一嘗折衝尊祖能便海波澄寧  
而亂萌消弭焉其遵 旨行文量法於境內也則賦額清  
奸弊絕其屬吏兢兢焉承奉公約束惟謹其士民賴有公  
在咸獲以教養而成全則是公之才德兼由求所不能無  
公之治行能於聖人所稱難而若不為難也已其遷轉也  
恒情之所喜公不喜前此嘗以一富人被盜事政府私其  
人罰公俸且三年公不愠今茲以才行之最三四年乃僅  
得循例遷轉也有識者為公不能平公亦無有不平也若  
公其所謂寵辱不驚者歟然則公何以能此乎惟士人者  
貴有用世之才尤貴有高世之識予三四年以來頃始於  
姜鳳阿之集 卷之十七 十二  
公一恭承也接公手儀聞公言論其風旨種種超出於埃  
壚之表若神仙中人公亦自謂有志養生家言扣其中曾  
無有塵俗氣曾不為一切世情所動蓋太倉有學士中丞  
兩公馬方結為物外交以駐節其地而時得與之遊是以  
能漂然若此然則公其遂忘世者歟予又惟遠人能得世  
間法又能得出世間法惟能得出世間法斯其於得世間  
法也有以度越乎尋常人之為世法者矣張子房能運惟  
中之籌為帝者師卒能從赤松子遊而漢庭之泰養曾不  
得而羈縻之李長源白水山人間關數載以濟唐宗於危  
難然常置其身於勢位榮名之外而蓬萊閣之樓止曾亦

不得而涸屈焉以斯見留侯既用世而思出世鄴侯則於  
川世之時而每不離乎出世以為心也若公亦豈所謂其  
人歟公嘗以出世之事請於子予以公方用世未之敢許  
也雖然公即用世能嘗以出世為心能與兩王公始終為  
物外交則於公之請當不能終有新矣子亦方為蒲園道  
人方自幸與公同志似亦不為兩王公所深棄而丹徒金  
壇兩令君以公屬又以浙產方為公子民也於公之行並  
寓書請贈言於子子不得而辭因書此以貽之

送郡大夫一菴王公榮擢關中憲副序

嘗聞史傳中有守一官十餘年不得調者有一歲中屢超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廿三

遷者何遲速不同如此蓋古昔盛時之用人也惟才與賢  
是求亦惟才與賢是任其果任而可以久也即居官長子  
孫不以為淹抑或可以當顯庸膺峻陟而不忝也即徒步  
封侯而亦不以為驟何者其人其才固宜於如此而上之  
人欲用久任法使在位者日諳練乎所有事於以安民而  
阜俗欲用超遷法待天下非尋常之士於以風勵乎天下  
也自資格行而仕者始以三年為勞最惟仕者以三年為  
勞最於是始有年資之拘而賢否於是始混淆矣非才與  
賢焉已三年弗遷也即才與賢焉未二年弗更也故近代  
以來惟泥於資格用人為可以安常而無弊久任超遷二

法往往資之為美談亦往往付之於空談宋建一議未定  
也况銳然並舉之况又以一人而前後身兼之歟我大夫  
一菴王公由丁未進士開闢世途者凡二十有餘年而始  
為郡太守蓋其周旋於郡邑即署之間陸沉於簿書期會  
之既久殆不啻古之仕者十餘年不得調而已也而今者  
始遷副關中之憲使以去人以公下車曾未及一年而遷  
也以為速不知此公超遷之始爾方公之周旋郡邑即署  
間非但有事於簿書期會而已因簿書期會日習乎其  
宜日堅忍乎其志而亦日練乎其才公固不自以為淹也  
今其為守於吾潤也事宜日習而熟矣志日忍而日堅才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廿四

亦日練而日精矣由此而超遷者屢焉人亦豈以公為驟  
哉雖然遷以超言猶謂有階級第可越次而致而古之超  
遷者則未必由久任而得者也公今由久任而得超遷則  
方久於其任之時已綽有遷而超焉之地公將來之大受  
其具固已蓄之深養之預矣由此而開府為中丞為六卿  
之長貳雖一舉而授之無不可也然則公之超遷又奚俟  
乎有遲遷也哉公行其屬丹陽令孫君某徵子言以為贈  
予方雅重孫君於其托不得辭又自惟迂愚之性謬為公  
所知不為人言所搖惑嘗心感公因公以久任而超遷同  
於古昔盛時之用人也為世道慶且知公之超遷無俟於

迹遷抑又為公喜也故書此執左券以俟云

送郡大夫雲屏胡公入覲序

隆慶辛未春正月庚寅為天下朝覲考察之期我郡守雲屏胡公以職事當行別駕道歲實公節推滙江程公請贈言於予予惟國朝設御史臺以察吏郡縣吏則視臺察之殿最而升沉焉外則巡按御史分地而察轉以聞於上內則掌道河南者於百官來朝三載計群吏之日總類其賢否定其考以告大中丞於是大中丞與冢宰先行黜而後擢其賢者能者此察典之大凡也夫察人者以公明為先而察於人者則以廉能為先惟公故廉惟明故能然則能公明者即無不廉能未有能察人不可以察於人者也公嘗由臺察按上谷與八閩既凜凜以威稜稱矣茲其為守於此也則京江不足言清理郡事若其餘才焉蓋前為真御史後為賢守能察人而可以察於人者今察典中諸君其孰有如公者乎倘遇聖天子臨軒而問舊嘗能察吏今復為良吏可以察於人者有幾司察者必首以公對公且留而超擢有期矣噫嘻三邑之民方賴公以蘇息其生公果超擢有期將不復來其如吾民何他為守者未嘗親校士即校未過也即校而過亦歲終僅僅一舉爾公嘗適召所屬生進之於庭而四時親臨校無有倦意吾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廿五

以贈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廿六

送郡伯豫齋林公入覲序

予嘗有事於中州經行鄭子產以乘輿濟人處時杪秋水方涸見小車數十厯厓由水中行將車者但濡足而不察衆乃知水中行車在中州自古已然計更冬水應盡涸矣即行者可無煩乘輿濟而僑也為之益因此欲以悅其人誠所謂惠焉爾已嘗考宋史載韓魏公歷州郡職安撫所至能活饑貧數百萬未嘗自以為恩其相三朝立二帝也當危疑之際能決大議定大策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喜愠不形聲色不動焉可謂有大造於宗社亦未嘗自以為

功夫以全活數百萬生靈與濟一二人徒涉者其所施孰多身任天下安危與聽一國之政以才能著其所負荷也孰大乃彼此皆有名稱而孟軻氏歐陽子或與或不與焉何執政責存大體而畧小施論政者亦貴後才名而先器局蓋彼以悅人為心而韓公無適莫心其局量自迥然別固不在自表見何如也我郡伯豫齊林公若不取子產之為惠而每存忠獻大體者故其為吾潤且二年於茲矣而未嘗一任胸臆行事亦未嘗一用私智以取聲名恩有所當施施矣然不欲以能施為名也政有所當舉舉矣然不欲以能舉為名也議論當理而後發然不必直已才能隨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十七

事而輒效然不必揚已功名乘時遺會亦未嘗不就然不必先已也公之心非即韓公之心歟夫公何以能此又嘗考箕子洪範篇以蕩平正直為皇極之大中而又以無作好惡為能遵王道踣者韓公平生於善惡不太分非不分也由好惡不作於其中而外若不分焉爾非真不分也公於境內其也善其也不善未嘗顯言區別之乃其胸中則於善不善并井焉殆不啻辨蒼素較黑白而已也然則公之心所以能似韓公者又非以此也歟乎也雖不入城市履公庭未得時時叩請公然嘗因此以得公之梗槩竊有感於心而公之應 朝北上也其僚佐華南杜公心齋侯

公來鶴黃公恒山吉公等通微贈言於予予惟 新天子冲年睿哲有王訪之誠賢宰相日衍箕疇入告與銓憲諸司者方以皇極大中蕩平正直之心望天下以登至理而公能無作好惡為敷言以述其職於百執事之間固知稱上意旨惟公即韓公事業殆亦於此行而卜之矣公由宰績溪轉郎曹又由守雷州改補吾潤間關世途與韓公之久滯筦庫而處之裕如也其歷履同今其宅心又同傍郡他公者方效子產悅人為惠有能名而公獨自若為有道者所重也故予因送公而著其說於篇如此云

再贈豫齊林公入 覲序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十八

豫齊林公應 朝北上也既為其僚佐華南杜公等以贈言相貽矣郡博譚君顧我於山中之廬援以為請蓋公所屬博士弟子貢同然請一詞也予應之曰一公而重言以贈得無傷於煩無已則終前說可乎鄭子產之為執政也有議之者人謂出自鄉校是當毀而子產卒不毀焉人又謂是舉將鄭國實賴之矣不知僑也慮其且生怨也故以防怨猶防川逆之於其未然而欲有以止之也卒致于第之誨始謗而終誦焉非由損怨以為心如所云小決而使道者毀公於二三子真能以誠相與以道術相忌無心於免謗亦無心於得誦也今所屬四鄉校同詞請予言予固

知公自有所以感之者矣蓋公嘗校士四鄉校中有因一日之長蒙公首取者即再校及他校不復稱不取也四鄉校之外有人焉即嘗容接其人然而其人者公論所不與公亦不與也於乎是豈惟鄭子產即韓忠獻所為心亦何以加焉史稱忠獻能折節下士士貴賤無二施其獎進人才也倘為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而亦與也人往往以為難不知此猶可強若於後先不相副公論所不與者雖意所悅嘗所容接之人而亦不取不與也非衡鑑空平不能此則真不可強真可以為難也已茲行也 朝元之日且將受祭於天曹子聞察典以學校為首務今於四鄉校之

集鳳南文集

卷之十七

廿九

政能其難者如此行見公治平第一不將於學校之公論有考譽于家子弟皆嘗蒙公誨公固貴賤一其施者而予也因譚公之請敢效與人為誦然不但如鄭人所以誦子產者而誦公也昔忠獻在相相人愛如父母其鎮大名也而魏人為之立生祠此公他日事即四鄉校不得專其誦即予當推是公之於潤民而亦不得私也因贈公之行預識之

送郡伯簡山張公權副山東憲使序

治天下諸水河為難其在於今也則導以入海為難古昔洪荒之世水患惟河為甚高治之歷雍冀豫兗四州其為

力最久然當時第民以為病爾未及於國計也若今徐淮間雖止漫流而未甚汎濫乃千里一望渺若巨浸然運道時又淺阻則民生與國計均病矣 聖天子方懷堯舜之憂用言官言專命大臣董其役而超擢我郡伯簡山張公副山東憲使為之佐以治之予聞喜曰嘻盛哉 朝廷茲舉其有唐虞用人之心乎蓋公嘗為都水使者治泉河六七年有成效且熟知河事於胸中矣公嘗為予言自安東海口淤而河始漫其上流河漫其上流而入於淮也由淮而泛溢於高寶二湖也皆勢所必趨河之不治實以之今海口土之淤既未可人力挽濬則惟塞清江浦而分淮以

集鳳南文集

卷之十七

三十

為二淮之與河合也十之七由清河北十之三由清河南使上流勢可殺而下流可會於一也淤不煩挽濬而或自開河因此或遂全入於海不復漫其上流而泛溢於高寶矣予聞又喜曰嘻異哉公兩言其禹所已行之故事乎禹昔導河自積石龍門而下至於大陸既播為九河以分上流之勢又同為逆河以決下流之趨也夫然後河志可平河可得而治矣今淮之欲分而為二即河之播而為九也安東海口之欲會而為一也即河之同而為逆河也禹昔排淮以治淮公今欲排淮以治河殆真有志希禹者其所欲行禹事殆亦千古一轍矣昔賢謂禹之行水也行其所



無事也公今所稱非又欲以水治水行禹之無事歟雖然  
有禹視溺猶己之仁然後可用禹行所無事之智既能用  
禹行所無事之智則益以成禹視溺猶己之仁矣公守吾  
閩且兩年視民病真若己病與民利亦真若與己利也始  
焉推所以治水治民今其往又將推所以治民治水身履  
其所難而仁與智能並用也始焉民之歸公若水就下今  
其往能令水之就下也將不亦猶民之歸公也歟公戒行  
李將發諸僚友栢亭毛公槐亭劉公仰山張公環川吳公  
等遣司訓商君造予山中之廬以贈言請且謂予昔視學  
八閩嘗忝公相知公蘇湖水利之傳有自矣當不難於是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三

行矧予適又喜公之是行也當必能侈其詞有所以壯公  
行色者予惟公果能仁智並用也功當不在禹下劉彝之  
治水殆不足以願公他日告厥成功能寬廟堂之憂能  
仰禪聖天子唐虞盛治當自有所表著以自侈其功業  
之傳於後來今亦不敢私公也是為序

送郡大夫西星鍾公入覲序

班史稱循良守予心所慕兩君云一為文翁文翁之守蜀  
也修舉學宮於成都市中振起其文雅蜀郡化之蓋迄今  
上承魯馬一為黃次公次公刺揚守穎力行教化而後誅  
罰其吏民皆興於行誼治為天下第一夫兩君者皆古所

稱賢而時俗吏所難能也嘗求之今人若我郡大夫西  
星鍾公殆所謂其人歟公守吾閩首校郡諸生振其尤親  
課之諸生者蒸蒸起若感被文翁之教澤其以身率先興  
行也肅如次公之在揚穎不尚嚴酷而獨用寬和為名又  
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於是閩人士咸鄉化往往有孝悌貞  
順足稱數所屬長佐吏見中傷於人者亦往往賴公成全  
為多文翁興學校黃次公崇先教化公於是能兼而有之  
其可謂難能矣抑有異焉文翁選遣蜀子弟詣京師受業  
博士為買刀布蜀物齎計吏相遺而公惟親課諸生不煩  
遠詣今其上計京師也一物無所持矧肯有所遺贈次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廿二

公作相以興化條類文具功名損於治郡時公則治行其  
長者表裏無有二由此以致卿相其功名當日有加益無  
損也予由是又知公所能不但能兼兩君即視兩君者且  
過之矣噫嘻若公所能非尤今人中所最難能也歟文翁  
教澤在蜀蜀人久猶思之因相與祖豆之於無窮公後來  
思於我當亦不讓是公矣方次公之守穎也以賢良徵賜  
高蓋公今由計最受卓異之賞於上前若次公寵膺褒  
賜亦餘事殆不足為異也我郡縣凡四學學官弟子於公  
之行各欲以其意徵予言為贈而府博張君某首造山中  
之廬為諸君請予惟學官弟子所職業在文學教化



公文學教化事道諸君意以贈公如此予子士麟士昌皆以文愛知於公昌稚齒在門嚮類學官儻子在文翁便坐受事今幸與偕計而家有從子婦蔣氏以貞節當受旌又蒙公獎為白諸觀風使者適亦與類川遺化有合焉是子家有嘗私感公者故又并稱述以贈公如此雖然為學官弟子言故專言文學教化而未及公之詳公之詳其清操惠政種種在人他日太史氏作循良傳當自採及公平生茲固無用於予言予因公文學教化事有及於予家而偶亦言及之然而斯言也殆又非予一家之私言也

送郡大夫龍谷王公入 覲序

集鳳閣文集

卷之十七

詩三

孔子謂君子不器又謂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竊以為器者局於用之謂不器者不局於用周於用之謂而可大受不可小知者則猶似局於大小為用而未能周於用之謂也嘗因是疑其說有不合既而思之又竊以為不器自君子言可大受不可小知自人之取君子言以君子用無不全而人之取君子者不當求其全於用如此也然則聖人之說未嘗有不合而君子者可大受亦可小知誠周於用非局於用者矣此不但今人所難即當時已謂難得而見亦孔子之所歎也今人中若我郡大夫龍谷王公殆所謂其人歟公自倅姑蘇來守吾閩也初聞潔廉自守有幹濟

能成事功又能堅持法人不敢以私干請如是而已不謂公能進於是更遠大而不可量也先是歲造當與直及商以木過江由閩者例有扣入之費且千金名充公費而實歸私囊蓋從來然矣公盡單不釐毫取人是以稱公廉公謂故已爾非創自我是廉而不欲有廉名也郡中有謀不軌者跡已露事尚未舉也公勦絕其黨而消弭其芽孽屹然能定亂於聲色不動問臺司欲坐叛逆也又能執不可具奸黨獄以上能保全千百生命以免門誅而口未嘗言是有定亂功有保全千百生命功而皆不欲言功也文武生今年舉賴公得舉者額道倍且半公實有文武才能身取士人方為公稱盛公嚙然不自以為盛也夫公有三大美而皆不居如此古所稱清畏人知者非公歟古所稱無智名無勇功者非公歟噫嘻公則信可大受矣若欲以公知公則亦未嘗有不可也蓋公自聽斷嬰奏以至利弊之興除自期會簿書以至米鹽之靡密無一不躬親亦無一不精明而詳盡也然則古所稱矜細行動小物者又非公歟人知公可大受不可小知可當君子之不器能若此然不知公之所以能若此以得之學問之力居多也公鄉里先輩有念菴先生者嘗講聖賢經濟之學而公及其門實能為先生高第弟子則公平日所得於先生者多矣

集鳳閣文集

卷之十七

詩四



之長施之於政事此固孔門徑商求路之所不能兼而公  
能兼之者歟於乎公在今真可謂難能矣今方求才之時  
大計後尤求大才以大受之時非公其孰能當此選與予  
師荆川先生與羅先生為道義友兩先生門人亦如通家  
子道義一脉每相通予幸以此受公知亦自幸能知公於  
公之行義不容無所以贈而邑父母紫亭甘公適亦以此  
請於予尤義所不得而辭也遂忻然書諸卷令持以送公  
見公之學有所本故能周於用稱不器以冀公大受於將  
來如此云

送司理匯江程公榮轉序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廿五

匯江程公理於吾潤且三年而轉戶部某司主事人皆  
謂戶部劇曹公賢者不宜有此遷轉予則以為此廟堂  
所以用公也今國家經費詘乏甚非能者莫與勾稽節  
縮有所幹濟乎其間非賢者又莫與謹出納平料量潔已  
明志有所以不染乎其間蓋自大司徒而下難其選久矣  
故今他曹未嘗不求才而於戶部用人尤急蓋惟難其選  
故特選於衆而用公不可謂繁劇之司非賢者所宜處也  
古者國用制於冢宰夫冢宰上兼三公則固坐而論道之  
人乃國用之經制必由之然則有道經綸定在乎此不可  
謂非賢者所宜處薄不為也公自貢士居鄉時已能有所

不為為良士其司理吾潤也曾有事蘇松四郡理刑名外  
即倉庫錢穀之稽查必躬必慎扣其中冲然若無有及頃  
以至難至大之事一以任諸已要其成未嘗言勞焉公真  
可謂賢者也能者也當繁劇之司非薄不為者也今由司  
理為戶部以其能幹濟乎其間以其賢能不滌乎其間出  
其所不為為良士者以為良大夫由蘇松四府倉庫錢穀  
其稽查之必躬且慎者以及於天下公於是餘地矣且  
方今有司所欲為非臺諫乎臺諫於一切時務以言行部  
以職任行非有二也近由部改臺諫者往往有之而於戶  
尤多然則公能於戶而有餘地也即由此改而為臺諫為  
臺諫則公能於戶而有餘地也即由此改而為臺諫為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廿六

名諫議或為真御史又由此而為大司徒以有道之經綸  
畫舉而歸之於公固亦公之餘事爾予嘗以督學使承乏  
於八閩知公為貢士時居鄉能飭行今又知公最能於司  
理其才賢優於為戶部其志又非薄不為者其將來可大  
用不疑也郡大夫一養王公等重公之去以贈言屬之予  
而予言適亦有合遂不辭述其槩如此云